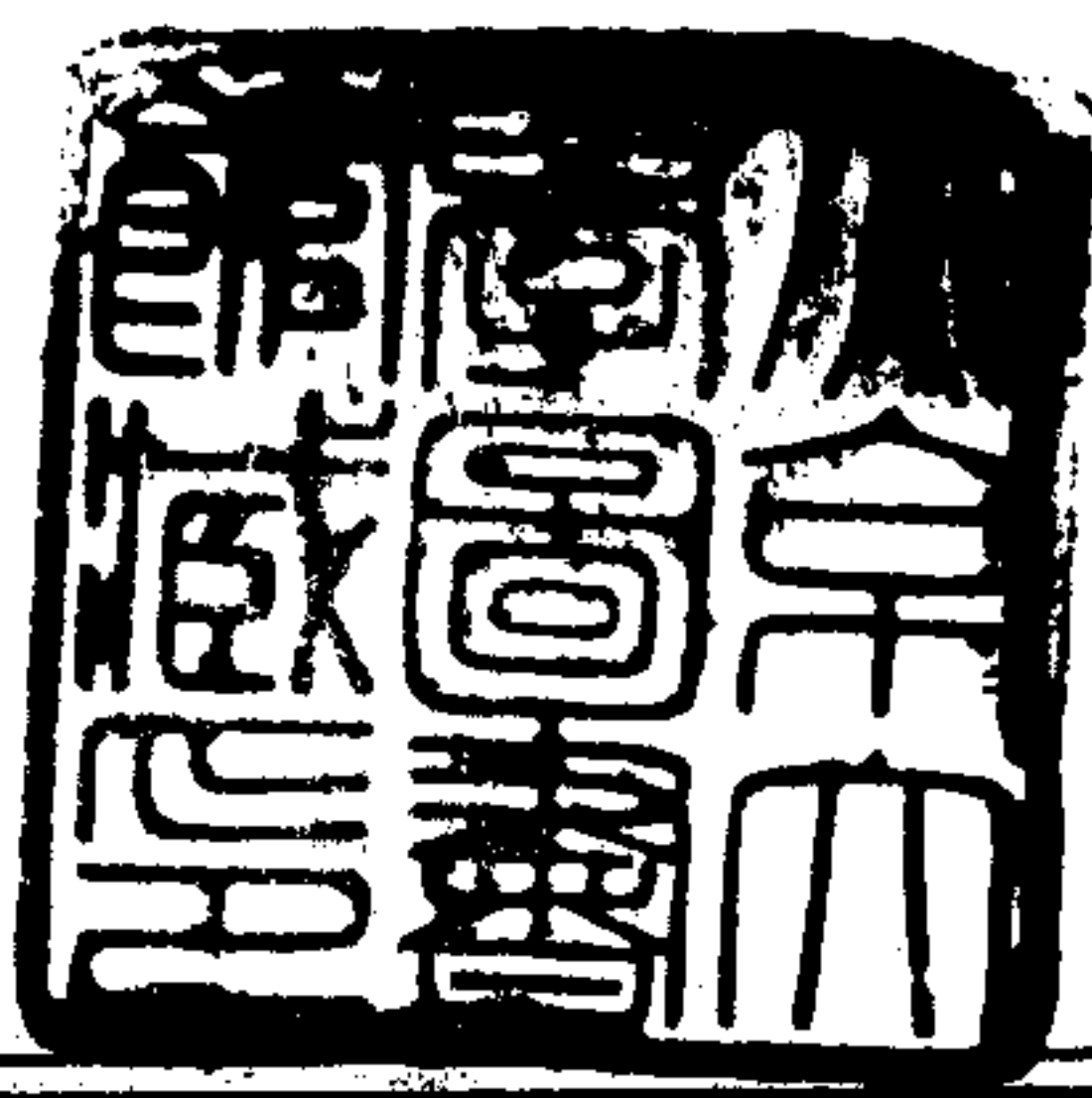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〇・經部・禮類

三禮義證十二卷〔清〕武億撰……………一

禮學卮言六卷〔清〕孔廣森撰……………七七

明堂考三卷〔清〕孫星衍撰……………一三一

禮經宮室答問二卷〔清〕洪頤煊撰……………一四九

求古錄禮說十六卷補遺一卷〔清〕金鶚撰 校勘記三卷〔清〕王士駿撰……………一八一

禮說四卷〔清〕凌曙撰……………五〇五

燕寢考三卷〔清〕胡培壺撰……………五五一

絺袷問答一卷〔清〕胡培壺撰……………五七七

親屬記二卷〔存一卷〕〔清〕鄭珍撰 陳架補……………五八七

佚禮扶微二卷附錄一卷〔清〕丁晏撰……………六〇七

2267/10

道光癸卯年新刊

三禮義證

授堂藏版

三禮義證序

三禮鄭氏之學賈孔以後其傳幾絕議禮者大都皮傅景響取適時會而已釋經者或排比眾說徒辭論之爲美或穿空獨得入荊障而不知雖正叔之於禮記繼公之於禮經猶不免焉蓋鄭氏注禮其文足以配經篤信好古斯爲善學舍是而他求若瞽之無相若渡江湖無維楫必不達矣惟朱子於禮必推鄭氏惜乎集解之作已在晚歲猶賴直卿緝續號爲完書未暇有論定元明之世學者尤尠

國朝諸儒言禮者元和惠氏歛金氏皆誦高密而推明之是故博而能要精而不鑿虛谷先生三禮義證之作亦宗鄭學其尊信愛護同於正經疏失鄭意則正其謬鄭舉漢制並發

三禮義證序

其隱是亦禮家不可不讀之書先生以循良氣節聞壹皆本於經術既傳列儒林著書行海內矣獨是編藏山未出予從先生之孫學博未得借讀之將謀授梓會汲城遭河患藏書盡厄是編幸高閣無恙亟以歸學博循覽經時愧未卒業愀乎有遺憾焉抑聞之禮曰夫禮止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而後世言治河其君子喟然太息曰人心之黃河不可治然則捷薪既勤危城得定良有司當亦審於治亂之故復禮教以正人心其將傳先生之書不後矣而鄭學之維持亦於是乎有賴道光辛丑孟秋之月後學嘉興錢儀吉序

序成之年冬耶城楊至堂先生分巡河南始至借諸公提薪塞河明年河復讀是書而善之出俸金助學博付梓刊既成先生擢甘肅按察去汴學博屬余附識緣起於後癸卯夏五儀吉又書

三禮義證

儀師武億盧谷著

孫未恭校

周禮天官一卷

困學紀聞引後漢書云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以下始曰周官禮闕伯詩按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案許氏說文示部引周禮有郊宗石室周禮曰五歲一諦周禮曰三歲一禘周禮曰禘之祝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王部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玉部周禮曰天子執珪四寸周禮曰瑤圭神部周禮曰穀雖弊不敵周禮曰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一

饋食之遵其實乾祿言部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革部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鳥部周禮曰孤服鷩冕月部周禮有膳判刀部周禮曰副辜祭周禮曰割殺之齊竹部周禮曰度堂以筵筵一丈周禮仲秋獻矢熊食部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木部周禮曰設陞極再重周禮以模標祠司中司命已部周禮距國五百里爲都周禮曰任部地於部周禮曰縣郡建旄周禮曰率都建旗周禮曰州里建旄周禮曰通帛爲旄固部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禾部周書曰稷理而堅之周禮曰牛宜稌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二

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穴部周禮曰大喪甫畢周禮曰及之執斧斤部周禮曰春時有瘠首疾罔部周禮曰議能之辟巾部周禮曰駟車大幣公部周禮曰甸兵欲無俾衣部周禮曰王后之服褱衣鬼部周禮有赤黼氏广部周禮曰夏房馬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爲廐廐有僕夫石部周禮曰若族氏而部周禮曰作其鱗之而火部周禮曰鑿其煖煖火在前以焯焯鍾周禮曰以明火蒸燠周禮曰焯牙外不燠周禮曰司燠掌行火之政令水部周禮曰石有時而泐周禮曰以泐水滌其絲部周禮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畎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沕魚部周禮曰膳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三

燿掌行火之政令本味篇注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爲龍作
八知分篇注周禮侯執信圭勿躬篇注周禮大行人掌大
賓客之禮以親諸侯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
佐王平邦國慎勢篇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閭越戎狄之國
使傳通其言也重言篇侯執信圭七寸懷寵篇注周禮五
家爲比五比爲閭周禮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州爲鄉周禮
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十二家也此上鄉邑皆不從周禮
周禮二千五百家爲縣四縣爲都八月紀注周禮大羅氏
掌獻鳩杖以養老宰于周禮爲充人掌養祭祀之犧牲繫
于牢芻之三月也有司于周禮爲場人九月紀注家宰于
周禮爲天官有司于周禮爲司徒周禮篇師掌教國子舞
羽吹笙箏箛僕于周禮爲田僕掌御田幣七驛于周禮爲
爲趨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驛也周禮司服章凡田冠
弁服戎服垂衣也是高誘許慎在康成前已作周禮又趙
臺卿孟子注引周禮曰函人爲甲又引周禮小史掌邦國
之志又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周禮
園廛二十而稅一周禮曰餘夫亦如之周禮曰太宰曰八
日友以任得民周禮攻木之工七周禮有六節令周禮司
祿之官無其職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風俗通引周禮
曰五黨爲州州疇也又案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
周禮羅氏獻鳩養老蔡邕京兆銘論引周禮司勳獎惠渠
頌周禮十職一曰農十當作九趙岐應邵蔡邕諸儒先後並與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四

康成同時皆引作周禮西嶽華山廟碑周禮識方氏河南
言周禮又後漢書盧植傳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胡廣注云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
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云宜依擬周禮定
位分職各有條序蓋當安帝時已名周禮矣
序官凡二十八人案唐石經二十皆作廿三十皆作卅
蓋所見古本如是考工輪人二十分寸之一鄭注云故書
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周禮古文已作此字石經宜可從
天官惟王建國疏引書傳云四年建侯衛謂封康叔於衛爲
建侯衛案建侯衛以廣爲封建如侯服衛服之類疏以封
康叔實之於義非也康王之誥正義言衛者諸侯之在
四方皆爲天子蕃衛故曰臣衛
大宰胥十有二人徒十有二人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
矣疏鄭云若今衛士者衛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況之案
貢禹傳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太半寬徭役賈山傳減
外徭衛卒蓋寬饒傳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嘗爲衛官
徭使市買此又其官屬亦私給繇役
以擾萬民以擾下徐李尋倫反案尋倫與擾音不相近當是
注內馴字音竄入宜移在馴也似倫反之下九經古義
云擾又有馴字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倫反當亦指釋文
竄易之誤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鄭司農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案說

文解字聯連也从耳耳連於頰也从絲絲連不絕也聯與連義亦並通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注舉賢而置之祿若今月奉也疏云祿

若今月奉也者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

故云若今月奉也案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詔云其益

吏百石已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貢禹傳拜

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又拜為光祿大夫

奉錢月萬二千此即鄭所謂月奉之文百官志凡諸受

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

原隰及平地疏云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者以其積

石曰山水鍾曰澤不生九穀故後鄭不從之也案爾正石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五

戴土謂之崔嵬周語夫山土之聚是山亦有土可以種植

故山居之農主之草人渴澤用鹿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

種是澤亦不盡水可以種植故澤畔之農主之又山農澤

農以經文推證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下文凡

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

山澤之農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于山澤之農然則司農說

非無據而後鄭不從者非欲詭異先輩蓋亦增成舊義疏

必引積石曰山水鍾曰澤不生九穀雖扶康成意頗為拘

食貨志云若山林藪澤原陵澤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此所云農亦兼山澤而言

一曰邦中之賦注元謂賦口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

此其舊名與疏云元謂賦口出泉也者云鄭君引漢法

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算案

漢官舊儀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賦錢人百二

十為一算攷疏以鄭君引漢法與此正同但計男女年數

不無小異漢書高帝紀註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

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文獻通考引此作後

漢書光武紀註引漢儀注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

百二十為一算疑疏有舛謬應以漢官舊儀為正

三曰郊甸之賦案石經作邦甸鄭氏註亦云邦甸二百里孔

氏疏又言邦甸之賦從石經為定太府頒財以式灋授之

與大宰九賦同亦曰邦甸之賦然則顧氏云郊誤作邦非

也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六

九曰幣餘之賦注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未作當增賦

者若今賈人倍算矣案漢書食貨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薛瓚漢書註茂陵書諸

賈人未作貨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

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繒錢二千而一算史記平準書同此

於漢律外又多此算蓋亦倍於民也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注杜子春云宮當皆謂官元謂宮刑在

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疏後鄭不從子春官刑者見

秋官司寇已云四曰官刑此小宰不往貳之則不須重掌

案小宰貳大宰大宰八灋七曰官刑以糾邦治故小宰已

副掌之與宰夫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同是子春所據疏

子春鮮羽雁解爲一物之義宜補入

內饗鳥膳色案釋文膳本又作膳是膳從牛者爲正字今經

書作膳非是宜依釋文

豕盲視而交睫腥注杜子春云盲視當爲望視案勾芒一作

勾望

馬黑脊而般臂螻案螻一作腹郭景純北山經注引周禮曰

馬黑脊而般臂腰又列子云化人以王之厨饌腥腰而不

可饗近本螻並與周禮同螻二字古通用

外饗饗士庶子注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

案漢饗衛士歲盡與正月皆可施行漢書蓋寬饒傳歲盡

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後漢書鄧皇后紀永和三年舊事歲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九

終當饗衛士大難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

會勿設戲作樂禮儀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

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轡鉦護行行定侍御

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

作樂觀以角抵樂閱罷遣勅以農桑案此叙於立土牛之

後則亦以歲盡也前漢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

士漢官舊儀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此則以正月行饗

之徵 九經古義案前漢饗衛士於曲臺後漢于平樂觀

某案東平憲王蒼傳亦云間饗衛士於南宮

帥役則掌其其獻賜脯肉之事注獻謂酌其長帥疏以經獻

謂獻酒非獻肉故鄭謂酌其長帥案獻酌長帥賜卽酌卒

伍則獻與賜爲二事又肉可以稱獻酒亦可以稱賜

甸師共野果茹之薦疏張晏以有核曰果無核曰茹今鄭云

果桃李之屬卽是有核者也茹瓜瓠之屬卽是無核者也

此從張晏之義案張晏魏人在康成後不得云從張晏之

義

啟人掌以時啟爲梁注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疏案月令季

冬命漁師始魚天子親往淮南時則訓天此注云季冬命

漁師爲梁文句不同者以此經有梁字故於月令以義取

之非是月令正文案古人引經附注多有別據或他本

各異如周禮大宰八材注珠曰切之疏八材云珠曰切之

下並爾正文皆是治器用之名也然今爾正文骨曰切者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十

蓋司農讀爾正文本作珠也大司徒注毛物貂狐貉貉之屬

疏云此依爾正文而言耳案爾正文貂狐貉貉同文此云貂狐

不言狸者鄭君所讀爾正文者爲貂不爲狸也詩黍離正義

爾正文爲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

旣言爾正文不誤當從爾正文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天蒼

者鄭爾正文與孫郭本異以此例之命漁師爲梁當亦康成

所據與注禮記本異疏乃云以此經有梁字故于月令以

義取之是康成竟遷就經文自附其說矣疏蓋謬之甚者

爾正文一秤二米豎人注一秤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

張逸云秤卽皮其秤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秤秤

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秤爲秤也 郭景純爾雅

注引外傳曰枕由以塌由當疏塌外傳作埃郭云以塌者蓋亦理同或所見本異也曲禮注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潰也今公羊傳演作癘大學鄭注引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學記注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疏今檢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禮運注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獻亦作漁

疾醫注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案劉向云子儀脉神子術案摩子術即之術之與子古同用如孟子反

一作之反是近謂之術承上神農子儀謂其藝術恐非也瘍醫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疏云五氣當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士

爲五穀者以其氣非養人之物又疾醫之有五味五藥五穀相將之物故破氣從穀也案呂氏春秋審時篇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高氏注五穀正時食之無病又內經云五穀爲養故鄭據此破氣從穀以與疾醫合非改經字也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醢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疏云酸木味之等並依洪範及月令爲說也案鄭注酸木味之等唯依洪範不與月令符疑及月令三字衍文考月令其味酸其味苦其味甘其味辛其味鹹皆據生數而言此經酸辛鹹苦皆據數而言鄭不依月令自與經違又疏下文亦云此經不以生成爲次而以木金與

水火相對者此若洪範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火曰炎上水曰潤下以類相對而言也則疏亦不申說及月令又明云不以生成爲次與月令違蓋明前無及月令三字

酒正二曰醴齊注如今恬酒矣疏云此醴齊作時恬於餘齊案南都賦九醞甘醴注韓詩曰醴醴而不涉也然則恬當讀作甜蓋以甘爲言而疏云恬非也呂氏春秋重已篇

注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麴與黍相醴不以麴也濁而甜耳此漢制醴齊之法漢書楚元王傳常爲穆生設醴師古曰甘酒也則鄭云恬酒正謂此

酒人女酒三十人注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案墨子天志篇胥靡婦人以爲春曾說文胥釋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士

酒也胥靡婦人爲會此女酒之徵

幕人掌帷幕幄帘綬之事注幄帘皆以綰爲之案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布陰羽孔晃注陰鶴也以羽飾幄以是考之幄帘不唯綰又有色與綰蓋亦古制之可據者掌次設皇邸注元謂後版屏風與疏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案漢書叙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布重案合諸侯亦如之注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案掌次所設其合諸侯也傍亦以時休息周書王會解外臺之四隅張赤布爲諸侯休息者命之曰交間孔晃注每用張息者隨所近也侯稱父也

諸侯再重疏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布疏此言三公不言諸侯再重孤與策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卿大夫不重

殯然則此諸侯殆亦以事入王之竟而歿者王亦得命掌次張帟故云諸侯再重此主人爲具之例也劉氏與日諸侯再重或朝而卒者

內府疏兵器者禹貢無貢兵器之法此周時有之案周時貢兵器若肅慎之矢闕鞬之甲之屬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注或有所善亦賜予之疏云所善釋經中好也案好當如宴有好貨之好昭五年疏謂王國宴賓以貨財爲恩好義爲近之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圭

司會注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尙書疏云若今尙書者漢之尙書亦主大計故舉以况之也案蔡質漢儀云尙書典天下歲書集課事與注主天下之大計符故鄭據以爲說

司書使入於職幣注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疏云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者釋經百官餘幣不入于本府而入于職幣之意若入本府即是久藏將恐朽爛蠹敗故入職幣使人占賣之本在生利也案職幣振掌事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實其錄以書揭之以昭上之小用賜予鄭氏注所謂幣物當以時用之者蓋本其旨賈疏云入職幣使人占賣之職幣實無此文又本在生

利殆以後世情事闖入經義爲妄甚矣 大宰疏餘之賦注幣餘占賣國中之斥幣

九嬪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注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如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云凡羣妃御見以下無正文鄭以意消息內則注五日乃一御者案九嬪注云云亦同賈氏無正文之漏羣妃御見之法以下並見尙書大傳此當爲古禮所逸而疏以爲無正文非也又疏云孔子云已下者孝經援神契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古

文案此亦見大傳緯書在哀平之際蓋亦本此世婦注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八人疏鄭云漢始大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案士八人此八字蓋因人字涉誤乃與經文章合作八人其實鄭以漢法况之漢表志皆云或用士人故無以數限之之文鄭注亦用士人殆謂此也玉海引此注止作亦用士人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注言掌御叙防上之專妬者疏鄭解不使九嬪世婦掌房之意若使在上掌之則有妬疾自專之事案防上之專妬者上當爲后夫人九嬪世婦擅寵當御不使遍逮于下非有在上掌房始行專妬之文如疏言違失鄭旨其義非也

典婦功凡授嬪婦功注授當爲受聲之誤也疏鄭知授當爲受者以其上文已授女功故知此爲受案特性饋食禮婦拜受爵注今文授爲受是授受亦同字

內司服素沙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製以白縛爲裡使之張顯疏素沙爲裡無文故舉漢法而言謂漢以白縛爲裡以周時素沙爲裡耳案素沙爲裡周制既無明文鄭蓋以意推之疑近誤也攷注云六服皆袍製喪大記袍必有表是六服製同喪服亦當加表於外詩裳彼縗絺絮依展也爲文明展衣有覆餘服亦從同故以素沙爲表近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注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圭

其遺像若今步繇矣疏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繇動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案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服有步繇步繇以黃金爲山題貫白柱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黑天祿祿卽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釋名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此卽漢遺制所存尙可知者疏失檢又男子亦得有步繇漢書江充傳冠繇纓步繇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繇纓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纓是也中華古今注殷后服盤龍步繇又云以其步步而搖故曰步繇則此制蓋亦不起於漢但未知中華所據古文苑載宋玉諷

賦垂珠步繇注首飾名行則動搖故謂之步繇以珠飾也又編注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紒矣疏云假紒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案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

屨人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疏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者下爲底複重底重底者名曰複禪底者名曰屨也無正文鄭目驗而知也案方言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複舄其庫者謂之靴下中華古今注舄者以木置屨下乾脂不畏泥濕也是有木屨複下靴下卽禪下鄭氏蓋約舉其文疏謂無正文者非也

三禮義證

周禮天官一卷

圭

三禮義證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承祚校字

周禮地官 一卷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疏云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輿地圖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案史記五宗世家上御史奏輿地圖成帝時更御史大夫名大司空前漢以御史奏輿地圖即後漢司空所上漢書匡衡傳初元二年然則輿地圖非至後漢始有疏所指者誤也又疏云車輿其前牙曲案輿之制前爲式式形正平不可以言牙曲牙在輪有之疏殆臆度耳學齋帖曝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

三禮義證

周禮地官 一卷

武披輿地圖

某案後漢書光武紀十五而不知前漢淮南年請大司徒上輿地圖

王安傳已有案輿地圖之語第蘇林曰輿猶畫載之意可謂淺陋余謂大易云坤爲輿然則地以輿名無易於此史氏所據亦足正疏之誤然蘇林訓輿爲載其說正謂地爲載固自有據不可訾也

以儀辨等注故書儀或爲義案鄭仲師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義爲誼

又注引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疏案左氏傳國佐對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彼云先王疆理又云吾子疆理諸侯此云吾子疆理天下不同者鄭以義言之非傳之正文也案傳文

子疆理天下不同者鄭以義言之非傳之正文也案傳文

此兩句本自易混當亦傳寫者互訛實乃指鄭以義言之注已明引春秋傳焉得爲自起義耶疏曲說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案初學記引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較今本多淺字

測土深淺較今本多淺字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注治事上其計簿疏云致事上其計簿者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據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困學紀聞云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晏公迎而賀之說苑所引亦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爲鄴令居鄴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鐵布十倍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收傳無收字史記范滂傳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

三禮義證

周禮地官 一卷

二

非始於漢案呂氏春秋知度篇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昭二十五年左氏傳計于季氏韓非子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淮南子人間訓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注解扁魏臣治東封者此皆王氏所未引

小司徒以歲時入其數注若今四時言事疏云若今四時言事者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案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

且見見錢穀簿其遺未舉各具別之

大故致餘子注鄭司農云餘子爲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案鄭司農謂餘子即羨卒後鄭不從

義最云密宣二年傳官其餘子注餘子嫡子之母弟也
氏春秋報更篇張儀魏氏餘子也高氏注大夫庶子為餘
受民為長明卿大夫子始得有餘子之稱若美卒自當名
餘夫周禮餘夫亦如之孟子餘夫二十五畝是也

鄉老注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疏云王置六鄉
則公有三人也者於周禮不見公之人數案宰夫之職掌
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幕人三公
及卿大夫之喪其其帝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司服王為三
公六卿錫衰射人掌國之孤卿大夫之位下文三公北面
三公執璧司士三公北面東上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小司冠三公及州長百姓北

三禮義證

周禮地官一卷

三

面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遂士王令三公
會其期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掌客三公視上公之禮蓋
周禮於三公人數特散附各職內疏云不見殆非也

充人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疏案楚昭王問於觀
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
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遠牛羊豕近鷄犬之屬案
疏所引見外傳楚語惟王曰芻豢幾何一句餘皆不見或
是國語逸文又孔注即韋氏解或孔晁亦本此疏即謂之
孔氏蓋失詳檢

遣人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案周書大聚解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

賓舍有委此並與周禮合唯二十里有舍今周禮注三十
里文小異周語鄒食以守路注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記君
得失若春秋是也疏云此春秋即魯史是也案國語羊舌
肸習于春秋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又明鬼篇有周春秋
周語韋昭注杜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則自周至諸國其
伯引周春秋記事之書皆名為春秋注蓋統言之疏但指魯春秋於義
偏矣魏書劉芳傳引作掌國中之事

保氏疏先鄭云五射白矢以下無正女案吳越春秋夫射之
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又六韜用大黃參連弩淮南子汜
論連弩以射銷車以關注連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刃著

三禮義證

周禮地官一卷

四

左右為機開發之曰銷車疏謂白矢以下無正今所可見
者參連又其一矣

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案文十四年左氏傳趙宣子平王室
而復之成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
僖二十七年公羊傳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
昭三年左氏傳惠伯成自天子至諸侯大夫皆宜解怨息
爭又不予凡有鬪怒者為然

媒氏奔者不禁注重天時權許之也疏若有父母不娶不嫁
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案奔者先儒皆訓為禮未備坊
記注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
之時不必待幣詩標梅毛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

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鄭箋不待禮會而行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祭穀梁傳范氏引譙周曰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禁不待禮聘因媒講嫁而已文十然則昏期已迫不由媒氏所書父母得自遣媒故亦權許之此即于禮未備疏誤謂自相奔就非也周語三人奔之韋注不由媒氏也內則奔則爲妾注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教於君子也魏書太祖紀太和二十一年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違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宋呂氏希哲曰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媒娶而禮不備亦可謂之奔仲春令男女於是時也奔而不

三禮義證

周禮地官一卷

五

禁奔者謂之不備禮也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分次也若今市亭然疏云若今市亭然者舉漢法而言案蔡質漢儀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西京賦旗亭五重薛綜注旗亭市門樓也漢制市亦有亭此其證矣

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案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此漢舊令有之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注出入關門無租稅疏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是同案經文及注關門即關之

門耳不必牽連司門爲言疏殆誤會妄生穿鑿於義非也掌節門關用符節注

遂師及寔抱磨注鄭司農云抱磨下車也元謂磨者適歷執

紼者名也疏先鄭云抱磨下車也者于義無所當故後鄭

不從也後鄭云適歷執紼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

六紼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也案釋文磨劉音歷

蓋依後鄭適歷之解故讀磨從歷其實磨歷字異義皆可

通王伯厚謂磨歷古字通戰國策故鼎反于歷室史記樂毅傳故鼎

反乎磨室說文礪礪也徐廣曰磨歷也是先鄭依字爲磨

亦非無據疏謂於義無所當非也又後鄭謂適歷適讀從

嫡以執紼者蓋有主名遂師得以名行校之吳越春秋古

三禮義證

周禮地官一卷

六

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

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此歷適讀從嫡

音之徵疏乃謂稀疏得所蓋以適爲適均之適疑非鄭旨

漢書趙皇后傳太伯見歷知適師古曰知適謂知其當

爲適嗣也新序王又割濮歷之北史記歷亦作磨

里宰歲時合耦于耒注鄭司農云耒讀爲藉杜子春云耒讀

爲助謂相佐助也疏云先鄭云耒讀爲藉藉者借也非相

佐助之義故後鄭不從之也杜子春讀耒爲助謂相佐助

也于義合但文今不足故後鄭增其義也案耒即助古字

省孟子般人七十而助周禮注引說文商人七十而耒又

助亦有藉義孟子助者藉也說文耒藉稅也康成欲和台

宋讀故兩引之

又注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疏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
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
未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案漢書食貨
志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又云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
輓犁蓋當時過方用人耦以佐牛力疏乃誤為專用牛耦
與志相違又宋景文筆記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
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
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案此誤亦沿自賈疏困學
紀聞云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

三禮義證

周禮地官一卷

七

有犁牛之言

釋文云耕犁之牛

冉耕亦字伯牛

家語司馬黎耕案宋人字子牛

韓子外儲說有力士牛子耕

劉跋暇日記實子野言人言趙過始為牛耕也然冉耕何

故字伯牛當知

牛耕其來遠矣賈誼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

案此亦見

劉向新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此足

以証景文之謬

某又案國語宗廟之犧為畝畝之勤據此言備牛而服勤畝畝則亦用以耕可知

藉田賦繇猪服於標軛兮注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

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較賈氏乃愈踈矣

太平御覽崔

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葵教民耕相三犁共一牛一人持

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

又注元謂耬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

佐助因放而為名疏鄭以漢法况之漢時在街置室檢彈

一里之民

案

隸釋都鄉正衛彈碑金石錄衛作街困學紀聞據此正洪氏之疎

文內有相扶助字又有輕賦帥約孔均繇役數字語雖未
完然于鄭氏所指佐助意悉合又劉熊碑愍念烝民勞苦
不均為作正彈造設門更此亦漢制可考疏未証及周書
大聚解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口耘案此與漢時街彈
尤符昭十五年傳庸次比耦庸代傭也疏以為檢彈一里
之民疑非也

草人注草除草疏云案其職唯有糞種之文無殺草之事鄭

云草除草者無糞種者殺草然後種之案除草亦以糞種

月令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

疇可以美土疆先王命官取義自在疏唯視除草為墾治

三禮義證

周禮地官一卷

八

于義未備

掌土化之法注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疏云若

汜勝之術也者漢時農書有數家汜勝為主故月令注亦

引汜勝案月令注唯引農書正義云鄭所引農書先師以

為汜勝之書也今此疏以月令注引汜勝者亦非

故云汜勝之術也案漢書藝文志農家有汜勝之十八篇

注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

田者師之徒為御史玩其義例汜勝之汜是其氏勝之或

當為名與字皇甫謐云漢有汜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月

令正義云鄭所引農書勝之十八篇蓋並以勝之連讀疏

誤以汜勝斷句以之屬下術字竟將著書人姓名割裂蓋

疎舛之甚者路史云汜勝書記神農之教亦襲疏致誤又

案藝文志別稱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
人姓名別名別陽亦誤以人姓作文字承用 汜勝之
書初學記引後漢書劉般傳注引汜勝之書

掌蠶注將井椁先塞下以禦濕也疏士喪禮筮宅還井椁于
殯門之外 案士喪禮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無於
殯門之外句此殆約舉注內爲文攷匠人爲椁刊治其才
故云以井構之若謂主人之還何以復贅井椁井椁宜明
具言處所主人之還何爲復指殯門外皆以寬易舉舉不
及致審成此謬也

司祿注主班祿 案禮記王制疏引鄭注司祿云祿之言穀年
穀豐乃後制祿今注無之蓋亦脫文 晉語大國之卿一
旅之田注公之孤四命五百爲旅爲田五百頃上大夫一

三禮義證 周禮地官一卷 九

卒之田注上大夫一命百人爲卒爲田百頃又樂武子無
一卒之田注上大夫一卒之田

三禮義證

僂師武億盧谷著

孫素恭校字

周禮春官一卷

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注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
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 案緇衣尹吉曰注吉當爲
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蓋二字涉似故往往致誤

以禴率祭四方百物注禴率披陳牲以祭若今時礩狗祭以
止風疏云若今時礩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况禴率
爲礩之義 案郭氏注不足祭風曰礩云今俗當大道中礩
狗云以止風景純去漢未遠此其遺風至晉猶然

以喪禮哀死亡疏諸經云亡者多是逃亡此經鄭不解亡則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一

亡與喪爲一以其逃亡無可哀也 案下經文凶札禍災國
敗寇亂其可哀者悉以兩事對舉則死亡亦當兩釋攷諸
侯喪國失位出亡于外皆以喪禮自處故邦國弔而唁之
卽哀死亡之亡疏據逃亡爲義于亡字不別釋非也 日
知錄亡有三義有以出奔于外而名之晉公子稱亡人是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
疏鄭注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 案淮南
王書齊俗訓殷人之禮其社用石鄭或以異代制取例于
周故云蓋以疑之

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注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
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案金石文字記嶧山石刻文功戰日

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是故書云功爲工工即功字古從省釋名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千百之百于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案此脫一祭字當云爲師祭造軍法者據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案注以造軍法者謂蚩尤黃帝蓋兩存之疏乃引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與鄭違綜其實不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戈三矛四戈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二

五戟則申尤蓋書作之世因祀以爲神又攷呂氏春秋蕩兵篇云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而已是上古已有兵制蚩尤又精於前淮南子齊俗訓古者其兵戈銖而無刃路史引韓子云共工之戰鐵鉅矩者及乎敵鐵不堅者傷乎兵仗鐵戟已大備矣此益足爲徵而疏以偏詞佐之非也宋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肆師所祭當以周制言之案周紀武王上祭于畢又曰百夫荷罕旗以先驅索隱曰畢星主兵晉天兵志以昂畢爲旄頭畢前驅之象然則肆師所祭蓋畢星也此又一解但索隱注猶未悉後漢書蘇竟傳畢爲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因斗南引特並及之

又疏云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

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案經傳

及諸記五兵並無言鼓之文司兵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

及戟首矛夷矛此車士之制若步卒則後鄭云無夷矛而

有弓矢是也月令以習五戎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戈矛

戟也蓋兼用車步爲義呂氏春秋高誘注五戎五兵謂刀

劍矛戟矢也特與鄭小異穀梁傳注范甯云五兵矛戟劍

楯弓矢國語齊桓公偃五刃韋昭云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戈三矛四戈五戟司馬法弓

矢禦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是諸記

言五兵雖有互異皆以鼓不在此數惟漢官舊儀亭長皆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三

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劍甲鎧鼓攷續漢志注以鼓字屬下句作鼓吏則鼓亦非五兵之一然則此云鼓者以五兵計之竟有六矣鼓蓋衍文陸機要覽云中鼓但亦曰四兵似以鼓不在兵數

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云獻讀爲饗案書大誥民獻有十

夫書大傳作民饗有十夫此獻與饗相近之微漢書翟方

進傳莽依周書作大誥有云民獻饗九萬夫兼兩文用之

莽泥古過也

天府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疏鄭知禮殆者經云大祭祀

故知也後又云此經既有大祭祀出寶器明唐本當有祀

字今爲脫文矣

典瑞王摺大圭案外傳魯語注引周禮王招大圭執鎮圭是招有翹音翹舉也義可相通墨子親士篇招木近伐亦讀作喬與翹音相近

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注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琕琕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疏云鄭注如今時使者持節矣卽子春所云竹使符也案續漢書百官志符節令一人本注曰爲符璽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又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疏文符漢制以竹應邵曰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六寸分而相合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疏以持節卽與竹使符同非是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四

司服凡弔事弁經服注故書弁作緝鄭司農緝讀爲弁而加環經某依所聞漢書王莽傳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緹緹弁而加環經今周禮唯云其首服皆弁經司農讀所本與莽所引同與今本微異

守祧奄八人疏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案此當自后稷而下通高圉廟爲八外傳云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昭七年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服氏注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其義與守祧職合

冢人掌公墓之地注公君也疏訓公爲君者言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旣王之墓域故訓爲君也案易之爻位五爲天子小過之五其詞曰公然則公亦天子之

稱鄭意訓公爲君者蓋自天子而下諸侯皆可名之左傳昭七年故于臣公孔疏公者五等諸侯之通稱是也公羊傳隱元年疏云凡天子諸侯同得稱君但天子不得稱公

卿大夫士居後案魏志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無士字攷士於職爲卑義不當陪葬故經無文今有士者疑後人妄加之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注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鄭引漢律者周禮丘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案檀弓于是封之崇四尺注高四尺曰而三斬板漆云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五

蓋高四尺蓋周之士制然則周丘封之度樹木之數于士猶有見者此其一也

及葬言轡車象人注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後鄭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于用生手疏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下又云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于用生手者此檀弓文彼鄭云俑偶人也謂以爲木人與生人相對偶有似于人此則不仁又云非作象人不殆于用生手哉是記人釋孔子語殆近也言用象人不用于生人乎是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

象人爲一案檀弓記人釋孔子語無非作象人之文後鄭

引云此者蓋因孟子內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下有

象人而用之句遂牽合爲一皇矣篇引左傳鄭公子突使

晉上會若使輕者肆焉蓋亦以兩事爲一鄭志韋陶謨注

云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張逸問云案左傳禹

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

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

兼用外內傳語杜春秋序云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

事達四方之志疏云杜剪撰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

史記與齊太師語樂問鄭音學之索隱按論語子語魯太

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問鄭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

文而爲此合論語齊魯兩

此自後鄭偶有不檢而賈氏更濟

以誤解踏駁尤甚檀弓仲憲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

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

疑也案此周人既兼用明器祭器則塗車芻靈皆自周立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六

制之始固已有此疏謂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

其說誤也象人先鄭謂以芻爲人蓋卽芻靈也而經云象

人當于王之葬特言芻車象人以別異衆庶至周衰變禮

孔子始從而非之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

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于喪今卽子游時所指

則周之季也淮南子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注偶

人相人也嘆其象人而用也論衡薄葬篇備則偶人象類

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言魯人益證非周制此爲得

其實疏謂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以古與周對指爲周之始

孔子周人斷無非議至此者而疏輒言之其說誤也禮中

今有以夏殷異代與周對文者如冠義古者生無爵注古

爲殷時也亦有以周初與周末對文者如儀禮冠義古者

爲殷時也亦有以周初與周末對文者如儀禮冠義古者

五十而後爵疏此云古者以周末時大夫冠對周初時

若以古者爲殷時則周家有大夫冠禮何得言周末始有

乎明古者據至疏更云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猶存塗車

初而言也唯改芻靈爲象人則亦知其不可強通而愈爲之詞支離

蔓延幾於不可致詰其說誤也案莊子田子方篇云列禦

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

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郭注不動之至據此象人

徒有形具蓋無機械運動檀弓孔疏芻靈之制雖或用木

無機議發動據此象人亦同一

制至後人葬用偶始與周之初制乖迕其實芻靈象人皆

一物而異名疏謂鄭引孟子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

爲一其說益誤也

疏秦漢以下天子之邱亦謂之陵案史記趙世家蕭侯十五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七

年起壽陵則當戰國時諸王已稱陵不唯秦漢已下始然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鄒衛公孫倉會齊師圍

我襄陵圍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

故曰襄陵此又爲一証

大司樂疏帝嚳之樂曰六英案漢書禮樂志帝嚳作五英呂

氏春秋古樂篇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此

緯文所本宜從緯爲正班志或亦別有據也

凡建國禁其淫聲注淫聲若鄭衛也疏云淫聲若鄭衛也云

樂記文樂記鄭音好淫淫

志衛音趨數煩志鄭則緇衣之詩說婦人者九

衛則三案鄭詩言婦人者女曰鷄鳴有女同車丰東門之

埠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凡七篇疏云九篇九當爲七

字之誤也又鄭衛淫聲取証詩篇亦非是漢書地里志鄭土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衛地有桑間濮上之臣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如疏所指失鄭本義因附出之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

晉瞽世莫繫注故書莫或為帝案大戴禮有帝繫篇史記三代世表五帝繫諫注云故書當指此

旄人掌教舞散樂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疏云若今黃門倡矣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之內故舉以為說也案禮樂志黃門名倡召信臣傳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則黃門倡蓋隸官樂之內者疏于鄭義似未達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八

也
大卜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疏云其名占異也其名謂連山歸藏周易案注于卦別之數言同其名占則言異竊意鄭所指之名即指經卦與別而言經卦之同者惟夏與周易同至殷則微有異干寶曰初乾初夷初艮初離初離初離初巽此歸藏之易也案其名以坤為夷禮記吾欲觀夏道吾得坤乾焉似亦同坎為桀震為釐知經卦名亦異也路史注歸藏初經其卦又有明夷營惑耆老大明之類下云昔啟筮明夷蘇汭洪水牧占大明桀筮營惑武王伐商牧占耆老曰不吉是也別卦之異者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均注云陽豫夏殷之卦名故今周易無文史記始皇紀一之得游徙吉羅華曰游徙連山卦也又歸藏所傳如需為渙小畜為小畜毒良為很臨為林禍升為稱剝為僕无妄為母亡大畜為大畜毒之類亦皆互異而春秋傳記夏殷爻占之詞又與周易各別故鄭以名占連言之疏乃謂周易連山歸藏異名此自前文已具又重疏之疑非也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容齋續筆引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令注無此語案夢篇所云即隱括疏內引鄭志之文故云日有甲乙月有建破非注本文也又疏內誤字辰下為主入故知為主人案鄭志故午為主人知字誤也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九

四曰寤夢注覺時道之而夢案周書史記解今夕朕寤遂事驚于孔晃注遂成也行成事言驚夢宿欲知之也桂馥案說文訓云夢覺而有信曰寤馥謂信當為言趙襄子秦穆公覺時所言是也與鄭注覺時道之合
大祝三曰禴注禴未聞焉疏禴雖未聞亦是除去之義故知禴亦災變案凡以神仕者以禴國之凶荒及民之札喪注謂此禴讀如潰癰之潰疏云此禴讀潰言此以對彼大祝云類造禴禴之禴禴為會合之義不為潰也說文禴會福祭也從示從
會會亦聲周禮曰禴之祝號是今疏乃証以類造禴禴之禴大祝六辭內四曰會讀如本字
禴則前疏明云禴亦是除去之義正與潰癰之潰合疏何自為異說至此蓋亦包賈衆家因文輒錄有失對勘也

九日其祭注其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其綬執

授疏孝經說曰其綬執授者孝經緯文漢時禁緯故云孝

經說云其綬執授者謂綬祭之時其此綬祭以授尸案困

學紀聞云疏謂綬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授神契曰

尊三老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輜輪供綬執授宋均

曰供綬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綬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

有安車輜輪供綬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案白虎通尊三

奉几杖授安車輜輪恭案白虎通尊三

大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

次位常疏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案禮書

當即客經賈誼新書引逸禮記稱客經是也

三禮義證 周禮春官一卷 十

巾車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注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軒車是

也疏云如今軒車是也者漢法軒車無蓋故舉以況之案

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繡轡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

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裳非法駕則乘紫屬轡

車

典路疏漢朝集使上計律法謂上計會之法案漢朝集使之

誤舉正已見前小宰內

三禮義證

僊師武億虛谷著

孫恭校字

周禮夏官一卷

大司馬馮弱犯寡則售之注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下凡五

疏引王霸記者其記王及霸事者案史繩祖學齋帖碑云

王霸記凡六舉于司馬之注刊本說而不見此篇于他書

意其刑章之事及閩西漢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無此記

又于刑法家亦無之又考大戴記及家語並無篇名不知

漢儒何所本也案雜家內有雜家言一篇班氏細注王伯

不知作者師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讀曰霸疑鄭氏所據當

即指此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一

放弑其君則殘之注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疏云鄭

云殘殺者以殺解殘也經本不云殺不云滅云殘者蓋取

殘賊殺之殺之苦毒案殘當訓與踐同書序成王東伐淮

夷遂踐奄史記周本紀東伐淮夷殘奄是殘與踐義當為

一尚書大傳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

家豬其宮檀弓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

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慘其宮而豬焉此即伏生所釋

踐奄之義正與此合尤與經文放弑其君比切故鄭訓為

殺又引王霸記增成殘滅于義乃足也疏但云殺之苦毒

無所取證又以惟取殘賊意皆不可為據鮑人釋文于

實為殘與周易莠莠之字同又案周禮注殘餘字本多

姜宜依殘音

師帥執提疏云先鄭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况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案詩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程大昌雅錄古皆乘車今日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則周之初興亦已肇端又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釋文乘如字騎馬也此周之衰又有其徵疏必執謂周時皆乘車疑未盡然

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疏云軍門曰和者左氏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田獵象戰伐故其門曰和門案和門當釋作桓門蓋古方音有是讀後以字從讀變故直作和漢書音義如淳曰舊亭傳于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二

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攷鄭注云和立兩旌以爲之則正與桓同制案伯桓注注雙植謂之桓植弓三家視桓桓注四植謂之桓疏取師克在和以此和門取義於和蓋當取雙旌並植義訓作桓爲是匡謬正俗引東京賦云敘和樹表敘比也軍之正門爲和樹表設牙形以表之亦不以和爲解案經文言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詳其語意明指和作實字用故注以軍門和禹貢和夷底績鄭元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說文荏云凡荏之屬皆从荏胡官切讀若和古音讀每如是地里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水經釋文鄭云和讀曰涇案涇出上黨陸氏應從桓戰國策與

秦交和而舍 論衡趙簡公將入于桓門 史記楚世家集解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 戰國策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魏軍其西 云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于魏司勳戰功曰多注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多前

虞案外傳晉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注引周禮戰功曰多

祭于大烝注今漢祭功臣於廟疏云引漢法欲見古者祭功

臣在廟廷也案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

僕滕公祭于廟門外塋三國志注魏書載明帝詔曰昔先

王之禮于功臣存則顯其爵沒則祭于大烝故漢代功臣

祀于廷案功臣配食自殷時已有此禮盤庚茲于大亨于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三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是也

大功司勳藏其貳注貳猶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副于此者

以其主賞疏鄭知功書藏于天府者天府職文也案今周

禮天府職無此文疏說誤也

惟加田無國正鄭司農云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

貢若今時候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疏云漢法穀入司農

錢入少府故舉以爲况案路溫舒傳遷廣陽私府長文翁

傳減省少府用度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

者也然則漢制少府郡且有之又不得侯國爲然

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

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
與案淮南子秦族訓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
禁之者爲其殘桑也

司燿注元謂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案呂氏春秋贊能篇注
引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燿讀如權字文苑英華辨
証雍時舉燿火史記漢書作權火而張晏注史記權音燿
周禮有司燿許氏說文舉火曰燿司馬氏史記索隱作權
孟康注漢書云狀如井絮舉如淳曰權舉也燿依高氏音
讀作權故史記漢書以燿火並作權火而張晏注又以權
音燿蓋不知周禮之讀故兩存也

掌固若有山川則因之注山川若穀皇河漢疏穀謂若穀有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四

二陵畢謂若東成畢漢謂若楚謂齊云楚國漢水以爲池
河爲四瀆之險又齊西有濁河皆因之爲固可知案穀皇
河漢鄭氏皆以成周四封言之呂氏春秋云河漢之間曰
豫州則河漢亦周境也疏以河漢謂若齊楚失鄭本旨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注悉嘗之禮有射牲者國語曰禘郊之
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獵劉云疏云今立秋有獵
劉云者漢時苑中有獵劉卽爾雅獵似獵劉殺也云立秋
獵殺物引之者證悉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案續漢
書祭祀志天子入園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獵劉禮儀志斬
牲之禮名曰獵劉獵劉之禮祀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
時有司乃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古今注永平元年

六月乙卯初令百官獵臘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
居谷臘臘而寘水案風俗通楚俗嘗以十二月祭飲食也
又曰當新始殺風俗通嘗食曰獵臘風俗通武帝紀太初二
年令天下大酺五日臘五日注引漢儀注立秋獵臘伏儼
曰臘音劉劉殺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注冒熊皮者以驚歐疫癘之鬼如今魃頭
也案淮南子精神訓視毛嬙西施猶類醜也高氏注類頭
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貌非生人也但其像
耳目類醜言極醜也蓋漢舊有是語故鄭據以況之又慎
子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供則見之者皆走
也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楊氏注俱方相也其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五

首蒙茸然故曰蒙俱則魃頭又不自漢始然
弁師會五采注故書會作贈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
五采束髮也案說文髀骨擣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詩曰
贈弁如星今書作會此故書會作贈之證
又注堪讀如薄借基之基基結也疏云漢時有薄借基之語
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案薄借卽不借語聲
之轉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釋名云
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膊膊膊
膊猶把鮮羶惡也是不借與膊膊同物薄與搏聲近故當
時呼不借亦謂之薄借又基卽不借之繫繩士喪禮組基
繫于踵注云基履繫也說文縹字注云一曰不借縹下又

云縛或从其鹽鐵論亦云其下不借蓋漢舊有薄借之語
薄借而有其故鄭引况之疏云未聞失檢也 詩縞衣綦
巾說文引作縞巾

司甲闕

稽周典缺率由續秦司甲既佚孰謂舊文綴之綴之備遺
制存行爲射的莫我一身用禦其侮尙託仁人爲補甲制
證釋凡條目區別
者爲數三十有三

去毛曰革 蔡月令章句文

割革爲甲 漢書藝文志淮南子兵畧訓文

甲謂之份亦謂之渠 詩份人維藩箋云份甲也正義份者
甲之別名故以份爲甲釋名云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
亦曰介案份字通作介襄二十六年傳齊烏餘襲高魚介

授堂詩鈔

周禮夏官一卷

六

其庫注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襄二十七年傳介慶氏之
甲荀子庶士介而坐道注楊倞曰介而坐道被甲坐于道
側以禦非常漢書敘傳稅介免胄注介甲也淮南子渠幘
以守注渠漸也一曰甲名幘幘所以禦矢吳語奉文犀之
渠注謂楯也此又以楯爲渠是甲楯皆可通名吳都賦云
戶有犀渠與此同

用金謂之鎧 案鎧爲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堅重之言也
禮記注甲鎧也廣雅函甲介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
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 孔融實刑論曰古聖作犀兕
革鎧今益領鐵鎧絕聖甚遠
書說命正義經傳之無鎧與兜蓋秦漢以來始有此名傳
以今曉古也禮記疏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

誓正義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鎧二字皆從金
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儀禮既夕禮甲冑千紬疏甲鎧
冑兜鎧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鎧隨
世爲名故也又陳氏禮書經言甲不言鎧則古之甲以革
爲之後世乃用金耳程大昌演繁露吳子謂魏文侯曰今
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煥以犀象則
知戰國時但以革爲甲未用鐵語類古者之甲以革爲之
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爲鎧胡身之通鑑辨誤
云古人多以兜鎧爲頭率後人因頭率以鐵爲之遂旁加
金耳是數說亦襲賈孔疏遂因所見斷之某考之獨不謂
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七

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此
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
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
以爲劍鎧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韓子共工
之戰鐵鎧矩者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體兵仗鎧戟已大
備矣 見路史引 此又在蚩尤以前已云鎧鎧所從來遠矣非自
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
介旁傳介甲也秦風伐獼孔羣箋云伐淺也謂以薄金
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
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主人
焚衝注云衝戰車攷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衝車

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鑑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邱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鑑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案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鑑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証以見當時關雞之戲尙如此蓋必有所倣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鑑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句踐外傳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鞬鑿鑿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八

也淮南子主術訓教給鐵鑑

申在首謂之胄亦謂之兜鍪亦謂之鞬鞬 書說命惟甲冑與戎注胄兜鍪也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鞬鞬師古曰鞬鞬卽兜鍪也揚雄傳鞬鞬生機鞬師古曰鞬鞬卽兜鍪也廣雅兜鍪謂之胄鞬亦作鉞見急就篇注兜鉞首甲也古謂之胄亦書作軸荀子軸帶劍是也太元爭次七干及矛軸釋文軸音胄

在頸謂之鍔鍔亦謂之盆領 說文頸鍔謂之鍔鍔漢書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注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禪也則盆領蓋卽鍔鍔之異名又鍔鍔謂之鍔見釋名又謂之鍔亦見廣雅

在臂謂之鈐亦謂之覆膊亦謂之鐵幕 說文臂鍔謂之鈐史記索隱甲三屬覆膊一也戰國策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臂甲有衣亦謂之扞漢書尹賞傳被鍔扞注鍔甲扞臂衣

當心謂之鞬革 管子小匡輕罪入蘭盾鞬革二戟注鞬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荀子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鞬如金石案函人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以是推之鞬卽合士喪禮注古文鞬爲合也然則合或從革或從革均一字耳函人合從古文管子及荀子鞬從今文其可取證如是而鄭氏謬所言合甲於傳無徵殆以臆決爲失考也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九

腰以上通謂之上旅 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疏謂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卽衆也先鄭云上旅旅腰以上謂衣也案旅通作脅急就章王伯厚補注云旅與脅同書旅力旣沓詩脅力方剛是也周語四軍之帥旅力方剛與詩作脅者並同韋氏注依文釋之爲衆亦非故先鄭釋上旅下旅悉以腰分注之與上記文凡爲甲必先爲容皆約以身爲言疏謂札葉爲旅疑未是也從月者古皆省旅當亦如是例

腰以下通謂之下旅 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下旅謂腰以下疏下旅腰以下謂裳也故春秋傳曰棄其甲裳者也身中謂之髀禪 漢書注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脰綴一凡

三屬也案髀釋既次上身是宜有身中之目矣

在下謂之甲裳 宣十二年傳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

得其甲裳注下曰裳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

以帛綴甲索隱甲三屬甲裳二也

在脛謂之鐵幕亦謂之脛綴 案鐵幕已見在

臂條內索隱甲三屬脛衣三也如淳曰脛綴一皆以在脛

爲文

制甲先以鍛 考工記注鄭司農云鍛革也

甲帶謂之組縵 少儀甲不組縵注組縵以組飾之及紵帶

也疏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紵帶解經縵字縵是縛約

之名故秦詩云竹閉緼縵注云縵約也又帶甲亦謂之紵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十

鎧外傳吳王爲帶甲三萬注帶甲矜鎧

甲比謂之札 戰國策身自削甲札太元比札爲甲

續札之間謂之朕 戴氏考工記圖解

札之數多制以七 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謂

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成十六年傳蹲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呂氏春秋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

甲中之者已六札矣 韓詩外傳繆公而云已六札言所

餘者僅一札耳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

得弓而射之不穿穿一札下文弓人之妻任氏云 景公

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 列女傳昔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

爲晉 平公 成不穿穿一札云 與此同但以

札孔謂之窻窻亦謂之窻 考工記注鄭司農云窻小孔也

呂氏春秋去尤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邾邾君

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窻也今窻滿矣而

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窻滿則盡任力矣若崔實政論

所謂鎧孔又徧小不足容入則其弊也

繫札以組 管子四時篇衍組甲厲兵注組甲謂以組貫也

襄三年傳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呂

氏春秋高氏注組甲以組連甲高賈所據皆與杜氏異又

考組之制當如內則疏組紃爲條薄濶爲組似繩者爲紃

以帛謂之練 說文練凍也襄三年傳被練三千賈逵曰被

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呂氏春秋有始篇邾之故法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十一

爲甲裳以帛高氏注以帛綴甲韓非子過秦得韓之都而

驅其練甲此練甲亦即被練是也

用綿謂之緝 戰國策妻自組甲緝注緝綿也

以繩謂之縷 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縷縷孔晁注曰縷縷甲

不以組書穀乃甲冑正義引鄭云教謂穿徹之謂甲縷有

斷續當使教理穿治之又冑用繩繫于領下謂之帶 獻帝

孫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神亭之役若爲卿先

如何慈謂曰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

繩有節謂之朱紱 說文云紱紱紱魯頌閼宮貝冑朱紱傳

朱紱以朱紱綴之疏謂以朱紱連綴甲也又案朱紱即冑

之紱太平御覽詩云貝冑朱紱謂以貝齒飾冑朱縷綴之

也冑插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紱之象也少儀疏謂以朱縷

綴甲故鄭云亦鎧飾也是鄭所云鎧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蒙冑爲義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

飾冑用以貝 詩魯頌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陳氏禮書

魯人之冑綴以綬飾以貝

甲有飾謂之纘 說文纘韜繡也宣二年傳從其有皮丹漆

若何外傳吳語內有丹甲注丹甲彤甲也又有黑甲注黑

甲漆甲也又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

以朱漆書以丹青爍以犀象左傳襄三年傳組甲漆甲成

組文又用組亦謂之飾少儀甲不組滕註組滕以組飾之

及紵帶也

無飾謂之素 外傳吳語素甲注素甲白甲也戰國策武王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三

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

緝甲謂之繕亦名維甲 詩鄭風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繕

之言善也越絕書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

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維

稽繇者也

甲裏謂之組練 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裡公族所服被練

以練爲甲裡卑者所服

甲單謂之倭 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倭者同實注倭謂

甲單衣者

甲刻識謂之物 定十年左氏傳叔孫氏之甲有物注物識

也闢人註兵物皆有刻識甲亦兵屬也故以識別之

甲衣謂之褰 檀弓赴車不載褰韞注褰甲衣樂記韞褰注

兵甲之衣曰褰少儀袒褰註攷鎧衣也呂氏春秋悔過篇

褰甲束兵昭元年左氏傳褰甲而見子南考工記疏云子

南褰甲者彼以衣藏甲爲褰此亦以衣藏甲爲褰

盛甲謂之纍 國語甲不解纍注纍所以盛甲也

校人注校之爲言校也疏讀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

見義 案校本音教鄭依音爲義宜讀作效元命包命云天

垂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之爲言倣也鄭所注下校字亦

當作效故疏云讀從效見義今檢諸本皆仍云校疑刊誤

也 鄉飲酒禮設釋文云設戶孝反本又作倣大射云設

戶教反亦作倣是設倣通用之證然則此校人釋文亦戶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三

教反故鄭讀從倣

執駒注鄭司農云二歲曰駒 案呂氏春秋高氏注引周禮五

尺曰駒今無此文詩漢廣毛傳五尺以上曰駒株林鄭箋

馬六尺以下曰駒蓋皆因度人職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

以上爲駉六尺以上爲馬約計以次差之故以五尺爲駒

然並未作周禮正文不解高氏何據云然 淮南子夫馬之

高誘曰五尺以下爲駒 公羊傳隱元年卿大夫士曰駒

放在草中故曰草駒

秋祭馬社臧僕注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疏云

秋祭馬社者秋時馬肥盛可乘用故祭始乘馬者 案荀子

杜作乘馬汲郡古文商侯相土作乘馬並與世本符然攷

乘馬之起實亦不自相士易繫辭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此謂黃帝堯舜已因象立制或上世簡略控御未備楊倞注荀子云乘馬四馬駕車起于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是相土之神祀于馬社爲宜故鄭引世本實之呂氏春秋勿躬篇王冰作服牛乘椎作駕寒衰作御古史考禹時奚仲駕馬又皆異聞也案注相士相土本各不同余本嘉靖本毛本作相士案鈔釋文同宋本監本作相士閩本此字實缺阮芸台校勘按士土孰是今不能定飾幣馬執轡而從之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疏飾幣馬馬可飾幣非可飾之物案書康王之誥皆布乘黃朱注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釐以爲庭實宣二年傳文馬百駟說文引春秋傳曰馮馬百駟書馬也是書亦飾正義文馬謂文飾彫畫之若朱其尾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古

鬣之類定十年傳朱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然則朱非馬色皆人從而飾之是校人飾幣馬亦當用朱蓋周制服色所尚如此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注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疏云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至周實用備者但鄭舉古之芻靈况周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案檀弓夏后氏用明器般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則明器所謂塗車芻靈者周蓋未嘗不用疏誤會也庾人注庾之言數釋文庾所求反案聘禮車乘有五數注讀若不數之數今文數爲逾然則此庾人似鄭本作庾故注云庾之言數是不當作庾也

祭閑之先牧注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疏云鄭云先牧制閑者以其通閑言之也若然上云夏祭先牧者直是先養馬者非制閑之人案先牧當兼養與閑此注言先牧制閑者蓋依閑而言是養亦得主之非使先牧有二神也疏妄生區別於義鑿矣

馬八尺以上爲龍案爾正馬八尺爲駢郭注引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駢又云馬七尺以上爲駢今周禮本作龍前文力駢注即呂覽本味篇高氏注又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爲龍今周禮作八尺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與高氏台與周禮違各記所異未審何據公羊正義月令天子駕制也其六尺五尺亦然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古

職方氏樊榘修華嶽碑引作周禮職方氏九經古義云周禮多古字如職字作職職字作職職字作志漢時已不能盡攷况後世乎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章畫職墨兮索隱云楚詞職作志志即職古文是職職爲一字說文職記微也與識志義並同白虎通引孔子有言多見而志之今論語作識

其浸五湖注具區五湖在吳南疏云具區五湖在吳南者吳南郡名依漢地里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即震澤一也案疏云吳南郡名攷地里志郡無此名後漢郡國志有吳郡注順帝分會稽置亦不作吳南順帝紀永建四年是鄭氏云吳南蓋以具區五湖

地非一統以在吳之南言之疏殆失考又地里志于吳下
注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
揚州川疏既云依漢地里志反自爲錯戾直以南江自吳
南是志文明云南江在南並無吳字疏徒欲証吳南爲郡
竟指史書所無牽合已文此認之甚者禹貢注震澤吳南太湖名孔穎達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太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
地里志審曰五湖師古注五湖在吳

揚州其蓄宜鳥獸注鳥獸孔雀鸛鵒鵲犀象之屬荆州其畜宜鳥獸無疏驗時見有此鳥獸故據言焉案疏言鄭驗時見有此鳥獸考其實古不畜此今以經文例之豫州言六擾青

州宜鷄狗兖州宜六擾雍州宜牛馬幽州宜四擾冀州宜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六

牛羊并州宜五擾其數參差各別皆不畜異物攷旅獒珍
禽奇獸不育于國豈有人所畜者反取諸此夏官掌畜字
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注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鵠鷺
之屬此即畜鳥之徵月令牛馬畜獸有放佚者此即畜獸
之徵周書職方解東南曰揚州其畜宜雞狗鳥獸較周禮
文多雞狗字而孔晁注唯云鳥獸山澤所有之屬也宜取
以補鄭注

其浸潁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疏云潁出陽城
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者鄭據地里志故知合在豫州又昭
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亦在豫州故破之案漢書
地里志潁川郡屬縣有潁陽注應邵曰潁水出陽城攷潁

水之源出自陽城固宜屬豫若滙而爲浸則宜屬荆鄭既
注浸可以爲陂灌溉者是潁發自陽城山石激激不得泛
爲巨浸迫漸入平野已至楚分然後可引以溉田當指潁
水之尾言之水經潁水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鄭氏
注潁水東南流左合上吳百尺二水俱承次塘細陂南流
注于潁又云潁水又東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滎陂陂水
南流積爲江陂南逕慎縣故城西側城南流入于潁是其
下流旁水向可爲塘陂則潁自宜引以灌溉下又云又東
南入于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蓋
潁水之會淮也杜氏注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是潁既云浸而其流又會
于淮實在楚之境矣職方以屬荆州其文甚明地里志班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七

氏注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
里荆州蒲原委皆了悉則潁浸之在荆州當無疑者鄭因
潁出陽城但究其原遂以難經恐非也

又注潁未聞疏云潁未聞者據地志無文未知何處也案水

經注潁水出潁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
潁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報楊梁之役
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潁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
水北悉枕翼山阜于父城東南潁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
潁水以名阪故有潁阪之名也潁水又東南逕蒲城北京
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潁水者是也潁水又
東于汝水九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爲潁水矣周禮

荊州其浸類湛鄭先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
乘其土官水則有符經文矣案說文湛水孫州浸

其民二男二女注二男二女其數等似誤也疏云若本有此
數等當言一男一女明不作二男二女案漢書地里志引

職方正作民二男三女周官職方解亦作二男三女故鄭
云當與兗州同

其浸廬維注廬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疏云破廬維爲雷雍
地里志禹貢無文又字類雷雍故破從之案廬維在地里

志並見琅邪郡禹貢青州濰淄其道二水亦載其一疏云
無文其疎所不待言然攷鄭氏此注破字亦未允也禹貢

不言廬水水經注濰水又北合廬水則廬濰蓋亦合流並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大

居青州而周之兗州于禹貢侵青徐之地故廬濰爲其巨
浸若鄭氏仍以禹貢兗州之水破周職方殆不悉協漢書

師古注廬水在濟北廬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斯言益可
舉正

其澤數曰獫狁注獫狁在長廣疏地里志長廣屬徐州周時
幽州南侵徐州之地也案長廣在漢屬徐州其實于禹貢

皆青州之域周雖并徐于青而幽州在北自東南侵必始
青州故獫狁當時居青分野至周得隸幽州疏以爲南侵

徐州者誤也 地里志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顧野王輿地志

同師古曰省徐州以入青州 元和郡縣志萊州禹貢青
州之域屬昌陽縣云奚養澤在縣西北四十里又淄州禹

貢青州之域周之九州爲幽州之境職方氏幽州其浸藹
時州蓋取淄水爲名也

其澤數曰陽紆注陽紆所在未聞疏無釋案陽紆見爾雅者

作楊陟見呂氏春秋者作楊華字微異蓋均爲一地郭氏
注爾雅謂在汧邢氏疏周禮冀州云其澤數曰陽紆鄭注

所在未聞又雍州云其澤數曰弦蒲鄭注云在汧今注亦
云在汧然則周禮弦蒲卽此楊陟也如邢氏言弦蒲陽紆

爲一澤職方何有雍州之分謬爲牽合遷就其說此大誤
也周禮澤虞疏爾雅素有三楊陟職方冀高氏注呂覽陽華

在鳳翔或曰華陰西亦爲兩歧未敢折諸一是攷冀州之
境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注東河至西河河西曰雍州注自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尤

西河至黑水是冀與雍本接壤又其地犬牙錯置得由冀
之西境抱入雍分是以陽紆界居其中亦如豫梁播跨河

南北楚雲夢之跨江南北故高氏所云在華陰西者庶幾
近之檀弓鄭注云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如是推之以冀

由西河抵華陰皆爲分域其數曰楊華又在是地則冀州
之數于斯益可徵明外傳晉語割河外列城五注東盡虢

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又云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注
晉在冀州然則陽紆在華陰冀州之域也至周既東遷晉

益強跨河而南滅西虢兼舊鄭是數遂并入于晉及魏惠
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魏納河西地十年魏納上郡十

五縣然後自華陰以西地盡入于秦而是數亦爲秦所得

淮南子地形訓秦之陽紆注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圖

故呂氏春秋九數謂秦之陽華爾雅十藪亦云秦有楊陰于是盡失職方之舊其藪

屬冀州者益不可攷殆由此也

其川漳注漳出長子疏漳水出上黨沾大阻谷東北至安平

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始是長子即上黨也

案漳水有二鄭氏注漳出長子者蓋指濁漳水經云濁漳水出上

黨長子縣西發鳩上地里志長子鹿谷山濁漳所出東至

鄴入清漳疏以漳水出上黨沾大阻谷此清漳水淮南子

曰清漳出揭戾山高誘注山在沾縣與鄭注漳出長子者

迥別疏誤證又云東北至安平阜城行千六百八十里入

河始是長子即上黨也又以二漳直指為一更曲說地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三

形訓清漳出揭戾濁漳出發包注揭戾山在上黨發包山

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

其浸汾潞注汾出汾陽潞出歸德疏汾陽歸德皆郡名案漢

書地里志汾陽屬太原歸德屬北地蓋皆縣名非郡也又

說文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許氏殆亦未指潞水發源

起自何地攷水經濁漳水又東北過屯留縣南潞縣北鄭

氏注縣故赤翟潞子國也其相豐舒有偁才而不以茂德

晉伯宗數其五罪使荀林父滅之闕駟曰有潞水為冀州

浸即漳水也

上黨記曰潞濁漳也

下又案燕書王猛與慕容評相遇于潞川評障固山泉澗水與軍人相匹水二石無他大川

可以為浸所有巨浪長湍惟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為

潞水矣然則濁漳經潞縣始有潞水之名若窮其原當亦

云出自上黨長子今鄭氏乃以潞出自歸德案歸德在北

地郡地里志注歸德洛水出北轅夷中入河左馮翊又有

襄德注亦云洛水東南入渭是志以洛水原出歸德在北

地洛入渭在襄德則屬左馮翊蓋以一水兼原流言之說

文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攷歸德不屬

左馮翊許氏牽連及此直以洛水原委所自并糅為一尤

為踈脫是洛實出自歸德故鄭于雍州浸注云洛出襄德

蓋就洛之下流分注與言出自歸德亦均為一水則潞必

不出歸德鄭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域此水

殆以目驗所知不宜冒昧至此或後人傳刻之誤因洛出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三

襄德洛與潞涉遂并其全句訛易存此亦以俟考

正北曰并州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案周青州

侵徐境者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侵豫境惟

望諸疏但指豫義不備當云于禹貢侵徐豫之地

疏無功縱是公魯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號公舊是殷之公

至周仍守百里以無功故也案困學紀聞引左氏傳虞仲

大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

之公誤矣

王會篇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此虞亦殷之公

考疏所指蓋因鄭志誤會其意王制注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云

張逸疑而不解以問答曰設今有五十里之國于此無功

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為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

若虞號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號據此文鄭以周虞號况殷之諸侯疏不達此意謂虞號舊是殷之公實爲紕繆王氏駁之是也

三禮義證

周禮夏官一卷

注

禮義證

假師武億虛谷著

孫恭校字

周禮秋官一卷

序官司寇疏引左氏傳云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爲大士案

杜氏注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衛忠臣從成公于難者尚有孔

達見禮記孔慤鼎銘云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正義士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與晉之

獄官對理則士榮蓋舊爲衛主獄之官其文甚明若士榮

屬晉使衛侯不勝何以遷怒至與鍼莊同戮益信士榮非

晉有矣疏誤証春秋姓名及衛諸卿大夫士內有士榮鍼莊子

大司寇入鈞金案古之贖罪者皆以銅外傳齊語小罪請以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一

金分下云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櫨

試諸壤土然則此鈞金亦以銅當之鈞爲三十斤當今之

十斤餘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

比也疏先鄭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者此八者皆是

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

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案刑法志死罪決事比萬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從漢書陳

寵傳寵辟司徒鮑昱府云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

類漏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昱撰辭比訟七

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又東觀漢紀鮑昱傳昱奏定

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邊民訟則與范史所云辭訟比七卷小異陳忠傳初父龍在廷尉上除漢法溢于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微應邵傳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令決事比例司徒都五曹詔書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注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疏古之禁書亡矣者謂在儀禮三千條內而在亡中故舉漢法以況之案續漢書百官志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于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胡廣註解詁云凡屋宮中者皆施籍于掖門按其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二

姓名當入者本官長吏爲之封啟傳審其印信然後受之有籍者皆復有符用木長二寸案百官志注引作以所屬官兩字爲鐵印分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識符識其物色乃引內之初學記引中華古今注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此蓋亦本解詁

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鄉士爲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疏云郡督郵道也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爲盜賊即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者是盜賊之人使之道以況古鄉士爲道相類也案續漢書輿服志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

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從導漢武庫像有賊曹車畫小車張蓋駕一馬又云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爲前列健弓韋九韃蓋漢三公出城並以督郵及盜賊功曹爲之前驅鄭司農云督郵盜賊道者即據此制而言崔豹古今注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戶伯即伍伯蓋亦屬賊曹爲三公之導是又一証疏謬以謂舊爲盜賊即不良之人無據甚矣又督郵亦非郡始有之三公出城又非一地百官志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樣一人疑司農樣郡督郵即部督郵或傳錄訛混疏亦未及是正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三

晉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注云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仕如是韓須不爲大夫言受命而使明時爲公族大夫但年幼或此注當爲韓襄案此亦依左傳是正不必牽合強扶鄭義也又月令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九月當是八月之訛疏云今九月者鄭所見本異若然則鄭以九月注于仲秋之下又何錯迂不倫至此種種依附于義乖也

訝士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注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疏案前漢書儒林傳呂步舒事江都相董仲舒明春秋公羊仕爲丞相長史于淮南劉安與其太子遷謀反漢武帝詔使宗正劉德與呂步舒窮驗其事故注者引之

案前漢書儒林傳唯記呂步舒爲丞相長史餘并無其文
史記儒林傳呂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淮南獄于諸侯擅
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下皆以爲是又此亦見五
行志云使仲舒弟子呂又多與漢事不符淮南王安傳元
朔六年淮南王安事下廷尉河南治下文故辟陽侯孫審
卿善丞相公孫宏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
搆之于宏宏乃疑淮南有畔逆深探其獄則步舒爲丞相
長史必陰授宏指故以專斷于外至疏所云宗正劉德與
呂步舒窮驗其事尤爲不經楚元王傳德昭帝初爲宗正
丞雜治劉澤詔獄是德特爲宗正屬官至遷大中大夫後
爲宗正則在元鳳元年見百官公卿表于武帝時實未爲宗正其
所窮驗者亦非淮南依文尋事不可致詰又元王傳昭帝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四

卽位或說大將軍霍光宜納宗室云光然之乃擇宗室
可用者辟疆子待詔丞相府年可三十餘攷德在昭帝初
立計年不過三十餘詎武帝元朔六年淮南王獄起時已
三十六年則德方初生安能使治詔獄劉向傳更生父德
武帝時治淮南獄疏蓋承此誤而不加深考亦緣賈氏哀
宋諸家其文妄相附益致錯迕至此故詳辨之日知錄云
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
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注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皇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
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疏云舉漢法者況義耳
案蔡質漢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厭于尊者不敢號府應邵

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
帝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
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故注云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
殿臺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
相舊決大事焉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
三年除肉刑疏先鄭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案文
帝本紀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徒繫長安無男
有五女小曰提繫泣遂上書上赦肉刑某案太倉令淳于
此出漢書刑法志疏云文帝本紀赦紀文唯言
五月除肉刑語在刑法志疏合兩文爲一非是所赦者唯
赦墨劓與剕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書呂刑正義漢除
肉刑除墨劓剕耳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五

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案困學紀
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
聞云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
不易又云通鑑西魏大統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王氏
以疏言隋赦非據閻伯詩按宮刑雖除而疆宇分裂北齊
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方永行
停止閻氏又以隋赦宮刑爲是以予攷之漢書景帝紀元
年詔明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史記
肉刑案上文已云去肉刑不當重言及則文帝已除宮刑
此應從漢書作宮乃與絕人之世句合
疏雖本崔氏漢律序恐亦失檢又紀中元四年夏蝗秋赦
徙作陽陵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是自景帝
中元四年以後乃復此刑惠定宇九經古義引晁錯對策

証文帝亦除宮刑與某同唯云或後仍復之亦未之詳也
司刺壹赦曰勿弱再赦曰老施注鄭司農云勿弱老施若今
時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勿坐案前
漢刑法志孝宣元康四年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
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
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傷人
他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闖殺人
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于三赦勿弱老旌
之文此漢律所定故司農引之惟年未滿八歲與志未滿
七歲文稍異或各有所據後漢光武紀建武三年詔男子
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
不得繫此並爲當時律令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六

司約小約劑書于丹圖注引春秋傳曰斐豹隸也名在丹書
注作著于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案漢書高帝
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楚漢
春秋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此亦漢舊典也俗語
或當本此又益州太守無名碑名勒丹書隸釋後人以斐
豹之事遂指丹書爲罪籍講德者不復用之此云名勒丹
書謂丹青也又可爲証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
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注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
者輸于罪隸後鄭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疏
云元謂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
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案呂氏春秋開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

春篇樂盈有罪于音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腹高氏
注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
隸此之謂也是鄭注蓋亦本漢律文至呂氏云叔向爲奴
尤可與周制相證故備記之管子小匡女三嫁入于春
穀蓋不待爲奴已辱之至此此又伯者操切之政與周禮
異

司圖注鄭司農云圖謂園土也園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圖
釋名云獄又謂之園土築其表牆其形圓也是獄城即表
牆其制圓者至漢猶然注謂今獄城圖目驗知之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注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案漢官舊
儀凡有罪男髡爲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爲舂舂者治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七

米也皆作五歲完四歲鬼薪三歲鬼薪者男當爲祠祀鬼
神伐山之薪蒸也女爲白粲者以爲祠祀擇米也皆作三
歲罪爲司寇司寇男備守女爲作如司寇者皆作二歲男
爲戍罰作女爲復作皆一歲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
鬼薪白粲耐猶任也

掌戮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案漢書刑法志完
者使守積先鄭蓋據班氏又莊子徐無鬼齊人 子于朱
者其命聞也不以完郭氏注亦解完作不保其全故先鄭
云爾 惠帝紀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漢官舊儀男爲髡
云皆作五歲完四歲是髡與完爲二 後漢書明帝紀
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匹完城旦春至司寇作三匹注完

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 史記淮南王傳注應邵曰

司隸注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會之使

主官府及近郡疏引漢始置司隸云者以漢時司隸官

與周同故舉以爲況也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周

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 案表內義例當云司隸周官蓋司

隸周官爲秋官之屬武帝因之始置校尉尉缺下綏和二

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則始置當爲司隸校尉尉所引者

于文末備也又表云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

督大姦涓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師古曰中都官京

師諸官府也後漢百官志亦云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八

京師近郡犯法者募質漢儀云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

所不糾蓋初置即使主官府及察近郡並無後稍尊之之

文至云將徒治道溝渠之役此當在哀帝復置屬大司空

乃得兼此亦非當日初置情事因文推義實多踳駁疑傳

錄者或有倒訛若移作漢始置司隸使主官府及近郡後

稍抑之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皆于漢書合併亦使字

亦有根據書以存證

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樹爲蕃蔽疏樹者

賓客所須者也 案國語單襄公引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

道蓋亦取記里爲義與經文道路句尤合

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敘而行之注車有輾輳抵闕疏抵闕

道路之名也 案戴延之西征記曰宿預城下邳之中路舊

邸閣 水經注清水又東南逕士林東成名也戊有邸閣

懸水又逕釣弋邸閣下 斜谷邸閣史炤通鑑釋文邸

或作邸岸旁欲落者

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楊焉注鄭司農云楊欲

令其識取之今時楊槩是也 案漢書尹賞傳數曰壹發視

皆相枕藉死便輿出廬寺門桓東楊著其姓名師古曰楊

杙也杙木于廬處而書死者名也後漢書桓帝本紀建和

三年十一月詔云若無親屬可于官塋地墓之表識姓名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戌疏云此文

與下爲目故注云謂夜晚早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也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九

案注云若今甲乙至戌者蓋以漢法況之漢書西域傳杜

欽曰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

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

年正月戊午乙夜此即鄭所指疏誤以戌字與戌涉混遂

更申作戌亥此日之早晚非夜時早晚疏蓋失之 困學

紀聞校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戌夜今謂

之五更疏以戌爲戌誤矣 初學記衛宏漢舊儀五夜甲夜

引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孔氏雜說

夜丙夜丁夜戊夜今本無此文 蔡質漢儀衛士甲乙徵

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 史記索隱引漢舊儀

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 以詔夜士夜禁注夜士主夜行徵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案續

漢書百官志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劍戟
徵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又此注夜行亦創說四書釋地
何焯此瞻曰集注析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氏注今皆訛
爲夜行雖監本亦然余謂行夜夜行何啻霄壤陸德明左
傳釋文析以兩木相繫以行夜也說文作梯一作櫟夜行
所擊者恐亦本是行夜案此注亦同又易釋文重門擊柝
引馬云兩木相擊以行夜九家易櫟者兩木相擊以行夜
也下文又云即手持二木周禮宮正夕擊柝而比之注暮
夜行擊櫟之象亦創誤
行夜以比直宿者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注櫟謂行
夜擊櫟哀七年釋文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襄二十五年傳
陪臣于振注于振行夜疏云先儒皆以于振爲行夜襄三
十

主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十

十一年傳僕人巡官注巡宮行夜又案古行夜用柝以兩
木相擊亦有用金鐸者昭二十年傳齊公孫青聘衛云賓
將振主人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
親執鐸終夕與于燎此其証也 章懷太子注云柝行夜
木也
司烜氏以鑒取明水于月注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疏
云漢世謂之方諸 案漢飲酎夕牲以鑒諸取水于月以陽
遂取火于日見漢書儀又高誘曰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
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石高氏漢人亦以目驗
知之 禮儀志注引漢官舊儀以鑒燧取水于月 說文
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于月

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注明竈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疏
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于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
子產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
之衢加木焉 案漢書何並傳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
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翟方進
傳建表木高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鯁鯁在所陽球傳儻
磔甫屍于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此漢明書罪法遺
制疏以昭二年傳証之非鄭所指

主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十一

又注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與疏知夜葬者以其司烜主
明火掌夜事既合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
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 案罪人夜葬鄭無明文
故言與以疑之疏所引曾子問是言令柝見星而行便是
輕薄人與罪人等亦非夜葬之實案荀子禮論刑餘罪人
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
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此罪人夜葬之文足
以證成鄭義矣 襄二十七年娶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
之至則無歸矣乃緇墨明夜辟諸大墓

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玉海按儒林傳堂
繇惠授泰山冥都 顏氏有案 疏謂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

恐非 固學紀

若簇氏掌覆天鳥之巢注天鳥惡鳴之鳥若鴉鵂 案陳藏器
本草引周禮注云惡鳴之鳥若鴉鵂鬼車之屬今本無鬼

車之屬四字天官司裘羽物小鳥鵲之屬大司徒鱗物
魚龍之屬羽物雉翟之屬介物龜鱉之屬夏官服不氏猛
獸虎豹熊羆之屬職方氏鳥獸孔雀鸞鷟犀象之屬射鳥
氏注鳧雁鵠鵠之屬羅氏注鳥謂卑居鵲之屬又若今南
郡黃雀之屬掌畜注謂鵠鵠之屬又云鵠雁之屬又云雉
及鵠鵠之屬秋官穴氏注蟄獸熊羆之屬楚氏猛鳥鷹隼
之屬壺涿氏水蟲狐貉之屬庭氏獸狐狼之屬是十餘事
並言之屬類以舉之疑此若鵠鵠有脫文陳氏所據本爲
可依

又疏云鵠鵠者鵠之與鵠二鳥俱是夜爲惡鳴者也案史記

賈誼傳有鵠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名鵠曰服漢書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士

作有服又云服似鵠注晉灼引異物志土俗因形名之曰
服陸璣草木蟲魚疏鵠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
家凶賈誼所賦鵠鳥是也盛安之荊州記巫縣有鳥如鵠
鵠其名爲鵠楚謂之鵠詩正義鵠一名鵠爾雅鵠鵠正義
亦云一名鵠一名鵠一名鵠然則鵠鵠蓋一鳥而異名疏
以爲二鳥者疑誤也

蠋氏注元謂蠋今御所食蛙也疏元謂蠋今御所食蛙也者

蛙蠋爲一物案霍光傳云丞相擅滅宗廟羔兔蠋師古曰

羔兔蠋所以供祭也蓋宗廟且以備品則當時尙食可知

故鄭云爾

東方朔傳水多蠋魚師古曰似
蝦蟆而小長脚蓋入亦取食之

掌訝先鄭云訝爲跛者訝跛者之訝公羊傳作御尙書遜字

皆爲御

三禮義證

周禮秋官一卷

士

三禮義證

偃師武億盧谷著

孫未恭校字

周禮冬官一卷

考工記注唐虞以上曰共工疏引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垂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是唐虞已上曰共工者也案祭法共工氏之伯九州也注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鄭注尙書以爲共工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然則共工所來已久故云唐虞以上如疏所引仍在唐虞非鄭旨也左傳昭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紀

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注周所上也案呂氏

三禮義證

周禮冬官一卷

春秋君守篇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商氏注輪與車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

輪人望其輻欲其掣爾織也注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

之掣疏先鄭云紛容掣參之掣者此蓋有文今檢未得案

因學紀聞云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卽上林賦紛溶溶前參又

顧亭林案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溶前參猗從風字作

荀音蕭而上文旣建而逆崇于軫四尺注鄭司農云逆讀

爲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疏其下

句亡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某案弓人疏亦

如上林賦云倚移從風前文旣建而逆崇于軫四尺疏引作從風倚移蓋傳刻者倒訛

察其苗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注苗謂輻入轂中者也苗與

三禮義證 周禮冬官

爪不相侔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匡枉也疏言苗蚤不齟者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齟此三十輻入轂與蚤入牙一一相當不相侔亦是不齟也案淮南子說山訓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似較明晰

函人兕甲六屬案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吳越春秋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

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疏無文案鄭氏謂云合甲于傳無徵攷管子小匡幹革二就荀子楚人斂革犀兕以爲甲幹如金石士喪禮注古文幹爲合也合或從革或從革均一字耳是函人合甲合從

三禮義證

周禮冬官一卷

二

古文管子及荀子幹則從今文非無可徵也鄭氏說失考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注革堅者又支

久案函人蓋以合甲爲最堅犀兕次之攷管子小匡篇制

重罪人以兵甲犀兕二戟輕罪人蘭盾韜革二戟齊語制

重罪贖以犀甲一戟是重罪當重贖則以犀甲爲上輕罪

當輕贖又以韜革爲次與函人異淮南子齊桓公令有

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注犀或作三者出三甲也

韜人爲皋陶案韜人與鮑人次函人之後鮑人旣已治革韜

人不宜專治鼓木祭統云韜人甲吏之賤者也注韜周禮作

韜謂韜礫皮革之官則韜亦治革而考工于此不書者

文不具

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元謂穹讀如穹蒼之穹疏先鄭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者無所指斥故後鄭讀從穹蒼之穹也案詩在彼空谷韓詩作在彼穹谷空與穹二字古通用

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韉車繹之繹案禮記月令寢廟畢備呂氏春秋畢作必畢必古通用薛尚功鐘鼎款識有伯姬鼎師毀敦兩銘內縞必字皆釋必作繹從鄭氏讀也白虎通尚書必力賞罰以定厥功史記周本紀作畢力賞罰

以致稍餽注鄭司農云餽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餽案說文解字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氣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

三禮義證 周禮冬官一卷 三

下又云氣或從稊或從食是氣爲氣率正字從食之餽乃或字也朱竹君先生說文序云以氣化之氣當今先鄭云餽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餽蓋反以餽爲正字矣未審何據

匠人度九尺之筵案說文筵字注引周禮曰度堂以筵筵一丈此約舉記文爲注惟云筵一丈與九尺不符據士虞禮記注云古文席爲筵周禮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則欲明筵之制卽以席長短證之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爲一丈此當以衡言之若從亦當爲一丈以席以四人爲節若僅三尺餘卽不復容四人故許氏所見本爲一丈者亦據從言之

兼舉其義數記爲九尺者惟約其成數義或宜然

耜廣五寸注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耜也疏今之耜歧頭者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歧頭兩脚耜今之猶然也案漢書食貨志用耦犁二牛三人下又云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攷趙過爲搜粟都尉在武帝末年教民庸輓當亦值其時是民未知輓耕以前已有牛耕平帝紀元始二年假與犁牛種食王莽傳建國五年興到郡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蓋此亦在前漢之末非至後漢始用牛耕種也焦氏易林蹄牛傷暑不能成畝此又可爲証

三禮義證 周禮冬官一卷 四

三禮義證

偃師武僚虛谷著

孫恭校

儀禮一卷

儀禮宋張淳云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爲今儀禮攷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之禮后倉最明倉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于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玉海案今儀禮中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何據而云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忠甫治儀禮朱子號爲精密然于此序言頗踈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儒林傳同以史記相證唯云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又下文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是司馬特謂生能言者士禮以于七篇中獨能發明其義餘篇不過傳守而已蓋未嘗以十七篇盡目爲士禮其後乃爲妄者因史記言士禮之文遂以生所傳十七篇者悉歸諸士禮忠甫不能推究反罪賈陸無據惑矣隋書經籍志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不襲用漢志傳士禮十七篇下語頗不苟初學記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禮記曲禮正義引漢書

藝文志儒林傳並言傳禮十七篇蓋唐人所見本無士字今本皆作士禮疑後人誤增後漢儒林傳前書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是以諸傳考之班氏特言傳禮不知何時爲妄者因誤合史記文增入士字玉海漢藝文志攷引則其誤衍字當自宋爲然藝文志云禮經十七篇六藝論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論衡儀禮十七篇秦火之餘也史記正義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元注今之儀禮是也儀禮疏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儀禮經傳通解案張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日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禮朝聘則而可推耶

吳澄三禮敘錄云孔壁古文禮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二

遂至於亡案隋書經籍志今古經十七篇唯鄭注存于國學餘多散亡並無師說又此逸禮三十九篇志已不著目蓋是書亡久矣史記正義引七錄古禮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元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是七錄已不見餘篇閭伯詩校困學紀聞云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宏傳始知書亡于隋以前者是也吳氏以爲唐初猶存其說失檢

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注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疏案周禮皆云府史此云羣吏史史一也故舉漢法爲證注卒吏吏當作史漢書張敞傳敞本以卿有秩爲太守卒史漢官

他儀皆準以部二千石卒史與從傳食類如此者尚多姑舉一二爲况知吏非也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者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此假吏疏亦未引及 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顧亭林云水經注載此爲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吏卒隸釋中常侍樊安碑歷中黃門冗從假史以是推之注假吏亦當作史蓋漢書亦傳誤而後人更爲曲解其無以舉正久矣筮人執策抽上續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續丸丸監本誤也疏此舉漢法爲况亦欲見韜弓矢者以皮爲之案方言所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三

以藏箭弩爲之箠弓謂之韃或謂之續丸昭二十五年左氏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服氏注冰續丸蓋也杜氏注冰續丸蓋或云續丸是箭箠然則今禮抽上續者以漢法況之從續丸蓋爲是冰又作棚詩鄭風抑釋棚忌毛傳棚所以覆矢釋文引馬注棚續丸蓋也

韃韃注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韃案國語韃氏注云昭謂茅蒨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蒨成韃也蓋齊人語急故鄭云然今疏作周公時名蒨草爲韃草未釋鄭指蓋失證也

士昏禮記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注昏辭攢者請事告之辭案計下文云請納采則此辭即攢者納采之言以下

數條例之致辭皆首冠以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此納采辭亦宜作納采曰不當以昏辭概之白虎通引此文正作納采辭疑班氏所據本勝於康成禮經殘廢非由博覽曲証世不復觀全文久矣又吾子有惠貺室某亦較今本多一貺字 左桓三年正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似孔氏所引猶爲古本或後脫落耳 吳廷華儀禮章句昏辭統六禮之辭言以下問名納吉之禮準之曰字上當有納采二字

勛帥以敬荀子大略篇勛作隆蓋漢避諱易作勛堉授綬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顧亭林以此一節謂明北監本刻遺脫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四

遂亡案儀禮經傳通解及儀禮圖並載此節下引鄭注姆教人者此注賴以尚存可補脫文

士相見禮攢者對曰某也命某釋文云今案某也蓋主人之名案攢傳大夫命皆其臣屬爲之又對士爲言不宜直斥主名疑於此某以稱大夫姓字當之義爲近也

問夜膳葷注古文葷作薰案史記五帝紀北逐葷粥漢書谷永傳作薰匈奴列傳獫狁葷粥居于北胥灼云堯時曰葷粥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又作獫應邵風俗通殷時曰獫粥是葷薰一也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疏十月行此飲酒者謂行此鄉飲酒禮也案漢書成

帝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續漢書禮儀志曰

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

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一作先師周公

孔子牲以犬此二文所云在三月劉昭注補孟冬亦如之

乃與鄭氏所指是鄉飲酒禮漢於季春孟冬凡兩行之李

忠傳遷丹陽太守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

此卽郡國得用此禮之證疏皆未及蓋略也

疏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

于大夫景丑氏之家案疏約舉孟子文而失其實以孟子

于不得已下並無朝之之事此誤會也

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腴皆作殄案攷工記轉欲順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五

典鄭司農讀典爲殄

大射儀干五十注干讀爲旡旡旡侯者旡旡旡飾也疏旡旡旡

飾也者亦取提點意案隸釋潘乾校官碑干侯用張周禮

士以三耦射旡侯大射用干字是干卽旡從省射人射旡

射禮旡

聘禮又釋幣于行注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

案風俗通應氏案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

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事文類聚引祖作社漢書臨江

閔王傳注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

行神數名不同足證以遠遊之故爲神與注行者義比合

疏既失引又以行謂平治道路之神又云古人教人行道

路者皆附會釋之路史祝庸生條條喜遠遊歲終死而爲祖

又注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莊二十五年左疏鄭以行神

無正文雖約檀弓猶引漢法爲况案漢五祀有井而不列

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元亦云冬祀井白虎通五祀列

數門戶竈井中霤亦不及行惟風俗通引詩云吉日庚午

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是祖祭卽爲祭行則漢祀當有行

神或不入國家正典民間時有之故鄭以爲說祭法注今

春秋祠司命行晉稽含社賦序有漢卜日丙午蔡邕祝

社文元正令午

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此文出齊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六

語晏子辭案晏子春秋晏子使魯退見仲尼曰夫禮堂上

不趨授立不跪夫子反此禮乎晏子曰君行一臣行二君

之所來速吾是以趨以反位也君授卑故跪以下之疏謂

齊語蓋指此明學紀聞案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傳

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

疏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乃于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

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案兩楹之間爲賓主授受之中若

主君立東將西行以授臣卽向東趨而受故以步言之君

行一臣行二則臣行疾故及于東楹之間崇謙也疏謂于

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斯失之矣韓詩外傳晏子聘魯

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

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 成六年傳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注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疏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尊卑禮敵言東楹之東以饒鄭伯行速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今文禮皆作禮又小聘曰問下不禮今文禮作禮聚珍版儀禮集案釋補此五字三公山碑薦牲納禮以寧其神禮即禮字蓋古文通也

百名以上書于策注策簡也疏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案六經策若皆尺二寸則孝經謙半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七

之計其所得不過六寸論語策八寸是已過矣何以云又謙且以八寸策三分居一計尺二寸分之所得僅四寸何以云八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傳亦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廣川書跋程遠蒙書四簡簡十二字若分以四寸太短恐亦不能容寫攷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又春秋序疏引鄭元論語注序以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則鄭氏實依緯文定策之長短是六經策皆宜二尺四寸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引見尚書序疏李云策竹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引見莊子釋文故後漢書曹褒傳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昏吉凶

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鄭元注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論衡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又宣漢篇唐虞殷周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蓋漢人用策書六經類多如是又他律令書亦多倣此制漢書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朱博傳奉三尺以從事又云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此殆舉其成數謂之三尺若實按之亦爲二尺四寸與六經策皆同故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然則賈氏疏所引鄭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當作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始爲一尺二寸然後論語八寸策三分居一分二尺四寸之一計得八寸乃爲又謙論衡正說篇云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八

論語以其遺非經傳文記謙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以二尺四寸是也 今疏引爲皆尺二寸及他書記並同此謙蓋舛脫之訛後人莫能是正其誤久矣 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 幣美則沒禮注愛之斯欲衣食之疏禮記檀弓云愛之斯錄之矣彼據愛父母作重此亦微改文案注鄭氏當別有所據疏依檀弓謂鄭氏改文非也 十六斗曰簋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簋者今文簋爲邇案魯語韋氏注引聘禮十六斗曰庾庾與邇音同故韋氏引作庾然則從古文宜爲簋從今文宜爲庾蓋一字也 唐韻正引周禮大行人車乘有六簋大行人無此文誤引

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疏天子諸侯左右房者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故云在房也
案大夫士一房經記皆無明文疏特以天子諸侯例言之故曲說不一今掇其甚者如聘禮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經文明云右房則右房即西房矣疏乃謂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廟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攷下記卿館于大夫公館賓疏又言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與前所云正客館者前後詭錯蓋已不能力持其說士喪禮婦人髮于室証之喪大記婦人髮帶麻于房中注于房中則西房也攷記文言記人君以下始死歛殯之節由以下例推已統士大夫言之矣何獨此髮于室不當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九

引爲據明士大夫當亦有右房疏乃謂經云婦人髮于室者男子髻髮與免在東房若相對婦人宜髮于西房大夫士無西房故于室內戶西皆于隱處爲之詞益支而素矣又禮記鄉飲酒義尊于房戶之間疏以卿大夫等唯有東房故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內則妻抱子出自房疏云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當相東而立與夫相對是孔氏不達此旨亦與賈同案宋李氏如圭儀禮釋宮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此言一出皆以經證經足破

賈氏之謬

喪服傳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疏注謂平生食者此食爲飼讀之不得爲食讀之知者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案賈疏是也匡謬正俗云禮家變節漸而降殺始喪三日不食卒哭之內朝夕各一溢米爲粥而已既虞疏食水飲疏食謂麤疏之食卑率之菜食不復粥又非止一溢也既練遍食菜果酸鹹但無酒肉之屬既除喪始食乾肉飲酒然後乃復平生時食耳此是禮經明文安得始練便復平生故食乎顏氏讀食如字訂康成之謬較賈氏讀食如飼力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十

扶鄭義其說偏矣從疏爲據

布總箭弁髮衰三年注如著慘頭焉疏鄭引漢法慘頭況之古之括髮其髮之狀亦如此案方言絡頭帛頭也紗縹髮帶髮帶帛幘幘頭也又釋名云綃頭綃紗也紗髮使上從也或曰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蓋當時之制如此鄭以目驗得之

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注沽猶麤也案荀子勸學篇注楷謂爲沽儀禮有沽功是苦沽音並得同國語辨其功苦章注以脫曰苦此服制無脆義故鄭訓沽猶麤於義爲得楊倞引鄭氏亦脫猶字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苦讀爲鹽謂分別其練帛與布紵之粗細蠶人共其苦鹽苦亦

同監

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注爲之築宮廟于家門之外
神不歆非族疏以其中門外有已宗廟則知此在大門外
築之也案廟在中門之左亦有因宅隘別建于外者昭十
八年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爲繼子築廟或亦
在道之南

不祖公子注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
得祀別子也案宋張忠甫儀禮識誤云釋文不復扶又反
復謂此二句得字誤也不得者禁止之辭也公子禰先君
公孫祖諸侯于禮爲僭禁之可也其曰不得禰不得祖宜
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後世不祖公子人情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七
然也何用禁爲不復云者蓋既祖此則不再祖彼焉耳經
于上禰先君祖諸侯皆云不得于下止言不祖義可見矣
今改二句之得爲復從釋文

士爲庶母疏大夫以上不服庶母庶人又無庶母爲庶母服
者惟士而已故詭例言士也書正義言匹夫者士大夫已
夫妻相匹其案庶人又無庶母蓋約取雷氏庶人無妾則
無庶母之文以證詭例言士之義雷氏云大夫已上庶母
母爲庶母惟士而已故詭常例以周禮媒氏凡娶判妻入
子者皆書之注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疏云媒氏
掌萬民之判得有媵與姪娣者庶人或無妾亦容有者內
則庶人或無側室者注庶人或無妾是庶人亦得有妾坊

記注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名是庶人與士並
得有妾則皆有庶母矣疏欲自遂其說乃仍雷氏舊說而
不顧通義非也

貴臣貴妾疏引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曲禮士不名士
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姪娣不具案士昏禮女從者注
謂姪娣也日知錄云士無
姪娣亦襲疏誤又雖無娣媵先注占者嫁女必
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
娣猶先媵客之也是大夫士皆備姪娣疏何以云士不具
以經文考之士卽有媵無娣蓋亦待年于父母故經言雖
無注云若或皆權詞非謂有不具也疏誤引曲禮以士作
大夫因指卿大夫備姪娣名長妾白虎通卿大夫妻二妾
者尊賢重繼嗣也不備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七

姪娣何北面之臣媵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禮經曰貴
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此又以卿大夫不備姪娣案三傳
列國大夫媵姪娣者多其說非也

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注筭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
疏鄭時摘頭之物刻鏤爲之案續漢書輿服志簪以瑇瑁
爲撻長一尺端華勝此刻鏤所起鄭故舉况

士喪禮牢中旁寸著組繫注今文旁爲方案尙書方鳩僝功
說文引作旁述僝功

主人免于房注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
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案玉藻注如今作幪頭爲
之也釋文慘幪並七消反則幪正字慘非也又後漢向栩
傳好披髮注案此字當作幪蓋卽鄭所指 周黨傳乃著

短布單衣穀皮綃頭

士虞禮中月而禪注古文禪或爲導案說文棟讀若三年導

服之導導服卽禪服也

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解于其長注古文解皆爲爵延嘉

中詔校書定作解案隸釋載石經儀禮殘字滕僭者執解

此解字卽本延嘉所定攷後漢書蔡邕傳校書東觀在建

寧中書石在熹平四年未知延嘉中誰爲定也

三禮義證

儀禮一卷

十三

三禮義證

僂師武億虛谷著

孫未恭校字

禮記一卷

曲禮禮器內則諸疏內並引隱義疏未實之其人案困學紀

聞云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射氏撰以證疏所引隱義攷

此非是隱義乃梁何允撰南史允本傳云允有禮記隱義

二十卷卽今疏所引是也又允所注他經亦名隱義隋經

籍志毛詩隱義十卷亦可類舉而王伯厚以射氏音義隱

當之誤

疏引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案

宗伯注無此文見周禮賈疏引作禮論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

三禮義證

禮記一卷

一

禮論王而疏指爲鄭注蓋失檢也

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案淮南子汜論訓注引禮記曰猩

猩能言不離走獸走與上文飛字屬詞是高氏本所據爲

近

乘安車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

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

坐乘也案漢書五行志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又車千秋

傳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蓋漢制優

老如是鄭故以此爲况疏引庾蔚所云殆未備也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疏謂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不能憚

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雁行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廿五者案論語正指童子不能知禮故言與先生並行如疏言是童子宜少寬假夫子何爲使之將命以漸習于禮教自童子已爲宜然疏誤舉於此非經旨也然則此謂自成童已上凡遇五年以長者皆當事此禮

拾級聚足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案周書嘗麥解王涉階在

東序是拾有爲涉之証

席間函丈注丈或爲杖疏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

畫故或用杖也案釋文云王肅作杖據魏畧樂詳黃初中

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

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唯許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

三禮義證

禮記一卷

二

不解詳無愠以杖畫地牽臂引類至忘寢食肅魏人卽事

驗古此用杖指畫之徵疏失詳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注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

姓名釋文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衍字耳案陸氏所

依本無名字因指不相知名爲衍名字誤也周禮媒氏凡

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歲月日名焉名蓋早知于媒氏及

其許字而士昏禮又有納采問名昭二十七年左氏傳請

以重見重固名也皆由媒知之然則名非衍字從註義較

陸氏所據蓋定本不可違也

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疏某子者賀者名案疏單指名

非是古無以名加子上者士相見禮某子注今所因緣之

姓名也鄉飲酒某子受酬注云某者歟賓姓又鄉射云某酬某子注云某子者氏也此注某子爲姓名不同者彼旅酬下爲上尊敬在上以公羊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故下者稱姓以配子彼對面語故不言名此非對面之言於彼遙稱紹介之意若不言名直稱姓是何人故鄭以姓名解之然則此亦非對面之言亦以名與氏稱之疏單指爲名非也

使某羞注羞進也言進于客古者謂候爲進疏古時謂迎客

爲進漢時謂迎客爲候案注既申言禮蓋壺酒束矢若犬

則所羞于客者如此不專以迎客爲言又高帝紀沛中有

豪傑吏聞令吏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則漢時

三禮義證

禮記一卷

三

亦以賀客禮謂進疏尙未證及也

史載筆注筆謂書具之屬疏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

主則餘載可知案疏以餘載括注文書具之屬是也韓詩

外傳周舍爲趙簡子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

之是言墨與牘則餘載也可附以爲証案今本作君之過而

成也外傳晉語董安于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

命稱于前世義于諸侯又士苗曰臣以秉筆事君

爲其拜而葵拜釋文葵盧本作蹲案公羊傳僖三十三年注

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何氏所見與盧本同又葵拜拜字

義無所屬據此文唯言如蹲疑古本葵下無拜字爲傳錄

者衍文也記上文介者不拜何氏者作冑

大夫則綬之注綬讀曰安案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古文安爲綬是鄭不依古文故于此記轉讀綬爲安

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疏引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案周書王子晉解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此與記文合疏所証非是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疏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未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案夏衰有昆吾豕韋相繼爲伯是夏已有二伯至殷仍從夏制然則二伯之文於夏固可攷也

大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疏無釋案左氏傳襄二年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注索簡擇好者

三禮義證 禮記一卷 四

此注可與鄭意相兼

牛曰一元大武注元頭也武迹也疏牛若肥則脚大脚大則迹痕大故曰一元大武也案說文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疑大武之號武與物音相近一元者卽天地之數所始疏謂牛肥脚大取義無所據

鷄曰翰音注翰長聲也疏鷄曰翰音者翰長也鷄肥則其鳴聲長也案翰旣訓爲長疑字不當從羽說文翰雉肥鷄音者也从鳥𠂔聲魯郊以丹鷄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是鷄音之翰從鳥文翰之翰乃從羽說文翰注天鷄赤羽也从羽𠂔聲玉篇鷄肥兒今爲翰明古字從鳥至野王時始易從羽宜以說文爲正又祝曰以斯翰音殆亦

祭號之證而疏未引當並著之

稷曰明粢疏引士虞禮云明齊粢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謂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案儀禮注云非其次者賈疏謂若以明齊當爲明視作兔腊解者應在上特牲爲次何因退在下今文又爲稷解者上已云普淖兼黍稷何用又見稷也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據此疏以其次指上文之次並非依曲禮爲文孔疏牽合證成已設非是

三禮義證 禮記一卷 五

三禮義證

僊師武億虛谷著

孫未恭校字

禮記二卷

檀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文之立武王權也疏
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曰權也案孔叢子云文王舍
適立次權也權字義蓋卽後鄭注所據然當時舍適應權
亦謂伯邑考之子世及嫡孫不立與下文微子舍其孫肅
同例今檀弓但云舍伯邑考不言其子者正以下義可等
對文互見古人用意往往如此疏膠執記文竟云伯邑考
見在此大誤也史記管蔡世家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
伯邑考旣已前卒矣是史追書前卒已可證驗帝王世紀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
蓋于囚羑里時邑考已早歿龜策傳殺周太子歷囚文王
昌歷卽邑考之誤用是推之邑考非惟前卒又正名爲太
子其非舍之不立明晰可據又史記云伯邑考其後不知
所封言其後則邑考固有子此又足証記文舍伯邑考之
子爲權從殷禮梁孝王世家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
弟當立子所謂權者權從殷禮亦又其例也而疏輒指爲
廢長立次疎且舛矣路史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纔四
五耳注伯考乃文王之嫡孫也又于高辛紀注謂伯益考
之父已亡管叔誅周公爲禍也如此注直以邑考爲孫尤
與記文合

事君有犯而無隱注旣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

疏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旣失今作先說諫所以論語

稱孔子爲昭公諱案史記孔子世家爲委吏司職皆在昭

公時當孔子二十一歲又家語本姓解孔子年十九

娶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

賜孔子此策名於君故以邀君之賜然則孔子固仕昭公

而疏所指非也

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疏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

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于防同劉氏葬曰成寢而夷人之

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

之哭焉矯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而處其家于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二

人之冢上于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及處其先于人之

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案劉氏以情推測

疑之是也然此記自漢唐宋元諸儒未有定論惟橫渠張

子云自伯禽至于武子多歷年所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

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斯言庶幾爲近亦苦無所證明近

檢漢書哀帝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腹杜氏之殯在西階下

請合葬而許之外戚傳重載此詔又云杜氏之墓在西階

字與墓字涉似妄爲下紀傳交各不同疑後人因檀弓所記葬

宜易宜以紀文爲正乃知西漢于記禮者時猶比近所引

足爲徵信用是以推當時杜氏必生館于武子而死因以

殯之西階其義乃明後人傳寫遞移莫之是正疑義蓋起

悉爲記文重蔽一障得此疏解足以證成張子之旨爲此
記通釋矣案古人埋棺淺土亦爲殯是杜氏權厝季氏階下故亦若葬望之亦似墓屬文者雜用爲義不意爲後儒膠執致成大惑又鄭志劉德議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

此者迎彼還已館皆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不予西階也據此杜氏墓在西階當非館于武子者蓋又與疏所引先儒以爲喪自外來之說相符 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達於何道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抱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 又景公使晏子弔盆成适因問其偏柩何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柩寄於路寢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三

古不修墓疏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殺以兩案以諸侯八尺推之次當降殺以兩大六尺士蓋四尺攷孔子父既爲大夫則葬以大夫制宜用六尺今記文明言封之崇四尺疏所証與記文違又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中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又與疏降殺以兩者異竊謂封之崇四尺當依用殷制者庶幾近之又案檀弓家語諸文皆言防無稱防山者論有塋自在防殯于衛史記邱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防路聖人不能先知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攷此葬于防山山衍文也如云防山地既相近不過在魯之東北孔子何爲致疑蓋因葬于防而魯又有防山之名兩地涉似

以不能不爲疑端馬遷所云由是疑其父墓處卽指此義下文惟稱然後得合葬于防則當日始葬非防山也皇覽記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縣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冢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注徵在恥焉不告某案論衡防叔爲孔氏所逼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然則孔子先墓蓋因食邑爲塋域方言冢或謂之塚注古者卿既防叔再傳至六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也聖父爲卿邑大夫地經遷徙是以少孤不知及問于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據魯地稱防一爲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注魯地在瑯琊華縣東南此爲臧氏食邑一爲隱十年敗宋師於菅辛巳取防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一爲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此卽魯國防山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四

今傳爲孔子父母合葬於防卽此地若防山在曲阜東二十五里孔子雖少然地既密邇無容不知故以防墓必在東防西防之地遠隔未悉故不知而問義爲近也水經注尼邱山東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其慎也蓋殯也注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疏云挽柩爲引無名慎者以慎引聲相近故云慎當爲引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慎亦讀如本字從史記讀無煩依聲破字矣論衡知實篇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于五父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言謹正亦依慎爲解鄉黨圖考云鄭氏破慎爲引無義理

曾元曾申坐於足注元申曾參之子

案經典序錄曾申字子

西是申與西蓋一人也鄭氏注申爲子而趙氏注西爲孫

四書釋地曾西卽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爲孫者非

據大戴禮曾子疾病曾元叩首曾華抱足又不及申疑華

爲曾子次子申則如趙氏注或當爲孫孟子曾西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曲禮疏引云先子謂祖然則西稱先子以孫

對祖疏據趙氏爲文亦未可盡皆也 雜記曾申問於曾

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

有據此申益信爲孫無疑子事父母恒言尙不稱老况問

哭父母卽敢質之嚴父前無是理也蓋孫則宜問

自敗於臺始也注臺當爲臺字之誤也

案後漢書獻帝紀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五

侍中臺崇風俗通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其後氏焉山陽公

載記臺字作臺與臺字易涉誤故鄭云然

畏厭溺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

畏於匡疏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單詞遜禮

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

鬪以媚悅之也

案鄭氏言非罪攻已

必其解說而免如不幸死于凶人之手亦由數命爲之豈

與厭溺同科據呂氏春秋孝行篇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

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注謂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

不從邪徑爲免沒溺畏險之害然則此畏卽指山徑而懼

害者於義同爲輕身又引論語注云微服而去今注無此

文殆因孟子微服而過宋之文遂合二事爲一不敢與匡

人鬪以媚悅之皆謬詞也

孔子亦言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不爲說辭以求免

者 呂氏春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

曾點曰母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何敢畏呂氏引

此証前文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也之文則此畏

亦歿于道路者 詩外傳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

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觀之道畏而死 白虎通

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

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

也畏者兵死也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

死謂之畏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六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注

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疏云曾子謂子思伋誇已居親之

喪能行于禮

案此疏二語宜從刪注明言已以疾時非自

謂誇也假如謂誇是以曾子大賢而尙有世情故知疏爲

誤會也

禮器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疏知非孔子自誇者若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執此以例

曾子言吾爲

疾時益明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攝猶貸也釋文貸他代反

案貸

宜作代蓋以攝卽如攝主攝位之攝故義訓爲代是也傳

刻者誤衍從貝爲假貸之貸據疏既謂孔子使人未至貸

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下又云冉有代孔子行弔一疏而

字凡兩從殆亦知其不安矣宜亟正之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注洙泗魯水名案水經注洙水自汴縣西南入泗水又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流北爲洙南爲泗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闕里是也此以洙泗二水交注乃以之間二字分晰疏無釋故及之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疏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注家語云衛人鄭元曰溫國卜商不與疏所引同

曾子弔於負夏注衛地疏先云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又云曾子弔於負夏氏案負夏注言衛地疏贊文作氏似負夏爲主人之氏矣違失鄭氏於義非也

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叔氏子游字疏叔氏子游別字又三禮義證禮記二卷七

不念伯氏之言也疏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下又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爲氏也案注云叔氏子游字是也疏以別字證之蓋非春秋時人多有兩字者子產一字子美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叔向一字叔譽見檀弓子亢一字子禽見家語疏殆有見於此因以叔氏若兩字者然固非也儀禮賈疏云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禮記孔疏云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叔氏蓋五十五相字之稱如哀十五年傳使告季子正義論語稱子路爲季又傳二十六年正義展禽字禽下引莊子云柳下惠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以例今叔氏之謂並足取証

而如疏所云恐未晰也魯公子友稱季友晉姬子稱季並爲五十字通稱

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尼父者尼則諡也案哀十六年左氏傳正義云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諡遂復妄爲此解攷此非也蔡中郎集朱公叔諡議宋有

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諡之稱也案釋魯峻碑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諡宜尼蓋漢人舊多以尼爲諡康成必有所據而孔氏疏左傳疏詆鄭妄爲此解自與禮疏不合此矛盾之喻也公是集論孔宗憲文宣公云平帝元光二年始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儀禮士冠禮疏哀哉尼也宣尼者諡也公侯者爵也

甫因字號諡曰尼甫也桓二年穀梁傳孔氏父字諡也注孔父有死難之勲故其君以字爲諡此在孔子前以字爲諡者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

三禮義證禮記二卷八

桃茢注桃鬼所惡案此注亦有所本莊子逸篇插桃枝于戶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也

孔子謂爲芻蕘者善謂爲備者不仁注孔子善古而非周疏言非周者謂周爲備人如鄭康成之意則周初即用備人故家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康成注引此謂爲備者不仁是象人即備人也案孔子善古而非周蓋非周之季世詳見周禮家人內今疏猶執爲非周與賈氏同一誤也

爲舊君反服疏引孟子有故而去則言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改其田里案疏引

孟子皆以意爲文違失孟子非也

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疏案昭十八年二月

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其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

稔之日也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案同誅字上當

再補以時皆同誅下乃云云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

乙卯被放也土喪禮不辟子卯疏亦案竹書紀年帝癸二

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毫遂征韋商師取韋

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

年商自師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當時三國被

伐始末詳於傳記如此攷紀年昆吾夏桀之亡俱在三十

一年非必同日如疏所證案書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九

伐三腹與紀年云桀出奔三腹者符孔傳云三腹國名桀

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

緩追之遂奔南巢國語桀奔南巢注南巢揚州地巢伯之

國也尙書大傳又云桀南徙止于不齊又云徙于魯又云

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諸說所言桀之奔北其地不同

然用是考之商自師征夏邑克昆吾于時昆吾既亡桀尙

迂道走險竄處屢易計與昆吾乙卯之亡相隔久矣疏依

詩昆吾夏桀連文因附會及同亡乙卯者殊失之呂氏春

秋簡選篇殷湯夏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

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紀年商師征三

腹戰于郕獲桀于焦門蓋自乙卯至戊子凡閱三十四日

始與三腹之奔郕之戰其中情事相合則桀之亡國被放

實在戊子非乙卯也今鄭注亦云乙卯者紀年殷商二十

年夏桀卒於亭山是乙卯亡日當於此年史書雖不特紀

亦可以事推之如此或謂二君亦屬亡國日同故疏所證

云然攷子卯不樂正以謂記文知悼子之卒似並依身亡

爲義必不云國亡也疏誤會非也

與之邑裴氏與縣潘氏注裴縣潘邑名疏又與之采邑曰裴

氏及縣潘氏與二邑案邑與縣對文裴氏與潘氏對文蓋

地名爲二注言裴縣潘連舉並釋爲邑而疏亦誤會皆非

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十

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注

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疏敬叔有怨于懿伯

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

故難惠伯不敢入也案疏解怨爲殺蓋亦隨文解之其實

無所據也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

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呼懿伯爲五從祖是懿伯于惠伯

屬在從叔父其于仇怨義不當身爲之報子夏請問居昆

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雖遇之不闕又請

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陪其後據此惠伯于敬叔若怨必在宜報亦依從父昆弟

之例今惠伯所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竟與衛君

命雖遇之不鬪相擬似亦未免忌甚竊意當時懿伯或無後者惠伯不得不自爲之主周禮媒氏兄弟之讐梓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云疏以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爲無子復無親于已者故據已親疏爲遠近以是推之懿伯之忌惠伯義亦無所辭是也孔氏既於此不能闡明又以無徵之詞解怨爲殺則記文亦有牴牾失愈遠矣昭三年五月叔弓如滕傳疏云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讐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元注云敬叔有怨于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于昭穆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十一

以懿伯爲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案此疏扶杜抑鄭更爲曲說禮記疏既云敬叔于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者此後人傳寫鄭注之誤至春秋疏又以其言差錯不可顯解詆鄭之謬二疏出自一手顯相違戾且因文各解故歧兩端尤爲紛錯不倫

齊莊公襲莒于奪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案或爲兌兌當作斂傳寫者失其支文因以作兌書斂攘矯虔斂古奪字故鄭云奪或爲斂季子臯注或氏季疏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臯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爲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案此疏明晰較子游別字

爲的又疏言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臯字不同者古字通用案臯羔聲相近當爲借用字非古通也延陵季子適齊注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疏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卽此經延陵卽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案昭二十七年左氏傳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襄三十一年傳杜注同蓋舉二地言之延陵在今常州州來在今壽州鄭注以春秋傳書季子有兩稱而疏乃誤舉爲一非也

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王注言侯王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疏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十二

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復興案記文容居自言昔我先君駒王則竊名號久矣疏必謂徐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蓋泥注內考公隱公益之曾孫是隱公既居定哀之間于時春秋已將季而考公又爲曾孫世凡三閱遂度其時必在春秋之後然不知非也鄭氏注一云考或爲定案定之立在魯文公十四年及沒而徐遣弔其使者已稱先君駒王則稱王益不在春秋之後矣又昭三十年吳滅徐至考公時徐猶得以僭號加諸小國故疏于此不得不曲爲之詞其實章羽奔楚壽甯城父勢必無能興與亦不能再王此以理勢度之決爲不然而疏以臆測非也徐自偃王稱王其言偃王所值之時韓非子

五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是與荆文王同時說山訓高氏注云爲楚文王所滅汜論訓注偃王于衰亂之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誤而徐亡是也淮南子人間訓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是與楚莊王同時史記秦本紀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風俗通造父于周穆王爲御驂騑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再證以竹書紀年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是又與周穆王同時其說雖異然皆當春秋已前已僭王如此又鄭譜云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案其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三

詩蓋于孔子刪詩已惡其僭益見徐非滅而再興始稱王者淮南子汜論偃王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此亦滅不復興之徵宰相世系表至偃王三十二世爲周所滅復封其子宗爲徐子是偃王既歿其後已不稱王况逮章禹爲吳所滅又焉能振復舊號而疏輒自益膠葛不知何據云然後漢書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博物志偃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與今記文西討濟于河事相類則偃王卽駒王古今人表又作徐隱王攷偃王見博物志云因名爲號自號徐偃王尸子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則隱王者蓋其諡也說山訓高氏注偃王無所取義存以備考路史偃卽康王乃穆王時後漢書七諫淮南子注以爲楚文滅之楚文乃春秋時誤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國語九京注京當疏爾雅云絕高爲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爲原也案記傳同載趙文子事京原兩字並同用此記從先大夫于九京下文亦云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晉語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韓詩外傳亦云趙文子與叔向觀于九原是也今釋文京音原依法爲音又云亦作原字是陸氏所見蓋有兩本故兩從之再推以後漢書鍾期傳更始將卓京注京或作原東觀漢記京正作原則京與原相承同用久矣後人分文晰解多致謬誤史記蘇秦傳韓氏太原卷索隱曰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爲京京及卷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古

皆屬榮陽是魏之境此京與原又爲後所離析然以實案之當爲一也顧亭林引方氏說九京卽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非惟字同而義亦可兩通疏必據爾雅以京非葬之所曲護鄭解攷襄二十五年左氏傳辨京陵杜氏注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則京亦葬所也疏何以云非風俗通云爾正邱之絕高大者爲京下引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蓋以九京證爾雅之京足明京字不誤愚竊具志於此更以廣雅四起曰京疏記文京字亦無煩爲破字義足備也
曾子與子貢入于其廬而修容焉注修容更莊飾也疏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闢人拒之二子退而修容闢人雖曰

知敬畏又云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劉氏曰此章可疑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以造門不當待門者拒而後修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闕人辭或當再請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遠則足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耶彭氏汝礪曰此段恐記者之過弔有一定制容服若曰修容則其初二子乃不修容乎姚氏舜牧曰二子弔于季孫適值君在自當待命而入斯時致肅敬比致弔有加亦臣禮合如此第當時俗人不知者謂爲修容其君子亦當時之號爲君案此記實自宋元明諸言禮者子者非知禮之君子也
皆疑不足據亦因記文隱曲康成氏未晰解而孔疏至謂盡飾更服新衣取義凡近尤不可爲訓攷士喪禮君若有賜焉既布衣君至注斂大斂也雜記公視是季孫母死哀公之弔亦在大斂可知曾子子貢適以此時往弔蓋亦必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圭

所云修容者蓋謂此也於是下文遂結以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反覆尋繹知記文盡飾二字實于前文君在內隱約微見其端後儒不知研推而妄生疑議皆同蔓語殆非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疏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桓之亂案終助陳桓之亂亦誤沿自史記 辨已見前人疏所據非也 淮南子高氏注同
三禮義證 禮記二卷 夫

三禮義證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未恭校字

禮記三卷

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案趙合卿注孟子引王制此

文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趙氏釋于

鄭爲晰從趙注以易此注義亦當然又圭田卽載師仕田

執左道以亂政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疏按漢書云初江充

曾犯太子見上年老欲立太子太子立必誅充充遂謀太

子爲桐人六枚埋在太子宮中乃譏太子于帝曰臣觀太

子宮有巫氣王遂令江充檢之王當果掘得桐人六枚盡

以鍼刺之太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十一

遣丞相劉尾將兵伐太子太子急竄于湖縣民間而藏

後事發太子遂自殺而死子其處壺關老人訟太子無罪

帝乃悔之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案疏推證

漢書不舉正文而率以已意爲之其誤有四如云江充會

犯太子見上年老欲立太子太子立必誅充蓋依其太子

傳恐上宴駕後爲太子所誅乃故迂就其文謂上年老欲

立太子攷太子之立已在元狩元年是時武帝方三十五

何以云老又太子立亦非巫蠱事起乃定儲位而疏率合

至此是一誤也又云臣觀太子宮有巫氣書正義云充先

人告上云太攷傳文唯言宮中有蠱氣既入宮乃遂至太

子宮此充種禍于人其節次首以宮中蠱氣汎言而後

及太子宮乃得逞其陰謀若充遽指太子宮有蠱氣意在

搖動國本其語已自滲漏必不蒙見聽而疏所據若是既

于傳文不次且尤非當日情事是二誤也又云壺關老人

訟太子無罪帝乃悔之因立園陵于湖縣最爲不經攷武

帝因言感悟止罪及與太子爲難者耳其下置園邑在宣

帝方有此命而疏于帝乃悔之句下連文及之竟以武帝

時先置園邑矣是三誤也又云思子望子歸來據傳惟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疏既撮舉

其事而牽連爲一是四誤也又下引郭躬傳有陳伯子案

傳作陳伯敬

婦人由左注遠別也案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內則亦云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二

女子由左呂氏春秋樂成篇女子由乎塗左

月令疏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案賀

道養渾天記三曰穹天開于虞曷則虞氏蓋謂曷也太平

引渾天記作王伯厚困學紀聞天文錄云虞曷作穹天論

晉天文志云虞曷作穹天論曷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

論云族祖河間立穹天曷爲河間相然則非曷也此疏所

未證及宜補出之

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案

抱朴子曰宣夜之書亡而郝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

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瞢瞢極蒼蒼然也云云引見

太平御覽其形體事義畧具如此

孟春之月其帝大皞注太皞亦戲氏疏云庖犧氏或作亦戲氏者必字誤也當山下着必是古之伏字案疏所據蓋本皇甫謐訓同然不當云山下着必當云庚下着必乃作處字與古伏字通用而疏云山下着必此已不成文蓋傳刻之訛也

蟄蟲始振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者以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故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鄭以舊歷正月啟蟄卽驚也故云漢始亦以啟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三

蟄爲正月中又下仲春始雨水注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疏亦與此同案疏云前漢之末改易節氣據京氏易傳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易緯稽覽圖雨水正月節驚蟄二月節通卦驗雨水亦在驚蟄前乾元序制記坎九五雨水上六驚蟄此諸緯起于前漢之末其書並以雨水屬正月驚蟄屬二月以此證之疏言是也孝經緯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後十五日爲驚蟄然攷淮南子已以先雨水後驚蟄天文訓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是節氣之改又不在前漢末矣又疏引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今檢志無此文至下云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尤不知所據

志云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注師古曰自此以下皆班氏所述劉歆之說也昭四年左氏正義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云並與然則下文二十四氣亦歆所譜卽歆傳所謂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是也今據譜推定唯云中營室十四度驚蟄初奎五度雨水則正與漢初之歷節氣同且志下文三月二日庚申驚蟄此在武王元年歆以三統歷推之周之三月卽爲建寅之月與桓六年在氏傳啟蟄而郊合蓋歆用三統歷以推周之節氣並合若符使驚蟄爲已改二月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四

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后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伯喈當季漢猶於此文推之以驚蟄爲正月中竊以三統歷名雖廢其節氣之數猶相沿不改此三代遺法也周之節氣考工記韓人凡月鼓必以啟蟄之日康成注啟蟄孟春之中也國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章氏注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皆以啟蟄爲正月大戴禮誥志篇云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于時冰泮發蟄則正月啟蟄其來已遠故歷代遵守至於漢末伯喈尙能推本言之今証以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旣不用三統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此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

孟春月令曰蟄蟲始振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漢末改歷而不改候于斯推之良然疏以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者誤至春秋疏又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兩疏皆孔氏一人訂成而自相糾戾是愈舛也容齋筆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亦襲春秋孔疏不審其實矣宋永亨搜採異聞錄漢世之初仍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云

鴻雁來注今月令鴻皆爲候疏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案鄭所引今月令文與呂氏春秋參校無不互異疑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五

鄭并引一書不應自爲詭錯如月令田獵豈早羅綱畢翳注云今月令無罟罟爲弋攷呂覽翳爲弋雖與鄭同然亦仍有罟字則非鄭引今月令文又無悖于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爲攷呂覽仍存此句淫雨早降注云今月令曰霖雨攷呂覽作淫雨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荳生攷呂覽作王善生命漁師注云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攷呂覽仍作漁師民多瘡疾注云今月令瘡疾爲厲痲攷呂覽仍作瘡疾乘元路注云今月令乘軫路攷呂覽仍作元路命太史書龜策注云今月令曰書祠祠衍字案春官龜人注引月令孟冬云書祠攷呂覽仍有龜策此用今月令文亦但指爲月令祠字而變又作禱淵澤井泉注云今月令淵爲深攷呂

仍作淵固封疆注云今月令疆或爲璽攷呂覽惟此同作璽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攷呂覽仍有堅字及百祀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攷呂覽仍有此句反覆訂校知今月令非指呂氏春秋蓋鄭別有所據月令一書自周及于秦漢遞相竄入故時多錯互然皆依月令爲名漢有明堂月令藝文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遺事魏相傳數采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此必古有是記與周書月令權輿而相特哀錄奏閭後漢蔡邕傳亦引明堂月令注云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是也然則鄭氏所引今月令者即指明堂月令三禮注凡云今者皆以漢法況之今相所采者亦爲漢人之書鄭是以以今月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六

令目之又明堂月令見說文引者腐草爲蠋禮記作爲螢呂覽作化爲螢蚺孟冬之月其祀竈禮記呂覽並作其祀行推漢家五祀祀竈皆不及行惟明堂月令祀竈相符漢制信爲漢所定也然其中實多異文故鄭凡引入注內悉較呂覽不合則今月令非呂氏春秋決爲無疑且說文蠋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蠋雨蠋即與鄭引今月令合此一證也于虐賦榜人歌注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亦同鄭引今月令文而禮記呂覽作漁師蓋張氏所據亦明堂月令是疏謂不入禮記者爲今而實之以呂氏春秋其說誤也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案呂氏春秋孟春紀還反作還

乃今孔疏所引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
欣說又引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
死事恤孤寡皆據呂氏與今月令正文詭異或以還反文
犯複疑呂覽可從非也攷貴生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
也使人以幣先焉云云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謬聽而遭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音
初篇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
漢梁敗王及蔡公松于漢中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
伐虞又克之報更篇淳于髡爲齊使于荆還反過于薛樂
成篇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離俗覽平
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趙尙及之遂戰而死知分篇荆有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七

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行論篇楚莊王賈氏訓
始皇父諱楚而改荆然則呂氏春秋避于楚諱云素
諱凡楚皆作荆此楚莊不宜獨犯疑傳刻誤使文無畏于
齊過于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
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是呂氏以還反連文其書凡
數見古人用字不嫌繁重如此今紀首文獨異必後人點
竄之誤而孔氏疏不依月令正文反據呂氏作還乃非也
又証之他書詩載馳不能旋反莊子讓王篇使者致幣顏
闔曰恐聽者謬而遭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淮南子
原道訓已彫已琢還反于撲韓詩外傳石奢追之則父也
還反于廷書金縢反風馬傳反風風還反也史記
注引詩六月正義獵殺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列女傳魯之母師

頌歸還反史記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後漢馬
援傳及臣還反報以赤心是也近惠氏九經古義惟証之
穆天子傳言還反竊謂未備故推詳之若此書金縢正義
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又案還反亦有作反還者聘
還反之事也疏家已有此語禮反還質序列子湯問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
反還淮南子人間訓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
申叔時使于齊反還而不賀後漢書張宗乃遣步騎二千
人反還迎宗三國志注祁原別傳原於是遂復反還是也
又疏云四時所賞不同者庚云順時氣也春陽始著仁澤之
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案呂氏春秋高氏注此
文云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八

者也據此注文呂氏本舊無公字今月令及呂氏春秋並
有公字疑後人因上文親帥三公九卿句內公字闕入
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孫注助生也案周書大聚解立勤人
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管子入國篇凡國都皆有掌幼士
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食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
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
養之義也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
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
二孤者二子無征盡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
必如其食飲饑寒身之勝勝而哀憐之此存之義也此卽
周禮典與月令符故補疏之

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疏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案注日用甲疏証以日之始謂必當用甲然不知十干皆得用之召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墨子吉日丁卯周伐祝社故呂氏春秋擇元日注元善也日從甲癸也又盧侍中說亦謂日甲至癸與召誥墨子同然則十干之屬通可擇用邱光庭兼明書引月令注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世多襲爲鄭注檢月令注無此文未審邱氏何據

省囹圄注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案釋文云今之獄無別字初學記引鄭此注與釋文同蔡邕獨斷亦云漢曰獄然今本皆有別字攷漢書注蘇林曰胡公漢官車駕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九

出有請室令先驅此官有別獄也是別獄卽請室鄭所指謂此

又疏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案蔡邕獨斷夏曰均臺周曰囹圄漢曰獄風俗通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昭二十一年公羊疏引舊說云卽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請是也廣雅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是諸說解周獄並依囹圄爲文則囹圄信周獄也又漢書禮樂志囹圄空虛注應邵曰囹圄周獄名也廣輿記古曰囹獄也囹守也故總言囹圄無繫于周然則顏氏雖不斷自周獄亦不如焦

氏所云直爲秦獄月令成于不韋要依周書時訓故于周制尙可攷見韓非子齊桓公飲酒論囹圄出薄罪是齊獄亦因此名新序獨不聞于產之相鄭乎下文卽云家給人足囹圄空虛是鄭獄焦氏之答非定論也

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注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禘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疏蔡邕以爲禘神是高辛以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禘不由高辛氏而始有又生民及元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禘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禘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十

必自有禘氏禘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禘祀乃于上帝也娥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禘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據此言之則郊禘之祭契以前祭天南郊以先禘配之故謂之郊禘至高辛氏之時既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禘官之嘉祥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禘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禘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禘案高禘郊禘詩禮各異疏和合解之于義乃爲通釋據諸儒依高作訓者有二並與鄭禮注違蔡月令章句高尊也禘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爲人所祈子孫之祀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字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盧氏注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于是以三牲請

于於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禘皆不以高爲高辛依郊作訓者一亦與毛氏詩傳異高誘呂氏春秋訓解云周禮禘氏仲春之月合男女于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于郊謂之郊禘亦不主簡狄從祀于郊是諸儒各異如此疏惟就鄭詩禮兩注各晰其義俱得相通是也再案呂覽注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禘周禮載師注故書郊或爲高義更簡直

又注變媒言禘神之也疏云不知初爲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古本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犧也案風俗通云女媧禱祠神祇而爲女媒因置婚姻然則先媒當爲女媧故媒字從女古之制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十一

字者或取義于此 路史餘論皇媒古祀女媧云皇稷之神女媧是饗末世已失其源謂爲城簡之所託者誤矣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注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疏鞠衣黃桑之服者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案鞠衣屬黃蓋非春所宜疏亦未晰言之呂氏春秋高氏注云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王東方色皆尚青此云薦鞠衣誘未達也是亦以此致疑管子五行篇七十二日而畢注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故也白虎通德論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又中央土正義五行分配四時布于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

冬以土則每時軌寄一十八日也是季春于配屬土土色黃故得用鞠衣周禮內司服賈氏疏展衣白衣也者見鞠衣黃以土色土生金金色白展衣文承鞠衣之下故知展衣白也則鞠衣以黃配土可補高氏之闕并証記疏所未逮

毋出九門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疏自路門臯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案楚詞云君之門以九重鄭所指是也據呂覽季春紀九門作國門注一作九是古傳本蓋有二鄭氏依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十二

九門者注之高誘曰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王亦當作生尙生育餒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審此九門即國之城門如鄭所指自路門至臯門皆天子三朝之所羅網毒藥又以凶穢餘物安所蓄藏况宮內地狹或有林苑必非馳獵肆逞何爲留此不時之備若天子因春蒐出田必有司供張此田具又何爲出乎宮反覆推之知義未備也風俗通云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于三門故獨于九門殺犬磔禴推之上農篇縹網罝罾不敢出于門爲害其時也與高氏符然則九門之說宜依此爲解疏既不糾違鄭失乃云此等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

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蓋曲徇鄭氏率以臆爲之

孟夏之月命太尉注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疏案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又云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案太尉秦官鄭注月令云然至注中候又從應氏義爲周官兩義並見而疏反牽緯文云舜爲太尉無所取證祇益贅詞也又云俗人謂賈逵馬融此尤誤會達爲當時鉅儒鄭多取資宜已無可指至康成親受業于融豈有漫爲排詆至此經典釋文云月令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愚竊謂鄭指俗人未通于古者蓋當以伯喈釋文反舌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十三

蔡伯喈云蝦蟇正義引廉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蟠夙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此亦指伯喈爲俗儒

舉長大疏經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故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案或云長大當于上文傑俊賢良并爲一例如所云魁閼奇特之士者若以形體舉之雖弊秦亦不顯於令然考周禮掌舍無宮則共人門注立長大之人以爲門國

語美鬚長大則賢左氏傳使長鬣者相焉說文引作長壯獵獵也似古亦有以形貌取人者又呂氏春秋高氏注云有賢良長大之人皆當自達舉用之是以賢良長大合解仲夏之月螳螂生疏引方言云潭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螳螂也案此文見鄭志王瓚問爾雅云莫貉螳螂條內疏指爲方言以文句類似涉誤又見藝文類聚引潭魯亦作沛魯是潭爲訛字食厖作食耽鄭志耽作騰馬穀作馬穀鄭志本作敷

無燒灰注爲傷火氣也案呂氏春秋仲夏紀灰作炭高氏注爲草木未成不欲夭物以是推之灰與炭字涉似疑當從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十四

呂氏本爲據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此止炭亦在仲夏與呂氏春秋無燒炭者合漢沿秦制如是鄭依文解之未爲定也案無燒灰據呂氏春秋上農篇澤人不敢灰僂注燒灰不以時多僂鄭或依此文成元年正義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

班馬政注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案夏小正云班馬較月令少政字傳謂分夫婦之駒也呂氏春秋班馬正注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二說皆不與鄭符此漢人授讀所異各因文釋之又馬正或云于傳無徵案襄二十三年左氏傳以公鉏爲馬正注馬正家司馬定公十年公南爲馬正則高

氏之說非無據也又凌人掌冰正注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云政當為正謂夏正也是政之于正先儒皆隨文為釋義無拘泥故此注康成與高誘所解亦得兩通

季夏之月溫風始至注皆記時候也案呂氏春秋季夏紀涼風始至高氏注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至白虎通德論云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此亦詎冬至後數之凡閱四十五者五則此涼風至正在六月下旬與季夏紀符似依紂文為正

孟秋之月命理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土夏曰大理周曰三禮義證

大司寇案三代治獄之官如鄭氏所注其各有定名如此泊乎周季浸以素異僖二十八年左氏傳士榮為大士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外傳亦云叔魚為贊理又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與為理管子大匡國子為李小匡弦子期一作期為理又云臣不如賓須無請立以為大司理四時篇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詩外傳晉然則李又自黃帝立官矣亦非夏所創名文公使李離為大理新序楚平王以伍奢為大理月令秦書是秦亦效尤諸國隨意異制故官得有理稱康成標為夏曰大理以見變亂所至起于周季而秦因之或謂此數獄官特連引為文未知其解也周末官制之變見于左傳襄二十一年疏云歸死尉氏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

官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其可敗亦非周禮之官名也與某說暗同

季秋之月命僕及七騶咸駕注七騶主為諸官駕說者也疏七騶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並六騶為七騶案七騶七當為六古數口字和似易涉誤也成十八年左氏傳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杜氏以騶有六為侯制其實天子制亦同此說文騶廐御也周禮掌駕之屬無以騶名官然依義推之騶蓋主廐吏耳然則諸侯六騶即與校人六廐成校相符月令雖為秦書亦皆言天子之制必依周為名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六 為紀則騶亦當用六為限從所制故也呂氏春秋高氏注七騶子周禮當為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蓋高氏亦以七騶為疑而未顯破其說及攷蔡月令章句問者曰今日七騶今日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藝文類聚引作月令論此足破羣疑而疏引皇氏六騶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皆以遷就故為之詞信曲說也 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注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案古尚書說天宗三日月星辰賈逵釋六宗亦謂天宗三日月星此天宗見於注家有之攷逸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

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是天宗與上帝連文天宗蓋即上帝之謂疑釋爲日月星者非是又天字當爲六以涉似誤也王莽傳等手理有天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字也或曰一六字也蓋天與六文易相混宜依作六宗呂氏春秋高氏注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生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是高氏亦舉六宗爲証盧植注天宗六宗之神又指六宗而推言之然則天蓋爲六傳寫之誤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案宋邱光庭兼明書引禮

三禮義證

禮記三卷

七

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下文又云按月令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似以月令正文實有此句李涪刊誤引此同王伯厚困學紀聞亦言月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今檢月令無此句呂氏春秋注云出土牛令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于東門外淮南子時則訓亦云今鄉縣出勸耕之土牛于外殆因此文闕入月令經傳潤滑宜依爲正故附及之

三禮義證

偃師武億盧谷著

孫未恭校字

禮記四卷

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疏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案疏所據隱義陳氏集說亦承用此然攷之傳記實多異聞又細案隱義亦不無滲漏疑疏所據亦非是管子幼官圖東方兵尚矛南方兵尚戟西方兵尚劍北方兵尚盾而中無問匡謬正俗案黃帝素問及淮南子等諸書設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鉞穀梁疏引徐邈云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是中央並無用鼓之文惟陸機要覽東弓南矛西劍北戟中鼓亦曰四兵則中央有鼓惟此與疏合然攷亦曰四兵之文似不以鼓列爲五兵然則五兵隱義謂有鼓在中者疑不可據也莊二十五年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今記文從天子救日正與傳同傳既云五兵又云五鼓則鼓實在五兵之外如隱義云五兵中央用鼓穀梁氏亦贊文矣况鼓又非五兵數內而牽連及之疏證肆師內非是其他如諸儒紛紛各守所見爲詞要以中央不主用鼓者義爲近之時則訓注刀劍矛戟矢曰五戎

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注如今小史直日矣疏無文案漢書王尊傳直符史詣閣下從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隸釋鄭季宣碑陰有直事小史蓋即鄭所指又外傳晉語史黯曰主將適樓而靡不聞臣敢煩當日注當日直日也不敢煩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又子朱子曰朱也當御注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是在春秋時已有此名

其刑罪則織剗注織讀爲織織刺也案隸釋賜豫州刺史馮煥詔織即織字故鄭讀云然又釋文注本或作織讀爲織者是依徐音而改鄭讀爲織非依徐音陸氏所云不知何指疑此當有誤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二

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疏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爲榮故雖臣亦稱賓也案賓與擯通蓋猶贊也當時與于蜡祭奔走執事故康成訓爲助祭其義已明疏故爲盤說牽引以賓客爲榮無據甚矣案下文僎鬼神僎與擯亦一字此又可舉証疏謂以接賓以禮曰僎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僎鬼神也使以此義釋蜡賓之賓其解自明公是集天子五門議仲尼助祭于廟事畢出游觀之上約禮運文而不爲曲說贊桴而土鼓注土鼓築土爲鼓也疏築地爲鼓先儒未詳蓋築地以當鼓節不云築地鼓者以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案鄭氏注築土爲鼓玩爲字義必非常鼓節之謂

周禮杜子春注籥章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據此例之此築土當以土爲匡上古質故其製若此疏謂築地以當鼓節又離析爲不云築地鼓者皆鑿說協於分藝注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汲古案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此三語當爲釋文原文傳刻者闕入注內以鄭氏自注斷無自云又作或本者疏亦不申此數句注文益知爲誤也據釋文正

禮器或素或青注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疏此作記之人在缺後故或素或青案後漢崔琦傳云將使元黃改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三

色馬鹿易形乎元黃馬鹿連文並舉皆指趙高時事此即以黑爲黃至今語猶存者康成蓋習聞之故以云然儀尊在西注儀周禮作獻疏案周禮司尊彝兩儀尊字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爲儀案禮緯含文嘉義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爲義路史云禮器之義尊乃周禮之獻尊則知義在古同義而叔義之爲叔獻有以也釋文周禮獻尊音素何反左氏傳儀象不出門釋儀爲許宜反又素何反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疏無證案記前文皆言交于神明此獨爲旦明故鄭破字爲解金石文字記北嶽神廟之碑神字作暨下從旦顧氏引

此文并証以莊子有旦宅而無情死亦讀爲神昔之傳書者遺其上半因誤爲旦耳又攷崔希裕纂古文神亦作暨故鄭注云篆字之誤當自有據然案鄭目錄云名郊特牲者以其祀郊天用騂犢之義則此篇言天事爲多此旦明字正以專屬於天爲義詩板之篇昊天曰明昊天曰旦即記禮者取用且明之文而鄭氏必破讀爲神顧氏又佐成其義皆非也

臺門而旅樹疏臺門者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

崔豹古今注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

是臺門惟依城始有其名疏殆以意會之恐非也 周書

作雒解應門庫臺元閭孔晁注門者皆有臺于庫門見之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四

後可知也 定公三年左氏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

注門上有臺 禮器家不實龜不藏圭不臺門注闕者謂

之臺疏不臺門者兩邊築閣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

下又云天子諸侯臺門

唯爲社事畢出里注畢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二十五家爲

里疏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

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

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得百家以上立社其秦漢以來

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

鄭志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蔡邕獨斷

同此故疏牽引祭法今時里社注謂秦漢以來民始立社

其實成周之制早立里社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荀子亦云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說文社字注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注賞之二十五家爲社則里社當周之初已有此法故鄭此注亦引二十五家爲里爲証其他如鄭志云自秦以下蓋後人撥拾竄入之文當不足據而疏謂秦漢以來始有里社者誤也 陳氏禮書亦據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此尤可証

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疏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得社福故若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五

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 案注人

則盡行非徒羨也義自明疏更申爲無得住家則舉國若

狂矣違失鄭指不可從

富也者福也注人君暇辭有富比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

郊特牲不饒富注富之言備也 疏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

故詩楚茨云禾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

也 案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福與富古通訓

如是亦猶易之謙卦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此皆

疏所未證及者又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

其富富義亦作福

內則子事父母疏此子謂男子知者以經云端韞紳指笏故

也案櫛縱并總此飾內即女子與男子共之唯鞞紳笏三者始專屬男子記文於子事父母下記一成字注咸皆也是蓋以男女統言曲禮子於父母則自名也注言子者通男女儀禮賈疏云男子女子名單稱子者是對父母生稱今記言事父母以此例之亦生稱為據又下文男女未冠笄者尙有事父母之道不宜於有冠笄者反爲從畧故知此子爲兼男女而疏偏證一辭脫漏經義於訓非也表服在父之室論語以其子妻之佐傳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既言公女又言公子子得兼女稱蓋可徵信魏書劉芳傳與王肅論男子無笄引此文子事父母鵠初鳴櫛縱并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疏此一節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之道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六

案記文專言婦事於女子在室無文疏附贅此句亦知前說不可通而故爲之詞苟爲增設是益誤也

王藻龍卷注卷當作袞案劉熙釋名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

王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疏禮記文皆

作卷是記者承俗人之言祭統君卷冕釋文卷古本反苟

子富國篇袿袿衣冕袿古朱字袿與袞同

弗身踐也注踐當爲勦聲之誤也勦猶殺也案書序成王東

伐淮夷遂踐奄史記踐作殘然則踐亦訓殺書大傳踐之

者籍之也籍之謂殺之如是解不須破字其義自明又秦

始皇本紀斬華爲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釋文按周禮注踐餘字本多作踐

依殘

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枿枿之誤疏從枿者枿是樹生之餘

案疏釋枿爲餘是也匡謬正俗文云孽是庶孽既非適子

故自云孽不當言枿枿者斷而復生豈人子之所宜自稱

攷顏氏說誤爾雅釋詁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未

嘗作斷解又太元居上九株生孽其極不絕測曰株生孽

其類乃長也公子曰臣孽從枿餘爲義猶禮言餘子蓋與

庶子同即當庶孽之義而顏氏偏見據以難鄭說曲而鑿

故亟辨之說文孽庶子也

明堂位制禮作樂案此制作之謂指周公也禮緯稽命徵云

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易

正義序云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七

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今記所云周公亦猶奉

文王意也

女媧之笙簧注女媧三皇承必儀者疏引帝王世紀云女媧

氏風姓承包羲制度始作笙簧案爾雅疏引世本隨作笙

簧世本注以爲女媧風俗通引世本女媧作笙簧是漢所

見世本與記文合隨既爲女媧之臣即自有創制亦當歸

庸於君故斷以爲女媧之笙簧宜也又說文云隨作笙女

媧作簧明二物各制之然不分屬云者臣統于君故也考

記疏據世本作篇多非聖人親爲要皆君統臣功故皆聖人統攝之也與予說暗合宓戲宓一作

伏又作包一作庖釋文云包來左氏作浮來古浮包字同

是伏宓字有浮音故與包庖同亦此例也

大傳名著而男女有別疏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

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

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白虎通論諸侯之子稱公子

以其王父後文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疏元孫之子

姓別于高祖者元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

元孫之子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已五世而無服

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爲氏不同高祖之父案由前文以王

父字爲氏是三世也由後文不同高祖之父是五世也蓋

殷周異法故所據異說家語本始解何生宋父周周生世

父勝世爲宋卿勝生正考甫甫生孔父嘉其後一作五以

孔爲氏蓋五世爲殷禮之証若宰相世系表孔父生本金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八

父金父生畢夷父以王父字爲氏又主三世爲說

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適者曰某固願見注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

案不得階當讀斷言主尊侯門不敢遽入故云不得階主

連下讀言主適者謂主與已等如士見士之類以別異上

文見君子注連階主爲辭非也

游於藝疏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榮各爲二篇案疏

所引夕榮乃一篇何得云二攷周禮保氏疏引馬氏注以

爲今有重差夕榮是馬氏舉此爲二言之孔疏於重差脫

引宜依周禮疏爲正

軍尙左疏軍尙左者軍謂軍將行伍尊案兩漢刊誤補遺云

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征南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
在左乃知兵車之禮惟軍及元帥然後尙右其餘軍將亦
尙左而已軍謂將一軍之士者凡車有三人將及御者車
右固無由有上將軍與偏將軍共載者也孔疏謂尙左由
軍將之尊此則未然軍將之尙左正以其非元戎耳

學記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

命三篇在尙書今亡疏云其事具尙書篇見在鄭云今亡

者鄭不見古文尙書故也案鄭不見古文尙書若今說命

三篇蓋晉永嘉之亂梅賾偽書竄入多至二十五篇鄭何

由見之據緇衣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

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九

之鄭又已明引古文周禮師氏注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

修乃來此更見說命篇後漢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尙

書林同郡賈逵爲之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漢古文鄭得

見之者爲杜林所傳如此而疏誣以爲說命三篇詆鄭不

見古文其義非也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東得古文書贊

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

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據衛賈馬旣宣明

此學是三子所傳卽安國本而康成授受有自故亦得見

之

記曰蛾子時術之釋文蛾魚起反注同本或作蟻案經傳多

書蟻作蛾似亦是省文左傳蛾析列子未聚禽獸蟻蟻其

帝紀淳化鳥獸蟲蛾元帝紀白蛾羣飛蔽日長楊賦扶服蛾伏皆讀蛾爲蟻仲秋下旬碑有蛾附之句陳球後碑蜂聚蛾動亦蟻省也見錄

樂記有遺音者矣下遺味注遺猶餘也疏亦並言遺餘之音

遺餘之味案呂氏春秋適音篇遺皆作進今樂記本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然則此文亦括拾呂氏其他皆同而遺音遺味不宜故爲小異攷前文已言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是必如呂氏云進音進味乃與上極致意應六藝殘缺各守異聞未可以爲偏據宜並著二文爲正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疏以下文云濟河而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十

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又使之行商客而復其位注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疏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者客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下又以武成篇云式商客閭則商客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案反爲及字之誤者證以呂氏春秋武王勝殷入殷其文作及不爲無據然考韓詩外傳行克紂于牧之野下文又云既反商及下車証之書武成乃反商政此反商宜如字義爲近之攷商容訓爲禮樂之官據慎大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武成僞孔傳同此則商容爲人名固自有據而疏必執容爲人名詆以鄭不見古文非也韓詩外傳商客嘗執羽籥

馮子馬徒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案此商客執羽籥所謂禮樂之官者以此藝文類聚容觀舞墨子吹笙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爲人名鄭元云商客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

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案襄七年正義云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禮記之言非獻子與禮記疏自爲背戾

喪大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注婦人不以名行疏無文案孔叢子云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皇姬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于夫氏以姓

三禮義證 禮記四卷 十一

氏然則凡稱婦人字者亦當以夫氏之名冠之故雖倉遽呼復亦不可易釋例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諱以明所屬亦此類也記不云者以與上男子義可例推故文不備

食粥于盛不盥注盛謂今時杯杓也案後漢書明帝紀杓水脯脯而已注引方言盥謂之盂孟與杓同說文孟飯器也蓋漢時舊以盂名盂故康成以目驗證之杯亦同栝方言盃械盃盃盃栝也

三禮義證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未恭校字

禮記五卷

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案今時里社疏無所徵攷漢書五行志兗州刺史治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也然則舊制之云卽鄭所指今時里社又蔡中郎集有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並漢時里社有可見者爲補證之如此 史記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制曰可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案厲烈聲相近故書傳並通用爲文三皇本紀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路史肇迹列山故又以列山厲山爲氏注或作烈山麗山同按列厲與烈音本通又證之詩東山篇烝在栗薪栗毛如字鄭音列箋云古者聲栗烈同也考工記菑栗不迺注元謂樂讀爲裂續之裂是栗與裂音同公羊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左傳作裂緌是履與裂又同以方厲烈音同良然而疏未晰及故補之內則厲裂通爲一字今時厲裂字義俱異大意是同 內則注則是釐裂與疏案傳作

釐厲鄭此注云釐裂厲裂義同也 玉藻山澤列而不賦注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漢仙人唐公房碑文云厲蠱不遐卽用詩大雅思齊篇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痕

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疏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案鄭注書夏社序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德以祭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漢書郊祀志注應邵曰湯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疏約舉此文依以爲據綜其實鄭義未爲代爲稷與鄭同 疏約舉此文依以爲據綜其實鄭義未爲得也案書序正義曰孟子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元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二

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卽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也大宗伯疏夏之衰以爲稷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若實七年乃變者遷柱畢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也 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尙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以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攷此書正義雖云扶孔抑鄭要其說最辨而晰故備存之又汲郡古文成湯十八年癸亥王卽位居亳始屋夏社十九年大旱是早在卽位以後益足証孔氏改正朔卽變社稷之義後漢祭祀志殷以柱久遠而堯時

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祖棄爲稷又不主田早變置
義亦或然而疏必執因早始變其說爲已固也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顧亭林云此前乎禹而有九州之名案

春秋命歷序人皇氏分九州路史注引真源賦伏羲別九

宮因此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蓋

又前乎共工已爲九州之名 外傳魯語共工氏伯者在

義農之間

祭義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疏近川而爲之者取其沿

蠶種便也案蠶室之職皆以夫人世婦主之則室當近依

于宮何緣有衆流注海之川始奉種而浴竊擬川亦水字

之誤也篆文水相似因轉訛至此白虎通引祭義云近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三

水外而爲之可例爲証又築宮仞有三尺班氏亦作築周

仞有三尺周則通計垣牆而言之當亦可據也尙書大傳

尺鄭氏注官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

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頃當爲跬聲之誤也案頃卽

踵字脫其旁也

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案士喪禮楚人許諾不述命

注云古文述皆作術則術與述古今字異耳毛詩報我不

述韓詩作術漢靈臺碑陰州里稱術樊敏碑臣子褒術刊

石勒銘堯廟碑歌術功稱義皆作述術述蓋一字也因學

紀聞引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謂術與述同此古文猶可見

者殆非聲之誤而鄭氏注祭義與注儀禮違非是

經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疏云此易繫辭文

也案漢書東方朔傳引易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

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司馬遷傳又作差以豪釐繆以

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也大戴禮保傳篇易曰正其本

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盧氏注據易說言也史記太

史公自序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注駟案今易無此語

易緯有之後漢仲長統傳亦作易緯今據易緯通卦驗正

有此文是經解所引者蓋本諸此而疏證以易繫辭其失

之也誣又歐陽公集傳易圖序云如經解所引考于今無

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此更直認爲易之佚文然或歐陽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四

不信諸緯書故不依以爲據是亦必然也風俗通義正失

之毫釐差以千里蓋

漢人相傳皆以爲易

坊記微諫不倦注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尙和順不用鄂

釋文鄂本又作謬案鄂謬古字皆通用爲文大戴禮君子

出言以鄂鄂注鄂鄂辨屬也韓詩外傳願爲鄂鄂之臣史

記趙世家寧不聞周舍之鄂鄂隸釋熊君碑臨朝嘗鄂費

汎碑寒鄂質直義並作謬自末學好爲離析古字益淪亡

矣

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疏若既筭而字當云伯叔

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案依所聞庶長曰

孟昭公夫人其亦庶長與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注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
君而立其國未聞疏云其國未聞者唯有陽侯繆侯是兩
君之謚未聞同國君故云未聞案周禮內宰注引此文疏
無證釋淮南子汜論訓繆侯作繆侯陽侯殺繆侯而竊其
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高氏注陽侯陽陵國侯也繆侯
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案匡
謬正俗文云不至者謂淫佚之風女雖未嫁已從奔誘及
婿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案詩東門之楊序曰昏姻失
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門之楊其
葉牂牁昏以為期期而不至即其事也康成詩箋云親迎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五

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為得
其義何為注禮乃更妄生異說豈非矛盾之論哉攷顏氏
所據詩序及箋訂鄭之失某證以坊記前後諸文其言弊
俗靡敗皆每况愈下極之畔亂僭竊弑父與君則此云婦
猶有不至必其身為淫放如詩箋乃為定解然用顏氏摘
之狠訐先儒亦不可訓康成注詩禮前後一手自為異文
者頗多生民詩箋鄭以毛傳太牢祀于郊祿而月令注又
因高祿謂高辛氏之世疏云鄭箋詩從傳與禮注異者此
也泮宮注禮以為班政教之宮箋詩則以泮宮為學宮亦
其例也孔子閒居引崧高詩以甫為仲山甫與箋詩云甫
甫侯者不同而正義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此前

人于鄭氏違異處不敢以偏詞排詆其疏通得解如此又
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與箋云莊姜莊公
夫人妻女姜氏者不同而鄭志答靈模云為記注時就盧
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
不復改之禮器引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以為文王
改作者非必欲行已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為孝
與箋云文王非以急成從已之欲廣都邑乃追述王季勤
孝之行進其業者不同而鄭志答靈模云為記注之時因
循舊文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與
記不同是康成氏又自疏其所異不欲疑誤後人若此至
于詩南陔注孔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及案鄉飲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六

酒禮注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
當時在者而復重離亂者也惡得存其亡者乎疏亦以為
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又路史云鄭注月令太尉秦官
應氏官儀以為周官而康成中侯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
異此又可附見者也則今坊記注與箋異者亦同此例而
其義自可互見汪應辰云顏氏以東門之楊解坊顏氏說
蓋疏也王肅聖證論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
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
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為后土鄭注云社后土則
句龍也是鄭自相違戾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
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木名后
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

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為地祇也

中庸追王大王王季注追王者改葬之矣疏以大王王季身

為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祇得為諸侯葬禮不

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

案追王鄭謂改葬近人云古時未有改葬者鄭臆說耳攷

戰國策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

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

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亦

見呂氏春秋雖主文王改葬與此言周公者不符然足徵

古非無改葬之文也又外傳晉語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七

改葬之注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鄭說當有據

不可訾也昌黎集改葬服議改葬為山崩水竭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及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

壹戎衣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案宣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杜注周書康誥也

表記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注諸侯受封乎天子因

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疏謂諸侯既受天子

所封不敢卜其所建之國以否但建國以後宅及寢室須

欲改易者得卜之故曰卜宅寢室案周禮太卜曰國大遷

大師則貞卜是建國必卜之詩衛風卜云其吉縣云爰契

我龜則諸侯自為建置亦用卜也

細衣其出如綸注綸今有秩裔夫所佩也疏張華云綸如宛

轉繩案漢官云斗食令史裔夫假五十人此無秩裔夫前

漢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職以斯考之漢

官言裔夫在斗食下當不得百石故云無秩若百石則有

秩裔夫其佩即為綸續漢輿服志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

繆纖長丈二尺鄭所注今有秩裔夫所佩謂此也漢制之

存為記注所引况當非旁推無由明也

葉公之顧命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疏云知葉公子高

者左傳云世本云案周書祭公篇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

曰公其告予懿德蔡公拜手稽首云此即記所謂顧命

之詞也然則葉當作祭汲郡古文穆王二十一年祭文公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八

薨其云顧命當於此時古人質故顧命之云上下皆得通

稱而康成既依文解葉為子高疏又証以世本左傳是再

誤也後漢趙咨傳子先不忍父體與王并合欲更改殯祔建晉以顧命于是奉行是臨死遺書漢人亦通稱之

此如

深衣續衽鉤邊注鉤邊若今曲裾也疏云若今曲裾也者鄭

以後漢之時今裝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

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為則鄭云曲裾者是今朝服

曲裾也案曲裾之制非自後漢為然漢書江充傳充衣紗

殺禪衣曲裾後垂交輪顏師古注禪衣若今之朝服中禪

也如淳曰交輪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

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雋不疑傳有一

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着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褕
褕衣何並傳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師古曰
襜褕曲裾褕衣也史游急就篇襜褕衿褶袴注直裾褕
衣也謂之襜褕取其襜褕而寬裕也史記灌夫傳武安侯
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則衣有曲裾自前漢已然疏謂鄭以
後漢之時者未之考也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田蚡下坐
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衣謂著之也襜褕直裾褕衣
也 又武安侯田蚡下元光四年侯誅五年元朔
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兩世坐免皆同
儒行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疏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
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
世 案左傳桓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注孔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九

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亦未指言防叔
家語本始解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父其子爲防叔
辟華氏之禍而奔魯以此推之防叔乃孔子曾祖疏亦言
曾祖防叔是也但既爲曾祖則至孔子始三世攷疏前文
已案曲禮去國三世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正與孔子今
所處者合而疏乃云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又前云曾祖
若證以五世防叔又當爲高祖疏不宜躋駁至此蓋于文
衍生木金木金五字由傳刻者誤也 路史孔父嘉之難子
父氏孔氏生所父爲防大夫子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此又以木金父奔魯與家語少異然指防叔生伯夏正
與家語合益徵防 論衡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
爲士故曰滅于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

所逼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爲鄒大夫故曰鄒叔紇生孔子 案文伯當伯
大學康誥曰注疏皆未見義 案四書釋地云孔安國書傳雖
晚出卻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 馬融王肅尚書傳皆云
此爲孔遠勝鄭康成作誼號解者案閻氏証以孔傳猶未
若白虎通管采案 霍成康南皆采也其以康爲食邑詔
有據是班氏所據更前于馬王二儒 路史國名紀康姓書
又閻氏証之二事其一謂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
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 史記索隱
史考衛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諡康故
因其名曰牟伯也 案馬融王肅尚書傳皆云康國名在
千里之畿內既滅管叔更封爲衛侯 案周之初文王諡文
其子始以康爲諡索隱之說未盡然 案周之初文王諡文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十

周公亦諡文 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諡是其微也 威烈王
時周桓公孫惠公諡惠及惠公少子班封于鞏亦諡爲東
周惠公皆父子同諡者上古無諡父子皆可同號帝德攷
云青陽之子曰摯是青陽蓋少昊父號也帝王年代紀又
以少昊爲帝青陽則少昊亦號此矣事遠而可例推以擬
閻氏兩代不得易名相同者蓋未盡然
湯之盤銘曰注盤銘刻戒于盤也疏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
戒必于沐浴之者戒之甚也 朱子集注盤沐案 四書釋地
因說者謂沐浴非同盥漱爲每日晨興所必須與銘不合
遂取內則注槃承盥水者章昭注槃承盥器也以易集注
愚更以他注證之大戴禮踐阼篇有盥槃之銘盧氏注曰

知所食學者之功溺于民庶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溺溺爲鑑也是盧氏以湯盤並例于此其爲盥盥取類自明又真氏云盥沐之盤朝夕自潔因而爲銘與湯一轍是亦作盥沐爲言而疏轍謂沐浴之盤蓋失之不審也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有叩仲縣云伯夷自作頤槃釋爲盥洗之器

伐冰之家注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冰者案注取喪祭用冰義未備昭四年傳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宜依

此此文添注賓食二字

昏義疏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爲昏質家同姓爲昏案帝王世次圖後序云舜娶堯二女

禮記五卷

禮記五卷

十一

據圖爲會祖姑雖古遠世異於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禮哉是言以證此疏可當發蒙矣路史言黃帝氏定而繫之姓下云婚姻不可以通然則同異姓限置久矣故注謂杜佑云商以上親不隔同姓妄也

八十一御妻注及疏皆無徵案月令問答引周禮曰八十一

御妻今日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如蔡氏說今昏義妻亦當作妾攷之非是周禮女御注昏義所謂御妻亦猶漢稱妾爲小妻然則御侍也御妻即妾之別稱無煩指爲字誤其義自明而蔡氏妄爲穿鑿非也

爲后服資衰注資當爲齊聲之誤也釋文資依注作齊音在注又作齋者同案釋文言注又作齋者亦同于齊是齋齊爲一今記文作資據古文資作齋周禮外府注先鄭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作資是當時授讀如是故鄭云聲之誤考工記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易巽卦喪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漢書王莽傳尋士房楊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資與齊爲傳誤久矣

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案公羊傳莊

二十八年注引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

恩疏云喪服四制文也案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

三禮義證

禮記五卷

十一

蓋以所見異今攷記文正作治然則何氏注文當作事也傳刻誤耳

禮學

第四種 儀鄭堂藏

禮學厄言

曲阜 孔廣森 眾仲

卷一

儀禮廟寢異制圖說

匠人世室明堂圖解

卷二

九廟

郊門
禮服釋名

卷三

王齊日三舉

豆脯
王及后之服履

廣輪之數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制其畿方千里
職人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卷四

主人爵弁纁裳緇袍

婦疑立於席西

燕禮主人

諸公
遭喪將命於大夫

賓卒食會飯

侯氏釋冕釋幣於廟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鮮跌
夏祝商祝
明齊酒
肩壽胡壽

卷五

立視五樹
葬於北方北首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六尺四寸為步
大饗帝
無介語可也
冠取妻必告練祥則告
社
祭而食
為父母妻長子禪
大夫有私喪之葛
君拜寄公國賓
下大夫之虞也恤性
致知在格物
義者宜也
致知在格物
致知在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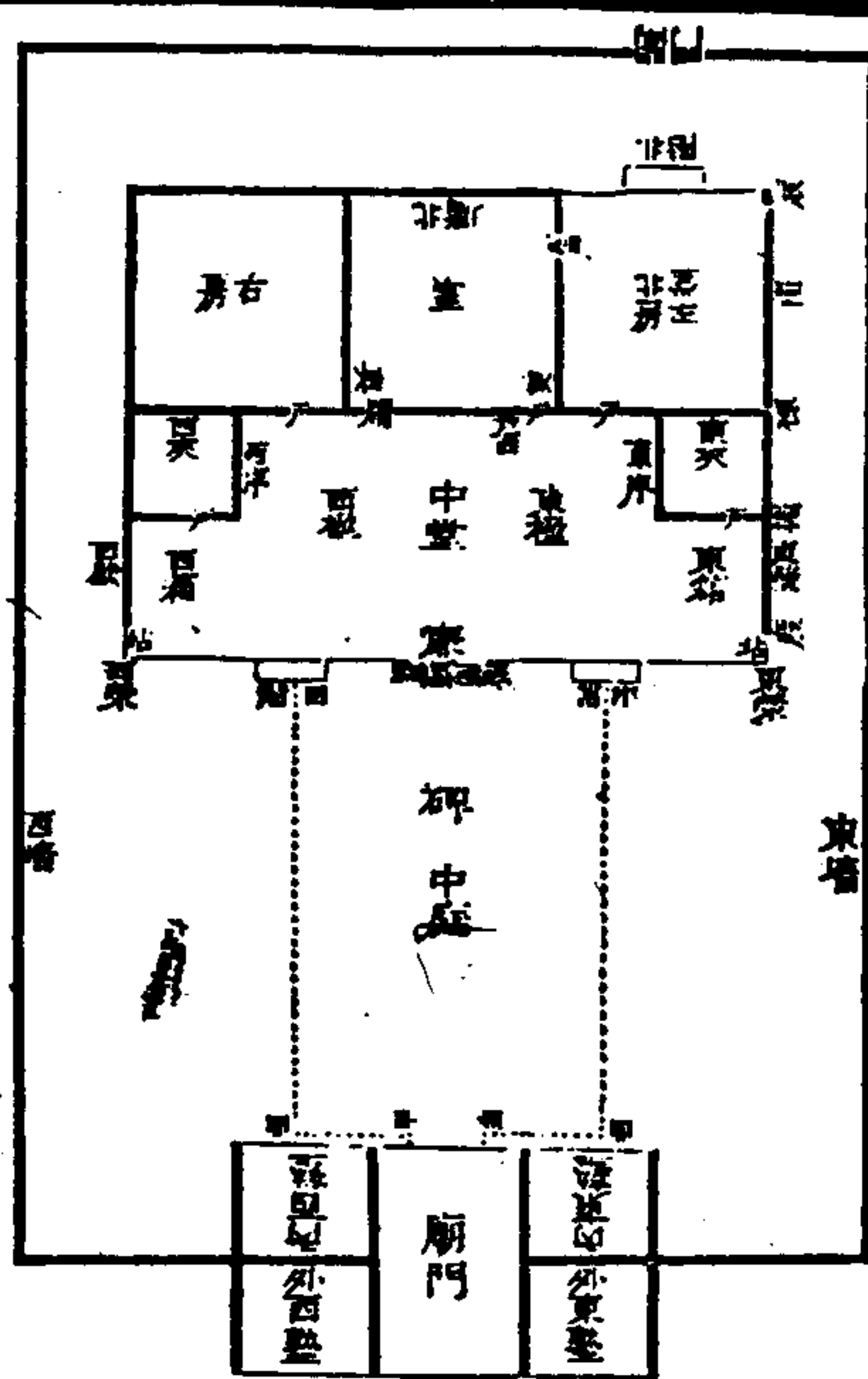
卷六

周禮鄭注彙案

禮學危言卷一

儀禮廟寢異制圖說

經禮十七篇或行於廟或行於寢非詳識古宮室之制其升降進退之節不可得而知也蓋右寢左祖大夫士之通法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則寢之視廟宜有淵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寢廟之異有明文者也前室也昏喪諸禮凡在寢者並不言夾室可見廟有禮注每云夾室寢無夾室既無夾室則亦無廂名矣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自陳用之禮書及李寶之儀禮釋官始援聘禮負右房之文以為自天子達於士皆左右房然鄭君去古未遠說有師承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一房一室合於二內之謂爾雅曰閒謂之居其內謂之家夏小廣森竊疑大夫士之廟正傳入人內也亦以室為內乃左右有房其寢固東房西室以降於君耳饋食禮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以為廟無兩房者信不然也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四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一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而皆不指其東西左右則以為寢有兩房者亦未必然也欲射在學諸家圖儀禮者並廟寢無別今特著其所異如左



廟門

士冠禮筵于廟門布席于門中闕西闕外闕門廡也中東西設之闕門限也中南北設之士喪禮曰闕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是門皆兩扉也聘禮賓問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注曰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案宁即詩所謂俟我于著者也人君以門屏之閒為宁大夫士無屏其宁蓋近東塾禮與客入者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冠禮注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則宁立俟賓之處亦必於門內東方矣詩在我闕今韓詩說門屏之閒曰闕

外東塾 外西塾 內東塾 內西塾

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士冠禮云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又云具饌於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擯者立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士虞禮云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又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引喪虞諸禮為證者審案大夫士不為臺門門堂無階然其基必少崇於庭故經每以塾上言之

中庭 碑

聘禮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又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昏禮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注云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義亦賈碑揖同也爾雅曰堂塗謂之陳廟中路謂之唐公彥以為設碑之節三分庭一在北

作階 西階

作主人之階也作之言酢所以答酢賓客也西階顧命謂之賓階鄉射禮曰賓降東面立於西階西當西序知階直序內矣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每堂一尺為階一等故士冠禮賓降三等注云降三等下至地也周書明

堂曰階博六尺三寸

今逸周書無此文據隋依明字文德明堂議所引

堂東西九仞

六丈三尺

推之階廣恒居堂廣十之一歟

士喪禮升棺用軸軸升不可歷級疑階旁亦次輶

為塹堵若漢陛右平左城之象

棟 楣 殿

鄉射記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

前曰殿案殿一名阿昏禮賓升西階當阿今文阿

為殿

中堂

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棟者五架之中也然

《禮記注疏》卷四十一

四

則棟以南至前殿為堂棟以北至後殿為室崔愷

喪服節曰卿大夫為夏屋隔半以北為正室中半

以南為堂者是也

見太平御覽

宋人說後楣以北為室

非是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庠之物

不得當棟者正以棟下即室之南墉序無室乃可

以深也

序無室見大射注

凡言畫階不升堂者在前殿之

外當階下

東楹 西楹

兩楹承前楣之柱也鄉射記射自楹閒注謂射於

庠以庠物當楣故也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

閒注云中堂南北之中也中堂與楹相直故經舉其閒以為東西之節楹既當楣則堂南北之中當楣審矣

室 戶 牖 與 窔

爾雅曰室中西南隅謂之與東南隅謂之窔案祭

禮筵尸於與而詩云宗室牖下則與近牖可知也

士喪禮壻室聚諸窔而弟子職云拊前而退聚於

戶內則窔近戶可知也戶唯單扇故其字从半門

牖亦有扇士虞禮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

戶西

《禮記注疏》卷四十一

五

戶西室外之中偏東而近於戶賓席所在也舊說

以戶牖之閒為客位今攷冠禮昏禮燕禮大射有

司徹並筵於戶西而不云戶牖之閒古之君子行

不中道立不中門居不中席雖人君無正中而南

面者聘禮夕幣君朝服出門左南鄉閨月則闔門

左扉立於其中是朝位恒在左

鄭注禮器云人君尊東

明堂

之制戶居中左右夾窗然亦設斧依於戶牖之閒

益信當依而立非正中矣

明堂中戶東牖之閒天正室所言戶西處

子猶不中立而況於大夫士乎故曰戶西者非戶

牖之閒

唯昏禮壻婦席於戶牖閒彼禮婦在寢寢室偏西則戶牖之閒非正中故得當之也

此併可為寢
無右房之證

北墉

昏禮席於北墉下注云室中北墉下凡房室之墻皆名墉冠禮曰陳服於房中西墉下聘禮曰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又士喪禮祝負墉南面是房室南墉外見於堂者亦名墉也

左房 右房

東房為左西房為右行禮多於東房唯聘禮兩言負右房皆堂上以為節房內之事未聞詩右招我由房傳曰國君有房中之樂然則燕禮房中之樂在右房歟士喪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間注云象鄉戶屬也若然戶屬間得與楹間相鄰其室必正中似鄭君亦或以士廟為有左右房矣

房戶

禮諸言戶東戶西者皆室戶其房戶則必冠房以別之若昏禮尊於房戶之東是也昏記云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鄭君據彼文凡釋房外皆為房戶西

北堂

昏記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云北堂房中半

以北疏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半者謂自後楹下中分之毛詩伯兮傳曰背北堂也其義取房南向堂北向相背然

北階

北堂之階顧命所謂側階也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注云位在北堂下

側戶

經無明文據春秋左傳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是室中有戶可達堂後竊疑婦人位在北堂凡自房入室必由於堂過為迂遠若少年饋食云主

婦洗於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此由堂至室

出房戶入室戶經文顯然辭繁不殺而特牲饋食

尸酢主婦主婦適房祭酒啐酒入卒侍適房不言出室戶入室又不言出房戶安知非自側戶出入歟荀子曰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楊倞注九當為北家語作北蓋蓋音盡戶扇也案北蓋當即側戶之闔屬於北堂者矣北堂之階曰側階戶曰側戶名亦宜之

東序 西序

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序南頭盡處當楹下為序端



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鄭君注云廣榮閒相去也內堂東西序之內也儀禮廟殿尺度無可徵稽此圖三分堂廣以二爲脩以其脩爲序閒廣室廣半之房室參停夾室居室方四之一亦略依伏生所說而推測焉

東夾 西夾

夾堂爲室一名左達右達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案經之東房不當釋爲房中之東然據鄭意以東夾之北通爲房

鄭氏所著書四十

八

中可見夾室是在房前之偏故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乃可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皆正當夾室牆後也近世或以兩夾與房室平列作五閒此必不然何則序之外爲夾室注疏相傳之定義也牆在堂爲序在房爲墉禮之辨名絕不相紊令夾在房之左右但可云墉外耳何言序外乎釋名亦曰夾室在堂兩頭不言在房兩頭也序即夾室之墉自堂上名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宰東夾北皆謂堂下東壁之東當棟後者爲夾北當前者爲夾南

東箱 西箱

覲禮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注曰西堂西夾室之前賈氏疏以爲卽西箱也爾雅字爲廂郭氏云夾室前堂

東壁 西壁

士喪禮衆主人辟於東壁南面注云當坫之東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饘於西堂下記曰饔饘在西壁案堂三面有牆其在房室者自內言之爲墉自外言之皆爲壁也

坫

鄭氏所著書四十

九

冠禮執以待於西坫南注云坫在堂角喪禮饌於東堂下注云凡在堂東西堂下者南齊坫

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云側邊曰廉聘禮有內廉謂廉之在階內者也大射注有堂西廉謂廉之在西堂前者也東西堂前之廉疑卽顧命東垂西垂云

東榮 西榮 霤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注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

儀禮釋宮云天子諸侯得爲
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

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甍兩下則唯南北有甍而東西有榮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云門內甍則門屋之北甍也 廣森謂殿屋四阿者明堂之制

天子清廟路寢制如明堂四面有堂故四面有霤

諸侯既無四正之堂雷何取焉燕禮東雷仍謂堂

前雷之東在榮上者耳諸侯遷廟禮亦云設洗當

東榮其明證也喪大記復者降自西北榮上林賦

云暴於南榮東西榮之前端爲南後端爲北初非

四面有榮南雷之左端爲東右端爲西初非四面

有雷名義正同鄉飲酒記磬階閒縮雷注曰縮從

也雷以東西爲從

東牆
西牆

士喪禮爲塋於西牆下注云西牆中庭之西儀禮

釋宮曰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閨門

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注云適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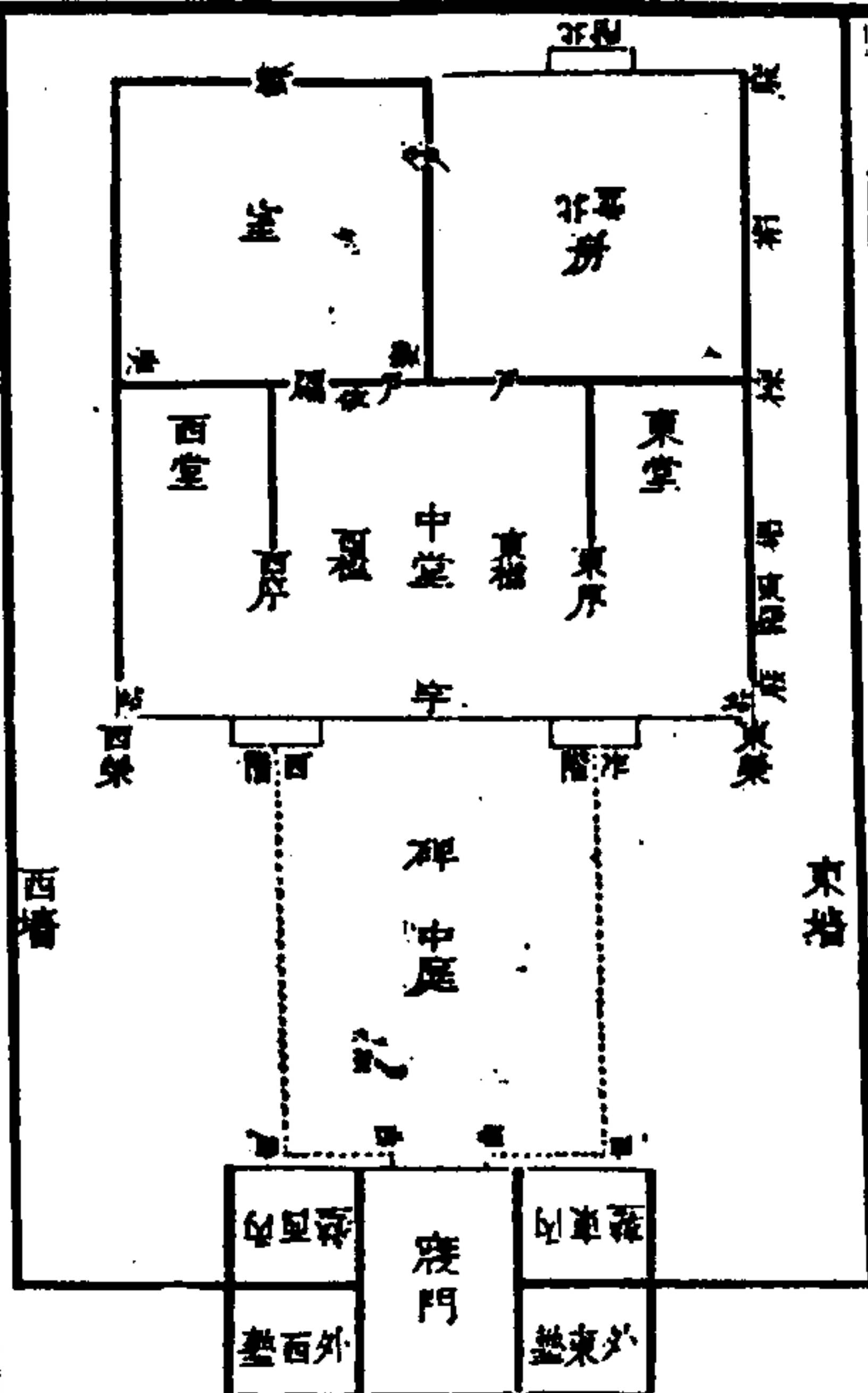
壁者出闌門也時母在闌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闌

門案舊圖闔門在西牆今改定在北者據自東壁

至門爲便若闌門在西冠者自由西階之西循

西壁以出不應轉東適矣雜記夫人奔喪入闔門

升側階意側階與闌門相直者也



寢門

士冠禮主人與賓入每曲揖注云入外門將東曲

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若然廟門在大門內東寢在

廟西寢門必與大門對矣寢門外大門內之庭乃

卿大夫所謂私朝也寢門外之西亦有闕門女賓

出入由闕門不由大門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云

拜之于闥門之內闥門如今東西掖門

北稱闌闌門非一凡宮中之
門西出北出皆通謂之闌

自四塾以下凡名制與廟同者不別釋

咋階西階

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而喪大記云橫置於西序知寢之西階當序也蓋房屋三間者其堂廣則階去序遠房室二間者其堂狹故不與廟同

宇

士喪禮置於宇西階上注云宇枅也案宇西前檐之偏西者豳風八月在宇韓詩說宇屋簷也說文解字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枅

室

士喪禮死於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案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云下室如今之內堂然則

適室者對下室爲文

戶 牖 依

玉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戶當對也居坐也此居字合從古文孝經作尻坐者主與戶開則其扉負東墻與

奧對矣爾雅曰戶牖之閒謂之辰士虞禮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依猶辰也辰屏風也自天子下達皆有展唯天子之展畫斧文爲異

鄉

士虞禮啟牖鄉案詩塞向墜戶傳云向北出牖也鄉與向同喪大記曰寢東首於北牖下是寢有北

牖廟則唯天子之清廟太室乃有達鄉人臣無之蓋廟室正中納光寢室偏西其當西堂之北者必幽闇故爲北窗以助明也東堂之北通爲房中西堂之北通爲室中此從鄭賈舊說

房

喪大記小斂婦人髮帶麻於房中注云西房也正義曰士喪禮婦人髮於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髮於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髮及帶麻於西房也案注疏說君寢有西房大夫士無西房者此條最顯而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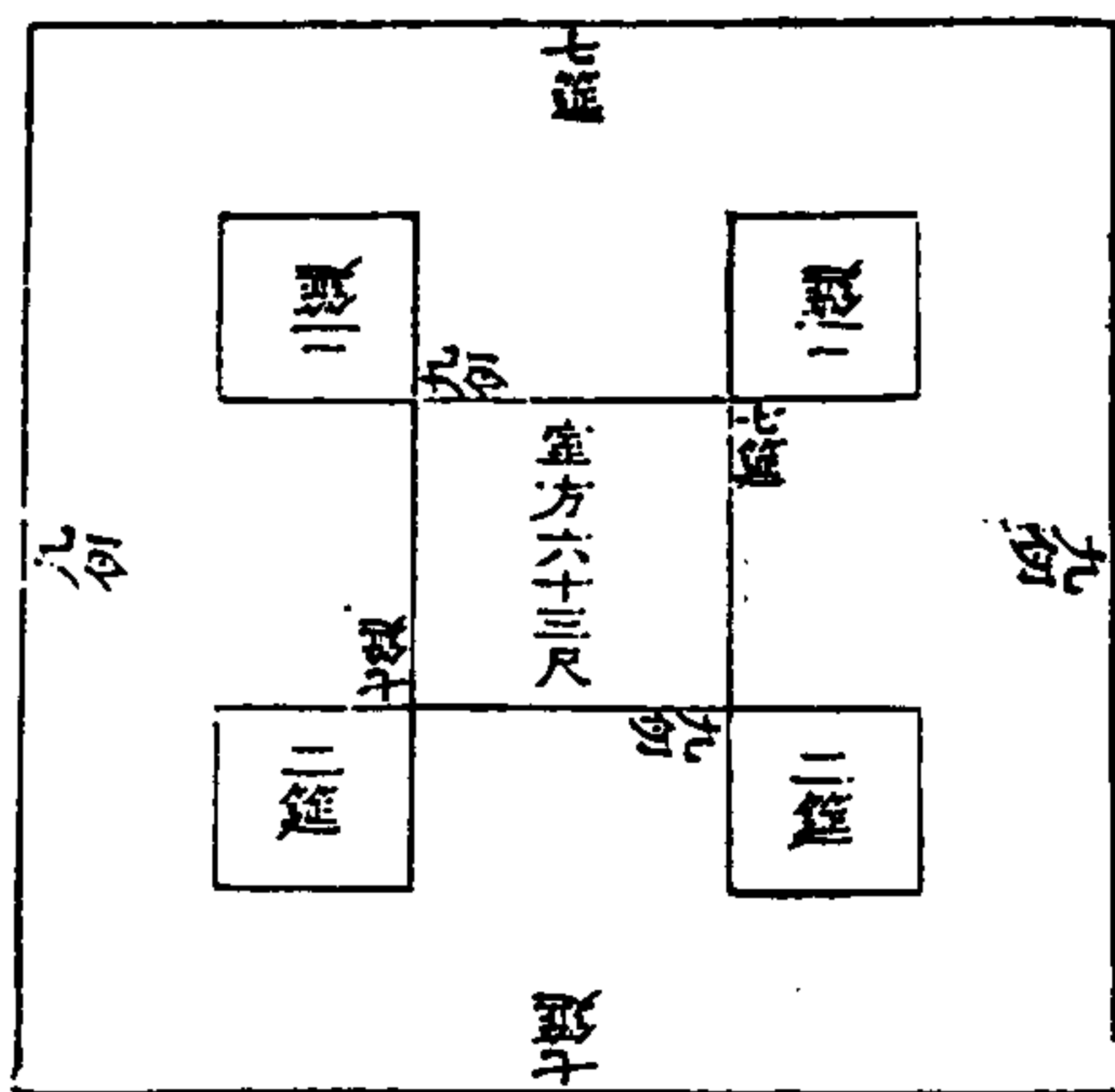
東堂 西堂

序以外爲東西堂廟寢所同但廟之東西堂又各有前堂後室分言之則爲箱爲夾寢無夾室通言堂耳此圖半堂之廣以爲序內房室之方與中堂等兩楹之閒與序壁之距等北堂廣如東西堂之脩其脩如東西堂之廣五架之屋而正方之其度自然如此而於廟廣爲三分綱一所謂寢不踰廟者倘有合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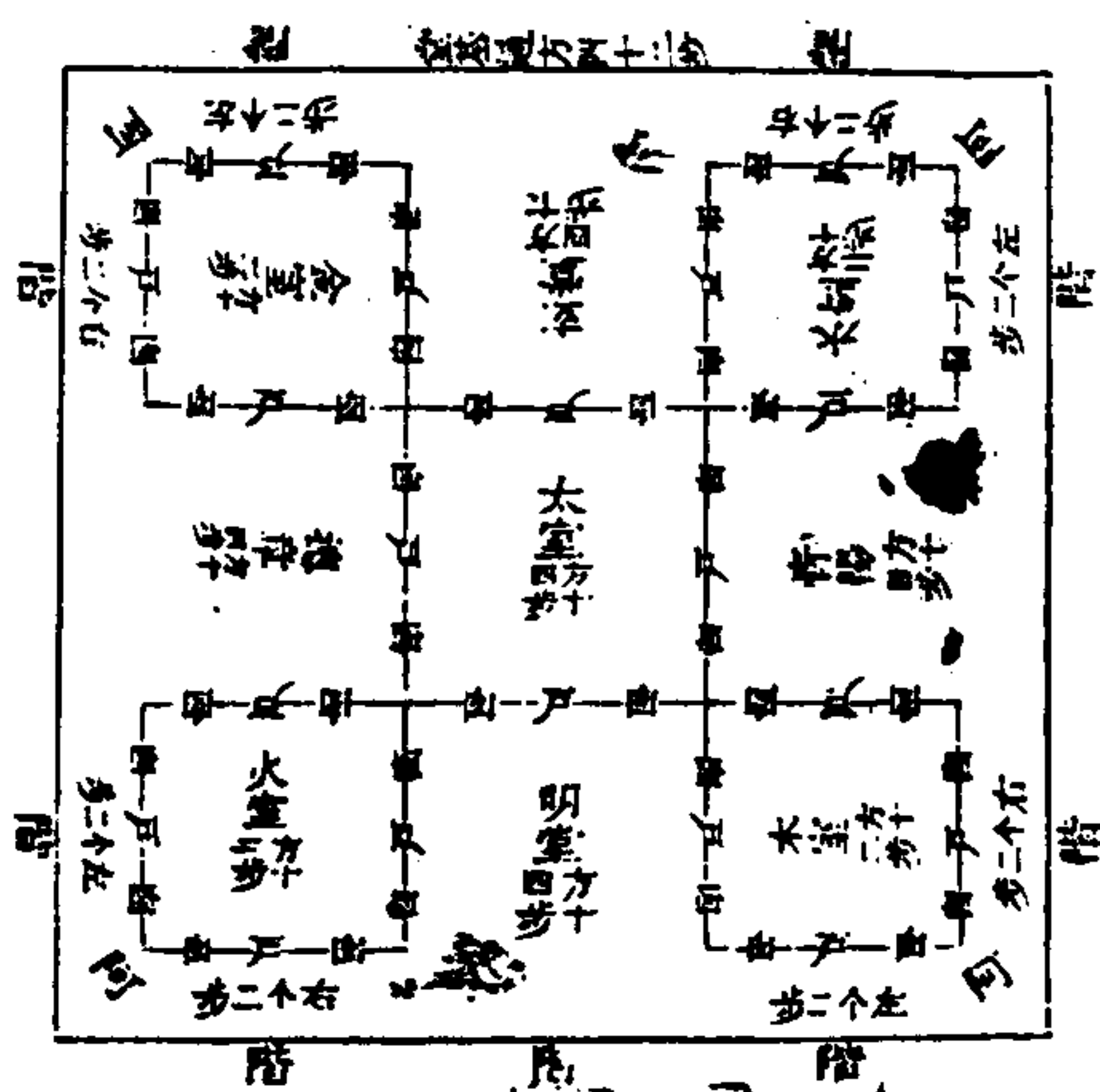
以今氏之法推之此寢必爲脊柱接梁乃得前三後二間架不等前則東西有楹後唯

一楹隱於墻內

周人明堂制度如前廣脩數異



考工記世月室明堂會通圖



世室明堂圖解

夏后氏世室

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

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

世室武世室盛德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洛誥曰王入太室裸

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者古

世太字多通用若太子即世子鄭子太叔亦云世叔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明堂之制順時布政四方有堂東曰青陽南曰明

堂西曰摠章北曰立堂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

其深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

脩皆若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四步全基方四十

二步以六尺之步計之爲二百五十二尺鄭君以

十四步遂爲堂室之通基而又自覺其隘乃疑記

是假令之數誤矣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

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廣森

謂易之卦位乾爲金居西北巽爲木居東南鄉飲

酒義亦以東南爲仁西北爲義鄭君所說似失其

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周明堂金在其後此之謂也三四步者十二步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四隅之室方十二步中央之室益以十二尺則亦方十四步與堂脩廣同

九階

注曰南面三三面各二案管子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唯賓階阼階者異也

四旁兩夾

舊屬下窗字為句者非

《禮記》孔氏所著書四十

《禮記》

四旁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

即所謂左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鄭注月令

云南堂東之前曰青陽右个鄭云東水室東之前

曰青陽左个鄭云東北之前曰立堂右个鄭云北

金室北之前曰立堂左个鄭云北西之前曰揔章

右个鄭云西火室西之前曰揔章左个鄭云西南

之前曰明堂右个鄭云南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

方各一堂兩個通之為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

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室謂之夾室明堂之有左

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親禮几俟于東箱鄭君以為觀於文王之廟文

王廟制如明堂東箱即左个也左由此言之明堂傳其饋於个杜預注云个東西箱

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

堂後室太室之戶四通自南視之前明堂後太室

陽後太室自西視之前立堂後太室自東視之前青

室當个之後即夾室也與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

遠也明堂位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正義曰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房則東南之室也

窗白盛

明堂月令曰室四戶戶二牖赤綴戶也白綴牖也

白盛即所謂白綴獨言此者明其尚潔質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禮記》孔氏所著書四十

《禮記》

明堂周垣有四門三朝記曰天子盛服朝日於東

堂此明堂之東門也虎闔蓋西門也取西方白虎名之逸禮曰

西北玄闔蓋北門也見周書皆為臺門故有階有

堂堂之左右有室所謂塾矣其度門基通廣取於

堂廣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

得二十八尺以為兩室左右之室各廣丈有四尺實則室基居

門基之半而門中兩根相距亦合堂三之一也舊

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据下記廟門容

大局七个鄭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七个二丈

一尺計周堂六丈三尺若取其三分之一以為門

適得二丈一尺以是知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殷人始爲重檐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

六尺也不言廣正方可知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

尋凡百六十八尺四阿者屋上四角爲飛簷也逸

周書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

四阿反坫重亢重廊鄭注儀禮云坫在堂角此四

阿之下卽堂之四角馬融西第頌曰陽馬承阿所謂反坫出尊

崇坫康圭者蓋在其上焉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

个見北魏袁翻傳則於堂坫增建四室故聶氏三禮圖繪

九室明堂並接四角爲之而孔晁之徒以反坫爲

外向室者或亦本於此東京賦八達九房薛綜注云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

制周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

九筵似記者之誤明堂月令曰東西九仞南北七

筵五經異義及字文七尺謂之仞仞鄭君云七尺

趙岐云八尺今案古者築墻五板爲墻板廣二尺

一堵之墻高丈祭義云築宮仞有三尺以仞七尺

計之得合一丈九仞七筵變文言之實皆六丈三

尺其堂正方字文愷云三代堂基並方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

筵爲百八十九尺侈於殷小於夏焉凡室二筵謂

四隅之室其中室必從堂之方故記略之隋宇文

愷明堂議引周書明堂曰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

六十尺愚謂室內太室之內也爲方六十三尺加

兩夾之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居堂內九十九尺

云百尺及六十尺者皆舉成數夏室廣而个狹周

室狹而个廣三王異世損益相變漢司徒馬宮明

堂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

堂堂大於室故命以堂今所推論爲與宮議合也

宮又云夏后氏世室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

堂以爲兩序開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蓋宮以室爲

二七爲倍十四丈廣四倍一爲益廣四尺故夏堂

得廣一百四十四尺周兩序開七十二尺者亦據

東西九仞言之但彼

以八尺之仞計耳

辟雍四學解

古者學有二曰鄉學曰國學國學亦有二曰大學曰

小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天子

諸侯同之周禮師保之學居於虎闥則小學在國中

明矣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西雍者辟雍在西郊

也王制又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四學同地言虞庠者

舉一隅耳鄭君謂王國大學在內小學在外諸侯大

學在外小學在內及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皆不然也

蔡邕引易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四學同日而徧其近在同地可知蓋太學如明堂之制四方有堂明堂辟雍靈臺並東堂同制故稱三雍宮謂之東序一名東膠如青陽王制曰養國老於東膠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明東序東膠異名同實序夏后氏之學也孟子夏曰校乃夏之鄉學殷遷夏禮更以夏之國學名其鄉學矣殷國學名瞽宗周人以爲西堂如摠章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而記云祭先賢於西學非其證歟北堂謂之上庠如立文堂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於時秋爲西方冬爲北方故也庠有虞氏之學故又名虞庠南堂成均也如明堂大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者以斯爲周學之正名殷人尚白先西方蓋以摠章統四堂大戴禮記曰成湯合諸侯制八政命於摠章是也周人尚赤先南方是以五宮首明堂五學首成均董仲舒說成均五帝之學正見學爲明堂制有五行之室象五帝之位今誤解爲五帝時學名失其本意土室位中央達四方在明堂曰太室在成均曰中學周垣亦有四門門側之堂所謂塾也虎門唯教貴遊子弟其餘學小學者蓋於學

門下逮鄉之羣老皆坐左塾右塾以教餘子後魏立四門之學猶其意焉魯效天子設四學見於明堂位惟南學稱泮宮爲異禮諸侯軒縣春秋說諸侯軒城並闕一面以網於天子於樂辟雍水環其宮泮者半之東西門以南通水而闕其北辟泮皆澤也學號澤宮取諸此也

禮學厄言卷一終

禮學厄言卷一終

三

禮學厄言卷二

論禘

禘大祭也祭莫大於祭天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此周秦儒者相承之正說鄭注因之無異詞焉自康成學微王肅說起滋以趙匡之謬響重以宋人之迂疎遂以禘為祭廟非祭天又誤名園止之禘為郊謂郊非祭五帝抑何不信古之甚也彼以禘為宗廟之祭者必引春秋禘於太廟及逸禮之禘於太廟篇為證然祭統

云春曰酌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禘者特時祭之名

耳國語每言禘郊之事戴記每言嘗禘之禮禘嘗之義而禘祫無聞焉夫記之禘與嘗對舉則時祭非大祭可知也國語之禘與郊連文且先於郊則祭天非祭廟又可知也春秋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初未嘗言及於禘然則再殷祭者再祫而已緯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亦又未經見也王制云天子植酌祫禘祫嘗祫烝禘則專祭一廟祫則並祭

五廟大祫則兼祭毀廟曷嘗別有所謂禘哉且魯嘗

僭天子之禘禮樂矣魯之視文王猶周之視帝嚳也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

王益可信俗儒所云祭始祖之父於始祖廟者周本

無是禮矣王者自天受命推所自出本之於天固無

足怪況大人履敏軋鳥命降商周之典實由神感諸

儒乃疑祖之所自出不得為天獨非陋歟今試更舉

一隅明其梗概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全烝合升也房烝升升也毛詩大房傳曰半體之俎

儀禮用牲合升有四冠之醺也昏之共牢也盥饋也

喪之歛奠也而皆用特豚自餘凡成牲者則皆升升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祭天用

犢特豚之類故亦合升牛小曰犢羊小曰豚若禘果為宗

廟之祭則角握之牛無不升升者也此又南北諸儒

申鄭學者之所未及也

論郊

園止名禘不名郊禮之以郊名者又有六焉正月上

辛祈穀一也春祀蒼帝於東郊二也夏祀赤帝於南

郊三也季夏祀黃帝於南郊四也漢禮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

位在丁未之地秋祀白帝於西郊五也冬祀黑帝於北郊六

也周人以高辛氏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故禘
事上帝配以帝嚳郊事上帝配以后稷周禮冬至
祀圓丘禮云大享不問卜而郊特牲言郊用辛春
秋之郊轉卜三正是其與禘異矣周官司服曰王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曰
兆五帝於四郊然則五帝之尊與事天同而既兆於
郊自亦皆謂之郊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此秋亦祭天之證也春秋經曰九月
辛丑用郊此秋祭天亦稱郊之證也蓋舉其虛空之
體則曰天指其生成之神則曰帝隨其時方之位則
有五帝語其造化之宰則仍一天彼春之名青帝夏
之名赤帝猶春之爲蒼天夏之爲昊天也令五方之
帝不得爲上帝則蒼天昊天之等亦非天乎秦居西
垂周京在焉封禪書有吳陽武時雍東好時並周人
四郊之兆遺址灼然而王肅等橫謂郊唯一祀有五
人帝無五天帝謬之甚也矣之甚也

九廟辨

殷制天子五廟無七廟周制天子七廟無九廟殷之
三宗其立廟之法未詳今梅氏古文書有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乃本呂覽引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而增

禮記注疏卷四十一

三

禮記注疏卷四十一

四

改其文不足據也周因殷禮四廟遞遷文武功德宜
百世祀特爲二祧親盡弗毀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此言爲不易矣韋元
成廟議云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漢儒近古
亦無異詞喪服傳曰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
世世祖是入也不祖公子然則諸侯之子孫有爲天
子者亦世世祖是入也不祖諸侯此自尊別於卑者
也武王以克殷之功歸善列祖故追而王之禮由義
起武王末受命宗廟之制未及更立周公制禮當成
王時太王爲高祖王季爲曾祖文王爲祖武王爲考
自太王以上廟所不祭亦不追崇小記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仁之至也義之
盡也周官隸僕掌五寢埽除糞灑之事祭祀脩寢七
廟皆後有寢其祧則守祧掌之故寢止言五二祧不
在七廟之外信矣周公營東都立太廟后稷宗宮王考
宮武王而無四親見周書作雒篇洛誥亦云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文王武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平王東遷因
舊宮室以宗宮考宮爲二祧傳云天子有別立親廟

亦止於四何以明之厲王名胡其仍孫釐王復名胡齊周人以諱事神名令六廟之親未盡莊王不得以厲王之名名其子也故知自莊王時厲廟固已毀矣且記云周旅酬六尸又未聞兼文武爲八尸也六廟不計文武劉歆始創其說新莽用之以立九廟王肅申之以難鄭君後之儒者咸以爲歸遂使王制三昭三穆之數溢而爲四荀卿有天下者事七世之文廣而爲九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五門考

周制天子五門先鄭說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後鄭更之雉門爲中門其外

鄭氏所著書四十一

五

庫門臯門其內應門路門廣森之聞也昔太王邑於岐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周人因之以爲王者之制諸侯所不敢擬是以魯三門有庫雉無臯應九章之降爲七自上而下綱五門之降爲三自外而內減必無科取其名者也而二鄭並言臯與應不相屬夫豈其然毛詩絲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郭門卽王城南門其門內之庭是爲外朝匠人營國前朝後市市朝皆在王宮之外凡民之出入城者得由於朝故縣法則萬民觀之詢衆庶則萬民造之

嘉肺之石民之罷者窮者至之春秋左傳曰卿喪自朝奔喪禮曰哭辟市朝令朝在王宮之內尸柩衰經何由而過乎外朝九棘之下有卿大夫治事之處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鄭注尚書云卿之私朝

在國門者亦以此

舜典注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

取法於前也案左傳臯門之哲宋有王禮其國門亦得名臯門蓋皇國父爲太宰聽事於臯門外朝因以稱之東觀漢記言城臯丞印臯字四下羊顏氏家訓曰臯分澤片古書臯多爲舉故今本轉誤作澤門

臯門之內曰應門門之左右是設觀闕明堂位曰庫

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春秋經書雉門及兩觀

災魯之兩觀於雉知王之兩觀當於應門諸侯無臯應

鄭氏所著書四十一

六

國門故記曰魯莊公之應門之內曰庫門宗廟位其

左社稷位其右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范武子注祭門廟門也闕

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禮運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

畢出遊於觀之上內廟外觀故以出言之鄭君以爲

廟在闕旁誤矣徵諸聘禮先云賓至於朝外朝也然

後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闕門內也闕門稱大門

之外而朝之前然後云賓入門左入闕門也然後云

每門每曲揖及廟門是闕在外廟在內甚明諸侯以

闕門廟社卽在雉門內故左傳問於庫門之內曰雉

門雉之言治也以其近治朝名之舊說康王之誥應門之內為視治朝愚謂彼喪中變禮未忍履先王常朝故異其處耳若以為即常朝之位則治朝之在列者唯三公孤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僕右易得於治朝見諸侯乎治朝在雉門之內畢門之外畢門者路寢之南門故謂之路門路門中門也中非五門之中猶言內門云爾周官閽人掌中門之禁注以雉門當之閽人內官之屬雉門非所掌也宋儒劉敞又有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名阜應畢侯國名庫雉路之說案記王之郊也獻命庫門之內周書作雉亦有應門庫天子臺門故庫而謂天子無庫門廣森以為不可門謂之庫臺

軍乘考

古者車戰故賦輿之法以乘為主而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雅曰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闕官之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正義曰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修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答臨頌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春秋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五百乘為軍是其明證何氏春

秋傳解詁云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隱五年雖不合周法彼亦習見語孟以千乘為大國故有是說焉昭元年注云公侯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其大數亦近五百故又以為諸侯一師也周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之言輻也如革車三百兩之兩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然此唯六鄉制軍之數如其郊遂以外井地制賦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且其乘之人數亦非有定司馬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以七十五人為乘者也小司徒注又云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以三十人為乘左氏傳二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與此士十人合管齊語云五十子亦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人為小戎則以五十人為乘楚之乘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以百二十五人為乘有百人卒又副以二十五人故有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各以士之眾寡任之輕重分別名之今謂二十五人共乘近所謂輕車者與或曰成三百家始賦一乘而一鄉不過萬二千五百家遽令備五百乘可乎曰郊外之軍賦馬牛車輦旗鼓戈盾皆出自私家六鄉之軍則自公家給之於民無取焉左傳成元年正

義曰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供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

其車車僕之所共也其兵司兵之所授也其馬與牛

牧田牛田之所秣也詩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所資傳以爲車出就馬於牧地

於民者家出一卒而已又案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

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計可任者

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治野以下

剡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治鄉以上剡及六十晚役

剡五蚤役晚免故取人少通率鄉皆家三人其用之戰也乘止二十五

人而三番更迭役之若其竭作則亦得充一乘七十

五人之數與邱甸之車伍固不相懸絕矣鄉之中以

家制卒而用之征遂之外以甸制乘而用之守近者

戰故名之而易集民且不勞遠者守則疆場有備敵

寇不得而乘之此先王所以維國之固也

禮服釋名

周禮冕弁裳服之名制說者紛紜猶多所闕滯是以參互考訂兼而釋之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縹十有二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縹旂九就璫

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縹旂皆就玉璫玉笄

案經言五冕皆五采縹十有二就則王之冕無不

十二旂者矣注獨以此爲衮衣之冕與皆文不相

會春秋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王

之元服於是取數焉禮男子重乎首故服有五而

冕唯一所以辨上下之等也公亦五冕九旂九就

侯伯四冕七旂七就子男三冕五旂五就並以同

冕冠異服縹旂皆就者言旂之玉數皆如其就數

尚書歐陽說冕前後皆有旒大小夏侯說唯前有

旒漢永平中議定冕服乘輿從歐陽說前後垂珠

二十四旒公卿已下從夏侯說皆有前無後此注

云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亦通前後計之同歐陽

說也廣森謂玉藻前後遠延唯見冠上覆前後出

耳不足爲後延有旒之證禮子張問入官篇曰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於後無取夏侯義是也王之冕

言紘不言璫諸侯又無紘皆文不備其璫天子亦

以玉矣紘則唯王朱耳諸侯以青祭義曰諸侯爲

紘躬大夫士以緇緇士冠禮爵弁皮弁冕弁謂之

紘冠謂之纓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纓兩條垂而結

其紘於頤以此爲異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

案此祀昊天上帝謂日至大報天於圜丘所謂禘

禮學卮言 卷二

也埽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乘大路而素幘越
席不緣大圭不瑋皆尚潔質報本反始其服宜稱
之是故黑羔之裘襲玄衣而不裼以充美也冕無
繁露敬之至也祀五帝亦如之者如其冕無旒玄
衣無文非必如其裘記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白
與黑謂之黼蓋錯黑白羊皮爲之誓聽誓命也省
省牲饌也國君當以黼裘爲祭祀之上裘當時諸
侯亦僭服大裘故曰非古也郊特牲王被衮以象
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謂上辛郊祀所服與禘有
異王肅強相附合託造郊問乃云天子大裘以黼
之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既失至敬
不文之義且冬日脫裘亦情事之不然故先儒皆
言家語王肅增加非孔氏之舊也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衮衣王者之服唯上公以王者之後亦得服之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侯故於文从衣从公言公之上衣公其餘大國稱侯故於文从衣从公言公之上衣也衮爲正字作卷者假借字鄭君乃以卷象龍首卷然遂升龍以爲九章之首又退宗彝於火下欲使毳冕得取虎雌爲義廣森疑焉荀子周人而其

書曰天子山冕則衮冕首山不首龍矣禮有言龍
衮者自衮以下無龍章故衮獨以龍名耳禮器曰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言龍下不及諸侯龍下不及大夫若龍衮首龍豈得又謂諸侯以龍首衣乎漢禮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非首龍驚冕七章自也然東都賦亦云脩衮龍之法服華蟲而下毳冕五章白藻而下希冕三章自粉米而下釋名曰毳苳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苳温暖而潔也是以虞書之次爲說

祭羣小祀則玄冕

注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案冕之制以麻衣延玄表纁裏故弁師言王之五冕皆

玄冕自希以上各有取義唯玄冕從其正名非以

玄

玄衣故也玄冕一章猶升黻於衣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此黻有在衣者非玄冕之服而何春秋

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黻冕者玄冕也注又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案大戴禮曰端衣玄裳纁而

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軍纁即冕字此冕謂玄冕顧也郊特牲曰玄冕齊戒顧命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名玄駒故玄裳謂之蟻裳豈得言

冕服唯有纁裳乎荀子曰天子袞褙衣冕諸侯玄

褙衣冕采菽之詩王錫諸侯玄衮及黼然則蟻裳

者邦君之正色王之卿士亦諸侯入爲之蓋天子冕服朱衣朱

喪諸侯冕服玄衣玄裳其上玄下纁者唯大夫耳
故喪大記曰大夫以玄纁明玄衣纁裳大夫專之
而雅曰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而大記其義君
以玄纁為主纁者對文雖異散言亦通矣
以純臣以雜太保太史太常形裳是大夫之服

凡兵事韋弁服

注云韋弁以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
卻至衣韋之跗注是也案兵事謂凡祠兵命將
之事非必戰服也聘禮卿韋弁歸饗餼則韋弁固
亦禮服詩言方叔率師猶服其命服瑟珩朱芾何
必韋衣裳而後從武事也此經有韋弁無爵弁

鄭氏孔氏所著書四十一

古

雜記諸侯相繼以爵弁服皮弁服朝服子羔之襲

也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又皆別無韋弁陳祥道

說韋弁即爵弁也韋言其質爵言其色爵弁服纁

衣以帛為之纁檀弓周頌曰絲衣其紕紕弁休休

弁而衣絲者爵弁也士祭於君爵弁禮絲衣以祭

布衣以朝古謂絲為純故冠禮稱爵弁純衣祭統

冕立於阼又王后其裳纁裳其履纁履黑

紕以共純服純皆訓絲也其裳纁裳其履纁履黑

紕纁純則用易為屨之纁也純纁也純纁也純纁

唯見於屨八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
舄黃纁青舄二而巳飾有三色未審所施鄭君
為飾用纁大屨飾用纁次及尊爵弁亦其蔽膝曰
用纁次之說皆無以決其必然姑闕之

韋弁凡冕服名韋弁服名韋弁之等下於冕
於弁特別謂之韋王以爵弁韋弁為兵服故曰韋
韋有夷以作六師矣毛傳曰韋韋茅蒐染草也鄭
聲如茅蒐茅蒐之字从艸鬼聲蓋古音貌故茅蒐
合聲即讀成韋猶不律為筆平便為倩乃後世反
切之所起

眠朝則皮弁服

注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案毛
詩其弁伊騏傳曰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顧命二人
雀弁執惠四人綦弁執戈雀弁者韋弁傳云雀韋
與爵同綦弁者皮弁馬融本亦作騏注云青黑色非

鄭氏孔氏所著書四十一

古

也皮弁用白鹿皮禮冠有綦組纓佩有綦組纓並

以雜文為綦綦弁亦取弁綦雜采文名之弁師曰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冕有旒弁有璫皆以組貫

玉珠垂而下之則為旒綴而上之則為璫故璫之

數與旒之數同等璫施於會會者弁之縫中所謂

會弁如星者也爵弁雖以弁名形制猶略如冕上

有覆而不俯無會璫之飾是以皮弁獨名璫弁三

圖爵弁似冕無旒士冠記曰周弁殷弁夏收明周

之章弁與周同制殷士祿將以辱配黼王制曰夏

后氏收而祭殷人辱而祭周人冕而祭則辱即殷
時冕矣論語言服周之冕蓋殷人尚質冕未有旒
至周始為旒冕而取其不旒之冕別為爵璫綦綦
弁故漢時通名爵弁為冕見續漢輿服志

一也鄭君鳩鳩箋讀騏爲璫與傳騏文義實相會
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
朔於太廟有頌者弁王所以燕兄弟甥舅說者以
爲皮弁也諸侯燕禮朝服王以皮弁朝則亦以皮
弁燕記曰朝服十五升當通天子諸侯言之故此
注知皮弁衣亦十五升布也郊特牲曰三王共皮
弁素積素積者白布爲裳要有辟積也其鞞素鞞
其屨白屨緇絢纁純

凡甸冠弁服

注曰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
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案冠弁立
冠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續漢志曰委
貌以阜絹爲之制如覆杯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
擊之以杖折委弁此侯國朝服用委貌之證少牢
饋食主人朝服雜記所謂大夫弁而祭于己者其
冠弁歟趙氏孟子注以冠弁當皮冠非也左傳責
衛侯不釋皮冠楚靈王雨雪皮冠右尹子革父王
見之去冠皮冠可釋可去則必別有一物加於冠
上若今雨帽矣冠弁服與立端同冠而衣裳不同
冠禮曰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鞞特牲饋食記曰

其服皆朝服立冠緇帶緇鞞舊說鞞與屨從裳之
色以此校之朝服素裳其鞞或緇又禮言立端立
裳黃裳雜裳可也然同爵鞞黑屨青絢纁純似屨
鞞皆不必順裳色易鞞亦不必順裳色故諸侯麻
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箋以
金鳥亦爲黃朱鳥者近是

凡弔事弁經服

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案弁經有加爵
弁者檀弓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經紵衣是也有加
皮弁者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羔裘玄冠
夫子不以弔言不以朝服弔也諸侯與其臣以冠
弁爲朝冠其弔服自可皮弁環經天子與其臣皆
以皮弁爲朝冠故弔服更用爵弁經避朝服也庶
人無朝服乃得通以素委貌弔矣王莽時詔議功
顯君服劉歆等稱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纁弁而加
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經無文據記弁經葛
而莽則弁經固有葛者其用之別或當如歆所說
皇覽引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錫衰裳弁經
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總麻裳弁經
異姓葛同姓麻 弁經而衰者成服以後之弔服也
見太平御覽 爵弁經紵衣者旣小歛未成服往哭則服之或始
聞其赴遙爲位而哭亦服之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立冕而祭於已案士

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諸侯於祭也公之尸袞

冕侯伯之尸鷩冕子男之尸毳冕王祭先王先公

皆與尸同服則諸侯亦當與尸同服記每言君卷

冕立於阼是公之祭服也玉藻諸侯立端以祭五

冕皆立其服皆端立端猶言端冕即謂袞鷩毳之

屬彼兼五等諸侯言之不得斥名何冕故通謂之

立端
知非冠端立者文在神冕以朝之上所謂貴賤不嫌鄭君破立端為立冕非也神冕乃正

立冕耳云云之
鄭君乃疑諸侯祭於己不得申其說具儀禮雜義

上服過矣周官晚出或者以鷩毳諸服名不經見

為疑然春秋許男新臣卒左傳曰凡諸侯薨於朝

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袞歛許男本

毳衣故加二等而後袞是五等不得同冕足以明

焉侯伯之服以鷩為上然而曰王錫韓侯立袞赤

舄者則加賜之也乃所謂褒衣也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立

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案典命言衣服之數皆如命數詩曰豈曰無衣六

兮左傳鄭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則服章有以

偶者矣蓋三公八命袞而八章孤卿六命鷩而六

章大夫四命毳而四章大車之篇毳衣如蒺毳衣

如璫其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

之服乘其大車檻然服毳冕以決訟是言大夫

有毳冕者也

如蒺言其藻也如璫言其火也續藻青續火赤

當有冕上士三命服亦三章中士二命服亦二章

下士一命服亦一章禮器說冕旒之數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者皆據王朝而言此經孤之服不

過希冕卿大夫之服不過立冕士又不得有冕何

也凡諸侯各君其民世其土服其命服有不純臣

之義若畿內之卿大夫士屈於至尊自非助祭王

所及以王命出疆不得申其上服故略而不言耳

諸侯之士猶有爵弁而此經止云士之服自皮弁

而下明亦以其非攝盛不得服而略之則孤之所

以斷自希服卿大夫之所以斷自立服者其故可

知也

其齊服有立端素端

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

幅是廣袂等也其袼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

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案玄端者玄冠端衣儀禮冠端玄論語端章甫左傳端委殺梁傳委端皆謂此也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紩纓士之齊冠也又曰齊則結佩而爵鞞爵鞞者玄端服之鞞也禮男子玄端恒與婦人宵衣相配昏禮注讀宵爲素衣朱綃之綃魯詩說綃綺屬玉藻有玄綃衣或者玄端之衣亦綃爲之歟若然士祭其先仍得綃衣唯大夫祭服布衣者遠下君也合於所謂順而樸者鄭意唯士有端非也凡冕服皆正幅故荀子曰端衣玄裳纁而乘路樂記曰端冕而

聽古樂武王踐阼篇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唯皮

弁冠弁服乃有侈袂廣森以爲吉事則冠冕之服

端弁服侈袂少半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知主人朝服亦侈袂也凶事則喪服端雜記曰端衰弔服侈袂經其衰侈袂凡端與侈袂取其相變而已曲禮曰大夫士去國素衣

素裳素冠微緣鞶履殆所謂素端也唯素端微緣明餘服皆有緣衣緣曰純深衣曰純袂緣裘緣曰

飾詩曰羔裘豹飾裘緣在幅曰綽在下曰綌見士喪記

又案諸服之外見于禮者有深衣長衣中衣中衣者吉服之裏衣也郊特牲以大夫丹朱中衣爲僭案射禮君袒朱襦大夫袒纁襦

蓋卽侯國朝服之中長衣凶服也卽深衣而素純衣所用色也除未聞者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深衣受大夫之喪筮宅與葬日則史練冠長衣之制則小戴記備矣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案禮婦人從夫之服位男子冕弁之服凡有九等則婦服亦九等此唯見六服者外祀武甸非后所

有事故不備其服禮經所見尚有褱衣稅衣錫衣宵衣鄭以褱展爲一稅緣爲一近強合耳今差次

之蓋褱衣視衮冕揄狄視鷩冕闕狄視毳冕鞠衣

視希冕褱衣視玄冕稅衣視爵弁展衣視皮弁錫

衣視冠弁宵衣視玄端何以明之記曰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房中是褱衣視衮冕也玉藻

曰王后褱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褱衣盧景謂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鄭君則上公夫人乃褱衣孫鄭等改鞠衣非也

曰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是揄狄視鷩冕闕狄視毳冕也狄皆當爲其之翟也之翟翟古翟字通異義詩韓說舞以夷狄大鄭君曰其夫孤鳥羽可見右手秉翟韓詩亦作狄

也則服鞠衣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是鞠衣視希冕也喪大記曰復大夫以玄纁世婦以褱衣玄上纁

也喪大記曰復大夫以玄纁世婦以褱衣玄上纁

下冕服之色大夫一命而冕世婦一命而禮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故玉藻曰一命禮衣是禮衣視立冕也昏禮主人爵弁女次純衣纁衿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衿爲一曾子以爲婦服則稅衣纁衿者卽純衣纁衿也增爵弁服純故女稅衣亦純小戴言稅不言純儀禮言純不言稅可互相見喪大記曰復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以稅衣揄狄狄稅素沙亦以狄比冕服稅比爵弁服是稅衣視韋弁也展衣鄭司農以爲白衣毛公以爲丹縠衣詩言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說文解字曰嗟玉色鮮白以玉之白喻衣之白則展衣白信矣尚書大傳后夫人將侍於君前釋朝服襲燕服注云朝服展衣王以皮弁爲朝服后以展衣爲朝服取其色與皮弁素積相應是展衣視皮弁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注破被錫爲髮髢廣森謂被自首服耳不當連錫爲讀詩曰被之僮僮被之祁祁被者追師之次是也錫衣者錫衣也燕禮幕用綌若錫今文錫爲綌漢郊祀歌曳阿綌子虛賦被阿綌揄紵縞說文解字曰縞細布也主人朝服布主婦縞衣

亦布是錫衣視冠弁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立主婦纁笄宵衣是宵衣視立端也其緣衣男子亦有之緣或作緣士喪禮襲有緣衣注曰黑衣裳赤緣之謂緣賈公彥曰此立端連衣裳與婦人緣衣同緣衣一名衿立冠禮兄弟畢衿立注云衿同也古文衿爲均不言如主人服而別言兄弟服明衿立下立端一等衣裳不殊故謂之同立淮南子曰尸祝約立字從古文均爲正昏禮又曰女從者畢衿立女服亦名衿立男服亦名緣其不殊裳既同是以得通言之諸服皆以素沙爲裏沙卽紗也古今字追師職首服有副編次三等禮每言副禕知唯禕衣配副鄭曰副之言覆飾其遺象揄狄以下皆編鄭曰編列髮爲之若今步搖揄狄以下皆編鄭曰編列髮爲之若今步搖稅衣以下皆次鄭曰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髢宵緣則纁笄而已其等男子弁而婦人次男子冠而婦人纁笄

右雖統釋服名然帶裳冠屨之式色多未見於篇者或以經無明文卽闕之不敢妄說或以注無疑義卽因之不贅說也

禮學后言卷三

周禮雜義

膳夫王齊日三舉賈氏疏云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朔食加日食一等則當兩太牢此說於經無文然國語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韋昭注曰會會三太牢是天子大祀有用三太牢之法崔光傳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圖廟漢禮尚近於古蓋朝踐一牢象朝饋獻一牢象日醑尸又一牢象夕或齊舉與大祀同也荀子曰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重者兩也殆所謂兩太牢歟牛羊豕具為太牢然古亦有專名牛為太牢者毛詩采芣傳云菽所以芼太牢羊則苦豕則微是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是登籩通有豆名故膳人共豆脯以籩為豆大戴記豆之先太羹即以登為豆後鄭疑脯非豆實破字為羞似不必然

凌人夏頒冰周正仲夏也夏小正三月頒冰傳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左傳申豐曰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故夏三月頒冰周五月頒冰其實同矣

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於王后之吉屨唯言葛屨者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其皮屨亦司裘諸職共之矣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舄黃總青舄素屨者舄即屨字之誤鄭破字為舄上既舉總以該舄純下不當復雜出舄矣王服赤舄后服黑舄而皆有二等赤舄總純為上黃舄總純次之赤舄黃飾殆所謂金舄者非耶素屨如素積之素非凶屨也王之弁服皆青屨后服展衣以下皆白屨屨不別言其飾則亦分赤總黃總二等王用東南陽色周人尚赤尤尊之故以為舄后用陰色先北後西與王配也二舄二屨俱飾以黃正合土寄四方之義其有赤總者貴周所尚又以王之上服宜純也臣下屨飾蓋避尊者故所用不過緇青黑等耳聊復記其臆見於此終當疑事無質也

越語廣運百里韋昭注東西為廣南北為運鄭於大司徒廣輪之數注曰輪從也案地以南北為從則輪之義猶運也運聲又近隕毛詩幅隕既長傳曰幅廣也雖未言隕從也然東西亦或稱幅南北亦即稱隕互推可知毛公訓隕為均恐彼均字正當讀作運故漢時無韻字音韻通作音均此聲同之證

漢書地理志云洛邑與宗周通封畿短長相覆千里臣瓚注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

六六三十六合之爲千里也然大司徒云日至之景
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
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制其畿
方千里而封樹之則所謂方千里者唯据洛陽而言
是東都固自有千里矣國語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甸服亦就地中計之孟子
貢助徹之法說者以爲井田不改而尺步大小有異
夫夏畝五十而周畝百是周之步小於夏步之半也
夏之五服彌成五千周之九服相距萬里是周之里
亦小於夏里之半也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
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謂夏殷時也知非周時者以

上丈八尺之步非周法也古亦非以八尺爲

步但取古之一步用周尺度之則有八尺耳

士作記時也漢世百二十里當古百里故洛邑六百
里本夏時五百里而周人以夏之一里爲二里卽謂
之千里也東西相覆之說非是若然五等分土周官
與孟子亦小異大同何以言之古者公侯百里積方
萬里周之公五百里當古二百五十里積方六萬二
千五百里其食者牛實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開
方一百七十六里有奇唯此稍大耳周之侯四百里
當古二百里積方四萬里其食者三之一實封一萬
三千三百三十餘里開方一百十五里有奇與古百

里相近食者從先鄭解古伯七十里積方四千九百里周之

伯三百里當古百五十里積方二萬二千五百里食
者三之一實封七千五百里開方八十六里有奇與
古七十里相近子國五十里積方二千五百里周之
子二百里當古百里積方萬里食者四之一實封二
千五百里與古正同至男國百里卽古之五十里而
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十五里視古反爲小也自諸侯
去籍之後尺步漸增而大故至漢時里數復近於古
而孟子考工記司馬法諸書皆周末人所述其所謂
里步已非周禮之里步矣

小司徒曰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比卽

八成比居圖卽八成版圖比居者比次其地之居民

而著名於籍也管仲治齊有戶籍田結是古圖比之
法

地官牛人春官肆師兩見職人之文注並讀職爲機
蓋古文字少別無機杙之機字也國語曰牧協職可
證此職人之義

載師注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民雖
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
家稅者出土從車輦給繇役愚案里布直謂治麻所

作布罰各於其本事故田不耕則罰以粟不樹桑麻則罰以布民無職事者謂閒民之情游不給轉移執事者征之以泉若令代出傭直之意漢律民不繇費錢二十三近古夫家之征也謂之夫家者有所徵發當計三家而出一夫故以名之閒民無恒產如責其百畝之稅是屬民矣鄭君謂一成之地容九百夫溝洫每畝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又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通率之故止定稅三百家案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將重車者二百人計三百家共出夫家力役之征也屋粟粟米之征也里布布縷之征也然載師所言特防民之令耳若宅皆毛田皆耕民皆勤職事此等原無所取之其孟子所言粟布力役之征卽國語所言之田賦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者故趙氏章句曰國有軍旅之事橫與此三賦與國語及賈疏所引古周禮說皆合不可易也雖軍旅之歲猶用其一緩其二謂若三家之中一家從征彼兩家不從征者給其衣食一家出布一家出粟是故每井三屋則力役者一屋征布縷者一屋供粟米者一屋而粟因以屋名焉田一井收稷禾秉芻缶米一屋之數得禾八十斛芻八十八斤米三分缶之一載師罰田不耕者就用此數非一夫而責以三夫之粟也若然罰里布者亦非得二十

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法正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情末由詳考耳布出女工於田無涉故不以屋計而以里計大率七十五家內合有二十五家出布必有一定之總數其分數視民家多寡人者治布亦多少婦人者治布亦少須量其有無不能一槩至罰宅不毛者則但準二十五家之均數故不可稱家布應稱里布其實乃一里苟非軍旅之歲徹助而外一無所稅故曰廩無夫里之布也魯用田賦是平歲而亦征軍旅之芻米至實有軍旅仍不能不計井出夫近於用其二矣戰國時無歲無軍旅併布縷亦幾成常額故孟子有用其三之旅師乘有三名今以愚意說之井田正入曰耜粟軍旅之歲按屋出粟曰屋粟閒田不耕者罰令如屋粟之數出之曰閒粟

楚國以畛記田故楚辭曰田邑千畛見於戰國策者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殆因周十夫有溝其徑名畛遂謂十夫之地千畛爲畛歟

草人糞種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獬勃壤用狐埴埴用豕彊藥用蕢輕藥用犬注於大司徒五物九等卽引此駢剛赤緹之屬當之古者治地皆以九等故禹貢田賦有上中下鄭君曰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春秋左氏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原防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偃豬九夫爲規四

規而當一井疆潦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淳鹵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京陵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山林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管子地員九州之土爲九十物則又因九等而區別之上土三十物五粟五沃剛而不穀不汚手足乾而不斥湛而不澤所謂辟剛者也五位五隱葆澤以處黑落黑土所謂渴澤者也五壤五浮芬然若澤不離不圻所謂墳壤者也中土三十物五忒五纏潤濕而疆力所謂埴墟者也五監之狀芬焉若糠所謂疆樂者也五剝五沙其次五塉粟焉如屑塵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七

厲累然如僕累所謂輕燬者也下土三十物五猶五宏其狀如糞其色如鼠肝所謂赤緹者也五殖五穀甚澤以疏婁婁然不忍水旱所謂勃壤者也五見五桀堅而不豁甚鹹以苦所謂鹹瀉者也此經鹹瀉次於渴澤赤緹次於辟剛皆從色狀相似者類列之不以土物上下爲次

廩人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案漢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歲有上中下

孰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此經月食二鬴者爲粟一石二斗八升尚未能及月一石半故謂之下歲矣古量以黃鍾合倫之實一兩爲合十兩爲升四十斤爲鬴四鬴則日食五斤三分斤之一三鬴則日食四斤二鬴則日食二斤三分斤之二喪食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從下歲之食也

二十兩爲溢

大祭祀有接盛接者新陳相接之意也魯人之祭也周公盛魯公燕羣公廩新穀純曰盛下陳上新曰燕雜之曰廩接者其意是歟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八

姓之國互文也春秋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燔焉是異姓亦有胙膳其兄弟之國當有賀慶益可知矣且歸胙雖諸侯於異姓大夫通有之故子以膳俎不至去魯論語嘗記祭於公不宿肉云

聶氏禮圖琥作虎形疑未必然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璧曰璜琥當是半琮耳蓋琮之制外爲捷盧若鋸齒半之則背上有齟齬刻者似伏虎故謂之琥猶爵之象爵亦非作鳥形也鄭司農說牙璋琿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

刻齒卽虎象似矣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今案昭左也穆右也人道尙左神道尙右廟祧之位當先三穆後三昭又冢人墓地亦以昭穆爲左右而謂先昭後穆得無於地道尊右之義尤未協歟夫殷人上親右宗廟左社稷周人上尊右社稷左宗廟先儒之舊說也廟與社並論旣以在右者爲尊則就廟中而論亦必以在右者爲尊此理甚明文王稱穆武王稱昭二祧並立百世不毀若以昭先穆是終周之世武常先於文矣且昭主藏于武王廟穆主藏于文王廟是周之諸王無不子先於父者矣愚謂父昭子穆蓋通始祖計之據其生時世次始祖爲昭始祖之子爲穆及其入廟始祖居中而始祖之子乃適以穆爲四親首故昭穆不異名而左右已異尙然經言昭穆不言穆昭者唯據父昭子穆爲正也

漢書云皇后配食于左坐衛宏說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

漢宗廟猶尙右

鬼器也鄭君厥表注云厥與也若詩之與爾象似而作之

司几筵柏席用菹繡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蓋或說是也敦本盛黍稷器名士虞禮曰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藉用葦席特牲饋食曰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菹是此之柏席矣唯士直措敦于席人君尊席上有几几上廢敦耳柏讀當如今之箔後世謂菹葦所織作者曰箔玉篇始有其字古或通作薄此經則借作柏也

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趙簡子之誓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槨馬無入于兆下卿

鄭氏注所書四十二

十

之罰也白虎通義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凡此皆足與冢人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之語相證蓋戰期能克非期能死所謂死王事者必死而有益若狼暉做無存之徒然後登於明堂饗祿其後至乃不占震于鳴鼓陳書怯于聞金直謂之戰陳無勇而已後世臣道既薄節士益鮮不得不獎以厚賞諷以虛名輒有擊門受律恩仇短略挾師

辱國僅以一死塞責而優卹及于孤兒史傳厠于忠義豈知古之人視之方將錄其罪而削其葬也噫

律止於十二而編懸鐘磬以十六枚共一虞者蓋本於造律之始三分損益自黃鍾九寸下生林鍾六寸林鍾上生太簇八寸太簇下生南呂五寸三分強南呂上生姑洗七寸一分強姑洗下生應鍾四寸七分強應鍾上生蕤賓六寸三分強蕤賓下生大呂四寸二分強大呂上生夷則五寸六分強夷則下生夾鍾三寸七分半弱夾鍾上生無射五寸弱無射下生小呂三寸三分強小呂上生幾及黃鍾之半復得黃鍾

《禮記疏義》卷四十二

《士

清聲而生生窮矣聖人以所生大呂夾鍾小呂三管皆在半黃鍾以下太高則近濁故倍而用之大呂八寸四分強夾鍾七寸半弱中呂六寸六分強謂之三開而仍存其未倍之本管與半黃鍾共為四清於是十六律立焉後世清鍾有太簇無牛中呂似相沿之謬周禮夾鍾或稱圓鍾中呂皆稱小呂据其未倍時本於諸管為最短故仍得小呂之名据其既倍者言之則長短居三呂之中故或謂之中呂此有義可等者也天神之樂金奏尚黃鍾升歌尚大呂堂下合樂則以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此黃帝之聲也黃鍾子大

呂丑太簇寅圓鍾卯姑洗辰以相次為用者也無大呂者大呂為商也地示之樂金奏尚太簇升歌尚應鍾合樂則以林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陶唐氏之聲也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以相生為用者也無黃鍾者亦黃鍾為商也宗廟所用金奏尚無射升歌尚夾鍾文舞則有虞氏之九磬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子與丑合也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寅與亥合也武舞則大武經雖未詳其律然周語泠州鳩之言可以互相備所云夷則之上宮者大呂也黃鍾之下宮者林鍾也太簇之

《禮記疏義》卷四十二

《士

下宮者南呂也無射之上宮者夾鍾也所生曰下宮所自生曰上宮蓋以大呂為宮丑林鍾為角未南呂為徵酉夾鍾為羽卯雲門取相次咸池取相生磬取相合武取相衡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商音不用者乃周人損益六樂以成一代之制故曰聲湣及商非武音也商者金聲周以木王惡其所尅獨取宮角徵羽四音各主一律以為均首觀於武樂羽屬宣贏四均各有其名而無射上官以卒終謂之贏亂則大司樂之四律亦各為一均可推矣

龜人祭祀先卜讀當於祭字絕之謂祭之日則祀先

卜與司燿云凡祭祀則祭燿同義祭必貞卜故有報焉爾

九筮蓋皆著卦占象之法筮更者更變也重卦有兩體自非八純皆內外相變內爲貞外爲卦更言其卦也筮成者成動也易爻以動者爲占有遇卦卽有之卦咸言其之也筮式者占有局位有式若壬式以月將加時太乙式以和德運計易亦有八方之局五行之位故言式也日者傳曰分筮定卦旋式正基太史時鄭司農以爲抱式也漢書字作式筮目者目數也謂七八九六及六爻之數筮易者玩三易之辭以處吉凶審悔吝也筮

比者觀彼此此陰陽交錯以盡其變後世言互體伏

應之屬近之筮祠者將筮有禱祠今可知者唯命辭

假爾泰筮有常云假當讀如格之格筮參者參三也洪範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禮旅占必三人參之筮環者

環之言還也一筮不決還復再筮所謂原筮也古占

術散軼唯筮略具於易及左氏內外傳猶可依仿其

事說之如此休寧金狀元榜曰占法載在左氏者唯

六爻不變以象占一爻變以爻占五爻變以不變爻

占六爻盡變乾占用九坤占用六餘則占之卦象凡

四者有占耳兩爻或四三爻變無占象象曰初筮比

象曰原筮曲禮卜筮不過三則無占者宜改筮歟廣森謂二三四爻相錯休咎莫從理宜改筮唯內卦三爻全變或外卦三爻全變者可論卦而不論爻乃亦有占法晉人筮成公之歸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此其例也六爻盡變則貞卦皆動三爻變而相聚則貞卦有一動一靜二者皆筮更也周易占變唯筮更筮咸爲正法然豈必其常遇故有筮參之道鄭君所謂三易各用占者一人遇六爻不變一爻不變者卽從連山歸藏占之三易皆不可占然後再筮三筮三筮而三易無一合焉則亦龜焦之類其凶可知不必筮矣

中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注云四方諸侯

守衛者蠻服以內案大行人子男五命樊纓五就此

革路條纓五就當爲子男之車不云封子男而云四

衛者言四方衛服之國也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

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管子曰齊諸侯

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齊中也與爾雅是

距齊州之齊同義亦言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

故男服以內近則鮮子男采服以外遠則無侯伯禹

貢曰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言小國在內大國在

外也至周而大國在內小國在外亦王者相變之義

春秋時河濟之間小國非一然如許男之類或夏殷舊封而周末加其爵或如滕子則始封本侯後細其爵今不復可識別以推周初封建之制所可徵者唯曲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左傳曰晉甸侯也又曰鄭伯男也又曰曹爲伯甸明侯服甸服男服皆侯伯所封采服衛服要服蓋子男所封以衛言者舉其中也夷服鎮服蕃服則下文木路以封蕃國是已要服之外謂之蕃國據大行人知之他經邦國多通稱周禮乃有大曰邦小曰國之別康誥侯甸男邦采衛侯甸男獨言邦者或亦以此三服多大國之故乎

禮記卷四十二

五

練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翼翼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案漢書音義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是則前廟後寢猶言前堂後室非寢別一區漢時官室猶近古制故有未央前殿未央宣室亦前爲堂後爲室如淳依漢法言之也未知鄭意同否又禮祭畢之燕在寢毛詩說以宗室屬下爲廟室而湛露傳云夜飲必於宗室似亦以室寢爲一

士師受中注謂受獄訟之成也案國語左執鬼中韋昭曰執謂把其錄籍然則獄訟之中亦其錄籍若今

秋審招冊也天府治中之中與此同義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今案殷之爲中如中年考校之中謂閒一歲也假令甲聘丙又聘閒一歲則涉三年矣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歲問者比年也殷聘者三年也朝事義述此文曰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然則古讀凡諸侯之邦絕句交義下屬言每歲皆交相問也中年皆交相聘也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故言交也聘問相施報世朝

禮記卷四十二

六

則小國朝大國而已故不言交也

六幣帛先於錦攷之禮典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禮享以束帛私覲以束錦公食大夫侑以束帛大夫相食侑以束錦冠禮禮賓酬以束帛昏禮饗從者酬以束錦大氏古人尚純於幣亦然錦有雜文斯次帛之下矣

輪人萬之以砥其匡也注等爲萬莖以運輪上輪中萬莖則不匡刺也案匡義如國語月盈而匡之匡言輪不正圓似月之虧缺也故等爲萬莖形正圓施於輪外則匡虧處必見矣管子曰弓弩多匡故

輪人為蓋注云蓋者主為雨設也乘車無蓋此言不然車上設蓋陰則御雨晴則蔽日道右掌前道車王下則以蓋從春秋左傳衛侯出奔使華寅肉袒執蓋又齊侯賜敝無存犀軒直蓋是五路皆有蓋明矣左傳笠轂注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亦未知是否

韞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注啟蟄孟春之中也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故鄭君云然然啟蟄與驚蟄似當有異夏小正二月剝蟄以為鼓也則冒鼓當以二月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所謂驚蟄也仲春之月日夜分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乃此經啟蟄之日也說文解字曰鼓春分之音

考工記曰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楬一楬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以柯長三尺計之合二尺有三分尺之二為一矩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者四尺也此黃鐘之磬兩角相距之度疏引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所謂股為二鼓為三也鼓股併之共四尺五寸車人以四尺有半為磬折實取諸此所以名磬折者與周髀經折矩以為句廣股脩之折同義假令股為句鼓為股求其弦

唯三尺二寸有奇鼓二十七寸自乘得七百二十九寸兩角合而得千有五今以四尺觸其弦乃侈其下十三寸平方開之即弦而成倨句矣凡三角形不正句股者此文矩與股鼓

皆不言尺寸者與車人互相備耳黃鍾律度之首故記舉以見例餘律磬有大小其股二鼓三恒以律為率其倨句恒以本律磬折九分之八為率可推而知如面鍾之磬則股博六寸長一尺二寸鼓長一尺八寸磬折三尺倨句一矩

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舊讀春為蠢今謂當如字讀功貢也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於春貢之時因貢教士漢計儲乃張皮侯而大射三朝記天子以歲

二月為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是其事也漢五行志曰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曰春日載陽台射辟雍古者大射本在春審矣鄒射禮注曰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

禮學厄言卷四

儀禮雜義

冠禮曰爵弁服緇帶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帶攷
施字說文作衽引論語朝服衽紳然則施亦紳帶之
名緇施其卽緇帶歟

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愚謂當
讀如士相見篇不疑君之疑疑立者斜向舅姑立也
於君以不敢斜向爲敬獻酢則又必向所與行禮者
以爲敬若鄉飲酒賓西階上疑立是向主人立也主
人阼階東疑立是向賓立也周禮曰不正其主面亦

不背客此疑立之道乎大氏足有定位而面無定屬
疑立今人行禮時亦唯習
於此節斯敬賓之意達矣

鄉射禮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案此質
謂侯中受矢之處毛詩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考工
記曰利射革與質荀子勸學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
蓋獸侯有質猶皮侯有鵠采侯有正矣天子熊皮爲
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凡
大夫士皆布侯而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爲質於大
夫士獨言布侯明君之獸侯亦眞獸皮爲之所別於

皮侯者在質與鵠耳

儀禮侯國之禮而有諸公舊說以爲大國得置四命
之孤然亦一人耳何得以諸言之且卽有孤之國其
君爵亦不過上公而其臣亦曰諸公似非別嫌明微
之義春秋傳鄭人謂伯有曰吾公在壑谷末世有之
禮經不應有也竊意諸侯皆有附庸周制列國之卿
當小國之君所屬附庸或可與國內諸臣同與飲燕
此諸公其卽附庸之君歟論語曰顓臾是社稷之臣
則附庸固有臣道其可與卿大夫齒必也然視卿大
夫純臣者有閒矣故愚謂以公稱附庸則可以公稱
孤卿則不可

燕禮主人注云宰夫也天子膳夫爲獻主此鄭君據
燕義使宰夫爲獻主之文而說也但記所云宰夫實
卽膳夫文王世子曰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膳夫有
膳宰之稱故通謂之宰夫亦或謂之太宰檀弓曰黃
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青史氏之記曰太宰荷升而
不敢煎調

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舊注遭
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
人案上經已云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

于廟此申言將命于大夫於文爲複若君薨則就殯官將命于柩前又不當大夫爲主注似錯矣遭喪將命于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問卿大夫之禮也主人卽所問之卿大夫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故長衣練冠以受雖遭喪不廢問卿大夫者使者之義無留其君之命也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與今聘禮記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文意大同蓋志卽記也儀禮孝經皆孔氏遺書而先秦之文稱引絕罕皆見呂氏先識覽引孝經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三十八字亦特識之

聘禮記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案說文解字引此經云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以下文同則許叔重所讀儀禮斗字爲斤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其說本於國語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彼以缶米爲十六斗則缶卽此之簋也

韋昭注同又小爾雅云簋二有半謂之缶未知何出

以秉芻爲二百四十斤

合於說文以稷禾爲二百四十斛是秉乃六斛矣本

注云今文簋爲逾似今文不但逾簋字異且唯作六

斗曰逾而無十字逾卽庾也考工記曰庾實二穀鄭

司農注穀受三斗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

讀豆爲斗蓋旅人豆實三而成穀先鄭亦讀豆爲斗

故云穀受三斗古升斗之字或作斗因變爲豆非四

升之豆也

大戴禮受斗五升管子六步一穀亦非十斗昌言斛取一斛並以斛爲斗

斗之斛同音而所容實異三斗爲穀六斗爲庾十庾

爲秉秉六斛二百四十斤也四十秉爲稷稷二百四

十斛九千六百斤也諸家說斗斛斤稱皆不同漢書

以十兩爲升六斤四兩爲斗說左氏者以十斗爲石

一石百二十斤則一斗十二斤

詳義大此許叔重以記正義

二百四十斤之秉爲六斛則又每斛四十斤矣据小

爾雅石四謂之鼓鼓四百八十斤也而禮記隱義云

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是古有以四十斤

爲斛之證

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會飯謂卒初時所飯之粱也謂

之會飯者播飯于會而食之簠簋相將簋有會則簠

亦有會疏云稻粱無會豈其然乎荀子禮論曰食先

黍稷而飯稻粱明黍稷先設而不飯也唯飯簠粱者

以公所親設重之下文賓取梁與醬以降奠于階西不徹黍稷其不飯明矣記曰簠有蓋霏凡食齊視春時既啟會恐其寒故霏之黍稷不飯即無霏耳注以爲初時食稻粱此時食黍稷似失經意

覲禮侯氏裨冕先鄭以驚爲裨衣後鄭以裨冕爲上服之次皆非也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曰大夫裨冕士韋弁據周禮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裨冕者玄冕也裨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禮論又作卑冕侯氏乘墨車大夫之車也其服亦大夫之服也稱也大行人言諸侯朝覲各服其服乘其路從其

《禮記疏義》卷四十三

五

貳車而經云墨車裨冕偏駕不入王門偏駕即貳車也舊注亦誤異者此覲禮蓋世子始嗣侯者入覲之禮也以未有王命故從大夫之車服下文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加命書于其上乃初命之爲諸侯矣詩之韓奕韓詩內傳以爲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其篇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合於此經之事又禮諸侯有行當奉新遷廟主于齋車所謂五廟無虛主者也此經乃云釋幣于廟似亦因新嗣廟位故變其禮猶武王載木主每舍奠焉自稱世子之道歟抑或三年喪畢先請王命歸乃遷廟則此時

廟主未入新宮仍得與廟無虛主之義無礙

方明之狀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君謂設王者刻其木而著之蓋方明所以依神主道也春秋傳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然則主六面皆穿孔孔中著玉焉著之者若今言嵌也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此古主之遺象云中穿之與何邵公說合加金設玉事亦同矣

喪服傳三言至尊而意各有當君至尊也是對父至尊爲言方喪三年同之於父夫至尊也是對妻至親爲言親者則期尊者則三年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又以見天子尊絕於上唯諸侯乃得如父

《禮記疏義》卷四十三

六

服服之自餘陪臣庶民並不敢同斬衰所以釋經諸侯爲三字而大夫總衰之義已包其中矣古人文簡而深有如此者

嘗謂近世爲人後者輒改其父母稱謂同於伯叔甚誤禮經降服直爲持重於大宗不貳斬耳非以伯叔父母之服服之也凡爲後所以降其本屬一等者禮有服必廢祭既主大宗之祭不可以私族之不虞頻

累廢之故減其日月初不關生時稱謂今俗自同祖以及無服通稱伯叔古人則不然父之昆弟為世父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若壹以所為後者之服屬降其父母則為從祖父後者即稱其父為從祖父為族父後者即稱其父為族父既以從祖父族父稱之又當以從祖父族父服之是父母有時降而功總矣其不可明矣且令親屬無支子而取後於疏屬則有不同祖以上者然經有降父母而無降祖父母可見祖父母不但生無改名亦且死無改服也

王氏寅旭降服辨曰孫為人後為其本生祖父母何服女適人者為

祖父母不降為人後者亦不降也何以不降窮乎無可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此士禮耳下文別有大夫為適孫為士者似雖適子在亦服齊衰期何以言之凡適子孫所以加服者為其承宗廟之重也士祭二廟此適孫異日所奉祀者至已身而止情繫於私故不加也唯適子死者為設已老而傳則孫有傳重之義然後以重服服之若大夫三廟則適孫猶得祭及已父無問有適子與否其當重也均矣推而上之諸侯應有適曾孫服天子應有適元孫適來孫服

蓋皆齊衰三月此非

敢臆說蓋推祭法王下祭殤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

祭二士下祭一而知之者也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

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

言當作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

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即順晰矣

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此一段注內下言至親也二十

字今本漏入傳文故備錄之案鄭君讀法於經意傳意皆協但及時之說理尚未

安此未嫁逆降者蓋以貴降也何以言之經例行於大夫已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

見斬衰章注

然則未

嫁者未嫁於大夫也凡未許人或許適士而未行皆通言在室耳

容未許人則嫁適之名不定

故不云未適人云在室而已唯許嫁大夫而未行者乃別謂之未嫁故傳說之曰成人而未

嫁著成人者明其已許嫁也婦人外成既許嫁大夫

雖未行固已貴矣是以有逆降之法經言女子子未嫁者唯此及齊衰三月章為曾祖父母二事曾祖父母至尊也雖許嫁大夫不得以貴降彼舉未嫁以包在室許大夫者猶不降許士者可知矣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旁親也故許嫁大夫得以貴降此舉未嫁以殊在室必許大夫者然後逆降則許士者無逆降可知矣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舊有二解而皆不甚通鄭康成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假令週七歲便當哭八十四日夫逾月而葬葬而卒哭成人之喪猶或如此而狼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九

令連旬之外累月之餘區區孩童哀慟不已疑非理也馬融王肅謂如其本服之月數以為哭之日數則如緦麻之長殤已不在服限豈七歲以下猶有哭日抑豈功總兄弟自十九歲十五歲以至生三月者一切以日代月漫無輕重殊失三殤遞降之本意愚案此傳發在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條下似唯据子女子子等期服親屬言之以下文子生三月云云蓋本唯舉父為例證之可見服期者長中殤降大功下殤降小功又下當降緦麻但轉小轉緦不足成服止制三日哭而已是為以哭之日易緦之月也承十一至八歲之殤服五月則不滿八歲之殤三月正其本服故直

言以哭日易服月不明至大功之下殤既降在緦麻著日數讀者可推知其不及下殤者即自不服不服則亦不哭故不待言矣

娣姒婦者弟長也注長婦謂釋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此本爾雅然弟長之長釋文云本亦作娣敖繼公曰娣長也釋娣婦之為長婦也廣森謂當從作娣之本而用敖說疏以弟長兼釋娣姒凡詁訓之文皆無此例等傳意直以娣為長姒為釋與爾雅相反如爾雅山有草木曰嵒無草木曰屺土戴石者碯石戴土者崔嵬毛詩傳皆反之娣姒之名亦其類矣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十

況春秋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又叔向之嫂亦稱向妻為長叔姒並以釋婦為姒婦合於此傳禮婦人坐以夫之齒賈氏欲強合爾雅左傳乃云娣姒計已年大小不計夫年竊恐非經有昆弟無弟昆有姊妹無姊妹令姒大於娣何不云姒娣婦乎娣从弟而訓長者猶亂乃為治故乃為今古訓多如是呂氏春秋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者大也弟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也此即弟訓長之明證抑又推之長婦曰娣教之娣其幼也幼婦曰姒以言似也教之效法其長也此義儻有當否

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然則此篇魯人書也魯用四代之服器官故有夏祝有商祝

王制曰唯絞衾冒死而后制而士喪禮幘用斂衾注謂大斂所并用之衾安得始死即有大斂衾當取平時寢衾去其紃而用之至小斂後易用夷衾乃更以此衾爲大斂之衾因預名斂衾耳

大遣奠俎有鮮獸特牲少牢饋食俎實皆以腊獸据左傳曰唯君用鮮則大夫士不得通用鮮獸明矣此士遣奠乃偶用之者一則取變吉也一則以士攝盛

而用五俎須別於大夫之五俎去君位遠轉得用鮮

不嫌亦沐梁之意也

士虞禮明齊澣酒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澣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澣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

免腊也今文曰明柔柔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澣爲醕案周官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柔禮運柔醕在堂柔

醕者醕齊也然則今文字雖爲柔義亦訓齊以柔爲稷說今文者之誤

孟子章句又因此而曲禮稷曰明

柔亦治今文儀禮者加之故隋秘書監王劭立八疑十二證謂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柔句

慈氏周禮古義曰太祝齋

號注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蔡氏獨斷載祭宗廟禮性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

尊彝凡酒脩酌鄭君曰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名浩酒曰滌廣森謂滌澣皆以水滌酒故宗廟之號水曰清滌鄉飲酒義曰脩爵無數脩爵者脩酌之爵即澣酒也今文作醕其義亦同醕从西澣省聲聘禮注曰醕白酒也內則酒清白注曰白事酒昔酒也事昔皆常所酌酒故周禮謂之凡酒滌之爲脩澣之爲醕

耐祭名也其意以爲卒哭之後生事畢而鬼事始自

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乃從其昭穆

而耐之同其牲牢共其筵几使新死者之精神靈爽

與舊死者有以相接亦神道以設教事死如事生之義也故耐祭即於殯官行之辭曰適爾皇祖某甫而

不必至皇祖之廟亦不必有皇祖之主皇祖之尸精

意以依其神而已鄭君說耐祭於廟既祭反主於寢

已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而宋元諸儒遂謂耐者附主於其祖之廟失之愈遠矣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然中一以上皆得耐于高祖若耐必在廟高祖無廟於何耐之雜記曰妾耐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

其昭穆之妾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安所得妾祖姑之廟而祔之也記又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于王父也此未練則王父尚未有廟而附主于其王父之廟又從而附之以新主若何位置乎且經有祔殤者矣有祔女子者矣殤與女子皆無主令祔為附主設者無主又何祔焉近世相承以祔為附廟其誤已久徐氏讀禮通考雖詳辨之然猶惑於祔設兩主廣森謂小記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夫諸祖父之主各藏於其家之廟當祔之時既不可載已主而往就其廟亦必無遷他人之主而求就殯官由此言之則祔祭不設所祔之主明矣

少牢饋食報辭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注古文眉為微替為袂袂或為戴士冠禮注又云古文眉作麋微即麋聲之轉也春秋公羊經築微釋文云左氏作麋今左氏作邢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大戴禮孔子愀然揚麋並以麋為眉袂釋文音決非也袂當為秩字形之誤毛詩秩秩大猷說文解字引作戴是秩與戴同又上簋報曰胡壽保建家室胡壽猶遐壽也鄭注冠辭承受胡福云胡猶遐也遠也古讀遐如

胡詳見顧氏唐韻正成王之冠頌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遐壽所謂遠於年也詩胡考之寧正義曰周書謚法保民著艾曰胡

禮學厄言卷四終

與軒孔氏所著卷四十三

古

禮學危言卷五

小戴禮記雜義

曲禮曰立視五轡舊說以爲輪周五轉蓋幾十丈案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此遠視之節也然則十丈過於遠矣轡古度名其數無攷若据三十六尺而五分之則轡者九張歟

論衡儒增篇云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與鄭君以泣無聲爲泣血者異

喪事有進而無退故柩恒前首說者見記言葬於北方北首疑殯時前首葬則反之非也葬於北方爲之

《禮記注疏》卷四十四

一

幽也北首爲於北方故也統於國門而言在南則以南爲前在北則以北爲前雖北首猶前首也孟子稱東郭墦間則古亦有不葬北方者柩首必各隨其所向今人葬南方者亦北首誤會記意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士相見禮注引作使焉曰寡君之老似今本脫之老二字玉藻曰上大夫曰下臣賓者曰寡君之老言雖未有祿若以君命使則賓者亦稱寡君之老不敢自異於臣也疏以爲此未有祿者出使自稱其君曰寡君或以爲君使人于未有祿者之所將命曰寡君皆由未審

脫文致滋異說

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鄭以王制爲誤然二者或亦義各有當周禮六命賜官官謂卿之命於天子者若晉荀偃自稱官臣是也子男五命未合賜官蓋有加等乃得立三卿而一卿命於天子耳

商子曰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可引以證明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之語

《禮記注疏》卷四十四

二

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王制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篆文卯卯字相似此四寸亦六寸之誤下言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三百步爲里計八尺之步百里凡二十四萬尺以六尺六寸之步除之適得百二十一里餘六十三步四尺二寸大數相符記六十下脫三字衍二分二字若以六尺四寸爲步則較古步正少五分之一故注云以此計之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鄭君亦致疑於此也

五經異義尚書今文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

也腎水也古文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腎金也腎水也許叔重据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以古尚書爲是其撰說文解字則以肺爲木藏肝爲火藏脾爲金藏腎爲水藏心爲土藏非從古文之說太平御覽所引說文如此今本誤作脾金藏肝木藏脾土藏乃徐鉉改其肉部肝脾肺三字雖已改注而心部下土藏尚在舊文遂使心脾同行而火藏獨缺徐氏竄易之跡於此可見管子水地篇云酸主脾木鹹主肺水辛主腎金苦主肝火甘主心土又與上數說不同文子云脾爲雲肺爲雷鄭君獨取今文書說合於素問醫疾之術然難經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沈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其意何也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若然肝本乙木與庚合故從金肺本辛金與丙合故從火脾本己土與甲合故從木義得相兼矣

周禮飾成其事以春祠青帝爲祈穀夏祠赤帝爲大雩秋祠白帝爲大饗黑帝獨無祠故冬至大報天之文轉因無可傳而闕焉周人宗祀明堂經無時月若遂以季秋饗帝當之恐未可

五兵之名禮記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盾中央用鼓徐邈說穀梁傳陳五兵五鼓則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管子云東方兵尚矛南方兵尚戟西方兵尚劍北方兵尚盾盾揚子雲以木爲矛金爲鉞火爲戈水爲盾土爲弓矢淮南子云春兵矛夏兵戟季夏兵劍秋兵戈冬兵鍛周書云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見御覽書大傳云迎春田車載矛迎夏田車載弓迎秋田車載兵迎冬田車載甲鐵鑿後漢志注引皇覽略同唯夏車載戟樂元語云東夷之樂持羽舞西夷之樂持戟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先鄭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云是車之五兵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以上傳記言五兵者其異如此廣森謂周官五兵之外別有五盾穀梁五兵之下更言五鼓明諸家數盾與鼓者皆非矣司馬

法曰弓矢圍受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當從此爲正其方位蓋弓矢居中用揚雄說戈屬東方戈以木爲之而無刃當配木行也戟屬南方用周書皇覽管戈子淮南徐遜說屬西方淮南說矛屬北方矛獨有二者亦龜蛇兩象并行兼祀之義

文王世子無介語可也當讀無介絕之學中尚論說雖微其禮猶於旅也語可

周公踐阼者抱成王而負斧戣履乘石其攝也曰踐阼其致政也曰復子明辟聖人爲天下之大計不引嫌不飾迹亦孟子所謂有其志則可者也故荀子云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五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及者兄死弟繼之名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春秋傳魯一生一及當此之際

殷遺德在民未盡忘武王施澤於民未久非有盛德繼之天下將散而不屬故周公之及武王所以屏衛成王也觀於異日賜魯重祭向使踐阼未七年而沒成王必以王禮崇之王莽引逸書嘉禾假王蒞政勤和天下而韓非子亦言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則自周魯諸儒相承云然非莽始創其說矣宋人因莽事并疑此踐阼之文陋儒之見耳倫罔相殺亦以管蔡爲名又可謂公未嘗誅管蔡耶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注云赴告於君也今推尋經著祖廟未毀句之意似謂冠取妻必告於廟也非直以日月告君而已昏義曰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教成祭之嫁子猶然況昏冠乎蓋君使有司爲告於所自出之廟春秋左傳所謂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也毛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曰必告父母廟白虎通說取妻不先告廟者非是練祥則告之告謂致祭肉也耐練曰告少儀文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六

荀子曰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然則人君之祭豆籩在右房諸侯遷廟禮脯醢陳于房中盧景宣注亦曰房西房也夫人薦豆籩當就右房取之故記以夫人在房爲象月生於西矣祭統言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者謂尸未入之先位東房以俟事當文之下正義有說

社后土也周官所謂大元也社主北鄉而君南鄉答之則地道尚北之義見矣漢人別言北郊祭地於經無徵古者賞于祖誓于社故下文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社宮有澤是卽澤中之方止者也社稷常事皆太

牢唯夏日至大祠社而報地牲用犢與天同記曰祭
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
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
焉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又曰外祭則郊社
內祭則大嘗禘又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恒以社郊
並重配文言之萬氏學禮質疑云於郊曰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始則社非祭地而何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亦更不言祭地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天
神之等三禋祀也實柴也槁燎也以昊天上帝為首
地元之等三血祭也狸沈也鬯辜也而以社稷為首
鼓人掌六鼓之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鼗鼓鼓社祭可
見地元之大無過於社者矣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
侯祭土土即社也荀卿有言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
及士大夫此謂尊天而親地也尊統於上親逮於下
其義然也諸侯雖立社或當無日至大祭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舊注以長日為春分固未
安或遂以此為周禮圜止亦非此記實述魯郊魯春
秋卜郊恒先周正孟春記說其義以為建子之月日
短至自是而有養日祭之迎其始也周人冬至至祀
天本謂之禘以寅月祈穀南郊乃謂之郊魯僖王禮

不敢純同故用禘之月而行郊之禮孟獻子曰郊祀則知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下云郊之用絕
配天者是祈穀非圜止明矣郊之用絕辛也
郊言之所用日是辛也春秋傳周之始絕郊日以至此七
日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十子後學者所記當周末時禮已廢缺故追言周之
始時圜止之郊日以冬至今魯郊用辛轉卜三正與
周異法既別言周之郊明前後文皆為魯之郊矣自
王被袞以下正明堂位所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
韠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者也
以王言者著周魯唯郊月為異其服袞冕王亦同耳
鄭君謂記推魯禮以言周事是已但象天者止取玄
袞象天之色乃謂魯有日月星辰之章轉加於天子
則其所失
內則有濫以周禮六飲校之濫即涼也本注謂以諸
和水攷管子曰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
非愛火也呂氏春秋節喪篇鐘鼎壺濫注亦云以冰
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者
玉藻曰奏而食淮南子曰簪鼓而食奏雍而徹荀子
亦曰曼而饋代畢而食雍而徹曼萬舞也代畢當為伐卑畢即卑宇說見
五門考舊鼓考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工記謂之卑鼓鼓禮有金奏肆夏詩曰奏鼓簡簡書曰鼗奏鼓几言

奏者皆謂伐鐘鼓也左傳稱向巢每食擊鐘古者卿大夫食猶有奏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

犧尊注云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此沙字音莎古讀犧如莎犧从義聲義从義聲義从我聲與莎相近周禮作獻尊鄭君說鬱齊獻酌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然則獻義同音皆爲莎故毛詩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訓詁之學音義相將其來舊矣禮有象觥以象骨飾觥則象尊以象骨飾尊益無疑也王肅創謂犧作牛形象作象形又託齊大夫子尾嫁女器以爲證而博古圖因之偽范質鼎紛然競出莊子周

人其言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則犧尊以木作之

九

說晏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安得掘土詩正義曰士無飾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中銅牛而妄號之犧尊哉假令周有銅尊流傳漢世者必多不應毛鄭均未之識肅於詩皆申毛難鄭至犧尊鄭與毛同則併毛亦不信其故爲曲說以與鄭乖反如此

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爲夫臣爲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爲父母禫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然爲長子禫蓋庶子爲其長

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降而在期猶當有禫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

賀循說杖有不禫禫在爲妻下雜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月而禫

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亦通稱三年

假令遭喪于甲年之

未除禫于丙年之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首前後已涉三年

二焉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

喪服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太

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二十五月之三年其降也禫期

其降也不禫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附於其妻

則不易姓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以大

夫牲注謂此始來仕無廟者案附必以其昭穆夫尊

豈有下附於妻者且既無祖廟又安得有妻廟蓋附

於其妻者直謂附祭此妻與雜記練冠附於殯文義

同矣大夫妻死至葬中閒數月容有黜陟故記其禮

之變如此

雜記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升經

此兄弟之輕喪謂降而袒免者也凡有喪服者聞遠兄弟之喪各服其服而往無服則不往哭之惟大夫於袒免兄弟本以總降不可遽同於無服又不可以私喪之末臨兄弟故變而弁經云私喪之葛者兼挾兩義明親喪之葛與私喪之麻衰經既重則於兄弟輕喪皆不得易弔服而往矣

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正義云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植牲此非是士虞與饋食同用植豕未聞有所降也凡牛羊豕植者皆名植牲大夫之植牲蓋謂植羊記有郊植牲篇即植牲也左傳

鄭子張命祭以植羊殷以少牢正下大夫之禮也儀

禮以其班附今文班爲胖說者遂言左胖虞右胖附

据此記虞附不同牲足以折之矣士之虞也植豕卒哭成事附亦植羊歟

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正義兼載兩說熊安生讀賓絕句皇侃至大夫士爲句以左傳徵之熊氏義長皇武子曰朱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君拜寄公國賓猶王喪唯拜二王後矣天子於諸侯不純臣尚非二王之後不拜況君於本國大夫士豈有拜法

乎下言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者謂大夫士自有私喪拜賓之事卽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

士不虞篋注云未聞盧植舊有解疏又不載竊疑周官司巫祭祀則共匪主匪篋也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主於是有篋以盛之士無主故不虞篋矣

祭法注殷人宜郊契之語不然禹之郊鯀善則歸親之義蓋以其鄭洪水死民事爲功也冥勤其官而水死與鯀功同故商郊以冥代之非私其祖也逸書有

夏社篇殷人滅夏欲遷其社不可乃但易鯀於郊廢

柱於稷而已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明

尊祖配天周公創制故特以是稱其達孝若以周例殷謂宜郊契則以夏例殷又宜郊主癸三王不襲禮之謂何傳曰宋祖帝乙禮運曰宋之郊也契也宋以微子帝乙之長子改而祖帝乙始更推契配天不郊冥耳

祭法一篇多取國語展禽之言彼文有云幕能帥顯項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

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記取其禘郊宗祖而報未有文疑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卽報也郊特牲曰祭有所焉有報焉祈於壇墠則報亦於壇墠蓋太王爲壇高圉爲墠歟

雍毛詩序曰禘太祖也而燕居篇曰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爲大賓客之樂歌所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者也鄭君以振羽爲振鷺今案魯頌有駉篇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與客出之義正相合安知非卽魯人所爲詩以擬周樂之振羽者乎蓋樂主音節不主辭句故可以別爲其詩而用振鷺之樂節漢四

《釋孔氏所著書四十四

《古

廟樂歌猶用鹿鳴舊調以至魏晉六朝莫不取漢鏡歌樂府而自爲辭以當之推諸古樂何必不然

中庸義者宜也字當爲誼周官肆師注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漢書仁義之義皆作誼从古文也凡小學皆以其形聲相訓詁仁字从人誼字从宜故此記曰仁者人也誼者宜也春秋繁露云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此則今文字訓始以義代誼矣

宋人以儒行十五儒皆過乎中庸謂非夫子語豈其然哉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嘗目爲時中之至

行也聖人以中庸規矩天下而爲之說曰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仰而跂之然觀三代兩漢賢者多失之過鮮失之不及宋以後所稱賢者多失之不及鮮失之過何則俯就之易而仰跂之難也故論其迹似不及者去中庸近過者去中庸遠較其造誼之所至功力之所勤勉彼不及而不能仰企者斯遠遠不如賢者之過矣伯夷清而隘柳下惠和而不恭孟子猶以爲聖人夫唯上聖乃能大中至正無可無不可其次蓋得其一節而至焉足矣儒行一篇皆賢者過之之事至於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殆亦和之至者歟見利不虧其義雖分國如錙銖殆亦清之至者歟且所謂聖人者固非出於十五儒之外直兼而劑之耳東漢士君子於儒行多有其一節朱以後人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貌爲中庸而其流弊志行畏葸識見淺近遂至去凡人閒不以寸若乃賢者之過能俯而就固善已不能俯而就則其過必日甚其過日甚則其高世必愈遠其制行必愈難雖不合乎聖人不猶足以矯厲風俗乎哉

大學致知在格物卽致知止之知也格至也物射者盡地所立處也如儀禮序則哀公問篇曰孝子不過

物當棟之物

乎物仁人不過乎物言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
孝朋友止信皆有定則如射之有物不可以過至乎
物則不過矣不過乎物則得所止矣上文皆曰欲曰
先此變言在明非於致知之外別有格物之功也朱
子格致補傳前人已疑之者

禮學厄言卷五終

《禮學厄言》卷五終
《禮學厄言》卷五終

禮學厄言卷六

周禮鄭氏注

太宰幣餘之賦注占賣國中之斥幣 蒙案封禪書
曰賜樂大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然則斥幣謂物
陳積而斥出不用者若占賣之即謂之斥賣貨殖
傳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漢書縣官斥賣董氏財
凡四十三萬萬是也賈師注云官有所斥令賣其
斥字義同此晏子春秋曰財在外者斥之市是周
時已有斥賣之語

小宰質劑注月平 蒙案漢律平價一月得錢二千

《禮學厄言》卷六

見海通 所謂月平也揚子法言曰一閭之市必立

之平蓋市價以時貴賤故每月更平之 景武功臣

任當千坐賣馬一四買錢十 表梁期侯

宰夫掌官敘注侍曹伍伯傳吏朝 蒙案後漢宦者

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曰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

也宋書百官志云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

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

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昭云五百字本為伍伯

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

制五百為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賈公彥

云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依章訓伯讀爲陌依疏如字讀之司服注曰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侍曹謂伍伯當日者文王世子注云陳如今小史直日遵爲公府掾史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遼是侍曹之法有事當傳告也書其能者注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疏云四科不同等級各異故云異等蒙案異等亦辟舉之名賈氏謬說之漢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急就篇曰京學訓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祗彌身知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絕殊異等倫官正幾其出入注今時官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蒙案漢嚴延年傳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官門禁止不得入然則在內者見被劾奏即不許出矣凡邦之事蹕注今時衛士填街蹕蒙案衛宏漢舊儀曰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宮伯八次八舍注衛王宮者必於四角四中於微候便也蒙案此約漢法言之西京賦所謂衛尉八屯

者也庖人好羞注青州之蟹胥蒙案釋名曰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外饗饗士庶子注饗衛士蒙案王尊傳曰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宏言常以正月五日也惠宇周禮古義曰前漢饗衛士於曲臺後漢於平樂觀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而續漢志饗遣故衛士儀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闌罷遣勸以農桑是西漢衛士歲盡交代更給郡國爲材官東漢卽遣歸農桑與初時異矣和熹皇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外府邦布注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蒙案疏云漢書食貨志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等下一字今檢漢書此十一字並有而足枝長八分下更多閒廣二分四字且有奇下顏監有音訓與賈氏所見本異司裘庶裘注偶衣物蒙案偶寓也謂作假物寄寓其象史記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音寓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漢

郊祀有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寓車馬即偶車馬也郊祀歌鸞路龍麟即謂寓作者匡衡奏罷南北郊寓龍馬之屬故此一句改曰涓選

成休

掌皮會其財齋注齋計吏 蒙案文翁傳曰買刀布

蜀物齋計吏以遺博士

內司服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蒙案後

漢輿服志曰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穆

閨緣加上之服圭穆即圭衣也江充傳衣紗縠禪

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

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賈逵謂之衣圭釋名云

《鄭氏注所書四十五》

《四》

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

大司徒土地之圖注司空郡國輿地圖 蒙案匡衡

傳有初元元年郡國補三王世家曰御史奏輿地

圖漢初地圖藏御史大夫府元壽二年定三公官

以御史大夫為司空故更名司空郡國輿地圖矣

五曰寬疾注若今癰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

蒙案漢律高不滿六尺二寸已下為罷癰是但以

人矬矮者通謂之癰若有癰疾者別謂之癰不可

事其可事者雖不服戎猶任城道之役食貨志曰

常有更賦罷癰咸出謂癰可事者也

小司徒大比注八月案比 蒙案後漢皇后紀曰八

月算民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

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王當作王伊耆氏共王之齒杖鄭司農曰謂年七十

當以王命受杖者今 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

賜管子度地篇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

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是周法校比亦

以秋月

鄉師前後之屯注鄭大夫讀屯為課殿 蒙案上上

考為最下下考為殿蕭育傳會課有第六而漆令

郭舜殿是也殿从殳屍聲屍說文以為斃字是古

《鄭氏注所書四十五》

《五》

音殿如斃故屯得讀從之

鄉大夫其舍者注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

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 蒙案漢書高帝詔

曰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惠帝詔

曰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

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

賦他無有所與所謂吏有復除也武帝建元元年

令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賈山上文帝至

言曰陛下即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所謂復羨卒也

保氏注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也 蒙案旁要即今三角

法也凡三角必有三邊其兩斜邊謂之大腰小腰

要即腰字其直邊今謂之底古謂之旁蓋立觀之

則為旁偃觀之則為底猶古句股本立形西法偃

之號為直角也三角可以御句股句股不可以盡

三角故周公九章舉旁要而不舉句股至漢旁要

法始以重差句股足之重差者重兩句股取其

影差異乘同除以知比例若劉徽海島經是也少

儀正義以重差當差分誤矣今本重差下衍夕策二字檢疏及釋文馬融注有之非鄭注也夕策亦未 西洋諸算皆就古

知何解或曰當為互乘字之誤 法而詳明之唯三角最稱精異實亦古之遺術

人分散流於外域者耳然其演八線設對數智巧

不可沒也

司市質劑注若今下手書言你物要還矣 蒙案要

讀如原始要終之要言人相借貸物為之中者你

其必還過時不還則責你者也

遂師抱磨注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 蒙案魏書將

濟傳曰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歷適猶適歷疎密均

布之謂磨之字从秝說文解字曰秝稀疏適也从

二禾讀若歷種禾者必使行閒稀疏適歷役者行

列象之故禾列一言禾役呂氏春秋曰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

疎而不適也 磨者執紼人名籍取適歷之義以為稱也

古者發大役必籍其名而稽數之師則拱稽喪則

抱磨

旅師平頒其典積注軍興 蒙案漢言軍典猶今言

軍需也司馬相如傳曰發軍興制趙廣漢傳曰乏

軍典

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澹注千傷二三實除減半

蒙案前漢成帝紀曰郡國被災十四已上毋收田

租後漢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

其十四已上勿收田租芻蕘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不滿即謂傷十分之二三者就其餘見減半稅之

也何武為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至安帝永初七年蝗災

傷稼十五已上乃得勿租是則漢之末造征斂稍

稍重矣

稿人注亢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

者 蒙案尚書散屬漢時號亢官申屠嘉傳曰外垣

垣故亢官居其中是也官無常員其給食亦無常

例就謂之亢食成帝河平四年詔避水沓郡國在

所允食之文類注允散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注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人 蒙案賈馬舊說世婦為奄卿故鄭君辨

之言漢初皇后宮官尚用士人則周宮卿是士人非奄可知疏乃以為見周時用奄之義適與注反

矣後漢宦者傳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與之初宦官悉用奄人

不復雜調宅士然鄭引漢法以說此經則非也官以婦名不但施諸士人不可即施諸奄人亦不可愚謂此等必諸臣之妻老而有德

者選令治宮廟之內禮卿之妻即命為宮卿大夫之妻為宮大夫上之妻為宮士王制曰唯世婦命於奠薦其宅則皆從男子正謂此世婦也后妃獻

前於太廟時命世婦與君因祭而命卿大夫者同禮下文女府女奚冠以女字而卿大夫之等不言者正因號稱世婦其必非男子無疑耳

小宗伯肆儀注若今時肆司徒府也 蒙案史記淮南王傳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言因肆儀

會丞相府而議也後哀帝定三公官以丞相為司徒司徒府中有百官大朝會殿故肆儀者就焉

四年詔羣臣會議司徒府其位公殿下東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校尉南面議郎博士西面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附識於此

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習威儀也注援漢況周容肆儀時亦

宗伯攝王事

司服奠衣服注坐上魂衣 蒙案漢大喪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詣陵奉衣就幄坐太祝進醴獻如禮

既葬容根車游載容衣藏於便殿此鄭所謂魂衣矣周之奠衣服亦藏於寢其事又相類賈誼傳植

遺腹朝委裘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

冢人邱封之度注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已下至庶人各有差 蒙案漢書朱雲為丈五墳自以

廢為庶人從庶人之制也由此推之蓋關內侯墳高三丈五尺

漢時關內侯比古附庸故韋元成降爵關內侯作詩自劾責曰請彼車服

附庸中二千石以下至比二千石銀印青綬者墳三丈

比古千石以下至比六百石銅印黑綬者墳二丈五尺

比古四百石以下至比二百石銅印黃綬者墳二丈

比古下至庶人一丈五尺似皆以五尺為差 樂師敔舞注敔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蒙案續漢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祀

用壬辰位祠之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
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籩之形象
其功也若然舞師之職掌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
祭祀漢時靈星亦稷之類故持五采繒得帔舞之
遺象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淮南子云君
此尸卽后稷之尸傳言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
於味若后稷亦所謂食於靈星者也又王充說靈
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一歲再祀春以
二月秋以八月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
而

太祝二曰衍祭注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
命 蒙案說文解字曰殤道上祭也祭殤爲殤从示

神之司巫注今世或死武帝紀天漢二年止禁巫

祠道中者王嘉傳董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
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
也杜子春說道齋之奠亦云道中祭也漢儀每街
路輒祭

小祝置銘注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 蒙案薛
宣傳池陽舉廉吏王立未及召死以府決曹掾書
立之柩以顯其魂此疏釋鄭意云漢時謂銘爲柩
然則彼言書柩者卽是書銘矣

旬祝祠性注侏大字 蒙案侏大容是長大之意揚

子八十一家童之次七日脩侏侏比於朱儒
馮相氏注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
某也 蒙案直某者謂建除之屬王莽傳曰十一月
壬子直建又曰戊辰直定

典路大賓客亦如之注漢朝上計律陳屬車于庭
蒙案安帝永初四年以年饑元日會徹樂不陳充
庭車其常時大朝會皆陳車于庭東京賦所云龍
輅充庭者也石虎僭倣古制每正會充庭車馬金
根玉輅革輅數十見鄴中記

司常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
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蒙案城門僕
射所被者卽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揮爲
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善曰左氏傳厨人濮曰揚
徽者公徒也徽與揮古字通說文解字曰徽幟也
以絳微帛著於背又曰褚卒也卒衣有題識者也
廣雅曰亭父更褚卒也轉相證明是漢時亭卒褚
衣亦有徽識

司燿季春出火注三月本 蒙案月令注云辰角見
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然則月本猶言月初
古語有以月初爲本月終爲末者夏小正傳一則

在本一則在末是也有以月初為朝月終為夕者
荀子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是也

弁師玉璫注讀如薄借綦之綦蒙案毛詩綦巾古文作綦巾說文解綦字云不借綦薄借即不借聲

之轉也喪服傳注曰繩非今之不借急就篇曰裳

韋不借為牧人釋名曰不借言賤易有不假借人

也廣雅曰不借履也其紵謂之綦

小司寇議貴之辟注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蒙案

宣帝紀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此漢舊法

也世祖建武三年始詔令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

綬長相有罪皆得先請見後漢紀前漢劉屈氂傳云司徒吏二千

石當先請奈

士師邦汭注刺探尚書事蒙案丙吉傳曰隨驛騎

至公車刺取風俗通曰韓演坐從兄季朝為南陽

太守刺探尚書法車徵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為言

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志不得刺尚書事是

也然則刺探者謂探知祕事而私寫之

司園任之以事注罰作蒙案漢書音義蘇林曰一

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

野廬氏舟車聲互注車有輶輶坻閣蒙案輶輶漢

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薛綜曰輶輶坂十二曲坻閣

即劍閣棧道也蜀志建興十一年治斜谷即閣開

第云南通邛坻與邛同故劉昌宗音坻都禮反當

司烜注明義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蒙案明義

者殺人瘞其尸而揭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

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師古曰揭杙也廣雅揭

有揭槩何並斷王林卿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

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此即揭

頭明書其罪法者

掌客車三秬注讀為秬秬麻苔之秬蒙案說文解

字曰五稷為秬二秬為秬苔小豆也麻苔皆禾屬

故以秬秬計之此未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

小學文也漢時小學有蒼頡傳學爰歷凡將急就

篇考妣延年及顏氏家訓引漢兼天下云云則著

凡將七

輶人頤典注駟車之輶率尺所一縛蒙案檀弓注

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詞然則尺所即尺

許也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

所猶言幾許古許與所通故詩伐木許許許叔重

引作所所

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 蒙案釋名曰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如淳曰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鏤之

車人羊車注定張車 蒙案書大傳曰主夏者張張爲鷄火南方之中定張車豈卽司南車歟

弓人紵而昔注讀爲拊縛之拊 蒙案揚子八十一家更之次二曰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拊縛疑卽軫轉字軫轉又卽輾轉之音變也轉又與左傳縛一

六韜孔氏所著書四十五

古

如璜之縛意相似以轉輪喻者字从車以卷帛喻者字或从糸縛之義生於卷拊之義生於戾凡緣素之屬繫卷之其兩端若相戾不齊則外必有層層差次之狀牛角文理有似此者

廣森竊見鄭君注官禮多引漢法以況周事賈氏皆略而不說或說之而反致乖錯良由治經者專習箋訓鮮復旁涉史籍昔顏之推譏博士不知漢有韋元成魏有王粲亦學古之病也每緬兩漢紀傳及衛宏應劭之書時與注事足相證明蓋王氏漢制攷惠氏周禮古義多已徵引矣然猶拾其遺

餘得若干事輒識錄之補二家之闕焉賈疏儀禮疎陋相同公食大夫注所謂羹臠中別所謂左酒右漿皆用弟子職成句而疏昧其所出冠禮注假吏則蘇武傳有之韞丸則南匈奴傳有之喪服注南陽有鄧總鄧者南陽縣名故南都賦曰穰橙鄧橘疏以爲鄧氏所作布若此之類亦望文強解附會失之者也唐世古學全湮若儀禮古今文之殊周禮故書之異字杜鄭之異讀乃古音古訓小學遺緒疏既忽焉不講釋文亦莫能發明商子有言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蒙生今日雖有志於鄭學師受云乎意議云乎

六韜孔氏所著書四十五

古

禮學危言卷六終 嘉慶十八年孟春男昭虔恭校

上卷 古合官遺制
中卷 周明堂詒制
下卷 明生圖考

明堂考

嘉慶七年九月刊于金陵

問經堂孫氏藏

古合官遺制考卷上

明堂作自神農傳之五帝三代增損其制或稱合官稱衡室稱總期稱總街稱重屋以此諸名知爲九室有交道重屋其傳自古無疑也舉青陽明堂諸名則曰五室別于太室曰四堂兼及四隅曰九室分爲左右个曰十二堂義無違悖在善讀書九室之文見于考工記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之言出于鄭注而後人以三代無九室者何也必有九室有交道而可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有重屋而九室明顯有官垣而後可施四門前儒或未知之靈臺者臺門在官垣之南辟雍者水名在官垣之外太學者四門之學在門堂諸侯半天子之宮故泮水不周其北有太廟太室無元堂也明堂蓋行禮之宮禮畢則虛其位故宗祀則曰清廟齋宿則曰路寢教士則曰大學養老則曰庠始自東則曰東序習射則曰澤宮大饗獻饌諸大禮皆于此官漢儒知之後儒或又惑之蒙爲此學五年于茲不敢自信質之畢文學以田乃成斯帙說則會通諸經制則稽合象數左圖右書通天地人以明其說庶幾不墜先聖典型歟後世之議明堂不按經典徒務時用或彼此相訾袁準顏師古糾繆尤甚漢儒之後惟魏李謚賈思伯隋宇文愷及宋紫陽朱氏尙知堂室之制而度數未詳後生與于斯文益不能無述焉

明堂神農始作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案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于明堂或始于此也
淮南主術訓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智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成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嘗新穀薦之也祀于明堂

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無四方者黃帝明堂也風雨不能襲

燥濕一作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遷延猶養民之公其民樸重

端慤不忿爭而財是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

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

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

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奸心玉海隋

傳引淮南子云云臣以

上古朴畧初立典刑

桓譚新論神農氏祀明堂有益而無四方譚

按明堂名始于周諸子以為神農祀于明堂者蓋以周時

名命之黃帝正名百物則合宮其上古之名與

黃帝曰合宮曰明臺曰明堂曰明廷

尚書帝命驗黃帝曰合宮隋宇文

尸子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

張衡東京賦黃帝合宮

漢紀注應劭曰黃帝曰合宮

按薛綜注東京賦黃帝舜明堂以草蓋之則黃帝有合宮

之名蓋因重屋兼覆五室可知古有重屋矣

管子桓公問篇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

按明堂稱明臺者謂其南靈臺也疑上古即有靈臺矣

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

常疏五過論曰上經下經揆度

按漢律歷志玉衡构建天之綱也五行志斗天之三辰綱

紀星也天綱即斗杓黃帝在明堂正天綱即舜受終文祖

在璇璣玉衡之政又五過論以明堂比人身五中可見黃

帝時已有五正室如周制不得謂夏時僅有四隅室矣

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

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命曰昆侖

按漢時有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馬宮蔡邕等所

見隋牛宏傳言之公玉帶所上圖或有所本然封禪書上

云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則西漢時故府未嘗

有圖或後漢反出與

又按公玉帶圖云宮垣者即三百步之垣似漢時未明其

制複道即九室間道樓即重屋云昆侖者高之義也古人

稱高曰昆侖

又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一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

甘泉也

按說文廷朝中也蓋明堂宮垣內堂外之地明廷即明堂

也

五帝曰法官曰明堂

漢書鼂錯傳五帝神聖自親事法官之中明堂之上

按惠徵君曰明堂天法故曰法官

唐虞曰文祖曰藝祖曰太祖曰天府曰五府曰衢室曰總章曰

總期

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文

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又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注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

史記三帝紀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按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本經兩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即明堂堯承天禪舜不應在其親廟偽孔以爲堯文德之祖廟者謬也

尚書帝命驗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燁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顯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制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元矩者黑帝光紀之府名曰元矩矩法也水精元

古今宮室考卷上

四

昧能權輕重故謂之元矩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

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

史記正義

帝命驗注宋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

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

御覽

新論堯謂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

御覽

按五府名始于唐以法五行祀五帝必非四隅之室

管子桓公問篇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人

按爾雅四達謂之衢郭注交道四出則衢室謂九室間道

也然則唐虞前有九室矣無九室不得有交道四出經典

又稱康衢衢尊皆明堂詢民大饗之事

尚書帝命驗舜曰總章

隋牛宏傳

尸子觀堯舜之行於總章

文選注黃圖同

漢紀注應劭曰有虞總章

張衡東京賦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按爾雅八達之崇期郭注四道交出即謂明堂室間道崇者謂堂崇三尺期者總期也堯時有總期之名必九室矣于室中言其道爲四達故云衢于堂四面言其道爲八達故云崇期也組文稱基亦其義象與

夏曰世室

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

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性有白壯此用先王之禮

二七廣四修一

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五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室三四步四三尺

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其廣益以五室象五行也

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尺

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室南北六丈

東西九階

南面三三四旁兩夾階南面三三四旁兩夾階

之言成也以屋灰聖門堂三之二

門堂門側之室取數于正室所以飾成宮室

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室三之一

兩室與門尺爾雅曰門側之室謂之塾室三之一各居一分

尚書帝命驗夏謂之世室

史記正義

禮記外傳夏謂太廟爲世室

不毀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

一室八窗象八節

海玉

按大戴夏小正即夏明堂告朔布政之文其文有參中斗

正南門正之言即月令之昏中星也故周語亦稱夏令

又按考工記匠人之文三代互明其制故殷周明堂不言

階與夾窗門堂也其四阿重屋及內外九室之文亦夏已

有之舉其象五行祀五帝之正室有五得兼四隅室也

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是因考工記內外

九室之文言之鄭未嘗不知明堂九室于夏制但稱四隅室者舉五行之交則五行之正室自見也然鄭以中央室獨廣蓋誤計之今別爲圖說附焉

殷曰總章曰總街曰重室曰重屋曰陽館

大戴禮少間篇商履循禮法發厥明德順民天心配天制典慈民咸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而視二十四世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注八政洪範所云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是也總章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取萬物成功也又孔子三朝記文略同注先祖之府卽天府明堂

按殷人尙白故取西堂以爲明堂之總名猶周人尙赤取南室明堂之名

管子桓公問篇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

按街期聲相近說文街四通道也湯之總街義猶衛室猶總期與云觀誹者于此詢萬民亦闢門達聰之政也

尙書帝命驗殷謂之重室

史記正義

按室謂大室屋也

考工記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屋者王正堂若

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作也

新論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御

按重屋自有明堂卽有之觀黃帝有合宮之名必因一蓋兼覆各室故命之爲合公玉帶所上圖有樓曰昆侖亦或其遺象也九室無重屋則不能明顯周時亦有重屋故

法其半曰太室漢五行志以太室屋環爲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周重屋不見考工記而實有之豈非匠人之文互明其制與桓譚論云周時所加非也

尸子殷人曰陽館

唐會要顏師古引

按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

周曰明堂中太室南明堂東青陽西總章北元堂總曰文祖曰太祖曰清廟曰蒿宮

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五宮官府寺也太廟

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咸有四阿反坫重九重即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畫

咸皆也宮廟四下曰阿反坫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之極也藻稅畫梁柱也承屋內階曰移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爲文也

元階堤唐山唐高爲之也山唐謂唐臺山雲應明車臺元閣

門者皆有臺於東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累石爲門限也

按五宮者太廟一宗宮二考宮三路寢四明堂五皆有垣環之盧學士謂官當爲官非也後儒云清廟明堂路寢

同制蓋本此

又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爲左个右爲右个

初學記

按周時明堂見于經典甚多茲不錄

周書清廟明堂路寢同制

沈約宋志

按此或非周書闕文卽出作雒解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制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禹卑

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廟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按鄭注固言宗廟王展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則夏殷

周制亦互言無疑矣

尸子周曰明堂唐會要廟師古引

尚書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注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

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注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

按考工記左祖右社疏引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是古皆以祖爲明堂矣

又洛誥王入太室禋馬傳太室廟中之夾室

按馬言廟中夾室卽謂中室四正室夾之者顧命所云

室亦謂在兩室夾之者

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

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也後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

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

按史記以文祖爲堯太祖文祖卽明堂則此太祖亦明堂

矣王者祖天天爲大故別于祖廟稱太祖御覽引此作王

初祈禱于岱宗乃嘗麥于廟然則此爲泰山下明堂與

春秋左傳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指朝出其南門

按清之言靜亦或滯省大戴以爲文王之廟者孝經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禘祀于此故亦以爲廟又以爲路

寢者路大也明堂齋宿之禮大于寢宮故亦稱路寢大戴

云不齋不居其宮明非常居矣故雍雍在宮卽辟雍宮九室蓋虛設以爲祀神行禮之處也然則盧辯注謂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者非矣

又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

按蒿卽橐瓠字言木質晏子云明堂之制木工不鏤經典言蒿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卽明堂之制也後人疑爲蒿艾字反嘗古書其矣甚矣盧辯引晏子言而稱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似盧所見本未作蒿

古今宮室制考卷上

九

古今宮室制考卷上終

周明堂遺制考卷中

堂基從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周二百八十八尺高九尺階九等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按鄭康成注云室中謂四壁之內

大戴禮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又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通典引又鄭圖同隋宇文愷傳

按大戴所言從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合之得百四十四故云坤之策也

按明堂東西長南北短象地方不中矩四極南北短于東西二千里也蓋橢圓象天圓不中矩二十八宿之位繞斗

極亦橢圓也前儒未及言之

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初學記

按此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計之得修百一十二尺廣百四十尺則周書所言方者蓋据古制非

周制也

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東西九仞南北七筵玉藻正義引異義

孝經援神契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長九尺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高九尺故謂之太室玉藻正義引禮記外傳

考工記周人堂崇一筵

按禮器稱天子之階九尺故周制堂崇一筵也高三尺則階三等凡三尺為一等歟

賈馬以為九等階考工記正義

按九階疏引賈馬九等階者蓋言九尺之筵階凡九等說亦通不與南面三三面各二之說相違碍也

九室室各從十四尺廣十八尺

考工記五室凡室二筵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按考工記既云五室又稱內外有九室則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為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也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清廟明堂路寢同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非九室則九階何施內九室蓋言王宮之內

又按考工記疏引尚書大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知天子路寢制如明堂但一雉為三丈

大于筵耳

大戴禮九室十二堂

又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應十二辰通典

按大戴禮兼舉四隅之室室分左右个各有一堂并四正室各一堂故云十二堂臨階面有十二謂之堂也

明堂月令書說云四堂十二室玉藻正義引異義

按明堂月令及書說云四堂者別于太室言之云十二室者兼九室分四隅室為左右个言之實則九室也後人以此諸說妄生疑義不達之甚又按三禮圖云周制五室秦為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以九室屬秦非也考工記已云九室矣

通典周制每堂廣一丈八尺其堂上各有一室南北丈四尺

東西丈八尺

按考工記凡室二筵但言其廣得此明之

新論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後漢書注又白虎通同

黃圖曰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隋宇文月令同下黃圖仿此

玉海云通典引明堂

漢書應劭注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

禮圖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隋宇文禮傳

魏李謐明堂制度論凡論明堂之制二途而已言五室者據

周禮考工記言九室者案大戴禮盛德之篇小戴記月令玉

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採摭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

五室古今通則中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四面

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五室義明

于考工戶牖數協于盛德考工記得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

廣盛德篇得于戶牖失于九室蔡伯喈識其修廣之不當未

思其九室之爲謬鄭康成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

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中左右

之个棄而不顧玉海

按謚獨知明堂之義以夾房即个个即四隅之室則五室

四堂九室十二堂之說皆不相違背矣惟皆盛德篇九室

之失則非其辯鄭康成言四維之室者亦不知康成本義

五室蓋注考工夏殷周制互言之考工記下有內有九室

外有九室之文鄭康成豈不察此而以明堂爲止四隅之

室又以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乎

鄭炫曰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

疏

三禮義宗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

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

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惠氏禮說又御

賢文少異

按此亦九室之證言春三月之中居正寢者春仲月居青

陽太廟也又云餘三時亦如之則舉春以該四時矣云土

王之日居中寢以四季土王之日居太室也以此推之崔

靈恩固言宮寢有四隅室有四正室有中室矣而孔疏云

王有六寢正寢一燕寢五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

冬居之用崔靈恩言而遺其三月之中居正寢之義是不

知有四正之室或言三禮義宗有全書藏江右李氏惠徵

君儻見之也

九室及堂間道周總二百四十六尺

大戴禮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通典

按九室周總之室南北面三間各得六九五十四尺加

堂間道九尺凡四得四九三十六尺室東西面三間各得

六七四十二尺加堂間道四尺五寸凡四得二九十八尺

總計之博二十四丈六尺大戴言二十四丈述其大數也

節氣有餘數故置閏

周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隋宇文禮傳又御覽

按周書言堂方一百一十二尺故云室居中方百尺也合

之考工記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制不同蓋夏后氏之遺

制歟初學記引周書無室居中方百尺句但云明堂方

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周書此文得之隋書御覽
數字或有錯誤三人占當從一人之言不可盡以爲據
九階階廣六尺三寸

考工記九階鄭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按考工記舉夏后氏世室云九階與周明堂互文共見也
又按考工記稱夏后氏五室又有九階之言是有四隅室
矣考堯有衢室湯有總街名見管子非九室不能有衢有
街明夏殷已有九室故稱九階周仍其制矣
又按阮譔云秦爲十二階以堂有十二坐墀之也實則四
正之堂天子正位無敢當尊者不必施階惟天子出入南
階故青陽總章元堂俱無階夏后周制皆然也

周書階廣六尺三寸隋宇文愷傳又御覽

呂覽召類篇明堂土階三等

室基高三尺有內階三等

周書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內階

又高四尺隋宇文愷傳

按四字蓋三字積畫之誤

大戴禮堂高三尺

又以應三統通典

黃圖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隋宇文愷傳

禮圖曰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隋宇文愷傳

通典每堂廣一丈八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

東西五十八尺其堂上各爲一室

按此亦言九室之堂在堂基上又高三尺以爲室基其夾

尺總九室計之知此室又有內階矣

二十八柱

大戴禮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通典

按大室四柱四隅室各四柱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外各二
柱內因大室及四隅柱交接成構以成二十八宿之數且
此八柱爲重屋象八極也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戶高八尺博四尺牖高三尺廣五尺

考工記四旁兩夾窗鄭注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

大戴禮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室四戶戶

二牖

又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

藏也通典

周書戶高八尺博四尺隋宇文愷傳又御覽

又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初學記

按高三尺廣五尺故方十六尺門字衍文也隋宇文愷引

黃圖則云牖六尺其外階之

又按隋書引周書戶高八尺博四尺則知此文當爲牖高

三尺方十六尺無門字

明堂月令書說云室四戶八牖王藻正義引異義

黃圖曰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

數隋宇文愷傳

新論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後漢書

白虎通同法八

禮圖曰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

八戶法土王十八日禮字文

鄭炫曰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八牖者

卽八節也孝經疏

室高三丈

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玉藻正義引異義

按重屋高八十一尺則下室高三丈其一丈以爲方葢斜上之處上重屋亦高三丈其一丈一尺以爲圓葢穹隆之處也

上圖下方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茅茨蒿柱

大戴禮以茅葢屋上圓下方

又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通典

又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

宮柱名爲蒿宮也

按蒿卽橐字木之不斲者所謂木事不文采椽不斲或疑

爲蒿艾之字則謬矣

孝經援神契明堂上圓下方初學記

呂覽召類篇明堂茅茨蒿柱以見節儉

白虎通曰上圖法天下方法地孝經疏引鄭玄說同法作象

黃圖曰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隋宇文

按九室基方二百八十八尺圓周四分而去其一故得二

百十六尺也

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考工記四阿重屋

漢書五行志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

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

按此魯諸侯制半天子之宮但有太廟太室無元堂葢天子九室諸侯六也以可証重屋故引之

大戴禮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通典

又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圓

葢方載六九之道八闔以象八卦通典

黃圖曰通天臺徑九丈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

九九之數隋宇文

禮圖曰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隋

文世傳

上八窗

大戴禮八闔以象八卦通典

孝經援神契八窗四闔初學記

白虎通八窗象八風四闔法四時新論

黃圖曰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隋宇文

漢書應邵注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

鄭炫曰四闔者象四方也孝經疏

按八窗葢在通天屋上故下九室乃能明顯卽大戴禮所

云大廟明堂通天屋八闔象八卦也

又按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窗則此稱重屋之窗也

五室五色

周書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

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爲左个右爲右个初學記

大戴禮四鄉五色各象其行通典

新論爲四面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

初學記

黃圖曰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

隋書

考工記鄭注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向水室于西北

按此鄭注言夏后氏四隅室之制周有九室其四隅室亦當仍似此故引之

阮譔三禮圖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爲火室西爲金室北爲水室土室在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賈

宮室牆壁蛤灰飾

赤戶白牖

考工記白盛鄭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聖牆所以飾

周明堂遺制考卷中

九

成宮室

大戴禮赤綴戶也白綴牖也

左右隔

呂氏春秋高誘注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南北頭屋也

魏書賈思伯傳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

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

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

十二

按青陽及五室左右个卽四隅室也以斧扆掩後戶故云

戶牖之間謂之扆在一戶兩牖間也天子隨方居之

堂中道東西間各九尺南北間四尺五寸

按爾雅堂途謂之陳宮中街謂之畺古者陳田通音九室

中道象井田故曰陳黃帝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亦曰陳

也經典云充下陳者卽在堂途之列也畺字下从田象井

字形開方九也亦九室交道爾雅云宮中街者天子內九

室亦如明堂

管子桓公問篇堯有衢室之問下聽于人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按爾雅四達謂之衢八達謂之崇期皆以室中交道言故衢室總期總章皆卽明堂也

呂氏春秋高誘注中方外圓通達四出

宮垣方三百步高五丈

考工記野度以步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鄭注宮隅門

周明堂遺制考卷中

十

阿皆五丈

大戴禮其官方三百步

明堂月令書說云官方三百步

玉藻正義引吳義

周書乃位五宮一明堂

按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爾雅大山宮小山霍郭璞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廡宮之是也呂覽慎勢篇云擇宮之中而立廟俱謂宮垣非宮室也

又按大戴禮王言篇三百步而里則官方一里禮記王制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里

爲從廣各二八二十四百尺也

四門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有門堂

堯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按虞書所言四門必在明堂故舜爲上擯以迎諸侯若在
宮中回遠不能行此禮也關門明目亦必明堂若九重之
居不可洞達也

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
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于明堂
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按閏月居門當爲道間之門象斗指二辰間也非室中戶
大戴禮外水曰辟雍南轡東夷北狄西戎盧辯注言四海之
君于祭也各以其方列于水外

周書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隋宇文護傳又御覽

考工記應門二微參个鄭注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微

周明堂遺制考卷中

十二

之內八尺參个二丈四尺

按明堂四門丈尺無文惟鄭注有應門之制萬物始于東
方或餘門準此

黃圖曰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隋宇文護傳

皇氏曰明堂卽路寢亦有四門正義

考工記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

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
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按門堂宮垣四門之堂以鄭康成設計之堂修七十四尺
廣九十二尺

黃圖曰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隋宇文護傳

四門之學及明堂位曰太學東曰東序堂間道曰門曰闕

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詩靈臺正義

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蔡邕明堂月令論

按大學或云明堂位或云東序所以異者文王世子云始

之養也適東序養老教士之道從東方始卽東門之學可

以明之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序卽門室之牆也尊者南

面則臣東西分列而敘其位故謂之序學有南北序止東

西以此也庠亦序也非有別室故蔡邕以爲四門之學秦

穆公學著人國子曰門子卽其義

禮記王制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
侯曰泮宮

大戴禮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
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

周明堂遺制考卷中

三

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知在位功不廢矣帝入北學

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而

問道退習而端于大傳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

理道得矣尚書大傳同

異義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

則太學卽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

也詩靈臺正義

蔡邕明堂月令論取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禮記古大明堂

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闕見九侯門子曰側出西闕

視五國之事曰閭出北閭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

閭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闕故周官

有門闕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

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後漢書志注

按後漢紀注引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

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亦非古制也

靈臺在南庫門上曰象魏高二丈

周書作雒篇明堂有應門庫臺元閭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天

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當水泉川流無

滯寒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稔後漢書志注

春秋文曜鉤曰軫南衆星曰天庫初學記

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

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

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

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詩靈臺正義

公羊傳何休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

觀

左傳服虔注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

明堂之中禮記王制正義

按春秋文曜鉤軫南衆星曰天庫天官書軫南衆星曰天

庫樓庫有五車又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合之

周書稱庫門曰庫臺及禮緯五車三柱諸儒靈臺在明堂

之說是知卽宮垣南庫門矣爾雅闕謂之臺李巡云積土

爲之詩出其闕闕卽城闕既名爲臺必積土實中然則盧

植禮記注去天子大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者誤也

先儒不知明堂有宮垣故以靈臺爲重屋靈臺卽諸侯觀

臺觀謂之闕亦象魏也周人于此懸象又藏舊章賈公彥

稱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

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按左氏定二年春秋

經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禮記明堂位曰雉門天子

應門以爲東門杜預注雉門宮之南門兩觀闕以爲南門

未詳其義或魯制與

又按釋名曰庫舍也此言物所在之舍也庫門之稱以藏

舊章于此故名之

又按後漢紀引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蓋漢時

三雍宮非古制也

門墉有著象

淮南子主術篇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

所以亡皆著于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

之跡見成敗之變

家語觀周篇孔子至周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

紂之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

焉家語僞書猶引于此者以其有古說

宮在國東南

大戴禮在近郊近郊三十里玉藻正義異義引

孝經援神契明堂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後漢書注三里之外七里

之內在辰巳注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郊宮明堂內員外櫛其屋如倚
靡圓櫛

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內詩碑雍正義

劉向別錄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考工記疏

白虎通布政之宮在國之陽

許慎五經異義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堂窗四闔以地就

陽位也藝文類聚

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

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玉藻正義引異義

按明堂在郊東南審矣或云三十里或云七里之內無以

定之唐顏師古議明堂以為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其言蓋

不足置辨

宮垣外水曰辟雍左旋有梁

大戴禮曰明堂外水曰辟雍南壘東夷北狄西戎盧辯注八

蠻在南門之外九夷在東門之外五狄在北門之外六戎在

西門之外

禮記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

東

禮記明堂陰陽錄曰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隋牛宏傳

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壘之以水示圓言辟

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

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

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詩靈臺正義

異義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壘之靈沼謂之辟雍詩靈臺正義

臺正義

黃圖曰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圖法

陽也本闢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隋宇文

按辟雍在宮垣外官方三百步則水不止闢二十四丈也

黃圖者漢制水周堂基非古法也玉海云通典引明堂月

令同故存之

水經注鄴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雍靈沼長安志

按後漢紀引漢官儀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

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

以節觀者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其言

去明堂三百步非古制矣餘說合經義班固賦乃流辟雍

辟雍湯湯天子至止造舟為梁合之古者園橋觀聽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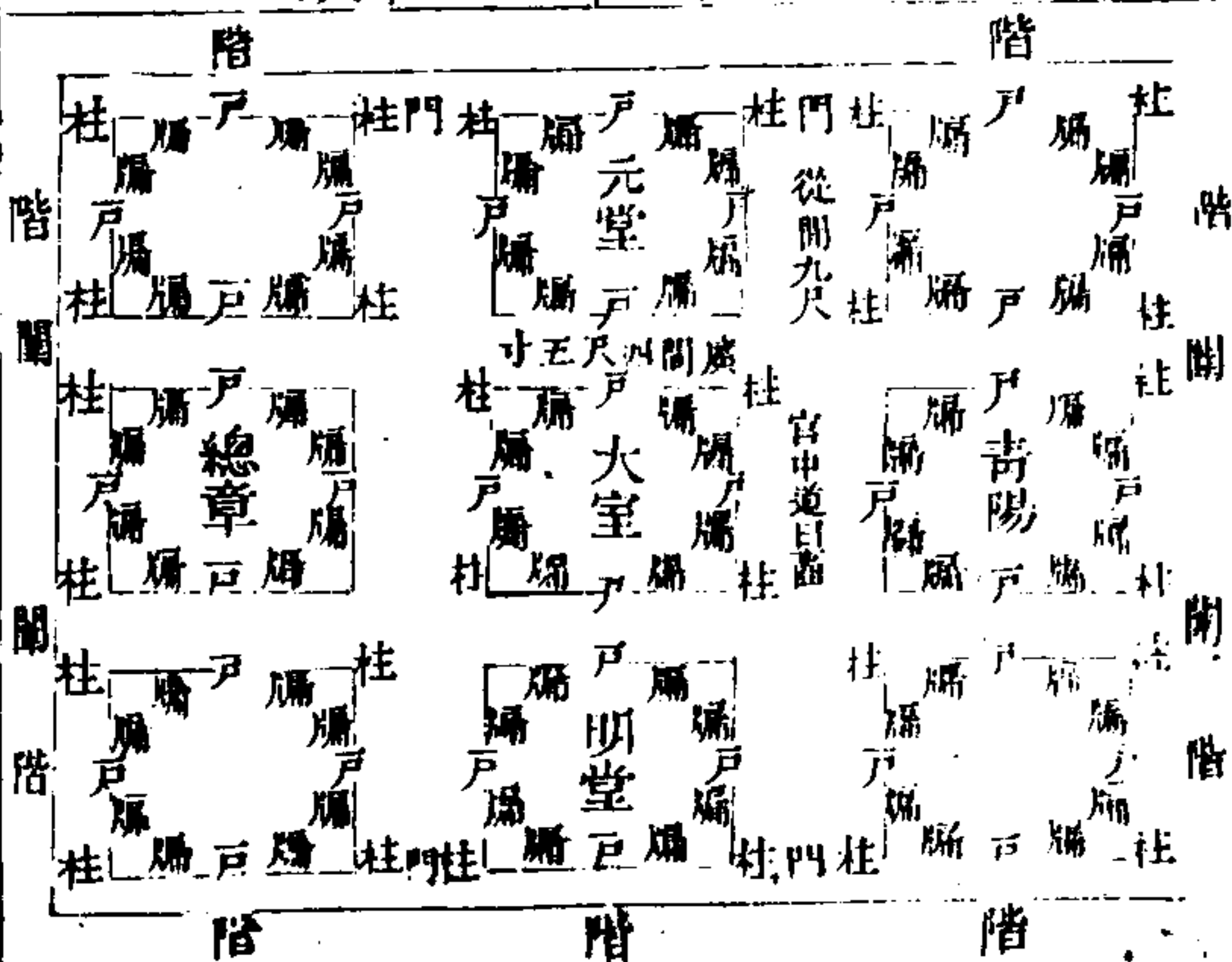
漢制雖不與古同其云造舟為梁則知水四周以節觀者

辟非常古今皆宜有梁也

周明堂遺制考卷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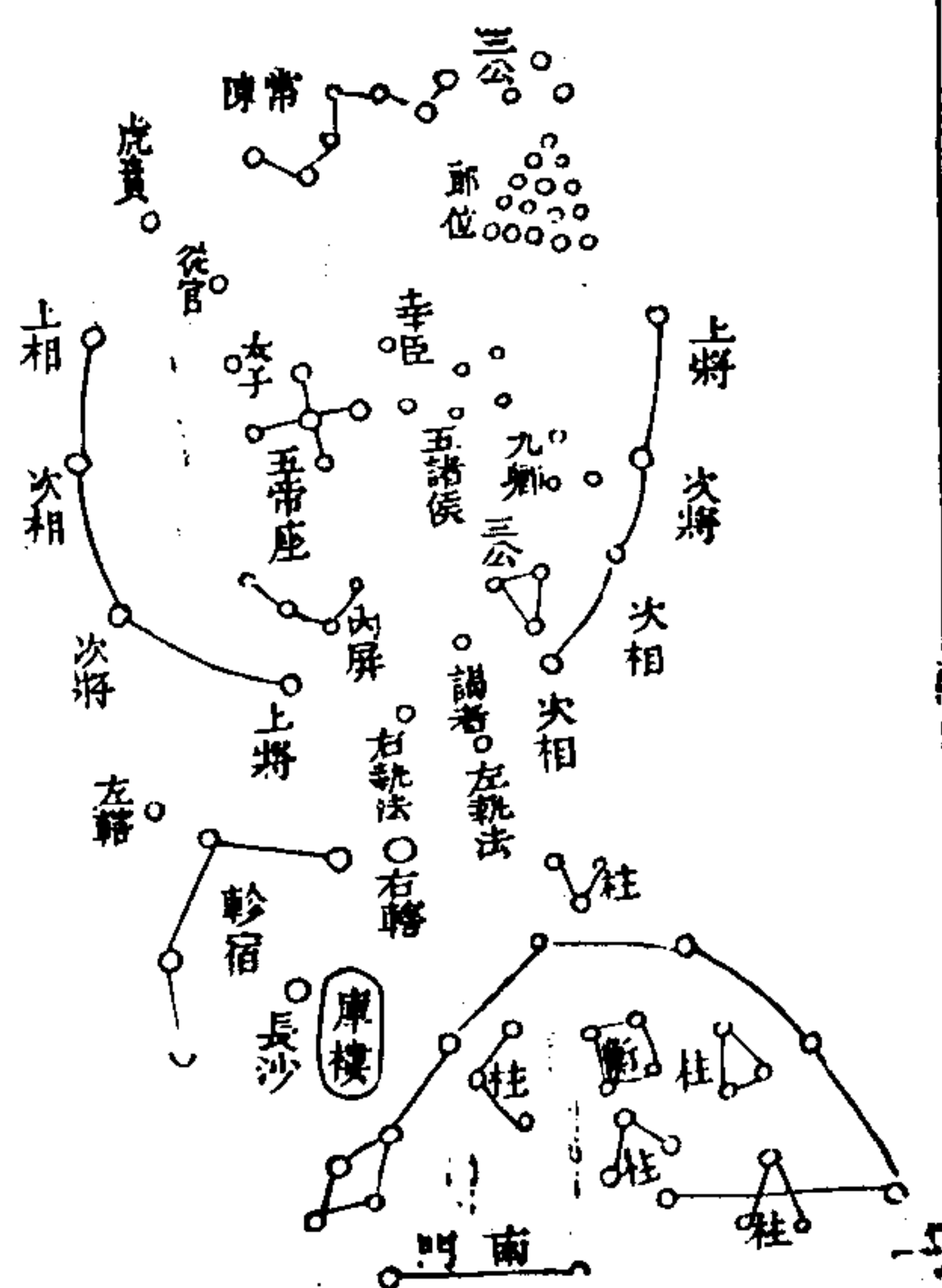
明堂圖

堂基從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高九尺 五室兼四隅室為九分左
右各為十二室每室從十四尺廣十八尺室基高三尺室高三十尺
加重屋八十一尺 九階南面三
三面各廣六尺三寸內階高三
尺二千八柱三千六百七十二
扇戶高八尺博四尺扇高三尺廣
五尺 重屋圍徑二百十六尺
茅蓋上八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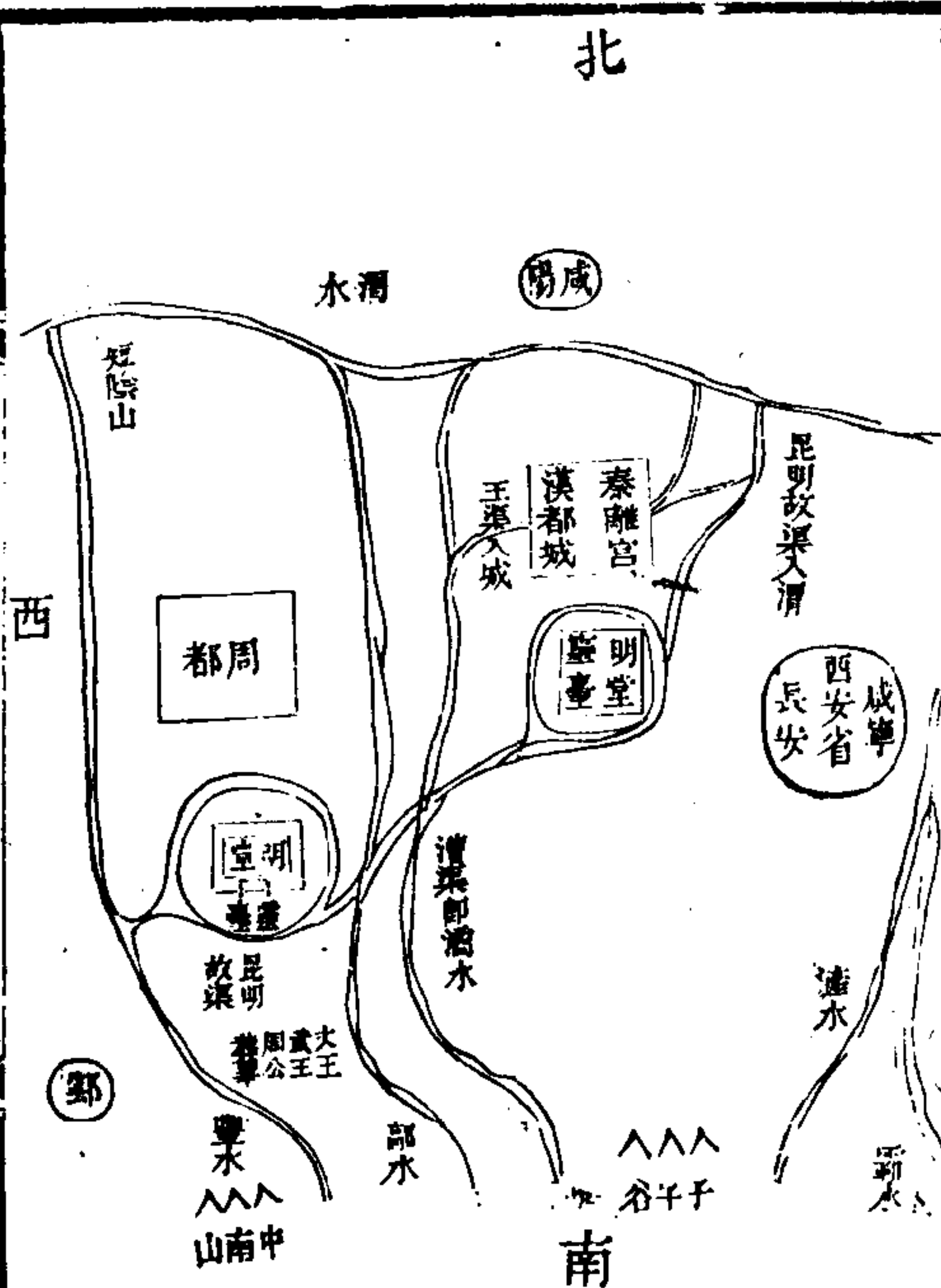


明堂應太微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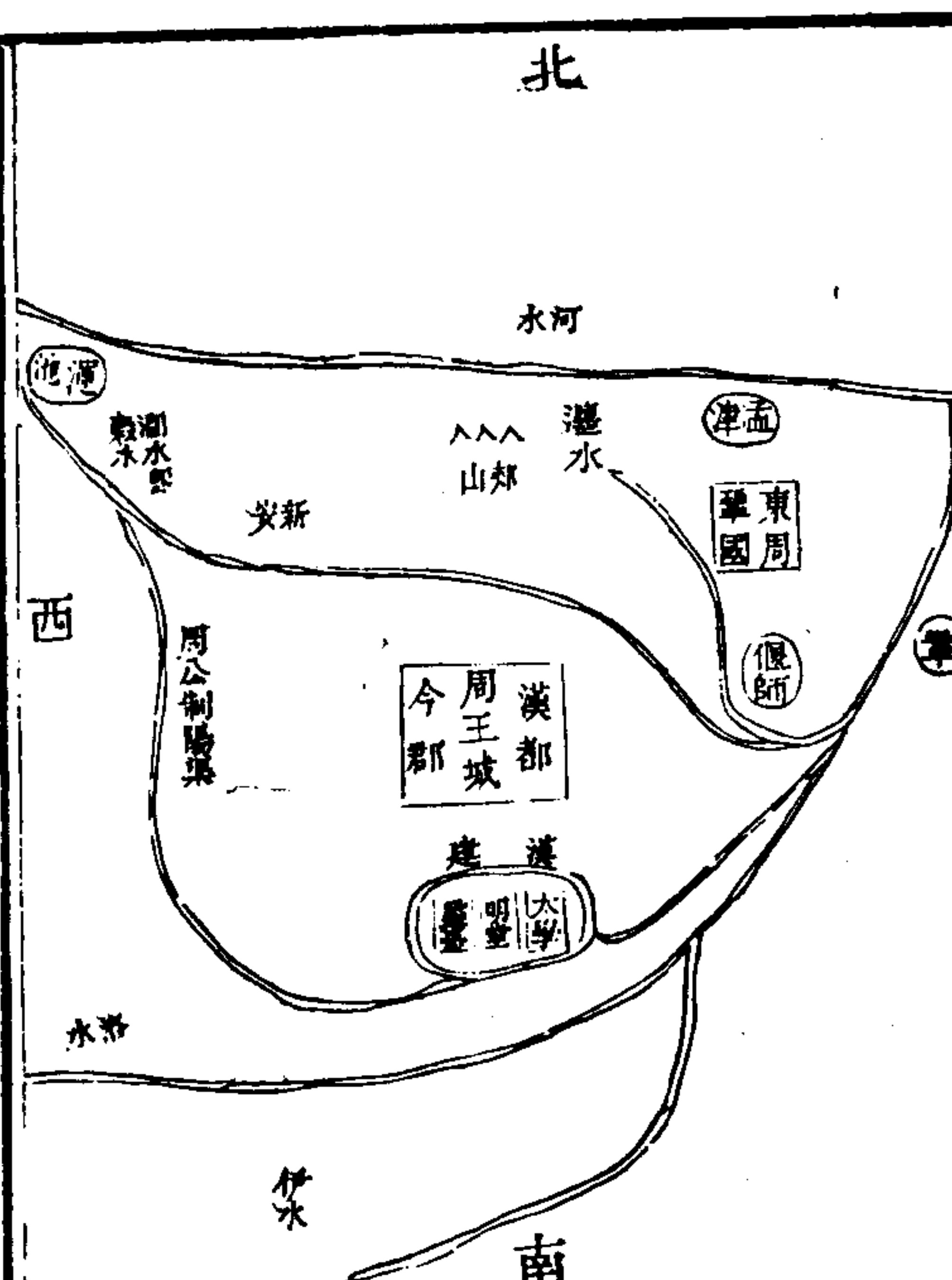
天支南官太微



周明堂漢元始明堂靈臺引水為辟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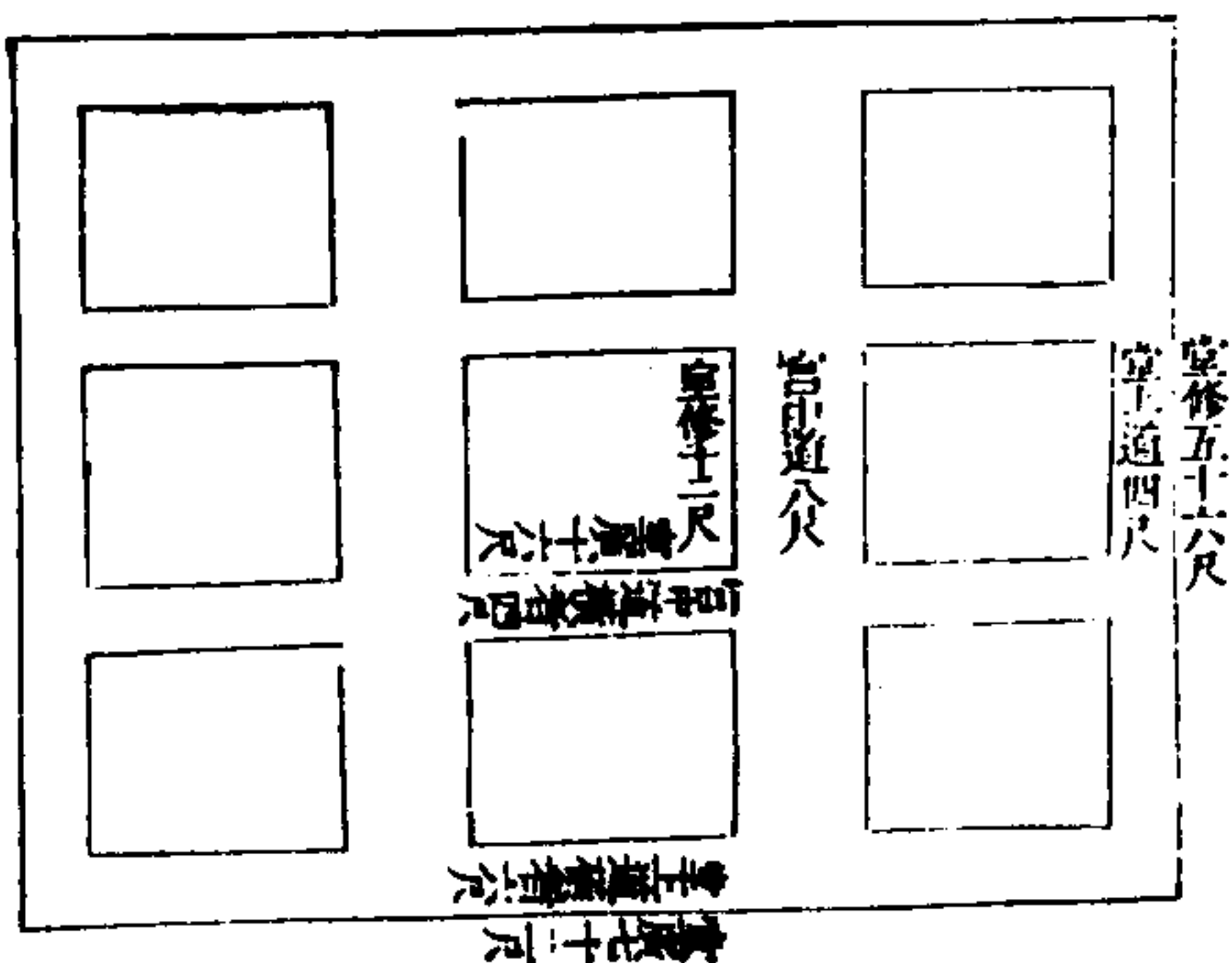


漢中元明堂靈臺太學引水為辟雍圖



殷重屋圖

堂廣七十二尺修五十六尺
九室室廣十六尺修十二尺
室間道八尺橫者四尺
室外堂四周道四尺橫者六尺
堂崇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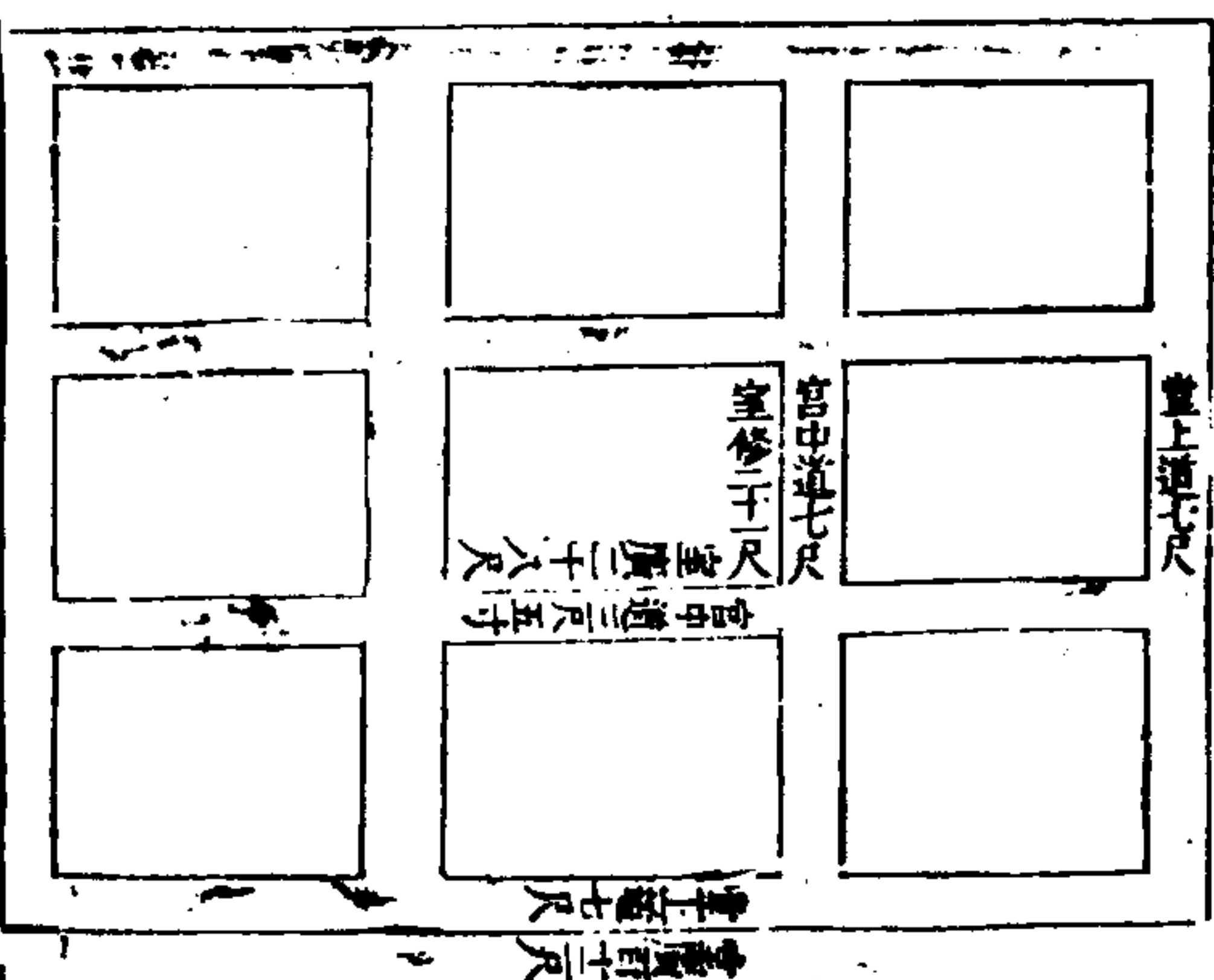
圖說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不言廣亦不言室之修廣之度今以周制合之堂修七尋得五十六尺則其廣當爲七十二尺也室廣二尋爲十六尺修一尋有半則十二尺與周不同者蓋夏后氏以七爲度殷人以八爲度周則以九爲度也

今以周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數推之則匠人所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者當釋之曰堂修二七得十四步共八十四尺也廣四修一廣有四而修減其一修旣爲十四步則廣當爲十八步三分步之二以尺計之是爲百十有二尺也按此說與五室三四今復爲圖明之

夏世室圖

堂廣百十二尺修八十四尺
九室室廣二十八尺修二十一尺
室間道七尺橫者三尺五寸
室外堂四周道七尺
堂崇六尺



明堂圖考卷下終

明堂圖考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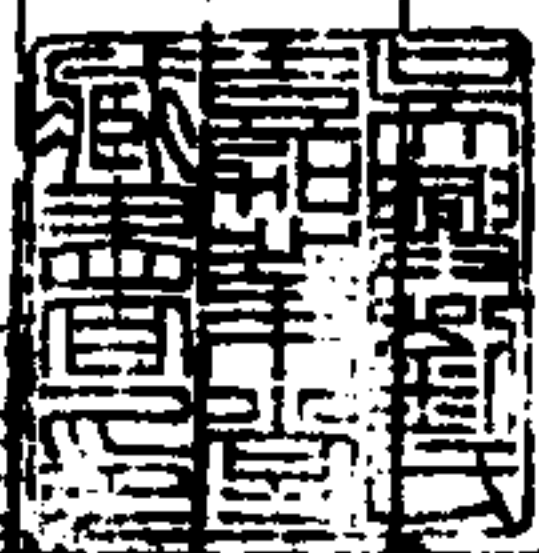
嘉慶壬戌年九月十九日
承德孫馮翼鳳卿氏授于
白門中丞第之鄭興高

江寧府東孫啟標刻字

禮經宮室 答問二卷

禮經莫大於宮室宮室不明則古人行禮之節周旋升降皆茫然莫知其處此議禮所以如聚訟也宋李如圭撰釋宮已撮舉其凡近人復多攷證核以經文亦有未密余思古人宮室制度與今人不甚相遠時淳世樸廟寢明堂不如後人之千門萬戶細釋禮經皆有丈尺可尋名位可辨因撰宮室答問二卷冀好學深思之士之有以是正其得失焉嘉慶壬申三月五日臨海洪頤煊識

禮經宮室答問卷上



附答胡孝廉 培 書

承枉過并論禮經宮室鄙著禮答問於宮室已麓有成緒尊意以燕寢與正寢異制正寢中央爲室左右爲房燕寢止有東房西室正寢室戶在南面燕寢室戶在東壁以通于房其南面有牖而無戶細繹之鄙意頗不以爲然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鄭注寢壻之室也古者命士十五以上父子皆異宮此壻之室不在正寢卽爲燕寢之制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贊者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記云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燕寢有東西階又有堂下階間則亦當爲三間屋制中央爲室左右爲房若依賈疏東房西室施於兩間屋制則可施於三間屋制勢必截割中央各半以益東西則房室之中皆不免有當楹之患古人無是宅法也至謂燕寢室東壁有戶以通于房南面無戶與正寢戶東牖西異制案士喪禮死於適室鄭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正寢與燕寢名雖不同其爲房室之制則一齊者卧在正寢室中北墉下明平時卧亦當在燕寢室中北墉下也正寢燕寢室制既同其爲戶牖之法當亦相同王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鄭注當戶鄉陽此亦燕寢室戶居南之證故士昏禮贊

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言戶內以贊者西面告饌具其南正當戶不必出戶而北面答拜也主人出婦復位主人說服于房婦說服于室主人入親說婦之纓鄭注入者從房還入室也此言主人食訖從室出復入于房說服于房復從房還入于室與特性饋食禮主婦出反于房必出戶然後反于房其文法正相類非謂室東壁有戶以通于房也賈疏云今言入明從房入室也刪一還字其義遂晦大抵古人宮室無論正寢燕寢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廣狹大小或有不同其爲架數間數房室戶牖門階之法則無不同也足下盍再審之嘉慶癸酉二月十六日洪頤煊書

漢書龔勝傳勝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袍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其室戶之制與禮經同

禮經宮室答問卷上

宗廟一

臨海洪頤

問宗廟之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此周制也七廟者據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二祧者卽明堂位所謂文世室武世室也故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祭法鄭注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天子通二祧言故曰七廟其實四親廟與諸侯同

問王肅以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其說信否曰此卽九廟之說於經無明徵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曾子問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遷廟卽二祧天子巡守唯以遷廟主行今并取高祖以下四廟之主則七廟虛主矣故以爲失禮又云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老聃云是老聃說祫祭於祖唯迎高祖以下四廟之主不迎遷廟之主與上文祫祭七廟虛主說異故記之此皆天子四廟并始祖二祧爲七廟之證而經並無九廟之說

問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於說何徵曰朝士鄭司農注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諸侯三門以庫門當天子皐門故以庫門爲大門以雉門當天子應門故以雉門爲中門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及廟門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司儀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賓再拜對鄭注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也是宗廟在大門內中門外之明證鄭據諸侯言之故曰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大夫士止一門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與賓揖先入至于廟門外門者對寢門而言

問宗廟之制晉博士孫毓議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聘禮賈疏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央通門二說孰是曰賈疏之說是也廟寢同制廟南在雉門外廟北已直路寢東若再加以三廟必非宮垣之地所能容故知凡廟必平列太祖之廟居中天子七廟必經三隔牆門諸侯五廟必經二隔牆門然後至于太祖廟門故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有每門每曲揖也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鄭注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士止一廟無隔牆之門故云每曲揖而不云每門若如孫毓之說則由大門至廟門皆當言每曲揖不得言每門每曲揖故知其說非也

問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前曰廟後曰寢惟祧無寢近人因謂天子二祧廟不與五廟並列其說然否曰王制明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若祧別立廟則與諸侯同制當云二昭二穆不得云三矣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鄭注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諸侯無祧廟遷

主藏于太祖廟中尙以祧爲尊豈天子有二祧而反不在七廟之列乎揆之以理斯爲味矣

問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注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玉藻鄭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而鄭志答趙商又疑之何也曰考工記世室鄭注謂宗廟殷人重屋鄭注謂王寢周人明堂鄭見其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逸周書作雒解大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文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則知天子之明堂亦如大廟故鄭云三者同制也以禮經考之大廟與路寢同制而

與明堂異大廟路寢有東西房東西夾室而明堂不聞明堂有五室而大廟路寢無此制然則其所謂同者亦堂基之縱橫戶牖之大小門闕之高卑耳故答趙商時復云或可文王廟不如明堂制也問大廟既與路寢同制大夫士寢廟之制亦復同否曰觀禮天子大廟之制也顧命天子路寢之制也公食大夫禮諸侯禰廟之制也燕禮諸侯路寢之制也四者相同是天子諸侯大廟與路寢同制也少牢饋食爲大夫制士冠士昏士喪士虞特牲饋食爲士制其廟寢亦復相同是大夫士之廟寢同于天子諸侯之廟寢也故廟寢上下同制廣狹隆

殺或異而其爲室室房序則一

問鄭注人君爲殿屋卿大夫以下其屋爲夏屋然否
曰燕禮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鄭注當東霤
者人君爲殿屋也賈疏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言東
霤明亦有西霤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鄭注周制
自卿大夫以下皆爲夏屋賈疏鄭云卿大夫以下
其室爲夏屋兩下天子諸侯皆四注故喪大記升
自屋東榮鄭以爲卿大夫士其天子諸侯當言東
霤也故知其屋之異

問賈疏凡廟之室堂皆五架其說如何曰此賈疏之
誤也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檐鄭注是制
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檐前曰殿鄉射或于
序序與大廟路寢之制不同大廟路寢有東西堂
鄉射禮無之鄭云是制五架之屋是專釋射宮非
謂大廟路寢之制皆五架也若如賈疏凡廟之室
堂皆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
架名曰檐前承簷以前名曰殿棟北一架爲室證
以經文堂室之制皆不合

問五架之制何以與經文不合曰鄭注大廟路寢與
明堂同制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明堂五室則堂內三室六
筵之地也大廟路寢堂內其地亦當稱是凡室室

大小必與架數相直今制亦然五架之屋棟南兩
架棟北兩架則每架一筵有半若以棟北一架爲
室則室內止筵半之地與考工記凡室二筵之制
不合若改爲二筵之室又不與架數相直兩者皆
無所施故知賈疏之非

問然則大廟室堂其架有幾曰當是七架棟南三架
棟北三架前後皆有檐外接以檐每架九尺檐四
尺五寸檐內六架并前後檐共成南北七筵之地
棟後一架以北至檐內爲室室內二架室外南至
檐內四架爲室室深二筵廣亦二筵室左右爲房
房室同制亦深廣二筵房中半以北爲北堂房南
四架爲序序外爲夾室夾室以北爲房中之東夾
室以南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各廣一筵其外爲東
西檐并之共成東西九筵之地是大廟路寢之制
與明堂同也

問室中四面有墉其戶牖之制舊圖是否曰士昏禮
尊于室中北墉下鄭注墉墻也士冠禮陳服于房
中西墉下房之西卽室之東考工記室中度以几
鄭注室中舉謂四壁之內是室中四面有墉也詩
七月塞鄉墉戶毛傳鄉北出墉也喪大記寢東首
於北墉下士喪禮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是室
中北墉有牖矣特牲饋食禮主婦出反于房必出

戶然後反于房是室中東西墻無戶以相通矣室南面牖西而戶東各居其中爾雅牖戶之間謂之辰兩階間謂之鄉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以牖戶之間當兩階之間則牖戶之各居其東西之中明矣故士冠禮筵于戶西賓受醴于戶東聘禮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牢饋食禮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各據其戶牖之東西言之舊圖牖居中戶居東偏或戶牖各居東西偏皆誤

問爾雅室中四隅之名與禮合否曰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交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鄭注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既夕禮埽室聚諸爰鄭注室東南隅謂之交詩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此皆見于經者也其實奧居室中正西士昏禮席于廟奧東面士喪禮設于奧東面言東面則不當西南隅矣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凡設席于奧皆以南方爲上故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也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鄭注此所謂當室之白曾子問凡殯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鄭注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此所謂屋漏也

問戶牖開闔之法又室外設依上下同否曰士昏禮

婦出祝闔牖戶鄭注几廟無事則闔之士虞記祝升止哭聲三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鄭注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司几筵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鄉設莞席曲禮天子當依而立士虞記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鄭注戶牖之間謂之依是室外設依之制上下同也或天子其有黼文與

問室外以南爲堂曰中堂曰當阿鄭注又云入堂深又云序中以南謂之堂何也曰屋脊曰棟棟前一架棟後一架共二筵之地此室外之正堂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中堂南北之中也南北之中謂當屋脊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鄭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聘禮注亦云入堂深尊賓事是必當屋脊之棟始謂之入堂深也士喪禮皆饌于西序下鄭注東西墻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賈疏中以南謂之堂者謂於序中半以南乃得堂稱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間下云奉尸俛於堂又云管人盡階不升堂則自室外南至楹內楹外通謂之堂故序中以南亦得謂之堂問堂南有楹其楹有幾曰兩楹間曰楹間曰楹內楹外曰楹東楹西楹南楹北於何辨之曰今人五架之屋堂南兩楹七架之屋則四楹古人五架七架之屋堂南皆止兩楹大射儀兩楹之間疏數容弓

既夕禮正柩于兩楹間鄭注兩楹間象鄉戶隔則兩楹間東西兩楹之中也鄉射記射自楹間鄭注楹間中央東西之節楹間者即兩楹間也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以其不當兩楹之中故以楹內楹外別之聘禮賓升西楹西士虞禮饌兩豆于西楹之東大射儀司官尊于東楹之西有司徹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既夕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燕禮序進酌散交于楹北皆以近楹言之若稍遠則必兼兩地以取節公食大夫禮簋陳于楹內兩楹間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喪大記君將大儆卿大夫即位堂廉楹西北面皆是也

問鄉飲酒禮鄭注楹前梁也鄉射記鄭注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廡楹於何施廡又不見於經何也曰楹橫施於楹有楹必有楹堂南有楹堂左右亦有楹也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左還北鄉當楹再拜公食大夫禮公當楹北鄉至再拜此拜當堂南之楹也鄉射鄉飲酒禮俱云主人阼階上當楹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楹北面答拜此拜當左右之楹也公尊故於堂前主人敵體故於左右楹內爲堂與序楹外爲階上接以檐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鄭注今文阿爲廡說文無廡字

許鄭皆从古文故廡字不見於經廡字又作歧廣雅閣歧也歧閣載也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鄭注閣以板爲之廡食物也是廡與閣皆以載物爲名楹前有檐必用廡以承之故不別用楹今人謂之斗拱中候握河紀鳳凰巢阿閣即謂朱雀巢于廡間賈疏楹前接檐爲廡蓋得其制矣

問室左右爲房聘禮賈疏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其說信否曰公食大夫禮宰夫筵出自東房鄭注天子諸侯左右房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鄭注左房東房也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負右房而立是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也鄉飲酒禮記薦脯五挺出自左房聘禮君使卿還玉于館退負右房而立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特牲饋食禮豆邊餽在東房是大夫士有左右房也若謂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則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其中矣前人已駁之其說豈足信乎問房中之制曰士昏禮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是房室之地同也又云主人說服于房婦說服于室是室閤而房明也室南面東戶西牖房南面有戶無牖室北面有墉房北面無墉又房中半以北兼得北堂之稱此房室之異也

問房中北面无墉又半以北爲北堂於禮何徵曰有

司徹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鄭注北堂中房以
北特牲饋食禮尊兩壺于房中西墻下南上內賓
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先言房
中次言北堂是北堂在房以北矣士昏禮記婦洗
在北堂直室東隅鄭注北堂房中半以北賈疏房
與室相連謂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知房無
北戶者燕禮大射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
中不言入房是無北壁而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
東隅也蓋房中居二筵之地其外尚有半筵為北
階房中半以北為北堂則自房中半至階一筵有
半皆得通稱為北堂主婦設席北堂東面南上
在房中西墻下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已在北階
上矣左右房其制當相同近人謂右房無北堂者
非

問房南面有墻有戶戶居中否又云房戶之間者何
也曰士喪禮君升自阼階西鄉視負墻南面鄭注
祝南面房戶東鄉君墻謂之墻公食大夫禮贊者
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鄭注負東房負房戶而立
是房南面有墻有戶也房南面止一戶居中故士
昏禮尊于房戶之東士冠禮將冠者出房南面鄭
注南面立于房外之西皆據戶之東西言之寢與
廟以室為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

若房戶則必兼言房以別之或省言之曰房有司
徹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鄭注房東
房戶外之東是也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于房
戶之間鄭注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室戶當室
南面東方之中房戶當房南面正中故凡言戶東
者在室外言房戶之間者在房外矣

問爾雅東西墻謂之序以經考之房以南至楹內四
筵之地皆得序稱願聞其詳曰顧命西序東嚮東
序西嚮士冠禮賓西序東面主人之贊者筵于東
序少北西面凡設席于房南者皆依東西序故以
東西面為正特牲饋食禮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祝
命徹昨俎豆遵設于東序下皆以其近于墻故曰
下也士冠禮主人升立于序端鄉飲酒禮主人坐
奠爵于序端昨階上北面再拜則序端當楹而止
燕禮賓升立于序內東面公食大夫禮公立于序
內西鄉則序內又在序端以北也顧命孔疏上云
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
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
序者墻之別名其墻南北長坐北猶有序墻故言
在西序在東序是房以南至楹內俱得序稱也
問東序又曰昨鄭注序中以南謂之堂序中以北
當何稱曰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

則大斂當在序內喪大記檀弓皆云大斂在阼土冠禮筵于東序少北郊特牲適子冠於阼是東序有阼稱也序左右近堂故鄭注序中以南謂之堂序北近房故士昏禮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有司徹司官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鄭注房東房戶外之東士冠禮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面立于房外之西皆即繫房言之問序外謂之夾室其制如何曰序外者堂上東西牆之外也東西牆以內東西居六筵之地南北亦居六筵之地北二筵爲室與左右房南四筵爲堂與東西序牆以外東西各居一筵之地東曰東夾室西曰西夾室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是東夾之東西夾之西亦有牆夾室東西墻外東即東面階西即西面階矣

問夾室在序外鄭注又云房中之東當夾北何也曰房室同制室廣二筵房亦廣二筵唯在堂上序內望之則然其實房中深二筵廣三筵以夾北一筵之地統于房也故特牲饋食禮豆籩銅在東房鄭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賈疏宰東夾北者謂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故云夾北以房中之東當夾北故宰夫內宰之屬在夾北即在

房中之東故得云西面南上以宰夫內宰之屬在房中之東近南故賈疏云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此皆夾北當房南之明證

問夾北與房相通亦有戶否顧命有西夾西房東房孔傳所釋如何夾前謂之廂亦能明其制否曰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上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鄭注東陳在北墻下是夾北有墻也有墻必有戶然後可以與房相通顧命亂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孔傳西房西夾坐東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孔傳東房東廂夾室經明言西房東房不得即謂之夾室孔傳出干東晉人所造故其言與經不合顧命西夾南嚮孔傳西廂夾室之前觀禮記几俟于東箱鄭注東箱東夾之前相類待事之處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鄭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是夾室之前名曰箱也由夾室以達于房由房以達于堂與室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于東箱聽楊敞傳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蓋自北堂以達于房由房以達于夾室之前故凡聽事之處婦人皆得側耳于箱是亦夾室與房相通之證也

問夾室又謂之達箱又謂之个其前謂之夾室南又謂之序東試分析言之曰內則天子之闈左達五

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鄭注達夾室是夾室有達名也左氏昭四年傳賓饋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廂是箱有个名也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鄭注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于堂士喪禮主人襲經于序東鄭注序東東夾前夾室之前自序以內謂之箱序以外謂之夾室南以其近于東序西序亦可謂之序東序西近人以東夾南當東堂南向反譏鄭注之失則謬矣

問東箱曰東堂西箱曰西堂堂與箱何以異且東堂東向西堂西向亦得連階言否曰顧命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孔傳立於東

禮經宮室答問卷上

幸

西廂之前堂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注夾室前堂東西廂即夾室之前堂非謂東西廂之外尚有前堂也特牲饋食禮几席兩敦在西堂鄭注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鄭注東堂東夾之前近南云近南知向在序內以其南向謂之箱以其東向西向則謂之東堂西堂東夾之東西夾之西皆有墉其當東堂西堂則無墉故得堂稱宰夫之屬或由東堂至東夾以達于東房故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者明其相連也既夕記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坵東堂東向故南順可與坵齊下句饌于

其上即謂饌于東面階上大射在堂有夾室故云君之弓矢適東堂鄉射在序無夾室故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之東東序之東即東面階上故知東堂東向西堂西向皆連階上亦猶房中半以北爲北堂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者亦連階上言之

問堂南楹外西曰西階上東曰東階上亦曰阼階上考工記賈疏疑之然否曰近西階則曰西階上近東階則曰東階上其地半筵在楹南鄉飲酒禮主人阼階上當楹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楹北面答拜楹設于楹則自楹以南謂之阼階上西階上也既夕記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燕禮宵則

禮經宮室答問卷上

未

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階上即楹南故其所立之位同也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主人阼階上拜送爵則自楹外至堂廉皆謂之階上士冠禮凡拜北面於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古人之拜皆在階上聘禮賓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公食大夫禮賓升階首再拜受幣當東楹北面亦階上也其實階上北近序亦得連序言之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正升東楹之東受命大射儀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馬正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則公席在序內亦得稱階上矣故檀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喪太

記云櫨置于西序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阼亦在序內也階上連序不止四尺五寸之地賈疏疑階上不得容殯蓋亦未明古人相連爲名之義耳

問堂角曰坳側邊曰廉其制如何曰爾雅坳謂之坳郭注在堂隅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坳南鄭注坳在堂角堂角東西當階半筵南北亦當階半筵故士虞禮饌于西坳上大射儀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坳上皆得在堂角也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鄭注側邊曰廉引燕禮以爲席在西階東凡堂邊謂之堂廉鄭以其在階東故曰側邊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土鄭注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顧命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孔傳堂廉曰凡一人冕執殳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翟立于西垂孔傳立于東西下之階上垂亦廉也

問兩下屋有榮四注屋有雷考工記又言四阿其制同否曰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鄭注榮屋翼也賈疏屋翼云榮者與屋爲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翅翼鄉飲酒禮設洗于阼階東南東西當東榮賈疏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士喪禮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喪大記孔疏天子諸侯四注爲屋而

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卽屋翼說文亦云屋栢之兩頭起者爲榮然唯卿大夫士兩下屋有之若天子諸侯四注屋則四雷四雷屋四隅有檐相交卷起今人謂之卷角非屋翼也近人謂有四榮必有四雷有四雷始有四榮是以卷角爲榮當東榮卽當東雷則燕禮亦言當東榮可矣不必別言當東雷也考工記四阿鄭注若今四注屋兩下屋東面階西面階上無檐四注屋東西有雷必別用棟接檐以覆階故謂之四阿此制之異也

問南面兩階之制其相去幾何曰明堂南面三階大廟路寢南面止有兩階西曰西階東曰東階亦曰阼階西階顧命謂之賓階士冠禮賈疏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九等階諸侯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故士冠禮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燕禮記凡栗階不過二等皆階有等之證天子堂崇一筵則九等階盡去堂下亦宜一筵鄉射禮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楹

西已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階必當楹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

問曰降堂曰盡階不升堂何也曰士昏禮婦降堂取笄菜入鄭注降堂階上也公食大夫禮降盥受醬消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鄭注降堂謂止階上鄉射禮釋獲者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燕禮主人洗升獻筮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于階前坐祭立卒爵升授矣降堂者自上而下未盡其階盡階不升堂者自下而上已盡其階再升一等則爲堂上矣故主人拜送于階前堂下者可以坐祭立卒爵非堂之下階之上尚有餘地也

問東堂西堂北堂皆有階否曰顧命一人冕執殳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銳立于西垂孔傳立于東西下之階上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孔疏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奔喪婦人奔喪升自東階鄭注東階東面階也雜記夫人奔父母喪升自側階鄭注側階亦旁階也旁階卽東面階是東西堂有階之證也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婦所畫物自北階下燕禮執事者升自西階鄭注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是北堂有階之證也鄉飲酒禮側降鄭注

賓介不從賈疏側者特也然則側階者亦特階東西面既止一階北面亦當一階故孔傳亦以側階爲北下階明堂東西北三面每面二階大廟路寢每面止一階一階亦當居每面之中不必其當堂也

問堂下各有位次試分別言之曰聘禮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阼階前西階前卽阼階下西階下也士昏禮舉鼎陳于阼階南士虞禮洗在西階之南階南或又在階前之南其當階下則一也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建鼓在阼階西西階之西頌磬南面一建鼓在西階之東此又以其近于階故以階之東西定之觀禮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士喪禮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是中央以階間爲名偏西則曰少西聘禮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內廉者堂側邊廉是兩階之內又得內廉稱矣阼階東又東西階西又西則東當東序西當西序士冠禮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賓降直西序是也又東又西則東當東榮西當西榮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士喪禮設于序西南當西榮是也又過則東當東雷西當西雷燕禮設洗篋于阼階東南當東雷雷則當堂角矣又過則東當北東南西當北

西南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站之東南是也折而北近于東堂西堂則曰東堂下西堂下公食大夫禮小臣具饗區在東堂下特性饋食禮主婦視饗饗于西堂下鄭注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玷稍遠則曰堂東堂西鄉射禮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再遠則爲東壁西壁矣唯曰東方曰西方者皆通稱故鄭注亦隨地釋之

問中庭之制曰自兩階以南至門內雷皆中庭也士昏禮記納徵執皮隨入參分庭一在南士喪禮甸人還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蓋中庭皆三分以爲節也聘禮庭實入設也鄭注入設亦三分庭一在南米百簋設于中庭鄭注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南北之中則一分半在南一分半在北矣士昏禮賈疏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聘禮鄭注設碑近如堂深堂深二筵則設碑一在北亦深二筵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鄉飲酒禮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言設洗中庭南北之中得如中堂之深中堂之深南北三筵則中庭之中亦南北三筵并階去堂下一筵則自堂廉下至門

內雷亦南北七筵之地

問碑在庭北去堂下二筵之地其內外之制如何又大廟路寢皆得有碑否曰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聘禮醴醢百饗夾碑十以爲列碑去階近故凡在階下者皆以碑爲節也聘禮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上當碑南陳碑居東西之中故西階之東當堂上內廉卽近碑也鄭注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賈疏言官必有碑者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是大廟路寢皆有碑也問堂塗曲折之數可考否曰爾雅堂塗謂之陳郭注堂下至門徑也聘禮陪鼎當內廉鄭注辟堂塗也堂塗北直階南直門塾門塾與堂上左右房同廣二筵階直左右房之中堂塗亦直東西塾之中也士昏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鄭注入三揖者至門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則凡入門者至內雷主賓卽曲從東西行至門塾之中又

北曲直至階下也聘禮公揖入立于中庭擯者立中庭是南北之中非東西之中皆在堂塗上故擯者有事則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無事則退負東塾而立考工記堂涂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合璧祓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此堂塗之制也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逸周書作雒解堤唐山墻孔晁注唐中庭道也然則自東西至中庭其亦有堂塗歟

問廟門之制曰考工記門堂三之二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合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此言夏之世室若周人明堂則門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室三之一鄭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則門廣十八尺兩室各廣十八尺與正堂二筵之室同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夏屋南北有雷故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沒雷燕禮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是門堂兩下屋也考工記廟門容大扁七个鄭注大扁牛鼎之扁長三尺每扁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是隔巷中央相通之門太廟正門不言者以門堂之制已見於上也

問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其內外高卑可考否曰門旁兩室廣二筵深亦二筵以門堂南北除室深則

每室前後餘十二尺以爲東西塾故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鄭注西塾門外西堂擯者立端負東塾鄭注門內東堂是門內外皆有東西塾也士虞禮七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鄭注塾有西者是室南鄉門內東西塾以向堂爲正西塾之西卽門中也正堂室外有左右房門兩室無左右房特牲饋食禮主人立于門外東房南面視側殺東房是東方之誤塾築土爲之故亦謂之堂詩絲衣自堂徂基毛傳基門塾之基鄭箋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遵豆之屬卽其證

問中央爲門門設左右扉門旁有棖門中有闔門限爲闔其左右內向外向之制如何曰爾雅闔謂之扉士昏禮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士喪禮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玉藻閨月則闔門左扉是門有左右扉也士喪禮主人卽位辟門鄭注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士喪禮衆主人出闔門特牲饋食少牢禮祭畢不言闔門者省文也玉藻大夫中棖與闔之間鄭注棖門楔也爾雅棖謂之楔郭注門兩旁木大廟正門視路門容十六尺五寸則每扉廣八尺二寸半門房每邊尚有七寸半以當棖也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闔西鄭注闔門楔也爾雅櫨謂之闔又云在地者謂之臬謂豎短木於門中以止

屏玉藻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振與闥之間士介拂振孔疏引崔皇之義爲是聘禮賈疏謂有東闥西闥者非也爾雅扶謂之闥郭注門限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闥又云客車不入大門車可入門則門闥有時可去也凡入門以闥言則曰闥東闥西玉藻公事自闥西私事自闥東是也以門言則曰門左門右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是也又曰門東門西公食大夫禮士立于門東介門西是也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鄭注左東也出以東爲左人以東爲右特牲饋食禮簠巾在門內之右鄭注門內之右統于門東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此其所以異也

問爾雅屏謂之樹曲禮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廟門外亦有屏否曰觀禮侯氏乃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鄭注天子外屏賈疏出門乃云屏南卽是外屏是廟門外亦有屏也

問自門以北皆周以牆然否曰士喪禮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鄭注南面則當坵之東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餼幾于西堂下記餼幾在西壁鄭注西壁堂

之西牆下是堂下有東西牆也士喪禮爲筵于西牆下鄭注西牆中庭之西是中庭有東西牆也檀弓毀宗蠲行出于大門鄭注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是門南面有東西牆也三面有牆北面可知然餼幾在西壁主婦視餼幾謂之西堂下東西牆去堂下當亦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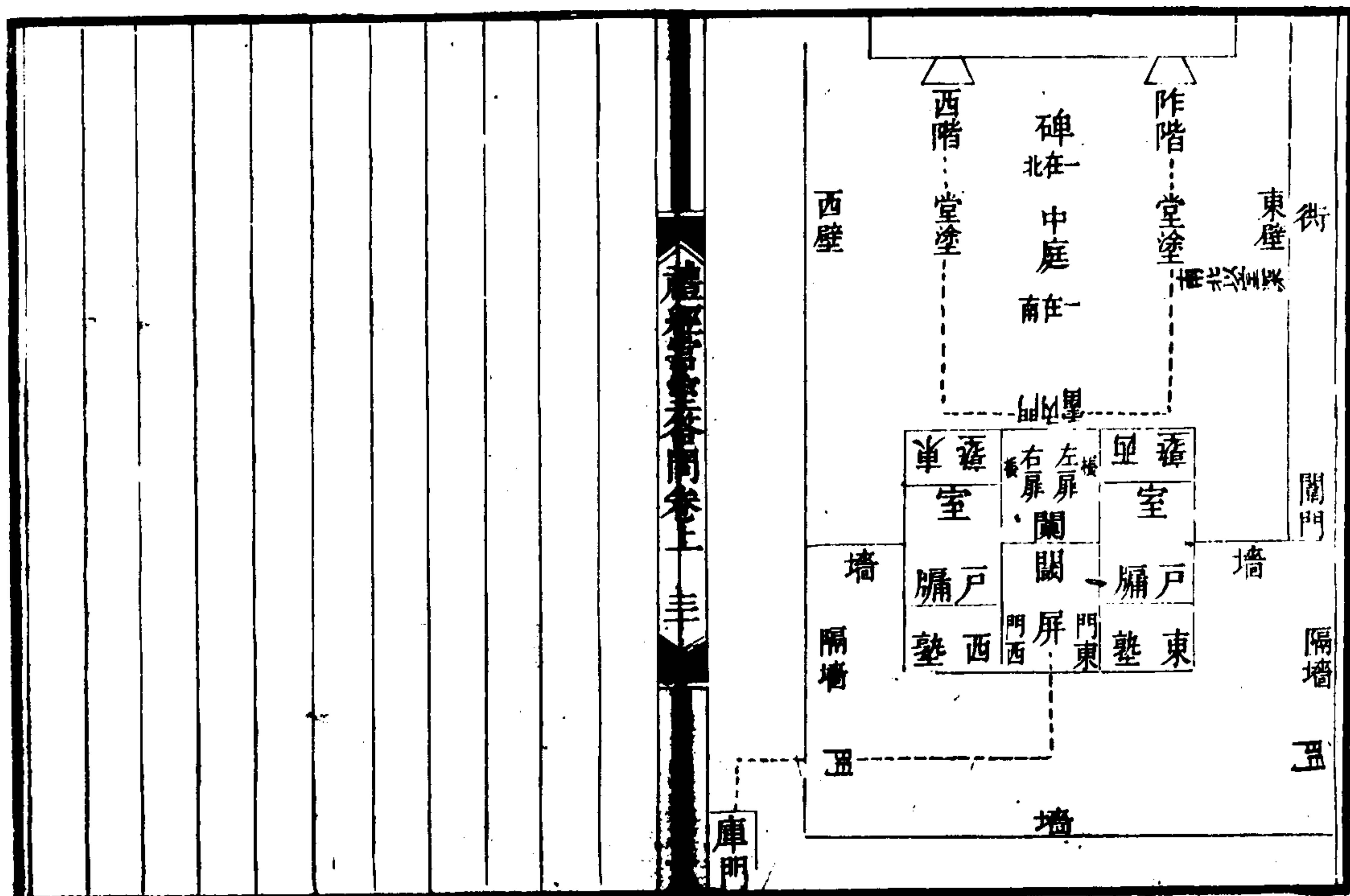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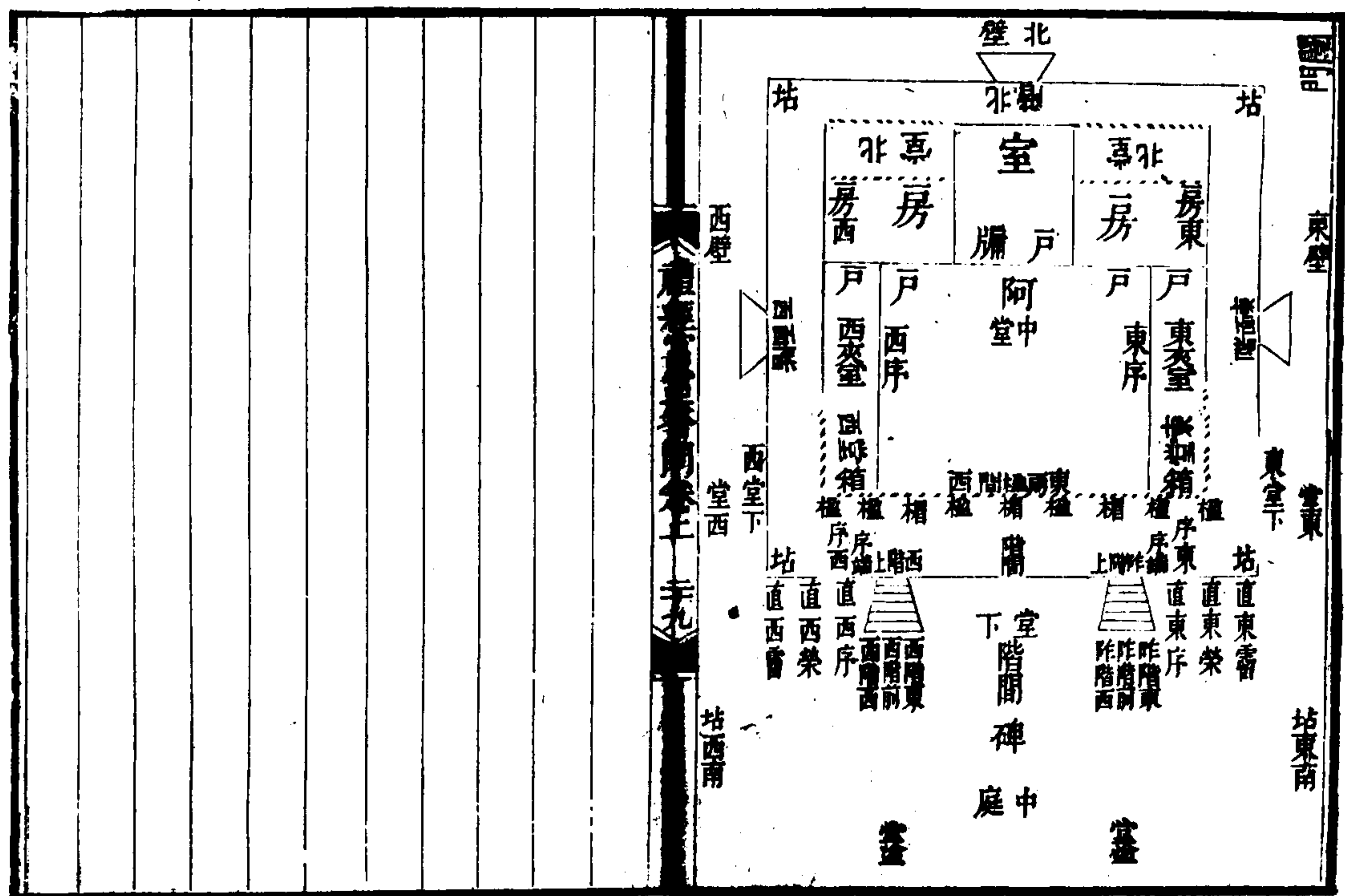
問廟北有闥門左右相通有術術門謂之闥亦謂之闥門願聞其審曰士冠禮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時母在闥門之外婦人入廟自闥門雜記夫人奔喪入自闥門奔喪孔疏闥門謂東邊之門是闥門在廟北東壁也凡廟東西隔牆之外皆有術以相通故母得在闥門之外凡術皆當廟東故適東壁出闥門以見母爾雅術門謂之闥郭注左傳曰盟諸僖闥闥闥頭門僖闥者卽僖公廟外之術門也考工記闥門容小局參个鄭注廟中之門曰闥小局腳鼎之局長二尺參个六尺爾雅官中之門謂之闥郭注謂相通小門也士虞禮鄭注如今東西掖門是術門亦得通稱之爲闥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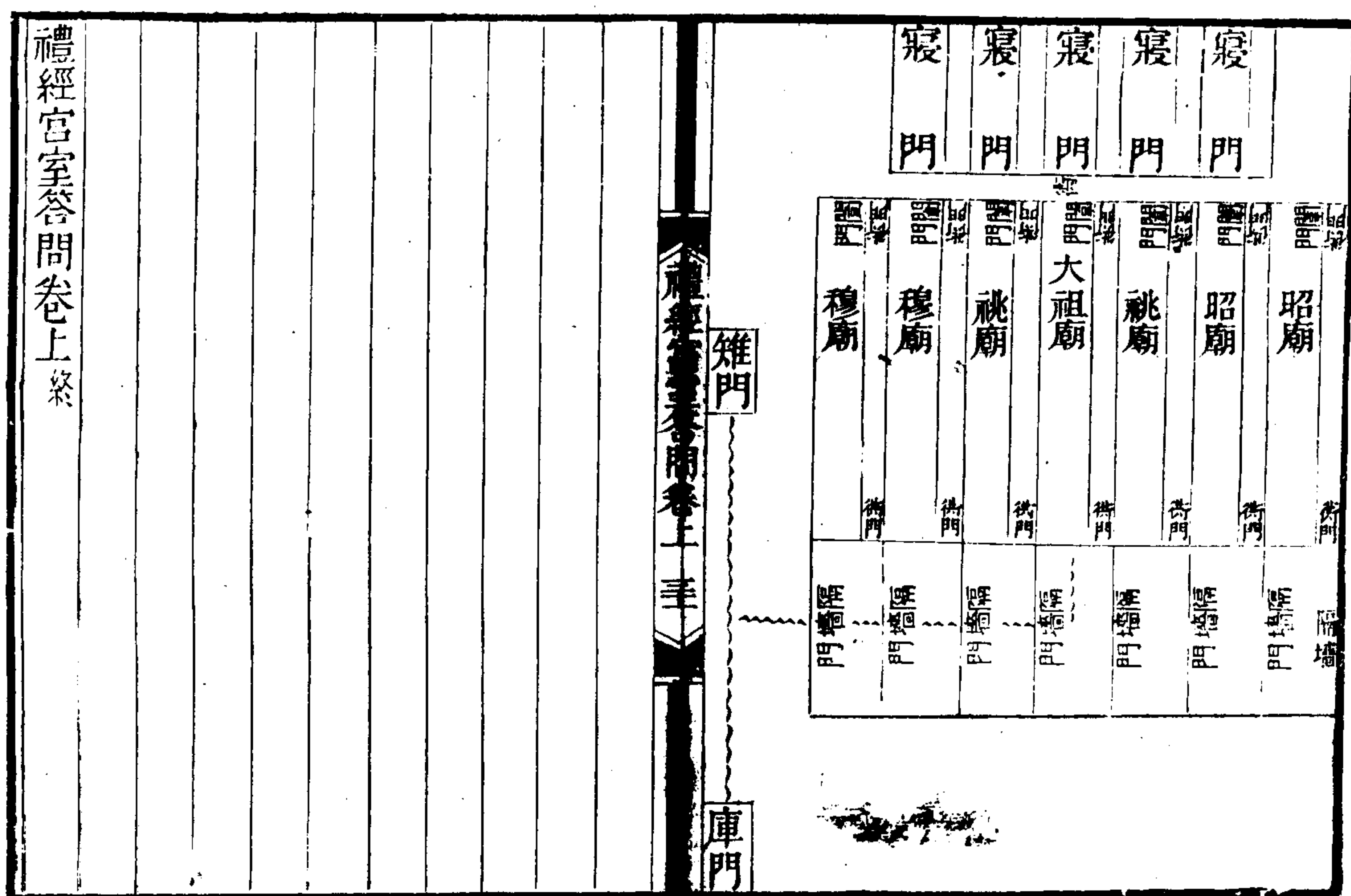
問廟後有寢然否曰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又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

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路寢燕寢與廟同制無東西廂者五寢之制也前曰廟後曰寢各自爲垣故廟七寢五不相違背寢南廟北亦必有街相通故婦人得由廟北以出入于闕門左氏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是亦寢南廟北有路相通之證

問廟門以外其制如何曰門堂之制取數於正堂故釋祭於廟門外西室祔祭於廟門外西室凡筮日皆布席於門中闕西闕外也聘禮賈疏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央通門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鄭注二丈一尺知此爲隔牆中央門者以大廟門中止容二筵故士昏禮執皮左首隨入鄭注隨入謂門中阨狹檀弓毀宗躐行出于廟門隔牆中央門寬故柩與車馬皆可出入隔牆中央門容二丈一尺其南北隔牆相距不止此數故尚有東西牆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出自道出自門中央也不由闕東西道左主人位此倚于廟門外之東牆也記朝于廟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此倚于廟門外之西牆也特牲饋食記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腊饗在其南士虞禮記陳牲于廟門外殺于廟門西皆以廟門

外地寬也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士冠禮每曲揖至于廟門鄭注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此又可見廟門外西至大門之制





禮經宮室答問卷下

臨海洪頤煊

路寢二

問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五門之次先後鄭何以不同
曰朝士鄭司農注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
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後鄭所以不從者
朝士注云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臯門雉
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
天子臯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檀弓曰魯
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
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

中門

問近人又謂天子諸侯皆三門何也曰戴東原說天
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
臯門有應門有路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
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臯門應門
也臯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
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然證以經文大雅廼立
臯門臯門有伋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太王殷之諸
侯本有庫雉路三門至是增立臯門應門後日遂
定爲天子五門之制非謂其止此臯門應門也明
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之庫門

禮經宮室答問卷上終

兼天子之臯門魯之雉門兼天子之應門其實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庫雉路三門天子與諸侯同

問然則天子之有臯門應門何居曰天子諸侯皆以路門外之治朝爲正朝天子正朝之前有應門故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毛傳王之郭門曰臯門孔疏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天子諸侯庫門外有外朝則臯門者天子外朝前之門也考工記應門二徹參个不言臯門者明與應門同也鄭注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朝門之制不與庫雉路三門同故應門視路門爲大諸侯讓於天子朝前不敢立門故止有庫雉路

三門

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闔者謂之臺禮器孔疏兩邊築闔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釋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繹祭則其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

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云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

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魏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一作夷雉字古文作𦵏茅闕門卽雉闕門之譌

問路門何以知其與廟門同制路門之名有幾曰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二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半之丈六尺五寸以燕禮證之路門門堂之制當與廟門相同廟門廣十八尺是其總數路門廣十六尺五寸是其容數也路門爲路寢正門故謂之寢門檀弓自寢門至於庫門是也又謂之大寢門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鄭注大寢路寢也又謂之虎門師氏居虎門之左鄭注虎門路寢門也畫虎焉以明勇猛又謂之畢門顧命二人雀弁立于畢門之內闔人鄭司農注路門一曰畢門賈疏云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也

問天子五門其門相距之數可考否曰考工記市朝

一夫鄭注方各百步六尺曰步則朝居地六十丈考工記言面朝後市古以路門外之治朝爲正朝是天子自路門以外至臯門以內俱得稱之爲朝故賈疏云天子一朝居一夫之地二朝者謂治朝至外朝則自臯門至雉門相距當是六十丈其餘門相距之數雖不可攷然以路門雉門庫門三門同制推之其相距必等臯門爲外朝正門其門當近於外朝去庫門不遠應門爲治朝正門其門亦當近於路門而遠於雉門

問天子諸侯皆三朝其外朝所在試詳言之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

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注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小司寇鄭注又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是沿用鄭司農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之譌其實皆一朝也外朝爲司寇斷獄弊訟之朝槁人掌共外內朝凡食者之食鄭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王制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鄭注正周

禮鄉師之屬辨其聽訟異其死刑之罪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孔疏云此外朝在臯門內庫門之外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其所謂朝皆是庫門外之朝

問諸侯外朝在庫門外其說亦有徵否曰聘禮交擯在大門外大行人言交擯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所謂朝者卽是外朝聘禮又云至於朝主人不腆先君之祧旣拊以俟矣鄭注賓至外門下大夫人告出釋此辭賈疏外門卽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柝造朝亦謂大門外爲外朝此皆諸侯外朝在庫門外之證

問治朝在路門外又謂之內朝外朝何也曰大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鄭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宰夫掌治朝之灋鄭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鄭注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此朝對外朝言則爲內朝若對燕朝言則爲外朝文王世子其朝於公

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鄭注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

問治朝有屏有宁其制如何曰郊特牲鄭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曲禮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路門與廟門同制故內外設屏亦與廟門同制爾雅屏謂之樹論語邦君樹塞門言塞門則屏當近於門司士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屏近於門故王視朝得以還揖門左還揖門右若依曲禮孔疏謂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則不得言還揖矣天子外屏其前卽爲王親朝宁立之位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

禮經宮室答問卷下

西面曰朝是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此當指諸侯內屏而言若外屏則不得言門屏之間故李巡曰正門內兩塾間曰宁也

問治朝兩旁有室能詳其制否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六卿三孤爲九卿賈疏九卿之九室在路寢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故鄭據漢法朝堂諸曹治事處謂正朝之左右爲廡舍者也九卿爲六卿三孤則其室亦當左三右六以其近於正朝故九室亦謂之朝

問治朝外朝皆平地無堂其平時王出入之制何如

常人亦得往來否曰聘禮夕幣管人布幕於寢門

外鄭注寢門外朝也寢門外旣可布幕則平地無堂可知治朝無堂故王日出視朝揖畢卽退入路寢聽政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是治朝外朝皆平地無堂也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鄭注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曲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此是諸侯之禮其登車降車或不必要階也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賈疏中門者王有五門雉門爲中門掌守雉門之禁議其出入之者也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鄭注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是雉門以內有禁雉門以外無禁常人無事皆得往來也

禮經宮室答問卷下

問燕朝之制曰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鄭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文王世子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鄭注內朝路寢庭此對路門外之朝言故又稱內朝燕朝有堂論語所謂攝齊升堂也玉藻謂之路寢鄭必以路寢庭爲燕朝者以燕禮知之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

於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卽大僕所正之位也有事然後升堂故鄭以路寢庭爲朝位也其實三朝以路門外治朝君日出而視之爲正朝燕朝外朝皆因事而有朝名非正朝也

問路寢與大廟同制前旣聞其詳矣近人謂路門內至堂百步王與諸侯若羣臣射於路寢容侯道九十弓然則路寢庭與大廟中庭異歟曰此戴東原之說非也燕禮燕卿大夫於寢與聘禮饗賓於廟升降出入其禮節畧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此言燕禮不必有射若行射禮則當如鄉射之禮別於射宮爲之非謂其卽設侯於路寢庭也若路寢庭得容九十弓爲百步之地則路寢以後必不能容六寢六宮之地以此知其說之非

問如是則路寢不幾小平乎曰古人廟朝不甚高大非如後世之宮殿也左氏傳齊嘗於大公之廟子尾抽桷擊扉三廬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廟桷可以手抽與援其廟之不高可知又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公宮亦未必大王制寢不踰廟觀明堂以祀上帝尙

止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其路寢之制可知矣

問自路門以內爲宮宮必有牆并宿衛之制可攷否曰考工記面朝後市則自路門以北至後市之南皆王宮王宮居王城之中市朝一夫王宮亦當居一夫爲方百步之地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注宮隅角浮思也雉高一丈賈疏云不言宮牆宮牆亦高五丈是王宮四面有牆牆四角有浮思高七丈也官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鄭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是王宮牆外四正四隅有宿衛之次舍也

問王有六寢六宮九室試詳言其制寢與宮亦有門否曰王所居稱寢后所居稱宮官人掌王六寢之修鄭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路寢天子諸侯之正寢春秋莊卅二年公薨於路寢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亦云路寢正寢也小寢亦謂燕寢對側室言亦謂外寢內寢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鄭注外寢君燕寢也內寢以陰禮教六宮鄭注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六宮亦

謂北宮內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是也后正寢亦謂正內亦得謂之路寢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正內路寢賈疏謂后之路寢是也是王路寢之後爲小寢小寢之後爲后正寢正寢之後爲燕寢燕寢對路寢言亦謂之下室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守下宮下室鄭注貴室謂守路寢下室燕寢是也考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以外朝之法準之九室亦當左三右六居后正寢之兩旁古者宮室各自爲尊有寢有宮必有門文王世子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是六寢有門之證闡人王宮每門四人是六宮有門之

證

問燕寢之旁有側室孔穎達謂卿大夫燕寢東房西室其制然否曰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注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孔疏云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則側室自有寢門也夫人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鄭注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側室既有東西階則亦當爲三間之屋中央爲室左右爲房與路寢之制同孔疏謂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者非也

問宮中自六宮六寢之外其餘尚有官府次舍可畧考否曰爾雅宮中衙謂之壺保氏使其屬守王闔鄭注闔宮中之巷門是宮中有巷巷有門也古者父子異宮世子稱東宮其所居當在宮寢之東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又當與東宮之制不同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鄭注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其餘若闔人寺人之類亦必有休沐之所縫人追師之類亦必有工作之所宮中居一夫之地自南至北爲地六十丈路寢小寢正寢燕寢四者堂室之制大畧相同以路寢堂上南北七筵堂下南北七筵之地度之則路寢小寢正寢燕寢四者已居五十丈四尺之地是南北無餘地其所有官府次舍皆當在宮寢之左右也

明堂三

問禮之言明堂多矣舛造制度千古聚訟迄今而不能定其故安在曰此說者亂之也夫明堂自黃帝以來歷代皆有舛造典禮既殊制度亦異七十子各據所傳爲記故考工記逸周書大小戴記明堂言人人殊學者既不取證於正經又不求通於算術乃欲渾而合之此裴頠李謐之徒所以廢書而歎也

問考工記夏后氏言世室宗廟也殷人言重屋王寢也唯周人言明堂其制何如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是周之明堂東西廣九九八十一尺南北深七九六十三尺堂高九尺五室一居中央四居四隅每面應容三室每室方二九一十八尺則東西之廣除三室五十四尺餘二十七尺南北之深除三室五十四尺餘九尺四面階基以太廟之制例之每面應有四尺五寸東西之廣尙餘一十八尺以爲兩室間各九尺則五室不相聯接行禮可以往來此乃明堂制也

問周人明堂何以止五室曰以周禮知之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注五帝謂四郊及明堂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以配上帝曰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明堂以祀五帝每帝各居一室故論周人明堂止有五室

問鄭注五室方位魏李謐譏之然否曰鄭注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室居四隅而不居四正者避中央室也四正爲堂兩夾爲室若以四正爲室則中央室四面不幾室闕乎魏李謐譏之謂四維之室旣乖其正

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不知考工記明堂與月令不同謚之所譏未悉鄭義

問明堂九階四戶八牖四阿重屋其制可得聞否曰考工記夏后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殷人言四阿重屋周人明堂不言者以上文已知也九階者鄭注南面三階三面各二明堂四達其行禮常在南面所謂南面以聽天下也故南面三階四旁兩夾窗據魏書李謐傳四旁是四房之譌大廟路寢有東西房故兩夾之室亦可稱房言四房則中央之室可知鄭注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窗也四阿重屋鄭注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復竿也明堂位復廟重檐逸周書四阿反玷重亢重郎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郎累屋其制皆相同也

問明堂位與考工記同否曰經文明言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此亦周之明堂也明堂南面三階此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故三公在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明堂官隅四面有門門

有堂有室考工記所謂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也南門上有臺以仿雉門象魏逸周書所謂庫臺也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此在南門內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此在四門外南門之外又有正門謂之應門故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逸周書明堂之位同考工記詳其堂室明堂位逸周書記其門階故周人明堂之制雖亡觀此三篇可得其畧

問大廟路寢鄭注皆同明堂其說何如曰鄭見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三者相承故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注玉藻亦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此言魯之大廟如天子之明堂是明堂同於大廟之證路寢有堂堂四面有階明堂九階亦四面設是明堂同於路寢之證逸周書亦云大廟路寢明堂同制但明堂五室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祫禘大廟不聞五室路寢東西房見於尚書顧命而明堂無之大廟路寢南面兩階而明堂南面三階然則其所同者亦堂基之縱廣戶牖之大小門闕之高卑耳

問明堂辟廡是一鄭注何以不從曰辟廡四面有水明堂外水曰辟廡唯見大戴記盛德篇鄭不信大戴故不從

問逸周書周史臣所錄故明堂與考工記同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何以又異曰太平御覽第五百三十三卷引周書明堂學者謂卽明堂篇之脫文其言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堂室之制與考工全異又云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大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上太

明言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此何以復有應庫臯雉之名與明堂位不同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中大廟以及左右个反與月令合周書王會篇載成周之會未復兼及伊尹朝獻商書此所舉者當亦兼及異代之制
問月令明堂何以與考工記不同曰周禮用周正月令用夏正月令非周公所作故凡朝祀戎獵車服制度皆與周禮殊考工記明堂五室月令言十二堂數既不同名亦各異其所舉者乃夏殷異代之制非周制也周禮每月並不各居其時之堂大史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玉藻聽朔於

南門之外閨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則每月聽朔皆於南門之外惟閨月則闔門左扉終一月皆如此並無每月各居其堂之說故月令之言十二堂於他經無證非周制也

問月令明堂舉其四正則五室舉其四隅則十二堂說者謂玄堂之右个卽青陽之左个青陽之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卽玄堂之左个其說果可通否曰不能通也四室居四隅而不居四正前已明其故矣室个殊制凡夾室前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使賓饋於个杜預注个東西箱故鄭注左右个云堂北偏

禮經宮室考卷下

七

南偏東偏西偏是也大廟路寢無五室而有東西箱故有左右个明堂有五室而無東西箱焉得有左右个且南北室外止階四尺五寸勢不能更設左右个若減室中之地爲之則每室一十八尺戶牖尙不能寬何容更減其制此其所以不能通也問大戴記九室之制何如曰此亦非周制也其言曰明堂者古有之也言古有則非周可知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若以考工記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地施之則南北狹而東西長與圓方之制異矣故李謐云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旣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

辰鄭駁異義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可謂篤論

問大戴記明言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何以不信曰明堂篇雖有此文然考其文義自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以下皆兼載異說非承上文九室而言

問明堂有通巷或謂之兩序間其說信否曰此卽所謂室間也考工記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應有室間學者欲以大戴之言求之於考工記則不可得也大戴之九室一室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

禮經宮室考卷下

七

二牖必非考工記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地所能容若依考工之地東西之廣兩室間尙有九尺南北之深卽併入階基止四尺五寸一人僅可容身且東西間廣而南北間狹又何所取義乎而謂天子明堂爲之必不然矣

問蔡邕明堂論專主大戴九室其說亦有本否何以不能通之考工記曰杜氏通典第四十四卷引大戴記盛德篇逸文此卽邕之所本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古法中央室大觀夏后氏世室逸周書明堂尺

寸可見以通天屋徑九尺除堂方則四面八室方二十七尺故可容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若謂堂方卽考工記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四面倍之得百四十四尺通天屋徑九十尺東西尙不能容何論南北若改丈爲尺則徑九尺之室斯真所謂甕牖繩樞矣故兩者皆無所施也

大學四

問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頌宮辟廱旣與明堂異處然則辟廱之制奚若曰辟廱者天子之大學也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言諸侯之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頌宮至

禮經宮室考問卷下

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詷誠告此言天子之學諸侯大學在郊明天子辟廱亦在郊也故鄭駁異義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又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則鄭以辟廱在國之西郊也

問文王世子言東序東序何學也王制又言東膠東膠卽東序否曰東序亦周之大學也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云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天子養老在東序王制養國

老於東膠東膠卽東序變序言膠者古人聲相近文王世子先言天子視學後言適東序是東序與大學同處故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鄭注周名大學曰東膠王制鄭注云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此皆東序爲大學之證也

問文王世子又言瞽宗上庠其制亦與東序同處否曰文王世子春夏學于夏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瞽宗上庠與東序相連言之則同在大學中明矣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祭義祀先賢於西學鄭注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是瞽宗又謂之西學文王世子鄭注養老於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是大學之中東序處東瞽宗處西上庠處中統名之則曰大學也

禮經宮室考問卷下

問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成均又何學也曰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下節言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成均有瞽宗則是成均者卽國中之一大學也文王世子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鄭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此謂虞庠當是謂虞之上庠文王世子鄭注釋菜於虞庠

則儋賓於東序虞庠與東序同處是亦虞之上庠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上庠虞大學在國中下庠虞小學在郊孔疏以西郊小學當此之虞庠則失之矣

問周之大學有幾曰一曰辟廱在郊一曰大學在國中王官之東大學中有上庠東序瞽宗上庠有虞氏之學東序夏后氏之學瞽宗殷人之學鄉射禮鄭注周人立四代之學於國并辟廱之學周所自立者則爲四也魯用天子之禮樂亦得兼立四代之學故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以地言則曰大

學以其有五帝之遺澤則曰成均其實皆一學也問國中大學鄭何以知在王官之東曰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靈臺疏引鄭駁異義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疏又兩引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皆無南字則今本有南字者衍文也公宮之左卽王官之東鄭以此例之故知大學在國中王官之東

問射義有射官又有澤宮能言其制否曰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是天子有射官以選士也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射於射官

是射官不與澤宮同處也燕義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鄭注學大學也射射官也鄉射禮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間中鄭注國中城中也於郊謂大射也如是則澤宮在國中射官在郊司几筵賈疏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鄭注下小學虞庠中卽樂記所謂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是也然則國中之射其卽在王官東之大學歟

問辟廱大小之制何如蔡邕云辟廱四門有學其說然否曰毛傳水旋丘如壁曰辟廱辟廱之中有靈臺靈囿靈沼見於毛詩又天子出征凱在辟廱則其地之大可知大戴記明堂外水曰辟廱此以辟廱與明堂同處是後人增益非禮經正文諸儒皆沿習其誤故蔡邕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辟廱毛詩孔疏已辨其誤其實辟廱與明堂異制而無四門學也

問東序瞽宗上庠之制同否曰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言祭則東序之有室可知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注引周禮祭於瞽宗爲證釋奠者設薦

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是瞽宗亦有堂室如東序也上庠雖無明文鄭注天子視學於上庠上庠既與東序瞽宗同處其堂室之制亦當與之相同

問周小學爲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近人有據後魏書劉芳傳謂西郊當作四郊其說然否曰予未見近人之說何如據祭義天子設四學鄭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孔疏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則是字作四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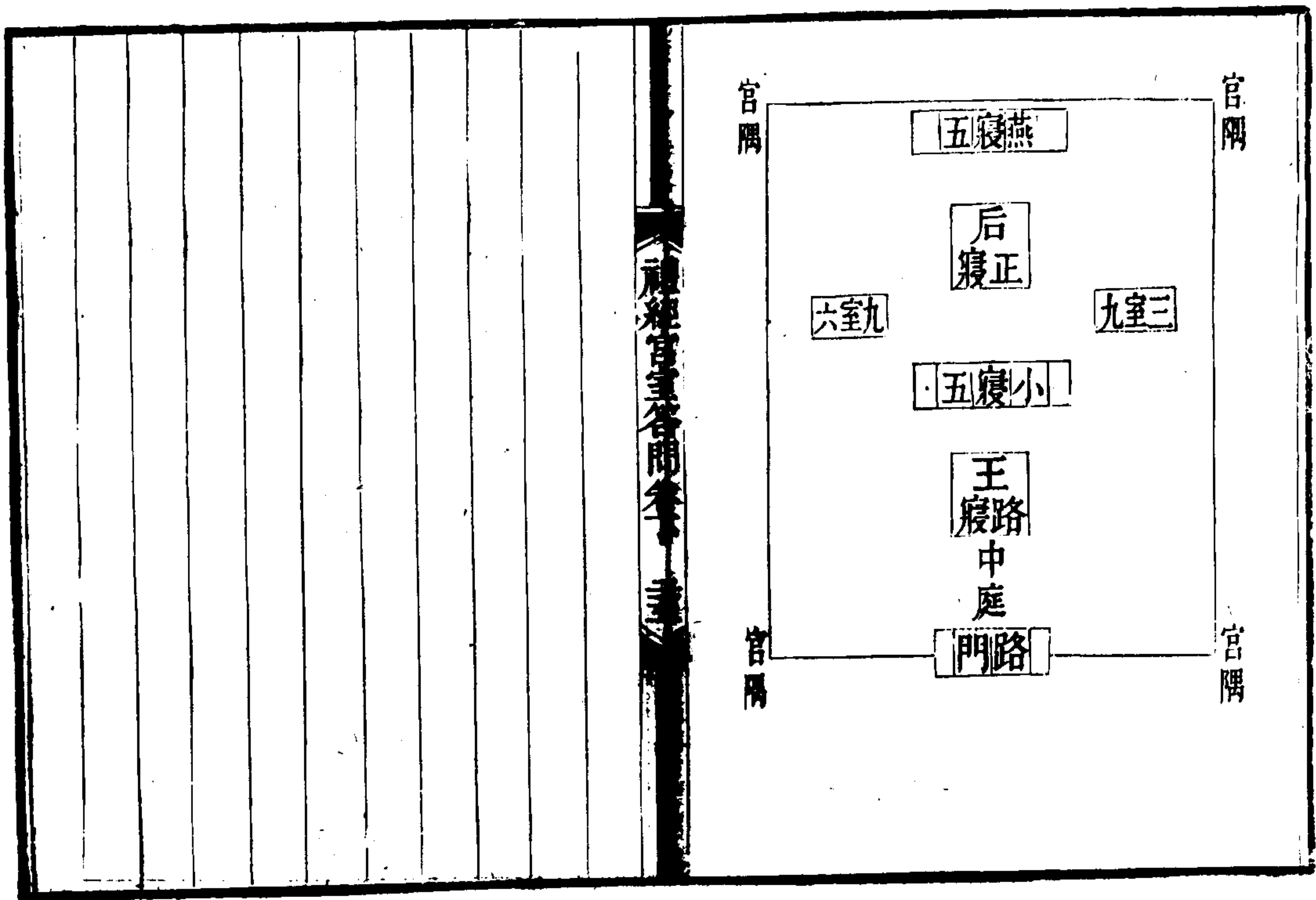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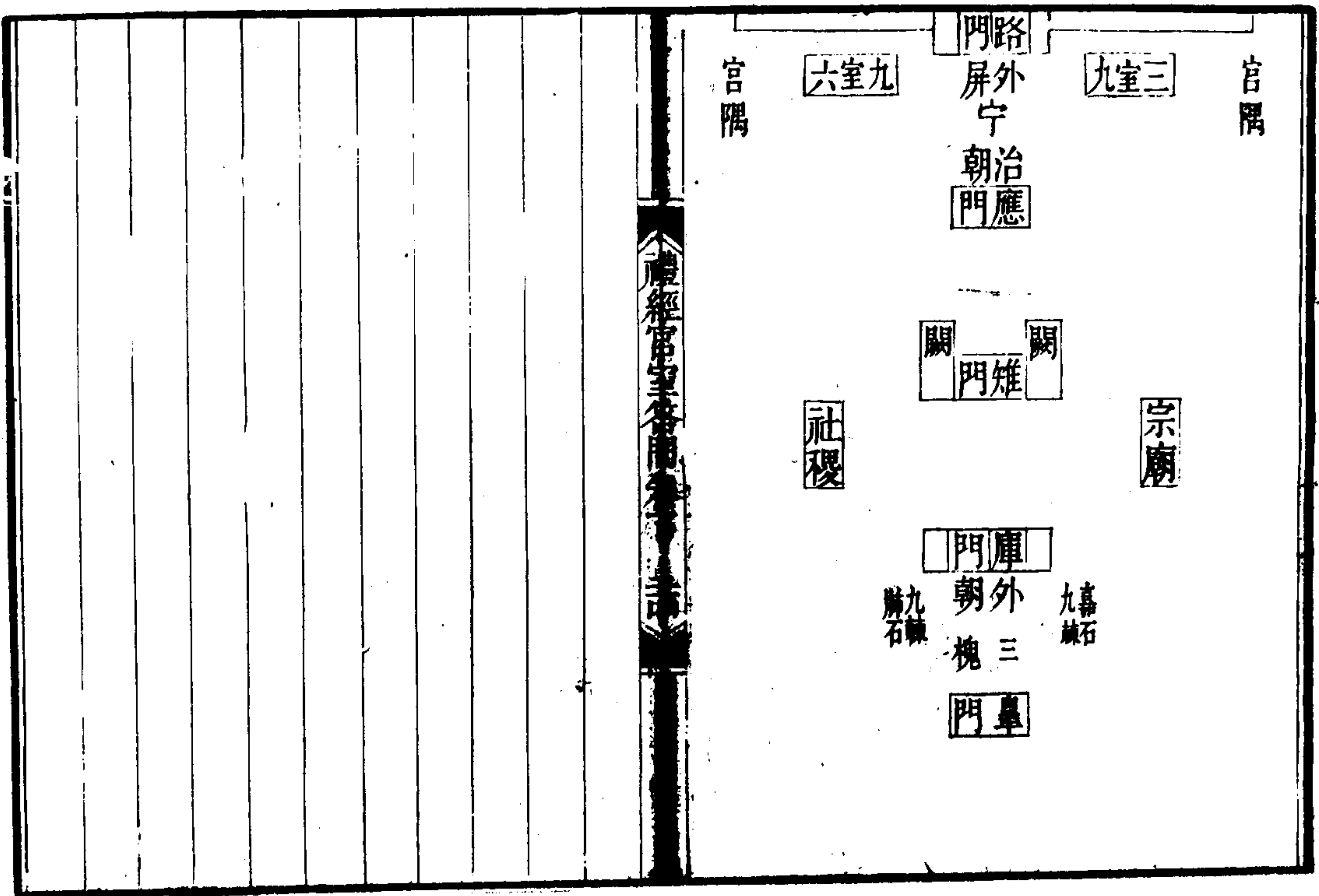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注皆學名也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此當作周立小學於四郊傳寫者與經文俱譌四作西若本作西郊注當云西序虞庠在西郊不必復分別言之此必當作四郊之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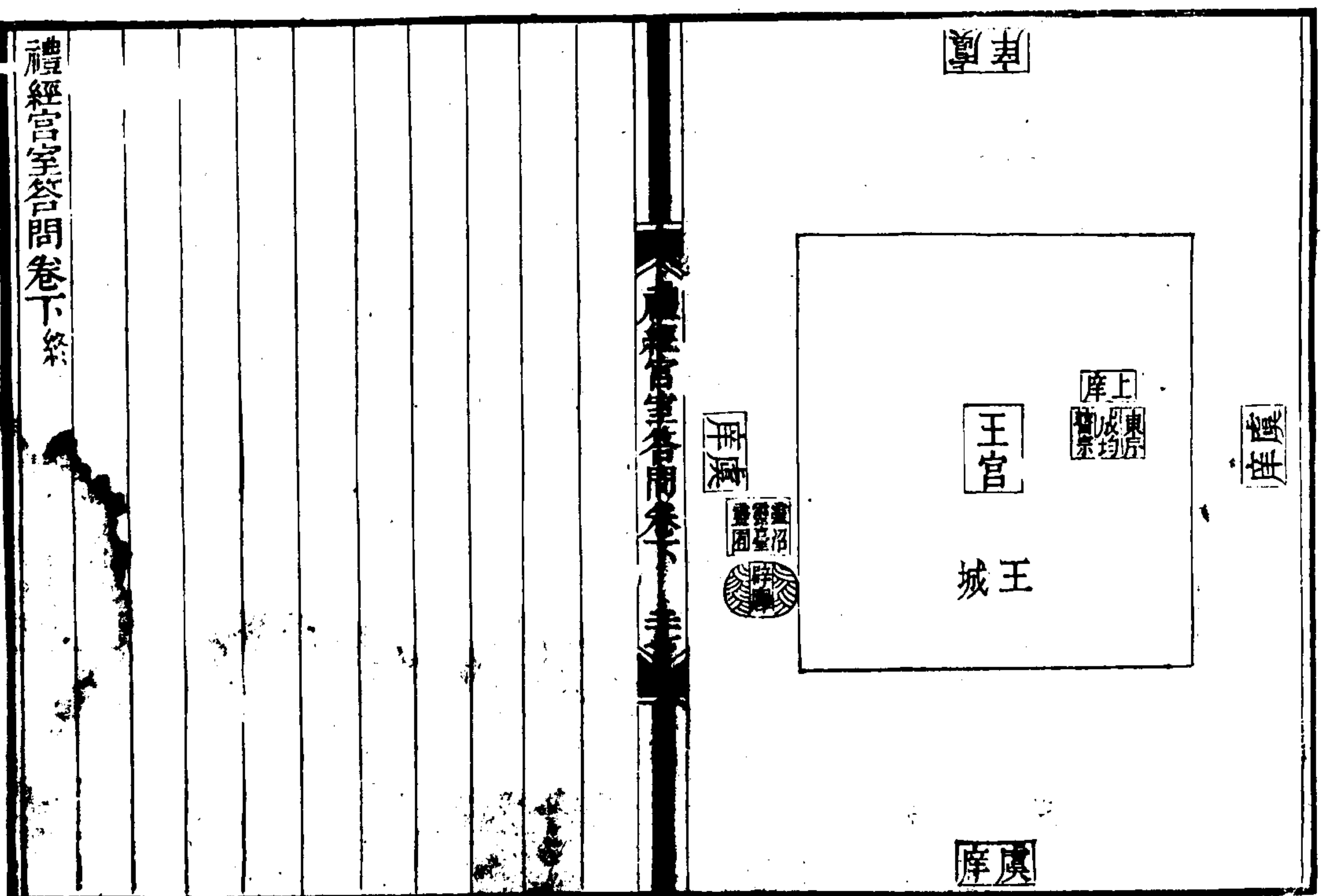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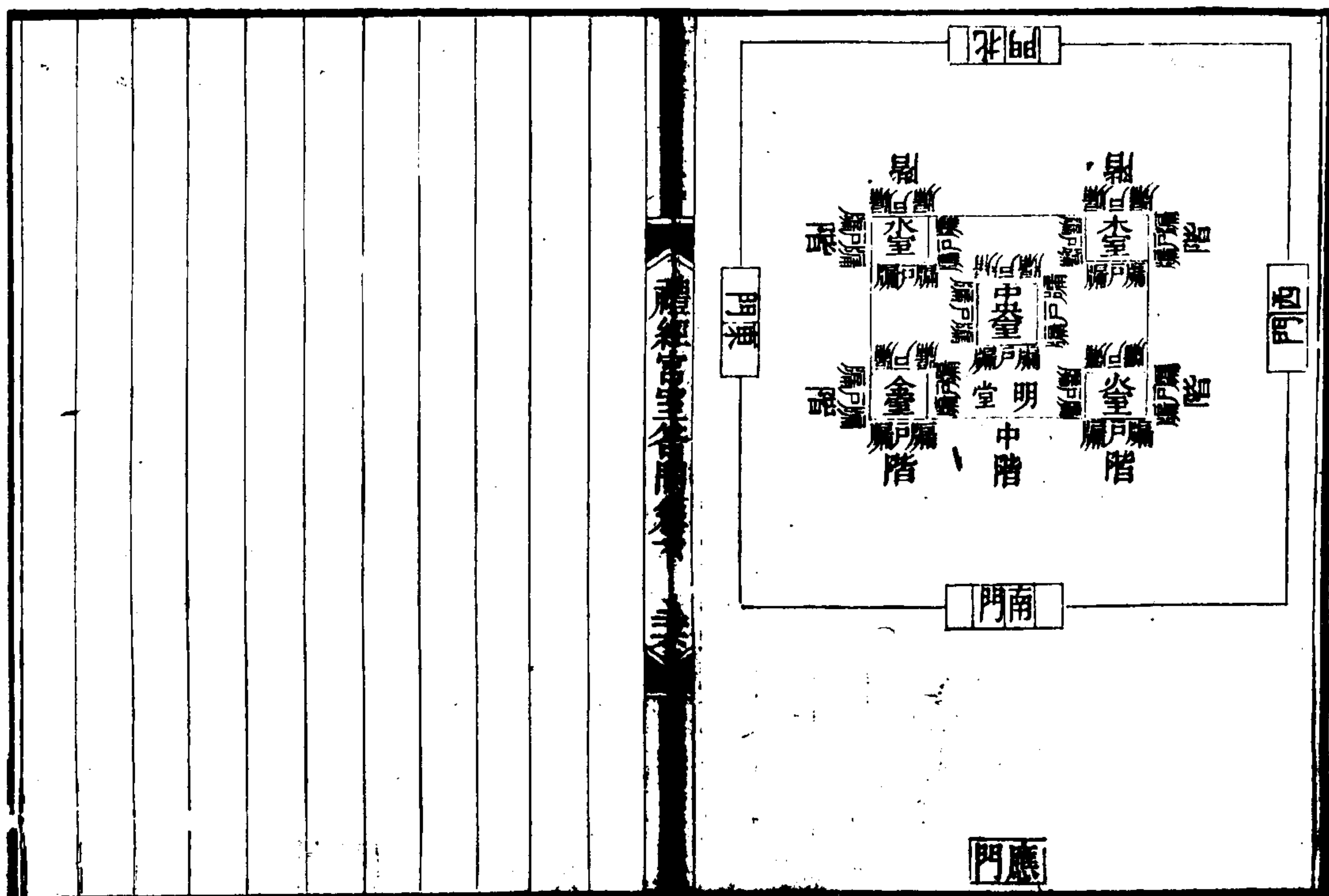
問虞庠有四其說亦有徵否曰樂記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爲射官於郊也左東學右西學東西郊有學則南北可知此

亦四郊有學之證賈誼新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卽此四郊之學

問學記黨有庠術有序鄭注術當爲遂其制何如曰上文言古之教者則此黨庠遂序非周制也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黨唯有序不聞有庠故鄭注云序州黨之學也周制州黨之學名爲序鄉之學則名爲庠鄉飲酒義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王制命鄉簡不師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鄭注此庠謂鄉學也皆其證

問庠序之制同否曰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鄭注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又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鄭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鄭注是制五架之屋也序無室故可爲五架之屋若庠有堂有室則當爲七架之屋與大廟路寢同制此庠序之異也





求古錄禮說
十五卷
正義一卷
遺一卷



臨海金誠齋先生求古錄禮說舊有刻本版燬於火黃巖王子莊孝廉以臧本見遺書十六卷并吾鄉潘侍郎所刻補遺爲十七卷屬王生士駿校定重梓凡八閱月而刻成先生說禮融會貫通不拘拘于一家之言蓋病夫專門墨守名通經而反以汨之者也或者之論乃以先生爲無師法未可謂知言矣夫考據之學固不以隨聲是非爲貴也嘗者婺源江氏竺信朱子而所爲鄉黨圖考多辯正彙注之失今觀先生所著述實事求是于儒先之言意不稍存段俗必折衷于至當而後已卽鄉黨正義一卷自足與江書並傳學者誠由是錄以求之

序

經傳不相率爲耳學肌斷以至於幽冥而莫知其源則先生之書方將貺來裔於靡窮固非獨其鄉之後進所當竺守而弗失也子莊孝廉畱意鄉邦文獻意前刻杜清獻車玉峯方正學諸彙皆其所校本也采輯之勤有足多者因序是書而並及之

光緒二年丙子閏五月吳縣孫憲

金城原書 城字子完

碩甫先生師座前在杭省備聆誨言先人所作本有回署寄杭之說尋覓無安故爾遲遲茲呈求古錄一函計七本前五本先人所手訂二本在都時日簪呈政瑟菴先生者餘約六卷尙存舍閒竝未謄清俟回台後錄呈此十二卷竝無別本幸勿遺失以先人一生心血著此一書冀出以問世城實不肖無力付梓然十餘年來魂夢難安今得先生校正欲代爲設法付剞倘能鼎力成全此事則生歿均感盛德於無暨矣至所呈廖學使鈔好副本目次廖學使撰敘文一并寄覽城所鈔副本擬於同鄉友進京專稟向請諒亦不能執而存之也世教姪金城謹頓首

金誠齋先生傳

臨海 郭協寅 字滄洲號石齋庠生

先生諱鶚字鳳薦誠齋其號也世居安徽歙縣十一都高祖名以德者 國初順治十年始占籍臨海以經紀起家曾祖起純克承先業祖正發貲授登仕佐郎父鎔邑庠生世傳澤亭先生是也誠齋行三最爲澤亭先生鍾愛幼承庭訓端重如成人不苟言笑跬步必飭日箸功過格稍有不檢卽自懲曰吾過矣吾過矣必痛改而後快姿性敏捷于書無不讀旁及形家等言尤精天文算法詞章乃其餘事年十七受知於朱相國文正公補弟子員已而食餼前後試居第一者五餘亦俱剡高等

郭傳

阮中丞芸臺先生撫浙首以作人爲己任建誥經精舍延孫淵如先生主講席檄徵全省知名士肄業其中時臨海赴召者三人洪筠軒 順道 暨弟樸堂 震道 其一則誠齋也日省月試目染耳濡由是業益進名益噪考据之學卓然一子經生奉爲圭臬旋里後人爭聘爲弟子師誠齋亦樂爲啟迪口講指授分辨香者不可殫述嘉慶丙子汪尙書瑟閣先生選充優貢生需次抵都尙書命館于家待以上賓質疑問難都人士識與不識聞誠齋名咸避三舍甫及二載遽厄龍蛇尙書失聲大慟親爲歛具遣价持櫬南歸并贖金俟助嗣君讀書之費噫

惜哉夫以誠齋之才不難援巍科取青紫乃窮而在下以明經貢入成均旋即溘逝豈文名祿位二者不可得兼歟抑誠齋享有令名於所難者既厚而所易者不妨薄乎要非天道無意于其間也生于乾隆辛卯三月初三日巳時卒于嘉慶己卯正月初一日巳時年四十有九配蔡氏郡庠生晉錫公女子一同占業儒媳姚氏濟川公女待年未婚女一適庠生董如春所著求古錄八卷王榮案今所傳求古錄禮說十六卷尚非足本此云八卷豈石齋所見乃其初稿歟四書正義黃瑞案四書正義今存魯論六卷臧于家今歲秋遇其伯子敬齋先生曰家弟也已有年子與弟交最久生平行事知之甚悉益爲我紀之余愧不文辭不獲縷書梗概以質吾黨之知誠齋者

郭傳

三

余刊棲霞郝氏懿行爾雅義疏爲家塾課本義疏中往往採臨海金氏鶚之言屬陳君奐校讎義疏因而向陳君得讀金氏遺書其發明三禮不拘墨守但味白文偶有未純須歸至要可與金殿撰禮箋共傳又輯鄉黨一卷每釐舊說頗得意解可與江處士圖考並行此真說禮家爲必讀書而亦有益平家塾之課者也爰授梓人以餉學者金君在京師時嘗館我師汪文端公第師甚器重之多析語載說中時庚戌冬十有二月沔陽陸建瀛序

序

四

嘗讀丞民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以古爲故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弟漢書藝文志所載六經章句解故已什不存一是在善學者網羅散失潛心求之而已漢許叔重鄭康成解字詮句有義必通宋程朱諸子因六經之遺文得不傳之絕業師承有自經學集其大成至宋史分儒林道學爲二傳漢學崇訓詁宋學尚義理一得其大一得其精各有淵原觀其通焉可矣臨海金明經誠齋著有求古錄推闡漢宋先儒諸說輔翼羣經發前人所未發無別戶分門之見無矜奇標異之情條辨詳明以求其是洵爲窮經者所不可缺之書茲哲嗣秀才城

序

五

乞序於余余察是編業經汪瑟菴阮芸臺兩相國鑒賞王伯申宗伯評衡竊喜明經之書得傳又嘉其子之能讀父書也督學使者廖鴻荃拜序

求古錄者先君考據之學積數十年精力而類次成書者也今相國阮芸臺先生撫浙時曾錄取數篇刻入詒經精舍文集中舉優貢後入都師相汪文端公置榻相延朝夕問難互有發明而篇帙愈富不幸未二年卒於邸第遺稿散佚頗多不肖時甫幼學茫無知識就行篋中檢存十數卷謹加次錄擬付剞劂非敢謂是書之必傳也竊念先人手澤所貽并諸公賞識所及不忍聽其湮沒云爾

不肖城謹識

道光丙申年冬杪

求古錄禮說目次

目次

卷一

天子城方九里考

大夫三門考

五官考

廟在中門內說

宗廟祭祀時月考

天子四廟辨

五嶽考

釋谷

釋億

卷二

諸侯四寢考

天子世婦女御考

廟寢宮室制度考

明堂考

卷三

四阿反坫考	五穀考	星辰說	屋漏解	樓考	舜崩鳴條考	古尺考	仞考	卷四	禹都考	齊弁色考	閒色說	龍見而雩解	千桑之國出車考	祖甲考	王日一舉解	顏子三十二歲辨	孔子自衛反魯考	目次	卷五	招搖在上解	學制考	朝位考	諸侯外朝在庫門外辨	鞠躬解	卷六	止鵠考	釋貫	宗廟會同解	七十曰耄說	棟梁解	禋祭考	夾室考	卷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冬祀行辨	禘祭考	四類四望考	卷八	夏禮尙文辨	桀都安邑辨	冕服考	棺槨考	釋民	卷九	孔子弟子考	屏考	坫考	邑考	社稷考	目次	卷十	周代書冊制度考	寧考	碑考	滄浪三澁考	湯都考	天子諸侯屋有四注辨	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辨	諸侯祭服考	祭祀差等說	卷十一	天子食三老五更考	合樂三終考	薦考	卷禮飯舍考	周徹法名義解	古樂節次差等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闕考

射奏騶虞狸首解

卷十二

廟制變通說

天子迎賓考

皮弁布衣辨

襲衣斂衣考

玄端服考

笙詩有聲無辭解

特磬考

筭瑱考

大射說

卷十三

祭天神地示不求神說

天子宗廟九獻辨

五帝五祀考

禹貢九等賦解

目次

四

門人解

玄色蒼色辨

對天色玄問

朝覲考

會同考

卷十四

卷十一之卷十四子完書云二本在都時
著餘六卷並未騰清者也六卷未及見二
本又爲友人借遺一本殊爲可
恨依涇胡墨莊承其錄本補編

井田考

燔柴瘞埋考

狐青裘服考

黃衣狐裘考

齊弁韋弁異同解

三公服毳冕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古經典標題說

告朔餼羊對

首陽山考

釋蔡

段先生說文注所疑

卷十五

前五篇從詁經精舍文錄出後四篇
從胡錄本鈔出俱子完目錄所不載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緯侯不起於哀平辨

釋庸

釋祇

釋咎

封禪辨

蠃臘辨

麻冕黼裳蟻裳彤裳解

軍制車乘士卒考

卷十六

胡錄本子完目
錄亦所不載

鄉黨正義

附缺

子完目錄共二十卷今以所遺及未騰
清者三十三篇類敘於後以俟採入

目次

五

鄉射用獸侯說

祈禱辨

見補遺

天子營國之制考

周縣鼓兼用楹鼓考

郊樂大路解

見補遺

植苴辨

祝敵考

見補遺

敦考

見補遺

對朝玄端夕浹衣問

周南召南名義解

周禮五節二正解

月令四時會說

過位解

釋追蠡

鞞飾琫琕考

鳴鵠考

八音次序說

見補遺

禹合諸侯於塗山考

儀禮喪服經傳一篇對

北辰解

射耦考	見補遺	鄉飲酒合樂考
三傳異同得失解	易消息解	
堯典放勳解	百姓考	
九族考	象以典刑說	
壺口梁岐考	對古韻策	
海運考	孟蜀石經考	
儒與二氏出入論		
日祭月祀辨	見補遺 此篇子完目錄所不載趙 搗叔從王子莊所藏殘本宋入補遺	
齋必變食說	見補遺 此篇子完目錄所不載 今從盧嶺洲所售何氏鈔本宋入	
附佚目	此十六篇皆子完目錄所不載而見于本 書各篇注中者今別標出以俟後人采入	
中庭解	見碑考注	食嘗無樂辯 見古樂節 次等樂注
魯郊考	見宗廟祭祀時月考	啟蟄而郊解 見龍見而 雩解注
王宮內外九室考	見朝仕考	禡祭考 見盧本禡祭考 注
饗禮考	見天子迎賓考注	顰考 見襲衣斂衣考注
特鍾考	見特磬考注	四方之祭解 見五帝五 祀考注
溝洫考	見井田考注	筆考 見周代書籍制度 考注
田獵建旗考	見郊樂大路解	樂節考 見祝敬考注
朝享考	見日祭月祀辨注	耐考 見日祭月祀辨注

求古錄禮說卷一

臨海誠齋金 鶚

天子城方九里考

天子城方九里考工記匠人有明文而或以爲方十二里鄭君本自兩解不定也周官典命云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公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以此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矣坊記注云子男城方五里論語注云公之大都城方三里竝同此說尙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九里之城鄭注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大國不當與之同是以天子九里爲正也其駁異義亦云天子城方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故兩解不定如此鶚詳考之而知九里之說爲確請列五證以明之左氏隱公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夫鄭伯爵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說重五經異義及韓詩說雉長四丈則鄭伯城方六里又一百二十步何以城方而有奇零乎何休公羊注謂雉二百尺則鄭伯之城方三十三三百雉得九百丈適足里有奇其大如是必不然矣推而上之天子當五里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計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其證一也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小者當

是子男之城下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三里之城

以國言之子男方可謂國

班固言小國地方五十里是子男稱國也若周官五

命賜則子男附庸則不成國矣其不成國也春秋繁露

謂附庸字者三十里名者二十里天子城有九里其證二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

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

七十里當從前編作十七里蓋傳寫之誤也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七爲五之譌則郭大於城不及一倍今郭方七十里

大於城九倍與孟子不合且郭爲外城當與近郊相遠

與城相近天子近郊五十里郭方七十里則近郊

矣七百七字當爲六字之譌沈本作六是也盧學士文

據蓋未蓋建城必合里之整數而無奇零若城方千七

百二十丈計十里則不足計九里則有餘一百六十六

步有殊非法制月令解與禮記月令同命僕及七騶

咸駕蔡邕云七當爲六左傳亦言六騶無言七騶者

與此同千六百二十丈是爲九里此周天子之制灼然

可據其證三也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

周禮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

大都城方亦當如子男作雒解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

一大縣即與左傳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

大都也大都方三里適與子男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

里與子男五里不同苟亦方五里非參國之一矣其證

四也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侯七雉古周禮說公七

雉侯伯五雉賈疏謂子男亦五雉蓋隅高五雉城三

雉若復降殺則城高一雉不成城矣禮

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爲七其例相合

五也有此五證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典命國家固是

言城春秋孔疏謂典命自言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

禮儀不知國家宮室連文則不得指法度禮儀泥下有

字乎然不必謂城方也匠人言旁三門是天子城十二

門也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

出九門鄭注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

遠郊門關門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注天子九門關

門九重即天門問所謂園則九重比君門於天也不知王

宮實三門無五門戴東原辨皋應等門亦非羅網等物

所出也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餒

獸之毒藥所不得出嫌餘九門得出故特解之然月令

全書禁戒之詞皆不如此其說亦非竊謂月令雖周書

而爲呂氏所修或雜入秦制秦本伯齊而僭擬上公故

城設九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魯侯爵其城

門七餘可知矣凡天子十二公必九侯伯七子男五城

門亦空然則典命國家以城門言也大雅築城伊淠

鄭箋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以淠爲成溝

爲此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然此特謂城倣

乎沚以爲池凡城外必有池池廣深與沚等以見聖人不恃溝池以爲固非謂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爲諸侯其城安得獨大哉卽其後受命爲伯猶當守諸侯之制豈於遷豐之始卽有僭分之事賈公彥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也然考工一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下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聘夏殷皆五官詳五官考不得有九卿九嬪之名見於周禮則知匠人所言皆周制矣故曰九里之說確也

大夫三門考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其高卑廣狹不同案考工記天子門阿高五雉則諸侯當三雉大夫士當二雉天子應門廣二丈四尺路門丈六尺五寸諸侯無考而爲三門則一也漢唐諸儒皆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近戴東原宗劉原父之說謂天子亦三門足正諸謬而大夫之門猶未之考正也鶚案曲禮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孔疏凡者通貴賤而言也經先言每門後言至於寢門卽路門一則每門在寢門之外可知每門非一門合之寢門是有三門矣若只二門則未入寢門之先何

禮說一

四

禮說一

五

得言每門乎聘禮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此亦有每門之說揖以明讓每門揖者卽每門讓於客也及廟門而大夫揖入則入外門亦必揖當云大夫揖先入不言揖省文故卽承云每門每曲揖也每曲之揖詳廟在中門內說大夫之廟與天子諸侯同在中門內詳廟在中門內說則聘賓之入必歷外門中門故云每門上文云公迎賓每門每曲揖正與此同則諸侯大夫皆三門矣鄭注以祖廟爲王父廟賈疏謂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有隔牆牆有閤門王父廟在東故有每門不知祖廟者太祖之廟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祭法一篇多不足信當以王制爲正凡諸侯受朝聘必於祖廟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祖莫尊於太祖故受朝聘必於此天子亦宜於太祖之廟賈疏謂在文王之廟非也推之大夫亦當然安得受於王父之廟乎宗廟之制太祖居中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不與太祖並列非有隔牆也詳廟在中門內說賈謂三廟並列經三閤門以至王父之廟則越太祖而過不亦藐視太祖乎是每門非閤門其爲外門中門明矣郊特牲云臺門旅樹大夫之僭禮也逸周書有應門庫臺此謂臺設於應門孔晁注謂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其說非是詳樓考

春秋書雉門及兩觀於兩觀即臺門也是天子諸侯門
臺必在中門則大夫之僭而爲之亦必在中門無中門
則無以爲臺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蓋天子諸侯大夫
皆有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二朝然天子諸侯中門外
之朝不常御其常御者惟二朝與大夫同魯語云天子
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
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大夫有一朝同於天子諸侯
故當有三門內朝在寢門內外朝在中門內若止有二
門則外朝豈在大門內乎天子諸侯不常御之外朝此

朝非魯語所言外朝魯語外朝即中門外治朝也對內朝故稱外 所以致萬民而詢者

禮說一

六

可在大門之內若每日常御之朝自當在中門內也章
昭注以大夫外朝爲君之朝如其說則當言公朝私朝
安得以內外言之公朝而謂之外毋乃不敬乎且天子
諸侯以外朝與內朝對舉大夫亦以外朝與內朝對舉
其文同則其事亦同明是大夫家自有外朝也又上文
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
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夫朝者外朝也寢門者內朝也與
之言而皆弗應以非婦人所言之地也故其下文又云
外朝內朝皆非吾所敢言也通上下文觀之外朝爲大
夫之朝明矣先言在其朝繼言及寢門則外朝在中門

之內亦明矣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士無臣故無朝無
朝故止二門士冠禮昏禮相見禮皆無每門之文與大
夫異矣宮室之制自天子以至于士雖大小不同而堂
階房室戶牖等皆不降殺惟於門則大夫得同於天子
諸侯而士不得同於大夫于此見先王之重朝儀雖在
私家猶必崇其體統也何也大夫外朝以合官職重私
朝即所以重公朝也

五官考

王者設官所以代天工也故其制必法乎天三公以法
三光五官以法五行白虎通云爵有三等以法三光禮

禮說一

七

運謂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則三老與三公等三老五更
取象三辰五行蔡邕謂三老三人五更五人鄭謂老更
三公五官亦象三辰五行董子春秋繁露云五行者五
官也又云諸侯爵五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則五
官之制其義至精自周以前皆五官也六官之制實始
於周鄭康成謂唐虞三代皆六官注夏書大傳云稷爲
天官司徒爲地官秩宗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士爲秋官
共工爲冬官齔竊以爲不然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
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與周官不同當爲殷制鄭注
殷鄭志焦氏答崇精謂殷之五官并上大宰爲六官是

殷周官制不異不知宗伯何以易爲司士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等竝列其說不可通矣是殷時止有五官無有六官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少皞氏身名官祝鳩氏司徒也鳩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鳩鳩氏司事也此少皞時亦五官與殷之五官名異而實同雖司士司事二者不一然白虎通云士者事也則司事卽司士矣傳又云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服虔注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緡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其注水名龍名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在黃帝炎帝共工大皞之世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又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孔疏謂此五官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之時亦五官也夫上自大皞諸帝下至于殷皆五官則唐虞與夏不當有異竊意唐虞五官以秩宗爲木官司徒爲火官士爲金官司空爲水官后

禮說一

入

稷爲土官何以知之呂荆云伯夷降典折民惟荆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荆之中以教祗德伯夷秩宗也禹司空也棄后稷也皋陶士也惟不及契爲司徒而堯典言禹讓于稷契暨皋陶舜之命官以司徒繼稷則司徒必在五官之中矣秩宗卽周之宗伯宗伯爲春官又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韋昭注謂周禮則宗伯掌祭祀重爲木正春爲木行是秩宗木官也木之性爲仁故禮官屬木司徒掌教教必以禮禮於行爲火又楚語云顓頊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鄭康成韋昭皆謂火當爲北然重爲南正亦爲木正黎爲北正亦爲火正此言重爲南正黎爲火正互文也韋昭注謂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是司徒火官也土卽周之司寇司寇爲秋官秋爲金也司空在周爲冬官冬爲水也后稷教民稼穡洪範以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皆卿爲朝廷大臣不及司馬者二帝尙德而不尙兵以士兼攝之也舜言苗頑弗卽功禹言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則知舜之所以服有苗者但動之以禮教輔之以刑威而無事乎征伐也書傳多謂禹征有苗不可信此所以不立司馬與少皞夏殷異也夏之五官不可考大略當與殷同殷之五官不可考大略當與殷同殷之五官不可考大略當與殷同此五人是說者數伯益而不及伯夷失之矣典樂爲秩

禮說一

九

宗之佐禮樂本一事也納言爲司徒之佐禁讒說所以
弼教也虞爲后稷之佐山澤之所出資民食用與平地
之植穀同也其工爲司空之佐司空平水土必有藉乎
工工之營造多在於冬也此四官當爲中大夫亞於五
官合之爲九官以法九星見逸周書要之以五行爲重也鄭
君增以司馬列爲六則經文明無此官其工之官不尊
故少皞氏以五雉爲五工正不列于五官唐虞時何得
以其主列五官之內且經文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
爲司空非其工也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稷降播種爲地事何以爲天官此其常官也其說無據

禮說一

十一

說皆非也古之天官皆治天事少皞氏有鳳鳥氏爲歷
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
此治天事之官其官亦有五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
其仲叔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之六官也
古者天與民近故帝王皆以天事爲重而多設官以掌
之猶殷人尙鬼建官先六大所掌皆鬼神之事也羲和
司天唐虞所重其官亦當爲卿仲叔四人此二卿不在當爲大夫
五官之列天事與人事別也至于統百官者爲百揆主
諸侯者爲四岳此二官最尊當爲公公羊傳謂天子三公天子之相也自公天子之相也自
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百揆四岳卽三公也但周有東西二伯而唐虞四

岳止一人 鄭君謂羲和仲叔四人分掌四岳爲四伯其
爲異耳 說本尙書大傳不知四岳爲神農之後羲和爲重黎之
後不可混而爲一全謝山辨 義和爲司天之官不可兼

掌四岳且舜飭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此蔡氏說甚確

鄭注及偽孔傳皆非是四岳止一人若有四人則不止二十有二

矣故知四岳別爲一官爲三公之任也百揆爲宰相之

職爵爲公本不兼五官之事但堯時舜宅百揆百揆在

五官之外及舜卽位禹宅百揆百揆在五官之中以水

土初平司空之職猶重在廷諸臣未得其人故仍使禹

兼之也本蔡傳鄭君謂司空非常官禹宅百揆遂廢司空

禮說一

十一

不知司空爲水官歷代有之何可廢也則禹以百揆兼
司空明矣然百揆雖暫兼司空而四官仍不得與百揆
並列則與周之六官異矣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鄭
謂卽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命卿者謂選將
帥之才命之以爲卿非必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
六卿惟司馬掌兵其餘或非所長且大宰至尊不得屬
于司馬又六軍並行則六卿悉出國事其誰理乎然則
甘誓之六卿亦謂六軍之將其爵如卿耳不可據此而
謂夏有六官也逸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官俟
厥政孔晁注五官舉大官言之此五官之證楚語云古

者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又一證也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故天子五官諸侯則降爲三立政言文王之官有司徒司馬司空此在殷時是殷諸侯三卿與周同也大戴禮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亦謂諸侯將出命五官而後行孔疏以五官爲五大夫非也國政掌于三卿豈有命大夫而不命卿之理蓋諸侯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其宗伯司寇亦掌大政故雖爲大夫而得與三卿並舉不與小司徒等三大夫同三卿合二大夫爲五官諸侯五官可知天子亦五官矣此又五官之一證也又按董子五官之說以司農爲木官司馬爲

禮說一

十三

火官司營爲土官司徒爲金官司寇爲水官于義未安不足取證夫唐虞有百揆殷有卿士周有冢宰皆宰相之職但唐虞夏殷以宰相統五官周則以宰相與五官並列爲六若去冢宰則亦五官而已此其監二代而損益之者也然宰相與五官並列不見其特尊未及古制之盡善後世設宰相以統百官合乎古制而六部尙書又沿周制而變其名始失之矣

廟在中門內說

漢儒皆言廟在中門之外近戴東原始辨其非以爲在中門內引禮記左氏穀梁諸書以證其說

見考工記補注足正

千古之繆誠有功於聖經者也世儒猶有疑者鶚請列五證以申明之周官司儀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又云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聘禮亦云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

大門即外門

即得及廟何以有每

禮說一

十三

修極稱其說鶚竊以爲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羣廟故禘祫之禮禘祫只是一祭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詳禘祫考必合食於大祖大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並列也若與羣廟並列何以見大廟之尊乎且左昭右穆必分爲東西二列其義乃明若並列一處何以見其爲左右何以見其爲昭穆經典凡言左右多不與居中者爲一列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贊詔者不與君並列也魯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羹會不與人並列也然則羣廟必不與大祖並列矣安得有隔牆與閤門乎假有閤門其門甚小而賓客之入必由三閤

門而至大廟毋乃不便乎晉孫毓謂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閤門可知鄭注引玉藻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棖與闥之間士介拂棖注周官亦引之鄭君初不以每門爲閤門也哀十四年左傳攻闥與大門宣二年公羊傳入其大門則無人入其闥則無人闥與闥即閤門也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闥其必別之於門小者謂之闥小闥謂之闥是知經典所稱門者皆指庫雉路諸門而言闥閤不得混稱門也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閤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其爲庫雉二門甚明廟在雉門內經文先言每門後言及

禮說一

西

廟是每門爲庫雉二門也賈以爲閤門誤矣每曲者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又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于門賈以爲門皆有曲抑亦誤矣每門每曲既非閤門則廟在中門內可知其證一也觀禮侯氏棄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下即承言天子負斧依俟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夫朝者路門外之治朝所謂寧也門者廟門也朝畢即入廟行觀本萬充宗說則廟在路門外應門內可知天子以應門爲中其證二也周官閤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注以中門爲雉門鄭謂天子五門故以雉門爲中門不知天子亦三門中古者天子懸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則自

宗廟祭祀時月考

禮說一

主

中門以外象魏即兩觀在中門萬民皆得至故外門不設禁外門也諸侯宗廟社稷國所最重豈可置於中門之外而不爲庫門設禁乎其證三也顧命言康王即位于廟當在既祔之後上云諸侯出廟門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是廟在應門內可知其證四也古者女子十歲即不出中門士冠禮通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母在闥門外婦人入廟由闥門夫婦女有助祭之禮宗廟必時至廟門尙不敢入況可出中門乎其證五也有此五證學者可以無疑矣

古者宗廟四時之祭必以孟月達於上下通乎古今未之或易也蓋禮有五經其重於祭見禮記祭統祭之大者莫如郊廟鄭司農注周官肆師以天地爲大祀後鄭謂大祀又有宗廟是宗廟與天地並重也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而宗廟之祭亦行于孟月所謂事親如事天也孟春上辛郊天郊後乃祭宗廟春秋繁露云郊常以正月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也故祭宗廟必後于郊然與郊同月而日月社稷之祭皆在仲月此事親如事天之義也逸周書云我周改正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則自周以前時祭皆必以寅巳申亥之月此古今所同也事親之義自天子達于庶人則時祭皆必以孟月此上下所同也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其說最

確鄭君注王制亦謂祭以首時當矣而諸儒猶有異論
服虔注左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或云祭
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宗廟以仲月王制
疏載此說謂南師解云孔冲遠王制疏謂未知孰是因兩存其說
近儒多據周官仲夏獻禽享酌仲冬獻禽享烝而以首
時之說為非鶚詳考之而知祭以首時其說必不可易
請列八證以明之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大廟鄭注季夏建巳之月周六月夏四月也禘
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是知禘祭當用夏正四月
也魯禘如是周禘亦宜然禘為大祭舉大祭則不行時
祭則時祭皆與大祭同孟月矣其證一也左氏桓五年
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
魯之祀典也周郊以寅月此啟蟄而郊則在卯月故知為魯之祀典杜注以始殺
為建酉之月閉蟄為建亥之月然此傳四句郊與烝對
嘗與烝對郊雩同用仲月詳魯郊考龍見而雩解則嘗烝必同用
孟月矣白虎通云秋祭曰嘗者新穀熟而嘗之月令孟
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以為黍稷
之屬于是始熟可知嘗祭必在孟秋矣杜於釋例引詩
白露為霜以證始殺之為酉月不知孟秋律中夷則夷
則即始殺之義也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

傷被刑法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又云
戮有罪嚴斲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瀛皆始殺之謂故賈
服注竝以始殺為孟秋其證二也王制云諸侯酌則不
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酌鄭注虞夏之制諸侯
歲朝廢一時祭然周制侯服歲朝周官小行人云侯服歲一見亦必
廢一時祭不特虞夏也王制本言周禮鄭以周頌臣工為虞夏之制非也周頌臣工
序云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其詩云嗟嗟保介惟其之春
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鄭注周之季春于夏為孟春蓋以
月令紀耕藉勸農之政皆在正月而諸侯朝王亦必在
正月堯典輯瑞觀后文承正月類帝之下在二月東巡
之前周禮當不異是諸侯因朝而助祭因助祭而飭以
耕藉勸農朝王勸農皆在孟月則祭亦在孟月可知其
證三也汲郡古文云成王八年春正月有事于大廟初
用勺二十五年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大廟此以夏
正言之此書因用周正亦或用夏正如成王四年夏四月初嘗麥十三年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是也
祠與烝皆在孟月其證四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
其下文云在十有二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月令孟冬
之月大飲烝楚語云日月會于龍羣羣神頻行國于是
平烝嘗韋昭注羣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烝冬
祭也嘗嘗百物也又魯語云烝而獻功韋注冬祭曰烝

然而獻五穀布帛之功豳風七月篇云九月授衣又云十月納禾稼是知獻功必在十月烝在孟冬明矣其證五也春秋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非也祠者以四月會麥也嘗者以七月會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皆是孟月其證六也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以首時則薦亦宜然鄭注謂薦以仲月非也下文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夫韭見于孟春麥熟于孟夏黍熟于孟秋稻熟于孟冬七月詩十月穫稻是稻之遲者熟於孟冬也月令季秋天子嘗稻先薦寢廟庶人則至孟冬薦之則薦以首時甚明若薦以仲月則皆失時豈得謂薦其

禮說一

太

時物邪薦猶在首時況於祭乎其證七也周官四仲之祭賈公彥孔冲遠皆謂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鄭注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乾者謂作醢及醢先乾其肉也周官醢人朝事之豆有醢醢麋麋鹿麋麋鄭注作醢及醢必先膊乾其肉乃塗之襍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百日則成矣然則豆實非一時可辦故必先時而田春田以供夏夏田以供秋秋田以供冬冬田以供春自田至祭約有七八十日祭必十日上旬不吉則用中豆旬故或七十日或八十日豆實乃具鄭謂百日常數言之耳此與犧牲在滌三月同一致敬之

心三田之中所以乾豆爲第一也夫豆而曰乾則非方田之時卽獻禽以享宗廟也明甚而獻禽以享之非正祭亦明矣其曰享祔享烝者凡夏祭皆得謂之祔冬祭皆得謂之烝不必正祭也且四時之田皆爲祭祀此獻禽若是正祭何以四祭僅舉其二而與祔社並列邪況祭祀必先齋戒十日不得出外馳逐而此經云入獻禽以享烝明是田獵之日卽入獻禽以享若是正祭何以不齊戒乎豈齊戒不妨田獵乎獻禽於廟是禮故不先齊戒其證八也有此八證又何疑於首時之說乎至于春秋所載祭祀之月多非首時如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八月嘗僖八年七月禘昭

禮說一

九

十五年二月禘是也此亂世不能如禮不足據也

天子四廟辨

天子廟制先儒紛如聚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鼂虞喜干寶之徒皆謂天子七廟是定制宗不在數中韋玄成馬融盧植鄭康成輩皆謂天子四廟與太祖而五周以文武爲二祧始有七廟朱子兩存其說近惠定宇專主四廟力排七廟之非以爲畔經離道鵷詳考之竊以四廟之說爲不然也王制祭法禮器曾子問穀梁傳僖十年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篇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積厚者流澤光積薄

者流澤卑此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諸侯與天子同而大夫不得與諸侯同此又何說也惠氏引王制孔疏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爲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之制何獨於廟制而不然設使天子無人可宗竟無異於諸侯乎且卽有其人亦必待親盡當祧然後立廟以宗之則四世之中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顧若是乎王制祭法諸書明言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者惟魯服小記有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禮說一

三

之而立四廟蓋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爲四廟一昭一穆爲二祧祧不得爲廟則止四廟而已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先王爲廟先公爲祧先王親而先公疏脩除重而黜陟輕鄭注以有司爲宗伯宗伯尊于奄人則是脩除必重于黜陟鄭以爲互文非也是四廟之視二祧親而且尊也祧以大祖配天祖之所自出者也詳祧則視四廟爲尤尊故不言廟而特言祖也章玄成祭考則視四廟爲尤尊故不言廟而特言祖也謂王者親盡也失之立廟二祧不尊不親故略而不言非謂天子無七廟也周官爲周公所作在成王時則自武王至大王爲四親廟諸蓋卽祖亞圉爲二祧大王王季文王武

王皆先王也亞圉諸蓋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說雅頌之作亦在成王之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言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禴祠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廟不止於四矣中庸言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作序言祀先王先公亦謂時祭植祀若大禘時禘天子無大禘也詳祧則先公與先王並列自必祀以天子之禮天作序亦不必別言之但言禘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此亦謂時祭植祀先公之尸服鷩冕故祭者亦服鷩冕不以卑臨尊也先公本尊祭者若服衮冕

禮說一

三

似以卑臨尊矣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在一處祭者只應服衮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先公之廟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先公爲后稷則諸書所言先公皆后稷矣不知后稷爲周太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商頌曰玄王周大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恒撥是契稱王也國語云我先王必不以先公稱之天係鄭箋先公后稷是後稱王也必不以先公稱之天係鄭箋先公后稷是後稱王也其尸必服衮冕祭者豈得以鷩冕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當歌思文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爲周始祖其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序謂祀先王先公而詩但言大王文王王者以大

王肇基王述文王始受天命故特言之也大王以上先公無可頌者故略之也詩不及先公而祀先公得歌之者以大王本先公也 大祖尊於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禮者何必特言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周語祭公諫穆王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韋昭注日祭于祖考月祀于高曾時享于二祧說本劉歆是七廟也在穆王之時而稱先王之訓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禮器云周旅酬六尸鄭注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也此言三代尸禮之異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監前代而彌趨於文必是周公所制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馬昭引此文而云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是以旅酬六尸之禮為在共王之世也蓋周初文武在四廟中

至其王時乃居二祧也周至其王之時周官守祧奄八政教已衰豈能制此禮哉必不然矣 周官守祧奄八人鄭注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孔疏云通姜嫄為八廟大司樂享先妣在先祖廟一人故八人也此在周公制之上鄭注云先妣姜嫄廟一人故八人也此在周公制禮之時已有七廟之明證鄭注謂祧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其注先王先公廟祧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不知祭法所謂二祧者非以遷主所藏而名之也說文云祧遷廟也蓋祧之為言超也超上去也凡主居此廟則將遷去故名祧祭法所謂遠廟為祧也祧所以有二者以服制上般終于高祖故親廟只有四其二廟為祧左昭右穆取其相稱且新主為昭則祧昭新主為穆則祧穆此二廟皆為當祧故二

祧然對文則祧與廟別散文則祧與廟通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敢變豐氏之祧祧即廟也鄭君謂諸侯遷主藏于始祖廟故以始祖廟為祧注聘禮云祧始祖廟也杜注襄九年傳亦然大祖百世不遷豈可以遷主所藏遂名為祧乎杜注昭元年傳又云祧遠祖廟不知大守祧職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稱夫無遠祖也為祧也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至于遷主所藏必在大廟夾室以大禘在大廟中故毀廟之主皆藏于此且六世以上之主不可入子孫之廟是知二祧非遷主所藏也成王之時文武在四親廟中安得以為二祧乎文武居二祧必在其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遠何可以解周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王之時懿王時文王當祧乃立文世室孝王時武王當祧乃立武世室孝王為懿王弟其崩也當別立廟周于是有九廟并姜嫄廟孝王廟為十一廟然則文武為二祧不過在穆王其王之時未幾而為世室矣何得謂文武常為二祧乎賈疏謂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是廟有虛主也會子問何言七廟無虛主乎無主而立廟必不然矣即如鄭說以二祧為遷主所藏亦必至懿王以後成王當祧藏于文王之廟康王當祧藏于武王之廟而前此數世二祧虛立而無所藏又何為立之乎賈疏又云鄭以二祧為祖宗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

毀故云祧也不知祭法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其祭在明堂以配上帝詳考不在七廟內也七廟惟后稷稱

大祖其餘不得稱祖殷有三宗大宗中宗高宗未聞有祖也禮儀志引白虎通謂文王為大祖武王為大宗朱子廟圖亦然皆非也周文武之廟稱為

世室不稱為宗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即以為祖宗亦是不毀之廟而乃謂之祧不亦悖乎知文武不得為二祧

則知七廟為天子之定制矣惠氏謂王制祭法穀梁傳皆晚周之書不足為據然則周官小雅中庸國語亦豈

晚周之書乎又謂鄭君之說本于緯書禮緯稽命徵孝經緯鉤命決皆云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

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夫廟必有大祖夏四廟是無大祖也昭穆必相稱周六廟其一為大祖是昭穆不

相稱也其謬妄亦甚矣又謂呂覽言五世之廟在末焚書前必得其實然則禮記穀梁荀子諸書豈盡在焚書

後乎何其獨信呂覽也又謂商書七世之廟是王肅撰偽古文改五為七然王肅變亂古文好攻鄭氏固為聖

經之罪人而廟制之說實優於鄭不可以人而廢言也又稱述韋玄成毀廟之議而歸罪於劉歆不知元帝之

時文景廟實不當毀而玄成欲毀之幾使天子獲罪於祖宗此真畔經離道者也劉歆引王制穀梁諸書謂孝

武廟不可毀哀帝卒用其言誠有功於經者而惠氏反以為畔經離道學者惑之曷故不可以無辨

五嶽考

五嶽之名諸儒皆以為岱衡華恆嵩高岱山一名泰山

山一名霍山說者不一案爾雅釋山首云江南衡末云霍山為南嶽是霍山即衡山也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灊

下注云天柱山在南孟堅作志在武帝移易衡山之俗而不以天柱為霍山亦可知霍山即衡山也應劭風俗

通云衡山一名霍此定解也邵二雲據大山宮小山霍謂衡山中峰獨高不得名之曰霍不知南嶽名霍者萬

物盛長霍然而大也不近邵二雲謂周之五嶽有嶽山可執一說以疑之也

而無嵩高其說自當然以嶽山為西嶽華山為中嶽卻非確解至謂爾雅釋山篇末五嶽為漢人所附益尤妄

說也竊謂岱衡華恆霍大唐虞與夏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嵩高殷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吳嶽周之五嶽也東遷

以後復用殷制秦漢因之至于今不易也何以言之王者之設四嶽所以為巡狩朝諸侯之地也白虎通云嶽

者換也換功德也言天子時巡至于方嶽換考諸侯之功德而行賞罰也然則方嶽所在必各視諸侯之便俾

不勤於行此王道所以為大公也東方諸侯會於岱南方諸侯會於衡西方諸侯會於華北方諸侯會於恆雖

少有遠近之殊而要不可甚相遠未有不便者也此四嶽之名唐虞夏殷周歷代所不變也至于中嶽非巡狩朝

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以其在邦畿之中謂之中嶽中

嶽之名歷代隨帝都而移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

晉陽禹初都陽城未幾卽遷都晉陽或以爲安邑非也

皆在冀州之域故並以霍大山爲中嶽也霍大山一名景

霍在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殷湯都而亳在河南府偃師在豫州之

域故以嵩高爲中嶽也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周武王都鎬在陝西

縣在雍州之域故以嶽山爲中嶽也嶽山在陝西爾雅

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

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者爲殷制矣虞夏五嶽

之故不復論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

爲汧山說文有汧字無嶽字禹貢汧山是嶽山卽禹貢

汧山也汧山一名吳山亦曰吳嶽史記以其爲中嶽故

專稱嶽周禮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爾雅釋山曰河

名見于周時書猶霍大山爲中嶽得專稱嶽也禹貢曰

陽又曰至于大岳四嶽皆舉其名不得專稱爲嶽而中

嶽獨得專稱所以尊京師也嶽山若是西嶽何不舉其

名曰汧與岱衡恆一例而獨專稱爲嶽乎五嶽不以西

嶽爲尊安得異其稱乎況此山逼近西戎附近罕有諸

侯其與古西嶽華山相去幾及千里苟以爲西嶽使西

方諸侯畢朝于此毋乃不便乎三方之嶽各得其便而

西嶽獨遠豈王者大公之道乎且汧縣在鎬京之西苟

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仍朝于

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也堯典王制皆言西

巡狩至于西嶽今汧縣爲巡狩所不至何爲虛設西嶽

乎邵氏謂吳嶽爲西方諸侯朝覲之所其亦未之思耳

以嶽山爲西嶽其說本於鄭康成禮問志云周都豐鎬

故以吳嶽爲西嶽果如此說是西嶽必在帝都之西也

然舜都蒲阪在華山之北何得以華山爲西嶽乎賈公

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夫方嶽爲

朝覲之所有望秩之典豈可權立乎嶽山旣不得爲西

嶽則華山不得爲中嶽矣故知周之五嶽仍以華山爲

西嶽朝會諸侯特以嶽山爲中嶽表明京都也爾雅釋

山篇首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釋

周之五嶽也而殷之五嶽反載於篇末者蓋此五嶽雖

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嵩高

在虞夏時謂之外方其不以爲中嶽甚明今名嵩高者

風俗通曰嵩者高也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是嵩高

之名取義於尹吉甫之詩其在東遷以後可知也中嶽

謂之嵩高見其特高且大爾雅云山異於岱衡華恆猶

霍山吳山之專稱嶽也嵩高一大室疑殷時中嶽未

名嵩高而謂之大室明堂五室大室在中正如天下五

嶽嵩高在中故名之也韋昭謂山有石室故名大室恐非胡肫明據左

傳昭四司馬侯言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別大室於四嶽

可知其不得爲中嶽然堯典但言四嶽不及霍大山而

霍大山不失爲中嶽職方氏五嶽與四鎮並列爲九州

之山鎮而亦不失爲五嶽豈可據此而謂大室非中嶽

乎司馬侯是東周時人而以大室與四嶽並數可知東

周之五嶽有嵩高而無吳嶽也爾雅釋山首尾載東西

周之五嶽其名不同鄭君不得其說故注大司樂引篇

首五嶽而注大宗伯又引篇末五嶽兩解不定也賈疏謂大

禮說一司樂注主災異殊爲郭璞第于衡恆注曰北嶽南嶽而

曲說邵氏已詳辨之其餘不注始于華嶽二山疑而不決也孫炎注以嶽爲

雍州鎮亦有疑於鄭君而嶽之說也朱長孺謂商周之

世以岍爲西嶽故爾雅職方皆名嶽山是以爾雅釋山

篇首五嶽爲殷制而首尾不同不可解矣若以篇末爲

周制何謂商周皆以岍爲西嶽乎胡肫明譏鄭君大司

樂注不以霍大山爲中嶽謂五嶽自黃帝迄周秦悉不

敢移信如此說是吳嶽本不在五嶽內也何得謂之嶽

乎爾雅釋五嶽何得數之乎周之五嶽既有嶽山可知

霍大山不得爲中嶽矣周都鎬京霍大山不在畿內又

非在四嶽之中安得謂之中嶽乎故曰周之中嶽必以

嶽山也迨平王東遷雒邑與殷都同在豫州嵩高正在

畿內又在四嶽之中而嶽山淪於戎狄故因殷制以嵩

高爲中嶽也秦漢以後古禮不明特沿晚周之制故五

嶽之名不改秦漢之都與西周同緯書起于周末孝經

緯鉤命決有云中嶽崧高語時制也大史公封禪書及

尙書大傳白虎通風俗通說文皆無異說蓋東周五嶽

本如是而先秦古書悉如是不特爾雅有此文也胡氏

邵氏謂自漢以後始有此五嶽之稱而以爾雅之文爲

後人附益豈其然乎惟史記尙書大傳及公羊何注謂

唐虞時卽以嵩高爲中嶽不數霍大山其說殊謬而後

儒皆從之則胡邵三公所辨爲得其實耳

禮說一釋谷

谷不必有水也詳其形聲稽之經典谷之本義當爲無

水者也谷之爲文从八从口八爲重八入者別也兩山

分別故从八山分而開如人開口故从口其形未嘗从

水也讀若穀者谷之爲言空也其中空空如也谷聲近

義容字从谷空虛乃有容也老子曰谷神不処言人之

神如谷之空虛可以不処也說者以谷爲養失之谷有空義故知

其無水也易言入于幽谷書言鳴谷昧谷未見谷之有

水也詩言有空大谷谷大而空不得有水也高岸爲谷
澁谷爲陵谷爲地之陷不得有水也身鳴嚶嚶出自幽
谷身不棲於水中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葛非水草不
蔓延於水中也中谷有蓀嘆其乾矣謂蓀爲日所暴而
乾燥也若有水則蓀豈得嘆其乾耶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謂賢人去隱於谷中也若谷中有水豈可得而居邪
左傳言鄭伯有爲窟室夜飲朝者曰公安在其人曰吾
公在壑谷見襄公三十年以谷稱窟室窟室固非有水者也此
皆見於經而可據也再以他書考之伶倫取嶰谷之竹
桓公田獵入愚公谷鄒衍吹律而谷生黍鬼谷子居于
鬼谷魏延欲兵出于午谷李愿隱居盤谷皆可見谷之
無水也又淮南子言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見墜形訓邱與谷
對舉邱是土之高者則谷但爲土之卑者非有水也蓋
谷在兩山之閒其地寬廣可爲田園廬舍所謂山農者
多居于此豈爲水所湮沒邪卽有泉水或滯或流不過
以其巛汲資灌漑非必盈谷皆水沛然而下注也至于
谷之稍隘者不可聚廬而居其中空空然是謂空谷亦
非有水瀾漫於其中也但谷旣在兩山之閒一遇大雨
驟集山上之水皆由此而下注于谿向之無水者于是
有水矣谷旣有水與澗相似故澗得與谷通稱禮記祭

法曰山林川谷公羊傳曰無障谷僖三年老子曰江海能
爲百谷王淮南子曰雖谿谷見時訓爾雅曰水注谿曰谷
見釋此則以谷之有水者言之而并以澗通言之也然
谷之有水者暫無水者常非如澗之常有水也澗常有
水故其文从水从閒以水在兩山之閒也詩言于以采
芣于澗之中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蘋固生於水者也左
傳言澗谿沼沚之毛澗與谿沼沚並列可知其常有水
也谷之地廣故水不聚澗之地狹故爲水所鍾谷之水
多無源故雨止則水涸澗之水皆有源故其水長流不
竭谷無水故可居澗有水則不可居詩考槃在澗此澗字當作閒古文閒
與千通韓詩作干是谷與澗異也而澗可謂谷者散文
云地下而黃曰干是谷與澗異也而澗可謂谷者散文
通耳谷可以統澗澗不可以統谷故諸書多言谷而不
言澗也谷有水時少無水時多故曰谷之本義當爲無
水也諸書以有水言者非本義也說文解字皆本義而
於谷字乃云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于口則失之
矣谷若有水與澗無異谷从半水澗何以不从半水乎
毛公釋詩多用爾雅其解中谷有蓀篇云陸草生于谷
中傷于水蓋據爾雅水注谿曰谷以谷爲必有水故爲
此解也殊不思嘆字从日易言燥萬物者莫嘆乎火是
蓀之乾傷于日非傷于水也詩人之意歎歲之旱甚而

求古錄禮說卷二

臨海誠齋金鶚

諸侯四寢考

先儒皆言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此其說非也古人制度每降殺以兩天子六寢大夫二寢則諸侯必四寢可知若三寢則失降殺以兩之例矣春秋僖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公羊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左傳言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襄公十年又言衛侯薨于北宮哀公十七年有北宮則必有南宮矣南宮卽路寢也東宮西宮北宮皆小寢也然則諸侯有四寢矣以魯考之有東宮西宮僖公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蓋卽東西宮也又有高寢高寢蓋在北以居東西宮之上而又正中三宮惟此爲尊故名之曰高寢定公十五年公薨于高寢是也然亦小寢非路寢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宣公成公亦皆書薨于路寢外以路寢爲正春秋十一而定公不書路寢而書高寢可知非路寢也有三小寢而又有路寢是魯有四寢也又有楚宮襄公作之襄公三十一年傳公作楚宮杜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之後卽終焉六月公薨于楚宮此四寢外別宮非制也晉有固宮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晉欒黶之亂公如周宮杜注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孔疏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

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半固故謂之固宮又有銅錡之宮數里襄公三十一年左傳皆別宮之過制者也若四寢則先王之制也說苑謂諸侯三寢高寢居中路寢居左右如其言是當以高寢爲大寢路寢爲小寢也夫路之爲言大也車曰路車門曰路門皆言其大也玉藻謂君聽政于路寢釋服于小寢路寢之爲大寢明矣高寢之名不見於三禮是魯君自爲美名非法制也豈可以其名爲高遂目之爲大寢加於路寢之上哉定公薨于高寢左氏公羊無傳穀梁傳云高寢非正也其爲小寢明矣說苑引春秋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此劉向自爲之傳耳又謂諸侯正寢三高寢路寢皆爲正寢是諸侯無小寢也若又有小寢則太多矣又謂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夫父子不同宮禮有之矣而謂易世之後子不可居父之寢於禮未有也高祖之廟子孫可以居之何以高祖之寢子孫必不可居乎惟大祖之廟非子孫所得居然寢與廟不同高祖與大祖不同不可混而一之也又謂天子亦三寢是尊卑無別也其繆不待辨而明矣何休公羊注云莊公三十二年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案傳謂路寢

者何正寢也今以高寢先於路寢是亦正寢也正寢止
有一若二寢不得爲正矣正寢二而小寢一殊非制也
賈公彥宮人疏云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燕寢卽側
小寢室一不知側室在夫人小寢之旁不在人君三小寢之
內故大夫士之妻亦有側室側室見
內則大夫士皆二寢正
小寢一若側室得與其中是大夫士亦三寢矣此數說者
既不知諸侯有四寢又不解正寢小寢之制則誤而又
誤者也鄭君謂王之小寢五隨四時而居之此義最精
明堂爲施政之所隨時而各居其方者順天行以出令
也小寢爲燕息之地隨時而各居其方者順天時以養
身也諸侯降於天子不得備五宮然亦空隨時以居之
蓋春夏居東宮東爲陽方春
夏皆屬陽秋冬居西宮西爲陰方秋
冬皆屬陰
四季十八日居北宮北宮居中爲土也齊則居路寢
玉藻言大夫齊戒居外寢可知諸侯之齊亦居外寢矣
外寢卽路寢卽夫人亦有四寢正寢一小寢三夫人居正中北
宮姪娣從之左媵居東宮右媵居西宮其姪娣各從之
祭義言三宮夫人世婦蠶繅雖天子之禮亦兼諸侯詳
天
子世婦注鄭此三宮必皆小寢正寢非夫人蠶繅之所也
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王后六宮正寢在內夫人
半王后是三宮并正寢在內其說非也蓋亦降殺以兩
耳穀梁傳桓公十
四年言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

御廩此三宮亦指小寢正寢非夫人親春之所也然則
夫人有四寢矣夫人亦四寢而諸侯之有四寢無疑矣
天子世婦女御考

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而昏義謂天子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御妻當
作女御合三夫人九嬪共一百二十人以聽
天下之內治此說未可信也古之聖王清心寡欲以女
色爲首戒安有宮女如此之多卽曰聽內治亦不必百
二十人也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云天子
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姓之言
生也夫子孫之多謂
之百姓亦約舉其大數言之猶云則百斯男耳非必限

禮說二

四

定百人也卽曰百人而姓兼子孫特姓饋食禮子姓兄
弟如主人之服鄭注
所祭者之子孫漢書儒林傳云亦不必百二十人以生
丁姓字子孫是姓兼子孫也
之也大夫一娶三女諸侯一娶九女則天子宜一娶十
二女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是一娶九女也諸侯九女則天子宜十二女王度
記謂天子諸侯皆一娶九女非也白虎通說引王度
記又載天子娶十二女之說於後當以後說爲正此
降殺之大例而天子乃有百二十人多於諸侯十三倍
有餘此何說邪白虎通云一娶九女者何法地有九州
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
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
物必生也若百二十人亦無所取法矣爲此說者蓋以

王制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之設官當與之準故有百二十人之數然王制所言亦未可信周官六官之屬合三百六十以法周天之度其人數更不止此豈止百二十人邪鄭注以爲夏制然自殷以前皆五官詳五官考夏時無所謂九卿者則此百二十人本言周制矣且百二十以人數言非以官名言卽夏時亦不止此皋陶謨言百僚百工是唐虞時官已有百夏當倍于虞殷當倍于夏尙書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其夏同非也然此本偽古文不足據辨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蓋以官名言約舉大數耳鄭君疑記者之誤孔冲遠書周當倍于殷其疏謂禮記後世之書不合經典皆非也

禮說二

五

約有此勢所必至者而謂夏官人數僅百二十殆不然矣況昏義以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兩相比擬其同爲周制可知若以三公以下百二人爲夏制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爲周制此昏義鄭注則比擬不倫矣然則王制所言官數指周制言明矣所言周制顯與周官不合彼蓋以三公參之爲九卿故九卿參之爲二十七大夫大夫參之爲八十一元士不知三公三孤有其官名而人不必備周公召公皆以冢宰兼周三公三孤不見于經時實止六卿顧命可考安得三孤之下各有三大夫也官必

禮說二

本

因事而設無其事則不可設其官有其事則不可無其官豈可限以定數哉三公以法三光九卿以法九紀見周書合爲十二以法十二辰自此以下惟以三百六十官名法周天之度而人數固不必有所取法也則何必限以百二十人乎況百二十人又無所取法乎夫然天子立官非有百二十人后之立官不得以百二十人與之準矣且天子之事最繁故設官必多后之事最簡何必悉與天子相準若王后必準天子而諸侯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其夫人何不設三十五人以準之邪后之婦官有世婦女祝女史等官已如此其備又何必有百二十人乎此百二十人雖曰婦官而實爲天子之宮妾非有夫之命婦也人數既多若不徧御則令其怨望若必徧御則荒淫於色矣鄭君謂后一夕三夫人一夕九嬪一夕世婦三夕女御九夕凡十五日而徧果如此一夕而御九人其荒淫不已甚乎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注云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天子取十二女卽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

二十一人此皆鑿空無據之言揆之以理亦復不合夫
正妃猶天子也不立正妃則無以配天子亦無以統羣
妾矣而謂自舜至殷皆不立正妃有是理乎三代設官
所以遞增者人眾而事繁也若宮人何為三倍遞加乎
古人不再娶舜娶堯二女則二妃耳檀弓謂舜有三妃
原不可信或二為三而遂據此謂三代皆以三倍遞
增矣竊謂春秋說天子一娶十二女必是周制曲禮
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娶九女則以兩
媵為世婦以夫人之姪娣及兩媵之姪娣為女御孔疏
媵為世婦兩媵及姪娣為御妻是謂姪娣尊于兩媵也
何休公羊注云禮通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

禮說二

七

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是以兩媵尊于夫人為妻世婦
嫡姪娣也今以天子例之知何說為當當夫人為妻世婦
女御統謂之妾孔疏謂御妻外又有妾天子娶十二女
當有三國來媵各以姪娣從以三媵為三夫人一后三
后妃四星其一明者以后之姪娣及三夫人之姪娣為
為正妃餘為次妃世婦世婦其人此十二人一娶而得有定數者也然天子
欲廣子姓故又有九嬪女御周官九嬪職云掌婦學之
法以教九御是九嬪九御各九人也此十八人皆后妃
廣求有德者以充之關雎詩所謂后妃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者也合之凡三十人以法一月三十日之數月者
陰象也第嬪御有其人則充無其人則闕則無定數者

也世婦九嬪女御皆天子之妃妾並非婦官故周官皆
不言數以別之夫人更尊與三公等且不列其職矣世
婦在十二人之內其位本尊於九嬪曲禮云天子有后
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妻謂后妾統夫人以下
外又有妾其是世婦在九嬪上尊卑判矣孔疏謂記者
數更多矣祭義云十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
室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祿受之及良日夫人
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所謂夫
人者即王后通稱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亦謂王
后也本鄭三宮夫人則三夫人之分居三宮者也副祿
明是

禮說二

八

王后之服鄭注以此章所言皆諸侯之事故注三宮云
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注副祿云記者容二王之后
與不知諸侯止有一夫人安有三宮夫人末又云君服
以祀先王先公諸侯豈有先王邪然則君謂天子夫人
謂王后也其首句云古者天子諸侯是諸侯禮與天
子同故舉天子以例諸侯非舉諸侯以例天子也夫
人世婦連文可知世婦之尊非九嬪所可及矣世婦隨
夫人分居三宮而九嬪別有其居考工記云內有九室
九嬪居之是九嬪不得居王后之宮也內宰云王后率
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六宮必不止三
夫人居之是世婦得居王后之宮也又可知世婦尊于
九嬪矣春官有世婦每宮二人以卿為之凡十二人與
天子六卿及六少卿相準以三夫人以下惟世婦最尊

故婦官之長亦以世婦名又可知世婦尊于九嬪矣昏義以九嬪尊于世婦非也后一夫人三世婦八嬪九尊者少而卑者多自然之序也女御不復增多者以足法一月之數也其居宮之法王后六宮一宮爲正寢五宮爲小寢后居中宮其南宮爲王后內朝正寢爲外朝亦猶天子之有內外朝也北宮東宮西宮三夫人分居之以北爲上次東次西姪娣各隨其長每宮夫人一世婦二夫人居正室世婦居左右房三宮合九人后之姪娣與王后同宮亦一宮三人女御則各從九嬪而居九室也鄭注內宰六宮之人云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而燕息焉不知六宮兼正寢而言正寢非居息之所也王之五寢隨時而居以王有巡狩四方之義婦德主于貞一室恆居中不可游居各宮也九嬪分居六宮考工記何言九嬪居九室乎三夫人不分居宮祭義何言三宮夫人乎嬪婦女御或分居或隨后何所分別乎一宮十三人已不能容若王后至其宮又加四十人何以容之乎觀此愈可知世婦女御不得有一百八人矣夫人世婦居者四宮內宰言六宮之人以其在六宮耳非有六宮也至于進御之法必以五日爲期內則云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此統貴賤而言可知天子御女亦五日而一御也凡進御者必沐浴古人五日一浴亦五日御女之一證也節欲所以保身故五日御女雖以天子之貴亦不得縱也五者天地之數生育之本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大衍之數五十五日一御女亦其義也王后夫人世婦九嬪女御以次進御凡五月而一周亦合天地之數也鄭君以五日之御爲諸侯之制謂夫人當一夕兩腰一夕姪娣兩兩而御五日而徧也然經文未嘗明言諸侯何所據而指爲諸侯之制每夕必御女非節欲之道兩兩而御亦不免於色荒矣夫古人御女旣以五日爲期而又齊戒則不御居喪則不御天地有災則不御邦有大故則不御二至之月亦不御其御女誠有節矣此宮人之數所以不容或多也後世帝王宮人不啻數千無日不近女色其視先王何如哉儒者習聞其事無怪乎其於百二十人之說恬然不以爲非也

明堂考

明堂之制先儒紛如聚訟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清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在國南七里宇文愷以爲在國內劉向說苑亦謂明堂在國中路寢高寢承明堂之後見修文篇鄭康成以爲在國之陽此其地之不同

也考工記以爲五室大戴禮以爲九室十二堂月令說者謂四堂十二室公玉帶以爲一殿無壁環以複道上有樓此其制之不同也蔡邕盧植穎子容高誘輩謂辟雍靈臺大廟明堂同在一處劉向別錄謂明堂辟雍宗廟列王宮左右鄭康成謂辟雍靈臺在西郊大廟在國中與明堂各異此又其制之不同也案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以爲在明堂夫諸侯受朔於天子天子受朔於天明堂祭天之所也是知聽朔於南門外者必明堂也王者制度無不法天路寢以法紫宮明堂以法太微孫淵如著明堂法天論其說如此太微在紫宮之南下臨翼

禮說二

十一

軫與紫宮不相連明堂所以不與路寢相近也於辰爲已故清于登謂在國南丙巳之地本於孝經援神契其說自確明堂既在國外則國中不得有明堂矣孫淵如據說苑謂國中亦有明堂非也明堂以祀上帝在國中則褻故與泰壇同置於郊玉藻言在南門之外則去國不遠當在國南三里南爲陽方三爲陽數也泰壇以祀昊天鄭君以爲祭感生帝非也詳禘祭考其神爲太一居天之中太一亦曰天皇帝則當爲一壇漢郊壇皆五時帝即論語北辰以祭玉設於正南午位去國一里明堂兼祀五帝其神爲五帝座在太微垣居天之偏則當爲五室設于南左巳位晏子有五帝之說去國三里一三皆天之生數道始於一

成於三三生萬物本老昊天爲生物之始易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五帝爲生物之成故泰壇一里明堂三里且以象紫宮在後太微在前也明堂五室皆居正中以象五行五帝之精也又極陽數陽數終于九法龜文倣井田象九州故復有四隅之室合爲九室堯謂之衢室衢與遠通九達爲堯舜五府蓋略是考工之五室與大戴之九室一也月令東爲青陽大廟南爲明堂大廟西爲總章大廟北爲玄堂大廟中爲大廟大室稱大廟者以其崇奉鬼神又有前堂後室似宗廟之制也萬充宗謂生人之居不可書不知古有王居明堂禮而月令采其說謂之明堂月令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鄭君所謂今月令也魯恭

禮說二

十一

謂月令周世所造蔡邕謂周公所制其說最當萬氏宗鄭注以爲呂不韋之書非也孫淵如辨之詳矣明堂本崇奉鬼神惟每月聽朔之日暫居之南北言堂則四面耳何得以爲生人之居與路寢同哉皆有堂可知中央言室則四方皆有室可知是爲四堂五室四隅之室猶宗廟之東西廂其制非堂非室故謂之左右个然東西廂亦稱東西堂故大戴有十二堂之說然則考工五室以堂室之室言之別乎堂而言室也大戴九室以宮室之室言之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合乎堂而言室也月令四堂堂之正稱也大戴十二堂堂之通稱也說月令者謂有十二室則不可通以爲堂室之室則其制與室不類以爲宮室之室則實爲九室無十二室

也朱子謂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周官大史賈疏謂四角各有二堂隔之爲个堂此言以一室隔爲二堂與朱子說合是祇九室而已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凡室二筵九筵七筵者堂之廣也二筵者堂後之室深也明堂玄堂各廣九筵深七筵其後去二以爲室則五筵也青陽總章各廣七筵深九筵其後去二以爲室則七筵也青陽左个亦廣七筵深九筵明堂左个亦廣九筵深七筵類推合而計之九九八十一以法黃鐘之數也高九尺設九階

禮說二

主

亦合九室深必二筵令堂深皆得奇數堂屬陽故其數九之數奇而爲五筵七筵室屬陰故其數偶而爲二筵每室四戶八窗記云四旁兩夾窗鄭注窗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五室二十戶四十窗合之得六十以法六甲之數也四戶以應四時四方入窗以應四時四方入屬平室故其數皆偶室爲陰也階屬平堂故九階階九級其數皆奇堂爲陽也中央不得爲堂故但有室且非聽朔朝覲宗祀之處可不必有堂惟作室以藏文王武王之主而以備五帝之座而已室而曰大居乎中央其制當殊于四旁之室以夏制推之當方二丈四尺四旁有空閑處所以取明正合偶數四面皆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土旺四時故也記謂凡室二筵文承堂崇一

禮說二

古

筵明是四旁堂後之室非兼中央大室而言也若大室止二筵與諸室同何得爲大廟大室乎鄭君於此節不詳其制而於上文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云堂上爲五室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賈疏謂三代皆五室十二堂中央大室有四堂四角室皆有二堂周五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三室居堂六筵審如此說其不合者有四五室以奉五帝之神居于四隅不得其正一也四堂其一大室其兩旁又皆有室無兩楹東西序不類堂制二也四隅之室各有戶牖牆壁不得以爲堂三也明堂爲大朝之所必當寬大乃堂基廣九筵修七筵其堂廣僅二筵深二筵有半即大夫士之堂亦不狹隘至此曾謂王者之明堂竟若是其小乎其不合四也大戴禮謂明堂宮方三百步例以方里爲井及觀禮方明壇宮方三百步其說自確而謂明堂基址僅廣八丈一尺修六丈三尺而安九室於其上必不然矣御覽引逸周書謂堂方百一十二尺隋書謂堂方百四十四尺皆未可信蔡邕獨斷云明堂廣二十四丈應劭云東漢明堂博二十

明堂之左

此本陸佃說但彼不謂在明堂也

皆為大學

鄭君以虞庠小學非也

學在王宮南之左

當在皋門之內若路門外之左有宗廟則不得有學矣師氏掌小學之教

兼主誨王故當朝時居虎門之左與諸侯異制非也明堂象

王宮故辟雍在明堂南之左也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

東序也此專指辟雍而言

惠定宇不知此指故以東序之說為非

五者固

皆大學而辟雍為當代之學居四學之中尤為特大學

禮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

入而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大學

承師問道而端於太傅大學即辟雍也辟雍在明堂之

左故為東序韓詩說天子立明堂於辟雍之中則明堂

禮說二

七

正而辟雍偏亦可見矣左有辟雍則右當有靈臺與之

相稱甘公周時人親見其制故著星經謂靈臺在明堂

面也靈臺所以觀天文亦以觀鳥獸故臺下有靈囿囿

中有靈沼囿人掌其禁

見周官

鳥獸魚鼈皆所不殺觀其

蕃息與否可以驗治化非為耳目之玩好也靈臺即囿

臺天子謂之靈臺諸侯謂之囿臺天子靈臺有渾天儀

諸侯無之蓋天子治麻故有儀器以觀天象諸侯受麻

于天子故不觀天象也天子諸侯皆二臺天子時臺在

應門

以觀四時雲物在兩觀上亦曰觀臺詳樓考

靈臺在明堂諸侯時臺在

雉門囿臺在郊公羊說天子三臺曰靈臺時臺囿臺諸

侯二臺無靈臺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中諸侯觀臺

亦在廟中非也

此漢儒說左氏者非左氏本文也

鄭君謂辟雍靈臺在

面郊不及蔡邕輩所說之確近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宗

蔡邕輩之說孫觀察淵如亦言辟雍靈臺在明堂中皆

足以匡鄭君之失但皆不言周有五學辟雍在四門之

內明堂之左孫氏又謂庫樓星象靈臺靈臺即臺門在

南庫門其說皆未精夫五學見于大戴禮賈子新書有

東南西北四學則辟雍必在中亦必在四門之內何以

知之蔡邕頴子容皆言四門之學曰大學四學既在四

門辟雍當在四門內矣大戴禮謂宮方三百步此以宮

禮說二

太

垣言之四門在宮垣猶國城之門也所以方三百步者

以中有辟雍辟雍為射宮

見白虎通

天子大射虎侯九十步

并堂淡及明堂基址之半二十步約有百五十步合兩

面得三百步天子田獵苑囿方百里

本靈臺毛傳但傳以靈臺即田獵之

周非也鄭注周官田獵禁以爲離宮小苑是靈臺也

曰小苑則別有大苑可知矣王伯厚謂靈臺即方七十

里之囿靈囿準其制當有百步靈臺周回百二十步

見三輔黃圖則一面三十步而高曰臺并靈囿

靈囿在後及明堂基址之半亦百五十步合兩面亦得三百步若辟

雍靈臺並在南門外則宮垣內方三百步空闊無用矣

況辟雍園水象教化周流浹洽

或謂以節觀者非也

必立于四門

之中使外水四面相等方見教化之均苟設于南門外則不均矣靈臺在南門外亦與星象不合天子有應門無庫門戴東原論逸周書謂東應門南庫門而明堂位別應門于四門則其說不可信矣靈臺與門臺不同爾雅云闕謂之臺此門臺也又云四方而高曰臺此靈臺也臺門即兩觀之制詳樓考未聞明堂有兩觀也逸周書云應門庫臺此言臺設于王宮應門其上有樓可藏器物故謂庫臺孫氏引此語故辨之亦詳樓考非謂設于庫門也靈臺下有靈囿亦不得設于門也庫樓一名天庫其下有柱明是府庫之象非靈臺之象也臺門之制臺在門兩旁與門合為一物孫氏以亢南北兩大星南門為明堂南庫門之象而以軫南庫樓為靈臺臺與門相遠亦非其象矣孫氏又謂端門掖門象四門不知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天子屏設于應門明堂亦有之則端門當象應門其南門掖門則象四門也蔡邕輩及惠氏以辟雍靈臺與明堂同處固優于鄭君至謂明堂即大廟則其說頗繆不及鄭君之確夫左祖右社見于周官宗廟何得在郊廟制左昭右穆而明堂四廟列於四旁何以為昭穆天子七廟又何止於五與諸侯同制其說不可通矣逸周書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維邕之制不備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并路寢明堂為五宮孔晃注以五宮為五官府處學士文昭因謂宮當為官字之

謂不知周有六官何止五官且官序大廟于上而以路寢與明堂連文則大廟非明堂可知也袁準作正論以排之當矣而惠氏又駁袁說謂天子大禘于明堂引逸禮王齊禘于明堂為證不知禘為大祭之通稱明堂之禘即宗祀也豈大廟禘祫之禘乎詳禘祭考鄭君謂大廟明堂異處是矣而謂大廟路寢制如明堂其說亦非成王崩時有東西房見顧命則路寢與明堂顯然不同鄭乃謂成王尚因諸侯之制豈其然乎觀禮記凡侯于東箱廟有東西箱亦顯然與明堂不同賈疏謂觀在文王廟鄭本說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不知其禮當在大廟之中何得在文王廟天子之廟皆當為天子之制先公且然況文王已追王乎然則大廟路寢必不與明堂同制也江慎修會鄭以為同制故注夏后氏世室以為宗廟殷人重屋以為路寢不知其皆為明堂也明堂所行之禮有三曰宗祀至成王時則以文王武王並配上帝此在武王時祖文王而宗武王曰告朔月告于青陽大廟以特牛祭大正也詳禘祭考曰告朔月告于青陽大廟以特牛祭大吳青帝配以文武至聽朔則按曰朝觀明堂受朝是謂十二月而居不必在中堂也大朝親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四方諸侯及四夷畢至是會同也宗祀朝觀皆在正南明堂大廟告朔則隨時而行于四方大廟至于辟雍四學有尊師養老大射視學合樂釋奠擇士講武賦

之典靈臺有望氣治麻之事總之皆明堂之禮其目十有三明堂洵大教之宮也惠氏謂祀天祭地耕藉皆在明堂孫氏謂縣象詢萬民亦在明堂夫孝經以郊祀與宗祀明堂對言則郊壇不在明堂可知漢書注謂耕藉在東郊月令言耕藉反而飲酒于大寢則耕藉不在明堂亦可知縣象在象魏詢萬民在外朝周官有明文而謂在明堂則無據也若夫明堂所有而先儒未詳者則有澤宮又有榑郊特牲言卜郊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澤宮當在明堂之中以澤必近水又義取于擇士郊又主于祭天與明堂相合也射義言將祭擇士先射于

禮說二

三

澤而後射于射宮白虎通以辟雍為射宮則澤宮當與辟雍相近矣澤宮兼習武射尚書大傳謂蒐狩陳餘獲于澤宮卿大夫射而取之所謂主皮之射也周官司弓矢澤共射楫質之弓矢則武射在澤宮明矣孟子言序者射也文王世子言學干戈皆于東序是東序有習武之事澤宮蓋在東序之旁也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臺榭連文對舉則其地必相近當在西門之外靈臺之西榭為講武屋其制有堂無室爾雅所謂無室曰榭春秋所謂成周宣榭災是也杜注以榭為講武屋是也明堂始于神農或謂始于黃帝非也

名曰天府見尚書淮南子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

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是未有九室也神農始教民播種五穀故

嘗穀于明堂以告天也月令謂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不祀明堂矣逸周書謂嘗麥于太祖太祖者后稷之廟也詩序云雖禘大廟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可知大

祖非明堂惠定字奉合淮南周書謂大祖即明堂非也黃帝畫野為井田制九州明堂象之乃有九室故謂之

合宮堯舜曰文祖堯又曰衢室舜又曰總章天有大文

為天子太祖荀子王者明堂祭天故曰文祖馬融以文祖為天亦

此堯舜以天下相授受皆奉天也故舜受終于文祖告

於天也偽孔傳蔡傳皆以祖廟釋之非也尚書帝命驗云堯舜五府蒼

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是文

祖為南方中堂以文祖統五府之名猶周以明堂統青

陽總章之堂大廟也易言聖人向明而治蓋取諸離故

必以南方統四方也夏曰世室世室猶大室也世子亦曰大子

古者宮室通稱大室猶言大宮以其祭天故曰大以尊

之也鄭氏泥看世字以為世世不毀之義殷曰重屋重

屋如周之文武世室故以宗廟釋之殷曰重屋重

屋禮考詳樓周人宗廟亦為此制謂之稷廟見明而

殷人惟明堂有之故以此為名又名陽館陽之為言明

也此歷代明堂之名也周之明堂當始于武王樂記言

武王散軍郊射祀乎明堂此武王已有明堂之證鄭君

謂西周無明堂惟東都有之注樂記以明堂為文王不

之廟沿大戴禮之誤

知明堂與宗廟並重豈可無邪周公營雒邑爲東都以朝諸侯故亦建明堂又建宗廟路寢則明堂中當亦有辟雍靈臺與西京同然宗廟止有三則明堂亦宜少殺

矣至于四岳明堂

見孟子趙岐注

所以朝諸侯亦祀天地日月

當有祭天壇在南門外祭地壇在北門外祭日壇在東

門外祭月壇在西門外蓋天子出巡宗廟社稷五祀等

祭可使大子宗伯等官攝之而天地日月不可使人攝

祭因卽于四岳明堂行之

本萬充宗說

且王者合萬國之歡

以事先王亦合萬國之歡以事天地

不言日月統于天也故率諸

侯以祭之觀禮言諸侯觀于天子天子率以拜日于東

門外又云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萬充宗以爲

祭天地祭天主日祭地主月故下文云祭天燔柴祭地

瘞也鄭注以此爲會同之禮

萬充宗以此爲四岳巡守之禮指方明爲明堂非也

詳會同考國外會同如此則四岳朝會亦宜然矣但在國既

有正祭則其禮宜殺

禮非二至正祭也巡守在明

堂爲正祭則其禮宜隆巡守必以二月至東岳五月至

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正以祭天地日月在

二分二至也至于初至之日燔柴告天則四時皆行不

必在冬至其禮亦殺于正祭也望秩山川亦四時舉行

其壇隨方而設亦在明堂四門之外

如東岳明堂山川壇設于東門外餘

可類推所謂方望也在國祭岳瀆亦然觀禮謂禮四瀆于北門外此祭地配祭也又云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此山川之小者四方皆有故總設祭若辟雍靈臺則無于西以山川屬地地爲陰西亦陰也若辟雍靈臺則無之此皆可考而知也

廟寢宮室制度考

古之宮室其重於明堂其次爲廟其次爲寢故明堂惟

天子有之廟則下達於士寢則達於庶人明堂廣廣之

度考工記著之廟寢之度經無明文先儒皆未詳而要

皆可考而知也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此言魯之大

廟大如周之明堂也

鄭君謂大廟路寢制度悉可知天子大廟其廣濶當與明堂等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蓋言一堂之度十二堂皆

同合而計之東西二十七筵南北二十一筵天子大廟

當如是矣鄭君謂天子大廟路寢制如明堂其說固非

而三者廣濶之度實未嘗不一則天子路寢亦如明堂

矣蓋明堂大廟路寢皆爲諸侯羣臣朝覲之地又明堂

以行宗祀告朔大廟以行禘祫大饗

謂饗諸侯也路寢以行

燕飲賓射三者同其隆重故其廣濶之度皆相等也第

大廟路寢當以丈度之耳

廟寢下達于士庶人必以丈度方得整齊也尙書

大傳云天子堂廣九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

三當爲二字之

故曰北堂指室言以其在堂之北

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

故曰北堂非東房後北堂也

此內指堂言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郭注云所以序別內外是序之內為堂故謂之內也大雅通歸庭內亦謂堂以其在庭之內也東西廂夾五分其內以其一為居三分之一故堂居三之二也高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與考工記明堂崇九尺合此言又云東西九雉南北七雉果爾則天子之室廣矣鄭君注鄉射記云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殿賈公彥少牢饋食禮疏云大夫士廟皆五架以棟北一架為室是室中南北之濶為四分堂之一也天子之屋雖不必五架而室為四分堂之一則未嘗不同也其東西之廣三分去一以為東西夾室又三分去二以為左右房大傳謂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北堂謂室是室若房三之一也鄉飲酒義言鄉人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古人室戶偏東房戶偏西賓主所共可知房之廣矣明堂之門堂居正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以室有左右房故其廣三分堂之一也是室廣與房是室四分堂之一而稍強也東西九雉計二十七丈則室廣六丈南北七雉計二十一丈則室濶五丈二尺五寸其大如此大禘行禮自無不可但大廟路寢不得大於明堂明堂廣二十四丈三寸濶一十八丈九尺而廟寢乃廣二十七丈濶二十一丈恐未必然伏生此傳多不可信下云公諸侯分二等卻不及大夫他書無若如考工記注疏謂明堂廣八丈一尺濶六丈三尺而廟寢與明堂同其度則大廟廣二丈弱濶一丈五尺強大禘神主數十几筵

俎豆甚多何以容之今考定明堂由明堂推天子大廟路寢堂廣二十四丈以合四六之數亦應二濶一十八丈以合二九之數中堂廣十六丈左右夾室各四丈大廟可藏祧主數十詳天子路寢可陳簋豆數十矣堂濶十三丈五尺其後房室各濶四丈五尺廣五丈三尺有奇大禘可以行禮矣又考廟寢之庭皆三堂之濶江慎黨圖考天子堂濶十八丈則庭濶五十四丈鄉射記疏云賓射之侯天子九十步諸侯七十步今天子庭濶五十四丈適得九十步自無不足矣以此降殺諸侯堂廣二十丈不降為二十丈者以遞降濶十五丈大夫廣十六丈濶十二丈士廣十二丈濶九丈而濶則殺以四蓋濶之于廣得四之三也古人宮室皆東面而南南北稍狹所以法天地也二十八宿環天為構圖形南北狹于東西九州地域亦東面而南南北短宮室之制所以象之與今人宮室南北最長東西反短與天地之象不合殊失古其室皆可行禮矣諸侯賓射廡侯七十步人之意矣其室皆可行禮矣諸侯賓射廡侯七十步君侯九十步以在郊外射宮其地寬廣故也賈公彥謂繼內諸侯賓射侯七十步繼外諸侯九十步非也大射天子亦九十步以今庭濶四十八丈為八十步其地且有餘矣鄉射侯五十步大夫士同之則諸侯賓射亦可以寢庭止八十步天子諸侯之堂最濶當各為九架屋君謂大夫士屋五架可知天子諸侯不止五架矣知其天不為七架者以七架屋分為堂室室不得四之一也天子每架二丈諸侯一丈八尺弱方易構接且天子諸侯

九架大夫士五架亦見降殺之義也天子諸侯之堂最廣恐棟梁等材未易有如此之長者蓋當兩楹之處東西各有八柱并兩楹爲九柱合得十八柱逸周書云大廟路寢明堂咸有旅楹孔晁注旅列也可知不止兩楹矣而兩楹特大故釋名云楹亭也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射禮以楹爲限昏禮授雁于楹間聘禮賓觀大夫須特大大夫士堂兩楹持楹其前亦爲楹鄉射禮堂則不廣則兩楹而已在大夫士爲第二架數之在天子諸侯爲第三架東西當室之東西壁則堂上均分爲三間左右當房中東西三而南北九皆陽數也至于小寢爲燕息之地不必寬廣當減于路寢經傳無明文今由士大夫上推之擬天子小寢廣十六丈深十二丈論天子小寢之半然降至大夫廣八丈深六丈其室廣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士廣六丈深四丈五尺其室廣一丈三尺深一丈一尺羣廟無祔祫之祭可與小寢同明堂位言大廟天子明堂而不言羣廟可知羣廟小于大廟矣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又可知羣廟之小矣明堂中央大室廣於四旁之室所以稱大可知大廟之稱大亦以其大于羣廟也曲禮言寢不踰廟路寢如大廟小寢如羣廟是不踰也經言不踰而未嘗言寢小於廟可知寢與廟等也堂廣十六丈以五丈三

尺強爲東西廂夾中堂廣十丈六尺強室與東西房各廣三丈五尺有奇深十二丈以九丈爲前堂房室各深三丈如此不促狹亦不大寬小寢爲臥室正可以居而廟中行祭亦無不可以此降殺諸侯廣十四丈深十丈五尺大夫廣十二丈深九丈大夫室廣三丈深二丈二尺五寸可以行祭少牢饋食禮室中而南隅東向設神豆醢醢二豆羊醢醢二瓦豆自南而北陳之韭菹南有羊羹黍二敦第二行羊羹醢二瓦豆自南而北陳之韭菹南有行饌黍二敦第五行羊羹醢二瓦豆自南而北陳之韭菹南有敦魚組膾組第五行羊羹醢二瓦豆自南而北陳之韭菹南有三尺三寸有奇組廣尺二寸豆徑亦尺有奇二寸中閒有空處五行約共一丈并席約一丈三寸其東餘一丈七尺可容主人拜獻席長八尺其北餘一丈八尺可容尸拜室北近墻南面設獻祝席前設一組二豆并席約七尺其南餘一丈五尺可容主人拜獻及執事者所立席亦長八尺兩旁餘一丈有奇可容祝之升降尸之出入也天子室中陳九組八豆入簋入簠六餽然不寬廣故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鄭注云室中迫狹也祝席之前其面無空餘主人北面獻爵祝若降也士無大祖或一廟或二廟上士二廟中士一廟其廟雖等于大夫之二廟而其禮殺于大夫一廟者雖祭四代設四席其空餘之地尙多程子謂士亦得祭及高祖至當不易分列南北近西壁席前各設兩豆三組兩敦兩餽及四加豆所組奠酒大羹并席約八尺南北合得一丈六尺中閒空六尺東西二席及空地約二丈餘一丈東北隅設獻祝席餘二尺有奇席前設一組二豆約六七尺餘一丈故特牲饋食禮主人獻祝祝拜受角不言拜于席

上坐受也其二廟者一奉高祖及祖一奉曾祖及禰高祖室中面祖北墻下南面居室正中高祖之室中祖及禰亦如之凡禰祫之祭大祖南向自如禰祫列北也高曾祖左右無昭穆對列則以南向為尊故祖禰皆奉于北墻下俾子孫昭穆對列則以南向為尊故祖禰皆必以其昭穆故知祖與高祖同廟事之也喪服小記云祖謂士惟祭祖禰祖同廟是昭穆不以昭穆非也一廟者若以高祖東向則左右昭穆不均故知四主分居南北也若高祖世次為穆則反之高祖及祖北向而曾祖及禰南向觀少牢饋食禮設神席于奧而特牲禮則筵于室中東面可知廟止一主者皆奉于奧曲禮云人子居不主奧是尊位亦其二主則尊者居室南北之中而東面也特牲饋食禮是上

士祭禮一廟二主而筵日筵尸但稱皇祖設神席但言室中東面是祭會祖也祖廟同日祭其禮皆同故但舉尊者言之非祭會祖而不及禰也其祭高祖及祖之廟亦猶是也大夫三廟一為禰廟一為祖廟一為高祖廟則居大祖廟以尊君言室中迫狹而少牢禮言筵于奧可知左右二廟止有一主而高曾祖則居大廟也大夫六廟廣斯可奉三主而設三席也少牢禮是大夫值祭祖廟之禮舉其一以例其餘其禮同也非但祭祖也一廟而設二神席更覺其寬矣士之小寢士亦二寢于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廣十丈深七丈五尺室深一丈有正寢可知有小寢矣廣十丈深七丈五尺室深一丈九尺弱廣二丈二尺有奇亦可以居也室中北墻下設廣約三尺四寸則牀前餘一丈五尺強設坐席于奧東面席長八尺則其北餘一丈四尺席廣三尺三寸則其東餘一丈八尺強牀設正中則東西各餘七尺三寸則其有向以取明其徑一尺矣室中空餘之地不多僅可行走然不得布武曲禮言室中不翔即注云為其迫也爾雅室中謂之時時一作時皆言其地之促狹也會時設

席于東北隅席前列一豆一鉶一盞朔月倍之并席約五尺有奇又除牀廣前空一丈有奇可容人之出入也玉藻謂君子之居恆當戶謂會時恆居此然曲禮言請席何向則坐席亦無定處欲居則席于奧而東向欲向明則席于窗而南向也冬則必居庶人止一寢深四丈不降為三丈者以三廣四丈五尺亦不可居矣室丈則室太狹不可居廣淡各一丈淮南子言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注堵長一丈高一丈環一堵為方一丈蓋庶人之室也庶人飲會可知淮南言聖人處環堵之室與庶人同也堂深三丈階上可以容殯廣亦三丈四時之薦東西可各列二席庶人亦祭及高祖昭列夾室深一丈廣約七尺弱除去東西此可奉神主庶人薦于寢知神主亦奉於所不可以奉神主鬼神尚幽亦不可奉於堂上天子諸侯大夫皆藏祧主於夾室可知夾室可奉神主左昭二主奉於東夾室右穆二主奉於西夾室尊者居北卑者居南各於面墻下東向古人廟主皆東向也祧主亦藏之穆藏於北墻下昭藏於東夾室正室僅容寢會夜則設牀以寢晝則設席以會會畢移於奧以坐自無不可父子同宮則東西房各為室制古人房以行禮房中俾其子婦居之可也士夫婦與宮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內則不命者父子亦同宮當于堂後左右別為之室以為其子寢息之所不得于左右房也房為行禮之地不可相近亦天子左右夾室各為五閣以度會內則天子之達五鄭注達夾室五者諸侯于西房中為五閣東房有三牲之肉及魚膳也

禮說二 凡

房無之故知在面房大夫為三閣士為坵一皆當在東夾室孔冲遠云

為庖廚然鄭君謂閣以板為之度會物則非庖廚可知

況君子遠庖廚則庖廚不當在夾室與房矣饔饔室當

在堂下東壁近南庖廚在宮外東南天廚六星在紫微

垣東南外廚六星在午宮柳宿南此其象也特牲禮饔

饔在西壁蓋黍稷貴於馨香牲既亨於門外東方故饔

饔在西壁若宮中饔饔當在東壁近南一以法火之生

王於東南一以順陽氣而養生也井當在西壁下與饔

饔對竈為陽故在陽方井為陰故在陰方玉井四星在

西方參宿旁亦其象也內則謂外內不共井則夫婦宮

中各有井也浴室謂之漏見內注當在北壁下宮之四圍

之院亦曰寢說文寢周垣也左氏襄三十一年皆有諸謂

傳緒完其牆錢宮詹大所謂完當為院是也浴室於

隱處也內則謂外內不共漏浴則夫婦宮中各有浴室

也爾雅云連謂之移其屋蓋以竹為說文移閣邊小屋

開即夾室之閣則夾室外堂下有小屋東西皆有之郭

注以為堂樓閣邊小屋不知古無樓閣也古之樓在門

移在東者北連夾室南連饔室食物不可沾雨故謂

之連也移以藏襍物積薪柴薪在中無移故安杵曰其貴

重之物則藏于面房也士大夫以上又有府庫以井竈

漏移等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其大小則不同也大夫士

大廟正寢之庭雖不行射射記惟君亦當三堂之淡

士冠禮參分庭一在北設洗士昏禮納徵執皮參分庭

一在南又凡賓主相見皆三揖乃至千階則其庭必三

堂之淡矣禮不下庶人則其庭不必三堂之淡當與堂

等堂後蓋半于庭其宮蓋方十丈計三百六十步是為

三畝半強孟子五畝之宅以野之農民言其宅外皆種

桑麻故必五畝國中庶人之宅不種桑麻故其宅三分

去一也儒行言儒有一畝之宮此以士之貧者言之其

庭甚隘後無餘地其垣牆不周故每面十步也士之正

寢其宮蓋五十丈大夫七十丈諸侯九十丈天子百二

十丈宮皆以垣言堂後之地不拘整數大廟與路寢同

天子小寢宮方三十六丈小寢非行禮之地其庭不必

然故三諸侯二十八丈大夫二十丈士十四丈士若降

為十二丈太促狹矣羣廟與小寢同天子之門其廣狹之

度見於考工記廟門容大局七個闔門容小局參个路

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微參个鄭注云大局牛鼎

之局長三尺七個二丈一尺小局脚鼎之局長二尺參

个六尺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

兩門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二微之內八尺三

个二丈四尺夫路之爲言大也爾雅釋詁路門治朝在

路大也

焉當大於應門不當小於應門三分之一也且古人制

度未有奇零若此者記謂不容乘車之五个則是四个

有餘五个不足之文若是兩門乃容當云容乘車五个

之半矣竊意路門廣三丈蓋四个爲二丈六尺四寸五

个爲三丈三尺折其一个之中又足成整數而爲三丈

故曰不容乘車之五个也天子路寢堂廣二十四丈若

門止一丈六尺五寸殊爲不稱可知其必有三丈也廟

門二丈一尺是天子羣廟之門若大廟之門當與路寢

門同小寢之門則與羣廟同諸侯大廟路寢門蓋二丈

四尺大夫一丈八尺士則一丈二尺以今尺折算止九

尺六寸一屏止四尺八寸故士昏禮納徵執皮兼執足

左首隨入鄭注謂爲門中阨狹也諸侯羣廟小寢門蓋

一丈七尺大夫一丈三尺士九尺庶人則七尺不降爲

以庶人止一門是爲諸侯闔門蓋四尺大夫士皆三尺

大門五尺則太狹也爾雅云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閤小閤

謂之閤蓋廣四尺者爲闔三尺者爲閤也闔門在廟東

禮冠者通東壁見其鄭注云時母在闔門外婦人入廟

由闔門東壁有之則西北壁亦宜有之也小寢之門亦

謂之閤公羊傳云趙盾見人荷斧自闔而出是時宣子

在路寢門外見其自闔而出當是從小寢門而出也傳

又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闔則無人闔焉者

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大門者外門也闔則小寢門也

又仲尼燕居言闔門之內皆以闔門爲小寢門也左傳

其仲使上燕居言闔門之內皆以闔門爲小寢門也蓋其

闔門爲闔非必通小門也闔亦小寢門之稱也禮聘

公迎賓于大門內大門詩言皋門有伉則其廣大當與

應門等考工記不言皋門以其與應門同也然不舉皋

路門諸侯庫雉門蓋廣二丈大夫亦三門詳大夫外門

連也中門廣一丈六尺士外門一丈二尺士外門與正

其有大門之庶人無外門逸周書謂天子明堂戶廣四

尺則大廟路寢之戶亦然諸侯大夫皆三尺此不降殺

四尺已小也如天子諸侯大夫士二尺羣廟小寢之戶天

子諸侯皆三尺大夫士庶人皆二尺士與正寢同以二

也門側之堂謂之塾聘禮賓立接而塾考工記云門堂

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注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周人明

堂廣八丈一尺指中一則門堂五丈四尺門堂無室三

之一謂室居堂三分之一鄭注兩室與門是室廣一丈

八尺左右房各大廟路寢門堂與明堂同不取數於正

正堂太正堂廣十六丈則門堂約得正堂三之一諸侯

正堂十三丈二尺強門堂當四丈四尺大夫正堂十丈

六尺強門堂當三丈四尺士正堂八丈門堂當二丈四

尺此皆降殺以十尺者也天子門堂居正堂三分之一

一但降殺天子門堂廣四丈二尺明堂廣六丈三寸門

以十尺耳堂三之二是四丈二

也諸侯蓋三丈八尺大夫三丈二尺士二丈六尺皆降殺以六尺者也天子堂深十丈門堂四丈二尺約四分之一有奇諸侯以下皆然此深并室計之以明堂南北門堂所以為賓客待事之處惟明堂大廟路寢有之羣廟小寢則無有也門堂內外皆門兩旁有棖中央有闔賈公彥儀禮疏謂門中有兩闔孔冲遠曲禮疏謂門中止一闔夫樹闔所以表中門故必有兩闔闔之閒乃中門也若止有一闔則君出入於東扉之內豈得為中門乎玉藻云介拂闔大夫中棖與闔之閒士介拂棖如孔說則大夫出入與君同矣朝門必洞啟兩扉未有闔左扉而不啟者闔百詩曾辨之江慎說修仍取其說誤矣

禮說二

若據玉藻閏月闔門左扉不知此明堂聽朔則然明堂居故居門無可非朝廷亦必如是也然則兩闔之說當矣君平時出入正當兩闔之中若迎賓則君與賓皆由兩闔之閒君由右賓由左上介由闔左近闔故拂闔以次而面上賓由闔右以次而東則兩闔之閒容二人棖闔之閒容三人以席容四人推之曲禮注席容四人則兩闔閒當四尺席長八尺而容四人則二人四尺矣棖闔閒當六尺然君當廣於臣則兩闔閒亦當六尺以全門均分為三以法三光與堂上以兩楹分堂為三相類三六合為一丈八尺加棖闔廣二尺是諸侯庫門廣二丈也以此推之天子皋門兩闔閒

當七尺大夫外門兩闔閒五尺士三尺八寸士門一丈二尺若兩闔四尺無以中門與外門同路寢門及大廟門兩闔之閒天子蓋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八寸凡賓門皆主人先入而後客從之故三尺八寸不為隘也羣廟小寢門亦有之天子蓋六尺諸侯五尺大夫四尺士二尺八寸士門止九尺故也其長短之度棖與門齊闔則半於棖也至於宮室之高度惟天子堂九尺以堂之基言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見於禮器天子門阿五雉宮隅七雉見於考工記其餘無文今依此推之宮隅高七雉宮隅為門臺上之樓詳樓考王宮不宜卑於宮隅亦當七雉鄭注謂王宮與門阿同五雉非也諸侯五雉大夫士三雉士正寢廣十二丈若高止二丈則不稱矣士雖與大夫同而堂階統般則宮亦因之而殺矣大夫堂階五尺連宮三丈五尺此大廟路寢之高也羣廟小寢之高天子蓋五雉諸侯三雉大夫士二雉天子門阿高五雉諸侯高三雉大夫士二雉此大廟路寢之門也羣廟小寢門阿天子蓋三雉諸侯二雉大夫士一雉又二尺一丈則庶人一雉門太卑也庶人一雉門有屏江慎修謂天子設於應門外諸侯設於雉門內然應門外有外朝不得有屏朝士云面三槐三公位焉若有屏則三公不面王矣屏所以塞門若遠在三槐之外

非所以塞門矣凡朝必在門外舉門外非朝之所故知在應門外也親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是屏在廟門內也廟如是則朝亦如是矣爾雅云門屏之閒謂之宁宁即治朝在路門外惟應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閒若屏在應門外何得云門屏之閒謂之宁乎天子諸侯門有高卑廣狹則屏亦然自可以此爲等殺何必以內外爲別乎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未可信也大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屏一名蕭牆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應門內爲治朝臣所肅敬可知應門始有屏皋門無之也吳語云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是寢門內有屏可知門皆有屏矣屏即小牆爾雅屏謂之樹郭注小牆當門中而明堂位以疏屏爲天子之廟飾似非牆制蓋屏上有屋以蓋牆刻畫疏通故謂之疏屏此惟天子有之也一名果思門詳樓考內有屏庭中有碑詳碑考堂上有玷玷在東楹南詳玷考三者皆以土石爲之屏與碑皆常設不可移動則玷亦常設矣阮謂玷以木爲之高八寸非也阮士則惟有碑也大夫塞門以簾士以帷簾不見於經而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薄即簾也天子六寢正寢一正寢即路寢亦小寢五王后亦如之后之正寢當殺於天子

小寢不殺諸侯正寢一小寢三鄭君謂小寢二非大夫也詳諸侯四寢考士正寢一小寢一妻各如其夫正寢之制亦皆殺也庶人一寢夫婦同之凡男寢皆在前女寢在後內則所謂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演宮固門闔寺守之也婦人又有側室將生子則居之側室當在小寢之旁制如小寢但少殺耳自天子至於士其妻皆有側室庶人或無或無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是或有或無也若夫廟後之寢以藏衣冠祭器其制無東西廂見爾雅無東西廂則無夾室或謂有夾室者非也天子惟二祔無寢大廟之寢曰大寢羣廟曰小寢當各殺於其廟此皆可考而知者也

求古錄禮說卷三

臨海誠齋金鶚

四阿反坫考

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謂反坫外向室也案外向之室不見于經傳惟門外塾之室可稱外向然未聞名為反坫且大夫士皆有塾不獨天子有之也況反坫文承四阿下與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相承皆言堂上棟宇之制其非門外之室明矣黃東發日鈔引此以證論語郊特牲反坫謂立反坫於臺門之外如今行在所之驂驤院

禮說三

十一

又謂兩君之好欲容其儀衛之眾故為外向之室非反齋之坫也然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是知論語郊特牲反坫實反齋之坫也大門外有兩塾已足容儀衛之眾何必又為外向室乎特是論語郊特牲反坫可解為反齋之坫而逸周書反坫卻不可解為反齋之坫以文在四阿重亢重郎之間不宜於此言反齋之物況反齋之坫諸侯亦有之而四阿重亢重郎等制則天子所獨有是此坫非以反齋明矣竊思堂之四隅有坫屋之四隅曲而翻起為阿四阿反坫者謂阿反于坫上也阿有在屋之前後者取於曲京日阿之義廣雅云四起

阿檐宇屈曲司馬彪注莊子云阿屋檐也謂之阿閣五架屋前為底

古詩阿閣三重此則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之士昏禮所謂當阿也在櫺星門前注以阿為棟非也阿有在

屋之四隅者取於偏高阿邱之義爾雅釋邱說言前後左右之高又言偏高

阿邱是高在四隅檐宇曲而翻起如阿邱之高聳故曰

四阿此則惟天子有之斯干詩言宣王之宮如翬斯飛

以四隅之阿言也如鳥斯革言前後之檐阿也如翬斯

雖亦曲而稍起但不若四隅之高故前後如鳥之張其

翼四隅則如鸞之飛起也孔疏謂斯革斯飛言檐阿似

未確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此天子之明堂也然天子

不特明堂有四阿大廟路寢皆有之四注惟明堂有四阿則大廟路寢

皆有鄭注以四阿為四注非也詳天子諸侯屋有四注辨

四阿翻起于坫上故曰四阿反坫反之為言翻也諸侯大夫士四隅檐宇雖亦稍

起而不高翻故不謂之阿而謂之榮榮一曰屋翼但如

翼之張而已四阿反坫當以四字為句與下重亢重郎

常累復格等以二字為句者不同故特首列之重亢重

郎常累復格皆在內四阿則在外自外說向內也又天

子之宮所以異于諸侯者重屋也四阿也止此二事重

亢重郎常累復格皆重屋之制孔晁注重亢累棟也重

累屋解之亦未昀復格惠半農以爲即複竿是也凡覆于上者皆謂之屋重屋非徒複竿也重亢重即常累復格皆重

且阿有在秀在隅之別曰四阿反玷明其在四隅者見其爲天子之制也孔晁不得其解亦以二字爲句釋四阿爲四下四下猶四注也失與考工記注同反玷爲外向室後儒其能指其失故特正之

五穀考

五穀自古無定論鄭康成注疾醫五穀謂麻黍稷麥豆據月令爲說也其注職方五穀則以爲稻黍稷麥菽有稻而無麻與素問金匱眞言論合趙岐注孟子高誘注

禮說三

三

淮南子脩務訓神農播五穀相土地宜漢書音義引韋昭說皆與此同

盧辯注大戴禮楊倞注荀子儒效篇相高下顏師古注

漢書皆與疾醫注同王逸注楚辭大招又以爲稻稷麥

豆麻則稻麻並舉而無黍逸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

稻粟菽粟即稷也則無麻稷而有粟管子言五土所宜之種

曰黍稷菽麥稻稷即稷之黏者則無麻粟而有稷諸說不一皆

非確解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極辨秦漢以來稷

梁潤一之非至詳且悉而于五穀之名猶未考定也

謂五穀者以其爲飯者而言也飯爲食之主軀命攸關

故孟子謂五穀熟而民人育也然則五穀可得而定矣

曰黍稷稻粱麥何以知之周官膳夫王食用六穀食醫

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

宜苽可知六穀爲稌黍稷粱麥苽也內則言飯黍稷稻

粱下又言麥食苽食可知六者皆可爲飯矣六穀以稻

粱爲美古人貴者老者食稻粱賤者少者食黍稷黍稷

稻粱爲常會麥苽則暫會之秦風每食四簋毛傳云四

簋黍稷稻粱玉藻注謂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內則疏

謂諸侯朔會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可知常

食者黍稷稻粱也觀內則言飯只列黍稷稻粱而于麥

苽則別舉于後可見矣苽爲雕胡其米所出頗少惟天

子諸侯得暫會內則注以蠲醢苽會以下十六物爲人君燕食孔疏以爲諸侯之禮則諸侯亦

獨天子也而麥則貴賤皆會之職方氏青州宜麥董子

謂春秋麥禾不成則書之可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

然則六穀去一而爲五穀當存麥而去苽矣故知五穀

爲黍稷稻粱麥也若苽與麻古人用爲簞實以佐飯不

以爲飯也惟極貧之家大饑之歲或以苽爲飯檀弓所

謂啜菽飲水所謂民會半菽者也麻飯不見經傳惟仙家有胡麻飯非常人

所是則五穀不當數麻苽矣稻粱爲最美之穀日會所

需而諸家數五穀反或逸之不亦謬乎月令素問逸周

書管子或別有取義皆不可以定五穀之名也

星辰說

星者五行之精聚而為五星也水曰辰星火曰熒惑木曰歲星金曰太白土曰填星辰者天之十二次即二十八宿也辰為日月所會所如孟春日在營室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經故與日月是會于室宿也列而為四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本子皇極經世說此天之四象也星屬日故文从晶从生見說文省即為日也辰屬月故辰有十二月亦有十二也淮南子云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文訓逸周書云星以紀日宿以紀月今本作辰以紀日案此篇所言九紀即左九星以為日月星辰四時歲今本以辰宿日月春夏秋冬歲為九紀宿即辰則辰當為星矣辰蓋星之譌也孔

禮說三

五

是解辰為日月所會與漢書律曆志音以紀日律以紀

月之理同蓋星與音皆合五行五行各有二故以紀十

日如甲乙木丙丁火是也辰與律皆十有二故以紀十二月此皆

星屬日辰屬月之證也左傳昭七年以歲時日月星辰為

六物周語以歲日月星辰為五位鄭注虞書以星辰司

中司命觀師兩師為六宗注小宗伯以日月星辰為四

類小宗伯云北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先鄭云

辰是也但云北五帝于四郊四望之中不在四類後鄭改為

司命于南郊北兩師于北郊則其說未當大宗伯言祀

與日月星辰司中司命觀師兩師星辰在司命司中之上

兆星于南郊北兩師于北郊與星辰當別為壇

蓋星辰祀以實柴司中又曾子天圓篇以星辰之行與

日月之數對左傳星辰之神與山川之神對祭法謂日

月星辰民所瞻仰與山林川谷對淮南子謂星辰天之

期與日月天之使對天受日月星辰與地受水潦塵埃

對是辰與星別不得以星辰為一物也虞書言麻象日

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列子天瑞篇言日月星宿

宿即積氣之有光耀者淮南子言星辰以之行原道曰

象曰繫曰光曰行明是有星周禮凡兩言不得以次舍

為無星也益稷疏謂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是

說諸書皆言星辰而列子言星宿又可為辰即二十八

宿之一證也虞書堯典偽孔傳云星四方中星辰日月

所會孔疏云此星辰其為一物鄭注亦以星辰為一果

爾則左傳何以稱六物周語何以稱五位乎且五星為

在天最大之星其行有遲留伏逆麻象何獨遺此乎四方

中星即二十八宿是不及五星矣堯首命羲和治麻舜首察璣衡以齊

七政其事正同鄭注以七政為七緯日月五星可知麻象

必及五星矣尙書大傳以七政為七始謂天地人春夏

七星亦主七緯則又月令云乃命大史司天日月星辰

之行宿離不忒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宿離猶言躔離鄭

離讀如僂僂之僂謂其屬焉相日月五星皆躔二十八

禮說三

本

宿亦可知五星與日月並重治麻者所必及也淮南子
言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其明證矣孔疏乃謂敬授人時
無取五星謬矣蔡傳謂星兼經緯亦非也周語云歲在
鶉火日在天駟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
也韋昭注云斗柄斗前也星辰星也斗指斗牛之斗辰
星謂水星可知凡以日月星辰類舉者星必指五星非
二十八星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
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此十二辰指自子至亥十
二支左傳所謂浹辰成九年傳浹辰之謂淮南子所謂十日十二
辰合而為六十者也辰非二十八宿故星亦非五星注
疏引周語五位解之非也夫星之文从日與日為一類
禮運云天秉陽垂日星惟其從日故諸星惟五緯最大
而明鄭風云明星有爛爾雅以啟明釋之郭注云太白
星也韓詩亦云太白晨見東方為啟明鵬冠子云天者
明星其稽也此則統言五星陸佃注以明星為二十八宿然二十八宿多有不明
者故知為五星也古文星从晶晶精光也見說文光精故明然則
星之本義當專指五星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為列星釋
名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非本義也辰從月月之亮不
大明故二十八宿中有最小而暗者如女鬼之類可知諸家
以星為二十八宿非正義也星辰之解當以鄭君大宗

伯注為最確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云星謂
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賈疏云辰即二十八宿也
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
辰謂之次此星辰正義也然對文則別五星非辰二十
八宿非星散文則通五星亦可言辰二十八宿亦可言
星惟星辰可互通故間有合為一物者諸經惟益稷洪
範孟子保章氏星辰當合為一而所指又各不同益稷
日月星辰是繪於衣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
星左傳云桓二年三辰旂旗律麻志以三辰為日月北斗
詳招搖是所畫者日月北斗也畫於衣當與旗同以星
在上解辰為一章可知此星辰為北斗也公羊傳云昭十七年大火
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春秋繁露卷本以北
辰為北斗尚書大傳旋機謂之北極亦即北斗是北斗
亦可稱辰矣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注云五星有
贏縮圓角故謂變動二十八宿為恆星不變可知此星
辰為五星也下文星土分星是二十八宿皋陶謨撫于五辰五辰為
五行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注以三辰為日月
星此星字該得廣五星亦在其中是五星亦可稱辰矣
辰時也日月星皆示人以時故稱三辰洪範言五紀三曰星辰二十八宿
為四時中星可紀節次五星則不然可知此星辰為二

十八宿也孟子言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推日至用刻宿而不用五星趙岐注云星辰日月之會可知此星辰亦爲二十八宿也周禮有二十八星堯典鳥火虛昴皆言星是二十八宿可稱星矣若五星得專辰之稱者惟水星二十八宿得專辰之稱者惟心房淮南子云辰星正四時常以春分効奎婁注云効見也夏至効井鬼秋分効角亢冬至効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一時不出其時不和故水星得專辰名也左傳云昭元商邱主辰又云昭十火出于夏爲三月三月爲建辰之月故心星得專辰名也辰爲大火大初學記引夏火心星也

禮說三

小正八月辰則伏注云辰房星農字从辰說文農房星爲民田時者也故房星得專辰名也至于星之專指二十八宿者洪範星有好風好雨好風好雨月令季冬星回于天召南嘒彼小星唐風三星在天鄭箋以此類是也祭法幽宗祭星史記天官書星者金之散氣注云眾星列布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此星字泛說指有名者而言漢書天文志所謂中外官凡百七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是也祭法兼五星史論語眾星其北辰春秋莊公星隕如雨此星亦泛說并兼無名諸小星而言也論語經緯星皆在內春秋專指無名諸小星此皆散文則通之例也推

而廣之日月亦可言星馮相氏掌天星下言日月星辰是天星內有日月逸周書日月列九星中此日月可言星也日月與星同稱三光故其義得通要之皆非星辰本義也豈可以通義而沒其本義哉二句總結對文則別以下若夫邵子謂天無星處皆辰朱子以辰爲天壤漢儒初無此說其謬可不待辨而明矣

屋漏解

屋漏向無確解爾雅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注未詳其義大雅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毛傳但引爾雅解之鄭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屏隱之處孔疏云室內可以施小幄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按詩以屋漏承爾室之下爾雅載屋漏於釋宮則屋當如字不應破屋爲幄釋言訓陋爲隱本是陋字堯典以側陋對明是陋爲隱也故其文从目屋漏之漏說文作扇云屋穿水下也从雨在尸下尸者屋也是其義不得訓爲隱釋言陋或作漏者聲之誤也凡向南爲明向北爲暗此陰陽之義故室東南隅爲交西南隅爲奧皆以幽隱言東北隅爲宦西北隅爲屋漏皆不以幽隱言也且祭畢改饌于西北隅即是陽厭曾子問云有陰厭有陽厭又云當室之白是謂陽厭

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于奧在未迎尸前謂之陰厭尸
謾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夫曰當室之白而以
陽稱豈得以西北隅爲隱闇之處乎鄭說誤矣特牲饋
食禮云佐食徹尸薦俎敦于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鄭
注云尸謾而改饌于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此謂
陽厭扉隱也不知陽厭本取其明而以幽闇言之是陰
厭非陽厭也此扉字當从少牢下篇古文作第少牢下
篇扉用
席注云古
文扉作第訓爲藉第者草盛市地行人履之義與藉通
鄭據爾雅以扉爲隱釋言云
扉隱也然曰隱用筵文義其可通
乎或以几在南扉爲句然少牢下篇扉用席承右几之

禮說三

十一

下豈可以右几扉爲句乎其亦誤矣惟解曾子問當室
之白云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此乃合陽厭之
義弟戶在室東南西北隅去戶頗遠而謂得戶之明抑
又誤矣太平御覽引舍人爾雅注云古者徹屋西北扉
以炊浴故謂之屋漏劉熙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
有親外者輒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時若值雨
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
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
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此謂廟後之西北扉非謂室中之
西北隅也西北扉在廟之後人所罕至故爲隱陋之處

簷下可以積薪廟有北墻墻上有簷坐于外約數尺簷
階非積薪
之所也其薪爲祭祀爨饌因藏之于此不得棄用喪
禮取以炊浴所以神之也周官甸師掌耕耨王藉以供
粢盛又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則饌爨之薪亦必甸
師納之而西北扉所藏亦必甸師掌之故爨浴之薪必
使甸師取之甸師即甸人也經文明言徹其薪則非屋
材可知若撤毀屋材則當使匠人不當使甸人矣而舊
說或以扉爲門扉或以扉爲屋簷皆謂抽取屋材熊氏
謂屋
外之薪其
說獨得劉熙謂撤毀室之西北隅以示不復用孔冲
遠則以廟爲正寢經文明言廟何所據
以爲正寢此說亦非謂主人已外此

禮說三

十一

堂無復用夫以从者而毀廟寢之屋實悖於理廟室爲
神主所藏豈可毀壞使雨漏入且凶喪非常之事而因
此爲室之常名其名亦不正也孫炎注爾雅云見詩屋
疏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其說視諸家爲優孔冲遠
反以其
說爲非此疏家
必宗傳注之失然日光所由入者尙未曉也鸛竊思古
人之室東北隅得戶之明中開北墻下得牖之明至西
北隅則與戶牖不相直不可不穿壁以取明于此蓋有
向旁幽風云塞向墻戶冬月塞向以禦北風之寒然未
必盡塞疑當用簾薄之類仍可
以取明也毛傳云向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窗也向蓋小於
牖其制又與牖殊故不名牖而名向說文釋向與毛傳

同廣韻又以牖釋向蓋以向爲牖之類鄭注明堂位云禮云鄉牖一名也故舉類以釋之而以向爲北出牖其實古人

之室竝無北牖也士虞禮云祝從啟牖鄉牖鄉竝舉則

鄉非牖可知諸經無南牖之稱則無北牖亦可知若有

北牖則當言南牖以別之矣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

此牖字當爲牖字之譌注云北牖或爲北牖釋文云牖

牖相似後人傳寫因譌爲牖孔疏不能辨其誤乃有遷

于南牖之說朱子採入論語集注讀者鮮知其非矣

士喪禮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牖下可證也郊特牲云

毫社北牖使陰明也又可知寢室無北牖矣寢屬于陰

又當避風必不在牖下北牖下當室之中閒此處無牖

故宜爲寢息之所古人寢恆在此不必疾病也何以知

之東北隅當戶爲飲食之所故謂之宦宦與頤通玉藻

云君子之居恆當戶謂食時也江慎修不知此義引檀弓當戶而坐以駁之非

也非食時則常居西南隅曲禮謂人子居不主奧可知

爲尊者所常居也曰居則皆非寢所矣居字本作尻坐

會子侍論語居吾語女是東南隅近戶人所出入牖下

居爲坐寢不得爲居也

向下又皆當風向明之處非可寢息故知寢必于北牖

下也喪大記既夕記寢東首于北牖下爲東首記之非

至疾病則必東首以受生氣故特記之至于北牖下則

平時疾時皆然不必特記記者帶言之亦以見飯于牖

向則向在西北隅無疑矣而北隅有此窗則日光自窗

中漏入故名屋漏所謂當室之白亦以此也中庸疏云

以戶漏明其處故稱屋漏此沿禮記鄭注之誤不知所

謂漏者其光必不廣長戶之光明何得謂之漏邪近邵

二雲爾雅正義謂隱蔽之處時見日光不知漏者必有

隙而日光漏入如屋下之漏雨何得以隱見日光爲漏

耶總不知西北隅有向故妄解耳屋漏可見天日漏雖

惟向得見之此乃天人相接之處神之監臨莫顯于此

室中雖無人而神已見之故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又曰無日不顯其予云觀也鄭箋謂諸侯卿大夫助

祭任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此泥

于祭祀陽厭之禮與經意不合經未嘗有祭祀之意所

謂室者以寢言非以廟言也鬼神無乎不在下文神之

格思亦不必在祭時也毛公只引爾雅西北隅謂之屋

漏知其不以祭祀爲解矣廟與寢同制則西北隅亦有

向明堂位以達鄉爲天子廟飾疑向有大小惟天子之

向最大光明洞達故曰達鄉鄭注云鄉夾戶窗每室八

窗爲四達此本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之說然夏世

室卽周明堂明堂與宗廟異制鄭以明堂釋廟制亦非

也此皆不可不辨正者也

樓考

古之所謂樓者非今之樓也今人于堂室上作樓或再重或三重皆謂重屋考工記有重屋之名其制則與今異鄭注云重屋複竿也說文云竿迫也瓦之下勢上釋名云竿迫也編竹相連迫竿也豈如今之樓哉嘗疑古之樓經傳皆未明言今詳考之乃知古所謂樓者即考工記宮隅城隅是也鄭注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浮思一作梓思賈疏云按漢時東闕浮思災言災則浮思者小樓也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鄭注云闔者謂之臺孔疏謂兩邊起土為基郊特牲疏基上起屋曰臺門城門兩旁亦有臺鄭風云出其闔闔毛傳云闔曲城闔城臺也門臺城臺皆曰闔爾雅釋宮云闔謂之臺是也若靈臺固臺不名為闔爾雅所謂四方而高曰臺此則臺之正稱也門臺城臺本非臺以其制似臺亦通稱為臺耳又云陝而修曲曰樓文與四方而高曰臺相連則樓在臺上可知靈臺固臺其上起屋曰榭所謂臺榭指此也門臺城臺起屋則謂之樓月令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鄭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兩觀有樓謂之樓觀此樓在門臺之確證諸侯門臺在雉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災則觀上有樓又可知矣爾雅云觀謂之闕說文闕中央闕然為道也觀觀也于上觀望也闕又象觀鄭司農注周禮云象觀闕也蓋門兩旁為臺中央闕然故

謂之闕其上可觀望又懸法象以示人故又謂之觀法象所懸而其上又有樓高魏魏然故又名象魏雉門及兩觀災孔疏引天子諸侯左氏僖五年傳公登觀臺而望書雲物觀臺者觀之臺也孫炎注爾雅謂闔者積土如水渚可以望氛祲是諸侯觀望雲物即在門臺其上故宐有樓禮運謂孔子出游於觀之上以有樓故可游先儒謂諸侯有二臺一曰時臺一曰囿臺時臺亦曰觀臺以觀臺為臺名五經異義及服虔左傳注皆云然非也天子門臺則設于應門蓋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天子以應門為正門天子諸侯皆三朝三朝以治朝為正正門者對正朝之門也屏設于此觀亦設于此入此門為治朝臣當審思其所闕故屏一名梓思觀樓亦名梓思釋名作罍思謂罍復也罍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屏上亦有屋以蓋屏牆見考工記疏與門臺上架屋略相似又同在一處故皆有梓思之名也三輔黃圖云闕觀也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可知天子兩觀必在應門矣逸周書作雒解應門庫臺謂應門兩旁有臺臺上有樓可藏器物故曰庫臺觀樓亦通稱榭鄭注禮運云榭器之所藏也靈臺固臺遠于王宮不藏器物而觀臺則迫近王宮其外雉門有禁周禮闕人掌守王宮中門為雉門故其上可藏器物也天文家謂庫樓十星一名天庫則樓以藏物可知孔晁注謂門皆有臺于

庫門見之誤矣樓之制本與榭不同月令臺榭與高明對舉高明是樓觀則臺榭為靈臺囿臺之屋可知而門臺城臺之屋不得為榭亦可知矣蓋靈臺囿臺其形正方爾雅所謂四則臺上之屋亦必正方故名為榭與無室曰榭同名孫炎注爾雅云榭但有堂堂之形固正也榭為射宮故字从射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宣十六年經成周宣榭茨杜注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案爾雅有木者謂之榭與無室曰榭前後別出其非同物可知榭為講武之宮必非在臺上孔疏謂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是誤合為一也榭無室是無牖戶臺上之榭亦無牖戶可闔此所以不藏物也門與城皆陝而長則兩旁之臺必不為正方而為長方故其臺上之屋亦長

禮說三

七

藏物與榭異也城門為守禦要地必有門臺城臺既皆四方臺上之屋亦皆四方故又謂宮隅城隅考工記次宮隅于門阿之下以臺在門旁其制相連也次城隅于宮隅之下以類而並列也隅樓聲相近故隅又名樓抑風俟我乎城隅毛傳謂城隅以喻其高則必指城之樓臺而言也漢書集注云今長安故城西俗呼貞女樓即建章闕也建章宮名漢武帝建在長安城西楊震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皇闕為貞女樓鳳皇闕即建章闕也闕上有金鳳高丈餘故名鳳皇闕三輔黃圖謂又有鳳皇闕亦在建章宮貞女木名三輔黃圖云別鳳闕并幹樓高五十丈此漢制雖與古不同亦可見闕可名樓也越絕書吳大城陸門八其二有樓小城門三皆有樓可見古之城門有樓也列子登高樓臨大路當是城樓此又門臺城臺有樓之證也宮樓城樓其制亦有不同宮門之兩旁有樓而其上則無樓城門之兩旁有樓而其上亦有樓宮樓分為二城樓合為一何以知之考工記言門阿之度阿是門屋之曲檐可知門上無臺左氏定三年傳邾子在門臺杜注門上有臺上字非無臺則無樓矣故曰兩觀曰雙闕明其有二也宮門為朝會之所宜有儀容以壯觀瞻故樹雙闕于左右而門上不作臺若城門為扞禦之地不尙容儀而貴鞏固故門上亦有臺有臺則有樓今之城樓猶存古制此其異

也至其高度亦有不同考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
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云雉高一丈門阿之制以爲
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賈疏謂王城隅
高九雉城高七雉上公城隅高七雉城高五雉侯伯以
下城隅高五雉城高三雉隅皆謂樓則樓高二丈門臺
則與門阿等城臺則與城等可推而知也戴東原以隅
爲臺則臺太高于門阿且記文宮隅與門阿相次阿爲
屋則隅亦當爲屋不得爲臺也天子諸侯門阿亦空降
殺天子五雉諸侯必三雉其宮隅則五雉鄭注謂諸侯
宮隅門阿皆五丈是門阿與天子同旣無等殺而雙闕
不高于門阿又不見其巍然何待爲象魏乎左傳季桓子御
公立于象魏之外是諸侯之闕亦名象魏也惟侯伯子男城隅皆五雉不復
降殺者蓋城以禦寇不可大卑若子男城隅三雉則城
高一雉何以守禦乎故不復降殺此窮則變之例也凡禮
不降殺者皆別有其義如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大夫
三門二朝士則二門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
夫士皆禮言諸侯臺門則諸侯亦得有兩觀據左傳莊
二十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不特魯有之公羊以兩觀
爲僭何休因有諸侯內闕一觀之說殊不知一觀不成
體制闕在門兩旁不得有內外此其說亦非也樓之可
考如此又星經市樓六星在市門中則古之市門其上

當有樓蓋司市官所居以察商賈者其樓不必有臺此
別一樓也古之樓在門臺者類皆以觀闕象魏之大名
稱之又或名宮隅又或通稱爲榭而罕稱爲樓其在城
臺者類皆稱爲城隅又或通稱爲榭而罕稱爲樓此經
傳所以罕見而後人遂不知其制矣至于今之樓則始
於漢漢書郊祀志云武帝時公玉帶公玉姓上黃帝時
明堂圖上有樓名曰昆侖昆侖三成其樓亦三重可知
帝作明堂如帶圖而重屋之樓由是以起殊不知古之
明堂實無樓也許氏說文訓樓爲重屋但以漢制釋之
其亦考之不詳矣

舜崩鳴條考

孟子謂舜卒於鳴條趙岐注但言地名後儒多據史記
淮南子以爲鳴條在零陵最爲謬妄史記云舜踐帝位
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淮南子脩務訓云舜
南征三苗遂外蒼梧高誘注舜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
馮欒縣今永州府江華縣是也東北零陵之南漢書地理志零陵
郡營道縣注云九疑山在南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鄭
注云舜征有苗而外因畱葬焉蒼梧周南越地今爲郡
此世儒所據者也考零陵今爲湖南永州府與廣西九
疑山在永州寧遠縣去舜都蒲坂三四千里舜曷爲卒

于此乎堯老舜攝舜巡狩四岳則舜老禹攝禹亦當巡狩舜何必躬行也且巡狩亦至衡岳而止今九疑去衡岳五百餘里非巡狩所當至也汲郡古文云帝舜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可知舜不巡狩矣至謂舜征有苗則尤不然聖德至神四方風動有苗雖頑當無不化卽或不率亦第使禹征之何必親征乎汲郡古文云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禹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可知舜不出征矣王充論衡會辨其非劉知幾史通又辨之足正千古之謬然于鳴條所在則自古至今未有能指其實者鶚案汲郡古文帝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禮說三

三

五十年陟是卒于鳴條與孟子合鳴條當卽書序之鳴條序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汲郡古文亦云湯自陟征夏邑大雷雨戰于鳴條則鳴條與桀都相近可知嘗考桀都在今河南府詳桀都考湯自亳今彰德府往伐桀出與湯戰則鳴條在河南府之東可知彰德府在河南府之東孔冲遠書疏或云陳畱平邱縣有鳴條亭陳畱爲今開封府平邱今爲封邱縣屬開封府正在河南府之東舜之所崩當在此封邱縣今在河北舜之所崩當在河南也大昊氏嘗都于陳舜晚年居于鳴條或卽大昊之舊都而居之與孟子負夏鳴條並舉其地當不甚相遠鄭注檀

弓負夏以爲衛地史記言舜微時作什器於頓邱就時負夏卽孟子所謂頓邱卽詩頓邱亦衛地地理志東郡有頓邱縣與地廣記頓邱在淇水南衛與陳相近又可爲鳴條在今開封之一

證舜末年居此始以管年所居之地不忘其舊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堯初封于陶至九十年游居于陶後崩于陶見汲郡古文正與舜同也武王克商封舜後于陳卽今陳州舊屬開封府今別爲一府地理志淮陽國陳縣注云舜後胡公所封淮陽與陳畱相鄰陳畱郡陳畱縣下臣瓚注云畱屬陳故稱陳畱是陳國亦在陳畱武王蓋卽因舜之舊居而封之可使守其墳墓此又一證也舜雖耄期猶勤于

禮說三

三

民事或以春秋省耕省斂循行郊野遂卒于野中堯典所謂陟方乃外祭法所謂舜勤稼事而野外也民事非一人之事故曰眾事若巡狩征伐不得言眾事矣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說文云距國百里爲郊則野去國都不過百餘里或二三百里已去國都故曰陟方不在國中故曰野外未見其外于遐方也若遠在零陵不得言野外矣此又一證也鳴條之野其地有名蒼梧者故檀弓以爲舜葬于蒼梧之野沈約注汲郡古文謂鳴條有蒼梧之山舜崩遂葬焉其說是也蒼梧與零陵之蒼梧同名後人因誤謂舜崩零陵也記言三

妃未從未嘗有溺湘水之說楚辭湘夫人謂湘水之神

山海經帝之二女居洞庭謂天帝之女楚辭帝子降兮北渚帝亦謂天

帝非指堯女舜妃後人妄解楚辭山海經王逸注楚辭謂堯女娥皇

其強作舜崩零陵之證益爲誣妄不經矣又按沈約注

汲郡古文遂葬焉之下有今海州三字當是後人妄增

海州爲古郟國秦爲胸縣漢爲東海郡魏爲郟縣梁又

爲東海郡至唐乾元中始爲海州沈約梁人此時安有

海州邪蓋以海州有鬱洲山一名蒼梧山故附入沈注

以爲舜崩海州求合于孟子東夷之說不知孟子所謂

東夷特與岐周畢郢相對則其地在東不必正居東表

古者中原亦有戎夷不必僻處海隅乃爲夷也岐周近犬戎故

亦因面夷而言也或又據書正義安邑有鳴條亭以爲

舜崩安邑不知安邑並非桀都禹都亦不在安邑豈嘗

詳辨其謬然則舜崩鳴條在今開封府無疑矣或疑陳

畱有蒼梧之山其說無確據謂舜崩陳畱與檀弓不合

然零陵竝無鳴條之名則謂舜崩零陵亦與孟子不合

信檀弓何如信孟子乎舜陵未知所在始不可考今謂

陵在九疑山歷代祭之祭非其所不如勿祭此祀典所

當改正者也

古尺考

古今尺度不同周尺迄今無存而其度則猶可考也江

慎修謂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考之于經悉皆不合

考工記言人長八尺以中人言之今折爲五尺則其身

頗短不得爲中人也鄭康成注漢衣謂臂骨上下各一

尺二寸通有二尺四寸今折爲一尺五寸強中人之手

亦不若是之短也醫書謂尺澤至魚際尺澤當肘有一魚際當腕

尺今折爲六寸有奇只能至列缺不能至魚際矣車廣

六尺六寸容三人猶必有空餘之地可以旋轉今折爲

四尺一寸強不能容三人矣席長八尺坐四人禮注亦見曲禮

必有空餘之地左右可不妨礙今折爲五尺不得坐四

人矣衡長六尺六寸下容兩服馬今折爲四尺一寸強

不得容兩馬矣輪牙厚二寸記不言牙厚以車人丈互校可得牙厚度今折

爲一寸三分則牙太薄而輪不固矣祭義言築宮仞有

三尺八尺爲仞鄭謂七尺爲仞非也計一丈一尺今折爲六尺九

寸弱則人之長者不可居矣冕延廣八寸此漢叔孫通制本周制爲

之若僅有今之五寸毋乃太狹乎喪服傳注謂首經圍

九寸若僅有今之五寸六分強中人之首如此其小乎

布幅廣二尺二寸玄端服之袂兩邊各屬一幅身亦長

二尺二寸故謂之端若以今之一尺四寸三分爲身則

身太短若身與袂不等何名爲端乎應鍾律長四寸七

分四釐如只有今之三寸弱其管豈不太促乎稟氏爲
補淡尺內方尺其實一補臂一寸其實一豆補爲八斗
豆爲四升古之一升當今二合有奇若補方尺只有今
之六寸二分半安得容一斗六升強乎臂只有今之六
分二釐半安得容八合強乎卽以六斗四升爲補亦不
能容矣馬高七尺爲駮六尺則爲駒馬之小者若駮馬只有
今四尺三寸強則與駒同矣凡言馬高以馬首言之也諸侯龜長一
尺是爲大寶龜若只有今之六寸二分半則是大夫之
龜大夫龜長八寸非大龜也見白虎通不得爲寶矣諸如此類皆其不合
者也按度量衡皆出于黃鍾前漢志云黃鍾之長以秬

禮說三

五

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廣者橫也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
分是黃鍾九寸爲九十橫黍所累也爰以九十橫黍度
製爲黃鍾之管恰容秬黍一千二百粒以今尺度之得
長七寸二分九釐乃用四率比例法推算古尺九寸爲寸二分九釐爲二率古尺十寸爲三率今尺八寸一分爲四率可知古之一尺當今八
寸一分矣又以同身寸度之中指中節通得八分一釐
是八寸一分爲古尺眞度也證之諸書度數皆無弗合
身長六尺四寸八分正是中人臂長一尺九寸強尺澤
至魚際八寸一分中人皆通有之車廣五尺四寸弱正
可容三人席長六尺四寸八分正可坐四人衡長五尺

四寸弱正可容兩馬輪身厚一寸六分強則輪不薄築
宮八尺八寸強則人可居冕延廣六寸四分強首經圍
七寸二分強玄端衣長一尺七寸強不爲短矣應鍾長
三寸八分四釐不爲促矣補內方有八寸一分得容一
斗六升強矣臂有八分一釐得容八合強矣馬高五尺
六寸強不同于駒矣龜長八寸一分斯可爲寶矣餘可
類推又班固白虎通謂夏以十寸爲尺商以十二寸爲
尺周以八寸爲尺此于經無據以孟子論三代井田畝
數考之周之百畝當殷之七十畝夏之五十畝是商尺
短于夏周尺短于商井田溝洫有定制非可更易故知是尺度不同蔡邕獨斷

禮說三

五

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也然三代皆以十寸爲
尺但長短不同耳若謂周以八寸爲尺則未必然周別
有八寸之度名爲咫不名爲尺猶八尺爲尋不爲丈也
蓋人身可爲度手爲咫說文云中婦人之手八寸指節爲寸偶用以
度物而非以是爲常度也說文以咫爲周尺其亦誤矣
夫周尺得夏尺八寸則夏尺蓋與今尺略同而周尺八
寸之說亦可爲古尺指周尺當今尺八寸一分之確證而
惜乎人之不解也

初考

初之爲度先儒無定論鄭康成注儀禮謂七尺曰仞包

咸注論語高誘注淮南子與鄭同陸德明諸經釋文皆然趙岐注孟子謂八尺曰仞尙書僞孔傳漢書顏師古注亦然小爾雅云四尺曰仞王肅從其說而聖證論家語注亦謂八尺應劭漢書注謂五尺六寸曰仞諸說不一案仞字从人明是以人身爲度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則仞爲八尺可知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蓋釋从人之義故以爲伸臂八尺也許君以仞爲八尺其說自確但仞與尋亦稍有不同尋用以度廣故取于兩臂之伸仞用以度深故取于一身之長許君不以人長八尺釋之而解爲伸臂一尋使仞與尋混而無別非

禮說三

主

也考工記云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以上文昭遂溝洫皆廣深相等例之則澮亦必廣深相等是仞與尋同爲八尺又有明據鄭君于此經無注想亦自疑七尺二尺者以爲爲大故宜淺校二尺非也其廣言尋深言仞則尋以度廣仞以度深亦可知矣記又云宮中度以尋與野度以步並舉步以度廣則尋亦度廣步取于人之張足六尺猶尋之取于伸臂八尺也如方明壇十有二尋見觀禮重屋堂脩七尋父長尋有四尺夷矛三尋見考工記幣一兩五尋禮記皆以尋度廣長亦廣也方言云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周官之法度廣爲尋此尋以度廣之證也

淮南子木禾脩五尋此植立而高者本當言五仞而云尋者散文通也孟子枉尺直尋此尋字深廣皆可言也左氏昭三十一年傳仞溝洫杜注度深曰仞淮南子蛇解著泥百仞之中高誘注亦云度深曰仞諸書言仞者皆高度高亦深也觀禮方明壇深四尺鄭注深謂高也如周書爲山九仞論語夫子之牆數仞孟子掘井九仞仞與仞音同古文通列子呂梁縣水三十仞莊子步仞之邱淮南子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漢書鳳翔千仞之上廣雅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三輔黃圖漢靈臺高十五仞此仞以度深之證也要之仞與尋之用雖異而爲八尺則同惟仞爲八尺故半之得四尺亦名爲仞猶律呂有半律

禮說三

末

半呂如半黃鍾半大呂亦有黃鍾大呂之名也若仞爲七尺則四尺不得爲仞矣小爾雅四尺爲仞其說有確據孟子堂高數仞此仞字當爲四尺之仞禮器云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考工記殷人堂崇三尺是凡言堂高者以階言不以屋言也周天子堂只九尺而戰國諸侯王奢侈或高至丈餘以四尺之仞度之有數仞也若仞爲八尺數仞當有二三丈恐堂階未有若此之高者趙岐注此仞字亦以爲八尺非也鄭君以仞爲七尺于經無據儀禮賈疏以爲書傳云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

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也不知經傳凡言有幾者皆奇

零之數如鎮圭尺有二十寸壇十有二若適足一丈則當

言築宮一雉何必言仞有三尺乎惟仞爲八尺其宮牆

過于一丈故言仞有三尺也尋有四尺猶言十有二尺

皆有奇零非整數也但一雉之上僅加一尺似乎非制諸書言十

外有奇者皆是二數疑此三字當作四字與父尋有四

尺文同古文三四皆積畫每致互譌也王宮小寢高五

雉諸侯三雉大夫士二雉庶人一雉天子諸侯之簠室

不必高大又不可同乎庶人之宮故令高十有二尺也

賈疏謂牆高一丈似凡牆之高皆必一丈其亦固矣鄭

惟據此而此又不足據其說始不可從又案周有八寸

之尺八斗之補用江慎修說皆爲度量則仞爲八尺益無可

疑竊謂數之原出于天地天圓而地方天奇而地偶圓

無定而方有定奇無盡而偶有盡故度量衡皆必取於

偶數以其數可盡便於算也如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十

二斛爲畝此量用偶數也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

百二十斤爲石二十兩爲鎰此衡用偶數也六尺爲步

百八十步爲里八尺爲尋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

之偶數也又數皆以十而進如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

尺十亦偶數也然則七尺爲仞此必無之理而許君八

尺之說爲不可易矣漢書應劭注謂五尺六寸其謬尤

折得五尺六寸殊不知周尺實十寸也

卷三終

求古錄禮說卷四

臨海誠齋金 鶚

禹都考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澮

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

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一其始都

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

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

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

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

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

陽翟故漢志云云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

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

卽所避之處以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

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

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一統志禹避陽城卽登封案

登封東魏曰嵩陽以其在嵩

山之南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

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

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

翟矣陽翟爲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爲禹之都此確解

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故以夏政
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故以商政則禹之都即唐國
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
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
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
而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
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
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
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
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于河汾之東故張守節以爲在
平陽服虔注左傳亦謂大夏在汾澮之間顧亭林據此
因謂唐叔本封在冀而鄭康成詩譜謂穆侯始遷于冀
則顧說非矣史記與漢志不同當以漢志爲確亭林又
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
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以爲唐叔始封在冀之證然括
地志又有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唐城有二全
謝山謂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
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亭
林於括地志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此說是也
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
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
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服虔以爲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
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安邑今山西解州皇甫謐酈道元以安
邑爲禹都此爲謬耳陽城晉陽爲禹都皆有確證可知

禹都有二蓋其始都於陽城即所避之處以爲都而其
後遷都於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
陽固無解於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
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虔之說乎汲郡古文帝
舜卽位居冀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
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
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畱其地
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
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爵弁色考

禮說四

爵弁之色先儒莫得其解鄭注士冠禮云爵弁色赤而
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考工記鍾氏注緇今俗禮文
作爵言如爵頭色案此說最謬其不合者有六緇爲赤
黑閒色乃水火之相克者詳開淡衣中衣尙不可爲飾
況可爲元服乎其不合一也冠必象衣今赤而微黑赤
色大多與衣不稱其不合二也爵弁士助君祭之服爲
冕之次見士冠禮注冕色玄以象天今赤而微黑非天玄之
色不得爲冕之次其不合三也爵色多黃未見有赤今
赤色大多與爵頭不類其不合四也又爵韞以爵韋爲
之若爵色赤而微黑則與裳不稱其不合五也齊服亦

爵韠若赤色大著非陰幽之義郊特牲云齊之玄其不以陰幽思也

合六也鶚詳考之而得爵弁之色焉士冠禮玄端玄裳

黃裳襍裳可也緇帶爵韠鄭注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

士襍裳襍裳者前玄後黃夫所謂襍者必二色相兼也

易曰玄黃者天地之襍也天玄而地黃襍裳之名蓋本

于此必玄黃相兼若前玄後黃不得為襍矣況前後異

色與左右異色之偏衣無殊獻公以偏衣衣申生見左氏傳

公二有殺之之意曾謂先王之法服而有是乎襍裳為

玄黃相兼明矣古人韠必象裳則士之爵韠始必玄而

兼黃者與蓋玄韠與黃裳不合黃韠與玄裳不合故合

玄黃為一色以為士玄端服之韠則三者之裳皆合矣

由是推之爵弁與爵韠同名為爵則亦玄黃合色者也

冕服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五冕皆用玄色之布覆其上

而纁其裏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纁朱裏此朱字當是黃朱即纁色也地色多黃純朱非所以象地故古人象天地皆用玄纁如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竹簋方玄被纁裏又朱緣纁玄纁繫長尺絢組

是也穀梁疏冕上玄下亦象天地之色而以上色為主

纁可知弁師朱即纁也

則冠與衣仍自相合也爵弁既以弁名其制必如弁弁

如兩手合扑之形見釋名無冕延之俯仰舊說謂爵弁如冕無旒又前後

平則不得纁其裏以象地故合玄黃以象天地之色而

玄多黃少以玄為主又與玄衣相稱也士冠禮爵弁服

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

絲耳夫冕服玄衣則爵弁服亦當玄衣同用絲亦必同

用玄也禮器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龍

衮黼黻是冕服則玄衣纁裳為爵弁服可知爵弁之用

玄衣明矣鄭注士冠禮謂爵弁服緇衣不知緇與玄不

同詳開色說緇色純黑象水其色賤故朝服用之玄色青黑

象天其色貴故冕服爵弁服用之若用緇衣則不象天

而與朝服同色又無以別其尊卑皮弁尊於朝服爵弁又尊於皮弁豈

聖王之制乎爵弁與玄衣相稱其色自玄而微襍以黃

有如爵色故以爵名爾雅釋鳥鶯黃楚雀雀與爵同其色鶯

黑而黃有似於雀故名楚雀此爵色玄而兼黃之一證

也

開色說

嘗讀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而知古人之服飾閒色非

不用也蓋閒色有二一為五行相克之閒色木克土為

綠其色青黃火克金為紅其色赤白金克木為碧其色

青白水克火為紫其色赤黑土克水為駟其色黃黑見玉藻疏

氏說一為五行相生之閒色木生火其色青赤火生

土其色赤黃土生金其色黃白金生水其色白黑水生

木其色黑青相克閒色服飾皆不用嫌其色之襍而尤

惡其陰陽克戰也相生閒色惟用黑青赤黃取其相生之美而尤貴其象天地也天色青而兼黑象之以爲服色則有綦有幽書顧命四人綦弁鄭注青黑曰綦傳云孔綦文鹿子綦一作騏詩曹風其弁伊騏毛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孔疏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弁色如騏馬之文也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鄭注綦文襍色也孔疏顧命綦弁注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注云綦蒼艾色是襍色也蒼爲青色蒼而艾則青而兼黑矣曲禮五十日艾人五十始衰髮黑而兼白猶黑相襍也玉藻一命再命幽衡鄭注幽讀爲黝周禮牧人陰祀亦讀爲黝是幽與黝通爾雅釋器黑謂之黝孫炎注黝

禮說四

六

青黑色見玉藻疏說文黝微青黑色玉篇黝黑也微青色也黝色黑多青少故其文从黑爾雅以黑解之其實黑而兼青也地色黃而兼赤象之以爲服色則有纁有纁有纁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赭說文作纁考工記注引作纁三染謂之纁說文纁帛赤黃色經赤色纁淺絳也絳大赤也鄭注士冠禮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赭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是大赤爲朱也朱卽絳詩斯干朱芾斯皇疏引乾鑿度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鄭箋謂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赤爲黃朱也纁與赤略相似赤中有黃故玉藻注以纁裳爲閒色纁裳亦曰彤裳顧命麻冕彤裳

傳形纁也詩彤弓傳彤弓朱弓也蓋幽風疏云易下繫對文則朱與纁別散文則朱纁通也黃帝堯舜坐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位于南方故裳用纁組一曰韎玉藻一命組韍鄭注組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士冠禮韎韐注組韍也小爾雅云組朱也亦散文左氏成公十六年傳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杜注韎赤色賈逵云一染曰韎是韎與纁同然天子朱韍諸侯大夫赤韍士韎韐朱爲四入之色赤爲三入之纁以此差之則韎非一染之纁當是再染之赭也爾雅郭注韎淺赤今本作染赤詩疏引郭注作淺赤說文經赤色杜氏以韎爲赤

禮說四

七

說文以經爲赤則韎與赭相當司服章弁服注韎韐以爲弁又以爲衣裳詩采芣箋天子之服章弁服朱衣裳是韎可與朱通其非一染之纁可知檀弓練中衣纁緣蓋以纁色黃淡赤淺示卽吉之漸而又不類於吉也若韎色其赤已著吉服所用而以此爲飾則有似於純吉矣纁色自練中衣明衣裳褻服麻衣以外未有爲服飾者亦可知其非韎色也既夕記明衣裳纁緋緋鄭注云一染謂之纁今紅也郭注爾雅亦以纁爲紅而說文云紅帛赤白色赤白在相克閒色之列古人絕不以爲服飾必非纁也鄭注檀弓云纁纁之類注褻服傳麻衣纁

緣云縹淺絳也則不以爲紅矣疏注急就篇注絳古

謂之縹縹與絳相近故得通言縹爲淺絳其爲赤黃之色明矣縹

赤淡于縹縹赤淡于縹要皆赤黃閒色也此黑青赤黃

二閒色其用最多見於經而可據者也若相克閒色古

人未有用之者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此與襍帶君朱

綠綠字皆當作蒼字解聘禮記所以朝天子縹三采六

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縹鄭注二采降於天子也三采

爲朱白蒼則二采當爲朱蒼而曰朱綠可知綠卽蒼也

祭義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夫青與赤謂之文

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有明文此言爲黼黻文章則朱

綠之綠非青而何青卽蒼也月令春衣青衣服蒼玉是蒼與青同也綠近

於青故黻文得與青通非青黃閒色也玉藻玄冠紫綬

自魯桓公始也此春秋尙紫之漸其後遂以紫衣爲君

服左氏哀公十七年傳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而殺之賈逵注紫衣君服孔子因有惡

紫奪朱之言鄭注以爲蓋僭宋王者之後服誤矣然蓋

者疑解本非正解也綠與紫皆不可用其餘可知矣或

謂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幽風載玄載黃毛傳玄

黑而有赤也孔疏考工記鍾氏注玄色在縹緇之閒其

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然則赤黑閒

色亦可以爲服矣不知以赤黑爲玄此舊說之大謬者

易言天玄考工記言天謂之玄是玄者天之色也天之

色其有赤乎且黑中有赤亦紫之類既不象天又爲水

火相克下服且不可用況可爲冕服之冠衣乎赤色屬

陽非陰幽之義又何可以爲齊服乎周禮司服齊服有玄端今案

天色實青而兼黑人所共見詩以天爲穹蒼穹言其形

蒼言其色也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道書天字作

靑言靑氣爲天是天之色靑也乾位西北又兼北方之

色故靑而微黑也惟天色黑靑故玄色亦黑靑其證有

六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靑圭禮東方是天色與

東方同觀禮方明者木也東方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玄下黃又云設六玉北方璜賈疏大宗伯以玄璜

禮北方知此亦玄璜也是天又與北方同色天色與東

北方同則玄之黑而兼靑可知矣一證也玉藻君子狐

靑裘豹褰玄綃衣以褻之鄭注凡褻衣象裘色綃綺屬

染之以玄於狐靑裘相宜夫以玄衣褻狐靑則玄之必

有靑色可知二證也郊特牲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說

文玄幽遠也是玄有幽義幽與黝通黝爲黑而微靑則

玄亦黑而微靑可知三證也小雅何草不玄此言初春

之時草始生而色未正靑尙有黑色白虎通所謂十三

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也十三月也草色本靑

青而兼黑故謂之玄鄭箋以玄為赤黑誤與注禮同四證也陳氏禮書

冬玄冥有修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色有青黑故月

令冬時車旂服物皆用玄五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玄

武說者以玄武為龜龜之色黑而微青六證也玄之為

黑青明矣凡染采之法以黃為質而入赤汁則為緋為

緋為纁為朱以赤為質而入黑汁則為紫為紺為緇為

緇鍾氏疏纁入黑汁為紺紺更入黑汁為緇是紺緇皆

含也青而含赤也說文云紺帛淺青赤色也釋名紺

疏不同案禮器或素或青更造殷因鄭注素尚白青尚

黑變白黑言素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

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劉熙詩叔重皆漢

人其所謂青者即黑也說文云紫青赤色則青即黑

明矣紺緇與紫一類但紫色赤多黑少與紅之赤多白

少相似故論語紅紫纁黑多赤少故論語紺緇

連文又孔子言惡紫恐其亂朱戴侗六書故謂紅紫色

之藍者是以知紺之赤多也說文以紺為淡青緇又淡

於紺是以知紺之黑多也儀禮疏謂紺緇黑少赤多

非若以青為質而入黑汁則為綦為玄為黝黝玄色同

綦為蒼艾色是玄本無赤色也許鄭蓋以染玄必用赤

色為質故謂玄黑中有赤豈染采皆必本於赤乎其亦

固矣又或謂玄即黑也故玉藻謂衣正色若黑而兼青

則亦閒色矣荀子不苟篇若端拜而議楊倞注玄端朝

服也玄端與朝服通稱以玄端為朝服朝服緇衣是玄

即緇也說文緇黑色不知散文玄與緇通對文則玄與緇異

之差全在緇玄之別安得謂緇即玄乎冕服玄衣纁裳

以象天地昏禮納徵玄纁束帛以象陰陽玄兼黑青纁

兼赤黃昭其稱也周髀算經天青黑地黃赤其明證也

若玄色但有黑而無青則與纁不稱矣所謂衣正色裳

閒色者以天色青黑玄衣黑而兼青與天正相似故曰

正色地色黃易曰天玄而地黃纁裳黃而兼赤與地不正相似

故曰閒色也豈必以純纁為正閒哉或又謂天色本青

多黑少而玄乃黑多青少地色本黃多赤少而纁乃赤

多黃少似不足以法天地不知五行一曰水一天數也

天之色玄黑二曰火二地數也地之色玄赤天陽也陽

生于冬冬屬水地陰也陰生于夏夏屬火天乾也乾位

西北北屬水地坤也坤位西南南屬火且坎離者天地

之大用也八卦圖乾坤退居四隅而坎離列上下而居

正位此水火之色所以玄箸也坎上離下是為既濟衣

多黑而裳多赤有水火既濟之象焉又以青屬木而水

則生木者也黃屬土而火則生土者也祭所以報本反

始故祭服之色必重其所由生以示報本反始之義也

此玄所以黑多纁所以赤多與或又疑五色以配五行

白之一采何獨遺之不知玄纁所以象天地亦以象四

時四時之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而黃無正位祭為吉

禮白非所宜故進黃而去白三大祭樂獨無商調佩玉
右徵角左宮羽而無商亦猶是也且赤白合而成紅既
不象地又爲五行相克若赤黃白三采並用則與黑青
不稱而亦不足以象地此白所以不用也繪繡則備五
采以法五行
古人制作之意深矣

龍見而雩解

左氏桓公五年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杜注以龍見爲
建巳之月蒼龍宿體昏見東方續漢志注引服虔注云
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是杜注本於服虔注月令
仲夏之月大雩帝鄭注以仲夏之雩爲非謂雩祭當在

禮說四

主

孟夏與服杜同案月令孟夏昏翼中仲夏昏亢中一月
之內中星不同仲夏昏亢中非必在月之首則月首當
昏角中漢元嘉祿五月節昏角十度中五月中昏氏五
度中角亢氏皆爲五月中星月令舉其中而言之然則
角亢昏中在仲夏矣仲夏昏中星既爲角亢則蒼龍七
宿始得盡見龍角始見于正南龍尾始見于東方左氏
龍見而雩正在此時若以龍指角亢以見爲四月昏見
東方則大不合季春昏七星中角亢已見于東方矣何
待孟夏詩小星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三月心星且見
何況角亢又安得謂四月角亢始見東方乎莊二十九
年傳凡土

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火心星也九月時
角亢晨見東方心星次角亢而見三月與九月正衡九
月角亢大火晨見東方若謂見不必始見即見于東方
則三月昏見東方矣

已高亦得謂之見果爾何可以定時乎故知龍見是蒼
龍七宿盡見也四月蒼龍非始見亦未盡見則龍見非
仲夏而何龍見而雩與啟蟄而郊正相對魯郊以卯月
詳啟蟄則雩以午月明矣然月令言周之制郊以寅月
而郊解則雩以午月明矣然月令言周之制郊以寅月
而雩以午月不正相對者蓋郊非專爲祈穀以始祖配
天是爲大報本反始其禮重雩爲百穀祈膏雨其禮輕
故郊在歲首孟月而雩則行於夏之仲月也且雩所以
祈雨仲夏之初百穀始盡種植如種稻必待刈麥陽氣
之後至五月始畢

禮說四

主

極盛待雨甚急宜于此時行之也祈穀宜在未種之先
祈雨宜在既種之後此不易之理也魯僭天子之郊雩
以郊禮重故降於天子一月雩禮輕故不降也諸侯亦
有雩禮
但雩于山川不得雩上帝春
秋書魯大雩是雩于上帝矣左氏所論祀典以魯國言
魯制郊雩皆在夏正仲月與烝嘗之皆在孟月同故皆
相對言之先儒以爲魯郊在寅月因謂雩在巳月雖於
天象不合亦不致思而月令有明文亦不之信且以失
正譏之甚矣解經之難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

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鶚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

禮說四

古

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司馬法是齊司馬穰且所作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

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其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即將重車二十五其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

禮說四

古

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鄭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當言三萬也其答臨頌又以

為魯頌言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兩解不定孔疏謂
傳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
是以答臨頌之說為確不知二說皆非也費誓云魯人
三郊三遂其有三軍可知此經言公車千乘千乘為大
國是信公時亦有三軍矣襄十一年作三軍蓋三子各
有一軍而公室無兵始改舊制故謂之作非本無三軍
也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邱甸之法若三軍則然則都
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
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
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
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
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為厲民也若夫
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

禮說四

未

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
蒐田之用耳芻焚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
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
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
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
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
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頌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
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王制皆作田字百里以田
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頌祿必
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

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
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
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
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
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
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
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
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
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
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

禮說四

七

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
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
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
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槩言田美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
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
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
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祖甲考

無逸祖甲鄭康成以為祖庚之子祖甲也高宗欲廢祖

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久爲小人僞孔傳則以爲大甲蘇東坡林三山眞西山陳新安輩皆從之蔡傳極辨孔說之非後儒猶以爲疑鶚案鄭君之說最合經義僞孔謂大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在桐三年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夫經文明言不義惟王而僞孔乃言爲王不義顛倒其文以就己意可乎旣言不義而又言爲小人之行不亦贅乎且曰爲王則已卽位矣何得云作其卽位乎大甲在桐非廢也卽廢而復立亦不得言作其卽位況未嘗廢乎僞孔以自桐反亳爲卽位後人因此遂謂伊尹有廢立之事爲權奸所藉口解經之誤其禍一至于此不可以不慎

禮說四

天

也上小人以儉邪言下小人以微賤言文義亦不相承矣篇中小人凡入見不是偽孔說於經義盡悖其謬顯應一小人獨爲異說然至于大甲無祖甲之名世次不在高宗之後可無論也惟周語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頌史記殷本紀云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周公所言不合自是可疑而大甲在三宗之列爲商賢主說者因以大甲爲祖甲今考竹書紀年沈約注云王舊在野及卽位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繫荆以攜遠殷道復衰乃知無逸所言者據其始與中而國語史記所言者據其終也祖甲不終厥德與周宣

王相類毛詩盛稱宣王中興之美而周語乃云自厲宣幽平而貪天禍以宣王與幽厲竝數亦猶是也蔡傳謂國語傳諷承謬妄記曲說不足盡信非也學者可無疑於祖甲矣或又謂大甲

諷承謬妄記曲說
不足盡信非也

學者可無疑於祖甲矣或又謂大甲

祖甲皆三十三年祖甲不終厥德大甲克終周公何以
不舉大甲不知大甲三十三年見於邵子皇極經世書
始末可信經言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而經世書乃謂庚丁二十一年
帝乙三十七年與經不合又孟子史記皆有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而經世書無之其不足信明矣竹書紀年世
次年數雖未可盡信

國語云商之享國三十一王今竹書只三十王左傳謂商祀六百而

禮記

不來
竹書

竹書只四百九十六實視經世書爲優竹書有外丙二年是亦未可盡信也孟子合庚丁八年帝乙九年與尙書此篇合惟武乙三十五年似未必然然爲暴雷震外既不克善終則其壽不足稱猶帝辛爲亡國之主雖壽不足道也其紀大甲元年辛巳十二年陟是大甲享國不及祖甲遠甚故不舉大甲而舉祖甲也祖乙盤庚亦皆賢君而周公不數者竹書謂祖乙十九年盤庚二十八年壽雖不促而皆不及祖甲之年數故亦略之也周公意主勸戒成王雖重其德亦重其年故於商惟稱中宗高宗祖甲以其能知無逸而享年亦永也祖乙盤庚雖有德而年不甚永武乙雖有年而無德故只此三人下文大王王季文王竝稱抑畏而四人迪哲惟以文王與殷三君竝列正

以文王享國五十年其年爲甚永耳然則周公不稱大甲亦可無疑矣孟子言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是武丁以後無賢君則國語祖甲亂之之說固自不謬而周公稱其無逸則亦自有德沈約之說自當總之祖甲失德僅在於末年統一生而論之究不失爲賢主金仁山通鑑前編但言爲人注亂而不言其係惠庶民祖甲之受誣甚矣且國語惟言帝甲亂之而不言注亂亂者亂其法度韋注謂亂湯之法非必注亂也史記增加淫字其說亦誣竹書紀年謂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是祖甲末年特繫于刑耳必不至于荒淫無道也此周公所以與中宗高宗並稱與國語述始亂之人故特舉祖甲非必祖甲之大無道也武乙射天暴虐已甚而國語不及亦可知矣

王日一舉解

舉者般牲盛饌也大牢少牢特牲皆可言舉不必大牢也周官膳夫云王日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降殺甚明可知周官之王日一舉爲少牢也若日食大牢則朔月何以加之朱竹垞謂朔月當兩大牢其說無據檀弓云國亡君不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君以諸侯言

禮說四

三

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少牢皆可稱舉何必大牢乎下文云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諸不舉承上日一舉而言皆指少牢并包特牲少牢且不舉則大牢不言可知也玉藻言諸侯特牲三俎祭肺而曲禮云歲凶君膳不祭肺是諸侯歲凶不得日食特牲可知天子歲凶不得日食少牢所謂大荒則不舉也大札與天地有災邦有大故更可知矣若必以舉爲大牢則凶札有災大故之時猶得日食少牢豈聖人克謹天戒之意哉然則王日一舉之爲少牢明矣但經文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承王日一舉之下十二鼎當有三牲故先儒以大牢解之然與玉藻不合孔疏謂周官所言是周公所制之禮則玉藻豈異代之禮乎其說非也竊疑王日一舉原文在物皆有俎之下以樂侑食之上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二句與膳用六牲五句以類並列皆總言饋食之數非必日日備有此也天子日食黍稷稻粱四簋至朔月加以麥苽是六穀非每日常會其餘皆然則十二鼎非每日所有可知矣以樂侑食膳夫授祭每日皆有之故其文承王日一舉之下也後儒過信周官反以玉藻爲非周制其亦未之思耳

禮說四

三

顏子三十二歲辨

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卒後儒皆信之鶚案史記弟子列傳云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歿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其外年無記家語出王肅偽撰不足據也論語記弟子從於陳蔡者十人首紀顏淵考孔子厄於陳蔡在魯哀公四年江慎修考孔子年六十二公二十一年時顏子年三十二尙未卒也史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六年是時孔子年六十三伯魚年五十卒在哀公十二年則顏子年三十三尙存矣伯魚年五十卒在哀公十二年孔子年七十而論語記顏淵外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外云云是顏子外在伯魚之後矣王肅

禮說四

三

以鯉也外爲設事之辭豈理也哉公羊傳云顏淵外子曰噫天喪予子路外子曰噫天祝予而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三事連敘皆當在晚年其時相去不遠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明年子路外于衛顏子之卒當卽在獲麟之年故公羊與獲麟並舉其敘子路之外先于獲麟者以子路與顏淵爲對偶也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蓋顏淵子路比年而卒故並舉之不然伯牛在德行之科自膺執手夫子所深歎惜豈喪之不若子哉何爲以子路與顏淵並舉而不及伯牛也伯牛蓋早卒其時與顏淵不相近故不及之顏子之卒與子路相近而

稍先其在獲麟之年可知時孔子年七十二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其年四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每多互譌此蓋四譌爲三也然安知其非少孔子四十歲邪河謂少孔子四十歲孔子五十二歲始仕爲中都宰不復設教洙泗是顏子從學當在孔子五十一歲以前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其年甚幼何能升堂而入室乎是顏子少卒明矣閻百詩不知三十二歲之誤而改少三十歲爲三十七謂生于昭公二十八年卒于哀公十二年非也江慎修謂卒于哀公十三年則少孔子二十九歲亦非也先儒考核不精致使大賢壽數減卻一秩十年爲一秩秩見容齋筆其失豈淺鮮哉鶚故辨而正之

禮說四

三

孔子自衛反魯考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一年自衛反魯是在衛五年也年表及陳衛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十年自陳入衛十一年反魯則在陳四年在衛止一年蘇子由古史主孔子世家夏洪基江慎修著孔子年譜亦從之邵子皇極經世溫公甲子會紀金仁山通鑑前編主年表及陳衛世家迄今無定論鶚案孟子謂孔子之於人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卽繼云于衛

靈公際可之仕于衛孝公公養之仕

朱子云孝公即出公也則必

無在衛五年之事矣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魯適衛十四

年去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在陳二年哀公元年去陳

適衛次年去衛適陳在陳又二年哀公四年自陳還蔡

五年在楚之蔡地六年自楚反衛

江慎修考定如此

皆未有三

年淹于一國者也何以出公之時獨淹留于衛而至五

年之久乎顯與孟子不合且論語記孔子在陳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此已有反魯之

意必在末年史記敘於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之時

然此時孔子志在用世必不發此歎也末年將反魯有

禮說四

東

歸與之歎則必有在陳之事但年表及陳衛世家謂在

陳四年亦與孟子不合矣竊謂孔子晚年自衛適陳又

自陳適衛乃自衛反魯五年之間往反陳衛二國與哀

公初年正同蓋六年自楚反衛其自衛適陳當在八九

年間十年自陳反衛十一年乃自衛反魯也如此則在

衛在陳皆未終三年淹也朱子論語集注謂魯哀公十

年孔子自楚反平衛豈孔子不久居于衛而顧久居于

楚乎其亦誤矣

朱子多引史記孔子世家此注本世家之說或六字誤作十字也

卷四終

求古錄禮說卷五

臨海誠齋金 鶚

招搖在上解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鶚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玄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玄戈即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

禮說五

東

光之端非即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玄戈樹招搖薛綜注玄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稱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可通稱搖光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爲在北斗杓端其說一也淮南子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搖指寅高誘注招搖斗建是則招搖又爲北斗杓三星之統名矣又案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夫交龍爲旂即左青龍也熊虎爲

旗卽右白虎也鳥隼爲旗卽前朱鳥也龜蛇爲旐卽後
玄武也然則日月爲常卽此招搖在上矣江慎修羣經
說但未言日月爲
常卽招搖在上也

何以知之左氏桓公二年傳臧哀伯

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

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若然

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厯譜三辰之合

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

辰謂日月北斗三光之星當是五星以其光耀次於日
月也三辰之星當是北斗以辰訓爲時

北斗可以正時並於日月也大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

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

其畫北斗空矣禮說五
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有
七星之旗七星卽北斗也大常天子所

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

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

常爲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鄭箋戎車之常
服韋弁服也鄭

君謂宣王不親征故以常服爲韋弁服其說自優
於毛然卽毛說亦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王親

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

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招搖天鋒又

各主兵則載之正空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

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

者卽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

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

有在下者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

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蓋畫如六月初昏也九星並

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其餘亦以招搖主兵

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記龍旗九旂以象

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

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測北斗郊

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

月周行十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

左氏謂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

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

矣

學制考

大學小學之制說者不一皆未有確論也鄭孔謂殷制

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又謂諸

侯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鄭又

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爲國學其立鄉學亦如虞庠爲三

又謂周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

氏之庠爲鄉學陳祥道謂周天子立四學辟雍卽成均

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皆大學虞庠在國之西郊爲

小學是周大學有三小學止一也陸佃謂東膠虞庠郊學也皆小學也又謂小學在王宮南其大學在郊非東膠虞庠是周小學有三其大學則一也又鄭謂周大學曰東膠在王宮左辟雍在西郊劉向謂辟雍與宗廟明堂列王宮左右張子謂小學在王宮之左右大學亦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所謂大學在郊者即郊學對小學而言大耳或謂郊學有四分居四郊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焉是謂天子小學在郊并王宮南之小學凡五學大學在國中亦備五學之制是小學大學皆五也鶚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

禮說五

四

侯曰頓宮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名未嘗言與諸侯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矣下文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四郊今本作西郊非也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祭義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周四郊之學也孔疏引皇氏云四郊此二庠二序二學東膠虞庠皆虞庠面為四之謂明矣大學也虞庠特別之曰四郊明其與上文大學在郊不同處也鄭誤以二郊為一又誤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故注云虞殷大學在四郊小學在國中

王宮之東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四郊而注上文小學大學亦以為殷制也孔疏以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知右學小而左學大也若周則大學大戴禮云古者在國小學在郊亦具下文故知非周也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小學在王宮之南故曰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尙書大傳云使公卿大夫子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餘子年十五入小學年十八入大學鄭注王制但引餘子二句案曲禮云十年曰幼學是小學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大學也然則入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通貴賤之制也蒙養之功全在幼時至十三是小學大學以則遲矣十五則尤遲矣大傳之言殊謬是小學大學以年而分王子八年甚幼豈可入西郊之小學乎小學必

禮說五

五

在宮南之左天子諸侯所同亦四代所同也經典單言學者必是國學之大學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是鄉學不稱學而國學專稱學也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耆老皆朝於庠下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亦可見國學專稱學也家塾即小學稱為塾而不稱為學王子所入之小學大戴禮謂之外舍是小學不稱學而大學專稱學也其曰鄉學小學者乃通稱非正稱也鄉學雖有學之名而不得單稱學此所以為別也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鄭注云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

制明矣案王制所言皆周制鄭以爲殷制殊爲曲說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知著於國是國中小學則著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上文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又云明堂外水爲辟雍韓詩說天子立明堂于辟雍之中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是大學與明堂同處明堂在南郊三里詳明故曰大學在郊也國以向南爲正故惟南郊可專稱郊祭地必言北郊而祭天直言郊郊特牲云於此其一證故大學在郊不必言南也明堂自古有之必當在國之陽以象大微在紫微之南詳明則四代大學皆必在南郊矣

禮說五

諸侯雖無明堂大學亦當在南郊以向南爲正也明堂在丙巳之地大學在其中則當國南之左與小學在王宮南之左正相合也天子大學凡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於此其人最眾故立五學以居之又學必習射天子虎侯九十步則其地必寬廣此大學所以任郊也樂記言武王櫜軍而郊射射必在明堂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日則其地必遠可知不在王宮之左矣下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東序卽東膠所謂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也天子視學在辟雍之中而養老則在東序東序亦大學也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會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耕藉朝覲皆在南郊明堂則會三老五更亦在明堂中可知此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鄭注文王世子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注祭義謂西學而郊之學周之說者泥國學之名遂謂大學必在國中不知國之稱不一有以境界言者如曲禮入國而問俗大夫士去國是也有以城內言者如周官考工記國中九經九緯曲禮入國不馳是也有以郊內言者如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爲阱于國中是也郊有關闕有門如城門然故城內謂國中郊內亦大學在近郊三里居郭門之內去國城甚近其外乃爲六鄉可不謂之國學以別於鄉乎且國學之稱亦不專以地言也一鄉之士所入謂之鄉學一國之士所入謂之國學則不必正居國中而亦可謂國學矣古者天子立五學以法五行猶朝廷有五官詳五明堂有五室也諸侯殺於天子立三學以法三才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子子小寢五諸侯小寢三天子五官諸侯三卿皆是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子東序是諸侯有東序矣有東

禮說五

序則必有而序併其中領宮爲三陳氏謂天子大學止有辟雍東序瞽宗三者是與諸侯無別矣文王世子謂學干戈羽籥皆于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上庠當與東序瞽宗同在一處不得在四郊而別爲小學且上庠虞庠其名亦自不同庠在北故稱上庠凡位以北爲上南爲下也若在四郊何以稱上庠乎如謂周無上庠而但有虞庠在四郊則所謂書在上庠者何所指邪董子謂五帝之大學曰成均而三王之大學曰辟雍則辟雍非成均矣五學以辟雍居中爲最尊成均在南亦尊承師問道必在辟雍見大戴禮辟雍之尊可知大司樂總五學之教而教

禮說五

樂德樂語樂舞必於成均教之以樂則陶鑄氣質各得其平而德無不成故其學名爲成成均之尊亦可知故統五學可名爲辟雍亦統五學可名爲成均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此成均乃五學之通稱也大司樂樂官之長卽教官之長所教必不止一南學五學通稱明堂爲正南一堂而五室可統稱爲明堂亦猶是也然別而言之則成均自是南學之名不可泥大司樂之文遂謂成均卽辟雍也項安世謂周於近郊竝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面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言其地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此說勝於陳氏而亦有誤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

序也瞽宗殷學也領宮周學也又祭義云天子設四學項氏蓋據此文不知魯雖僭立四代之學實與天子不同魯無明堂而爲領宮領之爲言半也故缺南面一學天子大學在明堂中明堂外水園如璧有四門則四面皆宜有學不應獨缺南面也五學見於大戴禮賈子新書灼然可據並詳明堂考祭義謂天子設四學蓋舉四面之學而略正中大學猶魯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也詳天子廟下云當入學而大子齒其意可見矣辟雍爲承師問道之所非學士所居士所居者四面之學也大子與學士齒必在四學之中故祭義但言四學非謂天子止四

禮說五

九

學也易大初篇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亦以天子自居辟雍之中而隨時入乎四學耳鄭注祭義以四學爲四郊之學亦非也上庠東序此庠序與鄉學名同而實異虞國學有曰庠而周鄉學曰庠夏國學有曰序而商鄉學曰序然曰上庠曰東序鄉學竝無此名項氏改瞽宗爲商校似欲合鄉學國學爲一名殊不思校爲夏之鄉學非商學也其說頗謬陸佃謂天子五學於一處竝建辟雍居中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鄭說其說視諸家爲優但不言在明堂之中猶爲缺略蔡邕盧植穎子容高誘皆謂

辟雍明堂同在一處與大戴禮韓詩說合蓋明堂東門之外有東序西門之外有瞽宗南門之外有成均北門之外有上庠中有辟雍在明堂之左逸禮有王居明堂禮意王者四時必居明堂數日月令每月居之其居明特於此告朔耳堂時必當徧觀諸學故易大初篇有旦莫晝夜入四學之說若非居明堂安得莫夜入之乎或者不知王居明堂之禮因謂大學在國中其亦未之思耳五學之制不始於周有虞氏有上庠下庠上庠在北下庠在南東西不可言上下故知在南北南北有學則東西亦必有學可知夏后氏有東序西序殷人有右學左學東西有學則南北亦有學可知其中大學虞曰成均夏殷曰辟雍蓋皆在明堂之中故皆有五學也但虞四學或皆謂之庠夏四學或皆謂之序殷四學或皆謂之學而加上下左右以別之周則兼用異代之名所以爲異耳又周人養庶老不於瞽宗而於四郊謂之虞庠庠取養老爲義其名創於虞故名虞庠以別於辟雍之上庠也此卽鄉學之庠六鄉在四郊內四郊皆有庠爲鄉學之士所居而庶老亦於此養焉非鄉庠之外又有郊學名虞庠也或以虞庠別爲郊學爲秀士貢士所居其說無據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

士夫曰升之司徒則未有學以居之可知鄭注云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孔疏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據此則鄉學卽升之大學並未由鄉學而升之郊學由郊學而升之大學者也諸侯貢士亦在大學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宮卽辟雍也詳明堂考尙書大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則所舉不多大學足以容之矣何必又設四郊之學乎且學必有師鄉遂之學以鄉大夫州長等爲師大學以大司樂樂師等爲師四郊之學以何人爲師乎若謂大司徒爲師四學各居一方以一人而兼教之必不及矣況司徒掌天下之教典以及九州土地之宜人民之數其任最大豈得爲學士之師乎然則鄉學國學之外別無郊學明矣天子諸侯小學皆在宮南大門內之左中門以內路門之外則有宗廟不得爲學也詳廟在中門內說師氏掌小學之教保氏副之由大門內入學必由闔門故保氏使其屬守王闔正以大門之內凡民皆可至故守之勿使人盡入學也師氏又以嫩詔王故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以治朝在虎門外也虎門卽路門或據此文遂謂天子小學在

虎門之左居王宮正東諸侯不於正東者避天子也不知經文但言師氏居虎門之左未嘗謂小學在虎門左也小學為王子所居而師氏保氏言教國子者卿大夫士之子固各在其家塾卿大夫士家塾亦當在大門內之左而其適子之俊秀者亦得入王宮小學所謂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者也師氏保氏為大子之師保故其位為大夫大師大保為天子之師保故其位為三公大子事師於小學天子事師於大學尊卑判然鄭注以師氏保氏即大師大保誤矣至於鄉遂之學以閭里之塾為小學二十五家為里共一巷巷首有閭閭所謂家有塾也尚書大傳云大夫士致仕還

禮說五

十三

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又云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鄭注上老庶老也據此是一里之中小學有二也黨有庠州有序鄉有校左傳云鄉人皆鄉學中之大學也通而言之皆遊於鄉校曰庠王制云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此鄉校稱庠也鄉飲酒禮州長黨正皆行之而記言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此州序亦稱庠也孟子所謂周曰庠也周之鄉學本皆曰庠而欲備三代之名故鄉又名校而州又名序夏尊於殷殷尊於周故鄉取夏而州取殷黨則從當代之名也周之國學本皆曰學而欲備歷代之

名故有東序瞽宗等號四面以南向為尊故取五帝之學名次北為虞次東為夏次西為殷而以當代之學居中為主其義亦猶是也

朝位考

天子朝位見於周官司士射人朝士諸職諸侯之朝位不見於經曲禮疏據燕禮及大射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謂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江慎修從其說而為之圖因謂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為尊學者信之鶚竊以為非也朝位之最尊者北面其次東面其次西面曲禮疏云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蓋君

禮說五

十三

南面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為最尊東面向陽故亦尊古者賓必東面同牢禮夫亦東面皆所以尊之也祿禘大祖東向其義亦然西面向陰則不尊矣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以大夫為賓故卿轉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為賓故尊之使與君相對也燕禮云公與卿卿而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卿北面進卿注云爾近也移也指而移之近之也大夫少前卿西面而士東面者以君在阼階東南南鄉卿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君不揖之故遠立於西方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若然則卿本最尊而反屈於大夫并屈於士大夫非重臣而得與君對有是理乎諸侯三朝之制皆與天子同而朝位何獨大異也竊

謂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上公之國大夫東面

士西面蓋諸侯之孤卿猶天子之三公大夫猶天子之

孤士猶天子之卿大夫故其面位同司士掌王治朝其位王南鄉三公北

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外朝無諸侯其位當不異於治朝

天子外朝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賓

道白虎通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故東

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天子治朝之

位羣士分列東面而遠處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何

以知之司士云士旁三揖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

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

禮說五

此云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士所以分列兩旁者以東方

既有卿大夫若以羣士畢列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

而西方無人殊為不稱況王朝之大夫士最眾聚於一

方亦恐不能容矣左氏春秋傳云三揖在下知其遠在

孤卿大夫之下也東面者雖尊位而遠處於孤之下近

於應門亦可以見其賤矣鄭君司士注云羣士位東面

王西南鄉而揖之此亦據燕禮而云然不知東面為尊

位士何得尊於卿大夫而與孤同且如此則左右不稱

而偏在一方又何得謂士旁三揖乎孤東面卿大夫西

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左其誤

明矣射人朝位與司士同鄭注云燕禮曰卿大夫皆入

則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射人亦掌治朝司士為主

禮同是知鄭據燕禮而誤也射人亦掌治朝射人則輔

之其位與司士同不言士者以其賤故略之鄭注云此

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經文明言掌國之三公孤

卿大夫之位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云以射

法治射儀乃言射事耳此經所言射當是大射非賓射

也而云士以三耦射射侯射位明有士矣大射禮千五

射侯其為大射甚明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

侯是經文又明言大射矣大射用獸侯射是獸名又可

見是大射矣先鄭以三侯為虎熊豹主大射說是經又

也若賓射則當用采侯矣後鄭以為賓射非是經又

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此謂治朝也朝位以北面為尊

諸侯與三公同北面所以尊之賈疏謂諸侯南面之尊

故屈之從三公位非也所以異於外朝者外朝非常朝

詢國危國遷立君見小司寇職此等大事必廣集諸侯公侯

伯子男與羣吏皆至其人眾矣而三公之後有州長百

姓其人尤眾小司寇云致萬民而詢下云百姓即萬民

為詢萬民而設故百姓北面正與王對可見王者重民

之意也州長為鄉遂之官與民最親率其民而至故與

民同面位然則萬民若諸侯亦北面不能容矣北面

面之人皆眾而東面止有三孤又不稱矣故諸侯東面

不北面也治朝每日常朝多無諸侯其朝位如司士所

說若有諸侯來朝與王臣同行朝禮則與三公皆北面

如射人所說也此諸侯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若外朝之公侯伯子男畢至又三公之後無州長百姓故諸侯得與三公北面也若諸侯亦東面則西面之孤卿大夫最多而東面或止一人則不稱矣況此諸侯在朝是入為王臣者與外朝之為賓者不同若列於西方亦非所宜也可知射人所言諸侯之位正治朝之位也鄭注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是不以為正朝之位抑又誤矣諸侯而略士二文詳略互見小司寇與朝士同掌外朝所言朝位皆同朝士輔之小司寇但言羣臣而不言孤卿大夫言羣吏而不言公侯伯

禮說五

子男其文略耳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羣吏本百官之稱大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下見百官也小宰以官治之六敘正羣吏又以官治之六計羣吏之治宰夫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皆以百官為而任諸侯之後蓋諸侯之臣從其君而朝王也鄭注以羣吏為府史不知府史是庶人在官者諸經皆謂之庶人宗伯庶人執鷩士相見禮庶人見于君夏書庶人走孟子庶人以旃皆謂府史胥徒也其職最賤不得謂之羣吏小司寇司刺別羣吏於羣臣似在朝之臣羣吏則鄉遂都鄙之官也總之古者官即吏自秦漢以後始謂庶人在官者為吏而吏與官異矣且府史是王朝百官之府史何以屬於諸侯而立於其後乎則羣吏非府史明矣朝士以羣士與羣吏對小司

寇以羣臣與羣吏對是羣臣即羣士也羣臣本百官之通稱然與公卿大夫對言之則羣臣專為士也中庸以羣臣與大臣對言而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下又云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是羣臣為士明矣羣臣為百官之稱而又鄭注以稱士猶羣吏為百官之稱又以稱卿遂小吏也鄭注以羣臣為卿大夫又云其孤不見抑又誤矣孤卿皆大卿為羣臣則孤亦可至於諸侯朝覲其位則與常朝異謂羣臣何謂不見乎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朝無王臣但以五等諸侯分為東面西面諸公尊故東面諸侯卑故西面若有伯子男財公侯東面伯子男西面若無諸公則侯伯東面子男西面或無子男則諸侯東面諸伯西面皆

禮說五

可推而知矣會同為大朝觀其朝位又異詳於禮記明堂位篇然其所言朝位於禮不合諸侯昨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西面尊於東面考之諸經皆無此禮子男在門東面似乎太遠於王而得與三公同北面則又太尊矣竊謂明堂朝位諸公中階前北面侯伯西階西面子男昨階東面西面斯尊卑各得其序也夷蠻門東面戎狄門西東面以其疏遠且賤故位於門而在門以內得以見王自合朝位之法若在西門之外去明堂遠甚豈有若此之朝位乎在朝惟天子南面乃云五狄南面東上是疑於君矣亦朝位所無

者也九采之國孔疏以爲九州之牧夫周禮八命作牧爲一州諸侯之長其尊近於上公則與諸公同位於中階前北面東上而少後於公可也乃遠處應門之外雖曰北面亦不見其尊矣大抵此篇多荒謬之說不足據也逸周書王會圖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周也堂下之左股公夏公立焉皆南面其謬妄與此同官司儀云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又云王南鄉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蓋諸侯皆北面也此言會同之禮爲壇以盟其位如此觀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淡四尺壇三成每成淡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又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卽司儀會同之禮也其位當與司儀同與明堂朝位迥異鄭注乃引明堂位解之殊不知此會同在壇上非在明堂中也混而一之抑又誤矣若夫內朝之位又與外朝治朝不同其法不詳於周官惟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又云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是內朝竝無異姓鄭注大僕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曰宗人則皆同姓矣但云東面北上其文未明凡朝位必左右竝列爾雅釋宮云兩階閒謂之

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朝有堂階也又庭者堂下之地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聘禮云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擯者進中庭又云宰夫受幣于中庭又云大夫降中庭此謂廟堂下之庭也燕禮云賓入及庭又云司正洗角觶奠于中庭此謂路寢堂下之庭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从土然則路門以外不得謂之庭矣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之門外庭非也江慎修云治朝外朝皆平地爲庭庭戴東原云古字庭本作廷又云外門至中門百步之庭曰外朝中門至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皆沿鄭說之誤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朝也下云門屏之間謂之中方指治朝則上二句指內朝明矣但庭既在堂下而釋宮又云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是庭不在堂下而在門外與諸經不合蓋此庭字本作廷誤爲庭也若羣臣皆列西方而東面則有右無左不成朝儀矣夫內朝既皆同姓則當敘昭穆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廟必敘昭穆則內朝亦必敘昭穆可知羣昭列於西階下東面羣穆列於阼階下西面東面向陽故爲昭西面向陰故爲穆禘祫之主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其義亦猶是也然則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面而

北上省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

士也或疑內朝亦有異姓故公族東面北上然同姓若與異姓同朝當在阼階下西面如宗廟之中同姓皆列阼階下西面異姓皆列階下東面此不鄭君於應同姓東面也然則東面當作東面而明矣

此無注孔疏乃云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非也內

朝不序爵即有三公諸侯亦分列左右故無北面之位

諸侯得與天子同也鄭注射人引燕禮卿大夫士面位

謂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賈疏謂天子諸侯朝燕

射三者位同江慎修從其說抑又誤矣江氏又謂君視

為與宗人圖嘉事一為與羣臣燕飲一為羣臣夕見有謀議臣有所進言聘禮君命使亦在此一為羣臣夕見有謀議

惟圖宗人之事則視之其餘三者皆非朝禮聘禮命使當在治朝下文夕幣言布幕于寢門外則命使亦在治

朝明曲禮云君子下卿位此位當在治朝三朝以治朝

為正每日朝於此其位有常治朝必序爵卿大夫士有

等可知卿位必在此矣君子指諸侯諸侯之臣卿為最

尊不可不敬故但下卿位卿位在中廷北面君出入必

由中道則過卿位矣鄭注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

位也不知內朝皆公族無所謂卿位燕禮所言並非朝

儀而謂下卿位在內朝抑又誤矣君登車當在中門之外中門內有卿位兩旁又有宗廟社稷不可棄車故曲禮又言國君下宗廟也雖天子亦宜然鄭注樂師謂天子登車于路寢庭非

也朝位為大典攸關而一向舛錯未有能正之者故詳

考而明辨之如此

諸侯外朝在庫門外辨

周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鄭注云天子五門外朝在

庫門之外是在皋門之內也先鄭注謂外朝然天子實

亦三門天子曰皋應路諸侯曰庫雉路本戴東天子外

朝在皋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聘禮疏謂

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此說非也案朝必有門門與朝相

對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鄭注云朝門大雅云迺

立應門毛傳云王之正門曰應門鄭注考工記應門亦

以朝門言之惟門與朝對故正朝之門謂之正門又謂

之應門者以門與朝相應且明王者之治必應乎天人

也內朝之門謂之路門以與路寢相對也故亦曰寢門

禮弓自寢門外朝之門謂之皋門皋與郊聲相近宮之

有皋門猶國之有郊門路門猶城門應門猶郭門皋門

傳訓皋門為郭門則猶郊門矣大雅皋門有仇毛

皋郭聲亦相轉也可見其與外朝相應矣且皋之為言

告也說文皋从白从夊引周禮外朝詢萬民所以告之

故外朝門謂之皋門其義尤明諸侯正門謂之雉門以

雉門與治朝相應雉治聲同也又八卦離為雉人君向

明而治象取諸離也見易繫外朝門謂之庫門庫藏兵

革以備非常外朝詢國危國還亦為非常之事其義正

相應矣夫然外朝在庫門內斷斷然矣若在庫門外則

朝不必有門何以解於正門爲應門之說乎內朝治朝皆有門而外朝何獨無門乎又朝必有廷所謂朝廷也廷必有門以限之天子廷皆百步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本鄭注蓋據司馬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也內朝謂之庭治朝外朝

皆謂之廷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

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本戴說諸侯三朝與天子同亦宜有廷若外朝在庫門外是

諸侯外朝獨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

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不可褻慢故必在門內設閽人

以守之周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是外門亦有守也又

云褻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

宮自皋門以內卽是王宮曰不入宮則外門有守明矣

但中門之禁較嚴故特言中門非謂外門無禁也中門惟臣

得入凡民皆不得入矣非特褻服凶器等不得入也抑或以三門皆在王宮正中

外門亦得謂之中門也此江慎修說諸侯亦有閽人守門曲

禮云龜策几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

厭冠不入公門書方義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玉藻云

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公門包外門而言則諸

侯外門亦必有守矣乃置朝廷於門外而無守禦任民

馳逐踐踏褻慢不已甚乎且路門外有朝則雉門外亦

宜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

兩觀月吉懸書萬民得以觀象法者在此而外朝爲詢

萬民而設宜亦在此矣乃設於庫門外又何意也皆不

可解矣聘禮云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

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賈疏知拜謝在大門

外者以其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大門外

若然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不知篇中朝字屢見多

是治朝上文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賈疏云官陳幣

使者北面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使者受書

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幣爲重物宜在中門之內又

陳幣載幣其文相承則此朝字指治朝明矣下文陳幣

于朝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坐纓北面反命此朝

字亦明是治朝則其餘皆可矣如云使者載旌帥以

受命于朝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公館賓還賓從請

命于朝周官司儀所謂客從拜辱於朝也皆治朝也然則賓拜于朝賓

拜禮于朝賓介皆明日拜于朝賓三拜棄禽于朝亦皆

治朝矣惟賓入至于朝及賓皮弁聘至于朝二朝字爲

朝通稱在大門外大門外之地皆可謂之朝以在朝之

車不必入廟中然第曰至焉而已未嘗於此行禮也行

禮必在正朝若拜賜于外門外不敬大矣曾謂聖人制

禮而有是乎賓拜于朝不言入門者文省耳上文賓受命于朝言君使卿進使者使入及眾介隨入此於朝而著其入門則其餘行禮於朝不必言入而無不入可知也如夕幣時言君出門左南鄉而其下受命時但言君南鄉不言出門左亦省文也豈可泥君無出門之文而謂賓受命於內朝乎則賓拜于朝亦不可泥無入門之文而謂拜于大門外矣鄭注謂拜謝于大門外其說固非然亦謂朝門之外可通稱為朝如上文賓至于朝之例耳未嘗謂諸侯外朝之位在庫門外也賈疏乃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其誤尤甚賈氏朝士疏引左傳開於兩社為公室輔謂兩

禮說五
社在中門外大門內為外朝其說兩社所在固非而謂外朝在中門外大門內則確矣乃聘禮疏又謂外朝在大門外江慎修鄉黨圖考從賈說又引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及晉語絳之富商韋藩木機而過于朝以為證不知貨賄人民六畜委于朝者正以外朝在大門內可無敬失可待來者識之也鄭注委于來識若在大門外能保其無敬失乎至晉語所謂韋藩木機而過于朝則朝門外通稱為朝之例耳未可據此而以為外朝之位也經典朝字最多所指皆不同有指治朝言者如檜風狐裘以朝觀禮載龍旂弧韜乃朝周官射人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曲禮爵祿有列于朝王制

八十杖于朝七十不俟朝月令賞軍帥武人於朝曾子問冕而出視朝朝服而出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此對內朝言故稱外朝非最外外朝也禮運三公在朝禮器諸侯視朝玉藻皮弁以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此對外內內朝也明堂位振木鐸于朝仲尼燕居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內朝序齒不序爵故知此朝廷是治朝凡言朝廷者多是治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叔孫武叔語大夫于朝孟子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朝將視朝左傳穆嬴日抱大子以嗾于朝文七魏壽餘屨士會之足于朝文十晉靈公殺宰夫寘諸番使婦人載以過朝宣二年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

禮說五
于朝成十年晉悼公即位于朝成十年子蕩以弓楛華弱于朝襄六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注私小便王遂殺子南襄二年吏走問諸朝襄三年朝有箴定昭十年日有食之諸侯伐鼓于朝昭七年陳成子驟顧諸朝哀四年晉語有秦客廋辭于朝考百事于朝大戴禮君發之于朝之類是也有指內朝言者如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宣九年檀弓朝不坐表記朝極辨不繼之以倦之類是也曰極曰倦則在朝之久立不久即罷議政事則在內朝或自朝有指外朝言者如左傳晉陰飴甥言朝國人僖五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

晉定入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哀元之類是

也有統指三朝而言之者如考工記前朝後市市朝一

夫曲禮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玉藻朝廷濟濟翔翔

少儀朝廷曰退論語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治朝亦

君未出視朝時諸臣得相與言孔孟子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之類是也有指三朝之後其地通稱為朝者如

左傳賊政執政于西宮之朝西宮是君小寢在路是也

有指三朝之前其地通稱為朝者如論語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韋昭注从

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案原野也市也朝也所謂五

刑三次也論語肆諸市朝本但當言市而連言朝孟子

君捷之于市朝亦然或謂朝非陳尸之所而引史記索

隱謂市之行列如朝位以解論語則魯語以原野市朝

為三次不左傳晉殺三卻皆尸諸朝成十之類陳尸于

朝當在大門外也大門之外有空地面可為賓客次

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鄭注次在大門外之西以惟

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觀禮諸侯前朝

皆受舍于朝同姓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注謂次

門之外不知經文明言受舍于朝若在廟門外則不可

言朝矣且天子受觀當在大祖后稷廟不當在文王廟

也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大門內兩旁亦可謂

室九卿朝焉如今所謂朝房也其室當在大門之內

前當有經緯大路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晉語所謂絳之富商韋藩

木楨以過于朝是也江慎修引此語謂外朝凡民可以

韋昭注韋藩韋蔽前後木楨木掩也則非車矣庶人雖

富不得乘車故以木為楨以韋藩之載貨物而行於途

故曰唯其功庸少也朝門之外不得乘車往此皆三朝

來過之必下曲禮所謂大夫士下公門也

之前其地通稱為朝者也讀者當詳其文義分別而觀

之苟混而為一失其實矣賈氏誤以治朝為外朝江氏

又誤以朝門前之地為外朝皆於諸經朝字未曾細別

之故也近戴東原考工記圖謂諸侯外朝在庫門內足

正江氏之誤而鄉黨圖考根據注疏盛行於世儒者莫

知其非故述戴說而詳辨之

鞠躬解

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朱注以鞠躬為曲身非也鞠之

字義未有訓為曲者且以上下文例之色勃如也足躐

如也勃字躐字皆在下如鞠躬是曲身則當云躬鞠如

也今鞠字在上與色勃足躐不合矣又下文執圭鞠躬

如也此執國君之器法當平衡手與心平曲禮執天子

國君則平衡鄭注則其身必直若曲身則手必下於心

安得平衡乎執圭之鞠躬非曲身凡言鞠躬者皆非曲

身可知矣古人之行未有曲身者玉藻云凡行容惕惕

鄭注惕惕疾直貌也又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鄭

注疾趨謂直行也移之言靡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孔

疏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又云端行頤雷如矢
鄭注此疾趨也端直也孔疏謂直身而行也如矢者身
趨前進不邪如箭也頤雷者頭稍向前如屋雷之垂
曰如矢孔疏謂直身而行得之矣又謂身仍直故曰端行
直俯臨前顧不自相矛盾乎又上文圈豚行不舉足齊
而舉足其齊不平不舉足則齊必平如水之流無不平
也孔疏乃謂足不舉身又俯折則裝下委地如然則
水流狀也此不得其解而妄為之說不足據也

禮說五

末

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又玉藻云立容
辨卑無調鄭注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此可見立
容有曲身者立而磬折僂僂惟侍于至尊則然若常時
也然曰磬折曰僂僂不謂之鞠躬也而謂曲身而行類
於病僂者之狀則經傳絕未之有也鞠躬躬字當讀為
窮鄭本作窮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鄭注
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記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
恐失之釋文云鞠躬本一作鞠躬阮芸臺師儀禮校勘
記作鞠躬謂鞠躬雙聲字猶踧踖也此誠卓見鞠躬二
字義同鞠當作窮說文窮窮也
窮從窮窮與窮同說文
窮窮治罪人也今鞠因

作窮窮極也詩齊風曷又鞠止又云曷又極止是鞠亦訓

極也鞠亦作鞠說文無鞠字又通作鞠說文鞠踞鞠也

窮窮字假爾雅釋言云鞠窮也釋詁云鞠盈也鞠有虛

義窮極之人其家必空虛夏小正鞠則而釋為盈反訓

也爾雅以徂為存以鞠為虛星其義同也而釋為盈反訓

惕之至斂束其身不敢少舒如窮極之人是謂鞠窮踧

踖者敬之至而足若不寧也鞠窮者敬之至而身不敢

舒也其義一也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

士蹇蹇庶人僬僬鄭注云皆行容止之貌也凡行容尊

者體盤卑者體蹇鄭此注引聘禮云眾介北面踧踖彼

踧踖行而張拱也皆未嘗言其體蹇而此注謂卑者體

蹇蓋移穆威儀多皇皇自莊盛而以濟濟是大夫士之

行容本當稍蹇也玉藻云朝廷濟濟翔翔謂行而

張拱即論語翼如見君而出有此儀容是未近至尊時

其容未極蹇也至于升堂見君逼近至尊則其容極蹇

論語云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蹇之至矣

執圭而鞠躬致君之命與見君同也入公門而鞠躬始

見君之門亦與見君同也玉藻云君子之容舒遲見所

尊者齊趨鄭注趨猶蹇蹇也士相見禮云始見于君執

事至下容彌蹇又云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蹇以為儀皆

鞠窮之義也踧踖與鞠窮義同而鞠窮更淡於踧踖上云過位色勃如也足蹻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下云復其位踧踖如也復位卽所過之君位孔注云來時所過位是也說者或以爲內朝廷中之位其說皆非則踧踖卽色勃足蹻等之類矣升堂鞠窮其敬至屏氣似不息以視色勃足蹻言似不足更有加矣故執圭之鞠窮申之曰勃如戰色其甚於色勃可知也曰足蹻蹻如有循其甚於足蹻可知也蓋聖人之敬隨地爲淺淡執圭致命重於君召使擯故使擯則踧踖而執圭則鞠窮升堂見君嚴於過君虛位故過位則踧踖升堂則鞠窮朝而君在此時夫子與諸臣並列廷中與升堂特見者不同故但踧踖而不鞠窮則鞠窮淡於踧踖明矣入公門去君最遠反言鞠窮以前此皆舒和至入門而一變其敬頓生故亦鞠窮也然此鞠窮特爲如不容言之視升堂執圭之鞠窮其敬當有閒故升堂鞠窮之下申以屏氣似不息執圭鞠窮之下申以勃如戰色足蹻蹻如有循而入門鞠窮下不復申言其敬之容也乃朱注於踧踖解爲恭敬不寧而鞠窮但以曲身言之是鞠窮反輕於踧踖不亦傾乎孔注解鞠躬爲斂身是釋鞠窮之意非以斂釋鞠以躬釋身也朱子以爲孔氏訓躬爲身而訓鞠爲斂其義未當故以曲字易之而不知其與經不合且失孔注之意也此朱子之誤也又案聘禮記賓入門皇與下執圭入門鞠窮焉二說不同鄭注上引

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下云記異說也似以上說爲正然執圭入門自當鞠窮安得皇乎下文云私覲愉愉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鄭注復記執玉私覲之禮與上言正聘不同是皇爲私覲出廟門外之容執圭致命豈宜如此此記明與論語不合鄭君不能指其失乃引孔子執圭一節解之其亦誤矣

求古錄禮說卷六

臨海誠齋金 鶚

釋貫

貫古通貫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貫瀆鬼神說文貫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貫瀆鬼神是貫與貫通也說文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母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貫之貫常从手左傳作貫爾雅釋詁貫習也亦作貫皆省文俗用也左氏經傳皆古文許君學古文所引春秋傳貫瀆鬼神真古文也今本作貫後人所改說文又有還字云習也是貫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還同貫从手習於手也還从辵習於反也慣从心習於心也要以从貫又通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也玩詩意當以魯詩貫古文假借也故徐邈音宦說者解為習貫失之矣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五子胥傳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身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即呂氏春秋所謂中關而止之關也孟子關弓作彎貫關彎聲皆相近故三字並通貫又通母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母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母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正鵠考

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賓射其說始於鄭康成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鄭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釋文云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賓射則朱子章句用鄭說後儒遂皆從之鵠竊以為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賓射也射義云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也鄭君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此說非也但言射則賓射鄉射亦在其中矣禮說六正之為言正也鵠之為言直也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故侯中之的名之為正鵠以示中者之必在於正直也鄭注射義云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鵠與桔聲同爾雅釋詁云桔直也桔轉聲為較故釋詁較亦訓直較與覺聲同續衣引詩云有桔德也鄭注天官司裘云鵠之言較較者直也所以直己志又大射儀注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其注射義則云鵠之言桔也桔直也然則鵠本當作桔或作較其作鵠者古字假借耳鄭司農司裘注云鵠鵠毛也賈疏駁之云案

而賓筵篇言發彼有灼灼即正也外體之直不如內志之正射貴中正所以示人修身以正心爲要此先王制作之精義也鄭注考工記采侯云正之外方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注射人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玄與黑不同此玄字當爲黑居處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中二尺朱色其外四色合爲四尺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專屬采侯而鄭專屬采侯是爲異耳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莊鵠中言鵠則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井不言鵠蒙上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爲正與棲皮之鵠異今案采侯之中專名爲正絕不見於經鄭爲此說者由誤解射人而然射人云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豝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此經有豝侯而大射儀有豝五十其爲大射甚明鄭注云士以豝皮飾侯大夫以豝上飾侯以雲氣是曲說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

禮說六

五

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此云三侯二侯一侯與彼正合卿大夫士同一侯而士必著豝侯之名蓋司裘未言士其豝侯恐其混同於卿大夫之麋侯故特著之麋侯已見於司裘故但言一侯此詳略互見之法也司農引司裘以解此文其說自確又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若是發語辭非轉語辭曰王大射此經文自下注腳矣鄭泥看若字爲轉語因此節爲賓射考工記注引射人之文又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殊不思若王大射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賓射之文今但云射法射儀安見必爲賓射乎且賓射惟天子諸侯得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又賓射張采侯安有豝侯乎鄭必指爲賓射誤矣至以五正爲五采之侯三正爲三采二正爲二采是謂侯中之正也夫正在侯中一而已矣安得有二又安得有三有五以采爲正說其牽強況如其說則五正當次於三侯之下方爲以類相從乃于樂節之下忽又言侯中之正錯雜乖隔徧考諸經無此文法其誤甚矣敖繼公云卿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閒拾發以將棄矢此云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此解正爲樂節中正射之則其說視鄭注

禮說六

六

爲長但王五節諸侯三節安得拾發以將棄矢果如其說是射必不與鼓節相應也且卿大夫士三節先以聽諸侯四節先以聽而王乃亦四節先以聽是尊者之先以聽不多於卑者非所以優之也鄉射禮云不鼓不釋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棄矢則同其餘皆以聽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棄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知審故

禮說六

七

也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節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爲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敖氏不知經誤故其說不可通鄭解鄉射樂節最得而不知以此解射人乃指爲采侯之正殊可惜也學者須知賓射設正實無經典可據斯正鵠之制可知矣

宗廟會同解

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鄭注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眾頌曰同朱子從之鶚竊以爲非也古者

諸侯冕服以祭卿大夫助祭皆冕士亦爵弁王藻云諸侯皆玄冕而祭于己此說非是詳諸侯祭服考又據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鄭注云弁而祭于公則爵弁也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耳案此說亦非大夫弁而祭于己者冠弁也鄭注云未端貌也士弁而祭于公則爵弁也戴東原曾辨之章甫者章甫卽周之委貌弁而非冠鄭君以委貌爲玄之詳大夫以上之朝服也玄朝服公面華言願爲小相特是謙辭其實是爲上相上相贊君之祭豈得不服冕而服章甫乎其不合一也諸侯祭祀凡在廟者無非相禮之人未有專設一官而謂之相亦未有上相小相之別周禮左傳所稱相者皆會同之相非祭祀之相也今

禮說六

八

以宗廟之事爲祭祀何解於小相之稱乎其不合二也夫子詔四子言志欲觀所以用世故子路冉有皆按時事以立言公西華何獨不然時會殷同之禮鄭注眾頌曰同也此惟盛世有之逸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帟陰羽孔晁注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禮記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卽在此時詳會後同考宣王亦有之車攻詩序云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焉復者對成王而言也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煌煌大典非易有也春秋時此禮久已不行公西華所言會同豈必指此乎其不合三也下文云宗廟會同非

諸侯而何明會同是諸侯之事公而華欲為諸侯之相也若謂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禮者為天子之臣周官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然相王亦即相侯氏觀禮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此擯者即大宗伯也篇末言會同之禮有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族而立四傳擯此擯亦天子之擯也周官司儀言會同之禮有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所謂四傳擯也可知相諸侯者即天子之相未聞有諸侯之相也諸侯雖各有介然不過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而已見觀禮篇末宮謂壇壝宮其在四時常朝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見周官大行人職亦不過立於門外傳命而已非贊禮之相也鄭注司儀云入贊禮曰相蓋天子與諸侯尊卑不同故惟天子有相而諸侯不敢有相也公而華既願為相豈但為隨行之介哉或謂公而華欲自為諸侯以相天子之會同無論古無諸侯詔相天子之禮公而氏亦必不如此僭妄也時文有謂公而華自為諸侯相天子之宗廟會同者艾南英極稱其確闕百詩詳辨之當矣宗廟亦言祭祀則非果然夫子當不特咄之且必所責之矣何反許之乎其不合四也且諸侯

禮說六

九

會同於天子即使有相亦必冕服觀禮云侯氏裨冕侯伯子男天子衮冕周書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纁纁謂之裨冕天子衮冕周書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纁纁與無繫露又云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纁有繫露然則諸侯之介亦必冕服可知周官司服云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注云自公之衮冕及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夫卿大夫聘於天子用冕服則其從君而朝天子亦必冕服更可知矣有孤之國若以孤為上介服希冕無孤之國卿為上介服玄冕本王制孔疏豈有服章甫而相王朝之會同者乎其不合五也時文有謂會同行於宗廟中者宗廟之事不作祭祀解其見自卓注翁評之謂如字方醒此卻不然上文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此二句明是平對亦用如字何邪須知集注以如字為更端之詞猶如不可求如為但仍以爲時見殷同轉語詞也如字豈必指點之詞乎之禮則當行於國外竝不在宗廟中閭百詩會駁之以爲時文講典制何啻捕風說夢其說固是然不知集注之非則亦未爲得也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

禮說六

十

合易有同人之卦以己與人合而言繫辭傳云二人同心其證也同止二人會亦可知矣禹貢云灘沮會同孔傳云灘沮二水會同雷夏之澤二水可言會同豈二君不可言會同乎曲禮云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如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是也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周官或言會同或言大會同亦有大小詳會同考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禮說六

十一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也可知春秋時所稱會同皆諸侯自相會同非會同於天子也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而萃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夫子嘗稱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正謂此也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如字乃指點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辭非更端辭

其相禮者必是卿聘義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周官司儀云及廟唯上相入春秋時凡相禮者皆卿如襄公如晉孟獻子相鄭伯如晉子西相是也孔子非正卿而夾谷之會以孔子相蓋爲其長于禮故使攝行之史記所謂猶古制也鄭注司服云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蓋據聘禮知之賈疏云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

兩君相見皆服皮弁其擯介降一等宐朝服凡朝服卿大夫委貌士玄冠上相贊君其首服亦爲弁制正自相宐也諸侯會同於天子皆冕服而自相會同必降而服皮弁則其臣固亦必降乃臣從君于王朝得與君同服冕而贊相兩君之會不得與君同服皮弁者以冕服有

禮說六

十一

等差卿大夫玄冕與君裨長不同而皮弁服無別故降一等而服朝服也然上相與君同戴弁則亦相近矣卿出聘服皮弁而相君以朝于鄰國則服朝服以聘使得專爲賓禮宐優崇其下有介服宐差別故聘使皮弁服介則朝服若相君以行君皮弁服相則朝服其禮一也客君之相如此則主君之相亦必如此所謂端章甫者其爲兩君擯相之服明矣會同主兩君相見說上下文無不合先儒由未明會同之義擯相之服故一往舛錯皆不可通也七十曰耄說

耄之說不一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並以

六十爲耄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並
以七十爲耄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郭
璞注及說文釋名並以八十爲耄孔冲遠詩疏云耄有
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左傳疏亦云耄之年齒無明文邵
二雲爾雅正義則謂禮記古本云八十曰耄九十曰耄
今本脫曰耄二字錢少詹大昕經史答問宗之近高郵
王氏伯升經義述聞述其父懷祖先生之說據釋文以
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爲後人妄加及孔疏耄無
明文極辨錢說之非誠爲卓見然於耄之三說猶未嘗
考訂而得其當也鶚案曲禮古本作七十曰耄其作七

禮說六

十一

十曰老者乃後人妄改或轉寫脫誤非古本也射義云
耆耄好禮又云旄期稱道不亂此耆耄旄期次序與曲
禮同釋文旄本又作耄故鄭注及釋文皆引曲禮以解
之釋文全引曲禮鄭注於旄期引曲禮文而於耆耄但
云皆老也蓋以旄字與耄不同故必引其文耆耄文
與曲禮同耄次於耆之下旄之上其爲七十甚明古人
稱年齒必有序未有越次而言之者周語召公諫厲王
云耆艾修之後漢書明帝紀云有司其存耆耄必以次
序言之皆七十曰耄之證也若八十曰耄則六十之下
不得越七十而言耆耄也若六十曰耄則既言耆何又
重言耄乎六十曰耄經有明文何得改爲耄乎且年方

六十安可遽稱爲耄乎釋名云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
鐵也方言云眉黎耄耄老也郭璞注云黎言面色如凍
黎船言背皮如船魚大雅云黃耄台背毛傳云台背大
老也耄與黎船並稱皆爲大老可知故易言大耋大耄
猶大老也六十非大老則不得爲耄明矣八十雖可稱
耄然既曰耄安得又曰耄乎八十六十皆不得稱耄可
知耄爲七十也毛公車鄰傳疑本作七十曰耄大雅板
篇云匪我言耄傳云八十曰耄是毛公既以八十爲耄
必不復以八十爲耄矣今本作八十曰耄或後人據他
書改之也夫老者艾耄耄期之總名也說文老从人

禮說六

十四

毛匕言須髮變白也人生五十始衰須髮已變故謂之
艾曲禮釋文云艾謂蒼艾色也孔疏五十氣力已衰
髮蒼白色如艾也艾
卽所謂斑白亦卽所謂二毛杜注左傳云
頭白有二色左僖二十二
年傳云君子不禽二毛又云雖及胡耄獲則取之何有
於二毛杜注云胡耄元老之稱孫炎注爾雅云耄面如
東黎色似浮垢舍人云色赤黑如狗以
狗擬尊長是大不敬也詩言黃耄台背
方言耄耄連文則耄與耄相當色似浮垢卽面如鐵色
也胡與遐聲相轉遐者久遠也胡耄者歷年久遠色似
浮垢也故杜解爲元老孔疏引證法係民
耄艾曰胡非也元老猶大耄
也傳言胡耄尊於二毛則二毛卽五十之艾可知矣周

官司儀職云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注謂老者在上也

中庸燕毛

亦此義 老者有二毛故曰毛然則五十固可稱老矣

王制言耆老謂五十耆於鄉又云五十異糧又云五十杖於家又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以五十為老者也孟子言五十可以衣帛下言老者衣帛又稱西伯善耆老而云五十非帛不煖亦以五十為老者也五十已稱為老六十更不必言又何待七十始曰老乎人生以百年為期然不必盡百年也五十以下為夭折五十以上為壽考約而言之壽有三等百歲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魯頌所謂三壽也

鄭箋云三壽三卿非也朱傳謂未詳始亦有疑于鄭之說

禮說六

十五

與

人自少而壯而老分為三限

論語君子三戒如此少亦曰弱孟子所謂老弱

也 惟少則三壽皆同壯老各異上壽三十至六十為壯

七十至百歲為老中壽三十至五十為壯六十至八十

為老下壽三十四十為壯五十六十為老是則上壽七

十始衰為老中壽六十始衰為老下壽五十始衰為老

天下下壽最多中壽已少

杜少陵詩云人生七十古來

希此說誠然試觀孔子大聖

僅享中壽顏子大賢不免于夭推而上之武王年止六

十有七又上至于唐虞大舜亦止百歲然則謂古人多

壽者非也古人壽

算亦與今人同 上壽尤罕觀故耆老之典必始于五

十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艾耆已訓為老蓋以中下

壽為率也

經義無所不通以下壽言艾為耆艾色以中壽上壽言則艾訓為治釋名五十曰艾艾治

也治事能斷割艾刈無所疑也曲禮釋文亦載二說以中下壽言耆訓為老又訓為指指事使人也以上壽言則耆訓為至漸至老境也又中下壽

耆訓為鐵色上壽則耆訓為老也

若七十曰老則惟

上壽可言經文何必舉極難得之人以為率乎若謂經文數十年至百年是明以上壽為言則又不然觀其于

八十九十不以十年而殊稱而統稱為耄可知非專言

上壽也鄭注云耄昏忘也

書呂刑云王享國百年耄荒說文從之眊為目昏兩目

昏眊則心之惛忘亦可知人至昏忘則精神已惑不過

十年必外安能延至二十年之久乎乃知八十而耄者

以中壽之人言也九十而耄者以上壽之人言也經統

通三壽而言何得專以老屬之七十乎且老之名自八

禮說六

十六

十以上至百年或壽踰百歲亦無不可稱說文以毛髮

之變訓老其變亦不一始而微白繼而半黑半白後乃

純白再後又變為黃魯頌言黃髮台背又言黃髮兒齒

大雅言以祈黃耆

黃言髮耆言面色

儀禮士冠禮祝辭言黃耆

無疆可知黃髮為大老之徵也許君言須髮變白特大

略言之耳爾雅釋詁云黃髮鬢齒台背耆老壽也說文

云壽久也是壽之最久者稱老也釋名云老朽也人老

之至精神內枯如木之朽則老去外不遠矣若謂七十

曰老似八十以上不得稱老也說文云考老也老考也

考有成義物老則成人亦如之又考為父祖為王考老

空虛故可言遠若棟則三面皆實豈可言遠乎梁之非棟明矣戰國策云蘇秦頭縣於梁此梁在室中是凡橫木皆謂之梁棟得與梁通然棟可通稱為梁梁不可通稱為棟釋名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梁非居中安得謂之棟乎然則以梁為棟者非也公會大夫禮公當楹拜鄭注云楹謂之梁是混楹于梁也不知爾雅楹謂之梁此楹為楹字之譌上云楹謂之閼根謂之楔下云楹謂之閼楔與楹皆是門材則梁非堂上之材可知釋文云楹本或作楹說文訓楹為門樞之橫木與爾雅合楹當為楹明矣

禮說六

九

則物當楹鄭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殿然則正中之橫木曰棟棟前之橫木曰楹楹之下有梁梁所以持楹上有短柱以承夫楹楹上有梁以承楹楹之木直梁之木曲楹之木小梁之木大楹上承楹其木空直梁在楹下故可曲以為容也楹非屋脊其木左小于棟梁與楹皆為大木以兩楹最大梁所以持楹也是楹與梁判然兩物雖橫木皆可稱梁要是通義非正義也鄉飲酒注云楹前梁也此以橫木通稱為梁而楹為前梁曰前梁則非正名為梁可知然則以梁為楹者非也邵二雲爾雅正義云堂上之梁大而居中其前橫列者為楹又謂梁縱而楹橫不知此今之梁非古之

梁也今之梁縱古之梁橫今之梁有二古之梁則一何以知之二梁縱列當有四楹而古之堂上惟有兩楹不得有二梁縱列梁與衡通衡與橫通又可知其非縱也喪服四制諒闇注云諒古作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楹正以梁與楹同為橫木故楹可通為梁若梁縱而楹橫不可通稱矣然則謂梁為縱列者非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謂棟梁皆屋之上覆者並非大木然左傳云棟折榱崩魯語云不厚其棟不能任重檀弓云梁木其壞淮南子主術訓云木大者以為舟航柱梁韓昌黎進學解云大木為杗是棟梁為大木非屋之上覆者明

禮說六

十

甚程氏據莊子云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因謂棟梁所用者細枝可證其非大木不知此細枝對大根而言非最細之枝也古者棺槨最厚最大當用八片合就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可知其非四片合成矣檀弓言然或每面三四片則棺不固故當入片合成也檀弓言柏槨以端端頭也用柏木之頭為之長六尺此謂天子之槨每片廣六尺大棺之廣每片當三尺五寸諸侯槨每片廣五尺大棺二尺九寸大夫槨每片廣三尺六寸大棺二尺是棺槨之材固甚大也詳棺槨考大根徑有七八尺或六七尺方可以為棺槨凡木兩旁須削去其皮及其不則其細直者故槨廣六尺木約當八尺

枝之徑當有一二尺豈不可為棟梁乎棟梁徑有一二

尺豈不可謂大木乎且莊子此文其上云結駟千乘隱

將蔽其所賴賴蔭也其枝所蔭千乘可隱而蔽焉則其枝甚長不知若干

丈其徑又不止一二尺矣下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夫禪

傍棺也麗梁也麗曰高名名之為言大也凡言名山名

大也林西仲以為三圍二尺七寸四圍三尺六寸鄭注

高明之家非是云中之人之振圍九寸此圍字時以徑一圍三約之圍二

尺七寸徑九寸圍三尺六寸徑一尺二寸棟梁之為大

木又甚明矣程氏以三圍四圍為小是曲說也若屋之上覆者其材安

有三圍四圍者乎程氏又謂鄉射序則物當棟堂則物

當楹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可知棟非極之橫材梁

非持楹之材也然記云射自楹閒物長如筈是堂之物

當楹者正當楹也誘射由楹外者以物在楹閒故不鉤

楹內而從楹外以進於楹閒也下云司馬升自西階鉤

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閒亦可見物在楹閒若物在楹

南則不必鉤楹矣況鄉射侯道五十步必正當棟與楹

侯道方有準則若謂極南至於楹皆謂之棟楹南盡於

承霤皆謂之楹亦謂之梁此程氏說而物在此閒何以為五

十步之準乎程氏又據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非屋之

覆於上者烏在其待風雨也不知棟宇是舉兩頭以該

中閒有棟宇則檼桷茨瓦皆有所傳可以待風雨矣且

宇非梁也說文宇屋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檐也

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也宇之非梁明矣如程氏說

何不云上棟下梁乎然則謂棟梁為屋之上覆者尤非

也又案爾雅棟謂之桴棟在屋中至高之處故有桴名

桴之為言浮也說文云桴桴棟名一本無徐鍇繫傳云

桴謂屋前後檐橫棟也桴桴同也邵二雲云檐之橫梁

為桴從中棟之名而亦稱為棟耳然經傳言棟者皆指

中棟未有以桴為棟者也說文云棟極也極亦訓為中

也北極居天之中皇極居九疇之中皆此義也桴不得

謂之極亦不得謂之桴豈可通稱為棟乎說文眉棟眉

字當是傳寫誤衍而繫傳妄解之也班固西都賦云荷

棟桴而高驤則桴為最高之棟明矣又說文云桴棟也

釋名云屋脊曰桴桴蒙也在上覆蒙屋也韋昭注晉語

杜預注左傳薛綜注西京賦李善注雪賦並以桴為棟

夫桴字从瓦而聲與蒙相轉是瓦之覆蒙屋上者為桴

也若是屋棟其文何以从瓦又何有覆蒙之義乎左襄

二十八年傳慶舍猶援廟桷動於桴惟桴為覆桷之瓦

故攀援廟桷之題得動其桴此言其多力桴一若以桴

桷而屋瓦皆動也

為棟大公之廟最淡棧題之去棟當有八丈詳廟寢制度考豈

能援題而動于棟乎晉語云譬之于室既鎮其甍矣又

何加焉惟甍為覆室之瓦故云無所復加若以甍為棟

則猶當施椽覆瓦何謂無以加乎張平子西京賦云鳳

騫翥於甍標謂設鳳皇於檐阿也在屋瓦之末故謂之

標若棟則最上之處何謂之標乎薛綜注謂作鳳皇以

在中央尤不謝惠連雪賦云始緣甍而冒棟棟最高峻

雪不易積必甍上積滿乃冒乎棟也若甍即是棟何既

云甍復云棟乎下句云終開簾而入隙字林云隙壁際

孔簾非即隙則甍非即棟可知矣又說文云茅複屋棟

禮說六

三

也李善注文選悉用其說夫茅字从艸聲與紛相近其

義本為林木紛錯而屋椽布列有似於林木之茅然故

名為茅周官巾車云素車茅蔽鄭注茅麻布也左隱四

年傳云猶治絲而茅之也屋椽最多複屋尤紛然錯出

又有似於麻絲也若棟則一而已安得如林木與麻絲

乎即複屋重棟而上下竝在一處亦不見紛列之形也

班固西都賦云列茅櫟以布翼翼為屋榮本說文如鳥

翼又曰列曰布則茅非棟明矣且下句棟桴與茅櫟對

棟桴一物則茅櫟亦一物櫟為椽本說茅亦為椽也櫟

亦作輶漢書張敞傳得之殿屋重輶中蘇林云輶椽也

重輶重茅也是茅即櫟也若以茅為棟何得謂布翼又

何得與棟桴對乎西京賦云增桴重茅鏐鏐列列此言

重屋之制棟與椽皆重增也鏐鏐言其高列列言其多

也若茅為棟則既言增桴何又言重茅乎茅之非棟可

無疑矣此三說者混棟于桴于甍于茅而棟失其為棟

夫棟為屋之最尊乃為眾材所奪梁次于棟亦失其所

以為梁宮室之制亂矣鶚故詳考而明辨之

祭考

說文云祭設綿絕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

月星辰山川也案左昭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

禮說六

三

疫之災于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于是乎祭之許君蓋據此文然周官大祝掌六祈以

同鬼神示三日禴四曰禋祭與禴別女祝職云掌以時

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云除災害曰禴禴猶刮

去也禴刮聲相近說文云禴會福祭也从示會聲謂

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癘疫即疾殃是禴之祭主於癘

疫可知祭之祭主于水旱故祭法云雩宗祭水旱鄭謂

宗當為禋也雪霜風雨之不時為水旱所由致義與水

旱相因也第禴祭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禴禴告之以

時有災變也是禴祭一類故禴癘疫亦通謂之祭也祭

之祭雖有日月星辰與山川二者而山川較多楚語曰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韋昭注云此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祭于日月星辰者惟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祭於山川黨正職云春秋祭崇是崇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祭於山川者多也祭崇亦及社稷大祝職曰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鄭注天裁疫癘水旱也是祭及社稷矣左傳第言山川而不及社稷以臺駘為汾神故也漢儒泥左氏之文遂不及社稷實為闕略且祭之時亦有二無定時者遇災而行所以禳水旱則山川社稷並祭有定時者于春秋二

禮說六

三

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略同社祭土神稷祭穀神所以祈百穀之豐稔祭山川天子并祭星辰所以祈雨暘時若亦即所以祈百穀之豐稔也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以社稷已自有春秋之祭也州長言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社有定時則崇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實尊于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則祭崇如雪固因旱而祭亦有不因旱而祭其祭有定時者月令仲夏大雩帝是也祭在仲夏故雩在仲夏天子祭星辰社稷山川百神皆祀崇小而雩大也以盛陽之時待雨尤急故特大其祭也諸侯祭不得祭星辰雩亦不得祭天蓋崇于山川而雩則社稷山川並祭亦崇小而雩大也又祭法曰幽宗祭星也鄭注云宗當為崇此但言星而不及日月蓋天子春秋

幽崇祭星辰司中司命觀師兩師是為六宗六宗以鄭說也故其字亦作宗總之皆星也星為五緯辰為二師畢星要之皆星也不及日月者以日月已自有春秋之祭也此有定時者也祭法又曰雩祭祭水旱也天子雩祭日月星辰以及社稷山川無不畢祭有似于雩

故曰雩祭知雩祭非二祭者以上文所言皆一祭此不應獨異也且雩為旱而祭而崇非專為水而祭兼祭水旱則雩崇為一祭明矣此無定時者也祭法所言泰壇泰折王宮夜明諸祭皆天子之禮則幽崇雩祭亦皆天子之禮可知矣雩大于崇崇大于醺雩祭天帝而崇祭日月星辰雩亦祭地雲漢詩云上下奠而崇祭社稷山川崇

禮說六

三

分舉于春秋而雩特行于仲夏是雩大而崇小也黨正為下大夫而祭崇族師為上士而祭醺是崇大而醺小也崇與雩異者雩專主于求雨禳旱而崇則兼雨暘水旱并及疾疫也崇與醺異者醺主于人物災害而崇則主于雨暘水旱也崇之祭有壇鄭注黨正云崇謂雩崇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祭法泰壇泰折王宮夜明皆是壇則亦為壇也賈逵注左傳謂崇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杜注從之孔疏云營其地立攢表攢聚也聚草木為祭處此與說文設綿蕞為營同崇字从營省取營域之義外為營域其中則有壇也崇祭亦有牲鄭注大祝云造

類禴祭皆有牲說用幣而已雲漢詩言靡愛斯牲此祭用牲之確證杜注但言用幣蓋據左氏言天災有幣無牲也不知天災惟日月食不用牲若水旱則無不用牲者春秋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蓋當鼓于朝不當鼓于社當用牲于社不當用牲于門故書以譏之非謂不可用牲也左氏之言始未可據矣

夾室考

李如圭儀禮釋宮云東夾之北通爲房中西夾之北通爲右房近孔搢約禮學危言載東原考工記圖亦皆以左右房圖於夾室之後案公會大夫禮贊者貢東房南

禮說六

毛

面告具于公時公在東序內宰夫立于東房南告之則房在序內甚明士禮禮云襲經于序東鄭注云序東東夾前則夾在序外亦甚明賈公彥云夾皆在序外可知房不在夾之北也又上文云大夫立于東夾南若夾之後爲房是東房南即東夾何以不言東夾而言貢東房南面乎又士冠禮云筵于東序少北面而將冠者出房南面記云通子冠于阼是筵于東序在阼階上而云冠者出房則房在序內矣古者房戶在房之東偏與東序相近此戶南向與室戶同又有面向之戶以通房于室之戶蓋左房爲婦人行禮之處故有戶以通于室否則必出至于堂而旋轉入室矣若右房所以藏器物故不

必有通室之戶也又左房無北壁以爲北堂右房則有北壁亦自不同故出房南面即東

序少北之位安得謂房在夾北乎又鄉飲酒禮云尊兩

壺于房戶間戴記以爲賓主夾之蓋主人席阼階上賓

席牖戶間之處堂之正中而尊設于房而戶東爲在

賓主之間也若房在夾北則房戶之閒即序端矣何不

言序端而言房戶閒尊與主人相直何得謂賓主夾之

乎特牲饋食禮云豆籩饌在東房鄭注東房房中之東

當夾北以房中有內洗盥于房中在房之西北土昏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蓋盥于房中故知豆籩饌在房中之東此

言東西之節也其南北之節則與夾北相當非謂房在

禮說六

未

夾北也李氏據此而謂夾通爲房中誤矣宮室之制中

閒前堂後室兩旁亦前堂後室以序別之謂之序郭注

云所以序別內外釋名云序次序也堂兩旁爲東西夾

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西序案中堂之兩旁爲東西

室可謂夾而不可謂夾室亦云夾尙書大傳云三分堂

室者散文通也猶言明堂九室也尙書大傳云三分堂

廣以其二爲內鄭注以內爲東西序之內是中堂最廣

故其室有左右房東西堂狹故其室無左右房前堂後

室通謂之夾顧命而夾南嚮敷重筵席此以堂言也開

西序東序之席皆設于堂可知而聘禮而夾六豆設于

夾之席亦必在堂而不在于室矣聘禮而夾六豆設于

西墉下此以室言也可知其在室而不在于堂矣公會大

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而北面北上宰東夾北而面南上

此兼堂室而言也鄭注東夾南東於堂賈疏謂立于堂下當東夾是已而解東夾北謂位極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不知北堂之南即是房中安得謂東夾北乎東夾南在堂下東夾北何以在堂上乎然則東夾北者其位當在北堂之下與夾室相當也賈疏北堂之南南字或是下字之譌東面夾亦謂之廂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廟後之寢無東西廂則序外堂室皆無非有夾室而無前堂也是知廟之東西廂亦兼前堂後室而言矣說文廂廊也廊東面序也玉篇亦以廂爲東面序廂在東面序外以屬于序故通謂之序序互堂室則廂亦必兼堂室郭注以爲夾室前堂鄭注公食大夫禮以箱爲東夾之前待事之處是專以夾爲室以箱爲堂箱與通失其義矣廂之爲言相也夾于中堂正室兩旁有相輔之義故謂之廂其作箱者同音假借也鄭君以爲義取相翔史記索隱以爲形似箱篋皆非也夾又謂之个左氏昭公四年傳使賓饋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个與夾其義同个夾與相亦同劔脊之兩旁謂之相筵之左右謂之左右个其義一也明堂左右个與廟寢東西夾同萬充宗謂東西廂在堂下其謬較郭說尤甚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未言降階則箱在堂上明矣始由不知爾雅無東西箱曰寢之爲廟後之寢而誤解耳

卷六終

求古錄禮說卷七

臨海誠齋金 鶚

冬祀行辨

月令冬祀行淮南子時則訓作冬祀井班固白虎通及劉昭范曄高堂隆皆然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竊謂冬祀行者非也先王之制祭祀各有精義春與秋對戶與門亦對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故祀門戶于春秋之中五祀非每月皆祀戶奇當於四仲行之爲陽故祀于春門偶爲陰故祀于秋火旺于夏竈火也故祀于夏水旺于冬井水也故祀于冬本陳氏禮書夏與冬對故竈與井亦對若冬祀行行與竈不對也且行之于冬又何所取義乎冬屬陰而行不爲陰冬主藏而行不爲藏真不可通矣高誘注淮南子云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然中竈戶竈與門孰不在內而必以行爲在內乎況行神不必在門內行主于外當于城外祭之卽道祭也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孔疏云祭之時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載祭酒脯祈告禮畢棄車轍之而遂行詳祭祀差等說其祭宮內行神之載與城外祖祭之載制亦不殊案聘禮云釋

幣于行此行神固在廟門外注本鄭然但釋幣而已

未嘗祭也上文釋幣于廟云釋幣制玄纁束實于几下

然則釋幣于行又云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是未嘗祭也

亦必不祭矣記云出祖釋較祭酒脯此祖在國門外

外為較壇祭之祭行不于宮內明矣祭法言七祀五祀

最為紕繆司命大神泰厲人鬼而謂天子諸侯祀國行

次于國門之下卻可為祀行在國外之一證也夫祀行

在國門外豈可與戶竈中雷等竝列為五祀況行非常

祀必有遠行乃祭又豈可與戶竈等之每年常祀者等

列哉五祀之不當有行無疑矣孟子云民非水火不生

禮說七

活水火甚切于日用人之所賴以生皆不可以不報也

五祀之當有井又何疑乎楊升菴云井即行也古者入

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言

之非有異也不知入家同井謂田如井字八家同之非

汲水之井也若謂八家同汲一井于經無據天子諸侯

大夫皆立五祀其宮中且有內外二井詳廟禮安有八

出之道乎民間即或有同井者而名之為行是不祭井

而祭井閒之道殊無謂矣

禘祭考

禘祭之說紛如聚訟迄今無定論竊謂古今說禘者以

漢鄭康成為優自王肅駁之於前宋儒排之於後而鄭

說遂廢是可恨也近孔搆約惠定宇始發明鄭義孫淵

如又申明之鄭學乃行然禘之大綱有二一曰禘郊之

禘一曰禘祫之禘禘郊之說鄭氏大槩得之而亦不能

無失至于禘祫之說鄭氏大誤孔惠諸君不能正其失

茲一以經正之夫禘者諸大祭之總名凡七祭禘郊之

禘其目有五一曰園丘之禘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

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嘗鄭注此禘謂祭昊天于

園丘也孔疏有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園丘大禘大

禮說七

司樂冬至至園丘一節注亦云此禘大祭也王肅聖證

論難之云祭法說禘無園丘之名周官園丘不名為禘

是禘非園丘之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

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園丘及郊也鶚案鄭

氏以禘為祭天園丘帝嚳配之此說最確請列三證以

明之周語周定王謂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韋昭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房大

俎也房烝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魯頌遷豆大房毛傳

大房半體之俎也孔疏引國語謂禘郊之事乃有全烝

宗廟之祭則房烝耳夫魯頌所謂秋而載嘗即大禘也

此禘祫祭統云成王康王賜魯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禘記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考魯之郊禘非成王所賜江慎修謂僖公始僭其說是也禘本行於季夏魯禘多行於孟秋行於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七月而禘見于僖公時本非獻子爲之禘記似不可信抑或獻子以後始常用七月與魯頌言莊公之子明是僖公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明是郊天繼而秋而載嘗必是大嘗禘可知大嘗亦猶祭統以大嘗禘與郊連言也載始也謂祭在秋之始則七月也周正時月皆改白牡騂剛犧尊大房萬舞與明堂位所謂白牡犧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等語略同可知即大禘也大禘而用房烝則宗廟之祭必無全烝矣周大司馬以騂犧禘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以騂犧爲禘他歷反解爲禘其說固泥而大禘未嘗不在其中釋文是薦熟時無全烝也又云薦後之時肆解以爲二十一腥之薦于神生所謂薦腥也是薦腥時亦無全烝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郊正祭時以薦血爲始其用全烝可知蓋不豚解薦腥故薦血也大饗指宗廟大禘正祭時以薦腥爲始薦腥必豚解其無全烝可知是知周語禘郊有全烝者必圜丘之禘也一證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楚語觀射父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與王制合則其所謂禘者必

祭天也若宗廟之禘豈有用犢之禮如繭栗烝角二證也此條孔氏孫氏已引楚語又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禘郊祇曰牲不言羊豕是特牲也宗廟言牛羊豕是大牢也可知此禘非宗廟之祭若宗廟之禘安得特牲乎且以宗廟對禘郊則禘非宗廟之禘甚明中庸以宗廟對郊又言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彼以禘嘗與郊社對則其禘爲宗廟之禘可知此以禘郊與宗廟對則其禘爲圜丘之禘可知禘與郊類敘而以禘先郊禘爲圜丘之祭可知三證也且禘之爲字从示从帝帝謂天帝也則圜丘祭天是禘之本義宗廟之禘乃別取審諦之義非本義也說文禘禘祭也專指爾雅釋天禘大祭也禘祭有七而圜丘之祭爲最大爾雅所謂大祭蓋主圜丘之禘故在釋天篇中爲五年一大祭非也王肅見禘大祭與繹又祭連文遂以禘爲宗廟之祭殊不知上文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類是禘師祭也既伯旣禱馬祭也伯祭馬祖房星是天神之小者類祭上帝則大矣然告祭非正祭其禮殺于郊不得爲大祭故繼之曰禘大祭也祭星以下皆天神而師祭也以下三句皆用也字爲語助辭文體一例何謂禘非祭天乎至繹又祭也一句乃爲下文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昨三句提綱本不與上文連此說言

祭之禮非專則禘為祭天明矣雖宗廟之禘亦大祭謂
指禘祫之釋此文為諸大祭之通釋固無不可然豈可專指宗廟之
禘哉況此文在釋天篇中則諸大祭自當以天為主豈
有專指宗廟而反遺祭天之理王肅之說亦甚固矣祭
法禘郊祖宗列四大祭之名黃帝顓頊等詳其配祭之
人意主于人故略其地祖宗之祭在明堂亦略而不言
豈獨園丘哉安得以無園丘遂謂其非禘也周官園丘
方丘宗廟三大祭皆是禘其名統同故不一一言之豈
可以其不言禘遂斷其非禘哉周官中諸大祭皆不著
其名但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祭祀而已謂園丘
南郊祭大示謂方丘北郊享大鬼謂宗廟禘祫大祭祀則總言之亦有專指宗廟者大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是則宗廟之禘亦不言禘何獨不疑其豆蓬微是也非禘乎豈周官一書無禘祭乎王肅之說又甚固矣且
禘嘗之禘肅謂以稷配嘗肅謂祀嘗于后是以祖配祖也經傳惟言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也后稷或謂帝
嚳之孫或謂帝嚳之子肅據大戴禮及史記以子配父以孫配祖有是理乎配字古與妃通詩天立厥妃孔疏
氏曰詩云天立厥妃通爾雅妃合也匹也對也釋名配輩也然則配享之人必相對相匹而後可少牢饋食禮以某妃
配某氏此夫婦配享夫婦敵體也郊天之禮主以日配

以月此日月配享日月亦相對也至于以人神配享天
地蓋以天地人參為三才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可以
配之也虞夏殷周配天之祖皆以其有大功德足配天
地不然四代之祖多矣何必以黃帝帝嚳諸人配天哉
昌意在顓頊之前乃不祖昌意而祖顓頊其意可見矣
舜不宗瞽而宗堯亦以瞽無功德也肅郊祖宗皆配
之郊無此必無之事即有之亦夏之末造也仁山以人
神配天地之義蓋如此若臣之於君尊卑懸絕而有太
功者禘祫得與享亦不可謂之配享盤庚云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曰從享則非配享矣魏高堂
臣配享于先王肅太宗功臣配享廟子之於父尊卑庭配享之名起於後世非先王之禮也亦縣絕曲禮曰父子不同席內則曰父子異宮皆所以
別尊卑也祖為大父其尊實與父同惟祖孫同昭穆故
孫得祔於祖然祔與附通禮記大夫附于士玉篇附訓
為依非配合之義孟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詩云子日有亦猶是且孫祔於祖非與祖配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昭祔于昭穆祔于穆祖遷而孫居其廟孫與祖不同
廟也又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隲祔爾于爾皇祖
某甫隲訓為升不徒曰祔而曰升祔亦可見尊卑之異
也惡得與祖配食哉然則以子孫配祖父必無此禮而

禘爲配天無疑矣王肅又曰圓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魯廟是周人尊魯不若尊稷及文武以魯配至重之天何輕重倒置之失所乎是又不然祖有遠近無尊卑自其最遠者言之四代皆出於黃帝黃帝爲始祖也以次遠者言之虞夏祖黃帝殷周則祖帝魯又其次殷人祖契周人則祖稷其宗派殊也殷出於契周出於稷契始封於商稷始封於邠天子諸侯皆以始封者爲始祖故殷立契廟周立稷廟非尊稷契而卑魯也稷契既是始封之祖又各有大功德故南郊以之配天然始封之祖固是稷契而世系之遠祖則帝魯也魯又有聖德故圓丘以之配天冬至爲陽生之始故祭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夏正孟春爲一歲之始故祭天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其配祭各有所當亦非尊魯而卑稷也王肅又曰周若有魯配圓丘則仲尼當稱魯者周公禘祀魯圓丘以配天今無此文知魯配圓丘非也是又不然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是經意所重在於嚴父下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正其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句帶說不重故魯配圓丘略而不言然不略稷而略魯者以方言嚴父意

禮記

卷七

主於近者稷近而魯遠故略魯而不略稷也安得以孝經無帝魯配天之文而遂議其非乎宋楊信齋又駁鄭云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禘文皆在郊上蓋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魯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于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圓丘以魯配之誤矣是不然祭法言配祭之人其魯遠於稷故禘在郊上說固可通然國語多言禘郊皆不言配祭之人禘亦在郊上則何也彼謂以祖配祖雖大祭亦祭人鬼耳天神尊於地示地示尊於人鬼此尊卑一定之序豈可以人鬼先於天神哉故諸經言祭天地皆先於宗廟約舉之如易言享帝立廟書言郊社宗廟王制言祭天地宗廟月令言季春獻蘭給郊廟之服月令兩言郊廟之服又禮運言郊社祖廟祭統言魯之郊社大嘗禘仲尼燕居言郊社嘗禘是也惟會子問言當禘郊社疑記者之誤惠定宇云孝經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宗祭在四大祭之末尙爲配天豈禘在四大祭之上反不得爲配天之祭哉斯言得之矣鄭氏以禘爲圓丘之祭其說固當而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以爲天皇帝注大司樂以爲天神主北辰注月令皇天以爲北辰耀魄寶本於春秋緯文耀鉤元命苞則不免於謬妄也鄭注君爽裕于皇天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注論語皇天后帝云

禮記

卷七

帝謂太微五帝皆謬程子云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

此昊天上帝之正解謂之昊天者古尚書說云元氣廣

大曰昊天是也見大宗伯疏有曰皇天者皇大也本說天道

至大故稱皇天古尚書說尊而君之則曰皇天非也魯君君君帝矣不亦贅乎蓋皇皇言其大合而言之曰昊天則尊而君之耳孔疏皇皇爲美亦非

上帝或言皇天上帝分而言之曰昊天曰上帝或曰

皇天或單言天單言帝一也要不可以星象爲天北辰

天皇大帝皆星名未可以爲天也一日方丘之禘大司

樂夏日至澤中方丘一節鄭注此亦禘大祭也王制云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蓋祭地亦用犢也而國語言禘郊

不過繭栗則祭地亦禘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

地也祭法國語言禘皆在郊上郊兼天地則禘亦必兼

之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郊禘本可通稱言郊禘猶

言郊也故下文祇言郊又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是郊祭天又祭地也郊禘可通稱郊祭地則禘亦祭地

可知曲禮天子祭天地疏云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

郊則周人以魯配園丘亦當配方澤也方澤當作方丘此說自

當然則祭法所謂禘郊者本兼天地之祭注不言祭地

以地統於天故略之耳舜典類于上帝而不言祭地大

宗伯禋祀昊天而不言祭地中庸言郊社所以事上

帝而不言地皆以天統之也魯語亦言四代禘郊宗祖

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前德令哲三

辰五行九州山澤非是不在祀典夫地與天對其尊至

矣反不得如社稷山川等之爲典祀乎茲何以不言也

是知祭地之禮卽在禘郊中也孰謂祭地非禘乎鄭氏

以方丘之祭爲禘卓識自超千古但謂方丘地示主崑

崙北郊則祭神州地示抑又非矣地與天對謂之祭地

必是普天下全載之地方丘北郊地示不當有異也天

子有王社大社王社祭畿內土神大社祭中國九州土

神則北郊必祭全載之地矣若方丘北郊已分爲二則

大社何以別於北郊乎社有大小地無大小大社王社

有別方丘北郊不宜有別也其別爲二祭者以配祭之

人別之非以地示別之也至於崑崙神州之說本於地

統書括地象亦是緯書更爲謬妄此亦鄭氏之失也

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又云天

傾西北地缺東南不知大地渾圓如毯中土居赤道之

北是天地非有傾缺中國亦非在東南隅也彼以中國

所處不見南極濱于東南海故爲此說豈知南極隱見

無定中國所濱之東南海非大地盡于此也海之東一

南又有地矣中國九州豈果僻處大地之東南隅哉

曰南郊之禘毳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鄭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

祖配之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鄭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案鄭氏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又以郊與圜丘分爲二祭其說最確荀子云王者天太祖董子云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可知祖之所自出爲天矣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此卽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脚又是禘卽郊之確證所謂萬物者實兼人而言人亦物也人本乎祖亦本乎天祖與天皆人之本故祭天以祖配鄭注所謂俱本可以配也萬物本乎天此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注脚也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此以其祖配之注脚也小記大傳言禘此言郊是禘卽郊之證也人受氣於父母亦受氣於天地故天地有大父母之稱然以天地爲父母其報本猶近若自父母而推其所由始以至於遠祖又自遠祖而上推之直至乎開闢之初則天地實人之始祖矣張子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說最明況王者爲天之宗子則以祖所自出爲天又何疑乎王肅難鄭云鄭玄旣以祭法禘嘗爲配圖

禮記

卷七

丘之祀而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不知禮制之名有通而同者有別而異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祭法禘與郊對故鄭以禘爲冬至圜丘之祭郊爲夏至南郊之祭對文則別也小記大傳言禘而不言郊散文則通故鄭以爲郊也然安知非圜丘之禘耶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夫以四親廟與其祖連文可知其祖是大祖后稷也經文本泛言此舉后稷爲例耳大祖亦有廟而得配享于郊不徒廟祀故不言廟四親祇得祀于廟中故云立四廟若帝嘗非周之大祖安得與四親並言邪大傳上言祖下言大祖祖卽大祖也言天子得禘其大祖所自出諸侯但得及其大祖不得禘其祖所自出也其義例最明若以祖爲嚳嘗非大祖與下文諸侯大祖不一例經義不可通矣故鄭注皆以禘爲郊正所以定名實也禘郊本二祭而經傳言郊社郊廟者甚多皆不及禘又可知郊與禘通也郊社之社本是祭地而得謂之社亦散文則通之例肅何不譏其亂名實乎其亦考之不詳矣又云郊卽圜丘所託言之謂之郊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冬至祭于圜

禮記

卷七

丘知園丘與郊一也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園丘之文是郊卽園丘也是又不然爾雅釋丘云非人為之丘郭注地自然生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鄭注謂冬至祭天在園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鄭注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據此園丘非人所築之壇甚明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此南郊之祭壇之言坦也壇之界域謂之坵亦作兆郊特牲兆于南郊說文云坵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也夫壇爲坦時爲基址其卑可知觀禮方明壇安得謂之丘耶且周

禮說七

南

禮不徒言園丘而言地上之園丘不徒曰方丘而言澤中之方丘正以明其非壇也山高在地之上故曰地上若除地爲壇不得謂之地上矣丘下在澤之中故曰澤中若封土爲壇不得謂之澤中矣又泰壇必在南郊近城正南泰折必在北郊近城正北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若園丘方丘取象天地非人所爲則無定處但在南北二方不必正南正北亦不必在近郊孔冲遠謂園丘亦在南郊但必近郊此說是也賈疏謂取丘之自然無問東西南北皆可以於陰陽之義矣苟必于近郊求之安得有方園之自然者乎由此言之郊壇與園丘顯然不同地矣況園丘祭以冬至周禮有明文若郊祭則在夏

禮說七

五

正孟春左氏桓五年傳啟蟄而郊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鄭注郊特牲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郊與園丘不同月也園丘既用冬至則不十日而郊必十日郊特牲言卜郊甚詳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祀大神謂郊天云亦如之則必十日可知郊特牲言周郊用辛日若冬至日豈必辛乎郊非園丘明矣肅謂周郊于建子之月迎冬至長日之至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寅月又祈穀郊祭故言始也是肅以郊於冬至之月不用冬至之日故以郊之用辛與周禮冬至至園丘爲一祭然周禮明言冬至至確是冬至之日凡言日至者皆指冬至日或兼夏至日易復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惟在冬至一日若以月言豈有一月閉關商旅不行之理堯典明言十有一月朔巡狩未聞是月不省方也然則周禮冬至至不得謂冬至之月可知矣且郊在冬至之月又必用辛日其說猶有不可通者蓋冬至不必在子月之中苟在子月之末月內無辛日或有辛日而卜不吉凡郊卜上辛不吉卜則將不郊與抑用丑月上辛與或用冬至以前辛日與抑或冬至降神辛日乃祭如宋儒張子之說與不

郊是廢大典也用丑月上辛則非冬至之月也先冬至辛日陽氣未生不可郊也降神與正祭作兩次行之或相距十日禮所必無也此皆不可通者也然則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者果何說邪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廟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孔晁注庚戌明日郊天漢書律曆志武成篇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與逸周書同周之四月夏二月猶是可郊之時武王故於告至行郊天禮是日遇辛以辛日始郊其後郊天因用辛日故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禮說七

主

也說者皆以至爲冬至誤矣至于迎長日之至亦非冬至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是夏至爲長至也仲冬之月日短至是冬至爲短至也旧至者極至之稱夏至日北極當云日北至晝長極故曰日長至冬至日南極當云日南至晝短極故云日短至以左傳日南至例之可知冬至當爲短至也後儒訓至爲到以冬至爲長至誤矣郊迎長日之至此至字固當訓到然云長日之至不云日長至與月令之文不同子月冬至以後日尚短甚不得言長日之至迨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郊祭以寅月與卯月近故曰迎長日之至此鄭氏之說郊特牲注至當

不易而郊非圜丘更可知矣周頌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無注孔疏謂南北郊竊疑南北郊固歌此詩而圜丘方丘亦用之蓋禘郊通稱也周禮言祀昊天鄭皆指圜丘之祭此詩首言昊天豈非圜丘樂歌乎詩言天而不言地地該於天也序言郊而不言圜丘圜丘通於郊也安得謂周頌無圜丘樂歌乎后稷配天有頌而帝嚳配天無頌者稷爲周之大祖稷親而嚳疏也豈可以嚳配圜丘無文遂斷爲郊卽圜丘哉肅又謂子月之郊所以報本寅月之郊所以祈穀是亦不然王者歲祭天有三冬至之禘專爲報本孟春之郊報本而兼祈

禮說七

主

穀仲夏之雩專爲祈穀何以言之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辛郊祭天左氏襄七年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孟春之郊固以祈穀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云大報本反始也是郊亦以報本也報本祈穀二者以報本爲主祈穀則雩主之周頌噫嘻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注以夏祈穀爲雩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雩所以求雨其爲祈穀正祭可知又仲春祭社稷亦爲祈穀祈穀有此二祭則夏正之郊必不以祈穀爲重矣肅謂寅月

郊專以祈穀非也萬充宗謂郊惟日至一祭鄭氏謂郊

非園丘固勝於王而謂園丘祭北辰耀魄寶南郊則祭

感生帝夏祭白招拒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殊為誕

妄考其所本皆出緯書河圖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

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靈威仰緯書為五經稂莠

而鄭好引以解經最是其失夫王者之生感生於昊天

而非感生於五帝蓋五帝非天也五帝各司一時一方

是五行之精為天之佐猶四嶽之於地三公之於王耳

豈可謂五帝即天平周禮掌次上言大旅上帝下言祀

五帝與朝日連文司服上言祀昊天上帝下言祀五帝

大率上言祀五帝下言祀大則知五帝與天顯然有別

祀五帝與朝日同張大次小次而與大旅上帝張璠案

設皇邸不同五帝之卑於天可知小宗伯云兆五帝于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望謂嶽瀆等四類謂日月等

是五帝之尊與日月嶽瀆大略相準故掌次與朝日同

其儀也又五帝亦通稱上帝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此上帝別言于天之

下明非天帝鄭注以為五帝是也大宗伯言旅上帝及

望對鄭注以為五帝亦是職金旅上帝獨言上帝當是

昊天即必以為五帝非也肆師云類造上帝豈非天乎

月令以其皇上帝注以上帝為五帝王制類于上帝

禮器饗帝于郊悉以為五帝雖記有事上帝禮器有事

上帝皆以為旅上帝與旅四望對言則五帝與四望略

相等可知而其卑於天益明矣會謂王者感生于五帝

而郊祀大祭以五帝主之乎周為蒼帝之子殊無所據

靈威仰等名又甚怪僻董仲舒劉向馬融輩皆言周人

祀昊天于郊未有言祀靈威仰者也王肅難之當矣鄭

又以五帝與天為六天夫天一孫淵如謂商頌序云長

而巳矣豈有六邪其說亦謬發大禘也鄭箋謂郊祭天而詩有帝立子生商之文此

感生帝之證不知帝立子生商承有娥方將之下蓋言

有娥之國方大天立其子為高辛氏之世妃鄭氏謂稷

以簡狄為高辛氏世妃因以生契也豈謂黑帝生契乎毛傳有娥

契母也契生商也文義雖未協要無黑帝生契之說鄭

箋乃云帝黑帝也有娥氏女簡狄吞鳧卵而生契大非

經旨吞卵之說甚為誕妄歐陽公會力辨之而朱子詩

傳仍取鄭說以解天命玄鳥二句致後學迷惑是可憾

矣淵如又謂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五帝若無靈威仰

等號何以辨之不知月令太皞等名即五帝之號也何

謂無號可辨耶鄭注月令以太皞等為五人帝其說亦

誤太皞等為五帝之號自古有之伏羲等五人帝以五

行之德代王後人因以配五帝而以五帝之號稱之耳

非五帝本無號也月令言五時生育之主自當以五天

帝言之不宜以五人帝言之也鄭氏又以五帝爲大微五帝考星經及史記天官書皆言太微宮內五星五帝座是大微五帝乃星名也豈可以星爲帝哉且五帝分主五行當各居其方必不聚于一處如五帝座之在太微垣也五帝座星名非古殆起於甘石諸家彼以天有五帝爲大帝之佐故於太微垣取五星爲五帝在紫微

天皇大帝之前

今所謂句陳大星當是天皇大帝亦曰大乙此處正當北極卽論語北辰步天

歌乃取一小星爲天皇大帝又別有太乙又別有帝星非也

明其輔佐大帝非謂五

帝之神皆在是也鄭謂祭大微五帝誤矣一曰北郊之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以禘爲

禮說七

主

郊董子謂天地者先祖所自出也是祖所自出兼地而言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是以前祖配亦兼配地而言可知北郊亦禘也鄭氏以北郊與方丘爲二祭王肅謂方丘卽北郊後儒多從王說不知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詳上且方丘祭以夏至不必卜日而北郊則必卜日大掌祀五帝卜日下云祀大神示亦如之大示謂祭地則北郊非方丘明矣又以周禮考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是玉不同也宗伯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黃犢祭法謂瘞

埋于泰折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大司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而其上文云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是樂不同也故鄭以黃琮黃犢函鍾等爲方丘所用以兩圭有邸騂犢奏太簇爲北郊所用其說自確安得并方丘北郊爲一乎但鄭氏以北郊祭神州地祇與方丘祭崑崙地祇不同則亦失之詳上北郊之時經無明文注疏有二說或謂在建寅之月或謂在建申之月竊謂方丘在午月與圖丘在子月正對則北郊宜在申月乃與南郊在寅月正對不宜與南郊同月也且郊必卜日或上辛中辛不

禮說七

主

吉而用下辛郊天已近月終則將以何日祭北郊耶若與郊天同日恐行禮者至于厭倦也若至卯月北郊則又亂其例也況帝嚳配方丘后稷配北郊則北郊宜後于方丘豈可先方丘而行之哉淮南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涼風至在申月立秋節報地德當是祭地此其證也一曰明堂之禘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法言四代祖宗次於禘郊之下鄭注謂祖宗在明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王武王配之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祖宗通言爾案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

可稱大祖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之大廟也左傳引周書云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然則明堂可通稱大祖矣又明堂亦稱清廟大戴禮云明堂茅屋左氏桓二年傳云清廟茅屋可知清廟卽明堂也古之宗廟未聞有茅屋其爲明堂明矣穎容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蔡邕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是漢儒以清廟爲明堂也月令明堂四面正室皆稱大廟其外環以水上飾以茅此清廟所由名旣可稱清廟豈不可稱大祖況祖宗之祭行于明堂而明堂之制又與大廟同其廣大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其稱大祖宜矣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旣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是雒邑有明堂也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卽明堂位所謂朝諸侯于明堂也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卽祀文王于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獨祀文王哉明堂本爲宗祀文王之大廟又無后稷諸神宜率諸侯而祀文王于此也清廟祀文王于明堂明堂可稱大祖其祀

卽祖宗之祭可知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云王齊禘于清廟明堂此明堂有禘之證也禮詩箋云禘謂文王案周之禘當在後稷之廟不當在文王之廟此大祖非明堂故不引爲證祭法言周人祖文宗武孝經言宗文王似乎不同不知周初武王之時本宗文王及武王沒乃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文王爲周公之父故但舉周公宗祀文王而言之也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祭其見卓矣王肅乃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廟之祭非明堂之祭宋儒皆從之然夫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則舜之宗廟固當祀其先人自瞽瞍橋牛以上也幕爲窮蟬之父有功德有虞氏所宜宗也乃不宗幕而宗堯堯非舜之祖考安得祀之于宗廟之中與瞽瞍橋牛等竝列哉鄭注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此亦大祖卽明堂之一確證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蓋帝嚳也堯崩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瞽瞍橋牛以上爲舜之四親故祀之于宗廟帝嚳與堯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故祀之于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四廟之主竝列也幕爲舜之先有功德故爲報祀在宗廟之中魯語所言四代報祀卽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卽宗廟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

配天而明堂則配天此其異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爲祖宗乎卽至後世文武二廟不遷亦但謂之世室而未嘗稱祖宗竊謂祖功宗德之說當以始祖爲祖功其後有德者則宗之宗無數而祖則一而已如殷有大甲大戊武丁爲三宗祭法言殷人宗湯則有四宗湯且稱宗而不稱祖可知殷之廟惟契稱祖也周人之廟亦豈有二祖哉鄭氏詩箋以大王與后稷並稱大祖有是理乎觀此可知其謬矣然則祖宗之祭在明堂審矣明堂無始祖自可以祖宗配帝然禘郊皆以一祖配而

禮說七

南

明堂乃以祖宗二人竝配蓋禘郊是二祭故以二祖分配明堂祇一祭故以祖宗二人竝配況禘郊祀之于壇其禮主于尊故其神稱天本孝經配者宜少明堂祀之于屋其禮主于親故其神稱帝帝者諸帝也諸有親意配者宜多尊之則遠故以遠祖配之親之則近故以近祖配之配以遠祖故其祭在先配以近祖故其祭在後獨是明堂祭以季秋月令季秋大饗帝鄭注以爲饗于明堂其義有難明者問嘗思之子寅戌皆陽月也祭天必于陽月子爲十二辰之始寅爲四時之始禘郊所以反始故以此二月祭之郊又以祈穀故于孟春萬物萌動之時季秋百穀皆成于此大饗

帝蓋所以報也社稷春祈秋報其義一也王者統緒創于遠祖成于近祖如周之文武王業所由成也故于萬物告成之時祭之朱子謂人生成于父故于季秋成物時祭之不知明堂宗祀數十世不易豈皆其父乎后稷爲始封之祖故于春之始祭之帝嚳又后稷所始故于陽之始祭之此聖人制禮之精意也文武之配明堂皆爲配天孝經上言嚴父配天下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上帝卽天也但有親之之意故變文言帝耳又天與帝亦通稱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則后稷亦可言配上帝矣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祖配謂南郊配天考配謂明

禮說七

圭

堂配天統而言之曰上帝又可知天帝無異矣周頌我將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詩言惟天其右之可知明堂饗帝是祭天也鄭氏謂明堂祭五帝而不祭昊天其說殊謬但據孝經緯謂文王爲五帝之宗而爲此說耳竊思明堂有五室以象五行當有五帝神位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明堂法太微其有五帝之位宜矣季秋大饗上帝則以五帝配之猶南郊祭天以日月配之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日月爲陰陽之精五帝爲五行之精日月稍尊于五帝故日月配郊以五帝配明堂也明堂雖亦祭及五帝然非祭之主陳氏禮書馬貴與文獻通

考皆謂明堂祭五帝當兼祭昊天上帝其說固優于鄭氏而以五帝爲祭之主則亦失之至于文王之配享配上帝非配五帝蓋與五帝同配天猶南郊后稷與日月同配天也鄭謂文王配五帝謬矣又謂武王配五神其說更謬祭法言宗武王卽孝經之宗祀其與文王並配上帝可知句芒等五神爲五帝之佐重該脩熙等所配食者其卑可知以武王配之是卑武王也必不然矣明堂旣無專祭五帝之禮則專祭五帝當在何處竊疑其在南郊也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五帝之祀不在明堂而在郊矣五時迎氣各于其方祀之至于合祭五帝則必在南郊蓋五帝亦天神祭天必就陽位也五時迎氣各祭其帝卽在迎氣之日不必卜日也而大宰祀五帝則前期十日而卜日迎夏迎秋不可服裘也而司服祀五帝則服大裘是知周禮所謂祀五帝者合祀五帝也合祀五帝當在何時竊疑其在周正季冬之月也大輅合祭羣神在于歲終則合祭五帝亦宜在歲終矣周之季冬夏正之孟冬也五時已備百穀畢登自可合祭五帝以報五行生育之功若夏正季秋冬時猶未至安得合祭五帝乎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祀五帝必服大裘與此時正合若季秋豈可服裘乎鄭謂合祭五

帝在季秋非也又謂己月大雩合祭五帝豈夏月可服大裘乎大雩在午月鄭說非也詳龍見而雩解大雩亦祭天非祭五帝雩亦在南郊但與祭天泰壇及合祭五帝壇皆當別處鄭謂雩祭五帝亦非也禘祫之禘其目有二一日宗廟吉禘古者天子三年嚮畢新主與羣廟之主及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之廟謂之吉禘卽所謂終王之祭也汲郡古文云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其證也諸侯謂之大禘春秋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此與天子吉禘義同但其名異而其儀亦不同耳魯僭行大禘始于僖公而僭稱吉禘則始于閔公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吉禘必于大祖而于莊公則非吉禘之制其不僭用天子之禮樂亦可知矣然則吉禘云者特僭稱其名耳左氏襄公十六年傳云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僭稱吉禘之名未嘗行天子禘禮也吉禘祇有一祭諸侯終嚮大禘亦然商頌序云玄鳥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爲禘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嚮三年旣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案鄭

禮說七

未

禮說七

毛

氏此箋兩禘夾一祫比年行大禮于經無據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禘之前未有祫也鄭乃云四月祫此何據乎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以爲大祫大祫之後未有禘也鄭乃云三年禘又何據乎又謂禘于其廟熊氏云三年除喪特禘新外者于廟是不合會于大祖也可謂之禘乎禘爲大祭之名豈有特祭一廟之主而可謂禘乎新主初入廟與羣神會故爲合會大祭以相接若特祭新主于義何取乎吉禘于莊公未可以吉而吉祭喪未畢也不可稱禘而稱禘不于大廟合祭而特祭于其廟此魯之失禮者豈可謂周禮亦如是乎鄭因禘于莊公之文遂以特禘于其廟爲三代王者之禮誤矣王制孔疏謂禘祭莊練時然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其祭謂之耐不謂之禘練時喪未畢而可稱吉禘乎抑亦誤矣大禘必于夏吉禘則無定時要在夏秋冬三時行之行于夏謂之大禘行于秋謂之大嘗行于冬謂之大烝祭統言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此言魯之禘或行于秋謂之大嘗則天子吉禘行于秋亦稱大嘗可知矣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功臣從享必是大祫非時祫大祫卽禘而行于冬必是吉禘此吉禘稱大烝之證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祫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禮說七

未

此禘謂吉禘曰烝嘗禘于廟則夏秋冬三時皆有吉禘惟春無吉禘可知矣知烝嘗禘非時祭者以不全舉四時又不約舉烝嘗而必加禘字其非時祭明矣此謂新主祫廟係依乎祖祖與羣廟之主皆未遷新外者但有主而無廟先儒謂祫後反主于寢非也萬充宗辨之詳矣練祥禫等皆特祀于主至三年喪畢行吉禘禮新主乃與羣主合祭于大廟所謂烝嘗禘于廟也杜注謂新主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大禘乃皆同于吉不知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則宗廟時祭不行矣且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皆以新外者言之乃謂烝嘗二字泛說羣廟之祭上下文義皆不順矣黃黎洲駁杜注之誤而以烝嘗禘皆爲時祭謂時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外者其說亦非總不明喪三年不祭之義耳一日宗廟大禘先儒禘祫之說紛紛不一有謂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者賈逵劉歆王肅王制孔疏明杜預說後漢書注歐陽禮樂志是也有謂祫祭于始祖廟毀廟及未毀廟之氏禘祫志說也有謂祫祭于始祖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穆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主祭于武

禮說七

未

王之廟又祭親廟四者王制疏引鄭氏說也有謂禘止祭毀廟之主者鄭氏司尊彝注也有謂禘兼毀廟及羣廟之主者孔安國也有謂禘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注也有謂禘小禘大者鄭氏也有謂禘大禘小者王肅孔晁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羣廟合食于前者程子陳祥道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止以祖配禘則已毀未毀之廟皆合食大廟者趙伯循陸淳朱子楊信齋也至論禘祫之年月有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禮緯張純許叔重鄭氏大宗伯注也有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者鄭氏王制注商頌箋也有謂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每三十月殷者徐邈也有謂禘三年大祭者杜預春秋注也有謂禘則三年祫則五年者楊士助穀梁疏也有謂禘祫並三年者徐彥公羊疏杜佑通典也有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者孔氏周頌疏也有謂禘祫每歲行之者張子也有謂禘以夏祫以秋者崔靈恩也有謂禘以孟夏祫以孟秋者鄭氏也有謂禘以春祫以秋者毛氏魯頌傳也有謂禘以四月祫以十月者張純也有謂禘以五月祫以六月者通典也案經典皆言禘而不言祫王制言祫禘祫嘗祫烝曾子問祫祭于祖指時祫言是諸經無大祫之祭也惟公羊傳

有大祫之說然非天子之祭禮也且諸經未有禘祫對言者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以追享為禘朝享為祫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為祫以饋禘祫不對言其非食為禘此皆注家妄說經無明文也禘祫不對言其非二祭明矣諸家以禘祫為二大祭者妄也劉賈謂一祭二名其說視諸家為優然猶未當也蓋天子有大禘而無大祫諸侯有大祫而無大禘時祫天子諸侯皆有之惟合羣廟之主大祫則兼及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毀廟之主又功臣從享也公于大廟下云天子之祭也是諸侯不得有禘也春秋書禘著魯之僭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大事本是禘而公羊釋之曰大事者大祫也所以正其名也可知諸侯無大禘而當有大祫矣然則天子之大禘不名為祫諸侯之大祫不名為禘劉賈謂一祭二名是天子禘亦可稱為祫諸侯祫亦可稱為禘也豈其然乎王十朋禘祫論謂禘者總名祫者禘中之一事猶之薦與裸也果爾是祫不得為祭名諸侯無大祫矣公羊大祫之說何以解之彼乃謂公羊援禮緯以釋經誣之甚矣萬充宗謂夏禘大祫專于天子是以天子之大祭與諸侯同名亦非也二子俱以禘祫為一事自是卓識惜不能分別天子諸侯之祭名又皆以禘為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不知宗廟之禘未有禘所自出者也周頌序云雖禘太祖也是

禮說七

羊

禮說七

羊

禘必于大祖之廟羣廟及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功臣皆從享所以爲大祭先儒或謂禘于羣廟或謂止禘毀廟或謂禘但以始祖配所自出之帝如此何以爲大祭乎鄭氏昭穆分祭之說尤爲謬妄至行禘之年自古無確論鶚竊謂禘祭間歲一行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又云未卜禘不視學視學卽考校可知禘祭間歲一行也王制云春日酌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禮四時之祭曰祠禴嘗烝此云酌禘嘗烝者蓋不行禘之年曰祠禴嘗烝行禘之年曰酌禘嘗烝也大禘不在時祭之外夏行禘則不禴矣禘行于夏故夏祭卽名禘而移酌于

禮說七

圭

春酌卽禴也此又禘間歲一行之證也吉禘或在新年二年或在三年魯之吉禘多在二年閏二年文二年皆有吉禘也吉禘在二年則大禘在四六八十等年故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是吉禘可知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亦是禘昭公十五年左氏以爲禘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非禘年而稱禘杜預釋例以爲用禘禮也此又一證也四親廟二祧皆四時祭則二祧以上諸祖當歲一祭然既爲毀廟之主其親已盡其世已遠甚至有數十世者酌爲中制間歲一祭可也時祭與月祭不相遠間歲祭與時祭亦不相遠若三年一祭則遠矣五年一祭則

尤遠矣若謂每歲一祭與時祭連月或同月是太數也禘而不禴是四時祭缺其一也毛詩周禮爾雅諸書何以有祠禴嘗烝之名乎萬充宗謂天保詩作于文武時文王恪守臣制武王典禮未遑所云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也然雅頌之興皆在成王之世詩言于公先王是大王王季皆已追王不在文武時明矣豈得以禴祠烝嘗爲諸侯之禮乎況周禮明天子之制亦曰禴祠嘗烝也萬氏又引中庸禘嘗之義證禘爲時祭不知上文春秋脩其祖廟二節已言時祭此節別言郊社禘嘗以爲明其義治國如示諸掌可知禘嘗非時祭也禘是大禘

禮說七

圭

行于夏者嘗是吉禘行于秋者皆宗廟大祭也祭統以大嘗禘與郊社同爲重祭此亦以禘嘗與郊社對其爲重祭可知不言大省文也凡經典嘗禘與郊社對言者皆大祭也禘非時祭卽于時祭而大其禮故必閒歲一行乃得有四時之常祭也且學記言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游其志是寬緩之意禘在孟夏若每歲一行則是土之正月入學者四月卽視學考校何以游其志乎然則閒歲一禘無疑矣又高堂隆及通典亦有閒歲奇偶之說其說勝於諸家然言禘不言禘通典又以爲此虞夏殷之禮亦非也匡衡告謝毀廟云天子閒歲而

祫萬氏宗通典之說謂禘以午月姝不思時祭皆以孟
月詳宗廟祭禘即行于時祭則必在孟夏已月明堂位
言季夏六月禘祭以爲此天子之禮周之季夏夏正孟
夏也凡謂禘行于午月者皆非也天子本無祫諸凡論
祫之月者可不辨其非矣諸侯大祫亦與天子同年
月但其禮殺不得稱禘則其四時祭之名止有祠禴嘗
烝而無禘禘嘗烝矣禘即行于時祭故天子時祭之名
可稱祠禴嘗烝亦可稱禘禘嘗烝王制祭義所謂春祠
夏禘者非必在行禘之年也亦祠禴之通稱耳然究非
正稱故諸書言四時之祭皆言祠禴嘗烝也禘之可考
者其詳蓋如此

禮說七

禮

四類四望考

四類四望之祭經典未詳然皆可考而知也周官小宗
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謂日月星
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氣爲類者鄭注云日月星辰
爲之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所望而祭者四類設壇之
所鄭氏謂兆曰于東郊月與風師于西郊司中司命于
南郊雨師于北郊此不言星辰之兆雨師不從日而以
風師從月南郊有司中司命而北郊止雨師其說未當
案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

禮說七

禮

古風師雨師是天神以日月星辰爲尊日月尤尊于星
辰則日月當特爲一壇風師不當與月並列也星爲五
星從日爲陽辰爲二十八宿從月爲陰詳星南爲陽位
星當兆于南郊北爲陰位辰當兆于北郊此日月星辰
爲四類之主其兆各居正位司中司命列于南郊星壇
兩旁風師雨師列于北郊辰壇兩旁司中司命風師雨
星也鄭注以司中司命爲文昌第五四星以風師爲
箕雨師爲畢然星名多始于甘石文昌之司中司命始
其爲文昌箕畢雖好風雨而風雨豈盡箕畢所司且辰
畢既非風師雨師無妨以風師雨師與辰並列矣如此
各得相稱風師雨師亦得以類相從矣司中主人之性
司命主人之形性屬陽形屬陰風爲天地陽氣雨爲天
地陰氣則司中風師當位于東司命雨師當位于西也
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是四望以五嶽爲尊四瀆爲卑大司樂云四鎮五嶽
崩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
崩山醫無閭霍山恆山華嶽岱衡恆爲五嶽會稽沂山
醫無閭霍山爲四鎮是四鎮與五嶽一類當次于五嶽而尊于四
瀆也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然學記言三王祭
川皆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爲泰山河海則四望當
有海矣設壇之位四嶽各隨其方東岱西華中嶽當兆
于北郊以乾南坤北天地之正位祭地示以北方爲尊

也五帝兆于四郊中央黃帝當兆于南郊以火土相生又天神以南方為尊也義與此同黃帝炎帝當各為一壇謂同周以嶽山為中嶽詳五在雍州則其兆當居

恆山之西況地道尊右正得其宜也沂山為青州之鎮

當兆于東會稽為揚州之鎮當兆于南霍山為冀州之

鎮當兆于西醫無閭為幽州之鎮當兆于北各隨其方

也史記引古文湯誥云東為江西為河南為淮北為濟

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則當兆江于東北河于西兆淮

于南兆濟于北亦各隨其方也海為百川之王尊于四

瀆當別為一壇兆于東郊之南海以東南為大也鄉飲

酒義云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是海當位于東矣

禮說七

學記言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或委河為原海為委觀此益知河當位于

而海當位是祭海與祭河不同時蓋四瀆祭畢然後祭

于東矣海海當別位于一處可知矣中嶽尊于四嶽海尊于四

瀆皆當別位中嶽位于西北海位于東南正自相對矣

四嶽為四望之主其壇當居正中四鎮四瀆之壇列于

兩旁各自相稱矣山高配天為陽水下就地為陰又西

北多山東南多水則南北郊之兆四鎮宜在西四瀆宜

在東東西郊之兆四鎮宜在北四瀆宜在南也至于祭

祀之時先儒皆未明言今考四類即是六宗六宗之說

惟鄭注尚書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說為長近全謝山并不取鄭說以為歲時日月星辰似乎該括

然歲之祭未見于經傳蓋歲者舜典云肆類于上帝禋天之所生故古無太歲之祭也舜典云肆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此告祭類帝繼以禋宗則知郊天正祭後亦必

禋宗日月已配享于天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六宗但

自星辰以下而四類有日月者非郊天之時則日月當

與星辰同祭且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壇位于東西郊

自當在四類之中矣淮南子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

德祀四郊涼風至在申月報地德當是北郊祭地詳前

祀四郊當是四望夫四望為地之屬四類為天之屬祭

地而及四望則祭天而及四類可知四類之祭當在建

禮說七

寅之月也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可知其每年郊天之後繼以三望也蓋魯

但僭祭天而未僭行四類魯雖僭禮亦有不盡僭者天

僭也其無四類可知故四類故以三望擬四類而行于

郊後然則天子南郊後必行四類明矣此時類祭雖不

及日月然日月既得配于天又有春秋分大祭特祭與

南北郊相擬固自極其尊崇也朝日夕月亦當名為類

此時但祭日月而不及星辰等神與孟春但祭星辰等

神而不及日月通相當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宗

當為祭黨正云春秋祭崇天子祭祭四類四望所謂春

秋其孟春孟秋與至于徧祭日月星辰諸神則在夏正

孟冬月令云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鄭注云天宗日月星也孔疏云六宗在類帝之後故無日月月令無祭天之文則六宗自得日月賈逵以爲天宗日月星鄭蓋用此說也然既曰天宗則六宗皆當在內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自是卓識但當增以日月耳風師雨師最係年之豐凶祈年安得遺之乎四望之祭既行于申月北郊之後又行于夏正孟冬月令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此山川通嶽瀆言之下云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可知此山川是嶽瀆也祀而曰畢是以歲終畢之若周正歲終爲亥月是夏正孟冬也然則周之四望又行于夏正孟冬明矣是月先祭四類次祭四望然後行蜡臘之祭此歲終徧祀羣神之義也又午月大雩帝亦當祀四類四望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此山川亦通嶽瀆言之雩以求雨嶽瀆之出雲降雨爲最大也既祀四望亦必祀四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固祈雨之所宜祭者也左氏謂祭祭日月星辰詳祭考祭之義與雩通也雩及四類四望明矣王者歲祭天地有三故四類四望亦有三也日月上三祭崔氏謂祭日月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于東祭月于西非也迎氣各祭其方之帝不必祭日月又崔氏不數大雩之祭而數南郊之主配日月不知此祭天而以日月配非祭日月也又謂大蜡時合祭日月日于壇

實崇月于坎壙埋不知祈年天宗在大蜡前非大蜡時也周禮大司馬以實崇祀日月星辰以埋沈祭山川澤祭月何得埋乎實崇祀日月星辰以埋沈祭山川是禮祭必實崇非埋于坎也日月合祭亦未必然祭之牲皆當用犢皇氏謂合祭四類亦可謂天神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鼓人以雷鼓鼓神祀此天神兼五帝日月星辰等神言之下文祭地示又別出知其兼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可與地同主則日月星辰亦可與天同樂矣四望亦可謂四方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此四方在山川之上則非小神矣山川四方各有大小其大者上次于天地當有嶽瀆之神非四方百物也大宗伯以方百物在山林川澤之下可知是四方小神曲禮四方在山川之上則非小神矣山川四方各有大小其大者望也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此四方亦當有四望凡小祀不爲壇四方祭以壇又與日月星寒暑等連言知其非小祀矣壇而曰坎蓋先爲坎而于坎中爲壇如澤中之方丘也四望爲地之屬故爲坎壇然亦四瀆則然若嶽鎮之崇高不當爲坎矣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亦以月爲陰象恆有虧缺故爲坎壇以祭之非有坎而無壇也祭法云夜明祭月也此夜明當卽是坎壇崔氏以夜明爲秋分之祭以坎爲大蜡時之祭非也四望服希冕司服有明文而四類之服不見然觀祀五帝服大裘冕十二章鄭氏謂大裘冕無日月與五帝同爲昊

天之佐亦當服之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當是十二章大裘冕服少采當是九章衮冕月旣降于日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當降于月始服鷩冕七章也四類尊于四望故四望服希冕三章也詳祭說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而四類之牲不見然上文云陽祀用騂牲四類皆天神亦爲陽祀則用騂牲可知也圭璧祀日月星辰則司中等可知血祭祀五嶽則四鎮四瀆亦可知矣其可考者有如此

禮說七

罕

卷七終

求古錄禮說卷八

臨海誠齋金 鶚

夏禮尙文辨

夏禮尙文之說古所未有也其說始於董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白虎通因之遂有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之說蓋謂虞質而夏文商質而周文也夫謂商質周文則誠然矣而謂夏文則不然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黻者祭服之蔽膝馬所宜致美者也論語禹致美乎黻冕黻是衣之黼黻非蔽膝也然禹旣以祭服而致美則蔽膝亦必致美矣然猶但繡以山而已至殷而增以火周更增以龍觀此可知四代之禮遞趨於文以夏商校之實夏質而商文也更廣證之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瑚周之八簠俎有虞氏以櫛夏后氏以楬殷以棋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簠與俎豆皆祭器以禹致孝鬼神宜乎致其文矣乃璫僅有四未有六瑚八簠不以多品爲文也俎但加以橫距未嘗如殷之曲其足周之更設下跗於兩端也豆但以木爲之未嘗如殷之飾以玉周之加刻鳳羽也獻讀爲沙周亦玉豆更刻爲鳳羽然又如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夏后氏官百殷

禮說八

十一

二百周三百尤其顯然可見者也又以夏小正考之八月玄校傳云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祿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此但解祿為婦人未嫁之服其實玄色非婦人服也祿字今作緣非所校惟玄色之服可見其不尙華麗之

衣也四月取荼傳云以為君薦蔣也十二月納明紵傳

云納之君也可見其器用會物之樸素也禹之菲飲食

惡衣服于此可得其略矣尙書大傳載禹貢異物北海有魚劍魚石出瑱擊聞又有

五湖元唐大都鯉魚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

屋四阿此皆為明堂而重屋四阿始于殷則夏無重屋

四阿可知夏之明堂亦必四注但無四阿耳鄭氏以四阿為四注非也詳四阿反站考牆用

白盛鄭注以壁其無彩畫可知詳考諸書未見夏之尙

文也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歎周之文盛而

夏殷之不文可見也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此明以夏為

質也殷人本質而以夏校之則見其文是可知天地氣

運漸趨於文明聖人因時而制宜非有意於尙質尙文

也豈有一質一文相為循環之理哉然則謂文質再而

復夏與周皆尙文者真臆說也近時孫淵如宗其說引

以解經鸚故不可以無辨

桀都安邑辨

書序云湯伐桀升自陟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偽孔傳桀

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孔疏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

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今安邑有鳴條陌鸚案汲郡

古文云帝癸即桀也元年帝即位居斟鄩十三年遷于河

南考斟鄩夏同姓國即漢北海郡平壽故城在今山東

萊州府濰縣東南五十里是桀之始都已不在安邑矣

至遷于河南疑在今之河南府洛陽縣何以知之史記

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

南羊腸在其北考大華山在今同州府華陰縣南一十

里正當河南府之西河水經其北又東經洛陽縣北又

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成皋在今開封府汜

水縣地河濟二水正當河南府之東所謂左河濟右大

華也伊闕一名關口即關塞也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杜注關塞洛陽

西南伊闕口也水經注伊水又北入伊闕管大禹疏以

北流故謂之伊闕今考伊闕在洛陽西南三十里所謂

伊闕在其南也羊腸阪在大行山文選魏武帝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魏魏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李

善注云呂氏春秋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注太行山在

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晉陽太原北

又高誘注淮南子云羊腸阪是大行孟門之限然則阪

在大行山在晉陽也今考太行山綿亙千里其南則抵彰德衛輝懷慶三府羊腸阪在其上河南府北界懷慶大行山正當其北所謂羊腸在其北也再徵諸國語幽王三年而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晉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韋昭注禹都陽城伊洛所近考水經伊水過伊闕中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事也桀都在洛陽可知韋注以禹都言蓋謂桀之都禹故都也然禹都陽城陽城屬潁川郡今河南府登封縣地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伊闕不在其南河濟

禮說八

四

亦非在其左與史記不合汲郡古文禹元年居陽城地理志注臣瓚云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可知竹書本作居陽城今本作居冀非是而帝癸十三年則書遷于河南可知非陽城也不然何不言遷于陽城乎雖陽城在河之南亦可稱河南然非實錄矣竹書所紀諸帝都如大康仲康居斟鄩帝相居斟灌少康遷于原皆實紀其名豈于陽城而獨不然桀都河南河南蓋古之地名漢之河南縣今之河南府皆因其舊名非泛言大河以南也韋注未確而其地則甚近矣竹書亦紀河洛竭而繫於十年在遷于河南之前則非矣蓋後人編輯之誤國語又云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注聆隧

地名汲郡古文帝癸三十年聆隧災聆隧在河南可知也桀都在今河南洛陽甚明偽孔傳乃謂桀都安邑考安邑漢屬河東郡在河之北今山西解州屬縣河水經今蒲州府在安邑西是右河非左河且與河相遠也濟水發源在今懷慶府濟源縣懷慶西界絳州垣曲北界澤州鳳臺與安邑不相接至入河處在洛陽東北中隔懷慶府非在安邑之左也大華在安邑之南相去頗遠不得謂右大華也伊闕去安邑亦遠又中隔大河不得謂在其南也孔疏惟據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北謂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其三面皆置之不

禮說八

五

論何其疎也至謂鳴條在安邑西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尤爲謬妄湯居南亳故城在今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安邑在其西北若桀都安邑湯自東往伐之桀自西來拒湯當戰于安邑之東何乃戰于西乎孔謂湯承禪代之後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從安邑西南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桀而出拒湯故戰于安邑之西此妄解升自陋之文傳會偽孔傳出其不意之說而豈可論聖人之事哉聖人奉天伐暴師出以正必不歷險迂路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如詭譎者之所爲也魏延子午谷之計孔明猶不用而謂聖人爲之乎孟子言民

望湯師之至若大旱之望雲霓安有掩襲之事乎其不合一也左氏昭公十八年傳云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其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殺之日也杜注昆吾夏伯也乙卯日與桀同誅商頌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鄭箋湯先伐韋顧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汲郡古文云帝癸二十八年商師取韋二十九年取顧三十年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陶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此昆吾與桀同日亡之證考昆吾所居有二左氏昭公十二年傳云楚子曰咎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杜注昆吾嘗居許地孔疏許既南遷故云舊許是宅其

禮說入

本

地此時屬衛哀公十七年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杜注衛有觀在于昆吾氏之虛國語云史伯對鄭桓公曰昆吾爲夏伯矣韋昭注祝融之孫陸終第三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于舊許據韋氏注則夏桀時昆吾在許不在衛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今在河南許州與安邑相去遠甚若桀都安邑昆吾何得與桀同日亡乎孔謂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而亡臆說無據其不合二也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遂者繼事之辭必去此不遠乃可言遂三股

周曹國也水經云濟水逕定陶縣故城南酈道元注縣故三股國也湯追桀伐三股卽此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之邑也故曹國今曹州府地三股亭在府屬定陶縣界與安邑相去甚遠若戰在安邑之西豈得遂伐三股其不合三也惟桀都洛陽則無不合考鳴條卽舜所崩之地孔疏載或說陳畱平邱縣有鳴條亭詳舜崩平邱故城在今開封府陳畱縣西北九十里開封與河南接壤河南在開封西平邱亦在開封府之西許州開開封河南之閒地皆相近湯自商邱西至許州伐昆吾昆吾敗走依桀湯遂伐桀昆吾與桀東出拒湯湯克昆吾桀亦

禮說入

七

敗奔陳畱是謂鳴條湯從之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敗績所謂昆吾夏桀同日亡也桀走定陶是謂三股湯從之伐三股定陶在陳畱之東其地相近所謂遂伐三股也由洛陽至陳畱由陳畱至定陶皆自西而東一路蹤跡可見知昆吾敗走依桀者據汲郡古文商師征昆吾以在自陶征夏邑之後又何以與桀同日亡乎然安知非昆吾來救桀以毛詩竹書皆言湯先伐昆吾後伐桀昆吾已敗伐何能救桀乎知湯伐桀非卽戰于鳴條者以鳴條非桀之都史記言桀敗走鳴條知之也自偽孔傳謂桀都在安邑致使成湯伐桀之事迹不明于後世而又厚誣聖人以詭詐之行是可憾也惟升陶不可考太平寰宇記云堯山在河東縣二十八里卽雷首

山亦卽隔山湯伐桀升自隔卽此也此亦本僞傳桀都安邑之說未可信也

冕服考

冕服之制說者多謬尙書皋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伏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案此說最謬

禮說入

禮說入

山龍藻火皆明是二物安得混爲一物華蟲本五色之鳥何獨以爲黃繪是會五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何獨以爲黑藻是水草本青色說文作藻云玉飾如水藻文亦未嘗言其赤乃以藻爲赤色何也山龍華蟲等皆有其物而作繪一色獨無其物乃與四者並列此何說邪作繪明與絺繡相對乃絺繡不與粉米黼黻並數而作繪卻與山龍華蟲等並數此又何說邪日月星辰與山龍華蟲等連敘上承觀象下注作服乃去日月星辰不用而斷自山龍以下則日月星辰四字豈其爲衍文乎山龍次於日月星辰之下華蟲之上本自尊也乃移置藻火之

下倒亂甚矣山有配天之隆左傳云山龍爲鱗蟲之長皆爲君象非天子上公不得服也而謂大夫士皆得服

之有是理乎五等諸侯與天子大夫爲差每合而爲一

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是也諸侯自爲差

則分而爲三如周官所言公九侯伯七子男五諸制度是也未有諸侯與子男

分爲二等者也五服五章與五刑五用對舉是天子所

以命德討罪者也則五服當在天子之下今乃并天子

數之與經文不合矣易繫辭言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

乾坤不特玄衣纁裳象天地之色亦以衣裳各六章象

乾坤各六爻也若衣有山龍以下五章而裳悉無之則

禮說入

禮說入

與衣不稱矣天子至士衣裳皆宜有別乃衣有五等之差而裳同用粉米黼黻何其無別乎然則伏生之說謬妄甚矣鄭君注周官司服引此經謂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孔冲遠推鄭意謂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於裳此說得之近孫淵如申伏而駁鄭皆牽強之說如引爾雅華皇也說文黼沃黑色玉篇沃始女黑色以證華蟲爲黃作繪爲黑然皇非黃也黼始非繪也又謂據經上云五服五章下云五采五色大傳以五色分爲五章與經文合不知五服五章諸侯以下

之服也五采五色天子之服也經文上下之義不同安得混而一之乎又引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以爲下士亦服袞龍之證不知節服氏掌王之旌節與冕服祭祀朝覲袞冕郊祀裘冕王之服也大常王之節也此文當於袞冕絕句若以袞冕連下六人讀之而謂節服氏自服袞冕無論下士不當有此服亦豈有身服袞冕而維大常以奔走於道路者乎龍袞爲天子之服下士卽得服冕無有服龍袞之理也又引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帝堯服黃黼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不知衣者衣裳之通稱

禮說八

十

裳字从衣是

黃黼黻衣蓋以裳言之黃質而刺以黼黻也黼黻是白黑與黑青相配之色非黃也且玄衣黃裳象天地故知指裳言衣裳之制始于黃帝但黃帝時衣有文而裳文不備至帝嚳帝堯裳始備有黼黻故特言之衣有文而裳文不備蓋略其在下者有虞氏衣山股火周龍章遞趨於文蓋與此同若以黃黼黻衣爲華蟲則記文明言黼黻未嘗言華蟲也大戴禮此文上云黃帝黼黻衣大裳字是以衣言之可知帝嚳帝堯黃黼黻衣言黃而別言裳者必以裳言之也黃帝時衣有黼黻裳則有黼而無史記五帝本紀稱堯黃收純衣純卽縞字但聞縞衣未聞黃衣也又引說文縞字解兩引山龍華蟲不引日月星辰謂古文亦不以日月星辰爲衣飾又

謂編考周禮禮記左傳管子之文但有日月星辰畫旂章之說不知說文但言山龍華蟲者舉其文之著者言之也衣六章山龍爲多禮器疏云夏殷衣有日月星辰而龍尤煥裳六章黼黻爲多而黼尤煥爾雅云黼黻彰也廣雅云山龍彰也此舉其文之多者也禮器云天子龍袞此舉其文之尤煥者也華蟲次于山龍故說文并舉之火次于黼黻故左傳二年言火龍黼黻昭其文也然則衣之文山龍華蟲爲著裳之火與黼黻爲著衣裳各三章亦自相稱也日月星雖尊而其文不著故說文不及他書亦不及此日月星辰畫於衣尙書已有明文

禮說八

十一

文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若無日月星辰何以象天乎書疏引此記文謂據此袞冕之服亦畫日月不言星辰者省文也孫氏謂衣玄質卽象天不必有日月星辰然凡祭服皆玄衣又下達於士豈皆可謂象天乎云被袞象天可知象天惟袞衣餘衣則否也若謂玄色象天則凡衣皆然何必言被袞也蓋惟天子有十二章之袞衣有九章之袞衣享先王袞冕九章之袞也無日月星辰義不取乎象天也祭昊天服大裘而冕十二章之袞也有日月星辰義必取乎象天也但言象天而日月星辰在其中矣然則以日月星辰畫衣爲無據者非也孫氏又引大戴禮孟子注史記

諸書謂衣亦刺黼黻刺繡之事以紃葛之精細者為質布畫山龍等五章于上而以黼黻之文刺于五章空隙之處復分畫為界絨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黼視其文如聚米也今案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證以終南詩稱秦襄公黻衣繡裳皆衣裳對舉則黼黻固有在衣者矣但衣之黼黻與裳之黼黻異祭義云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朱綠玄黃謂染絲為五色也以為黼黻文章謂織為白黑之黼黑青之黻青赤之文赤白之章乃製為冕服之衣也月令染采有黼黻文章又一證也禮說入染絲而織為帛禹貢所謂織文玉藻所謂織也士不衣織者士不得服冕故不衣也士舊弁服玄衣纁裳然則冕服之衣當用染絲而後織帛也竊疑衣備黼黻文章裳但有黼黻衣之黼黻文章用織裳之黼黻用繡衣之黼黻文章不在六章之內裳之黼黻則在六章之內衣之黼黻但以黑白青黑二色相配不象物形故不入章數裳之黼為斧形黻為兩己相背形故入章數此其異也畫纁襍色有五行相生者有五行相克者考工記所言青與白相次此五行相克者也所言青與赤謂之文此五行相生者也古聖人體天地之心設色必貴五行相生而衣服所以章身尤重于他物故

衣裳用玄纁旣取五行之相生詳開而織以為黼黻文章亦取五行之相生也黼黻文章當列於四旁中有日月章故以象四時四方文在左章在上黼在右黻在下左旋相生之次也五色獨缺黃象土無正位而華蟲居六章之中閒黃色最多本大傳華蟲象土位中央其色黃也日月星當在上山下屈曲旋繞是六章以華蟲為上降龍在華蟲之下屈曲旋繞是六章以華蟲為上口赤色月星白山龍青華蟲當在五色粉米與藻在下之質多黑也推之裳六章火當在上粉米與藻在下白藻青黼黑白黻青黑獨無黃色以纁裳之質多黃也雖多黃色而五色咸備象土之分旺四時也旣備五采雖繪亦可謂之繡然說文繪會五采繡也繡本刺于裳者雖繪亦可謂之繡然繡備五采繪亦備五采故繪亦通禮說入謂之考工記言畫纁之事於黼黻文章之下繼云五采備謂之繡固是泛說即指冕服華蟲言亦可記文明言可知五采備謂之繡非言刺繡也刺繡蓋黼黻文章繡掌于縫人或女工為之非畫工所可兼也五者各居一處各有其名此對文則別也若黻文則通五者皆可謂之繡亦皆可謂文謂章謂黼謂黻即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等亦皆可以五者通稱之詩唐風云素衣朱襺次章素衣朱繡爾雅云黼領謂之襺是黼可謂衣朱襺次章素衣朱繡爾雅云黼領謂之襺是黼可謂繡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黼領謂之襺是黼可謂繡也諸侯刺繡以法陰陽依非刺繡不當用刺也夫丹朱纁纁亦重文繡觀毛傳以繡釋繡白明衣緣用朱纁纁領以黑白之絲文非刺繡亦非繡畫馬貢有織文疑繡領以黑白之絲

之也織而為荀子正論篇云天子則服五采襍閒色重文繡閒色謂黼黻文章各以二色相襍文繡謂日月以下十二章物相襍故曰文本易繫辭傳備五采故曰繡衣裳皆有之故曰重夏本紀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是以十二章為文繡也左傳云火龍黼黻昭其文也是十二章統謂之文也而孟子以文繡為美衣則黼黻文章亦通謂之文繡也禮運云五色六章十二衣考工記云襍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又章與彰通爾雅訓黼黻為彰是皆可謂之章也爾雅云衮黻也詩言黻衣繡裳猶言衮衣繡裳論語言禹致美乎黻冕猶言衮衣繡裳鄭注論語云黻是祭服之衣是也邢疏既引鄭注又冕解黻為蔽膝誤矣蔽膝在下豈可加於冕乎且黻與修會辨之是舉衣上六章之物以及黼黻文章通謂之黻也大雅云常服黼黻猶言黼冕是又通謂之黼也若舉二字言之或曰黼黻如大戴禮所云或曰文章如論語所云或曰黼黻文繡郊特牲云黼以黼黻該黻文繡之美以黼黻該四旁閒色以文繡統中央章物皆散文則通之例也孫氏謂衣亦用刺繡眡于陰陽之義周官司服疏云衣是陰刺亦淡沈此說最精又泥于大戴禮黼黻衣而謂衣但繡黼黻不知猶有文章且謂刺于五章空隙之處顯與考工記不合至孟子稱舜被衮衣說文以衮為玄衣士冠禮兄弟畢衮玄

衮與綯通淮南子尸祝有衮又通衮今是也玄衣有月令曰桑扈路路即玄路是衮為玄也畫文趙岐注訓衮為畫義亦可通而以被畫衣為黼黻繡繡此趙注之誤未可據也五帝本紀云賜舜絺衣絺衣蓋卽周之絺冕服也絺冕三章孤卿服之此周制也其上有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其下有大夫一章而皋陶謨言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王制孔疏推鄭意謂天子十二章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僞孔傳則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二說皆非五服當在天下之下虞制蓋與周制同舜此時未為帝亦未為相故賜以絺冕之衣也天子諸侯之冕服未有絺繡於衣者也孟子言舜被衮衣此在為天子時與史記絺衣不同孫氏以絺衣為衮衣誤矣且讀絺為絺繡之絺而謂刺繡以絺為質不知舜時蠶事之興已久冕服最貴豈可不以絲為之況絺綌為當暑之服非四時之常服也尙書本文以絺對作則絺非絺綌甚明矣白虎通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孫氏據此因謂刺繡於絺然禮運言上古未有麻絲衣鳥獸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是古聖人始制衣服即以布帛為之未聞但取絺綌以蔽形白虎通之言未足據也孫

氏又謂夏本紀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文亦畫也
文足以該山龍已下五章之畫繡足以該粉米已下繡
文不知文之本義非畫繡也文爲物之交錯而有光采
易言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又以天文與地理對言
又言虎豹之文炳蔚此文之本義不可訓爲畫也且日
月星辰正是天文文其大于是而謂夏本紀所言文繡
自山龍以下而日月星辰不與焉必不然矣是則孫氏
所以申伏駁鄭者皆爲曲說而大傳之言必不可從也
然鄭君注司服謂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
旌旗冕服止九章則其說亦謬案周官經文王祀昊天

禮說八

卷八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又云公之服自衮
冕而下如王之服夫衮冕九章公之服也公自衮冕而
下如王服則王之服必有加于九章之衮冕而爲十二
章可知大裘之冕其服必十二章也王與公侯伯子男
差等王皆十二公皆九侯伯皆七子男皆五如王執鎮
圭凡有二寸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伯躬圭皆七寸子穀
璧男蒲璧皆五寸王建大常十有二旂公旂九旂侯伯
七旂子男五旂此類不可枚舉然則公服九章天子必
服十二章以爲尊卑之別若同服九章是尊卑無別也
郊特牲言王被衮以象天明有日月星辰是周天子服

十二章之確證鄭君乃以此爲魯禮豈周天子不服十
二章而魯侯反得服十二章耶且經文明言王何得指
爲魯乎凡經言王而鄭注指爲魯者皆大謬之說也江
慎修謂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正是監前代損益之
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此說亦不
然周禮尙文夫子稱其郁郁則監二代而損益者大抵
損質而益文也況冕服尤重文章夏禹不尙文猶且致
美而以尙文之周王乃反損十二章而爲九章此必無
之事也且卽損前代之文亦宜上下皆損乃天子獨自
損之而公侯伯子男皆不損有是禮乎鄭志又謂大裘

禮說八

卷八

上有玄衣與裘同色其服無章司裘疏其意謂祭天尙
質也然祭天固有尙質之事如器用陶匏席用素而旂
常冕服則致其文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又云旂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則服必十有二章可知乃謂
其服無章下同於士之爵弁服以至尊行大祭而服等
于至卑不亦僣乎冕璪旒極其華而服則無文抑何衣
冠之不稱乎而鄭謂大裘之冕無旒則又與郊特牲冕
璪十二旒之說顯相刺謬矣或疑大裘不言衮似乎無
文不知經文每有互見之法大裘不言衮其餘冕服不
言裘互文錯見也
本戴東原說大裘用黑羔皮與朝服之羔

裘同然其制特大又為天子諸侯之祭服卿大夫自祭

家廟不得服之則其大夫自祭用冠弁服

故名之為大裘

玉藻云大裘不裼可知為祭服也又云惟君有黼裘以

誓省大裘非古也誓省輕於祭故服黼裘而不服大裘

然黼裘亦非人臣所得服則大裘之尊更可知六冕之

服同用大裘無疑矣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

之服似大裘非凡祭所概用然其下文別無他祭之裘

但言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良裘即黼裘功裘即朝服之裘並非人君祭服之裘是

則大裘不專祀天而云祀天者舉其重以概其餘也司

禮說八

卷八

服言祀天服大裘而其餘不言亦猶是也享先王用衮

冕而祀天尊于先王其服衮不言可知或者泥其文遂

謂大裘之上無衮衣不亦惑乎凡裘之外有上服上服即衮

衣鷩衣之類王藻言大裘不裼則裘外有上服上服即衮

言尸襲尸服卒者之上服祭者與尸服同則裼衣可知又

有上服亦又鄭注考工記黼黻文章謂此言刺繡采所

可知矣用繡以為裳毛詩孔疏因謂黼黻在裳黼衣繡裳疏黼

者衣大名又玄衮及黼黻黼謂繡江慎修因謂黼

冕是舉後一章以該他章然衮冕鷩冕毳冕皆舉其首

章以該其餘於理為順若舉後一章以該他章則不順

矣徧考經典無此體例是知鄭孔之說非也惟衣有黼

黻故有黼冕黻冕之稱衣在上體與冠相近古人衣必

與冠同色詳聞

以衣與冠一類也裳與屨同色則與冠

不類也若舉裳之一章與冕連文並稱是亂其例也以

衣為衣裳總名而解黻為祭服之衣可也必指黻為裳

之一章謂舉最後一章以該餘章不可也以衣為大名

言衣冠也以黻為裳之一章而言又案禮器云禮有以

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龍衮

言衣非言裳則黼黻亦皆言衣可知孤卿希冕裳有黼

黻孤卿亦大夫若謂黼黻在裳則不得言諸侯黼大夫

黻矣經意言尊者文多卑者文少以次遞降是則諸侯

禮說八

卷九

黼大夫黻者諸侯備有黼黻大夫有黻而無黼也竊謂

黼黻文章黼重於黻文重於章天子諸侯皆有黼黻文

章分列衣之四旁大夫但有黻與章服希冕者刺粉米

於中鄭注司服希冕云希讀為緇或作緇字之誤也希

畫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而章在左黻

在右服玄冕者裳刺黻為一章衣亦有黻王制疏有孤

卿大夫玄冕無孤之國卿緇冕大夫玄冕衣裳既相稱

而黻為黑青相配與玄衣之色相似玄為黑而微其文

不著足見位益卑則文益少也士玄衣纁裳則衣裳皆

全無文矣左昭二十五年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九文謂山龍華蟲以下九章六采謂天地四方之色
五章謂文章黼黻繡本杜注但杜解九文分華蟲為二不及宗彝失之此子產
之言明侯國之禮故有九文而無十二章九文之外又
有五章其指文章黼黻繡無疑亦可見黼黻之在衣也
諸侯有九文五章似亦得稱龍衮然五等諸侯惟上公
得服衮冕天下罕有猶且但有降龍無升龍本親注又無
日月星辰不如天子之備而黼黻等五章不減於天子
故曰天子龍衮諸侯黼天子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六章而龍為最著諸侯衣有黼黻文章繡五章而黼為
最尊黼在右衣尚右手故以黼為尊祭義月令皆先言黼黻後言文章可知黼為尊也大戴禮言黃帝黼
黻衣舉其重者言之耳考工記先故各舉其一以該其
言文章者順四時之序又一義也故各舉其一以該其
餘也大夫有黻與章以黻為重又玄冕但有黻無章故
曰大夫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
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所謂大夫黻也此黻冕與論語禹
之黻冕乃衮冕之通稱此則大夫之正服也詩小雅云
孔疏引論語黻冕解之且以黻為蔽膝誤矣詩小雅云
玄衮及黼此言天子賜來朝諸侯黼冕之服所謂諸侯
黼也毛傳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未嘗言黼在裳
黼也又未嘗言衮黼非一衣也鄭箋黼黻謂繡衣諸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
下孔疏因謂黼黻刺之於裳又謂經言及則非一之辭
君子來朝非獨上公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公因賜
衮冕之意願諸侯有功德可進之為牧伯爵同上公因賜
衮冕之服觀下章福祿申之天子命之等語可知非謂
諸侯不一等所賜非一也玄衮及黼者謂衣之中畫龍

其旁又有黼黻文章也而言孔冲遠但知黼黻在裳故
謂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是夏殷禮不知經文凡不
明言夏殷者皆周禮也下文云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
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云朱綠似
夏殷禮周禮天子五采藻孔疏又謂周家旒數隨命數
士但爵弁無旒不知此亦周禮也蓋大夫士有王朝侯
國之異王朝之大夫此大夫通卿而言與諸侯略等士與諸侯
之大夫略等然則王朝之士得服冕也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此侯國之大夫士也玄衣纁裳是爵弁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此王朝之大夫士也說苑脩文篇云士
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與禮器異蓋指王朝之
大夫士言也王朝大夫或服毳冕或服希冕士玄冕故曰士黻大夫黼上大夫為孤
卿六命與侯伯等而服毳冕其冕七旒下大夫四命與
子男等而服希冕其冕五旒上士三命與大國之卿等
而服玄冕其冕三旒三公八命服鷩冕故卿服毳冕大
夫希冕孔冲遠王制疏謂三公服
毳冕也外諸侯則皆九旒以遠王得伸也其玉各依命數
辨等威也三公與外諸侯之上公略相等雖服鷩冕而
有九旒所以尊之也夏官弁師云諸侯之纁旒九就九
就卽九旒此與禮器適合而鄭注謂侯當為公字之誤
也失之矣五采纁但言朱綠以此二采下達於大夫士

猶黼黻文章繡五者皆備而黻下達於大夫士所以天子衮冕亦稱黼冕也然則禮器所言非夏殷之禮明矣孫淵如謂夏禮非殷禮以夏尙文與周同據春秋繁露夏文商質之說不知夏禮實不尙文董子之言未足據也詳夏禮尙文辨又謂此爲尊者降等之服其祭服自各有山龍又引春秋繁露度制篇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之說謂此爲燕居之服不知衣服之制各有等差卽祭服亦豈不爲尊者降等乎禮器所言正是祭服卽注亦云此祭服若燕居則天子諸侯皆服玄端玉藻有明文也董子此言亦未可據又謂此龍衮是玄衣山龍大傳之士服也天子服士服史記稱帝嘗其服也士是也不知帝嘗之服士服特在燕居之時若朝祭之服下與士同尊卑無別雖皇古亦不至此龍衮是天子極盛之服惟大朝大祭用之而謂卽士服可乎孫氏之說謬亦甚矣

棺槨考

五禮莫重于喪棺槨尤送外之大事不可以不考也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云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

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引檀弓天子棺制因云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棨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孔疏天子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上公合厚二尺一寸案此二節注疏皆誤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爲弟一重棨爲棨棺是弟二重梓爲屬棺是弟三重又爲大棺是弟四重四重卽四物故曰四者皆周也若以水兕爲二物孔疏水兕二物四重凡五物也而以上公去水牛爲三重是天子之棺五重矣凡言君者統五等諸侯而言未有獨去上公而稱侯伯子男者也周官五等諸侯多以命數分爲三等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車旗服物皆依命數別爲三等初不以諸公諸侯分二等也周官亦有不分三等而統稱諸侯者如掌次司裘所言是也惟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以諸公諸侯分二等然降至大夫與士混同二佾殊非禮制當以左氏諸侯大夫爲差五等統稱諸侯亦不以諸公諸侯分二等也禮器云天子五重八翼諸侯三重六翼彼言抗木與茵之重數抗木在棺上所以禦土茵在棺下所以安神如生時坐有茵褥也此言棺之重數其事同類則諸侯之棺不當與諸公有異矣喪大記言君者最多皆不分別諸公諸侯如君喪棺用朱綵君蓋用漆三衽三

束君賓用輅轎至此何以獨別之乎君無革棺而有棨于上畢塗屋之類

與屬棺大棺是諸侯三重也今言上公去水牛餘兕地

屬大棺為三重其說不可通蓋自天子遞降以至于士

皆減一棺而水兕革棺被之則二革合為一棺矣豈可

以水牛為一棺乎鄭所以為是說者以士止有大棺可

言不重不可言一重故謂天子五物為四重增入諸公

三重強作去水杼兕之解降殺至于士乃可言不重也

不知凡言重者皆以一物為一重如天子之席五重謂

楚藻次熊蒲周官所謂五席未嘗有六席也

孔疏謂五重四席再重楚辭云君之門以九重王逸注謂關門遠

三席非也禮說入

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雉門應門路門寢門說固未嘗

詳天子城方九里考亦可見九重止九門無十門也

禮器言大夫席再重而

不言士之席以士只一席不可言重故略之可知再重

只二席非三席也鄉飲酒之賓士也公食之賓大夫也

鄉飲酒賓席不言加而公食賓席言加又可見大夫再

重只二席也若是三席則士當有二席亦可言加矣又

鄉飲酒禮言公三重大夫再重

此公字為孤之通稱公二句與禮器少異

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辭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

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蓋公三重者其席只有三去一席

則二席大夫去加席則一席降于公也無諸公則大夫

得伸其尊不當只用一席同于士而無別故不去加席

也公言去一席而大夫言去加席亦可知大夫再重只

二席也此皆每一物為一重之證也凡兩物積累方可

言重若只一物則不可言一重故再重之下即曰不重

而無一重之文周官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

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其明證也鄭不明重字之義而謂

再重之下有一重又謂一重二物再重三物三重四物

四重五物因而別出諸公於諸侯之上皆失其實矣水

兕革皆不甚厚必合二革乃厚三寸分之則各厚寸半

也如鄭說則當言其厚六寸且水兕之革又安得各有

三寸之厚乎革棺三寸則棨棺當五寸屬棺當七寸大

棺當九寸皆奇數諸侯棨棺四寸屬棺六寸大棺八寸

皆偶數大夫士亦皆偶君陽而臣陰之義也檀弓疏謂

天子大棺等皆與諸侯大夫同則上下無別而與革棺

三寸亦非等差矣

孔疏既作此解後又引或說謂天子大棺九寸別具一義嫌不知或說為長

天子棺四重合厚二尺四寸孔依鄭義亦謂合厚二

尺四寸名同而實異也又檀弓疏言四重之棺上下四

方悉周帟帷樽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然此經云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樽周於棺土周於樽數周字皆當

一側則椁上下亦宜有底蓋矣莊子列禦寇篇云吾以天地為棺槨槨象天地亦可見其有底蓋也桓司馬為石椁三年不成孔子謂外不如速朽若無底蓋又何必以石為之又何有不如速朽之說乎左成二年傳云椁有四阿杜注四注椁也此王禮鄭注以阿為棟謂四角亦非可設棟也蓋天子之屋四隅高起謂之四阿杜以四注亦未精詳四阿反站考椁象之若椁上無蓋何以有四阿乎禮記大記云棺槨之閒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司几筵云柏席用韃鄭讀柏為椁謂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諸侯棺槨閒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禮說入純據此椁內寬大可知然則茵之三重五重皆在椁內椁非必無底也抗木抗席當在椁上椁非必無蓋也孔謂椁不如棺之周其亦誤矣檀弓又云柏槨以端長六尺鄭注云以端題奏也孔疏云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竝葺材頭也每段長六尺此說亦非端者木之頭也木以末為尾以根為頭朱子謂草木倒生頭反在下是以根為頭也根最堅勁故棺槨以木根為之莊子人間世云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此其證也如鄭說則端字下當增其文矣古之棺槨疑皆用八片合成天子之椁之材更大每面二片每片皆廣六尺廣亦長也長廣義同若椁身之長必不止六尺

也蓋人長八尺棺之容戶尚有餘之處是棺之長且不止八尺矣況椁又大于棺乎若每段截斷其長六尺奏合而成椁身之長則椁不固矣且木之大者難得長者易有何必截為六尺乎六尺之長既非椁身則為廣六尺可知矣每面若止一片六尺則太狹若三片則有一丈八尺又太廣矣故知每面二片各六尺也棺之制亦當入片合合之得一丈二尺蓋天子棺四重其厚二尺四寸兩旁合得四尺八寸棺中容大斂衣百二十稱小斂衣十九稱其廣約當有二尺二寸合之凡廣七尺椁厚一尺鄭云椁方蓋一尺以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推之天子大棺厚九寸則椁厚當一尺方猶厚也兩旁合得二尺棺槨閒容一席廣三尺生人席廣三尺此神席稍殺統計之凡一丈二尺也由此推之大棺廣七尺厚九寸廣七尺皆合奇數每片三尺五寸屬棺廣五尺二寸每片二尺六寸梓棺廣三尺八寸每片一尺九寸革棺廣二尺八寸每面一片皆可而得而知矣以此降殺諸侯棺三重合厚一尺八寸兩旁合得三尺六寸棺中容大斂衣百稱小斂衣十九稱其廣蓋亦二尺二寸合之凡五尺八寸是為大棺之廣每片廣二尺椁厚九寸兩旁合得一尺八寸棺槨閒容一柩廣二尺四寸郭璞注爾雅釋樂云柩方二尺統計之凡一丈為椁之廣椁每片廣五尺大夫棺再重合厚一尺兩旁合得二尺棺中容大斂衣五十稱小斂衣十九稱當廣二尺合之凡四尺是為大棺之廣每片廣二尺椁厚七寸兩旁合得一尺四寸棺槨閒容一壺廣

蓋一尺八寸虛容一石大于甒一倍甒徑一尺二寸則甒徑當有一尺八寸且天子棺槨開容三
尺諸侯容二尺四寸士容一尺二寸皆降統計之凡七
尺二寸爲槨之廣每片廣三尺六寸士棺厚六寸兩旁
合得二尺二寸中容大斂衣三十稱小斂衣十九稱亦
當廣二尺合之凡三尺二寸爲棺之廣每片廣一尺二寸槨厚
七寸兩旁合得二尺四寸棺槨開容一甒廣一尺二寸
詳崇義三禮圖甒廣橫統計之凡五尺八寸爲槨之廣
徑一尺二寸容五斗每片廣二尺九寸莊子人閒世云七圍八圍貴人之家
求禪傍者斬之禪傍謂棺貴人稱家當是大夫七圍六
尺三寸徑二尺一寸八圍七尺二寸徑二尺四寸詳棟
梁解
兩旁削去樹皮恰得二尺此大夫棺木每片廣二尺之
一證而天子諸侯與士皆可類推矣檀弓云夫子制於
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此庶人之棺槨也棺厚四
寸兩旁合得八寸棺中所容衣衾不多其數當廣一尺
八寸凡二尺六寸爲棺之廣槨厚五寸兩旁合得一尺
棺槨開當容六寸統計之凡四尺二寸爲槨之廣每片
廣二尺一寸亦可推而得矣所可疑者孟子云古者棺
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趙岐注
中古周公制禮時也然檀弓嚳大記所言明是周禮與
孟子不合豈孟子非與竊謂中古非周公之時當在唐

虞之世上古則黃帝時也易繫辭傳言黃帝取諸乾坤
而制衣裳下言後世聖人取諸大過而爲棺槨聖人卽
黃帝也劉向趙咨皆言棺槨之作自黃帝始其說得之
舜典有五玉三帛二生一殯之文又言修五禮論語言
堯煥乎有文章則棺槨不應無度可知中古棺槨之制
在唐虞時矣若中古指周公時豈自殷以前棺槨皆無
度耶且有中古則有下古周公若爲中古則下古爲何
時乎孟子蓋以黃帝爲上古唐自唐虞至于殷棺槨皆
貴賤無別蓋以喪事從厚令人子皆得盡其心故不分
別貴賤猶三年之喪上下通行也至周尙文增以牆翬
之飾貴賤乃有差等貴者棺有數重固厚于古第降至
庶人棺僅四寸與墨子三寸之棺相近墨子云古者聖
法棺三寸足以朽體又莊子孟子答充虞木若以美之
問意主於厚故引古制之厚下達於庶人者以告之也
趙氏以爲周制朱子從之誤矣趙氏之意或以檀弓喪
也然喪大記多釋儀禮士喪禮既夕禮等篇明非春秋
制矣且夫子宰中都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自以衰世
多變禮故用周公之制以正之檀弓一篇所言棺槨多
送外大事聖人豈肯從俗哉
合於禮然亦有可疑者如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
鄭注火熟日塋燒土治以周于棺也或謂之士周孔疏
塋土爲陶治之形大小得容棺也案今人用塋作墓四
周于棺或謂之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塋周人以殷人之
槨卽塋周也

棺槨長殯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殯下殯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此恐不然自黃帝創為宮室上棟下宇皆以木為之歟者有棺槨猶生者有宮室其制亦始于黃帝則黃帝時已用木為棺槨故倉頡造字棺槨皆从木旁也說文棺槨皆从木易繫辭傳言棺槨取諸大過大過上兌下巽巽為木猶宮室取諸大壯大壯上震下乾震亦為木也宮室木在天上自地以上皆天本張湛列子注故其卦象木在天上棺槨木在地下故木在下卦中四爻皆奇象棺槨之形初上二爻皆偶其畫中斷象坎土之形卦爻辭又取象于棟中四爻棟之象亦可知棺槨猶之宮

禮說八

三

至也然則棺槨之必以木始于上古制器尚象其義明矣十三卦取象凡言木器者其卦必有木如斲木為耜槁木為未取諸益益上巽下震皆木也斲木為杵槁地為臼取諸小過卦若以瓦為棺最易損壞雖曰有虞氏尚陶亦豈無木器會謂送外大事人子欲無使土侵膚者在太聖人反忽此與又況僅有瓦棺而無槨一旦毀壞骨即入土聖人之心能安之乎夏后氏雖有塋周而無木槨且仍用瓦棺棺一毀骨即寒矣塋周亦以土為之土侵骨則大禹致孝乎鬼神寧反昧此夏后氏用明器以象生時所用第稍殊耳如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亦必以木為之豈棺槨象生時宮室反不用木而全用瓦與宮

室不類乎必不然矣後漢書趙咨傳云虞夏棺槨或瓦或木亦非也周人葬塋亦當用棺槨但不重而又小以殺於成人而已曾子問云下殯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是不用棺而但為土槨葬於墓則亦用棺下言下殯用棺衣棺自史佚始是也此棺必以木為之非瓦棺也但言下殯土周則中殯必不用塋周而有棺槨矣中殯年十五者已入大學外不葬以棺槨抑何忍與始未可信也

釋民

民之為言萌也萌者草木之初生也說文萌草芽也萌與蒙聲

禮說八

三

相轉易序卦云屯者物之始生也說文屯難也象艸木地也尾曲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野處耕夫愚蒙無知故有萌之稱古者謂民曰萌戰國策施及萌隸漢書霍去病傳及厥眾萌楊雄傳遐萌為之不安後漢書宦者傳皆剝割萌黎鹽鐵論三代之盛無亂萌列女傳郭外萌皆可證也韻會引說文云民眾萌也萌而無識也得其解矣今本作眾又無下五字大繆然則民之本義當屬農人其工商等皆稱為民者乃通稱非正稱也工商皆有智計非萌而無識者不得稱民明矣士之未仕者本亦不謂之民而國語以士農工商為四民是士亦通稱為民工商

之稱民亦猶是也中庸云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遠人中兼有商賈別庶民於工商其專為農民可知下文以時使薄斂為勸庶民之事明是農民大戴禮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懋亦別民於工商民之為農尤明說文云農耕也不訓為耕夫而但訓為耕可知農之本義非力田之人也以耕田之人而謂之農猶以執兵之人而謂之兵也故孟子多言農夫毛詩亦言農夫農人諸書有單言農者省文耳農既非力田之人又可知力田之人當專稱為民矣民又無位之稱工商等與農人同其微賤故亦通稱為民若其正稱則當日庶人與民對言無位曰民有位曰人詩云空人者貴賤之通稱民空人是也若庶人則微賤之稱也天子曰一人一則至尊也億兆曰庶人庶則至賤也凡在官之府史胥徒以及工商農人皆稱庶人禮記所言庶人甚多皆統而稱之也孟子謂士之未仕者亦曰庶稱為士行禮當從民又謂之氓氓與萌聲相近也說文士列與庶人異也孟子記許行陳相皆治農事而曰願為氓亦可知民專屬農矣周官遂人氓字凡七遂大夫一旅師一氓字本皆作氓詩衛風正義白帖廿二廿三所引周禮皆作氓今作氓者始於開成石經也若漢時周禮亦不作氓鄭注云變民言萌異外內也萌猶懵懵無知貌也與說

文合苟作氓則鄭注不可通矣是知古本作萌也萌與民義同而鄭謂異外內則未必然遂人遂大夫旅師雖言萌而上下文又皆言民是知萌即民民即萌無他義也

不禮說入

不禮說入

求古錄禮說卷九

臨海誠齋金 鶚

孔子弟子考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凡七十七人家語亦有七十七人此見於索隱所引係古本家語今家語僅七十六人史記家語人數雖同而姓名則異家語不載公伯僚秦冉鄭單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文翁孔廟圖止七十二人而中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則增損又不一矣唐會要及禮樂志開元贈典竝與史記同惟通典於十哲外更列七十三人則增入蘧伯玉林放陳亢申枨琴牢琴

禮說九

張六人也蘇子由古史箸錄七十九人自謂通史記家語而兼錄之近孔昭煥闕里文獻考博採諸書增多十有四人曰牧皮仲孫何忌仲孫說孺悲公罔之裘序點孔璇惠叔蘭常季鞠語顏涿聚廉瑀魯峻子服何朱竹垞弟子考增賓牟賈左邱明諸說不一案史記鄭單字子家蓋卽家語縣亶字子象縣本作鄭卽鄭字亶與單古通家與象形相似其爲一人明矣公伯僚戀子路於季孫而列於弟子太史公必不如此之繆僚當作繆故字子周繆有周旋之義也史記正義云家語有申繆子周不知申繆一作申繆卽申堂也是則史記與家語異

者實二人也七十七人之中如冉季公祖句茲輩多不見經傳而琴牢陳亢明見於論語史記乃不載琴張牧皮孟子與曾皙竝列以實孔子之所稱狂者其爲孔子之弟子可知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論樂見於禮記其爲孔子之弟子甚明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此二人次於子路皆爲孔子所使則亦孔子之弟子矣而史記家語皆不載孔忠爲兄之子不當在門人之列而反載之其去取不亦繆乎若夫左邱明爲古之聞人詳四書正義章蘧伯玉顏雋由

禮說九

在朋友之列皆非弟子林放雖問禮說與何忌雖學禮亦不必爲弟子觀夫子稱何忌爲孟孫可知後儒必欲增入亦非也申枨卽申堂今本史記作申堂非也索隱本作堂鄭風云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鄭箋云堂當爲枨是堂與枨通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繫無申棠之欲棠與堂同見魯碑可知申堂申枨止是一人而文翁以申枨申堂竝列杜佑於申堂之外又增申枨其亦誤矣琴牢琴張當爲二人論語牢曰子云鄭君注牢者弟子子牢也莊子則陽篇有子牢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其云子牢者字也孟子琴張曾皙竝稱曾爲字則張亦爲字然則琴牢非

卽琴張矣家語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張是合琴牢琴張
爲一人抑亦誤矣孫頤谷亦駁家語謂論語弟子皆字
不知論語弟子亦有書名者原此皆去取之不當者也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史記公冶長
字子長古人未有字與名同者家語作公冶長見索
蓋
名甚而字子長也范甯云字
子芝非也論語公冶長南容並紀南
容爲字則公冶長亦爲字可知論語凡複姓連字稱之
字必去其一字如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巫馬旗皆不
言子公冶長亦猶是也南宮括家語作南宮韜蓋有二
名括亦作韜亦作緇假借字也公哲哀字季次家語
哀作克古人名字皆相應哀必有次故名哀字次若作
克則與字次不應矣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皋皋者柴
之所生名字相應其作羔者同音假借也漆雕開字子
開此亦名字相同古無此例閻百詩云讀漢藝文志孔
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記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
避景帝諱也家語開字子若失之丁氏杰云論語居斯
傳寫誤耳然子貢嘗言吾亦欲
無加諸人是亦自稱爲吾也巫馬施字子旗論語家
語旗皆作期施與旗皆从其義相應是旗爲正字期
爲假借字也顏幸字子柳宋本家語幸作辛柳有聚義
鄭君注柳谷謂日入時諸色所聚又
注嬰柳謂諸節所聚是柳有聚義也聚者人之幸也故

名幸字柳若作辛則與字柳不應矣冉孺字子魯孺子
愚蒙故字魯魯一作曾以形相近而誤也伯虔字子析
索隱引家語作子皙今家語作楷虔者敬也哲者明也
敬則心明故名虔字哲哲正字析假借字楷與哲形相
涉而譌也正義引家語又字子循蓋與曹卹相連而誤
也史記曹卹字子循
敘曹卹字子循公祖句茲家語脫句字顏高字子
驕家語作顏刻顏產誤與世家同是亦有二名猶南
宮括之別名韜也刻當作克刻本亦
作克克爲好勝與字驕
亦自相應其作刻者同音假借字也漆雕徒父索隱引
家語亦作徒父字固眾志成城可以固守故名徒父字
固今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誤矣壤駟赤字子徒索隱
引家語亦作徒今家語壤作穰徒作從廣韻云壤駟複
姓作穰誤也亦有空義語謂赤手
言空手也徒有獨義反訓也猶
甘也亦得訓爲空左傳齊師徒歸
杜注徒空也故名赤字徒若作
從則不相應矣商澤字子季索隱字季今家語作字子
秀八卦兌爲澤兌爲季女少女猶季女也召
南曹風皆有季女故名澤字
子季若作秀則不相應矣石作蜀廣韻云石作複姓家
語石字誤作石后處字子里索隱亦作后今家語后誤
作石宋本字里之亦誤公夏首字桑當作子桑凡無子
字者皆脫文也
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首作手首在上凡在上者能桑

乎下故名首字榮首正字手假借字也奚容蒧蒧與字同

子哲哲字今作索隱引家語同今本家語脫容字蒧又

譌作箴哲譌作楷公堅定字子中索隱引家語作公肩

定字仲公肩複姓檀弓有公肩假肩正字堅假借字也

定猶止也止必貴於中大學止于至善卽中庸也故名

定字中家語作仲則名字不相應矣今家語作公賓字

子仲賓爲肩字之譌又脫定字顏祖字襄祖始也見爾雅

襄除也創始者必除舊故名祖字襄今家語

祖作相以形相涉而譌也鄭單字子家鄭單當作縣直

直信也見釋信必先於家故名直字家家語作子象則

亦不相應矣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直父皆誤罕父

黑索隱引家語同今本作宰父黑誤廣韻亦誤作宰秦

商字子不索隱引家語作不茲今家語作不茲名商者

取法於商王也王道至大故字子丕猶卜商字子夏夏

亦大也若作丕茲不可解矣且古人之字皆必用子字

或伯叔等字今字丕茲實無此例蓋茲卽子聲之誤又

誤倒其字猶子里之誤作里之也申堂字周索隱引家

語作繚鄭注論語申根以爲卽申繚邢昺論語疏引家

語亦作繚困學紀聞又引作繚今論語作申繚堂爲賓

主周旋之地繚亦有周流不息之義故皆字周蓋一人

二名與南宮括顏高同繚亦有周義然與公伯繚字周

相混恐當以作繚爲是繚與繚皆形相近而譌也榮旂

字子祺家語作榮祈祈與祺相應祈正字旂假借也索

隱作子顏則與旂祈皆不相應矣縣成字子祺索隱字

謀論語云好謀而成故名成字謀若字祺則不相應蓋

與上文子祺相連而誤也家語作子橫更繆左人郢字

行郢與程通畢郢卽畢索隱引家語同廣韻云左人複

姓今家語作左郢誤也鄭國字子徒正義引家語薛邦

字徒今家語作子從國本邦字因避高祖諱而改爲國

鄭作薛字誤也邦非眾不立故名邦字徒家語作從亦

誤步叔榮廣韻作少叔蔡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史

記作步叔以形相涉而誤也廉絜字庸今家語作子曹

絜與潔通廉潔之道貴於有常故名潔字庸庸者常也

若作曹則與名潔不相應矣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

稱何與遐通周頌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路之遐者

必冉冉而至故名何字冉若作稱則與名何不相應矣

狄黑字哲今本作今家語字哲之哲白也黑反爲白故

名黑字哲若哲之則不可解矣哲之始子哲之誤之與

子聲相近哲與哲形相似也邾奚索隱作邾選文翁圖

作國選國爲邦之諱邾當作邾明矣孔忠與家語同古

史作孔弗非也公而與如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作公而與誤公而歲字子上索隱引家語作子尙尙與上通今家語作公而減減與歲形相近而譌也家語陳亢字子元宋本字子亢鄭注論語云子禽弟子陳亢也邢疏引家語陳亢字子禽爾雅釋鳥云亢鳥隴故名亢字子禽今家語作子元宋本作子亢皆非也史記閔子騫少孔子十五歲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誤作五十歲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歲夫子厄於陳蔡之閒年六十二江慎修考定如此若子游少四十五則是時方十有七歲安能從師遠游又安能卽以文學名耶古文三

禮記

卷九

四字皆積畫四字當是三字之譌子夏少四十四歲亦當作三十四子張少四十八歲則夫子沒時夫子卒年七十四子張方二十有六而論語記其問達問行干祿其爲學必已多年亦爲不合四字蓋亦三字之譌子賤少四十九歲索隱引家語同論語疏亦同今家語作四十歲脫九字夫子六十九反魯子賤爲單父宰有與夫子問荅語大約在七十前後若子賤少四十九歲則爲宰時方二十餘歲安能鳴琴而治乎且夫子稱爲君子其成德何易易乎四字亦當爲三字之譌家語原思少三十六歲夫子年五十三四時爲司寇以思爲宰若思少三十

六則是時方十七八歲安能爲宰乎三字當爲二字之譌史記子羔少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論語使子羔爲費宰蓋在夫子爲司寇使子路墮費之時若子羔少四十歲則是時方十五六歲安可使爲宰乎當作三十爲是樊遲少三十六歲今家語作四十六亦當作三十六爲是有若少孔子十三歲索隱引家語作三十三歲今家語作三十孟子言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三人皆以齒序孟子論則孔子弟子皆以齒序如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顓孫是也子貢少三十一則有若當少三十三家語是也史記十字上脫三字傳寫之譌耳子華少四十二歲鄭注論語同論語

禮記

卷九

子華使於齊冉有與其母粟五秉卽夫子之粟此蓋夫子爲司寇時故有粟如此之多又與原思爲宰同時故類記之也毛西河說如此若少四十二歲則是時方十二三歲安能出使乎四字或爲三字之譌子路曾皙冉有公而華侍坐此以齒序冉有少二十九子華少三十二序於冉有之下亦自合也家語顏刻少五十歲夫子畏於匡時年五十七顏刻爲僕若刻少五十歲則是時方七歲安能御車乎五十或十五之譌猶閔子之十五譌爲五十也陳亢少四十歲伯魚年五十一卒而亢有問于伯魚此豈十一歲以下所能乎四十當爲三十之譌史記

公冶長齊人家語作魯人子羔衛人家語作齊人漆雕
開魯人家語作蔡人巫馬旗魯人家語作陳人公孫龍
楚人家語作衛人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
多不可信也

屏考

屏之制久失其傳弔於廟寢制度考會爲辨正然所考
猶未詳也今考說屏制者其誤有六一日天子外屏諸
侯內屏此本出禮緯鄭君注禮記引其說後儒遂以爲
不刊之典而不知其大謬也說文云屏蔽也論語云邦
君樹塞門鄭注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是設

禮說九

九

屏所以蔽門凡蔽塞者必在內而蔽外詩豳風云塞向
墜戶塞之者必在內也屏在門內雖不切近於門亦足
以蔽若在門外切近於門則人不可出入稍遠於門即
不足以蔽矣詩大雅云大邦維屏書顧命云建侯樹屏
六服諸侯皆在九州之內爲天子捍禦四夷與屏相似
故謂之屏此屏在門內蔽外之證也玉藻云其在邊邑
日某屏之臣某鄭
注云邊邑九州之外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蕃
與藩通則此屏字當訓爲藩大雅云价人維藩毛傳藩
屏也藩本非屏而爲屏之類亦可通稱爲屏藩在門外
蕃國亦在九州外屏在門內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亦在
九州內其義
同故名同也星經云太微垣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
近右執法所以擁蔽帝庭也天皇會通云內屏設於路

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天子寧立其前也此又天子亦內
屏之證也且路門外爲治朝應門外爲外朝若門外有
屏何以行朝禮乎治朝外朝無堂而即門爲位亦有朝
堂之象若天子出至屏外立於廷中殊無體統反不如
諸侯之朝位有是理乎若立於屏內則諸臣皆爲屏所
蔽而不得見矣苟屏與門相距甚遠豈塞門之義乎觀
禮侯氏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通門而襲今本脫遂
入門左鄭注云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
也天子外屏賈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
不知此文當以出自屏南爲句謂自屏南而出也屏若
在門外稍遠於門侯氏何必南行繞出屏外而轉北行
以通門而平惟屏本在門內天子雖辭侯氏侯氏尚不
敢遽出隱於屏南立而少待天子既無後命侯氏乃自
屏南而出通門而襲門面有次故襲於其中肉袒于
在鄭謂隱於屏而襲屏南非襲之所且既襲於屏南又
何必通門而乎
為襲也此說得之夫出自屏南正可爲
天子亦內屏之證而鄭反以證天子外屏其亦異矣又
按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云師尚父奉書而入負屏而立
入門而負屏在門內甚明是天子朝廟皆內屏也一日

禮說九

十

屏設於路門而中門無屏曲禮孔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此不知天子亦內屏又不知天子應門諸侯雉門亦皆有屏天子諸侯皆三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其說更謬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寧此言路門之外屏之內其間爲君臣佇立之地故謂之寧也爾雅通言天子諸侯之制卽此可知天子亦內屏而屏設於應門內更可知矣諸侯屏設於雉門內若但設於路門內何得云門屏之間謂之寧乎卽使天子外屏亦不可通詳考然則正門內亦有屏無疑矣正門卽中門論語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注云蕭之言蕭也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君臣相見謂每日常朝朝在路門外人臣至屏而加肅敬屏在正門內甚明又中門內有宗廟社稷故守禁甚嚴大夫宗廟亦在中門內亦當有禁宗廟更重於寢夫子言季孫禍及蕭牆之中則必指中門以內不當但言路門以內也此又中門內有屏之證也三門惟外門無屏蓋外門之內庶民皆可往來且君必乘車出入故不宜有屏中門以內庶民不得入故當設屏以蔽內外其內君不乘車詳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辨設屏又無妨也且外門無朝其內二門皆有朝人君立於門外兩塾間詳寧考

禮說九

十一

後須有屏若堂上負依然方成朝儀苟中門內無屏則外朝之位君當空而立不成體統矣一日屏惟設於正門內外路門無之江慎修鄉黨圖考駁曲禮疏之誤而爲之說云天子外屏屏在應門外諸侯內屏屏在雉門內若路門不當有屏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有屏也不知屏設於門內不切近於門與門相去約當丈餘故可出入路門內豈不可有屏若謂礙人出入則雉門內亦不可設屏矣且廟門內有屏見於觀禮江氏固知之矣廟門內有屏路門內何不可有屏乎禮經言出入廟門者不知凡幾惟觀禮見一屏餘皆不見何獨于燕禮入路門者不言屏遂疑其無屏乎蓋凡入廟者皆無事於屏故屏可不言觀禮侯氏少立于屏南故特著其文也吳語云越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韋昭注云屏寢門內屏也夫人正寢門內有屏則王路寢門內亦必有屏可知矣廣雅云罍罍思一作罍思鄭注玉藻罍謂之屏罍思一作罍思鄭注玉藻釋名云罍思在門外罍復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古者每日朝罷卽退臣若有請事則入路門而升堂屏在路門內至此必復思之因有罍思之名又一證也一日屏設於門宇之中焦氏循羣經宮室圖云自闕至壁端十

禮說九

十一

一步四尺屏設於其中天子外屏在闕外諸侯內屏在闕內案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鄭注云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爾雅釋宮云旅途也是屏不設於門字之中可知論語言樹塞門蓋屏爲蔽門而設鄭君謂蔽行道非也蓋當道樹屏故又近於門故曰塞門非必正當門中而後可言塞門也屏設於路門闕內外其地甚狹不可以爲朝位何得云門屏之閒謂之宁乎且屏廣如門則不可出入若半於門安足以蔽內外乎一日屏可設可去焦氏循據春官樂師注云天子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是車直至燕朝知屏可設可去也不知鄭君此注本繆詳天子登

禮說九

卷三

車大寢階前辨殊不足據屏有蕭牆之名明是小牆又設於道風雨漂搖不宜用木惟宜築土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爲樹見太平御覽李巡注同見禮疏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中字繆當改作內字淮南子主術訓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云屏樹垣也諸說皆以屏爲牆則屏常設而不可去矣屏亦有可設可去者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鄭注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孔疏云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此屏蓋以木爲之故可移動也楚語云屏攝之位韋昭注云屏屏風也攝形

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此屏亦以木爲之可設可去也至若朝門之屏固非以木爲之也明堂位以疏屏爲天子之廟飾似天子廟中之屏以木爲之然鄭注云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孔疏云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刻爲雲氣蟲獸是疏屏亦非以木爲之也若朝之屏則且不疏而諸侯更無論矣一日屏卽是坫亦曰反坫全謝山經史問答云屏牆之坫亦曰反坫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逸周書四阿反坫注以反坫爲外向之室此反坫亦屏牆也不知屏牆之制當內外如一若反向於外是有背君之形矣且坫之與屏顯然不同反爵之坫康圭之坫皮食之坫堂隅之坫皆未有別名爲屏者許氏說文訓坫爲屏非也旅樹反坫本出論語謝山知論語之反坫是反爵之坫何獨以郊特牲之反坫爲屏牆乎臺門旅樹反坫各二字爲一事若反坫亦爲屏不與旅樹複出乎禮記一書皆無此文法也四阿反坫蓋卽堂隅之坫謂四阿反於坫之上詳四阿反坫解孔晁注謂外向之室誤矣然室亦非牆謝山以室爲牆抑又誤也曷故詳考而明辨之

坫考

坳之制說者不一皆未見其確今考坳有四一日堂隅之坳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坳南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坳之東南而面北上坐又云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坳上又云贊設拾以筭退奠于坳上既夕云設櫨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坳士虞禮云其荆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坳上鄭注云坳在堂角賈疏云坳有二若明堂位云崇坳康圭及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坳之等在廟中有之此言坳者皆據堂上角爲名故云堂角是賈以坳卽堂角平地非如崇坳反坳之築土也然大射儀奠決拾于東坳

禮說九

五

上士虞禮其荆茅饌于西坳上則坳非平地可知若置之於地毋乃不敬乎是亦必築土以爲之矣爾雅釋宮云坳謂之坳郭注云在堂隅坳也釋文云坳高貌也坳或作坳又或作坳案坳坳聲相近訓爲高貌於義亦合集韻訓坳爲動一日坐貌則與坳聲義皆不合矣端字亦通要以坳有高貌明是累土漢書食貨志云富商賈帶財役貧帶財是積財凡物積累則高矣張衡西京賦云直帶霓以高居坳爲高貌明矣且爾雅以坳釋坳說文訓坳爲毀垣垣是牆之卑者毀垣則更卑與坳相似故曰坳謂之坳又可見坳爲累土也其下句云牆謂之墉墉與坳連文對舉牆築土而成則坳亦築土又何

疑乎郭注不第云堂隅而云在堂隅著一在字可知其築土而別爲一物矣蓋堂隅設坳

一以爲堂上奠物之處一以爲堂下佇立及設物相直

之準一以爲堂之飾且以爲蔽說文釋坳爲屏固非正

義坳與屏顯然不同以坳爲屏非也然說文解字皆本

上屏也上文當亦可見其築土屏是築土爲之則而爲

堂隅之蔽也坳爲堂隅之蔽故郭注以坳釋坳坳亦有

舉實旌之端然坳之制與屏不同近焦氏循羣經宮室

圖據說文謂堂角爲小屏殊不知屏爲小牆牆甚狹而

長屏南北甚狹東西甚長若坳亦如之豈可以與篚與筭乎此雖

知坳是築土而其形制亦繆矣一日反爵之坳論語云

禮說九

末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坳鄭注云反坳反爵之坳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其上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坳明堂位云反坳出尊鄭注亦皆謂反爵之坳引論語解之案兩楹之間古人以爲行禮之節士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雁授于楹間鄉飲酒禮介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此固大夫士之禮然諸侯若行昏禮及兩君燕飲亦必如是矣又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中堂謂東西之中注以中堂爲南北之東楹之此時君雖稍偏於東而賓必與君並立方可授

受賓在君面則正當兩楹之中間矣凡言楹間者皆當

也此不言楹間而言中堂者以古者以牖戶之間為客

位鄉飲酒禮正當東西之中所以尊賓也聘禮君立偏

東賓立正中亦尊賓之意也然則兩楹之間正賓主行

禮之處安得設坫于此乎孔疏謂坫築土為之在兩楹

間近南云近南固不礙于行禮然築土而當中堂亦礙

人目且於反爵之禮不合以鄉飲酒禮考之主人獻賓

賓奠爵于西階上賓酢主人主人奠爵于東序端主人

酬賓賓奠觶于薦東主人獻介介奠爵于西階上介酢

主人主人奠爵于西楹南此皆奠爵非反爵及主人取

西楹南之爵以獻眾賓既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其爵

不復行夫此爵本取于上篚既而奠于下篚鄉飲酒禮

南在堂上此上篚也又云篚又旅酬卒受者以解降奠

于篚記又云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則

不得謂反爵矣奠爵于篚是又無坫也又以燕禮考之

設篚在洗面設膳篚在其北膳篚君象觶二篚皆在堂

下主人獻賓賓卽以其爵酢主人主人宰主人以爵降

奠于篚又以象觶獻公既獻奠于膳篚更爵自酢于阼

階下奠爵于篚又公為賓舉旅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篚

又主人獻卿既獻奠爵于篚又大夫卒受旅者以解降

奠于篚夫象觶為君之觶奠于膳篚其餘悉奠于洗面

之篚是取于此者亦奠于此固可謂反爵然有篚無坫

又在堂下而不在于堂上也蓋鄉飲賓主雖敵而為大夫

士之禮燕雖諸侯之事而賓主不敵故皆無反坫惟兩

君好會賓主敵體乃有反坫在堂上反者反其故處也

知反爵非禮爵者爵有兩柱不可覆也且經典未鄉飲

有以覆為反者曲禮毋反魚肉亦以還為反也酒尊于房戶間

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亦當不遠是二者設尊相近

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

在東方以此為主人之惠也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

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于房戶之間

與東楹相當然鄉飲無坫經文明言房戶間尊當在東

楹北兩君燕飲有坫尊當在東楹南此為異耳兩君之

坫猶鄉飲之篚篚設于尊南與尊同處則坫亦必與尊

同處可知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天子反

坫在尊南本節則諸侯反坫當在尊北反坫為邦君所

以為天子之制可知所異雖南北不同要無不與尊同

處尊以盛酒爵以酌酒其事一類故所設之處同也由

是言之坫不在兩楹之間明矣或者以燕禮為諸侯之

事兩君好會當與燕禮同尊于東楹之西東楹之西亦

可謂兩楹之閒也夫謂兩君之燕亦尊于東楹之西是君臣無別而謂東楹之西即兩楹之閒其名亦泯禮經或言兩楹之閒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乎至于天子反站說者皆以為與諸侯同今詳考之而知其不然也天子至尊其與敵體惟諸侯來朝有客禮故燕之于廟天子燕羣臣皆在寢而有反站然諸侯亦人臣也君臣尊卑懸絕與兩君敵體不同其禮當與諸侯燕禮相近燕禮二簋皆在堂下者以臣行禮堂下取爵奠爵得其便也則天子燕諸侯反站亦宜在堂下然明堂位言天子反站出尊尊在堂上站亦在堂上矣夫

禮說九

九

臣既在下而又升堂取爵於事不便且以人臣之爵奠于堂上豈不嫌於泰乎竊疑天子反站有二一在堂上以奠天子之爵一在堂下以奠諸臣之爵燕禮二簋膳是乃合於禮堂上堂下雖殊要皆在尊南皆可謂出尊也又案阮逸三禮圖謂站以木為之高八寸其說亦非站字从土明是以土為之若謂制之以木則與字義不合其高八寸亦太卑矣或疑土站甚陋非反爵所宜然大射決拾實于筭奠于東站上土虞刊茅實于篚饌于西站上以此推之兩君之燕亦或實爵于篚而奠于站上未可知也崇站康圭圭必有藉則反爵于站豈必無

所藉乎聶崇義謂站即豐然豐字从豆其制當如豆而高豐以奠解高則便于取也以木為之非築土也且反站非大夫所有而鄉射為大夫士之禮亦得設豐站之非豐明矣又逸周書有四阿反站此站乃堂隅之站謂屋四隅之檐阿反起于站之上也孔晁注以為外向室誤矣全謝山又以禮記郊特牲反站為屏牆之反向外者其繆更不待辨矣詳四阿反站解及屏考一日康圭之站明堂位云崇站康圭天子之廟飾也案觀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是重物必不奠于地上有站以康之宜矣經不言站者文略也入門即言奠圭則康圭之站在堂下可知入門右

禮說九

九

而奠圭則站在庭之東可知反爵之站在東康圭之站亦在東正自相類然反爵之站在東者明君惠也康圭之站在東者明臣禮也禮公事自闕而私事自闕東主亦是其義不同也坐而奠圭則站不高可知而云崇站者以其奠圭故特稱崇以尊之非高於諸站也一日度會之站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鄭注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十于站一孔疏云大夫既卑無嫌故亦于夾室然則士亦于夾室可知但不得為閣鄭注云閣以板為之度會物故築土為站以度會物會物非站可藏必別有器藏之而度于站也夾室有左右而士止一

站當必于東夾爲之蓋會以養生生氣發於東也夾室之中亦必設於東墻下可知矣總而論之康圭之站惟天子有之度會之站惟土有之反齋之站諸侯以上斯有之堂隅之站則通上下皆有之也堂隅之站其制必方斯兩面可觀且可以奠物則諸站皆方可知矣康圭之站坐而奠之其站之高不過三四尺諸站奠物皆欲其便于取亦不過三四尺也站之可考者如此

邑考

邑者民居之所聚也釋名云邑猶俚也邑人聚會之稱也說文云邑國也謂國都所在也易泰之上六云自邑

禮說九

三

告命詩大雅云作邑于豐商頌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周書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天子諸侯之國皆稱爲

邑要皆以國城所在而言非通一國之地而言也白虎

通云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京大也師眾也京師者眾大之稱

然周稱京師亦未嘗不稱邑召誥言周公達觀于新邑

營洛誥云祀于新邑又武王之妃謂之邑姜是周亦稱

邑也後世天子所居謂之都謂之邑以邑爲縣邑之稱然都與邑同統謂之都亦何不可稱邑乎

爲民居所聚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極其大而言之

則爲王都之邑極其小而言之則有十室之邑見論其

閒大小不等未可枚舉也邑之制在國中則始於一里

二十五家在野則始於四井三十二家自國城以至六鄉皆謂之國中

謂之外則爾雅釋言云里邑也郭注云謂邑居左傳疏

引李巡注云里居之邑也此注皆未明竊謂邑有二邑

有在國中者二十五家爲一里里有巷巷口有閭一里

之人聚居于此故謂之邑也邑有在野者四井之田凡

三千六百畝其民居計三十二家周制亦入家同井司徒九夫爲井以地言

非以人言也或謂周以九家爲一井其說非是詳井田考聚於一處猶今之村落然

說文云里居也从土从田以因土田而制邑故謂之里

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也此言野之制周官所謂經野者也鄭注云

禮說九

三

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之邑居在都城者

是言國中之制此國中言不知國中之地有定不必量

地以制邑也熊氏名安云計量地土廣狹制四井爲邑

每邑居三十二家夫地有廣狹則邑有大小不必限定

四井矣若限定四井何謂量地制邑乎此量地制邑與

周官四井爲邑不同周官四井爲邑制邑之常法此量

地制邑乃所以變通乎常法者也如九夫爲井是常法

或地有不足但以方田之法計之有九百畝卽爲一井

不必畫方如棋局也詳井田考制井如此而制邑可知矣又

何休云在邑曰里里八十戶是謂邑必八十戶亦不知

量地制邑之義且八十戶為邑其說并無據也

是八十家

出車一乘然出車法與邑居不同未可混而為一也邑以三十二家為制如地狹

勢偏不足四井則或三井或二井或一井皆可為邑孟

子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為邑矣論語謂十室之邑即

一井之邑一井八室言十室舉大數也又鄉遂之邑以

二十五家為制如有不足或四鄰或三鄰或二鄰皆可

為邑五家為鄰二鄰則十室也十室之邑此至小者下

此不可以為邑矣凡邑雖小亦必有城其城謂之保都

鄙有之鄉遂亦有之月令云四鄙入保鄭注云小城曰

保高誘注淮南子云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保守非也此

保晉語云抑為保障平章昭注云小城曰保與鄭同此

都鄙之小城也檀弓云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

者息鄭注云保縣邑小城縣邑當作郊邑左傳晉哀公

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即此戰於郎也孔疏云郎郊

頭近邑此邑在郊非在縣鄭謂縣邑非也戰於郊而有

入保之人可知鄉遂亦有小城矣左襄八年傳云焚我

郊保馮陵我城郭九年傳云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此

皆鄉遂有小城之證也

杜注皆訓保為守非也

城中自鄰至黨城

里居至黨而止無州鄉名屋皆相連以所居惟土工商農不在焉

昭國非農則不受田鄭注載師謂工故可悉聚于城內

也城外百里曰郊置六鄉郊外置六遂鄉遂不制井田

亦每夫受田百畝既各有田則不得悉聚一處恐田遠

而治之不及也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

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遂自閭以至鄉自里以至

遂皆邑也每閭每里星羅碁布徧於百里之間縣師職

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注云郊里郊所居

也賈疏云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郊而

曰里

里與閭亦通稱

明是以一里為一邑郊里有地域與邦國

都鄙稍甸同制則其所居之地當各有保所謂郊保也

遂人掌邦之野鄰里鄉鄙縣遂皆有地域溝樹之則其

所居之地亦當各有保矣每一里為一邑每一邑為一

保保者以其可以守禦也孟子謂同井守望相助必有

保乃可守望也保之制當即牆之高而堅固者以其有

似于城故又謂之小城也至于都鄙之邑與鄉遂異小

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均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注云此謂造

都鄙也四井為一邑邑必有保左莊二十八年傳邑曰

築杜注云四井為邑其證也積而至于都凡六十四邑

此六十四邑亦皆星羅碁布分散而居不聚於一處也

蓋三百步爲里見大戴禮方里爲井四井爲方四里農民居

此治田自便婦女小子亦可饋餉若一邱之民皆居一

處則所治之田距所居有遠至八里者出入不便而婦

女小子不能饋餉矣故知四井爲邑即居民之法民必

以邑聚居不以邱聚居也民居可減於四井不可加於

四井也邱甸縣都亦皆爲邑邑至於都則地之最大者

矣故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史記云舜所居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都大於邑也鄭注載師云大都公之采地王

子弟所食邑小都卿之采地家邑大夫之采地亦可見

都大於邑也論語云千室之邑孔安國注云卿大夫之

邑朱子注云千室大邑此以侯國之制言之大國之卿

采地有一終司馬法云井十爲通出車百乘是謂百乘

之家出車之法十井出一乘故一終百乘一終千井有

八千家與四縣爲都合但一都有一千零二十四井八

千一百九十二家稍有不同井通成終同者出賦之法

井邑甸縣都者出稅之法故不盡合耳卿之采地當有

一都則如千室之邑者有八邑矣左傳言卿備百邑此

以四井之邑言之本二百五十六邑言百邑者對大夫

而云然耳大夫止有六十卿祿四大夫大夫采地當有

一縣計二百五十六井二千零四十八家則如千室之

邑當有二邑矣故孔氏謂卿大夫之邑言卿大夫有此

等邑非謂卿大夫止有千室也邢昺疏謂卿大夫采邑

民有千家誤矣大夫倍上士上士采地當有二甸計一

百二十八井一千零二十四家是上士亦得有千室似

不徒爲卿大夫之邑矣然夫子以千室之邑與百乘之

家並言而謂冉有可爲之宰自是卿大夫之邑竊嘗思

之都鄙亦當有親民之吏徵其賦稅而與鄉遂不同鄉

遂家出一人爲兵伍兩卒旅師軍出於比閭族黨州鄉

遂爲教之立詳故比閭鄰里皆設官都鄙出車而不出

兵教之可略四井四邑未必設官至四邱爲甸約有五

百家如鄉之黨遂之鄉宜設官以治之其官宜下士王

國則以中士嚮大記有云甸人徹廟之西北扉薪薪徵

于邱甸因使甸人徹之詳屋此甸人蓋即甸邑之宰也

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芻

亦徵于邱甸百縣當即四甸之縣王畿約有四百縣言

百縣者舉其略耳注以百縣爲又季秋之月合諸侯制

百縣爲來歲受朔日可見縣各有宰矣後世縣令檀弓

云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又

縣邑有宰之一證也大縣邑蓋通都言之故曰大都此

縣如鄉之州遂之縣其宰宜中士王國則上士都如鄉

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族師上士閭胥中
士比長下士遂大夫中大夫縣正下大夫鄙師上士鄧
長中士里宰下士鄰長不命之士是遂降于鄉一等也
侯國官當降於天子鄉大夫下大夫州長上士餘可類
推都鄙之官又當降於遂一等故遂大夫爲中大夫都

宰則下大夫縣正下大夫都下之縣宰則上士鄙師上士縣下之甸宰則中士也由是觀之每甸設一宰每縣又設一宰以統四甸若干室之邑是爲二甸不設宰矣夫子言冉有可爲千室邑宰此千室本爲二千室以行文不便又與百乘不對故省去二字而言千室也王畿有四百縣而但言百縣二十夫有溝二百夫有洫而但

言十夫百夫詳井田考亦猶是也二甸爲士采邑而不得有

宰可知于室之邑有宰者當爲卿大夫之邑也王國采
邑與侯國異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
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與孟子不同當從孟子是卿采地百里大

夫采地七十里上士采地五十里不言公者公與卿同也不言中下士者蓋采邑爲子孫世祿中下士位卑無采邑其祿則有司供之當與采地同中士空二十五里下士又半之侯國中載師職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士空一甸下士空二邱

以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國地國亦謂之都
家稍邦縣邦都邦都卽國地以其在五百里爲疆界之
地故曰疆以其大都所在爲都之宗故曰都司馬法云
五百里爲都是也又曰三百里爲野以二
百之內有六遂不純爲野故在三百里
 此節及大宰

注疏皆云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稍

地之內六卿各受采地五十里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三公及親王子弟各受采地百里在五百里疆地之中此說與孟子不合殊不可信其謂大夫在稍卿在縣公及親王子弟在疆理或然也但不言元士之采地所在疑亦在稍地中也天子公卿孟子謂之千乘之家其地方一同提封萬井計八萬戶約有十都之地是公卿之家有下大夫十人爲都邑宰矣大夫采地七十里計四千九百井三萬五千六百戶約有四都又三縣之地是大夫之家當有上士五人爲都邑宰矣元士采地五十里

計二千五百井二萬戶約有二都又二縣之地是元士

之家當有中士二人爲都邑宰矣士無家臣其邑宰皆王朝之官也大夫邑宰降一等者以采邑之宰有家臣之義大夫不得爲大夫宰也大夫旣降故士亦從之而

降也采邑之宰雖可私置然亦須復於王朝故大宰得以法治之也江慎修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其民但其長未必有大夫士之齋此說頗繆鄉

遂之民皆以五家爲聯都鄙之民則皆八家同井安得用比閭族黨州鄉以聯之乎大亨云以八則治都鄙二曰法則以馭其官旣謂之官當必有大夫士之爵矣乃

又曰都鄙之官謂倉采之公卿大夫不知公卿大夫既位於朝安得自治其邑且公卿最尊大宰又豈得以法馭之乎惟夫邱邑之小其邑長不必有爵但舉一邑之中年高有德者一人教督農民并訓子弟旁耳都城之制左氏隱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所謂參國之一也是大都城方一里又一百二十丈一里計一百八十丈中都則方一里小都方一百丈大都卿之采邑中都大夫之采

禮說九

无

邑小都士之采邑都與邑通三等皆邑故皆可稱都也王畿都城與此異逸周書作雒解云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大縣即大都王城方九里詳天子城是方九里考是大都城方三里與子男同公卿采地方百里與公侯同而城則下同子男畿內屈於王也三公在朝執轡亦與子男同考工記匠人云王城隅高九雉都城隅高五雉諸侯城隅高七雉古周禮說公城高五雉侯伯三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是都城高一雉不成城矣賈疏言侯伯子男城皆高五雉又與經文不合戴東原謂公侯伯城隅皆高七雉城高五雉惟子男城同都城蓋隅高五雉城高三雉也

廣與子男同高亦與之同其例一也中都城方五百四十步小都城方一里其高三雉皆同以不可復殺也大都公卿采邑中都大夫采邑小都元士采邑大夫采邑對大都可稱小都若對元士采邑可稱中都以畿外大國次國小國例之小都當稱中都也四井之邑凡三十家每家五畝積五百步方二十二步有奇其方一百三十步有奇三十二家卻須作三十六家算之以空有空地也其城約方八十丈殺於小都城五之一也鄉遂小城約方六十丈亦以五畝之宅推之也四井之邑所居惟農民與國邑異士與工當與邑宰同居於都城之中鄉遂別無都邑之城

禮說九

手

其官長當與農民同居士與工亦然然則里閭之保城當不止方六十丈蓋亦方八十丈也族黨鄉州所在其城當遞增鄉之城蓋亦如小都城也農民五畝之宅皆在邑中至於中田之廬當甚狹小未必有一畝趙岐注孟子何休注公羊皆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又本穀梁之說謂二畝半在公田中誤矣詳井田考載師職云以廬里任國中之地季本以為市廛是也此左右各三區之廛士工商所居百官亦居於此非農之廛也遂人職云夫一廛此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在四井之邑中非國中之廛也鄭氏乃合為一注載師職云遂人授民田夫一廛

是廩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此都城指國都注遂人云

廩謂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也賈疏引廩里任

國中之地解之殊不思鄉遂之民十餘萬國中能容之

乎且畢入於國數百里竟無人煙有是理乎其繆甚矣

後儒因鄭賈之誤并追咎於班固趙岐而不知班趙固

不謬也班氏食貨志云在野曰廩在邑曰里春令民畢

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邑在四井之中非國邑也趙

氏孟子注云廩并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

畝半故為五畝保城即四井為邑之城與月令四鄙入

保同其非國城明矣後儒多以邑為國邑以保城為保

禮說九

幸

守國城夫之矣毛而河疑趙注或係衍文或有脫簡始

亦不解保為小城耳若夫公邑之制甸稍縣都皆有之

近郊遠郊有場園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等故無公邑載師職云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鄭注云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

又云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

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州長本中大夫此對下大夫而稱上四百里五百

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

縣云賈疏云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

言又鄭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賈氏小司徒疏云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公邑亦與鄉遂同案司馬法謂

二百里曰州以六遂如州在二百里也四百里曰縣與

周官同不必別解也小都為縣在四百里內故四百里曰縣公邑之官自

二百里至五百里當無尊卑乃附會司馬法區而別之

殊無謂矣公邑在鄉遂外民居皆非五家為聯而謂不

制井田抑亦誤矣詳井田考公邑與都鄙同制井田其居民

之法亦與都鄙同但公邑之官宜尊于采邑縣邑宰當

為中大夫甸邑宰當為下大夫以鄉大夫官尊不得與

之並宜從遂大夫之列也侯國公邑甸宰宜中士縣宰

宜上士公邑止於縣者以都本采邑之名故有縣而無

都也縣師所掌兼公邑采邑故以縣名鄭注謂自六鄉

禮說九

幸

以至邦國縣居中不知縣在四百里何以為中乎郊甸稍為中觀縣師以縣名又月令有百縣之文又王制言

天子之縣而公邑之止於縣可知矣又案左氏云邑有

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世儒或疑之竊謂此言自可信

也先君之廟有二公卿大夫之采邑得立大祖廟采邑

若不廢廟亦不毀土無大祖是無先君之廟矣公卿大夫世守

采地者是為內諸侯故有先君之稱親王子弟采邑有賜之得立出王廟

者是亦先君廟也侯國如魯三家立桓公廟惟卿有此

大夫則無之也故王國公卿采邑稱大都大夫采邑稱

小都士則稱邑而已侯國卿之采邑得稱都大夫士則

稱邑而已都邑尊卑之別如此若通而言之都亦可稱邑如季孫氏之費孟孫氏之成叔孫氏之郈皆稱為邑邑亦可稱都孟子言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距心為平陸宰平陸下邑而亦曰都月令孟夏之月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此都即四井為邑之邑而亦曰都蓋都有大小不一等猶之邑有大小不一等也故至小為四井之邑而稱都而至大為天子之邑亦稱都如後世帝京皆曰帝都都是也顧亭林知邑有大小王國可稱邑而以都為下邑之稱謂帝京不可稱都其亦考之不詳矣大雅云謂爾遷于王都此王畿稱都之明證

社稷考

社稷之制說者最詳然多有未確約而言之其誤十有五一日社稷是人鬼非地神鄭君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賈逵馬融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神許叔重五經異義說亦然王肅從之故聖證論歷難鄭說學者疑之案周官大宗伯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而血祭祭社稷與五祀五嶽並列于地示社稷為地神甚明又左昭二十九年傳亦以社稷與五祀並列考五祀是五行之神五行質具於地故為地示月令以句芒為春神祝融為夏神明非人鬼若重與犁則配會

於此者耳詳五帝五祀考五祀非人鬼則社稷亦非人鬼可知且古之祀典人鬼特祀者如先嗇先蠶先炊先聖先師之類皆為小祀而社稷為國之主劉特牲云家主諸侯中雷而國主社所首重天子之祭亦亞於天地更可知其非人鬼矣至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又謂社所以神地之道尤顯然可見為地神王肅之說亦誤甚矣先儒之說所以申鄭者詳見於孔疏茲引一日稷為原隰之神非穀神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是稷為穀神也許氏駁之謂既祭稷穀不得以稷米祭反自會因取左氏說以稷為田正鄭君又駁之以稷為原隰之神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案社字从土明是土神稷字从禾明是穀神易云百穀草木麗乎地故稷亦為地示之屬猶日月星辰皆為天神也穀為土所生故社尊於稷而穀與土別故稷可與社對若原隰則已在五土之中既總祭五土之神何必又別祭原隰原隰又何可與五土總神對乎至許氏以自會為疑其說尤繆夫祭稷者祭稷之神非祭稷也天下有一物必有一神主之其神既主是物正宜用是物以祭報其生育之恩安得謂自會乎左氏謂稷田正也昭二十九年傳此言稷之所配會者為田正之官以其播殖百穀有功於世

故配會於穀神猶句龍能平水土故配會於土神也許氏卽以田正爲稷與賈逵等同其誤矣一日社卽祭地別無北郊之祭胡五峰云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周公祀於新邑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半於社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朱子語類以其說爲有理而不知其大繆也禮運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社卑於地可知且祭地專於天子而祭社下達於大夫士至於庶人

禮說九

素

亦得與祭社之非地明甚蓋祭地是全載大地社則有大小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王社祭畿內之土諸侯國社祭國內之土侯社祭諸田之土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侯社大夫置社祭一鄉之土州長置社祭一州之土祭法云大夫以下與全載之地異又地有上中下上爲山嶽中爲平原下爲川瀆社雖兼五土而爲農民祈報當以平原穀土爲主是社與嶽瀆各分地之一體與全載之地尤異此社神與地神所以分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凡經典郊社並稱者皆祭地之通名爲社非別無北郊之祭也洛誥言社而

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其祭已該於郊之中孔疏云言告天不言告地從省文也舜典言類于上帝而不言祭地亦猶是也豈祭社卽告地乎周官祭地與社多互見血祭祭社稷則祭地亦血祭可知兩圭咸池祀地則社稷可知社稷尊於四望四望得與地同用兩圭有邸則知社稷已在地稷亦可用矣六樂祭地示之下卽言四望可知社稷中矣豈社與地無二祭乎社爲地之屬故祭社之禮有與地同者求神用血祭玉用兩圭有邸樂用咸池是也然地尊於社故祭社之禮多與祭地殊祭地以夏至及孟秋詳補祭社以春秋二仲祭地於方澤及北

禮說九

素

祭地七獻祭社五獻祭地用一犢祭社用大牢諸侯用少牢祭地服袞冕十二章先儒謂祭地亦服大裘誤祭社服毳冕五章其判然不同如此胡氏謂祭社卽祭地其亦未之思耳一日王社在庫門內不與郊對大社在北郊卽方丘亦卽太折方丘太折不是與郊對萬充宗云社有二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所謂方丘者唯此所謂太折者亦唯此夏日至地示之祭卽於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又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載芟詩序所謂春藉田而祈社稷者卽於此行焉此庫門內之社不與郊並稱者也此本胡氏而少變其說案逸周書作雒解

云乃建大社于國中是大社不在北郊可知祭法大社
王社並舉可知是社稷之社非北郊之通稱爲社者也
且天子爲天地之宗子西銘云大君者吾父母
宗子父母指天地言祭天與
地皆所以報本若社稷之祭則爲民祈報經言王爲羣
姓立社曰大社其非祭地之通名爲社更甚明矣一曰
大社大稷王社王稷皆在中門之外周官大司徒云設
其社稷之壇賈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
王社王稷夫自爲立社與爲羣姓立社異其事宜異其
地而並設於一處何也詩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
是藉田當有社稷之壇小宗伯職云建國之神位右社

禮說九

木毛

稷而左宗廟匠人亦言左祖右社是王宮內亦有社稷
自大門以內皆爲宮中 大社尊於王社宐與宗廟竝重分列路寢
 之左右藉田爲王之田王社亦王之社則王社宐在藉
 田之中郊特牲孔疏云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
 自爲立社者在藉田之中此說是也但云在庫門內之
 西本於小宗伯之注鄭注云庫門內 不知宗廟社稷皆
 宐在中門內白虎通以爲在中門外鄭君從之非也說
戴東原詳廟在中門內說 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社稷在應門內之
 西諸侯社稷在雉門內之西戴東原云春秋左氏傳曰
 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國社亳社也穀梁傳云國
之社以爲廟屏蓋在廟門之外與

國社對治朝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宏繫君臣日見之
在其中間朝社在中門內明矣此足以正舊說之繆一曰左祖右
社是尙尊尊小宗伯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
尊尊之義不知地道雖尙右而宗廟卻尊於社稷鄭注
大司樂以圜丘方丘宗廟爲三大禘大宗伯職云祀大
神祭大示享大鬼大鬼謂宗廟大祭也社稷非大示而
宗廟與天地並列其尊於社稷可知故享先王衮冕先
公鷩冕祭社稷則毳冕諸侯祭宗廟大牢社稷則少牢
豈可謂尙尊尊而立社稷於右乎牧人職云陽祀用騂
牲陰祀用黝牲鄭注謂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

禮說九

泰

社稷宗廟屬陽故在左左爲陽也社稷屬陰故在右右爲陰也一曰天子有五社郊特牲疏引尙書逸篇云作無逸無字衍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白虎通亦引之案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此當是大社王社之樹乃云大社唯松則與周制不合矣且大社止有一而謂有東南西北其爲五社此何義邪若謂四社是國外四方之社則社之樹木必各以其野之所宜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而東柏南梓西栗北槐又何義邪逸周書云大社驪黑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也中央疊以黃

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煮以黃土其以白茅

以爲土封

韓詩外傳白虎通蔡氏獨斷皆有此說

是天子大社具有五方

之色以見五方之土無所不祭

或謂青土山林赤土邱陵白土墳衍黑土川澤

黃土原隰其說蓋惟大社祭九州之地示故得備此而近鑿今所不取

王社則無之但以黃土爲之而已

王社壇之土不見經傳以理推之五色以

黃爲尊黃爲中色王諸侯社壇各依其方之色漢書武

織居中王社宜黃土帝賜齊王策云受茲青社燕王旦曰玄社廣陵王胥曰

赤社漢制因乎周也夫大社已具五方何必又立四社

其說殊爲不經未可信也一日夏松殷柏周栗是大夫

以下置社郊特牲疏云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

禮說九

卷九

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不

知大夫以下置社鄉遂都鄙隨處皆有當各以其野之

所宜木則夏不必以松殷不必以柏周不必以栗其謂

夏松殷柏周栗者是大社王社以建都之地所宜之木

也宰我對魯君言必是國社侯社之制若大夫以下置

社之木何必與君言之邪一日樹木以爲社主朱子注

論語云古者立社各樹木以爲主說者以爲使神依焉

不知社之樹木一以名其社一以爲社之蔽蔭

以木名社者野

之社也若大社王社已蓋社既不屋故必樹木以蔭其

有其名不必以木名矣

壇也凡壇墠以及墳墓皆必樹木亦此意也社之不

屋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見郊特牲而又虞風雨之暴

夏日之烈故樹之木焉非以爲神主也鄭注宗伯云社

之主蓋用石以石爲主則樹木非以爲主明矣古文論

語云哀公問主於宰我鄭注云田主謂社

孔安國許叔重亦以爲社

主張包周等並以爲廟主何休引以注公羊亦作廟主其說非也

大司徒注云田主田

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即句龍是則社主田主者

謂以句龍配食於社爲社之主非以木爲社主也毛西

河駁之是矣又謂大司徒以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謂在

野耕藉壇也耕藉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藉壇不

禮說九

卷九

以石爲主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其說尤爲繆妄

野在郊外耕藉在郊不在野詩序明謂藉田祭社稷何

謂不祀社而祀先農至謂藉壇依木以棲神而不以石

爲主則仍襲朱說而不自知其非矣一日稷壇在社壇

而郊特牲疏引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而俱北嚮不知

地道尙右何以社反居稷之左蔡氏獨斷云社稷二神

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以未屬土也竊思五行家

以未爲木局

淮南子云亥卯未三辰皆木也

是未屬土而兼有木禾稼

之象稷爲穀神宜位於未坤爲純土大地之象社爲土

神宜位於坤坤在未而社宜在稷而此不易之理也一

曰社壇之北有門郊特牲疏云門在社壇北蓋觀四方

之諸侯故四面有墻門此北嚮則社壇之北有門義或

然也案郊特牲云君南向於北墻下答陰之義也鄭注

北嚮社主必居中而北向君南向亦必居中若壇北

有門則君當空而立墻門近壇又必居中故也不成體統矣且經既

言君位北墻下則北墻之中間必無門明矣經又云薄

社北牖釋文云薄本又作毫北有牖則無門亦可知也社主在南

南亦不空有門竊謂社壇之門空向東人君自東而入

空向而西斯不乖於義耳一日王社侯社無稷壇陳氏禮

禮說九

社藉田之社也詩序謂春藉田而祈社稷則王社侯社

必有稷矣陳氏蓋據漢魏官社無稷晉書禮志云漢至

官社然王社侯社皆人君所立之社與後世官社不同

官社猶古者大夫以下置社置社或無稷壇而亦必祀

稷於社壇上若王社侯社則未有不置稷壇者也經典

凡止言社而不及稷者以社尊稷卑故省文而以社該

稷也周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注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近焦氏循又謂大社

國社亦無稷壇其說更繆不足辨矣社稷各有壇但祭

二主未必祭社又祭稷也一日諸侯壇墠半於天子白虎通引春秋

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蔡氏獨斷廣考

天子諸侯制度多降殺以兩如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

尺天子城高七雉諸侯五雉天子經涂九軌環涂七軌

諸侯經涂七軌環涂五軌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六

寢諸侯四寢舊說謂諸侯三寢非也詳諸侯四寢考此皆降殺以兩者也

何獨於社稷壇而不然然則天子方五丈諸侯三丈

大夫以下皆當二丈一丈則太狹不可行禮此其制可推而知也

一日百家以上得立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

置社鄭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

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案周官百家為族族師止得

祭醯不得祭社五百家為黨黨正止得祭樂亦不得祭

禮說九

社至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乃得祭社鄭駁五經異義

亦云二千五百家為社此鄉遂之制也都鄙民居不如

鄉遂之密其設社異於鄉遂司徒職云四井為邑四邑

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都鄙居民之法

大約一甸五百家有奇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當設官以為之長

則當立社論語千室之邑是大邑則五百家為小邑

特牲云唯社邱祭其粢盛粢當作甸古甸與惟甸有社

故邱甸其粢盛也五百家立社已五倍於鄉遂若謂百

家得立社何與鄉遂大相懸絕乎恐未必然至於里社

在鄉遂不在都鄙其制始於秦古未之有也一里二十

五家卽得立社是民自立社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
鄭志亦謂此秦社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今引秦里
社以解古之置社未免混亂萬充宗因謂庶民得祭社
不知古者成羣置社庶民固得與其祭事而不得主其
祭大宰職云以八則馭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祭祀
莫大於社矣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社稷焉是
祭社必官長主之可知郊特牲云唯爲社事單出里唯
爲社田國人畢作單出里以鄉遂言下文邱葵其來盛
以單出里亦指都鄙未嘗言民自祭社也萬氏又謂左
傳書社卽里社江慎修考楚昭王欲以書社七百封孔

禮說九

聖

子亦以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說亦非左哀十五年傳齊
與衛地自濟以西嵯嶺杏以南書社五百賈逵杜預注
皆云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此萬氏江氏之所
本不知凡言書社者皆都鄙之地載籍稱書社不一大
其書社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
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千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書社三
百封墨子荀子齊與衛地必是邊鄙都鄙之民安有二
十五家爲里乎書社亦當是一甸之社社有長民生齒
卽書名於社之長故謂之書社凡言書社幾百者皆謂
幾百戶也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孔注云伯氏會邑三
百家可以爲證若以二十五家爲一社五百社計一萬

二千五百戶齊與衛地未必如此之大楚昭王欲以一
萬七千五百戶封孔子更未必然也一日周祀后稷以
爲稷左昭二十九年傳云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
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與此略同
後儒遂皆謂周以后稷爲稷不知社稷卑於宗廟稷更
卑於社而后稷旣爲周之大祖推以配天乃又配食於
稷以爲田神且使天下之人皆得祭之褻慢其祖甚矣
此必非周時之制也蓋商湯以棄易柱至周武王又當
以柱易棄迨東遷以降至魯襄昭之世王室衰微已甚
列國不知尊王其國稷或有仍祀棄者故蔡墨云然要

禮說九

聖

於西周之典禮彼固未嫻也祭法一篇所言多不經亦
未可信此大義所關不可以不審也一日社稷卑於四
望祭服希冕行三獻司服云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據
此故注禮器以三獻爲祭社稷不知大宗伯社稷列於
五嶽之上曲禮以祭社稷次於天地其尊於四望甚明
詳祭祀司服之文有誤當作祭社稷五祀則毳冕祭四
差等說望山川則希冕後儒皆莫知其誤矣夫社稷大祭而說
者舛誤甚多故詳考之以俟後之知禮者

求古錄禮說卷十

臨海誠齋金 鶚

周代書冊制度考

書冊之制歷代不同周之書冊皆用竹木其制度可考而知也鄭君注中庸云方版策簡也聘禮注亦云策簡也方版也蓋以竹爲之曰簡曰策以木爲之曰方簡一曰畢爾雅釋器云簡謂之畢郭注云今簡札也學記云呻其佔畢鄭注云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是畢爲簡也簡又曰牒說文云簡牒也簡又曰篇說文云篇書僅竹管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管廣雅云篇管箴也少儀

禮說十

二十

云執策簡尙左手策爲著簡爲占兆之書故策簡連文鄭注云篇如笛三孔龜策之策書金縢云啟簡見書書與羽篇之篇連文爲不類矣者占兆之辭簡所以載書故必啟簡乃見書也馬融注云篇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並同不知篇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簡且當是時惟取占兆之書以出而置不與焉無簡則無鍵又安是簡卽簡漢時則曰管曰箴用篇近王氏伯升曾辨之是簡卽簡漢時則曰管曰箴也簡與策不同左傳孔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本作冊象其編簡之形是簡與策異然編簡爲策則策卽是簡故鄭君以策爲簡也釋名云簡閒也編之篇篇有閒也又簡一名札釋名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是諸簡連編者亦名爲簡蓋

禮說十

二十

對文則簡與策別散文則簡與策通也方一曰牒說文云牒書版也論衡量知篇云截竹爲簡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爲契枿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此簡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證也古者用策用簡牘之別以文之多少而異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自秦以後始稱字杜預春秋序云諸侯各有史官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如聘禮記所云是也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案策與簡牘之異杜預所言與聘禮記不合事雖小而其文多不可不書於策事雖大而其文少亦可以書於簡夫弑君大事也而崔杼弑莊公南史氏聞太史盡外執簡以往是知大事未嘗不書於簡也大事可書於簡則小事亦可書於策矣六經文字一皆在策蓋其文既多必須編簡爲之初不以事之大小而有異也史記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編而成策則諸經

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襍寫經史可見六經皆編而爲策矣簡策長短之度說者不一蔡邕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孔冲遠春秋疏云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也士聘禮賈疏鄭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賈孔之言長短大異竊謂孔疏是也漢書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則律書之簡亦必以二尺四寸言三尺者舉大數耳鹽鐵論謂古今一也則周之律書亦二尺四寸可知律書既二尺四寸則六經之策亦必以二尺四寸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二尺與二尺四寸相近蔡邕言策長二尺與此所得竹書二尺合是皆以漢尺言之漢尺大於周尺二尺約當周之二尺四寸也孔冲

禮說十

三

禮說十

四

遠謂簡容一行字鄭注尙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古文在中秘者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約以三十字爲歸周之一尺二寸當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當今四寸八分孝經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謂論語策三分居一又謙焉若六經策一尺二寸論語三分居一當爲四寸四寸當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論語一簡容八字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錯簡可證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又一證也若三寸二分豈能容八字乎今觀賈疏論語策實是八寸以三分居一推之六經策當二尺四寸孝經當一尺二寸與孔疏合二疏同引鄭君論語序不應有異然則賈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一尺四寸之譌可知矣此後人傳寫之譌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空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空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數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矣此由字體有繁簡

繫者宜疎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晰而已方版之制長短未聞然其所書自百字以下或爲五行每行二十字或爲四行每行二十餘字則其長亦當有二尺餘其廣大約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廣不過三四寸有長方形故謂之方非必正方也至於書字亦以筆墨筆自始用兔豪耳詳筆考若有不當則以刀削去之更書他字此皆可考而知也

宁考

宁爲古之治朝大禮所在而從來解者皆失之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閒曰宁孫

禮說十

五

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郭璞注不言門內屏外但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引爾雅李郭二注解宁字又云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此數說皆以宁專屬人君釋名云宁佇也將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此則以宁專屬人臣案爾雅以門屏之間釋宁謂門之外屏之內其地皆爲宁則宁兼君臣矣宁與著通齊風俟我于詩作宁是宁與著通也左氏昭十一年傳云朝有著定杜注云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此叔向爲單子言之著

定意屬人臣故杜解以列位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此明以宁屬人臣蓋宁之義取於佇本屬臣言而人君視朝亦立其位亦可謂之宁故宁兼君臣凡視朝臣必先入佇候君乃出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先言臣入後言君出是臣必待君可知論語記孔子在朝先言與大夫言後言君在又其明證然則朝之禮臣必佇立以待君君不佇立以待臣此君尊臣卑君逸臣勞古今之通義也諸侯之朝且然玉藻論語之況天子乎孔疏謂天子當宁而立以待諸侯之至誤矣雖天子於諸侯似有賓主之義然尋常賓主相見亦

禮說十

六

必賓先至門外佇候主人乃出迎賓況君臣乎孔說大謬而邵二雲爾雅正義引其說且云諸侯未集天子佇立於此何其不察乎釋名謂臣將見君而佇立其義自當然宁實兼君臣而乃專以臣言失之矣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文承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三句所指各不同兩階句指君言郭注人君南鄉當階閒中庭句指臣言郭注羣臣之列位也門屏句則兼君臣言次第最爲分明解者徒據曲禮天子當宁而立之文宁屬於君又當宁與當依對依在牖戶閒負依爲當依則當宁亦必負宁故釋宁爲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其地在正門內兩塾閒君

出門外而負之也殊不思宁之義取於人臣佇立待君左傳著定國語位著皆明言人臣豈可以宁專屬人君乎當之義不一有以負之爲當者天子當依而立是也有以鄉之爲當者鄉射當階北面揖是也有以居其中爲當者天子當宁而立是也宁有南面北面東面西面之位治朝之位見周官司士詳朝位考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宁豈必負之而後爲當宁乎邵二雲亦謂當宁猶當依因爲之說云諸侯既集天子出至屏外負屏而立其上文云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夫屏既在門外不可近門而天子又出至屏外是距門頗遠天子立于廷中矣豈有

禮說十

七

此朝儀乎天子屏在路門外其說本于曲禮孔疏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不知屏所以塞門若遠于路門而近應門何得謂樹塞門乎既近應門則爲應門之蔽是內屏非外屏也豈不自相矛盾乎若近路門則臣之北面者爲屏所障矣邵氏知二說之不可通故創爲王出負屏之說要之亦不可通也司士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是皆與門切近王之位必更在其北蓋在闕外當兩塾之間門內外皆兩塾此外塾也羣臣初各佇立其位及王出乃同至中廷先後分班序立再拜稽

首經不著臣拜之文夫君且揖臣臣豈可不拜君朝則必拜以是爲人所共知故不著也後儒乃謂治朝不拜不亦拜畢各復其位司士乃詔王出揖此時王當立於門外雷之外離門不過數步司士云王還揖門左揖然王族故士等位迫於門則豈有遠立於屏外者乎夫王亦不必遠於門而揖之矣治朝雖無堂而既於門爲朝其制亦必與堂相似門側有塾塾有堂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注夾門堂堂之高雖無九尺亦當有階約三級或五級中間之地不與兩旁堂高相等然亦必高於平地望之有若堂然其下爲廷說文廷若路寢庭然朝之初王在兩塾之間羣臣拜於其下亦拜下之義所以正尊卑之分也既而王降而揖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朝與覲不同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禮則下而揖羣臣春日朝而秋日覲始亦取溫肅之義也然朝雖異於覲而遠出立於中廷降尊太甚必無是禮矣且曲禮所謂當宁之朝乃諸侯來朝者先位于此以通姓名詳朝位考後乃入廟行覲禮其朝與常朝不同諸侯不拜王亦不揖其位但在闕外兩塾閒並不

禮說十

八

出外靄而謂遠出至屏外則尤安矣李巡謂宁在正門內兩塾閒正門即應門也孫炎謂宁在門內屏外此門字蓋亦指應門然周官司士朝位明言路門而謂宁在應門內兩塾閒其亦誤矣諸侯宁位亦與天子同焦氏

循羣經宮室圖云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諸侯宁在路門內屏外此其說亦誤宁為君臣朝位之地屏近於門路門內屏外為地無幾何以為朝位乎鄭注司士明言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未聞朝在路門內之兩塾間者也若謂人君先立於此以待羣臣之至此又必無之禮也謂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此即江慎修駁孔疏之誤謂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應門為正門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宁則在路門外然如其說則門屏之間謂之宁惟諸侯可言若天子屏在應門外而宁亦在路門外則非門屏之間矣諸說皆與經不合總之泥於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之說故皆不可通不知此二句本非經文出於禮緯及荀子未可據也竊謂天子諸侯皆內屏詳廟制度考所謂門屏之間謂之宁者路門之外屏之內也屏必設於正門天子在應門內諸侯在雉門內所謂樹塞門也如此則與經無不合矣

碑考

宮廟設碑之所先儒皆無確解鄭君注聘禮云設碑近如堂淡士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李如圭儀禮釋宮從之敖繼公則謂碑居庭東西南北之中鶚案二說皆非也士冠禮設洗南北以堂淡若設碑亦如

堂淡則洗何不曰南當碑乎鄉射設楅于中庭南當洗若碑亦當洗何可以設楅乎即或楅稍北於碑而楅之南司馬所有事鄉射禮云司馬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桑之有碑則礙矣是知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者非也聘禮云饗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鄭注鄉飲酒禮云堂邊曰廉東面北上上當碑三以鼎為上夫曰階前則其地必近階鼎設于此而當碑則碑之近階可知若碑遠在中庭指南北之中豈可謂階前乎公會大夫禮云若不親會使大夫以侑幣致之庶羞陳于碑內賈疏云庶羞本合在堂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面今宜近堂故於碑北若碑在中庭則庶羞與正饌相去甚遠有是禮乎聘禮又云君使卿還玉于館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凡言聽命其地必相近如郊勞之時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楅首受幣賓與勞者相授受其近可知矣醴賓之時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是賓與公皆在堂其近又可知矣蓋必相近乃可以聽若碑遠在中庭大夫升堂致命鄭云將南面致命必言鉤楹者賓在賓何以於碑內聽命乎大夫之庭聘禮記卿館于大夫故知當有四十餘丈詳廟制度考半之得二十餘丈堂上之言豈得聞乎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

西階升受鄭注云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下謂階下彼言碑內此言階下碑之近階明矣故還玉之時賓聽命後升受圭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碑與階相近斯得授之也又上文云醴醢百饗夾碑十以爲列醢在東米百筭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鄭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夫百筭之米既在中庭安得復有百饗之醴醢設之於此碑不在中庭又甚明矣敖氏謂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於庭少南以此米從餼者也餼二牢陳于門西不知禮經一書凡中庭以東西之中言者必明其南北之節如鄉射設榻于中庭南當洗士喪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右是也若南北之中則不明其東西之節經文第言中庭者皆南北之中也詳中庭此但云米設于中庭其爲南北之中可知也門外米禾從生牢餼生牢也中庭筭米從外牢餼一牢厘二牢皆外牢也生牢外牢見掌客凡從者必在後此所列庭實皆北上是筭米從外牢無疑生牢在門西而筭米在中庭居生牢之前安得謂筭米從餼乎且門外有米禾薪芻已從生牢而設又有百筭之米從之而外牢絕無一米此何義乎鄭注云大禮米禾皆視外牢買醢外牢三枚米禾皆三十車然車數雖視外牢而設於生牢之後則從生牢矣筭米既從外牢則設之宜與醴醢相近而在庭南北之中可

知也米在中庭醴醢夾碑碑在中庭之北又何疑乎然非三分庭一在北又當近于階間則其地可由此推竊謂設碑之所蓋四分庭一在北也如是鼎之列于階前者可以當碑而聘賓在碑內亦可以聽命鄉射設榻亦自無所礙矣抑又考之鄭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朱子云引當爲別天子庭深五十四丈有餘若碑設中庭與三分庭一在北人在堂上視日景亦不審矣制卑大約不過五六尺若當夏至景不盈尺未可遠視也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周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牲繫於碑碑當有孔天子自堂上射之必主於中若碑設中庭與三分庭一在北亦不易中矣惟四分庭一在北設碑則可以視日景亦易於射牲矣又考古人堂與庭皆分爲五節堂自外而入一堂鄉飲酒禮設二當阿土特禮賓升而階三楹間于皆禮授四中堂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五戶闕間鄉飲酒賓席戶闕依亦庭自外而入一門東門西二三分庭一在南庭實此設于三中庭四三分庭一在北五當碑兩兩相比自無不合然則四分庭之一而北設碑亦其宜矣夫中庭爲南北之中又折其中而設碑無在而非中也且堂之中間所設有二戶闕間有依東楹有坊是也庭之中間所

設亦有二門內有屏階下有碑是也四分堂之一而北設依此以堂與四分庭之一而北設碑其地相類賓即

席于依前南面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與依南面鄭注戶牖之閒謂之依是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依天子惟畫斧文為異耳戶牖閒又謂之客位鄉飲酒賓席戶牖閒南面主人聽命于碑內北面賓館賓轉為是客位在此也主人其事亦相類此皆古人制度之不苟者也

滄浪三澁考

禹貢滄浪三澁解者多繆禹貢之例二水相合曰會相越曰過一水而別其名曰為滄浪言為而不言會言過則是漢水之變名非他水入漢可知也凡地名山名曰

至如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荆山至于大別皆水名

曰過如過九江過洛汭三澁言過而不言至則是水名非地名可知也史記索隱引馬融鄭康成尚書注皆以

滄浪為夏水水經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又東

過華容縣南又東至雲杜縣入沔沔水即漢水雲杜縣今為沔陽州酈

道元注云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劉澄之

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夫夏

水出于江自江而注漢乃江之支流非漢水之變名與

經文為字不合班孟堅漢書地理志備載古文尚書而

於南郡華容下但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沔不言古文以

為滄浪是夏水非滄浪也然夏水入漢之後漢亦稱夏地理志謂漢水之尾變為夏水左傳有夏水即漢水也而經文以

為滄浪然則夏水入漢之後亦可稱滄浪矣襄陽縣志

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童承敘謂漢水至濁與江湖

水合其流始清孟子載孺子之歌言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是漢水有清時必在江水入漢之後可知胡

鼎明云滄浪者漢水之色也說卦震為蒼竹言其色

青漢水似蒼竹故有滄浪之名李太白襄陽歌所謂漢

水鴨頭綠是也詳滄浪之名而滄浪之所在更可得而

定江水入漢在今沔陽州則自沔陽州以東至于大別

漢水皆為滄浪水沔陽州去楚都江陵甚近故屈原既

放見漁父歌滄浪之水蓋原此時尚未遠去也張平子

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壖李善注引左

傳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此可見滄浪即漢水

又可見滄浪近於江陵其在今沔陽無疑矣馬融以夏水為滄浪

夏水固近在楚都南然未入漢之先但可謂之江水不

可謂之漢水而平子南都賦謂流滄浪而為隍是楚國

池矣酈道元于水經漢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而

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千齡

洲是世俗音譌字變括地志因謂武當縣有滄浪水張

守節史記正義亦引用其說一統志諸書無不從之閻

百詩胡朏明長於地理亦莫不以爲然今案此說其不合有五滄浪本卽漢水故曰爲乃以洲當之洲是水中可居之地見爾雅釋地顯與經悖一也千齡本非滄浪何得強爲傳會二也武當屬南陽郡今爲均州去楚都江陵約三四百里平子南都賦何謂以滄浪爲隍三也旣遠楚都漁父見屈原何以歌此四也江水未入漢漢水至濁何以有滄浪之名濯纓之歌五也其誤明矣葉石林不知其誤又泥看經文之字謂滄浪地名非水名禹貢水之正名不可單舉者則以名足之黑水弱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禮說十

五

閻百詩善其說不知山水以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字屬辭之體也如山海經云嶧冢之山嶧冢亦豈地名乎以地名水禹貢初無此例也至于三澨馬融鄭康成王肅及僞孔傳皆以爲水名惟水經載於釋地謂地在卽縣之北史記索隱亦云三澨地名在南郡卽縣北夫以三澨爲地名旣與經文過字不合而謂在卽縣北亦復不確考卽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其北卽襄陽縣東境而滄浪在沔陽與襄陽相去約三百里漢水必先至襄陽後至沔陽今謂三澨在襄陽界則經文過三澨當在滄浪之先酈道元因三澨在卽縣北故注滄浪于武當而不知三澨不在

此是亦不合者也京相璠謂南陽消陽二縣之間消水之濱有南澨北澨消水遠在襄陽之北其說亦繆鄭康成劉澄之皆言在竟陵縣界索隱云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竟陵漢志屬江夏郡今沔陽州漢川縣地東有沮水面有漢水而此水參于其間故名三參水三參水在沔陽州之東漢水至沔陽爲滄浪水東至漢川縣之南過三參水與經文合鄭說是也胡朏明以爲三澨當在卽縣之北非在竟陵其亦考之不詳矣

湯都考

禮說十

五

湯都說者不一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注云湯都書帝告序湯始居亳鄭康成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伊尹冢皇甫謐云亳今梁國穀熟縣閻百詩據後漢志梁國廣縣有桐地有桐亭謂太甲所放應在于此廣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旣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若偃師去廣縣八百餘里則不能矣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穀熟卽南亳今河南偃師縣鶚案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往爲之耕則其地甚近可知考葛國卽今寧陵在商邱西六十里固甚近也若湯居偃師相去甚遠豈有使其民往爲葛耕之事皇甫謐帝王

世紀力辨偃師之非最爲詳明然則謂湯始居亳在偃

師者誤也且桀都實在今河南府洛陽詳桀都安邑辨偃師在

洛陽東北七十里湯都必無與桀都同處之理況桀與

湯戰于鳴條見汲冢古文鳴條在今開封府陳留西北亦詳

陳留在偃師之東桀豈越湯國而與之戰乎是湯始

都必不在偃師而在穀熟明矣又案書言盤庚遷于殷

而有復我高祖之言高祖謂成湯是成湯曾居殷也書

序云盤庚治亳殷孔傳殷亳之別名史記殷本紀云盤

庚自河北渡河南居西亳立政三亳皇甫謐以爲三處

德府商邱縣是二亳可通爲一皆爲湯之國都亳殷對

此而稱西亳則康成謂西亳卽偃師張守節史記正義

亦謂偃師湯所都盤庚亦從居之然則湯都又在偃師

明矣夫惟西亳偃師別有殷名若南亳穀熟未聞有名

爲殷者商自盤庚遷殷以後國號始改稱殷而周人稱

湯亦多言殷湯蓋以湯嘗居殷故亦可稱殷不然但當

稱商湯不應以後代之號加於先世也是謂湯終居穀

熟而不都偃師者亦誤也蓋湯未滅桀之先始居穀熟

及滅桀之後乃遷居偃師然居穀熟之時尙爲諸侯其

國非帝王之都迨卽天子之位而居偃師則惟偃師可

爲湯都故班固不以湯都注於穀熟而特注於偃師也

夫洛陽爲天下之中嵩嶽在焉王道貴于建中安中天

下而立故禹初都陽城詳禹都考周成王亦營洛邑爲東都

湯之都偃師其以此乎堯舜皆都冀州禹亦終都冀州

高御下象北辰之在北也且堯時洪水泛濫禹水患

初平皆宜居高地也又帝王之都皆近于其所由興堯

初爲唐侯唐與平陽皆在冀州故都平陽舜初居虞

故都陽城然禹之生常在此故都陽城禹始封陽翟與陽城近

有大夏之名或禹生于此後因以爲國號故又遷都

陽既不忘其所由生又以受禪于堯舜空從堯舜之所

居也湯以先世居南亳偃師亦有亳名又同在豫州且

故都偃師穀熟地偏于東又不得嵩高以爲中嶽故

不終都于此然當夏桀未滅之先偃師方爲桀所據安

得爲都迨既滅夏斯可遷居之也其不卽居桀都而別

爲都者王者更姓易物必易其所都之地以示更新故

歷代帝都皆不相沿也鄭君解盤庚五邦謂湯始居商

邱其後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是爲五

邦馬融王肅商邱卽指南亳亳則指西亳其釋五邦固

非五邦必皆言王都又皆必遷居謂五遷其邦也湯居

數商邱而數盤庚遷殷明與先王二字刺繆案汲冢古

文祖乙自耿遷于庇南庚遷奄則當相耿庇奄爲五邦

路史主此說此五遷在成湯之後盤庚之而謂湯自商

邱遷于西亳則得之矣第解書帝告序湯始居亳以亳

爲西亳亦爲未當此始居亳當是南亳穀熟今爲商邱

縣商邱蓋因上古之稱左傳言閔伯居商邱主大火大

火爲宋分野今之商邱宋地也又言相土居商邱相土契之孫是契封于商卽商邱也書序帝告卽帝嚳謂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指帝嚳是帝嚳本居亳也亳卽商邱商邱其本名後改稱亳也蓋帝嚳始都商邱及堯卽位都平陽商邱遂虛帝嚳之子閼伯與弟實沈不相能堯乃遷閼伯于商邱見左昭元年傳遷之者封之也卽以先王之地封之也閼伯長子故封以先王之地其後舜封實沈季子故別封于大夏契于商卽因閼伯之地左傳云商人是因商邱地名商則國號也至相土猶居于此厥後屢遷班固云商人屢遷前入也然未世本謂昭明居砥石路史謂上甲微居鄴其餘

禮說十

九

不可考迨成湯始復居商邱從帝嚳之舊爰作帝告之書此時商邱別名亳矣亳卽商邱其非偃師甚明鄭以湯始居亳爲偃師是帝嚳之都契之封皆在偃師矣豈其然乎張守節謂帝嚳及湯皆都偃師因鄭說而誤也至于太甲放于桐鄭君但注桐爲地名有王離宮焉未知確托何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若然則太甲放處密邇王都伊尹自可時時往訓太甲矣閻氏何必專據虞縣桐亭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乎或據僞孔傳以桐爲湯墓之地引杜預梁國亳城中有湯冢謂

湯都當在穀熟然劉向言殷湯無葬處是漢時已不可知括地志云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其說近是杜氏之說不可信也漢哀帝時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得其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北東郭歷代著諸祀典偃師稍遠湯冢未必在是卽使可信亦足爲湯都偃師之證若都商邱與榮河相去千餘里豈遠葬于是乎

天子諸侯屋有四注辨

鄭康成注三禮謂古者大夫士屋兩下天子諸侯屋四注此其說非也凡屋必四面有堂然後有四注故惟明堂有之路寢之制與明堂異書顧命有東房西房東序西序面夾可知天子路寢與大夫士同而諸侯無論矣

禮說十

三

鄭君謂路寢明堂同制成王時尙因諸侯之制豈其然乎詳明堂考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鄭注以四阿爲四注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似天子路寢有四注不知四阿非四注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皆爲明堂明堂之制三代大略相同雖稍有所異要皆四面有堂則無不有四注而云殷人始爲四阿可知四阿非四注矣考爾雅釋邱旣言前後左右之高又言偏高阿邱是高在于隅者也緡蠻詩言邱阿又言邱隅可知阿邱爲隅高也然則屋之四阿蓋四隅檐宇曲而翻起有似於阿邱故曰四阿也大夫士

則謂之榮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鄭注云榮屋翼也

說文云屋栢之兩頭起者爲榮榮亦有四東榮前後皆有面榮亦然

是有四各曲而翻起而不得謂四阿者榮之翻起不高

不若天子之屋椽題數尺翻起如邱阿之高聳也諸侯

之制雖高於大夫然亦不及於天子不得謂之阿燕禮

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雷曰雷則不稱阿矣雷亦

謂之榮晉語云虢公夢神人立于西阿韋昭注云西阿

面榮也諸侯本不得稱阿而云西阿者春秋禮制不明

或混稱阿抑或僭天子之制也左氏成公二年傳宋文公卒始厚葬有阿

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杜注云四阿王禮案魯

梓象宮室諸侯不得有四阿則宮室無四阿可知矣

大記云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

婦以翟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降自西

北榮此諸侯亦稱榮之證鄭注謂獨言卿大夫非也又

注燕禮云當東雷者人君爲殿屋也殿屋謂四鄭蓋以

鄉飲士冠等爲大夫士之禮而皆云榮燕禮乃諸侯之

禮而獨云雷因謂東雷爲人君殿屋之制不知東雷非

東方檐雷乃雷之在東南隅者即榮之別名也惟雷在

東南隅故設洗可以當之若正東檐雷則洗必設于東

堂下始可當之也今設于阼階東南安得相當乎且正

東檐雷其雷甚長即設洗于東堂下當之亦何以爲準

乎必雷爲屋翼當之斯可爲東西之節也雷之即榮明

矣夫東雷旣非東方檐雷則人君之屋非殿屋四注可

知若是四注則東方西方各有雷應見於經矣鄉飲酒

禮記云磬階閒縮雷此大夫士之南雷也而人君之雷

在東西方者何絕不見於經乎大抵宮室之制自天子

以至於士無不同者其等級在大小高卑不在形制之

殊也鄭謂天子諸侯左右有房大夫士則東房西室其

說之繆萬充宗江慎修輩旣詳辨之而謂人君四注大

夫士兩下尙未正其誤也近焦氏循羣經宮室圖則謂

自天子以至於士屋皆四雷是下士之賤亦可上擬明

堂之制其繆妄更不足辨矣

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辨

鄭康成注周官樂師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

面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案曲禮云國君下宗廟鄭

周官齊右引作下宗廟今本作下齊牛誤也下者下車也考宗廟在中門內

君不敢乘車而過宗廟之旁則乘車必在中門外矣曲

禮又云君子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

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考朝位以治朝爲正其位在

路門之外孔疏謂路門之內君不敢於此乘車則乘車

必在中門外又可知矣天子敬祖尊賢之心必不可與

諸侯有異諸侯必下宗廟與卿位天子從可知矣又內朝亦有卿位是亦必下車然則天子登車必在中門之外天子亦三門應門為中門未有在大寢之階前者也賈疏謂曲禮國君下卿位諸侯與天子禮異曲禮孔疏亦云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注據天子不得升降于階前此強為之解耳周官齊右云凡有牲事則前馬鄭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曲禮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夫王式齊牛與諸侯同則下宗廟更無不同可知也鄭引曲禮之文固不以天子諸侯為有異矣且大寢階前亦不可棄車而行何以言之爾雅云堂途謂之陳別出於廟中路謂之唐是堂途在路寢之堂下也小雅云胡逝我陳毛傳云陳堂途也考工記匠人云堂涂十有二分鄭注云謂階前若今令甃被也疏云令甃今之塼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為峻也疏云中央為督脩也是堂途以塼為之又中央峻起豈可以行車乎若不由堂途則與階不相值何得云登降於階前乎又中門路門之內皆有屏天子亦內屏詳廟屏制度考及屏考爾雅云屏謂之樹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為樹御覽見太平屏是垣牆非可移去車何以過之乎又路門外為治朝中門外為外朝詳外朝在庫門外辨朝雖無堂亦必高於平地詳寧豈不礙於車行乎況朝廷尊嚴之地而以車馬馳驅於其上毋乃不敬之甚乎夫中門以

內其地既非可行車而敬祖宗敬大臣敬朝廷之心又不可忽則登車必在中門之外明矣大抵古人習于勤謹不敢怠安故視朝必立棄車必立中門之內不敢棄車皆所以習其勤謹也若登車于大寢階前不亦即于怠安乎呂覽正月紀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高誘注云招至也蹶機門內之位也九經古義云士冠禮注闕門蹶也蹶即蹶也詩曰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也蹶與機古字通高注雖未合呂氏之意亦可見門內不宜棄車矣枚乘七發本呂覽作蹶蹶之機蓋言務以自佚者將招蹶蹶之禍也曾謂古之聖王不知此義乎漢書叔孫通傳云皇帝輦出房乃秦儀非周制也書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氏注云豐文王廟所在以將告廟不敢棄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亦勤之至也觀此大寢階前必無棄車之理矣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棄輿也豈三代聖王反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是可知主人之車得入大門也又云君出就車車驅而騶至于大門上言君出則出門外可知下言至于大門則在中門之外可知此登車於中門外之證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此迎賓在大門外棄車在中門外可知大行人云上公朝位

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

疾字

議當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鄭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

作侯

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此天子饗會諸侯有車迎

之禮詳天子迎賓考亦在中門之外可知也又一證也爾雅云

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

路謂之奔此自內而外一句遠一句門外者路門之外

也中庭者中門外之庭也大路者大門外之大路也博

考經傳人君皆無奔走惟有行步趨奔走者庶人之常

儀也諸侯大夫奔走惟在庶人不得乘車奔走而已人廟執事則然非常也

君中門以內不得乘車故路門外猶謂之趨趨非車也

而堂下之步更可知矣中門以外可以乘車故無步趨

而有奔走蓋古者中門之外庶民皆可至也又一證也

大戴禮保傳篇云太子過闕則下過廟則趨闕即象魏

在中門是中門內不得乘車矣過廟則趨廟在路門外

所謂門外謂之趨也宗廟之旁行必趨以致敬必不乘

車可知此雖教天子天子亦宜然又一證也鄭謂天子

登車於大寢階前其說無據蓋以經云致樂儀行以肆

夏趨以采薺此當作行以采薺趨以肆夏蓋采薺為歌詩肆夏為金奏也樂師與玉藻皆誤惟大

戴禮車亦如之意謂奏樂必在路寢庭車亦以采薺肆

夏為節是登車即在大寢階前矣又以尚書大傳云天

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右

五鐘皆應故謂出登車于西階前反降于阼階前也不

知行趨本屬人不屬車樂奏于庭亦惟行趨可用以為

節故玉藻大戴禮皆言人不言車也車馳騁於道路之

中並不奏樂而云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

趨同亦宜與采薺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

為節也即人之行趨習于樂既久亦不必聞樂而自能

中節不然迎賓于大門之外去路寢庭一里有餘豈復

聞其樂乎人不必依于樂而可以樂為節車可知矣大

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大馭馭玉路以祀祀

有在郊者不必皆在廟也又言凡則五路皆然五路之

用豈必在宮中哉鄭注乃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

門至應門其亦誤矣又天子出入升降皆必由阼階此

一定之禮與撞鐘之左右義不相涉而謂升車于西階

前降于阼階前抑又誤矣近儒如江慎修輩皆取鄭說

以明治朝之無堂後學莫知其非故詳考而明辨之

諸侯祭服考

諸侯祭服先儒之說皆誤禮記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

鄭注云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

之服唯魯與天子同又注周官司服云諸侯非二王後

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賈疏云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餘廟亦玄冕或魯公用鷩冕二王後惟祭受命王用衮冕餘廟亦用玄冕案周官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云衮衣五章裳四章鷩衣三章裳四章毳衣三章裳二章希衣一章裳二章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據此玄冕爲五冕之最下降衮冕四等降鷩冕三等夫天子祭先王用衮冕先公用鷩冕而諸侯祭先君乃用玄冕相去懸絕此何禮邪二王之後卽公也侯伯與公宜降一等乃公得與王同而侯伯降於公四等又何說邪天子祭先公其服降先王一等而二王後祭羣廟其服降受命王乃四等又何說邪且古人最重祭服必致其文飾今乃服無文之衣以祭宗廟下同於天子之祭羣小祀其輕視祖宗不亦甚乎天子祭先王先公有別而諸侯祭用玄冕又何其無別乎祭義云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考工記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禮記

卷一

青謂之黻鄭注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然則諸侯之祀先其衣裳有黼黻文章黼黻文章不專指繡於裳者鄭說未確詳見服考非一章之玄冕明矣又玉藻篇首云天子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不知王者父事天而兄事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則朝日之服當與祭天同故別龍卷而言玄冕此玄冕蓋卽大裘之冕也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注引朝事儀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指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纁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旒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此與郊特牲所謂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其文適合是知朝日之冕必與祀天大裘之冕同爲十二旒而服十二章矣舊說謂大裘之冕無旒其服考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孔冕注大采衮冕也大裘之冕亦謂之衮冕郊特牲謂衮以象天是司服所其服十二章故謂之大采韋昭駁衮冕之說而引周官此豈一章之玄冕乎若服一章與羣小祀同毋乃不敬天之甚乎聽朔之禮羣臣皆在明堂王宜服衮冕十二章方見尊卑等差

禮記

卷一

若同服一章之冕何以別尊卑乎夫然天子之玄冕非
一章之冕而諸侯亦可知矣鄭君解諸侯玄冕以祭與
王祭羣小祀之玄冕同非也孫叔然云玄冕祭服之下
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然上文天子龍卷以祭指祭先言
則諸侯玄冕以祭亦指祭先言可知若祭先亦用裨冕
下文何以別言裨冕以朝乎此其說亦非也戴東原云
諸侯尸服有弁冕之殊不敢一服裨冕冕爵弁之衣皆
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果爾則諸侯之祭先且有服爵
弁者下同於大夫矣大夫祭先服冠弁與爵弁同爲弁也有是禮乎此其
說亦非也竊思司服之玄冕玄以衣之色言夜鶩義希皆以其衣

禮說十
五
之首章爲名是知玄冕之名
以其衣無文而表其色也 玉藻之玄冕玄以冕之色

言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正與此同冕服有六而大裘之冕亦卽衮冕故冕止有五通謂之玄冕其異於裨冕者鄭注覲禮侯氏裨冕云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荀子注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此解未當是裨冕無大裘之冕也諸侯朝天子所以辨等列其服必依命數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本鄭注此裨冕以朝也至於祭祀各在其國不嫌於同其服宐降天子一等凡五等諸侯有出王之廟者祭以鷩冕同姓始封之君得祭先王及二王之後

祭先王亦然祭羣廟則皆毳冕如此乃見其敬祖也其祭社稷則希冕山川有在境內者亦如之祭羣小祀則玄冕祭必冕服輕者不嫌與天子同也鷩冕毳冕同是玄色之冕所謂玄冕以祭也禮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則諸侯祭於己者亦當降於助祭於王矣諸侯裊冕以朝亦裊冕以助祭公得服袞而自祭宗廟不得服之此其降殺也二王之後雖可修其先代之禮而祭服亦不得與天子同也夫惟諸侯祭服鷩冕毳冕既降殺於天子而諸臣助祭卿希冕大夫玄冕亦得降殺之宜矣鄭謂諸侯祭用一章玄冕則卿大夫助祭服皆與君同若如戴說大夫有不得冕而祭於公矣

祭祀差等說

古者典禮之官謂之秩宗以禮莫重於祭祭必有差等
其次序不可紊秩之爲言序也祭祀以天神地示人鬼
爲差而三者之中又各有差等焉天神以天爲首次日
次月次五帝五帝以黃帝爲尊次大皞次炎
帝次少皞次顓頊順四時也次星次辰
星爲五緯辰爲二十入宿詳星辰解次司中司命次飢師雨師是爲六宗
本鄭氏說詳四類四望考次司民司祿周官天府云祭天之司民司
祿而獻民數穀數鄭注謂司
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恐未然司民司地示以地
祿皆天神猶司中司命也義詳四類四望考

為首次社次稷次五神亦曰五祀大宗伯云以血祭祭
云五祀五官之神此五祀列社稷五神之中必非戶
等五祀可知五官之神句也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是也
五行氣行於天質具於地五帝屬
天五神當屬地故以血祭祭之
嶽為尊餘以東南西北為序四鎮沂山會稽霍
山醫無閭亦以東南西北為序詳四類四望考
四瀆河為四瀆之宗也次江次淮次濟是為四望次
山川次邱陵墳衍原隰
并山川為五地小宗伯言建國之神位兆山川邱陵墳
衍各因其方不及原隰然原隰與墳衍一類不應不祭
也
次戶竈中雷門井五祀
夏火旺而祀竈冬水旺而祀井義正相對行則不辭
矣且五祀皆在宮中行非必在宮中也詳冬祀行辨次
四方百物之神為地示之屬
人鬼以宗廟為首次高

禮說十

三

祿次先聖次先師先老大學釋次先嚮先嚮先炊之類
祭無主之鬼祭法天子七祀有泰厲
次泰厲
七祀之說固非泰厲之祭卻宜有之統而等之
天地宗廟為一等日月五帝社稷為二等六宗五神四
望山川為三等司民司祿邱陵墳衍原隰高禩為四等
先聖先師先老為五等五祀四方百物之神先嚮先嚮
先炊之類及泰厲為六等一等至三等為大祀四等五
等為次祀六等為小祀何以言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
同服大裘之冕以祀
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似當尊
於日月然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覲
禮言天子率諸侯拜日于東門之外又云禮日于南門

外禮月于北門外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是禮日為祭
天禮月為祭地日月為天地之主矣又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與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同占四時分居四郊可知
天地之下莫尊於日月矣周官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朝日在五帝之上日月尊於五帝明矣蓋
日月為陰陽之精五帝為五行之精五行自當次於陰
陽也鄭氏注禮器云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五獻謂祭四
望山川是社稷卑於四望不知社稷之尊非四望所可
等也大司樂云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
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此地示實該社稷在內否

禮說十

三

則詳及山川而獨遺社稷無是禮也鼓人云以路鼓鼓
社祭此社祭與神祀鬼享連文乃祭地之通稱大司樂
以地該社鼓人以社該地彼此互見大簇先姑洗咸池
先大磬可知社稷尊於四望其證一也禮緯云社稷牛
角握四瀆牛角尺其證二也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社
稷祭四方此四方當有四望詳四是社稷次於天地豈
望考
四望所得駕出其上乎其證三也小宗伯大師與祭軍
社使有司將事於四望四望卑於社稷可知大宗伯云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即四望是四望次於五
祀五祀又次於社稷社稷尊於四望甚明其證四也鄭

據司服四望義冕社稷希冕故爲此說不知司服之文始是傳寫者互譌未可據也周官一經皆社稷尊於四望而司服獨不然何其自相矛盾乎夫天子大社祭九州地示王社祭畿內地示是亦祭地也故北郊亦通謂之社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仲尼燕居曾子問皆言郊社而郊特牲明言社所以神地之道社通於地明矣九州地示最爲廣大彼五嶽能與之爭乎則以社稷列於二等四望列於三等宜矣知六宗尊於五神者星辰多與日月並列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典瑞圭璽以祀日月星辰星辰之尊可知魯語云天之三辰

禮說十

卷

民所以瞻仰也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地之五行即五神五神卑於星辰可知司中司命等亦爲天神謂之六宗宗之爲言尊也本鄭氏夏見曰宗注見曰宗注舜典言禋于六宗是與上帝同稱禋豈五神血祭所可比乎五神亦謂之五官其卑於六宗明矣知五神尊於四望者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是五神在四望之上司服言社稷五祀戶竈等五祀不得與社四望山川山川與社稷相去祀戶竈等五祀不得與社頗遠五神上與社稷並列四望下與山川並列尊卑判矣蓋嶽瀆不過能出雲降雨而五神掌五行造化萬物功用固自不侔也知六宗卑於宗廟者小宗伯云建國

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是宗廟與社稷並重月令云分商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是宗廟且與天地並重大司樂以宗廟之祭與圜丘方澤並列爲三大禘本鄭注詳禘祭考此固三才相參之義也六宗雖屬天乃天神之小者豈得先於人鬼之大者哉則以宗廟列於二等六宗列於三等宜也知司祿司民卑於六宗者此亦雖天神而不列於四類六宗則列於四類與五帝同兆於四郊其非同等明矣知山川尊於邱陵墳衍原隰者司服以山川與四望並稱大司樂言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次於四望之下是知山川與四望相近蓋名山大川如西傾嶓冢岷山桐柏熊耳諸山涇渭伊洛泗沂諸水次於嶽瀆而非邱陵墳衍等所可及者故司服大司樂但言山川而不及邱陵墳衍等舉其重者也然觀禮言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祭法言山林川谷邱陵小宗伯言兆山川邱陵墳衍大司徒以邱陵墳衍原隰與山林川澤列爲五地則邱陵墳衍原隰與山川相次亦宜矣知高禘尊於先聖先師者高禘蓋先媒之神本鄭氏始制嫁娶之禮者是即伏犧氏也伏犧亦先聖又爲古帝祀之者所以求子爲萬世嗣續之計故祠以大牢於郊外天子親往所以重之也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

禮說十

卷

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云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
聖先師是先聖先師天子或不親祭其祭曰釋奠非
重禮矣蓋先師為古管令德之人教于太學者大司樂
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外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
樂祖即先師也瞽宗為周之西學詳學制考祭義云祀先賢
于西學先賢亦先師也先聖非古之帝王古帝皆配享
五帝于四郊不祀于學大學所祀蓋如皋陶伯夷后夔
伊尹太公之流是也先老為古管之三老五更耆老必
先祭之其祭之也釋奠于東序見文王世子其儀當與先聖
先師同三者以先聖為尊要之皆人臣也故祠之不以

禮說十

孝

太牢天子亦不必親祭唐宋時祀先師孔子以天子禮樂至封孔子為王塑像服衾冕
殊為非禮夫子生惡僭王之人外而身當之神其安乎
況塑像本夷狄之俗而可加于聖人乎明嘉靖時改為
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之神其於高禩可知矣知
位庶合于古禮萬世不可易也其次於高禩可知矣知
五祀卑於先聖先師先老者許叔重五經異義從古周
禮說以祝融為竈神鄭氏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
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陞一何
陋也然則五祀之神皆卑矣月令謂冬祀行其說固非
然行神實與五祀相等曾子問孔疏云祖道之祭委土
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輅祭酒脯所告禮畢然後棄車
轅之而遂行輅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見月令注以

菩芻棘柏為神主見周禮注其牲天子用犬諸侯用羊
卿大夫以酒脯祭宮內行神之輅與城外祖祭之輅同
然則行神之卑可知而五祀之卑皆可知矣故五祀下
達于士庶人士喪禮云疾病行禱五祀是士亦得祭五
祀也然曲禮言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似士不得祭五
祀矣祭法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祭法言天子
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又有司命泰厲等名皆不足信惟言庶人立一祀則可信也夫庶人
可祭豈士反不得祭乎意者五祀自大夫以下降殺以
兩大夫五祀士三祀士三祀不可考然郊特牲云家主
士立二祀曰門曰行不當列五祀之內門為宮室之
要不可不祀然則士之三祀中當也竈也門也行于夏

禮說十

祭

秋四時舉庶人一祀當立于禮自合士疾病祈禱雖可
徧及五祀而非其正也士止三祀故曲禮略之而不言
豈全不祀乎若先聖先師先老惟天子諸侯祀之于國
學大夫士與祭而已月令文王世子所言釋奠未有大
釋菜皆在國學鄉學未聞夫士祭先聖先師于家者也今之士庶人多祀孔子關
禮惟祀竈為分所宜然又有土地之神即古文昌皆為非
中雷此士所宜祀而庶人祀之雖非古猶可也五祀可
祭于家月令注謂五祀祭于廟非也郊特牲明言家主
祭即是在家室必在寢不在此廟室神即五祀之神
又祭法言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庶人無廟而祀
戶竈必在家中大而先聖先師先老不得祀于家尊卑
見矣知四方百物先嗇先蠶先炊卑於五祀者大宗伯

云以饗辜祭四方百物次于狸沈祭山林川澤之下其卑可知饗辜謂饗牲胸而饗之與凡祭用牲不同鄭注以饗饗及蟪祭解之是也月令云春季九門饗以畢出士牛以送寒氣是饗饗四方皆有百物之神或有為饗者故饗牲以饗之四方百物當以四字連讀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是饗饗為小祭祀矣蟪祭饗農及鄧表啜禽獸其神最卑先嗇鄭氏以為神農司嗇或以為后稷不知神農配享炎帝王者祀于南郊后稷周之始祖推以配天又祀於社稷極其尊崇何乃下就蟪祭與農及鄧表啜等並列乎先嗇蓋神農氏之時始教民稼穡之官司嗇則古之田畯也或曰農為田畯

禮說十
然田畯不可謂之農八蟪之神皆卑八蟪一先嗇二司農蓋古之良農也八蟪之神皆卑八蟪一先嗇二司鄧表啜六貓虎七坊八水故祭以皮弁而下達於庶人俾得與祭人皆若狂是庶人得與祭也蟪後而臘則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通而言之皆蟪祭也蟪服皮弁又服黃衣其禮之微明矣曾子問云天子崩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則平時五祀之祭有侑與酢矣五祀有尸有侑酢其牲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羊卿大夫以特豚月令孔疏謂天子諸侯以特牛卿大夫以特羊非也然則王祭五祀必服玄冕司服云祭羣小祀則玄冕小祝掌小祀也其服玄冕可知其尊於四方百物明矣郊特牲云燔柴于奧

與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鄭注云奧當為爨孔疏云奧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有俎及簋豆饗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無簋豆俎故奧當為爨案老婦即先炊是先炊卑於五祀亦明矣先蠶與先嗇一類皆可推而知也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天地日月五帝社稷宗廟六宗五神四望山川皆有玉帛牲牲鄭注云玉帛牲牲地用黃琮南郊祭天用四圭有邸北郊祭地用兩圭有邸日月用圭璧五帝合祭亦用四圭有邸分祭青帝青主赤帝赤璋白帝白琥黑帝玄璜黃帝黃璜青帝青主赤璋白帝白琥黑帝玄璜黃帝黃璜青帝青主赤璋白帝白琥黑帝玄璜黃帝黃璜

禮說十
川用璋射天子巡守用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以灌於山川此皆用玉者也大宰云祀五帝黃玉幣爵之事祀大神亦用玉如之享先王亦如之是天地五帝宗廟皆有帛矣合子問云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凡告用牲幣是社稷山川皆有帛矣告於社稷宗廟謂禮祀實柴燎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是日月六宗皆有帛矣五神四望亦必有帛可知也牲則天地日月五帝六宗皆用牲牲各宜為大祀司民如其方之色諸侯社稷山川則少牢宜為大祀司民司祿邱陵墳衍原隰高禩先聖先師先老皆有牲幣司祿為天神必有幣可知文王世子云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則先老亦必有幣矣高禩祀於郊亦必有幣宜為次祀五祀四方百物先嗇先蠶先炊泰厲等皆有牲無幣宜為小祀周官多言大祭祀小祭祀罕言次祀惟肆師言次祀蓋次祀亦小祀也大司樂言六酒正言中祭

樂分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但舉大祭祀而

言也鄭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地示北郊及社稷案天神當更有南郊及司中司命司輔師雨師

舞師云山川兵舞社稷較舞四方羽舞旱暵皇舞凡小

祭祀則不與舞鄭注以四方爲四望旱暵爲雩是皆大

祭也故有舞小祭祀不舞則無樂是知大司樂六樂所

祭皆大祭祀也司服云祭羣小祀則玄冕此小祀亦兼

次祀上文所言社稷五祀四望山川皆大祭祀也是則

以周官全經考之而無不合者也鄭氏注肆師云大祀

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司中司

命司中司命司中司命司中司命司中司命司中司命

禮說十

卷一

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鷩冕所祭也小祭者

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注司服又云羣小祀林澤墳衍

四方百物之屬此數說者考之于經則多不合肆師言

大祀用玉帛牲牲典瑞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兩圭有

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是日月星辰四望山川

皆有玉豈非大祀乎何得以日月星辰五嶽爲次祀山

川爲小祀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旣

爲大祀而社稷五祀在五嶽上者何反列于次祀乎司

中司命司中司命司中司命司中司命司中司命司中

望于山川之上此山川卽嶽瀆也與昊天同稱禮何得下列于

小祀乎鄭旣以宗廟爲大祭鷩冕以享先公獨非宗廟

之祭乎何又以鷩冕所祭爲中祭也司服明言小祀玄

冕則希冕所祭非小祀可知何乃以希冕所祭亦爲小

祀乎司服注差善然林澤卽山川山川不得爲小祀也

此鄭說之謬不可不正者也至于王之冕服亦有可得

推之者祀天服大裘冕十二章祀地不服大裘其服亦

必十二章日與五帝亦如之祭月服衮冕九章詳四望考

祭六宗服鷩冕七章社稷五神服鷩冕五章四望山川

服希冕三章四等以下諸神皆服玄冕一章天神之服

皆尊于社稷四望者以文其大于天故致其文以象之

禮說十

卷一

也享先王服衮冕享先公服鷩冕亦尊于社稷者以先

王之尸服衮冕祭者必以衮冕對之先公之尸服鷩冕

祭者亦必以鷩冕對之非輕社稷而重宗廟也若夫獻

數則天神地示人鬼皆以差等爲序禮器云一獻質三

獻文五獻祭七獻神是祭以七獻而止無所謂九獻也

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大饗以薦腥始

當是五獻郊以薦血始當是七獻大饗謂祭先王鄭氏

謂祭先王九獻王與后各四獻二祿朝踐饋獻醕諸臣尸王與后各一

一獻然后不得爲獻主雖九獻實五獻也外祭王后由皆不與

此推之一等七獻二等三等皆五獻四等五等皆三獻

六等一獻一獻爲小祀三獻爲次祀五獻七獻爲大祀也

求古錄禮說卷十一

臨海誠齋金鶚

天子食三老五更考

古者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其禮今亡然猶可考見其略也三老五更說者不一白虎通云三老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宐有三應劭漢官儀云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

禮說十

四

禮說十一

十一

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又樂記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宋均援神契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盧植禮記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蔡邕云更當爲安字誤也三老國老也五安庶老也三老三人五安五人案禮運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爲三人則三老爲三人可知五更爲五人亦可知矣鄉飲酒義云立三賓以象三炁則三老以三人象三辰可知五更以五人象五星亦可知矣古聖王制度多取法於天白虎通

卷上終

云爵有三等以法三炁五等以法五行三老五更亦猶是也五星即五行之精謂象五星自周以前皆五官詳五官考朝有三公五官故學有三老五更也若老更各止一人則不足以象三辰五星而與三公五官亦不稱矣汪瑟庵師云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此三老切證秦代以三老主教化則止一人矣謹案此說甚確鄉之三老以三公之在位者爲之學之三老以三公之致仕者爲之五更蓋以五卿其事相類鄉之三老爲三人天子六鄉二鄉則三人也則學之三老亦必三人無疑也漢時鄉之三老止一人秦漢鄉老職卑而亦主教化故學之三老亦止一人其事亦相類蓋古者公卿皆賢故但擇其年高者以爲三老五更雖八人不慮其不足後世公卿不必皆賢故但擇齒德俱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本一人而名以三五者存其舊而不敢廢非有取象之義也儒者以漢之制爲古之制而三五之說多鑿矣三老爲年老之稱則五更亦當爲老蔡氏以更為突是也若作更字則與老字不類且名之爲更殊無意義諸家更事更代改更等說皆曲爲附會者也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嶺于田更商丘開之舍注云更當作突其誤正與此同蔡說不爲無據矣九經古義會引此爲證文王世子云

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師先聖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通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注云視學於上庠養老於東序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處孔疏云天子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明日養老本鄭說見大合樂必遂養老注此說非也祭義樂記皆云天子會三老五更於大學此云天子視學即大學也祭先師先聖與釋奠先老設老更席位文氣緊相承接又無出人之文是知視學養老同在一處同在一日甚明其云東序者大學之東學也應氏鑄謂東序即大學之東室非別一學此說誤周人立四代之學東序在東瞽宗在西北成均在南當代辟雍居中凡五學總謂之大學在明堂中見於大戴禮賈子新書詳學制考王制所謂大學在郊也此經又云學于戈羽籥皆于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可見東序與上庠同在一處皆當在郊而不在于國鄭謂周小學在郊大學在國又以虞庠爲即上庠詳學制考故此注云既視學於上庠乃入而之東序養老殊不思天子視學必是大學豈有不於大學而於小學邪虞庠在國之西郊亦是大學非小學祭先師先師又豈得在小學中邪虞庠上庠其名不同其地又異安得混而爲一邪三老席于牖前南面五更席于西階上東面鄭注所謂三老如鄉飲酒

之賓五更如介也羣老如位以南面爲最尊故賓位南

面況天子事三老五更以父師道尤宜居南面之位而

漢明帝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李躬東面五更桓榮

南面非禮也魏與北魏北周皆三老南祭義樂記皆云

會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據此是養三老五更

用會禮言醕不言獻其爲會禮明矣王制云凡養老有

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會禮周人脩而兼

用之謂周或用饗燕或用會也燕禮爲輕王者尊事老

更故不用燕禮饗禮爲隆然體薦而不會齊益而不飲

禮說十一

四

凡設而不倚非孝養之義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當

修其孝養故不用饗禮則用會禮爲宜會禮不獻酒公

大夫禮此經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

之以孝養也醴是酒之初釀其味甚甘者與祭祀五齊

相似五齊尊于三酒士冠禮禮子以醴不醴則此用醴

不用酒亦所以尊之也醴用以醕非用以獻鄭注云退

修之謂既逆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是燕饗之禮

非會禮也修之以孝養卽所謂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醕非獻酒也經又云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

之也反者謂天子袒割執醬饋畢醕于會畢當反其

初位也主人位于阼階上西面此天子父事三老不敢

用賓主禮當位于阼階上北面也鄭注云反謂獻羣老

畢皆升就席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孔疏云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

今皆反升就席至旅酬之時談說善道此全用燕禮鄉

飲酒禮爲解失之遠矣夫三老五更王者所尊事豈有

立于階下之理且經文反字承修之以孝養之下明是

天子反非老更反也會禮本無獻酢與酬天子尊事老

更不用賓主禮尤無獻酢與酬可知又安得有旅酬乎

經又云有司告以樂闋此謂合樂闋也天子樂有四節

禮說十一

五

先金奏次升歌次下管卒合樂天子享諸侯及祭祀宗

廟皆金奏肆夏升歌清廟下管象合樂文王此經言發

詠在升歌之前卽金奏肆夏也肆夏亦有辭故云發詠

詳古樂次合德音之致卽合樂也鄭注皆本合樂在後則樂

闋指合樂明矣燕禮有無算爵故有無算樂此用會禮

不得有無算樂也會禮周官本有樂此篇尤其明證祭

鄭注云此所告者謂無算樂抑又誤矣羣老亦國老庶

老不得與三老五更同會至五更則尤非庶老甚明大

戴禮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前執醬而親饋之所以

明有孝也國老卽三老五更羣老天子不親饋此五更

爲國老之確證蔡氏以五更爲庶老非也倉三老五更之禮此禮之大者與常時養老不同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是常時養老用玄衣不用冕服祭義樂記皆謂天子倉老更冕而總干是用冕服矣周官司服云王饗射鸞冕此倉老更尊之與大饗略同故亦冕服隆於常時養老五禮通考謂每歲仲春季仲秋天子皆視學養三老五更及羣老非也養三老五更或在視學時或不視學時學記云未上禘不視學禘祭在孟夏則視學不視春而大戴禮言春秋執醬而饋則春時亦有倉老更之禮此不視學時也古者大學四時釋

禮說十一

卷六

奠但祭先師惟始立學及天子視學則兼祭先聖是知視學非常禮或一年一行或間年一行大抵間年爲多蓋視學必有考校之事視者觀察之意學記謂中年考校是視學間年一行也視學兼養老更冬夏無養老禮則視學多在秋時老更用倉禮倉養陰氣於秋較宜也王制言天子爲不率教者視學此無常時不必間歲亦不必在秋然非常禮也此視學有考校事雖無月令仲春習舞季春大合樂天子往視此固每歲行之然視樂非視學也通而言之亦可言視學然非正視學也視學非比年則養老更亦非必比年行矣況一年三舉乎雖不視學時亦有行

之者然既與春秋養老別行要不過一年一舉耳大戴禮春秋親饋謂養老更或春或秋非謂每歲春秋皆行之也此經又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在季春養老乃常禮非養三老五更也鄭謂養老更在大合樂時抑亦誤矣此經未有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於東序之文蓋諸侯朝會適當秋時天子特行此禮以教諸侯之弟也與

合樂三終解

鄉飲酒禮合樂三終說者不一賈公彥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六詩曰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孔冲遠謂

禮說十一

卷七

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萬充宗謂周南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也案歌笙異詩有似開歌何謂合樂且關雎與鵲巢葛覃與采芣卷耳與采蘋文詞多寡不同音節長短自異何以合之乎此孔之謬也古者歌詩入樂皆一定不易況合樂爲正鄉射注云不略合樂者周正反可移易乎明日息司正鄉樂唯欲以其禮輕也於此著鄉樂唯欲之文則前此合樂必不惟其所用可知矣此萬之謬也賈說得之然六詩當爲六終何謂三終其義尚未詳也竊謂鄉飲酒燕禮樂皆有四節一升歌

二笙入三閒歌四合樂升歌笙入樂章皆三篇閒歌合樂樂章皆六篇昭其稱也且四節以合樂爲盛閒歌既用六篇豈合樂反止用三篇乎又周南爲王化所始召南爲王化所及二者並重不可偏用故並用六詩也二南本分不可交錯而歌亦不可連二詩爲一終故二南各三終其爲六終也然雖有六終卻止作三終論與閒歌三終正自一例閒歌併歌笙爲一終合樂併周南召南爲一終故六終亦可謂三終也閒歌六篇亦本六終賈疏云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是爲六終明矣世儒多疑合樂六終不得爲三終何

禮說十一

八

獨不疑閒歌乎知閒歌六終之爲三終而合樂可無疑矣蓋三終者樂之例也樂與禮相準三揖三讓禮必以三爲節故樂亦必以三終爲節升歌笙入既皆三終則閒歌合樂亦必皆三終此其例也故雖有六終必併作三終稱之焉若夫天子饗諸侯及兩君相饗金奏肆夏三終升歌清廟三終下管象三終合樂文王大明縣三終皆三篇爲三終以無閒歌六篇故合樂止當用三篇詳古樂節且大雅小雅尊卑不同又未可並用也古人入樂風雅頌皆止用大雅卑於頌一等小雅又卑於大雅三等二南又卑於小雅一等大夫士升歌小雅合樂

二南天子諸侯升歌頌則合樂宜大雅不宜併用小雅此合樂止用文王之三也二南皆鄉樂正大夫士所安歌故並用之燕禮諸侯燕大夫士故即用大夫士之樂其合樂亦並用二南也

薦考

薦者倣乎祭禮而爲之而與祭異者也祭必卜日薦不卜日祭有尸薦則無尸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稷饋謂薦也薦無牲故謂之稷祭有牲薦則無牲公羊傳注云無牲而祭謂之薦祭有樂薦則無樂此其異也薦有三一曰天子諸侯之薦一曰大夫士之薦一曰庶人之薦天子諸侯之薦有二一曰薦新月

禮說十一

九

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鮮當作獻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孟夏以飧嘗麥仲夏以雛嘗黍孟秋嘗穀穀者梁也梁亦曰禾穀也熟于仲秋孟秋可先嘗也經傳凡言禾言穀言粟多指梁而言程易田考之詳矣鄭注以爲黍稷之屬方氏慈指稷言皆非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先薦寢廟凡薦新皆必物之新熟者又必以穀爲主此穀字此一定之理也鄭注仲夏以雛嘗黍云此嘗雛也案以雛嘗黍文法與以飧嘗麥以犬嘗麻嘗稻一例明是嘗黍非嘗雛也經本言嘗黍而以爲嘗雛可乎如鄭說當言雛蓋雛也春秋雞豈必薦於仲夏乎鄭誤以下文嘗穀爲黍稷謂黍熟於孟秋故不

以此爲嘗黍耳孔疏云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夫舊黍何得謂嘗新乎其謬甚矣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此說得之黍多熟于孟秋其最早者或仲夏已熟先薦寢廟注疏以爲薦於廟後之寢先儒皆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而薦以新物不知主者神之所依也主藏於廟則薦新亦必於廟安得薦於無主之寢乎陳氏禮書從其說又謂月令禘泰禮泰出寢於陵則月令寢廟不皆廟後之寢也案陵寢之制始於漢初秦時恐未必有此且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國語非秦書何亦云寢廟乎竊謂古者廟與寢同制廟後又

禮說十一

十一

有寢故廟亦曰寢廟寢廟卽廟也宮本與廟別詩云雍肅肅在廟宮爲路而喪服傳有築宮廟之文繼父同是寢廟爲宗廟也廟亦曰宮廟寢廟猶宮廟也經文雖言寢廟其實止是薦於廟非薦於廟後之寢也薦本無牲而天子薦新用羔彘犬似亦有牲矣然天子祭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具備而薦新僅用一牲且羔異于羊彘異于豕犬非宗廟正祭所用則亦可謂無牲也雖與魚不必言矣諸侯薦新當與天子略同大夫士亦有薦新其禮當降殺於天子諸侯蓋止用雞魚等物未必有犬彘矣一曰朔薦祭法國語言天子諸侯有月祭夫祭不欲數月祭不亦數

乎竊謂月朔之禮薦也非祭也長樂陳氏以月祭爲薦新不知薦新隨物熟之時不必月月薦之也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像平生朔日也此以月祭爲薦得之矣而云但薦四親而不及二祧則猶沿祭法之誤也祭法一書多不可信其云二祧不月祭於義未安時祭既同則月朔亦必同矣禮於寢廟奠與薦新同士喪禮檀弓皆云薦新如朔奠則吉禮於廟朔薦亦宜與薦新略同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月告朔也朝廟卽朔薦也鄭氏以朝廟爲朝禮小猶者可以已之辭是告朔重於朝廟天子告朔以

禮說十一

十一

特牛本鄭氏說朔薦當以特羔諸侯告朔以特羊朔薦當以特豚禮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大牢爲天子諸侯祭禮則羔豚之祭亦屬天子諸侯可知且惟天子宗廟之祭乃有百官助祭也孔疏謂羔豚爲無地大夫之祭失之陸農師曾辨之五禮通考云大乃羊豕之小者耳不知大夫祭用少牢謂羊豕此云羔豚子所以爲隘也此經言羔豚而祭乃合于禮者通考說亦薦本非祭而此云祭者散文通也中庸云薦其時食是時祭亦通言薦故月薦亦通言祭也羊豕爲牲羔豚小尙未成牲所謂無牲而祭爲薦也告朔百官皆至故有百官助祭若薦新則百官皆未必來助矣高堂隆以

羔豚而祭爲薦新亦非也天子玄冕告朔則朔薦亦玄
冕諸侯皮弁告朔則朔薦亦皮弁告朔在先聽朔次之朝廟又次之天子皆服玄冕諸侯皮弁至朝乃各易朝服大學始教皮弁祭先師蟠祭亦皮弁
是皮弁亦祭服也不服冕者朔薦禮輕不得逾於告朔
又宜別於正祭也大夫士宗廟亦宜有朔薦國語謂卿
大夫舍月恐非也古人月朔皆加膳天子朔會大牢諸
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加于常食一等孝子事父如
事生則大夫士月朔豈可無薦乎但降殺于諸侯不得
薦以特豚蓋陳其籩豆脯醢而已若夫大夫士之薦則
不仕無田者也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
子言君子之急于仕而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可知無
田謂不仕者也趙岐注孟子云惟細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細祿不但無圭田也或謂
既仕爲大夫士者亦或有無田非也古者以田爲祿既仕未有無田者也
鄭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案祭
與薦對言是謂有田祭而不薦無田薦而不祭也鄭謂
有田者既祭又薦明與經不合且此薦字乃四時正祭
貶降而爲薦與薦新不同孟子言士無田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可知此薦非薦新之薦也大夫士雖
無田亦豈得不行四時之薦乎若僅行薦新則與庶人
等矣祭以首時則薦亦宜用首時若遲至仲月是不敬

矣無田所以不祭者以力不能備物也若薦以首時豈
亦力不能備乎庶人之薦且以首時大夫士豈反用仲
月乎如以爲薦新則無定時亦不必在仲月矣何休注
公羊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
薦此說更謬天子諸侯祭而不薦大夫士有田亦然惟
無田者不祭而薦祭與薦皆四未有三祭三薦再祭再
薦者也若以爲薦新與朔薦則不止四三與再矣五禮
通考以士四薦爲僭而取其再祭再薦之說殊不知祭
之等殺在于犧牲器數不在于四與再也士祭以特牲
三鼎雖四祭豈爲僭乎若以士祭爲僭則一祭亦不可
何必四乎大夫薦以特羔士薦以特豚本注孟子所謂犧牲不成也薦亦有器但不如祭之具數所謂器皿不備也至于庶人之薦又與大夫士異祭法庶人無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鄭注云寢通寢也孔疏云此庶人祭於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案天子六寢諸侯四寢大夫士二寢庶人則一寢而已豈復有通寢哉庶人凡民之通稱不必爲府史者也府史亦不當有通寢聘禮記云士館于工商說者以爲館于外之通寢非也竊謂由士以上夫婦異寢大夫士二寢者夫婦各二寢也庶人則夫婦同寢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鄭注庶人或無妾是謂庶人有

妾者有側室也側室小寢也杜燕然有妾者亦不必皆

有側室即有側室者其夫婦所居之寢亦不得為通寢

蓋通寢對燕寢而名非對側室而名通寢非寢息之所

而庶人之寢則寢息于此也工商亦庶人安得有通寢

士館之者此庶人蓋有側室夫婦暫居于此而以其寢

為客館也鄭謂庶人祭于通寢者始以燕寢乃寢息之

所祭先于此則寢也不知寢息在室其堂乃行禮之地

庶人無廟凡禮皆行之于寢何不可祭乎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夏薦

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此四

時之薦亦皆以首時韭熟于孟春麥熟于孟夏黍熟于

孟秋稻熟于孟冬也薦新本不必首時而庶人即以薦

新為時祭故各以首時薦之稻之早者孟秋已熟此孟

冬薦稻稻之最遲者也國語云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

脯醢則上下其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又云庶人會茶

祀以魚是庶人之薦并無羔豚之牲王制云黍以豚非

也王制出于漢儒多有不可信者

禮說十一

喪禮有飯含飯含非二事也以口所含謂之含以象生

時之飯謂之飯一而已矣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

又云飯于牖下禮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

三又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鄭注云士親飯必發

飯焉則士喪禮云夏祝徹餘飯此皆言飯不言含喪大

記云含一牀檀弓云徐君使容居來弔含禮記云含者

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周官玉府云大喪共含玉春

秋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車馬此皆言含不言

飯可知飯即含含即飯非有二也鄭注士喪禮云士之

子親含後又云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米也又禮記言

飯注言飯含是鄭亦以飯含為一也周官玉府止言含

玉而典瑞言大喪共飯玉含玉飯玉二字疑是衍文注

疏強為分別非也大戴禮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

飯以珠此下疑脫一句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春秋稽命徵云

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皆析飯含為

二事謬矣士喪禮言飯以米貝與檀弓合並不言士飯

有珠今謂士飯以珠殊不可信則其餘皆不足據可知

也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外不欲虛其口

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外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

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此以飯含為一得之矣然諸

侯以珠不見于經士喪禮兼用米貝而以米貝分屬太

夫士則亦失之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何口實也何休

注云孝子所以實親口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

璧或作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此亦分飯含爲二而以含爲珠玉飯爲稻米又與大戴禮春秋緯異後世禮皆用何氏說要皆與經不合天子以珠大夫以璧又無根據謂文家加飯以稻米則殷人飯不以米於義未安其失亦與孟堅等矣襍記謂天子至士飯皆以貝而有等差鄭注云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不知禮記周時之書皆記周禮閒有言夏殷禮者必明標夏殷字此不言夏安見爲夏禮乎然此亦鄭之疑而未定者耳隱元年穀梁傳云貝玉曰含檀弓云飯用米貝此皆通上下之詞竊謂天子諸侯含以玉大夫士以貝王者物之最貴者也故服飾器用惟天子得用玉諸侯亦閒用之大夫士不得用古者金玉曰貨貨字从貝財字亦从貝中庸言水之不測貨財殖焉貨財指貝與珠玉之類于闕國有玉河出玉最美則玉亦可通稱爲貝所謂天子飯九貝諸侯七貝者實九玉七玉也經文簡省不及細別此類甚多如周官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而曲禮云諸侯圭贊大行人曰公圭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璧亦圭之類故通稱圭也用官鼓人云以路鼓鼓社祭祭地與社皆鼓路鼓祭地用路鼓見大司以地與社同類故通稱社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以飲與食同類故通稱食也書盤庚云具乃貝玉是

貝玉同類故通稱爲貝其不以玉該貝者玉可通稱爲貝貝貝不可通稱爲玉也抑或天子諸侯皆有貝貝有小貝能容貝口又加以玉此說亦通天子含玉見於周官諸侯含玉見於襍記春秋皆有典據左氏成十七年傳云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傳云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孔穎達謂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合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合用珠玉也見襍記疏案孔氏謂大夫不得以玉爲含瓊瑰玉也孔言珠玉此說自確士禮疏謂大夫飯兼有珠玉非也而謂非當時實合用玉則與經不合蓋春秋大夫多僭國君之禮其以玉爲含者實有之要非先王之制也何休大夫含以璧之說殊謬襍記含者執璧有寡君之詞此諸侯含用璧也鄭注云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是鄭謂五等璧有大小疑當依命數公九分侯伯七分子男五分天子之玉一寸二分古寸短一寸二分得今九分六釐不必爲璧制然經無明文未可定也米者生時所食飯含用米必不可缺蓋自天子至于士皆有米庶人亦宜飯以米貝貝一而已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于筐是飯用稻也疏云按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飯與沐米同則天子之士飯用粱大夫用稷諸侯用粱鄭又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後安盡其仁也。貝與扱數必依差等而不越止乎義也。貝爲天下之寶故不可必於盈米爲生人所食故不可以不盈此皆聖人制禮之精意也。至于飯用米貝之義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耳不以食道此與明器同意蓋弗忍虛則無致外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也。洪範以美食爲玉食飯用貝玉所以示美食之意鄭注云食道褻米貝美是也。白虎通以含用寶物爲有益外者形體則失古人之意矣。區區寶玉何能有益形體若欲使尸不壞當多用玉以斂然厚葬適遭盜賊之發掘何忍爲此。古君子生必佩玉而後去佩玉玉筭玉璫亦皆去之不用聖人蓋慮之深矣。

周徹法名義解

徹法之說不一鄭康成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見論語注後漢書陸康云徹者通也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朱子云徹通也均也同溝其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毛西河云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徹者通貢助而言也萬充宗云周無公田以九百畝分之九夫取其什一而不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通乎夏殷也案通乎天下通乎萬世三代之法皆然不獨周之徹也孟子言農有等差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別若合作均收則勤惰無分安

得有等差乎大田詩明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引是詩謂雖周亦助可知周之徹法亦用殷之助也詳非田考數說皆非惟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通乎夏殷此說似較諸說爲長而亦未爲得也汪瑟庵師云貢助通用三代皆然但立名取義不同耳鶚案此說甚確比閭鄰里等制夏殷時當已有之六鄉六遂之民皆五五相聯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故用貢法又餘夫之田不得爲方里而井之制詳井田考亦宜用貢則殷不獨用助矣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夏有公田是夏亦用助法大雅公劉云徹田爲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法又夏用助之一證也謂之貢者取以平供上之義示後世人君當恤民力卽公田所納亦謂之貢也用貢之弊非夏之貢也此當善會夏殷亦兼貢助是周徹法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然則所謂徹法何也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助徹皆從入家同井起義偕之力以助耕公田是謂之助通入家之力以其治公田是謂之徹蓋公田必不可分先儒或謂以公田分之八家使之耕治不知公田百畝八家分之每家得十二畝半此半畝如何可分且田之分必以溝涂乎是則公田必入家通力以治之明矣孟子云八家同養公田同養者通其治之之謂也

古樂節次等差考

古樂節次與等差先儒未悉詳也開考古樂上下所用

其節共有六十一曰金奏堂下用鐘鐃兼有鼓磬以奏九

夏鍾及鐃又云凡樂事以鍾鐃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

擊鼓又爲燕禮注肆夏以鍾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全奏

也九夏爲樂之大者鍾鐃鼓磬亦皆樂器之大者故全奏

用之也四器並用而弟春牘應雅以節之笙師云春牘

言金者以鍾鐃爲主也春牘應雅以節之應雅以笙師云春

樂鄭注祿樂祿爲三器祿夏之樂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

師教之則三器祿夏之樂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樂地笙

器樂地爲之則三器祿夏之樂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樂地

爲之行節雅者禮云音節明不致矣賓醉而出奏祿夏以

雅以行節雅者禮云音節明不致矣賓醉而出奏祿夏以

禮用之若兩君相見及天子大饗諸侯賓出皆奏肆夏

禮所謂趨以肆夏者兼出入言也笙師所掌又天子之

樂也然則祿樂非止祿夏疑九夏通名爲祿樂猶言綏

樂燕樂也王出入奏王夏亦奏之爲行節諸夏皆當

類此春字統牘應雅三件猶上以爲字統字爲字統字

統之此豈可欲之器非此樂之始也魯語云先樂金奏

然仲尼燕居言升堂樂則樂二曰升歌堂上鼓琴瑟歌

詩階閒以拊節之書言拊拊琴瑟以詠周官大師師

下鐘磬應之編磬也孔冲遠謂堂上別有歌鐘歌磬即

也詳特亦樂之始事也者升歌亦爲始事蓋金奏爲堂

堂上樂之始也三曰下管堂下以管奏象或新宮鼗

鼓祝敵以節之書言下管鼗鼓合止祝敵是鼗鼓祝敵

但用拊而不用亦鍾磬應之此樂之中也四曰笙入

鼗鼓詳祝敵考

記云笙入三成燕義云堂下笙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

笙入三成與終義同堂下笙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

謂笙入三成不言南陔白華華黍見于經也下管

新宮不言三成笙入三成不言南陔白華華黍互見法

也賈疏謂笙吹新宮亦用鼗鼓祝敵節之鍾磬應之此

三終混而爲一失之亦用鼗鼓祝敵節之鍾磬應之此

亦樂之中也五曰閒歌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亦樂之中也六

日合樂堂上歌詩琴瑟與堂下之樂合作其詩或雅或

南其器八音畢奏此樂之終也後又有無算樂其詩惟

所欲其樂不限幾終此不在正樂之數且惟鄉飲酒燕

禮有之然蓋皆可以燕禮名之也饗會則否蓋無算樂

乃無算爵所用非燕飲不得有無算爵也堂上所歌皆

風雅頌之詩堂下笙管金奏非詩也周官儀禮左傳皆

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南陔六篇本

不在詩中可知若并六篇計之當有三百一十一篇矣

然亦有辭其體當稍與詩異蓋載在樂經樂經亡而遂

失其傳也今樂記亦樂經之遺蓋所以釋樂經者也故

律六呂與笙管金奏之曲鄭氏以九夏新宮及南陔等

六篇皆爲詩謂九夏頌之逸篇南陔等小雅之逸篇皆

非也出奏陔夏則九夏非頌可知也朱子謂笙詩有

聲無辭亦非也杜預注左氏襄四年傳云肆夏樂曲名

此說最確九夏爲樂曲則笙管所奏亦當別爲樂曲而

非詩矣金奏下管樂之大者笙入閒歌樂之小者故天

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書笙鑪以閒東方之鐘鐘鑪與頌通謂下管之曲以鼓鼓祝故節之而以笙頌鐘磬閒迭應之也若是閒歌則笙與歌相閒不當言鑪矣說者多以爲閒歌非也大夫士有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然有鼓無鐘不得名爲此其等差也燕禮有金奏升歌下管笙入合樂而無閒歌以閒歌爲輕故略之也然則兩君相見與天子饗諸侯其不閒歌可知而無笙入亦可知矣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入門金作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言笙閒偏考諸經皆無天子諸侯樂用笙閒之說乃鄭氏謂諸侯相與燕天子燕諸侯其笙閒之篇未聞是謂天子諸侯亦有笙閒非也或疑燕禮諸侯之禮也而有笙入閒歌是諸侯之非諸侯之正樂也天子諸侯之樂以金奏爲第一節升歌爲第二節下管爲第三節合樂爲第四節每節皆三終大夫士之樂以升歌爲第一節笙入爲第二節閒歌爲第三節合樂爲第四節每節皆三終兩兩相當也然金奏所以迎賓送賓祭祀以迎尸送尸始終皆有之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是知始終皆有金奏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此其明證尸出入皆奏肆夏則故非樂賓出入不立有異鄉注禮器乃破肆爲陔失之故非樂之正則止三節九終而已樂爲陽聲陽極於九又禮樂相準響禮極於九獻故樂亦不過九終也九終卽九成

虞書云簫韶九成周樂亦如是也大夫士升歌亦爲正樂是有十二終樂節不以多爲貴也俗說謂天子九成諸侯六成謬矣鄉飲酒禮大夫士相見之禮也其樂先無金奏升歌鹿鳴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燕禮爲諸侯燕大夫故卽用大夫之樂而燕他國之大夫以非已臣故其樂異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此當是燕他國之聘賓上文所謂四方之賓也以爲他國之賓故不用常燕大夫之樂以非敵體之君故不用兩君相見之樂參酌二者而爲之也觀其金再作與兩君相見之樂略相似其爲燕他國聘賓明矣鄭注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夫金奏下管人君之樂也卿大夫勞於王事亦八臣分所當爲者也安得以人君之樂樂之乎大射先行燕禮而有金奏下管者以禮與常燕羣臣異也蓋大射非所以燕大夫而其賓又有諸公諸公者內則爲孤外則爲附庸之君也本孔攷其分有似於諸侯而究非敵體故參用諸侯大夫之樂豈得以彼例此而謂燕本國大夫可用金奏下管乎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

以敬也鄭注云賓朝聘者夫兩君相朝大夫來聘其分不同樂宜有別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知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專指諸侯來朝不兼聘賓也若君臣同樂豈所以辨等威乎考之周官大行人司儀所以待朝聘賓客禮數不同則樂之不同明矣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而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即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燕禮謂燕他國大夫得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為使臣不敢與聞蓋諸侯燕聘賓惟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

禮說十一

未

本孔揭約說金奏非正樂不必三終燕禮記升歌下管笙入合樂各三終已有十二終矣若肆夏又三終則有十五終樂未如此之多者故止一終不計惟十二終而已天子諸侯有九終若并金奏計之亦十二終大夫士樂亦十二終其外傳謂金奏肆夏繁過渠肆夏其一例皆無不合也繁過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猶文王大明縣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稱鹿鳴之三也杜注及國語韋注皆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已暇之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孔疏以此也渠思文也九夏非詩此說附會不足信孔疏以此為升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失之曾辨之夫金奏與升歌迥殊經典皆言金奏肆夏並無升歌肆夏之說自鄭氏以肆夏為升歌孔氏亦沿其誤矣阮雲臺師曾又樂

闕亦有異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闕是賓未卒爵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闕當兼賓主言蓋諸侯為賓其禮宜隆故樂闕必待卒爵也又燕聘賓金奏止二節與兩君奏三節異焉兩君燕饗之禮禮經已亡載記略存其概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箛序興又云客出以雍撤以振羽又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金作注疏不言何樂據郊特牲禮器所言可知金奏是肆夏也金奏肆夏有三節賓入大門一作升堂樂闕主人獻賓再作賓卒爵樂闕賓酢主人又作主人卒爵樂闕每節奏一章三節則三章也注疏謂賓入大門金作直至賓卒爵樂闕顯與經文升堂樂闕不合夫自大門以至廟堂遠矣又待賓卒爵而後樂闕其樂節甚長而賓酢主人金作主人卒爵而樂即闕此樂節卻短何長短之不均乎且禮樂相為表裏賓酢主人禮之一節也樂依之而為一節主人獻賓禮之一節也樂亦當依之為一節豈得自賓入大門至此并為一節乎賓入大門至升堂為迎賓之事其禮自為一節樂亦當自為一節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闕孔子屢歎之是二

禮說十一

未

事各爲一義故文不相屬卒爵樂闋兼賓主言之非謂
賓入大門至賓卒爵而樂闋也燕禮記金奏樂闋得連
賓及庭爲一節者以自庭升堂其地甚近若及庭始作
升堂卽闋則促節之甚矣故連主人獻賓爲一節前不
始於入大門後又不終於賓卒爵則樂節亦不甚長也
樂曲止有一章可不必分爲三節也且金奏肆夏本兩
君相見之樂燕聘賓權用之非其正也故作止之節特
變其例若金奏之正法當各一事爲一節也大射肆夏亦不與兩君相見同公升卽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奏肆夏主人答拜樂闋又與燕聘賓少異蓋燕與人君樂節宜舒賓酢主人當於將洗爵射禮不同也

禮說十一

未

降階之時卽奏肆夏不似燕射公拜受爵乃奏也主人
獻賓其樂亦空然矣金奏雖有三節然總是一事合之
止爲一節也大饗四事卽注分金作爲二事於義未安
皇氏通數夏簫序興是也無有大武大夏後止爲一事
則金作亦空爲一事矣賓出之時又金奏肆夏是金奏
凡四節然金奏爲樂之始以前三節爲正所謂先樂金
奏也賓出奏肆夏而仲尼燕居言客出以雍者蓋堂上
歌雍詩堂下奏肆夏也賓降階金作出門樂闋經不言以賓入門時例之可知
合樂考之鄉飲酒禮燕禮升歌鹿鳴合樂二南是合樂
卑於升歌大雅天子之樂也大雅小雅諸侯之樂也小雅二南大夫士之樂也鄭氏謂諸侯止用

小雅不得用大雅非也兩君相燕升歌清廟則合樂當用大雅左
傳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謂合樂歌之晉享升歌文王此非禮也穆叔所言當指合樂但未別白言之耳鄭氏詩譜謂諸侯于鄰
國之君歌文王合鹿鳴顯與經悖矣至于樂舞上下亦
有等差鄉飲酒禮燕禮皆無舞大夫四佾士二佾惟燕他國聘賓則舞勺禮記勺爲文舞無武舞也兩君相燕乃有文武二舞周官鍾師云凡祭祀饗會奏燕樂鍾師云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會賓射亦如之左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祭祀與燕饗同樂也
明堂位云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祭統
言魯大嘗禘之樂亦然夫大賓與大祭相似升歌下管
既同則金奏合樂無不同而武舞大武文舞大夏亦無
不同可知矣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夏簫序興夏簫謂
大夏之樂以簫舞之舞兼羽簫不言羽省文此文舞也上文下管
象武當于象字絕句武上疑有缺文當云舞大武也先
武後文者周以武功得天下以文德致太平故武舞先
而文舞後也虞夏當先文舞後武舞殷周皆先武舞後文舞後世皆以征伐取天下而舞皆先文
失夏簫次于大武故曰序興也鄭注以序爲更似未確鄭注云象
武武舞也夏簫文舞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

禮說十一

未

是讀下管為句象武夏籥序與為句案下文云下而管
 象明當以下管象為句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皆言升
 歌清廟下管象此其確證竊謂象者下管之樂曲也燕
 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此云升歌清廟下管象兩兩相
 比鹿鳴為歌詩則新宮當為樂曲清廟為歌詩則象亦
 當為樂曲明矣若但言下管不著其曲而以象武為舞
 名不特與諸經不合顯與下文下而管象相並刺矣管
 象之象與象舞之象名同而實異鄭誤合為一故以象
 武為武舞考左傳季札觀樂以象舞為文王之樂是象
 與武為二舞也象武為二舞夏籥止一舞武多文少此

禮記

卷之二

何義邪且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皆止言舞大武並不
 言兼舞象武也若以象武共為一舞經典亦未有此稱
 周頌序云維清奏象武也謂舞象舞武皆歌此
 詩猶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天地分用也象本文
 王之舞鄭屬之武王亦非也見文王世子注內則云十三舞勺
 成童舞象勺象皆非大舞故於童時學之小賓小祭用
 小舞大賓大祭用大舞燕聘賓舞勺而不舞大夏大武
 則象亦小賓小祭所用可知也然則兩君相見必不舞
 象亦可知矣孔疏云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是讀下管
 象武為句不知象為下管之曲武非曲名也天子大饗
 諸侯之樂及燕羣臣與聘賓經文未詳鄉飲酒升歌鹿

鳴諸侯燕大夫亦然則知諸侯相饗升歌清廟天子饗
 諸侯亦宜然而金奏下管合樂皆無不與諸侯同矣說
 阮雲左傳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是金奏亦用肆
 夏經有明文餘可類推王朝之卿大夫爵與諸侯同則
 天子燕羣臣亦用大饗諸侯之樂可知也文王世子言
 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則饗燕諸侯羣臣皆宜與
 此同又一證也聘賓為陪臣其樂宜降一等始升歌文
 王合鹿鳴歎鄭謂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天子燕羣臣及聘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
 說之誤有三以金奏之樂為升歌一也分元侯諸侯為

禮記

卷之二

二二也禮器言王大饗諸侯肆夏以送之是知不必饗
 侯言鄉樂為大夫士之樂天子用之降尊殊甚三也其
 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之說舉無當矣天子諸侯之樂大
 概相同所異者器數之多少耳如宮縣軒縣歌工八人
 如玉磬朱干玉戚六人入佾六佾之類又
 惟天子得有之也凡祭祀宗廟之樂固與燕享同而祭
 天地明堂社稷山川等神當別有所歌之詩詳於周頌
 序說所舞之樂詳於周官大司樂凡大樂皆必備文武
 大祭祀宜有二舞矣乃止言一舞此殊可疑竊意以一
 樂之舞為主而以他樂佐之周官言其所主者耳六樂
 皆空舞之推大饗饗是武舞當以大夏文舞佐之與大
 武同據理論金奏下管不可考矣大夫士有樂縣有舞

伶見于周官左傳則祭祀宜有樂矣鄉飲酒禮且用樂豈祭祀反不用乎特牲少牢禮無之當有脫文此經多可見禮萬充宗據禮記會嘗無樂之說謂禮以饋食爲名是用會禮故無樂非也會嘗無樂其說未可信詳會嘗無樂辨會禮不獻酒此經明有三獻豈用會禮乎祭用會禮經典並無文此特萬氏之臆說耳特牲少牢以饋食名者蓋無朝獻腥爛之薦以饋熟爲始故曰饋食非用會禮也或謂用樂惟上大夫及天子大夫士用樂或君賜之案禮器云大夫聲樂皆備非禮也以皆備爲備可知有樂不爲僭也此豈必爲天子大夫乎左傳言衛君賜大夫曲縣即軒仲尼譏其失可知大夫得有判縣判縣兩縣見周此明是侯國之大夫也儀禮皆言侯國大夫士之禮鄉飲酒禮有鹿中之文是士亦用此禮州長士且可用樂豈必上大夫乎士用樂必待君賜經典未聞有此說總之禮樂不相離有禮必有樂惟凶禮及冠昏無之吉禮尤不可無是知大夫士之祭必有樂也其樂疑當與鄉飲酒同以天子諸侯賓祭例之可知然經無明文未敢定也

闕考

闕者門之小者也所在不一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闕孫炎注云闕者宮中相通小門也見公羊疏郭注云謂相通小門

也蓋本說文亦云闕宮中門也此皆言宮中相通之門也舊圖闕門在西壁近孔橋約圖在北壁直北階江慎修戴東原圖皆在東壁極北爲宮之東北隅諸圖皆止一闕門又皆偏而不中勢竊以爲非也士冠禮云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云適東壁者出闕門也時母在闕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闕門據此闕門在東壁甚明則謂止在西北而不在此東者誤矣逸禮云東南稱門西北稱闕此說雖不確東面北皆稱闕惟南稱中之以門皆可稱闕然亦可稱闕蓋在宮中不必以方分也然亦可見牆之四周皆有門此門字兼闕則謂止在東而不在此西北者誤矣士虞禮云主婦亦拜賓鄭注云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闕門之內闕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云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案賓位在西女賓出入宜由西闕門禮記云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至入自闕門升自側階鄭注云女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闕門爲相通者也孔疏云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夫人入升堂卽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鶚謂喪大記所言非尋常賓主之禮夫人弔於大夫士與君臨臣喪同士喪禮君至主

禮說十一

闕

人出迎于外門外君升自阼階不用賓禮故夫人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亦不用賓禮主人出門拜迎不以女賓待之也若是女賓則當主婦迎之男子豈可迎女賓乎蓋凡婦人出入必由閨門升降必由側階賓主皆然一以明男女之有別一以明陰陽之貴賤禮之大義也而注疏謂女賓皆由大門正階失之矣然則主婦拜賓者拜之於西閨門也鄭雖不言西閨而引漢制東西掖門爲證亦可見古者宮牆東西皆有閨門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饌饗於西堂下記曰饌饗在西壁是西堂下爲西壁也士喪禮眾主人辟于東壁南面鄭注云當玷之

禮記十一

卷一

東是東堂下爲東壁也

堂上言牆言序不言壁孔塢士約謂東壁在堂上失之矣

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此東壁當與士喪禮東壁相近而稍南蓋閨門當東壁之中也則謂在東北隅者誤矣嘗考明堂有四門門皆居中劉昭續漢志注引大古明堂之禮有日中出南閨日側出西閨日闔出北閨之說此疑脫日朝散文門亦稱閨也太廟路寢大如明堂詳出東閨云云寢考寢考宜亦宮旁一門各居四旁之中羣廟小寢亦宜然夫東西各有門則寢可直通於廟左寢右寢左廟右廟皆可相通南北各有門則前寢後寢前廟後廟亦可相通且四達無礙亦以示王者明四目達四聰之義門必

正中又以示王者大居正之義也解此而閨門之制明矣凡在南者皆稱門然天子諸侯惟皋應庫雉路諸門不稱閨大夫士惟外門中門正寢門不稱閨其餘羣小寢之門亦得稱閨以在宮中而門小也爾雅釋宮言閨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閨閨不見于經經典有閨又有閨閨與閨散文亦通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闔下方有似圭此本圭實爲解與經典之閨不同又云閨門旁戶也公羊宣六年傳云趙盾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斧自閨而出者何注云從內朝出立於外朝見出閨者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此說非也閨蓋小寢之門也靈公殺膳宰在小寢中使人以舂載尸出小寢門諸

禮記十一

卷一

侯有三小寢詳諸侯四寢考門皆南向東西小寢在路寢後兩旁故於路門外之朝得見之也此小寢門稱閨之證稱閨則亦可稱閨左氏閨二年傳云其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闕杜注云宮中小門謂之閨孔疏云名之曰武其義未聞竊疑武本虎字唐避諱改爲武也路門畫虎稱虎門虎門見周官左傳畫小寢門蓋亦有畫虎者故曰虎閨若路寢旁通之閨不得有此名矣人君恆居小寢故閨公於此遇弒也大夫小寢門亦曰閨公羊宣六年傳又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闕其戶方會魚鱗此敘靈

公使人殺趙盾之事大夫亦恆居小寢正寢非常會之所此云方會魚飧其爲小寢甚明小寢門小故曰閨也樂記閨門之中亦當指小寢門閨與闔通稱此皆在南者稱闔也若夫廟寢之外周圍牆垣亦有闔門其在南者天子曰皋門諸侯曰庫門大夫士曰外門或曰大門則上下通稱也門亦各居正中左氏哀十四年傳云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先言闔後言大門可知非宮中之闔此闔蓋屬於外牆徒兵自外攻之也杜注云闔宮中小門孔疏云闔在宮內必得入大門乃得至闔今言攻闔與大門者公宮非止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

禮說十一

美

闔故與大門並攻此泥於爾雅宮中之文故不得其解也周官保氏云使其屬守王闔此闔屬于外牆與大門同類凡人得至故須守之若宮中闔門凡人不得至安用守乎卽欲守之而闔門甚多豈保氏之屬所能盡守乎鄭注云闔宮中之巷門亦失之矣劉昭續漢志注云周官有門闔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闔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此說亦謬師氏保氏之守門闔但使其屬守之其施教國子並不在此安得謂門闔之學乎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師氏保氏所教蓋小學之國子也學在大門

禮說十一

老

內東方與門不相近與闔尤不相近也東南稱門而北稱闔逸禮之說本不足據劉氏據此而謂師氏居東南門係氏居西北門誤矣闔小於門係氏卑於師氏師氏中大夫故師氏守王門而係氏則守王闔若師氏各守二方尊卑其辨矣周官闔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師氏掌守王之門外且蹕鄭注云門外中門之外是師氏不侵闔人之職也內則云深宮固門闔寺守之是宮中小寢之門皆闔寺所守可知係氏所守之闔非宮中之闔也宮伯云授八次八舍之職事鄭注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微侯便也此四角四中指外牆言四中

有宿衛次舍可知東面北各有闔門在牆正中惟有門故晝夜皆須守衛也宮伯守於夜係氏則守於晝四角無門故但令宮伯守之外牆

之闔門如此則宮中之闔亦無不如此可知矣廟亦有闔門與寢同考工記云廟門容大局七個闔門容小局

參个鄭注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七個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闔小局腳鼎之局長二尺參个六尺案廟之

闔門廣六尺則寢之闔門亦宜然然羣廟當殺於太廟

小寢當殺於正寢諸侯以下又當遞殺可推而知也詳廟制度考

射奏騶虞狸首解

飲在堂故必升歌于堂上所以侑賓也歌騶虞經首非如燕飲之侑賓無取于升堂且鼓在堂下歌必就鼓可使鼓者聽之審而射節不差也由是言之騶虞經首之奏與九夏之奏異而與鹿鳴文王之歌亦不同矣

禮說十一

卑

卷十一終

求古錄禮說卷十二

臨海誠齋金鶚

廟制變通說

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此止言其常而未及其變而時有不能不變通者要必無拂乎經合乎先王尊祖之意而後可行也朱子周九廟圖宣王時穆懿夷三昭共孝厲三穆按孝王爲其王之弟而以繼其王爲穆世次雖不紊而不免弟據孫廟夷王本爲穆而反居昭厲王本爲昭而反居穆世次悉紊且拘于廟數設或兄弟四人竝立爲君祭且不及祖矣此蓋不知變通之義也馬貴與萬充宗皆駁朱子之說是矣然馬氏以創建之失宜而謂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萬氏亦主同廟異室之議謂兄弟相繼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已有通其變者此其說亦不合於禮也夫均是祖宗乃一則獨居一廟而致其尊崇一則共居一廟而處於狹隘可乎先王事外如事生命士以上父子兄弟皆異宮焉有生則異宮而外則同堂者同堂異室起于東漢豈可以後世

非禮之事而指為古制乎同堂異室之非禮考工記謂

世室即明堂非宗廟也宗廟與明堂迥異鄭氏謂明堂

明堂止有一室並無五室之制苟使與明堂同四室分

列四方殊非左昭右穆之義又天子當七廟鄭氏謂天

也說詳天而止有五室何以處之故知五室必非宗廟

之制也占宗廟與路寢同制堂後為室序外為夾室夾

室視正室甚狹神主必居室中若兄弟同廟何者當居

正室何者當居夾室若堂後別建一室成何制度且或

兄弟三四人同廟又無地可建抑或于正室中為數石

室古者神主藏于石室石室在室中而壁所並列一方

禮說十二

上

既恐不能容而更不可以行祭然則同廟異室必非古

制明矣張子云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一世

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

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為數十

廟也此說至當不易蓋所謂七廟五廟者以世數言非

以廟數言也呂覽言五世之廟大戴禮言有天下者事

七世其明證也古者天子始立廟之時止建七廟其後

有功德當宗者則別立廟宗無定數廟亦無定數也如

殷有四宗先儒謂殷有三宗太宗中宗高宗也然祭法

有天下必百世不遷則周有文武二世室皆後代別建

者也夫既可以功德而別建廟則兄弟代立者亦豈不

可別建廟乎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為王

則當武丁時并祖宗廟計之凡十二廟馬貴與謂當必

不止七廟也蓋天子之宮甚廣都宮之中必有餘地以

備益多即或不足亦當拓其基址以為之馬氏謂于太

祖之左右創造廟堂以崇奉先人正所以安神明而對

偶偏枯固無傷于義也夫不思尊祖敬宗而徒欲以聳

人之觀聽此豈仁人孝子之心哉由是言之朱子之論

知同堂異室之非而索昭穆之世次馬氏萬氏之說知

昭穆之不可亂而拂先王尊祖之意一則不知變通一

禮說十二

三

則變通而不合乎禮其失同也然朱子之非後儒多知

之而萬氏之非後儒多莫知之顧亭林任翼聖蔡氏德

晉秦氏蕙田輩皆推明萬說而古制幾湮沒矣惟江慎

修羣經補義與張子同足正羣儒之失然未引張子說

又未辨眾說之非鶚故述張子而詳辨之汪蘇菴師曰

舉其常而未及其變蓋秦火以來書缺有闕不可得而

知矣以天理人情推之則張子之論近是篇中辨論亦

易如有未洽乞再切確

天子迎賓考

天子迎賓之禮本載在儀禮經中此經今多散逸周官

有其文而未詳晰說者多誤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

之閒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賈疏云春夏受贊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觀宗遇饗會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鄭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賈疏云春夏受贊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今言朝觀宗遇饗會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觀宗遇而與諸侯行饗會往廟卽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曲

禮說十二

四

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天子乘車出大門但迎公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外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贊而入若庶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薛氏禮圖云天子迎公訖更迎侯伯迎侯伯訖更迎子男餘與崔氏同陳氏禮書云齊僕朝觀宗遇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觀冬遇其送迎之禮竝同然朝宗于朝王於堂下見之觀遇于廟王於堂上見之周官義疏云天子迎賓至廟非入朝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先行朝禮於

朝正南面之尊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案諸說皆非也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觀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之隆秋冬待之之殺此何理耶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觀禮云天子負斧依畜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主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觀者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觀宗遇皆謂之觀詳朝觀考鄭氏乃專以觀

禮說十二

五

爲秋觀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觀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詳朝觀考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受摯受享必同日聘禮然既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崔氏謂王迎諸侯諸侯入至文王廟外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以廟門外有次諸侯于次易服也果爾諸侯既至廟門又出而至于朝卒又入至于廟何其迂邪天

子諸侯初各冕服既而易朝服後又易冕服何其繁邪
受摯重于受享乃受享冕服禮見觀而受摯反朝服有是
禮乎天子但迎公不迎諸侯以下近於簡慢薛氏謂三
等皆迎則又失之繁猥矣陳氏禮書周官義疏俱謂四
時皆迎合于齊僕之文然禮書謂春夏迎至于朝秋冬
迎至于廟於經無據仍襲鄭氏之謬說而少變之耳夫
受摯受享皆必于廟聘禮猶然況朝覲大典乎義疏謂
三享禮殺可以迎賓講賓主之禮然考之覲禮侯氏行
三享與受摯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
于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而階前再拜稽首其嚴
敬與奠圭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
乎曲禮言覲時諸侯北面朝時諸侯東面西面是覲明臣
禮朝待以不純臣乃謂先於朝正南面之尊然後於廟
講賓主之禮先後輕重皆倒置矣故曰諸說皆非也竊
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
會于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燕
禮輕故不迎之齊僕言朝覲宗遇饗會皆棄金路送逆
此迎賓在饗會時經文甚明必言朝覲宗遇者以饗會
不專在諸侯朝覲列國大夫來聘及故特著之也周官
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此備舉四時之

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陳氏誤謂六字平列
賓奈何後人反謂秋冬不迎賓乎賈疏謂饗會有迎賓
法此獨得之見視諸家為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
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間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
通也鄭注齊僕引大行人賓主相去上公九十步云云
又引司儀車逆拜辱及出車送考司儀車逆車送在廟
中將幣時乃諸侯相朝禮鄭引以為證以諸侯相朝例
朝覲之禮欲見受享時天子亦迎賓此賈說所由誤也
諸侯之于天子尊卑相懸豈可以兩君敵體為例乎至
引大行人賓主九十步等文又與此不合此所言送逆
為饗會之禮大行人所言非饗會之禮也夫賓主者敵
體之稱諸侯于天子豈可言賓主乎其下文云凡諸侯
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鄭
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
之間也注云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疏
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旅擯旅擯為三辭拜辱及
還拜送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
出請事是所謂旅擯聘義所謂介紹而傳命也然則卿
大夫聘于鄰國主君出迎亦旅擯則亦有賓主相去步
數鄭注亦云公使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而諸侯之卿大夫聘于天

之臣自可迎之陪臣于天子尊卑懸絕天子必不出迎

數必非天子出迎與諸侯相去之步明矣此其說有二

使大行人門逆勞至國門當使豕羊逆勞舜典舜宅百揆
賓于四門是也此在國外可稱執至大門外各陳賓介若

爲限耳惟虛擬其位故姑僭賓主言之而不嫌上替下

乘

皆大宗伯爲上擯會同肆師爲承擯常朝小行人爲承

擯承命于侯氏而告于天子則上擯事也有上擯有末

近其交擯在廟門外可知

一說也。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明立賓主之間。九十步立。

諸侯相朝聘言之桓圭等句自專其上文云以九義辨

交擯觀公會大夫禮無旅擯之文與聘禮異可知天子

朝覲又行燕禮

主之閒公不得有九十步天子迎賓于大門內以聘禮

北面不稽首不拜請解不棄禮也天子宐答一拜一拜注大臣下

九

車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金路象路之類則大行人所謂公樊纓

是襍記諸侯朝覲之禮統始終言之非一時事也公執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賓者五人朝中將幣三享

九獻饗禮九輦比轡饗食詩禮出饗饗食不執命圭冕服亦

途禮也說者必以爲一時之事宜乎扞格而不通矣

皮弁布衣辨

皮弁之衣經無明文鄭氏注士冠禮皮弁服素積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布亦十五升其色象勇注周官司服皮弁服亦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後儒皆從之鶚竊以為非也古人之服表裏上下皆必相稱貴賤皆必相得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謂上服用帛中衣亦必用帛上服用布中衣亦必用布蓋表裏欲其相稱故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其色如一色既宜一則用布用帛亦宜於一矣若以帛裏布是不稱也且帛

禮說十二

十一

貴布賤貴者宜在表賤者宜在裏表衣謂之上服蓋表裏猶上下表衣加于

上裏衣在下也綠衣黃裏詩人所以興歎也今以帛裏布是貴賤易位矣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

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錦衣復有上衣天子

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孔疏天子視朝皮弁服則天子

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

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

大夫士亦皆然夫錦衣絲衣也素衣亦絲衣也見士冠禮疏

以絲衣為裏而上衣乃用布是以帛裏布矣豈禮也哉

然則皮弁服必非布衣矣且衣貴裳賤皮弁服既以素

為裳是裳用帛矣裳既用帛而衣反用布亦為貴賤倒

置非特上下不稱而已也或謂朝服布衣而素裳皮弁

服亦宜然不知經典素字之義不一有以白繪言者素

積素帶素紕之類是也有以白色言者素韞素絲及畫

績素功之類是也士冠禮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繪也畫績言素者謂白色也以素衣素裳

為皆白朝服之素裳當以布為之其色白故謂之素非

必白繪也禮記朝服十五升蓋通衣裳而言之也朝服

素裳不見於經鄭氏特以士冠禮朝服素韞推而言之

夫韞以韋為而曰素亦言其色之白耳安見素裳必為

白繪乎曲禮言大夫士去國向國而哭素衣素裳此以

禮說十二

十一

禮自處衣裳必不以繪為之也詩國風言庶見素衣

庶見素韞素韞則素裳此大祥之服必非以繪為之也

大祥惟編冠素紕以絲為之詩所謂素冠是也首服最尊又用帛不多故既祥服之衣裳不可以冠例也古冠

之用布用帛皆不與衣裳同冕服衣裳用帛而冠用布朝服玄端衣裳用布而冠用帛其義各有取也又

安見朝服之素裳必白繪乎夫然衣用布裳必不可用

帛皮弁裳既用帛衣必非布無疑也又案祭服最重天

子諸侯祭服皆必絲衣大夫士衣用布者以助君祭統服絲衣自祭家廟當降于君之

廟也皮弁服非特用于視朝聽朔天子皮弁以視朝亦祭

服也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見學大蟄之祭皮弁

素服又月朔朝享于廟亦必以皮弁蓋告朔于廟中既

以皮弁則朝享亦皮弁可知時祭冕服月祭殺于時祭
故服皮弁也皮弁旣爲祭服豈有不用絲而用麻哉冕
用麻別取反始之義與玄酒大羹同其用又考首服有
麻甚少未可因此而謂祭服可用麻也
三等冕爲上弁次之冠爲下冕服皆絲衣冠服皆布衣
弁服在其中故或用絲或用布爵弁皮弁絲衣冠弁布衣等殺有辨
也爵弁旣絲衣土冠禮爵弁服純衣注純衣絲衣也皮弁爲冕之次天子冕
聽朔諸侯皮弁聽朔是尊于爵弁土冠禮再加皮弁三
降冕一等卽皮弁也
皮弁不知此在士服則然耳蓋士以爵弁助君祭故特
尊之天子至大夫皆不服爵弁天子惟以素爵弁哭諸
侯而已可知皮豈反不得用絲衣哉天子朝服絲衣諸
侯朝服故用布衣禮之等殺也郊特牲云朝服以縞自

禮說十二

季康子始縞者生絹也素則熟絹縞衣卽素衣也散文縞與
素通詩之素冠是康子僭天子之朝服與八佾雍徹一
類也鄭注云僭宋王者之後蓋由不知天子之朝服是絲衣故作此解耳夫禮以康子之
朝服縞衣爲僭可知天子之朝服皮弁必絲衣矣此又

襲衣斂衣考

喪禮襲衣與大小斂衣先儒之說多誤士喪禮言陳襲衣云齊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緇帶鄭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祿所以表袍者也緇帶黑繒之帶賈疏云此祿衣則玄端士冠禮陳三服玄端皮弁齊弁有玄端無祿

衣此亦陳三服無玄端有祿衣故知此祿衣則玄端也
但此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變名祿衣也玉藻
云士練帶緇辟是黑繪之帶據裨者而言也案襍記云
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衽稅與衽同曾子曰不襲婦服蓋譏其
纁衽也纁衽婦人始嫁服衽卽緣纁卽赤然則襲之祿衣必不
以赤緣可知又中衣以丹朱爲緣乃人君之服亦非士
所宜據淡衣純以青與纁此祿衣連衣裳爲袍之表亦
淡衣之類宜純以青或纁也玄端服無緣祿衣有緣玄
端服殊衣裳祿衣連衣裳是祿衣與玄端迥殊安得謂
祿衣卽玄端乎卽謂此以祿衣擬玄端亦非也襲與大

禮說十二

金

小斂皆有祭服散衣士襲三稱爵弁皮弁祭服也祿衣散衣也子羔之襲稅衣與繭衣裳爲一稱其爲散衣甚明玄端亦祭服之類以衣與裳爲一稱不以表裏爲一稱非散衣也則祿衣豈所以擬玄端乎士冠禮陳三服皆禮服玄端爲士未仕者之服冠者服玄端見君是玄端爲未仕者之上服也皮弁爵弁爲既仕者之服入必由學士而爲命士此三服不可缺一義無取于散衣故有玄端而無祿衣士襲陳三服爵弁皮弁于祭服中舉其尊者祿衣于散衣中舉其重者襲止三稱而必具禮服與襲服以示全備之義故可無玄端而不可無祿衣君襲無祿衣以至尊不敢用襲服衣之也

君襲無祿衣以至尊
不敢用襲服衣之也

者大異豈可兩相比例乎士練帶緇辟此生時之帶也
襲尸與生時異乃鄭注士冠禮緇帶云黑緇帶此注亦
云黑緇帶與彼不殊賈疏因引練帶緇辟釋之無異于
生時非也喪大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
注云此謂襲衣之大帶孔疏大小敘衣數既多有紋大不可加帶故知襲衣之帶也
夫以上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
於生據此士襲衣之帶有朱綠采飾與生時練帶緇辟
不同士喪禮言緇帶者蓋緇帶而飾以朱綠黑緇為帶朱綠辟之
不素帶者不敢全與君大夫生時同也經文簡省未詳言耳鄭於喪大記
士帶二采既釋為襲衣之帶而於此經乃不引以為解

禮說十二

士

但云黑緇帶失之疎賈疏因之而誤矣喪大記孔疏
云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
不知禮記一書所言大夫士皆侯國之大夫士也詳飯含考
孔因鄭注見與士喪禮不合者輒以為天子之士故為
此解然鄭未嘗注于此章不可因他章之謬說并誤此
章也經又云設韜帶鄭注云不言韜緇者省文亦欲見
韜白有帶韜帶用革賈疏云生時緇帶以束衣革帶以
佩韜玉之等舛亦備此二帶案禮記云公襲朱綠帶申
加大帶手上朱綠帶素帶也非革帶也人君生時有革
帶以佩韜玉加大帶於上以束衣大帶以素為之飾以

朱綠見玉藻

及舛而襲則佩韜之帶不用革而亦用素飾

以朱綠大帶則飾以五采皆異於生時以此推之士之

襲也佩韜之帶亦以素帶代革帶明矣但士練帶緇辟

而大帶則緇帶朱綠辟與人君異耳何以明之大帶貴

于革帶君生時大帶二采革帶無采舛後大帶五采佩

韜之帶二采士生時大帶一采練帶緇辟是革帶無采用緇一采也

舛後大帶二采佩韜之帶一采君襲以生時之大帶代

革帶士襲亦以生時之大帶代革帶兩兩比例其義明

矣練帶緇辟是謂緇帶士冠禮緇帶是也然則士喪禮前陳緇

帶韜韜後設韜帶帶字皆兼二帶言以不便分別故從

禮說十二

士

省文而但言緇帶也蓋二帶皆可名緇帶佩韜之帶以
其辟飾而言緇束衣之帶以本黑緇而言緇也鄭謂佩
韜用革帶與喪大記不合且經文前言緇帶其非革帶
甚明後但言設帶與韜不言韜文法正同明是省文安
得謂此帶字獨兼有革帶乎人君束衣與佩韜之帶皆
異於生時而士之二帶皆與生時無異必不然矣內則
云男鞶革女鞶絲鞶當是帶鄭注以為小囊非也詳鞶考陽剛陰柔之義
也生屬陽故用革帶之剛舛屬陰故用絲帶之柔又革
帶非徒佩韜與玉更有左右事佩刀礪之類詳內所佩
之物甚多常須行動故必用革帶舛後不佩玉與刀礪

之類止以繫鞅且不行動故不必用革帶也又鄭注襍記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鞅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孔疏云朱綠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朱綠小帶鞅在於衣非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也案經言朱綠帶其非革帶甚明申加大帶於上明是大帶加於朱綠帶之上安得謂重於革帶乎若有革帶經何以不言乎士喪禮喪大記皆不言有革帶鄭說殊無據矣且如鄭說是有三帶夫革帶以佩鞅申加大帶以束衣止此二帶已足

朱綠帶又何用乎孔謂鞅在於衣非以束身其繆妄更不足辨矣總由不知以朱綠帶代革帶故多曲說而不可通耳又案襍記諸侯大夫帶皆五采此文疑有誤徧考禮經吉凶儀節大夫未有與諸侯同者此何獨不然大夫生時帶與諸侯異何歟後可與之同乎竊謂大夫大帶當三采朱白蒼據聘禮記知之佩鞅之帶素帶而飾以玄

華也華黃色見玉藻又鄭注襍記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蓋大夫禮然子羔士也何得襲五稱鄭氏曾辨之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案喪大記云大斂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據此五等諸侯並無差別則

襲衣從可知矣士襲三稱故大斂三十稱大夫襲五稱故大斂五十稱天子襲十二稱故大斂百二十稱皆十倍諸侯襲九稱故大斂百稱亦約十倍抑或實爲九十稱記者舉大數而言百稱歟鄭謂襲衣公九稱諸侯七稱分爲二等何與大斂不一例乎且經典言禮制之等差諸侯非爲一等則爲三等依命數而分未有以公獨爲一等侯伯子男共爲一等者也公羊傳言諸公六伯大夫士無分別且諸經皆無此例當以左傳諸侯六伯大夫四士二之說爲是襲衣諸侯不分三等者蓋若公九稱侯伯七稱子男五稱則大夫當三稱士當一稱一稱太薄矣又大斂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子男五十稱則大夫當三十稱士當十稱十稱反少於小斂矣小斂衣十九稱上下同之故諸侯合爲一等也然稱數雖同而衣當有異公侯伯子男生時衣服各殊歟後豈可混同襍記公襲首云卷衣一卷與末云襲衣一卷衣襲衣五等諸侯皆殊此二服最貴而有等差故始終服之也諸侯襲衣有異猶小斂之衣自天子以至于士皆十九稱稱數同而衣不同也其言公者五等諸侯皆可通稱爲公燕禮大射儀聘禮等篇稱公者非必上公之公也此經上文云公七踊大夫五踊下文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又云公視大斂公升而祝鋪席乃斂皆統

五等而稱爲公春秋于諸侯之葬皆書公或謂此喪世之僭則聖人何不特筆正之如吳楚僭王而書子于考之禮經乃知何獨于襲之稱公而有異聖人所書無不依于禮法也

乎鄭乃以此公字爲上公之公別于諸侯其亦誤矣又

士喪禮言小斂陳衣云祭服次鄭注云爵弁服皮弁服

此弟據上襲衣而言上文陳襲衣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下云襲祭服祿衣次是指爵弁服皮弁服也

殊不知小斂與襲不同也襲衣止三稱故祭

服惟有爵弁皮弁小斂衣十九稱其衣最多則祭服宜

無不備豈止爵弁皮弁乎考士之祭服有四爵弁皮弁

助君祭之服也朝服玄端自祭之服也上祭宗廟朝服而齊戒筮日視濯皆服玄端皆禮告廟亦服玄端又五

禮說十二禮說十二大

小斂大斂則備服之矣鄭專指爵弁皮弁非也賈疏解

士之服唯有爵弁皮弁祿衣重之使充十九稱夫謂十

九稱必須重之固也而謂士服惟此三者則大謬矣士

服朝服玄端明見于經何以斂衣十九稱而猶不及之

乎公襲九稱有玄端朝服則士之小斂必有此二服明

矣非惟祭服不止爵弁皮弁即散衣亦不止祿衣祿衣

特以表袍繭者耳玉藻云繭爲繭經爲袍對文又鄭注袍與繭別散文繭亦稱袍也

小斂散衣云祿衣以下袍繭之屬此說亦非蓋祿衣與

袍繭爲一稱不得謂祿衣以下有袍繭也喪大記云袍

必有表謂之一稱祿衣與袍繭豈得別爲稱乎經文但

言祿衣者舉祿衣則袍繭可知亦省文也鄭賈于祭服

散衣皆泥看經文故失之也又喪大記云小斂君陳衣

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鄭注云士喪

禮小斂陳衣于房中南領面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天

子之士也又大斂君陳衣于庭北領面上大夫士皆陳

衣于序東西領南上鄭注云士喪禮大斂亦陳衣于房

中南領面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案此

二經不同當以士喪禮爲是蓋序東東向空面領而北

上房中北向空南領而面上小斂君陳衣于序東西領

北上大夫士皆當陳衣于房南領面上喪大記謂大夫

士陳衣于房亦西領北上非也大斂士亦陳衣于房中

以衣三十稱房中尚可容也大夫衣五十稱房中不能

容故陳于序東君衣百稱序東又不能容故陳于庭于

庭南向空北領而面上于序東則空面領北上喪大記

西領南上與小斂而領北上不合疑是傳寫之譌而謂

士亦陳衣序東恐不如士喪禮之確也鄭注以爲喪大

記言天子之士殊爲曲說鶚于飯舍考辨之詳矣天子

大小斂陳衣經記無文以理推之小斂亦當陳衣于序

東西領北上大斂亦當陳衣于庭北領面上是則小斂

陳衣士與大夫同諸侯與天子同大斂陳衣士與大夫

異大夫與諸侯異而天子與諸侯不異者以不可陳于門外故亦于庭近也大斂于序陳衣于序東序與戶相亦與昨相近也衣為斂戶之用所謂禮窮則同也衣之故空相近必不可陳于門外也

稱數既異則陳衣之地不妨同矣又按士之房狹隘而陳衣三十稱當必有重行之法然則陳于序東與庭亦當重行此以理推之而可知者也注謂菴師曰析義精確尤

玄端服考

玄端服者禮服之下者也服之尊卑係於冠冕服為上弁服次之冠服為下玄端服服之下者也禮說十二然自天子至于士皆服之其用至廣鄭氏

三禮注釋玄端服其誤有九後儒從而衍之其謬更甚一日玄端與朝服同特異其裳士冠禮玄端注云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按玄與緇有別緇者正黑色玄者黑青色也朝服緇衣玄端玄衣是其色不同也鄭謂六入為玄七入為緇其色相近故謂玄衣即緇衣然六入為玄於經無據毛公詩傳許氏說文皆謂黑中有赤色為玄其說固非然亦可見玄非正黑色也散文玄與黑通如月令冬月器服玄色即黑色然考司典禮必須辨別不可混也玄為且其制亦迥異朝服大夫以上其冠皆黑青詳開色說委貌委貌為弁制所謂冠弁也弁有笄國語所謂委弁也惟士玄冠侯國士不得從大夫服冕故朝服亦不得從大夫故少牢夫服委貌天子之士得服冕朝服亦當委貌矣故少牢饋食禮朝服不言玄冠士冠禮朝服必言玄冠鄭以委

貌為玄冠非也玄端則自天子至士皆玄冠是朝服玄端之冠異矣朝服素韠玄端則齊韠朝服白屨朝服屨無明文古人屨色象裳士冠禮皮弁素積白屨朝服亦素裳則亦白屨也玄端則黑屨是韠屨又有異矣安得謂但易其裳乎一日玄端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與士異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齊韋鄭注云此玄端服之韠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玄裳黃裳襍裳也按此經但言韠下文又云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襍記亦有此文是泛言韠之制也安見必為玄端服之韠乎夫朱裳裳之最貴者惟冕服有之玄端為禮服之下者也豈得與冕服同朱裳乎且天子諸侯齊服亦玄端詳後服玄純玄若朱裳則陽色甚著非陰幽之義矣大夫服素裳以齊亦與陰幽義不合朝服緇衣素裳玄端玄衣素裳亦近于混又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此謂大夫士去位服玄端上下同玄色也若大夫素裳則非不貳采矣又屨人掌王之服屨有黑舄是玄端服之舄本鄭若裳朱而易黑則不稱矣大夫與士同黑屨禮下為易禪下為屨易貴屨賤大夫當用屨也若服素裳亦不合矣況冕服皮弁朝服大夫士之裳皆與天子諸侯同何獨至玄端而君與大夫士別為三乎然則自天子至于士玄端皆玄裳也士冠禮雖並列玄裳黃裳襍

裝而以玄裳爲首舉是玄端以玄裳爲正故有杓玄之

稱淮南子尸蓋玄端爲上下通用齊服定于幽玄也黃裳

稱禮記大夫以上不服士雖玉藻所謂韞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者蓋服雖可兼用而亦必有其正冕弁冠尊卑之

差等也冕服爲天子諸侯之正皮弁朝服爲大夫之正

玄端服爲士之正鄭注內則云故以朱韞屬之君素韞

屬之大夫素韞屬之士也鄭以爲祭服稱韞故他服稱韞

服非祭服也朝服可稱韞祭服豈不可稱韞乎陳祥

道以此韞指祭服然士祭與大夫同朝服後詳亦未爲合

也一日玄裳黃裳襍裳以士三等而別士冠禮云玄端

玄裳黃裳襍裳可也鄭注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

襍裳按玄端主于玄裳中下士亦有服玄裳時士冠禮

云主人玄端兄弟畢袷玄注古文袷爲均袷當爲有字

與袷相似均與均之爲言同也衣裳皆玄故曰均玄左

傳均服振振亦以韋弁服衣裳皆韋色也服虔注以均

可以解士冠禮之均玄不可以解軍事之均服也杜注

云軍事上下同服上下當指衣裳孔疏以爲貴賤同服

此非同義然軍服貴夫兄弟之中必有未仕者卽仕亦

不必爲上士是知中下士皆可服玄裳也蓋玄端爲士

之常服雖學士未仕者亦得服之初冠服玄端見于君

及鄉大夫鄉先生其事重皆必服玄裳以從其正豈必

中士黃裳下士襍裳平玩經文可也二字是不定之詞

上士雖以玄裳爲主而事輕者亦可服黃裳古者士燕

主相見則服玄端服若是尋中下上雖以黃裳襍裳爲

主而事重者亦可服玄裳如鄭說劃分三等拘于品級

與可也二字不合矣一日襍裳前後異色鄭注士冠禮

云襍裳者前玄後黃判然兩色不可言襍且冠禮云前

後與左右同晉獻公賜太子申生偏衣左右異色狐突

知其有殺之之心蓋自古所未有也曾謂先王之法服

而有前後異色者乎竊疑襍裳當是玄黃合色易文言

傳曰玄黃者天地之襍也是謂玄與黃襍玄黃襍色與

雀色相似故用爵韞也詳爵玉藻言裳閒色謂襍裳爲

赤黃之閒也赤黃閒色既可用則玄黃閒色亦可用矣

蓋玄黃相閒襍爲天地之合與駟色之水土相克者異

也一日士不侈袂廣袂等故名爲端司服玄端注云端

取其正也士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大夫

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按朝祭之服衣

袂皆二尺二寸故皆有端名不特玄端服也樂記言端

冕而聽古樂是冕服名端也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是朝服名端也餘可類推禮惟言弁經服其

袂侈袂少牢主婦綃衣侈袂可知其餘皆不侈袂也若

大夫以上皆侈袂何以言端冕端委乎

陳祥道嘗辨之一曰齊

服玄端惟士有之司服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云

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是鄭以齊服玄端

專屬之士也按此文雖在士凶服下其實非專承士言

句在一節末是總結法謂自王以至于士齊服皆有玄

端素端也王之祭祀兵事眡朝凶事弔事服皆詳舉惟

齊服不見可知此句齊服包王在內也玉藻云玄冠丹

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服惟玄端玄冠是諸侯齊服亦

玄端矣上文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亦當是齊冠傳

寫誤脫齊字耳此文兩言齊一言旣祥一言子姓一言

禮說十二

卷

不齒皆詳其所用何獨天子之冠不言所用乎天子冠

與諸侯冠連舉其亦爲齊冠明矣

注疏以爲始冠之冠果爾經何不言乎

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玄色陰幽故齊必服

玄端無貴賤之異又鬼神屬天

國語南正重司玄色黑天以屬神可證玄色黑

青象天故齊服不用緇而用玄也

玄端本次于朝服而朝服緇衣玄端乃玄

衣者以其爲上郊特牲言天子之祭可知齊之玄數字

卽天子亦在內也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衮冕不知齊

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于士皆然以祭重于齊不可無

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尙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

美也衮冕甚文齊服豈宜此乎玉藻孔疏又謂天子之

祭玄冕祭則玄冠齊絺冕祭則玄冕齊以此差之可知

此說齊祭雖有別然總不知齊不可服冕之義其失均

矣一曰士祭服玄端與大夫異鄭注特牲饋食禮云主

人服玄端按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素

韠唯尸祝佐食玄端不言主人可知主人與賓及兄弟

皆朝服也祭莫重于主人安有賓及兄弟朝服而主人

反服玄端乎鄭注謂皆者賓及兄弟誤矣果如鄭說記

當云賓及兄弟皆朝服惟主人尸祝佐食玄端也經云

筮日主人冠端玄又云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視

側斂此與筮日筮尸視濯視牲皆玄端以非正祭也至

禮說十二

卷

祭當易朝服經不言文未備也鄉飲酒禮經不言主人

服記故箸之曰主人朝服正與此同凡賓與兄弟皆從

主人服士冠禮主人玄端兄弟畢衫玄賓如主人服昏

禮鄉飲酒禮燕禮射禮聘禮賓主服莫不皆然昭其稱

也天子諸侯之祭冕服賓助祭者皆冕亦此義也雖章

數臣有與君異者然亦惟賓降于主人未有加于主人

服者也是知賓服朝服主人必不服玄端矣且祭與朝

並重

君親並尊故朝祭並重

其服宜同諸侯冕服以朝亦冕服以

祭大夫朝服以朝亦朝服以祭然則士以朝服朝亦宜

以朝服祭矣或據禮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

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大夫士自祭服不同
士冠而祭則玄端也不知大夫士朝服衣裳雖同而冠
有異大夫朝服冠弁故曰弁而祭于己鄭注以弁爲士
朝服玄冠故曰冠而祭于己也安得以冠爲玄端乎一
曰士莫夕于君服玄端鄭注士冠禮玄端服云此莫夕
于君之服案夕君服玄端于經無據以義推之臣之見
君皆必朝服士初冠服玄端見君未仕者也若已仕之
臣未有不朝服者安得以夕而殺其敬乎且夕于君非
每日常見者也必君有事特召或臣有事當奏白然後
進見豈可輕其服乎賈疏謂卿大夫夕于君當朝服夫
朝則士與大夫同朝服莫乃不與大夫同此何義乎然
則夕君服玄端必無此禮明矣一曰大夫士私朝服玄
端玉藻云朝玄端夕澣衣注云謂大夫士也未言所用
孔疏推明之以爲大夫士在私朝之服案私朝亦以朝
名君臣之分無異公朝禮宜朝服在朝而服澣衣尤爲
不敬私居之服豈可服於朝乎澣衣非私朝所宜服則
玄端亦非在私朝明矣或謂鄭指大夫士燕居之服然
天子諸侯燕居玄端大夫士燕居宜服澣衣若亦服玄
端是上下無別矣鄭於澣衣目錄以爲大夫士燕居之
服可知此朝玄端鄭不指爲私居之服或當如孔疏所

禮說十二

卷二

說也按上文云諸侯夕澣衣祭牢肉則會後服澣衣可
知天子皮弁以會卒會玄端而居諸侯朝服以會會後
亦玄端而居可知是諸侯燕居朝玄端夕澣衣也天子
燕居朝夕皆玄端大夫士朝夕皆澣衣諸侯朝玄端而
夕澣衣此上下之等差也朝夕不言所事其爲燕居明
甚非諸侯不得有朝玄端夕澣衣其爲諸侯燕居之服
亦明甚不言諸侯者承上諸侯夕澣衣而省其文也上文
但言澣衣以祭會又未言若此別爲大夫士禮當特著
朝玄端以居故申明之大夫士之文矣鄭即不指爲私朝而屬之大夫士亦非
也此九條者皆有經文可考亦有義理可推讀者省之
笙詩有聲無辭解
笙詩六篇毛公以爲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古通無或以爲
亡逸之朱子引鄉飲酒禮燕禮以爲南陔六詩曰笙曰
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案詩必有辭無辭
安得爲詩鄉射命太師奏騶虞大射奏騶首鄭注騶首
逸詩也鍾師以鍾鼓奏九夏二曰肆夏左傳肆夏與文
王鹿鳴俱稱三謂三章也鄭注九夏皆詩篇名也篇章
逆寒暑吹爾詩鄭注爾詩七月也夫騶虞騶首九夏爾
詩皆有辭亦曰奏曰吹而不言歌安得以南陔六詩言
笙奏而不言歌遂斷以爲無辭乎胡竹軒云有不入樂

禮說十二

卷二

之詩亦有不入詩之樂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竊謂笙管金奏其樂章亦謂之詩但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弦歌之堂下之詩笙之管之金奏之今之詩皆用之堂上者也鄭氏注九夏云此歌之大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賈疏謂歌奏通故鄭以金奏爲歌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又鄉飲酒賈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燕禮記云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是則笙詩六篇蓋皆載在樂經樂崩從而亡逸非本無辭者也新宮九夏亦猶是也新宮是堂下之詩鄭謂小雅逸篇非也堂下詩未必有風雅頌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恐亦未然惟本有辭故有其義而

猶傳于世作序者偶得其義因連而及之然此六詩原
不在三百篇之數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
之是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毛公雖以六詩之序襍
廁于眾篇之間而其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
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猶未爲大失朱子
升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前以南陔殿鹿鳴之什以白
華爲什之始而古經亂矣汪瑟菴師曰無辭不害爲有義如漢魏樂章有聲無辭者甚多未嘗無義也蓋笙管金奏雖無詩而未嘗無節奏其高下抑揚具有條理義即存乎其中如後人鼓琴而聽者卽知其志豈必詩乎抑風好靜岐狂變也詩序六篇其義甚古必有傳受但樂節已亡無從考定耳殊訝離騷踳摺憤郁敬謂腔調之聲卽爲辭不害朱子明以爲如魯鼓薛鼓而亡之是未嘗無腔調也卽如今琴內

之平沙落雁竝無詩解只有琴譜耳亦不害其有義也
師涓以琴寫濮上之音而師曠知之何必其有解乎今
中和韶樂有齋丹陛大樂卽無齋豈非堂上堂下之別
乎總之南陔六篇古人本不謂之詩至毛公作序未經
分晰於是後之說者遂以象爲維清新宮爲
斯千時邁等爲肆夏樊遏渠而古義失矣

特磬考

古者天子之樂有特磬特磬者玉磬也五禮通考分玉磬特磬爲二非
也玉磬最尊故惟天子有之諸侯惟有編磬以石爲之
無特縣之玉磬也郊特牲以擊玉磬爲諸侯之僭禮可
知諸侯不得有玉磬矣明堂位言玉磬四代之樂器也
明是天子之制而謂魯得用之蓋魯君僭舞八佾則亦
僭用玉磬也魯語言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纘此魯有玉磬之證左氏成二年傳

言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是齊亦有玉磬要皆諸侯之禮也諸侯有特鐘無特磬大射儀云阼階東笙磬而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西階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鄭注東方鐘磬謂之笙西方鐘磬謂之頌皆編而縣之鑄如鐘而大又注周官鑄師云鑄如鐘而大鑄與鑄同獨在一虞是鑄爲特鐘諸侯所得有矣諸侯特鐘有鑄無鑄詳考特鐘考磬惟言笙磬頌磬是諸侯無特磬矣蓋鐘雖特縣不止于一諸侯軒縣三而則有三鑄天子宮縣四面則有四鑄天子又有十二辰零鐘皆爲特鐘非止一鐘也而特磬惟止一磬大戴禮所謂縣一磬而尙拊也惟止一磬而特以玉爲之所以爲天子之器諸侯不

得用也陸農師以明堂位離磬爲特磬五禮通考從之
案經典未有以離爲特者鄭注云離謂次序其縣孔疏
謂叔所作編離之磬是離磬爲編磬也離之爲言麗編
之於處兩兩相麗故曰離磬何謂特磬乎陳陽樂書以
大射笙磬爲特磬不知笙磬與頌磬相對頌磬旣爲編
磬則笙磬安得爲特磬乎其誤甚矣特磬亦在堂下經
典及漢儒傳注並無堂上有特磬之說書益稷云夏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下擊玉磬合于堂上琴瑟
之聲也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
也是鄭謂鳴球在堂下矣周頌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禮說十二

三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圀旣備乃奏簫
管備舉此天子之樂當兼有特磬而與鼓鞀祝圀等並
列于庭則特磬不在堂上可知其證一也商頌云鞀鼓
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毛傳依倚也鄭箋
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
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夫依者
最相近之謂鞀鼓管等與玉磬相依可知特磬在堂下
矣其證二也特磬與特鐘一類大射儀樂縣之位鍾縣
在庭夫特鐘旣在堂下特磬何得在堂上乎其證三也
郊特牲云歌者在土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諸樂器多在

下獨言匏竹者以匏竹之音輕清悠揚似宜在上故特
言之夫匏竹與人聲相近而猶在堂下則玉磬更可知
矣其證四也且以本經觀之下文后夔言予擊石拊石
求字从玉明是玉磬此云擊石者从拊
石而類言之又玉與石古亦通稱也鄭注云磬有大
小擊大石磬拊小石磬禮疏大石磬卽玉磬也爾雅釋
樂大磬謂之磬郭注磬形似犁鎚恐非以玉石爲之玉
石猶言玉也特鐘大於編鐘特磬亦必大於編磬小石
磬卽編磬也編磬小故拊之特磬大故擊之擊重而拊
輕也上文鳴球言夏擊不言拊夏擊義同俗解知此擊
石卽鳴球矣樂器以磬爲尊入卦之首也又其音難和

禮說十二

三

故后夔親擊之擊特磬而兼拊編磬則特磬亦必在堂
下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特磬不在堂上甚明乃僞孔傳
云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并以夏擊爲祝敔與搏拊皆
在堂上孔疏又引歌鐘二肆以爲堂上有鐘後儒悉從
其說而樂縣大壞矣夫堂上行禮周旋之地几筵尊俎
所敷陳安得有寬閒之處以設樂縣卽祝敔不用夔虞
亦無地可容況下文合止祝敔次於下管鞀鼓之下其
在堂下自明堂上豈又有祝敔乎僞孔傳謂上下諸經
並無以夏擊爲樂器者惟明堂位有此說此書是漢儒
附會語多荒謬不足據也明堂位拊搏玉磬指夏連文
皆以爲樂器明是引用虞書

而誤解者偽孔傳承其誤也拊是樂器搏獨擊也周官樂記皆專言拊未有以搏拊為器名者明堂位誤以書搏拊二字為器名又故倒其文偽孔周官太師云登歌傳及鄭注因皆以搏拊連稱失之矣
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鞀為小鼓拊亦鼓屬鄭注拊擊拊與鼓鞀相類則拊亦在堂下矣左傳所言歌鐘謂與歌相應之鐘即編鐘也豈有設于堂上者乎陳氏樂書少變其說以為特鐘在堂上不知特鐘即鐘與十二辰零鐘皆在堂下者也惟琴瑟隨歌工而升見飲以歌必與弦相比故琴瑟不得在堂下且非在虞之物亦不礙於行禮也書以球拊與琴瑟並言者蓋樂始作之時必先擊球搏拊乃鼓琴瑟以詠其事皆在下管閒歌之先而球拊又與琴瑟相應故連言而以次序之非謂四器俱在堂上也特鐘亦先擊而玉磬為獨周語尊故言特磬而略特鐘
云金石以動之是磬與鐘皆先奏益稷首言夏擊鳴球此先奏特磬之明證孟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之說當從趙注以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喻孔子合三德而不撓金音始洪而終敝玉音終其聲不細朱注以為樂之終擊特磬以收其韻失其義矣

笄瑱考

古者冕弁之制上有笄下有瑱笄所以固冕弁亦以縣瑱也皮弁韋弁爵弁皆有笄士冠禮云皮弁笄爵弁笄弁師言玉冕皮弁有笄而

韋弁在皮弁上亦皆有瑱冠弁無瑱而亦有笄者晉語其亦有笄可知亦皆有瑱冠弁無瑱而亦有笄者晉語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委謂委貌即冠弁此冠弁有笄之證以固弁也婦人不冠而亦有笄者所以縣瑱亦以固副編次也婦人有瑱者亦非所以縣瑱也賈公彥謂若安髮之笄則服玄冠緇布冠者皆有之士冠禮坐櫛設笄疏云笄有二種一是固冠之笄今此櫛設未加冠即言設笄者空是髮內安髮之笄也安髮之笄細布冠亦空有之經不言者互見為義婦人不盛飾亦有之也婦人有副編次縣瑱為盛飾會禮主婦纓纓笄疏云笄安髮之笄婦人笄對男子冠處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安髮之笄謂之簪見禮記簪之為言會也髮所聚會之也固冠之笄此冠指冕弁言謂之衡謂之衡笄衡之為言橫也橫之於首冠者大名也
也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後鄭注云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祀有衡坐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有紃以縣瑱案先鄭釋衡不釋笄始以衡笄為一物也後鄭以衡笄為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紃紃杜注衡維持冠者與先鄭同是衡笄男子亦有之追師專指王后言先鄭固冠之笄也詩衛風副笄六珈毛傳云笄衡笄也衡笄為一物明矣連言曰衡笄單言曰衡一也弁師言玉瑱玉笄左傳言衡紃衡之即笄亦甚明蓋既有笄不空又有衡苟衡與笄並設不亦過于繁複乎後鄭說非也何氏楷曾辨之士禮禮云

簪用桑長四寸此舛者之簪也生時不用桑疑當以竹爲之用并字从竹古本皆以竹爲之後王彌文乃其長玉與象而安髮之并仍當用竹爲之與其長不止四寸本買固冠之并長一尺二寸悉服云吉天子以玉諸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諸侯瑱用美石詳後則并亦用美石可知并師云諸侯之纁旂九就璿玉三采說文云璿石之美者冕旒用璿玉則并瑱亦宜用璿玉璿玉者美石之似玉者也下云玉瑱玉并即承璿玉而言不云璿者省文又散文通也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通稱玉非必眞玉也并師璿玉故書作璿注云璿惡玉名玉之惡者即石之美者其義一也玉之爲物最貴故非天子不得用純玉天子玉笏諸侯象笏天子玉爵諸侯象觚天子玉几諸侯雕几天子玉路諸侯金路象路是諸侯不得用玉也惟襍佩諸侯有玉然亦玉石相襍考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當讀爲龍侯用瓚伯用將將當爲將字之譌說文云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駟四玉一石也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將玉石半相埒也佩非止一物自可玉石襍用并與瑱各止一物故用石也美石似玉爲玉之次象又次于美石大夫士之并當以象爲之賈公彥士冠禮疏說是也婦人從夫之爵則王后玉并諸侯夫人以美石大夫士妻以象皆可推而知矣詩君子偕老篇云副笄六珈毛傳云

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旣笄而加飾按傳以珈爲笄飾當是加于笄者珈字从玉當亦石之似玉者也珈而曰六必有六數衛侯爵七命夫人以偶數故六由此推之子男夫人當有四上公夫人當有八王后亦有珈玉數當有十上下等差分明毛公所謂別尊卑也諸侯并飾皆奇數鄭注并師云上公并璽飾五子夫人并飾皆偶數所以別陰陽也瑱之制縣之以紃上係于并紃與瑱通謂之充耳詩淇奥篇言充耳璿瑤彼都人士篇言充耳璿瑤實此指瑱而言也著篇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紃而言也旄邱篇言褒如充耳毛傳褒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冕弁服有充耳冠服無之故充耳爲盛飾鄭箋以充耳爲耳聾則與褒如二字不實且詩四言充耳皆指紃此兼紃與瑱而言也毛公以淇奥充耳爲瑱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爲瑱則非也尙之以瓚瑳與充耳以素句相承瓚瑳當爲瑱尙者加也謂瑱加于紃也曰素曰青曰黃明是紃之色若以此爲瑱則瓚瑳等爲何物邪鄭箋以素青黃爲紃以瓚瑳瓚瑳瓚英爲瑱是也淇奥傳云璿瑤美石說文璿字瑩字解皆云石之似玉者與毛說合有女同事篇言佩玉瓚瑳渭陽篇言瓚瑤玉佩別瓚於玉瓚之非玉可知又木瓜篇報之以瓚瑤公劉篇維玉及瑤瑤非玉甚明瓚瑤連

稱亦可知瓊之非玉矣說文訓瓊爲赤玉瓊非玉亦非

言佩玉有白與山玄水蒼等色而無赤詩言佩玉瓊琚瓊非赤色明矣瓊華瓊瑩瓊英爲諸侯大夫士之瑱瑱不應皆用鄭箋亦以瓊爲玉非也瓊亦石之似玉者與赤色也

瑩相類故著篇言瓊瑩謂以美石爲瑩也瓊英瓊華言石之有英華者所謂美石似玉也本毛傳言首章士

之服次章大夫之服末章人君之服小序云刺時不親迎是通上下而言士卑故俟于著大夫尊故俟于庭人

君更尊故俟于堂毛說自確鄭箋以爲三章皆指人臣言則既俟著何又俟庭而俟堂既充耳以素何又以青

而以黃乎其說不可通矣據此詩兼君臣言是諸侯至

于士瑱皆用美石但石之中又自有差等耳然大夫士

亦有用象瑱者楚語云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又以規爲瑱是謂象瑱角瑱也檀弓言練有角瑱是角瑱惟喪服

有之喪服用角瑱則象瑱爲吉服所用也弁師言諸侯

皮弁亦用玉瑱故知象瑱爲大夫士所用楚語指人君言此蓋楚之俗非禮制也

大夫親迎服冕士親迎服爵弁著詩言親迎之禮而云充耳以瓊華瓊瑩是大夫士服冕與爵弁皆不

以象爲瑱然則象瑱當惟皮弁韋弁服有之也毛傳言士親迎用象瑱然素實著詩言諸侯大夫士之禮是諸侯黃統非瑱不足據也大夫青統士素統魯語云王后織玄統言爲天子織是

天子玄統大戴禮言黼黻塞耳黻爲黃色亦人君黃統之證也士喪禮瑱用白纁又士白統之證也魯語統言

纁可知詩孔疏云統纁線爲之若今之條纁是也大戴禮黼黻之說蓋絲或通稱爲纁非實纁也外者用纁則生時不用纁可知賈疏云古者瑱不用纁士外則用白纁此說得之陳氏禮書謂縣瑱皆以纁不特外者爲然

脆豈可以縣瑱乎玄色象天黃色象地故天子玄統諸侯黃統君臣之分也然黃爲中色亦人君之象諸侯在

國爲君則黃色亦宜大夫青士白皆臣象矣冕弁皆有紃紃與統相似天子朱紃諸侯青紃見祭義大夫士緇紃

士緇組紃見士冠禮禮器以管仲朱紃爲僭鄭注謂大夫當緇紃此說是也朱者太陽之色青者少陽之色天子諸侯之象也黑者北方陰色大夫

士之象也二者皆別君臣之象通相類也天子玄統朱紃諸侯黃統青紃大夫青統緇紃士素統緇紃皆不同

色昭其文也紃統相類故左傳連言之紃止一采則統亦止一采可知魯語言天子玄統其非五采明矣鄭氏

著詩箋謂統織之人君五色臣三色蓋以此詩皆言人臣之禮統具素青黃三色也考聘禮纁纁三采爲朱白

蒼鄭注弁師瑱玉三采亦以爲朱白蒼統若有三色當爲朱白蒼何以素青黃邪且統合三色爲一條何以先

見素次見青次見黃邪玄統明見于魯語安得謂人君五色邪冕纁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統何以天子與諸侯

同邪謬亦甚矣婦人充耳當與夫同君子偕老詩云玉之瑱兮此亦石之似玉者通稱為玉耳非真玉也追師疏謂諸侯夫人用玉瑱與王后同誤矣此皆當辨正者也汪瑟菴師曰按玉出昆侖侖在漢于闐境今為和闐大荒之地中國不可常得古所謂玉大抵皆石聘禮貴玉賤珉其寶玉瑱對文異微則通也瑱為赤石碧為淡綠之石瑱瑱玉瑱其色更淡鄭注蓋齊謂翁翁然葱白色今之翡翠玉也美如其與美如玉並言英璞通亦石名也稱瑱故古稱藍田產玉今藍田無玉蓋即藍田石耳雍州球琳瑯玕球琳為玉瑯玕即石之次玉者其說甚長姑略舉之

大射說

射以大言何其事之所該甚廣與射之人甚眾而天子亦必親為之大於賓射燕射鄉射所以名大也先儒各

禮說十二

末

言其一端不免疎漏而將祭擇士之說尤謬謂大射之事有四一曰試諸侯羣臣之功書益稷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是射所以試羣臣之善惡也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鄭注云春讀為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案鄭注沿將祭擇士之誤而讀春為蠢蠢以功殊為不詞蓋大射在春而以較諸侯羣臣之有功與否也王制云習射上功此其明證射義云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孔疏云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

下非謂直以射選之也鄭注云選士者先考德行乃決之于射專指士言與經不合

然則選之云者蓋既知諸侯功過而又以射擇其有功者進爵益地或褒賜車服卿大夫士之有功者亦然射本以觀德而功乃德之所著考其德則知其功必不虛乃行慶賞也射義又云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鄭注云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此雖專言諸侯而卿大夫士亦可知矣弟諸侯尤重于卿大夫士大司馬云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以六耦為正其重試諸侯明矣此試功之事大射所最重者也一日

禮說十二

末

君臣相與習禮樂射義云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射必容體比於禮音節比於樂見射義故習禮樂莫若射也文王世子云春秋教以禮樂而春時陽氣舒和尤善于秋故大射必于春也四射皆以習禮樂然賓射燕射因賓燕而射射否唯欲主於序歡情非專以習禮樂大射則專習禮樂也且賓射天子與諸侯射而羣臣不必皆射燕射射者惟羣臣天子不必親射諸侯又不與射也大司馬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注云舞謂執弓挾

矢揖讓進退之儀是大射諸侯皆射也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太僕云王射則贊弓矢賈疏云此謂大射也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太僕所掌者是也是大射天子必射也司裘云大射其虎侯熊侯豹侯鄭注云王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士射豹侯是大射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士皆射也賓射燕射則不若是鄉射非天子諸侯之事更無論矣故曰君臣相與習禮樂惟大射也盛氏世佐主此說蓋古者天子不若後世人主之自尊故亦與羣臣習射揖讓升降以習禮樂而盛世交泰之風于此

禮說十二

卑

見勇夫惟大射以習禮樂故必在大學之中大學者教習禮樂之地也賓射燕射非專習禮樂故在宮寢之中而不在大學也鄉射亦以習禮樂故于庠序之中然鄉學之小不如國學之大矣大學在南郊凡有五學詳學制考大射當在東膠東膠亦曰東序孟子曰序者射也則東序于習射宜文王世子言學于戈于東序射以弓矢亦于戈類也養三老五更亦于東序周官每以大饗射連言則大射在東序甚明孔冲遠謂大射在西郊虞庠非也見司服疏白虎通云東方者春也大射在春故于東學此又理之必然者矣司服云王饗射則驚冕賈疏以為此

大射注云饗會賓客與諸侯射似以為賓射失之蓋大射專習禮樂又羣后

咸在故冕服以隆其事不若賓射燕射之弁服也賈疏謂燕射朝服賓射皮弁服案諸侯朝服一日試諸侯之貢士

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

之於射宮射宮即大學東序也注云三歲而貢士疏周官言三歲賓興賢能則諸侯貢士必以三年伏生書傳

所言自確而射義言歲貢者蓋就一國而言則三年貢

士統諸國而言則每歲皆有所貢之士故曰歲貢也小

行人令諸侯春入貢貢物以春則貢士亦以春可知諸

侯貢士在春故天子以大射試士亦在春貢士每歲行

故大射亦每歲行與考工記春以功之說正合也孔引

禮說十二

卑

主此三朝記云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與諸侯之

教士射此亦一證諸侯國有遠近二月可以畢集且入

學習舞在仲春大射以習禮樂亦宜在仲春矣但射宮

當在南郊大學而謂為壇於東郊則不可信也孔引此不

加駁正射義又云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然後射

於射宮鄭注云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所貢士也孔疏云

澤所在無聞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案射宮

在明堂之左澤宮疑亦在明堂園水之內故得澤名詳

考射于澤宮亦是大射當使大臣臨之天子不親往也

至射于射宮天子乃親視之貴德尊士之義也夫諸侯之將貢士必以大射選之先是鄉大夫以鄉射禮選士進于諸侯諸侯又以大射試之而天子于諸侯所貢士亦必以大射試之信乎觀德行者莫如射矣一日順達陽氣白虎通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漢書五行志云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云春日載陽合射辟雍皆與白虎通合仲春之時陽氣尚未盡達故以大射達之大射于南郊之東序東南皆陽方此亦順達陽氣之意也大學教舞干戈亦以仲春于東序干戈武舞主于發揚武事舒旌亦此義猶射之順達陽氣也然順達陽氣此義非王者所重班氏專以此釋大射失之隘矣凡此四事皆大射之義然非一事為一射也賓射燕射射之小者無定時亦無定數大射為重禮當不數行惟于春一舉之耳澤宮大射天子不親非正大射也此猶公卿之大射不在天子大射之數蓋以試諸侯卿大夫士之功為主列國貢士亦併試之天子乃亦親射以習禮樂而諸侯羣臣諸貢士之射莫非所以習禮樂也至順達陽氣之意又何嘗不寓於其中乎諸侯大射亦有四事略與天子同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是射夫亦甚眾矣諸公

鄭氏以為大國之孤然孤一人何以曰諸孔塢約以為附庸之君竊謂當兼言之附庸為大國之屬諸侯亦得以射試之也侯國有鄉學賓興之士亦宜以射試之大射儀三耦之後有眾耦鄭注云眾耦士也鄉學所升之士蓋在其中矣三耦卒射後君亦親射與賓為耦所以習禮樂也公入奏驚是射宮亦在郊諸侯有三學詳學制考大射亦當在東學也大夫大射祇無試貢士之事餘亦與諸侯略同蓋大夫亦有臣也弟其臣甚少故射人云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侯康侯也見司裘降于諸侯之四耦三侯也大射儀是諸侯之禮有三侯而射人言諸侯二侯疑傳寫之誤蓋天子諸侯各三侯大夫士各一侯也士亦有大射射人云士以三耦射射侯大射儀言士射于其明證也鄭注射人以爲賓射非也先儒皆謂士無臣故無大射然考之特牲饋食禮有宗祝佐食雍人所謂有司也士冠禮云有司如主人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夫羣吏雖不可謂臣而既為士治事即當考校其功豈得無大射乎史記云諸儒大射于孔子家顧亭林謂家莊講堂之後弟子于堂行大射此亦可見士有大射矣大夫士大射之地先儒謂不可考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是大夫士之射在郊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注矍

相地名此當爲大射孔疏以爲蓋大夫士大射皆于國

外射圃也圃之中亦當有堂可先于此燕飲故射義有

揚解之文也若夫將祭擇士之說于事理不合大射儀

周官並不言將祭擇士考工記言春以功祭豈必在春

乎周官言祭祀之事各有定職豈待以射擇之若諸侯

貢士大約至仲春方集京師而祭以首時必不及助祭

矣且天子羣臣甚多又有諸侯來朝者助祭之人已有

餘何必取侯國新進之士乎射義云諸侯貢士於天子

天子試之於射宮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

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

禮記十二

四

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先儒之說多本此夫天子慶讓

諸侯益地削地必視諸侯一身之功罪功罪既聞而更

以射明之如篇中所云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

諸侯乃可通也豈有以貢士射之中不中行慶讓于其

君且益地削地乎此言殊謬而擇士以助祭之非猶可

勿論也學者以爲經文必當尊信不知射義昏義等篇

非經也乃禮經之傳也傳者解經豈必盡當擇善而從

勿爲所惑可耳放繼公謂飲酒而射則大射與燕射何

異此不待辨而明者也

卷十二終

求古錄禮說卷十三

臨海誠齋金 鶚

祭天神地示不求神說

古者宗廟之祭必先求神而祭天神地示則否蓋人鬼與神示異也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用鬱鬯之酒灌地所以求神於陰取腍膋和蕭炳之所以求神於陽此皆在正祭之先以必先求神神既格而後可享也若天神地示英靈昭著在人耳目非若人鬼之歸於杳茫者比則何必先求神而後享之哉是故宗廟之祭有灌而祭天神地示秬鬯尊

禮記十三

一

而不灌其意可見矣唐永徽中許敬宗言天燔柴地瘞血皆貴氣臭用降神羅泌以周官求牛爲求神之牛謂燔以降神享牛則用以祀神陳祥道禮書云周人尙臭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是亦以燔瘞爲求神也元豐元年陳襄言陰祀自血始瘞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亦求神之說也近秦蕙田五禮通考謂祭必先求神祀天之禮燔柴爲重世儒皆以爲然而不知其說之謬也案周官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

狸沈祭山林川澤觀禮記云祭天燔柴祭地瘞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說文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是則燔柴瘞埋與血祭正所以享神而非所以求神也求神之說經無明文鄭注三禮亦無之先儒特以人鬼為例不知其禮有不同也天神在上故燔柴以上達於天地示在下故瘞埋以下達於地血祭之法當是以血灌地亦使其氣之下達也賈疏謂薦血何能使氣臭下達于地乎郊亦薦血而不謂之血祭可知血祭非薦血矣通典以血祭為瘞血而不知使之實歆其氣味也人位乎天地之間外而為鬼魂升天而

禮說十三

上

魄降地不專在上亦不專在下燔瘞所以兩無所用也祭人鬼以灌鬯炳蕭求其神祭天神地示以燔柴瘞埋享其神皆有精義存焉不可以不辨也後世祭天神地示者燔瘞皆不干正祭之時或行于未祭之先或行于既祭之後胥失之矣

天子宗廟九獻辨

天子宗廟之祭禮經已亡孔穎達禮記疏賈公彥周官疏及杜佑通典皆謂天子祭宗廟九獻灌尸朝踐饋食皆二獻王與后各一醑尸三獻王與后各一諸侯之為賓者一是九獻也後儒皆從之惟陳祥道禮書以灌不

與於九獻而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醑尸三獻亦九獻也案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此泛言獻數而不言其所祭則天神地示人鬼皆該之是天子祭宗廟七獻而已一獻小祀也三獻五獻次祀也七獻大祀也天神地示人鬼此秩序之與人鬼不得過於天地也先儒皆謂天子祭天地七獻而祭宗廟乃九獻豈禮也哉或謂禮有以少為貴者宗廟三牲祭天特牲則祭天七獻宗廟九獻宜也不知七獻已甚多不得謂之少若謂七獻乃是以多為貴則祭天當一獻矣何以七獻也既用王服大裘冕十二章而祭知宗廟不得過于天地也祭天以多為貴不可執特牲一端而謂皆以少為貴也考之周官灌不得為獻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裸而酢灌同

禮說十三

三

饗禮九獻是灌不在獻內也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易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裸用羊彝其朝踐用兩簋尊其饋獻用兩壺尊朝踐猶朝獻也別灌于獻灌之非獻甚明蓋獻必以五齊禮運云醴醢以獻醴醢醢也而灌用鬱鬯非五齊也獻必以玉爵大宰云享先王贊玉爵鄭注云宗廟獻用玉爵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鄭注云爵君所進于尸也而灌用玉瓚大圭非玉爵也獻必在堂而灌于大室非在堂也獻必有俎而灌時尚未迎牲郊特牲云既未迎牲灌然後迎牲未有俎也獻尸必飲而灌鬯用以灌地尸不飲也郊特牲云灌用鬯臭臭陰達于淵泉灌

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祭求陰陽周人先求諸陰是灌
所以求神非所以獻神也安得以灌爲獻哉說者據祭
統獻之屬其重于裸遂謂灌即是獻不知對文灌與獻
別散文灌與獻通以灌酌鬱鬯授尸祭統云君執圭璋
裸尸是君不自灌
謂尸鬱鬯祭之卒也尸受鬱鬯即以灌地鄭注小宰
於獻故以爲獻之屬耳灌弟可通稱爲獻而實非正獻
之禮安得并數之以爲九獻乎若灌可列於獻則酌尸
之後有加爵亦可列於獻乎祭統謂尸飲九是合加爵
言之謂之飲不謂之獻也
灌不得爲獻則止有七獻無九獻矣陳氏不以灌爲獻
自是卓識而謂朝踐饋會酌尸皆三獻則亦失之夫祭
之禮王與后交獻眾子弟賓客不得混之如陳氏說王
與后各一獻之後其末一獻誰爲之耶且天子無九獻
又可以特牲少牢饋會禮斷之特牲士祭禮少牢大夫
祭禮皆三獻由是上推諸侯宜五獻天子宜七獻矣若
天子九獻則諸侯七獻大夫可五獻何乃與士同三獻
乎觀于大夫士同三獻天子無九獻可決矣賈公彥謂
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夫上公雖貴
亦諸侯也諸侯豈得與天子同哉或謂上公得用先代
禮樂故可與天子同
不知上公可用先代天子之禮樂而不得用本朝天子
之禮樂先代可用者係統承之義也本朝不得用者
臣下不僭之義也先代禮與本朝異者乃可用之如殷
尚白微子白馬來朝是也若先代禮與本朝同者則不

得用用之凡公以九爲節者天子必皆十二公主九寸
則僭矣天子只有二寸公冕服九章天子十有二章是也天子
不以十二爲節則公與侯伯子男同如天子堂九尺諸
侯皆七尺天子舞八佾諸侯皆六佾公不得獨異也禮
其重於辨上下若公與天子同九獻是上下無別禮之
大節紊矣故知天子無九獻也鄭氏注祭統云尸飲五
謂酌尸五獻也是二灌不與獻數似鄭謂天子止七獻
然注禮器七獻神以爲祭先公不言先王又似天子有
九獻矣祭祀國之大典故詳考而明辨之

五帝五祀考

禮說十三

五

五帝五祀先儒考之未詳說者多謬案五帝爲五行之
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於昊天有謂五帝卽天者非也
詳補月令云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皞
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
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爲號若月令所言
則天帝也鄭注月令以五帝爲人帝豈伏羲諸帝以前
無司四時者乎其亦誤矣周官注引春秋緯文耀鉤謂
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
帝汁光紀以此爲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據也
五行氣行於天質具於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

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即五祀之神也說者或以五神爲人神非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官有功於世故配會於五神若月令句芒等則非人神也鄭注以爲五人神抑又誤矣左傳以五祀與社稷並稱是地示非天神也對文天曰神地曰示散文示亦曰神故月令五者皆曰神周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列五祀於社稷五嶽之間而以血

禮說十三

六

祭祭之其爲地示尤明鄭司農注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夫五帝爲天神何得血祭又何得祭於宮中其說甚繆後鄭注謂五祀者五官之神因引重該等解之然此乃人神安得列於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大宗伯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觜師兩師歷舉天神而不及五帝小宗伯言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兼舉天神地示而不及五祀蓋大宗伯言五祀而不言五帝小宗伯言五帝而不言五祀乃互見之法也大宗伯以昊天上帝該五帝小宗伯以五帝該五祀乃

省文之法也鄭注大宗伯云祀五帝亦用實柴案天神有禋祀實柴槱燎三等以禋祀爲首地示有血祭醴沈醢辜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當祭地亦血祭本鄭注祀卑於地二等社稷卑於地一等五祀次於社稷卑二等尙得與地同血祭

豈五帝爲天之亞而不得與天同禋祀乎司服云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此上帝即五帝也本鄭注服與圭皆與天同其同爲禋祀明矣五帝之壇當各依五行之數青帝兆于東郊八里壇用青土赤帝兆于南郊七里壇用赤土白帝兆于西郊九里壇用白土黑帝兆于北郊六里

禮說十三

七

壇用黑土黃帝兆于南郊五里在未方未是季夏土氣最旺又未爲坤方也壇用黃土五祀亦當兆于四郊其壇土色與五帝同而其制小而且卑皆可推而知矣四圭有邸特有故而旅則用之若其正祭之玉必各依方色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鄭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會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會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會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會焉考四方之神不止五帝鄭但以五帝解之舉其重者耳其實青圭等玉非

徒以祀五帝也五祀四望皆可謂四方

詳四方此經下之祭解

文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牲則四望之玉亦用青圭等甚明五祀在四望之上

四望是嶽瀆之神次於五祀詳四望解亦必用青圭等玉無不可推而知

也黃帝之玉鄭注未之及以方色推之蓋與地同用黃

琮五帝以黃帝爲尊其與地同宜也此節注止言四立

迎氣而上文五祀注言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賈疏遂謂

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不知

一年止有四時四時所以成歲王者重之故親迎于四

郊中央土無正位不成一時安必有郊迎之禮若果有

禮說十三

八

之當於夏季土旺十八日之中遇戊己日行事與四立

之祭亦不殊也至于配食之法當以五人帝配五帝五

人神配五神如立春祭青帝以伏羲配食又祭句芒以

重配食如是乃得其稱也鄭以大昊爲人帝句芒爲人

神皆配食青帝君臣並配既無尊卑一神二配亦復不

稱矣若夫合祭五帝當在夏正孟冬大宰職云祀五帝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

堂不知四郊之祭各有定日安用卜此祀五帝必合祀

非四郊之祭也明堂祭上帝本是祭天五帝特從祀耳

鄭謂明堂祭五帝既非嚴父配天之禮而季秋之時又

未可以服大裘其說不可通矣明堂五帝既從祀不當

復設五神之位鄭謂武王配五神其謬尤甚

詳福明堂祭考

既不合祀五帝則知合祀五帝當在南郊蓋別爲一壇

設於丙己方以昊天壇既在正午宜避之而偏於東象

太微垣之五帝座也祭於孟冬四時既具又可服裘無

不宜矣國有故而旅亦當合祀五帝其禮視四立專祀

爲隆故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鄭注

大旅祭五帝也旅是有故而旅曰大旅則合祀可知矣

五祀亦有合祭其壇亦當在南郊其時亦當在夏正孟

冬或在祭五帝之後或即與五帝同日行之若至仲冬

禮說十三

九

於周正爲孟春不可合祭矣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鄭

注以天宗爲日月星日月星合祀在孟冬五帝五祀亦

於孟冬合祭其義一也凡祭有所有報孟春之郊天所

以祈也季秋之饗所以報也四時之分祭五帝所以祈

也孟冬之合祭五帝所以報也以形體言謂之天南郊

祭天以日月從祀日月與天皆有形體可見者也以主

宰言謂之帝

本程

明堂祭帝以五帝從祀五帝與帝皆

無形體可見者也南郊明堂以祖考配五帝則以先代

之帝配五祀又以先代之官配神之尊卑異也古聖人

制作之精意蓋如此

禹貢九等賦解

禹貢九州之賦有九等孔疏云九州賦有九等者人功有強弱故獲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是據人功多少總記以定差劉敞七經小傳云州大者則賦多州小者則賦少案聖王之世無游民何有人功修不修之異孔說非也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劉說亦非也賦出於田九等之差雖不係田之美惡而必係田之多寡州境雖小而山川少則土田多州境雖大而山川多則土田少如豫州境界雖小而一望平原曠野其田卻多故賦第二雍梁與揚境界雖大而雍梁多山揚多水又地卑受水患深可耕田少故賦第六第七第八也雖然人功固無修不修之殊而九州人民未嘗無多寡土廣人稀田不免于荒蕪矣至于上鎔下鎔又係乎天時之豐凶然則九等之賦始合天地人而總計之不得專主一說也

門人解

論語參乎章門人問一貫於曾子邢疏以爲曾子之門人於顏淵外章亦以爲顏子之門人朱竹垞因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人此說非也古人著書

禮說十三

十一

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書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詞如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且以各章稱門人者觀之皆當爲夫子之門人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聖門惟曾子得傳夫子之道於此章可見觀夫子獨呼曾子而告以一貫可知諸子尚未足以語此宜乎有所疑而問也顏子卒後諸子乃夫子問以多學而識子貢尙疑信參半而曾子聞一貫之言直應曰唯可見子貢不如曾子其餘可知矣豈必曾子之門人始不喻一貫之指乎夫子言由之瑟

禮說十三

十一

奚爲於丘之門是子路鼓瑟在夫子門中故門人聞夫子之言不敬子路若是子路門人豈得同在夫子之門且弟子安敢不敬其師夫子亦豈可對弟子而斥其師之名乎夫子若對子路之門人言當云汝師若此皆爲何或稱其字如子張言子夏云何也夫子之門人甚明子疾病章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門人最多爲臣不過數人豈猶有不足而必取於子路之門人乎子路年最長故稱使以使子羔爲費宰證之可見使字亦朋友之稱豈必弟子可言使乎顏淵之喪門人欲厚葬之此朋友之至情朋友與師弟道同不必爲顏子門人也末云夫二三子也古謂彼爲夫孟子夫統或治之權

弓夫也左傳夫豈不此蓋夫子在家聞之自言於家
知楚師之盡行也皆是他章與諸弟子言皆直稱二三子無夫字或夫字
非正對二三子言故曰夫為發語詞如孟子夫我乃行之夫子之設科之類今本字誤亦未可知安得泥此一字遂以為顏子門人乎此亦皆當為夫子之門人也總之論語書諸弟子記夫子之事與言也其所稱門人自必為夫子門人不問可知若諸弟子之門人必當各係其師之字不然何以別乎聖賢著書豈有襍亂無章疑誤後世者哉若謂親受業者必稱弟子不稱門人惟轉相傳授者得稱門人則尤不然孟子言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檀弓言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又云孔子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又云孔子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此皆弟子稱門人之確證蓋受業於門故謂之門人此正稱也或稱弟子以師如父兄受業者如其弟子又弟子為年少者之稱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鄉射禮三稱使弟子又云弟子奉中皆少年之師年長曰先生受業者年少故曰弟子也或稱徒以其眾而相從如將帥之卒徒也或稱從者以師出行弟子從之如僕從也此皆比擬稱之非正稱也故論孟檀弓記孔子弟子之事皆稱門人以紀載之文必得其實也其在道途必變文稱從者以門人為在門之稱在

禮說十三

主

道不在門故不稱門人從夫子而行宜稱從者亦所以紀其實古人之文一字不苟如此記者紀載皆書門人學獨稱弟子者此蓋哀公稱弟子不可以不審也夫弟子為家人卑幼及凡年少者之正稱受業者弟通稱之門人為受業之正稱此外別無稱門人者考之諸經灼然分明乃謂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傳授者稱門人果何據乎邢氏不以門人為夫子門人其說固非然曰曾子之門人顏淵之門人是仍以門人為弟子之稱弟省文而直稱門人耳邢氏之意蓋謂當書曾子之門人不書曾子省文也竹垞乃別弟子門人為二以轉相傳授者為門人其失更甚於邢氏矣此說蓋本漢人歐陽永叔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當數百人其親受業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是漢時始有此稱古未之有也豈可據此以解論語乎漢儒如包咸馬融鄭康成輩注論語皆無此說蓋知古之門人即弟子與漢之門生不同也後世有座主門生之稱以主司取中者稱為門生此亦非受業于門者與漢之門生又異要之皆非正也今太學及郡縣學諸生見學師稱門生朱子注論語于訓詁名生此雖不必受業猶有古意物多採注疏而于門人獨不採邢說且又無注誠以門人自必為夫子之門人可不煩注釋也豈知後人猶有異說乎又考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五十六

禮說十三

主

歲去魯至六十九歲乃歸當夫子去魯時曾子方十歲未能受業又豈能越國相從故陳蔡之厄論語記顏淵十人曾子不與也或謂德行節當別為一章非相從陳蔡之人然曾子傳道何以不列德行之科此至夫子反魯時曾子年二十三始受業于夫子夫子稱其質魯是受業初年向未能聞道也內則言男子三十博學不教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以曾子年方二十餘歲質又魯鈍遽自為師教授必不其然夫子卒時曾子纔二十八歲是從夫子止五年耳曾子常在夫子之門篤信好學故能數年而即聞一貫苟或居家教授用志不專何能及此檀弓曾子自言事夫子于

禮記十三

檀弓

洙泗閒言事則必常在門可知是聞一貫時當無門人也又諸經及傳記孔子門人惟子夏教于西河論語亦惟載子夏之門人餘皆無聞此固是失傳然恐亦未必皆有門人也蓋夫子在時聖德感動天下凡有志于道者莫不願親炙聖人豈肯受業于其門人而門人以有夫子在亦不敢儼然為之師必引而致之夫子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可知當時儒者皆為聖人之徒故諸弟子無門人也夫子卒後門人始有教授者檀弓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案史記子夏少

孔子四十四歲是夫子卒時子夏年方三十前此更安得言老即或四十為三十之謬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年五十六如子夏少四十四則此時止十二歲而陳蔡相從子夏與焉則去魯時其年必不止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易誤四亦未可稱老也西河晉地史稱魏文侯敬禮子夏西河設教當在此時去夫子卒時已數十年故稱老也然則論語子夏之門人亦在夫子卒後耳子夏自少即從夫子周流四方及反魯與曾子其餘皆事夫子于洙泗閒又為其父宰是時未設教也其餘皆可類推亦在夫子卒後雖然三子門人之有無猶未可定而以論語本文詳玩之門人必非三子之門人斷斷無疑也

禮記十三

檀弓

玄色蒼色辨

玄之為色詩傳說文皆謂黑而有赤色鄭氏謂六入為玄在緇緇之間亦以玄為黑赤色也黼黻以為不然易文言傳言天玄考工記言天謂之玄是玄者天色也天色其有赤乎且黑中有赤亦紫緇之類既不象天又為水火相克古人開色惟用黑青與赤黃兩色以其五行相生而又象天地也下服褻服且不可用況可為冕服之冠衣乎赤色屬陽非陰幽之義又何可以為齋服乎昏禮幣用玄纁象天地陰陽亦必取五行相生為吉若水火相克又豈昏禮所宜乎是知玄色必非黑而赤也案天色實青而微黑人所其見

天爲陽易象以東北竝爲陽方故天色青黑乾四德統於元天主於生物也青色於行爲木於方爲東于時爲春故天色多青然陽氣始於冬至又天開於子乾位於北五行天一生水則天又宜兼黑色矣地是積土所成其色宜黃然土生於火故坤位於未申之間地色宜黃而兼赤也古聖人制衣裳以象天地玄衣纁裳玄爲黑青纁爲赤黃各合二色昭其稱也若玄止是黑色今人皆謂玄是黑色與天象不合又與纁不稱若黑中有赤不但五行相克而且天地混雜水屬天火屬地故水數一火數二坎爲乾再索離爲坤再索也非法象之正矣故知玄必黑而青也請列六證以明之周

禮說十三

玄

髀算經文義古奧昀是先秦之書有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青一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玄武說者以玄武爲龜龜色黑而微青樂記言青黑緣者天子之大寶龜二證也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青圭禮東方是天色與東方同觀禮方明者木也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又云設六玉北方璜賈疏云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知此亦玄璜也是天又與北方同色天色與東北方同則玄之黑而兼青可知三證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鄭注凡裼衣象裘色綃綺屬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夫以玄

衣裼狐青則玄必有青色可知四證也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說文玄幽遠也是玄有幽義幽與黝通玉藻幽衡幽讀爲黝周禮陰祀用黝牲黝一作幽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色說文玉則玄亦黑而青可知五證也爾雅云玄黃病也凡人病面色或黃或青黑詩言何草不黃又言何草不玄亦謂草至秋冬而病其色或黃或玄草色本青至秋冬變色青而兼黑故謂之玄六證也凡此六證若以玄爲黑而赤則皆不合惟以爲黑青則無不合矣染采之法以黃爲質而入赤汁則爲緋爲纁爲纁以青爲質而入黑汁則爲綦爲黝爲玄是玄本無赤也先儒以染玄

禮說十三

玄

用赤色爲質故謂黑中有赤豈染玄必本於赤乎六入爲玄鄭以意推之經傳實無明文也君子不以緇爲飾而鄭以爵色爲緇亦非也爵色爲弁冕服之次豈可用赤黑色乎冕用玄色爵弁爲冕之次是爵色當與玄相近故玄端服玄裳爵韠也至於蒼色先儒多以爲青蒼字从艸艸色正青天色固青而黑然青色爲多從其多者而言故曰蒼天也月令春三月器服青與蒼竝言止是一色東方青龍亦曰蒼龍繼藉三采朱白蒼朱白皆正色蒼亦必正色可知蒼之爲青明矣青亦曰蔥玉藻有蔥蔥與蒼皆取草木之色也曲禮五十曰艾釋文艾謂

蒼艾色詩鄭風綦巾箋云綦蒼艾色書顧命綦弁注云青黑曰綦是蒼艾色爲青而兼黑也人髮本黑至五十始衰髮不正黑而微青是謂蒼艾色韓退之文言髮蒼蒼化而爲白李太白詩云朝如青絲暮成雪皆謂髮先變青而後變白是蒼艾非黑白相襍也曲禮孔疏以爲蒼白色亦失之矣綦爲蒼艾色是蒼字亦有青黑色之說古人所謂蒼顏白髮亦以人老而顏色青黑也書言黎老是也蒼青多黑少玄黑多青少皆象天色故天稱蒼天亦稱玄天若以蒼爲黑白或爲青白皆與天色不合矣謹陳管見未知是否

禮說十三

對天色玄問

周髀算經云天青黑地黃赤古人玄衣纁裳玄色青黑纁色黃赤所以象天地也然天色青多黑少地色黃多赤少而玄色黑多青少纁色赤多黃少玄可與黑通稱是黑多青少也三染謂纁纁可與赤與天地之色不甚相合此其中有通稱是赤多黃少也與天地之色不甚相合此其中有精義焉天主生物生物在春故其色多青地主成物成物在土故其色多黃冕服玄衣纁裳其用以祭祀爲重祭祀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天爲陽陽始于冬至地爲陰陰始于夏至天色青屬木木生于水地色黃屬土土生于火水火者木與土之本也玄色多黑纁色多赤所以

明本始之義也且聖人作易八卦以乾坤坎離爲重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上經始乾坤而終于坎離下經又以既未濟終此其義也玄衣在上其色多黑象水纁裳在下其色多赤象火坎上離下爲既濟之象也水火各兼陰陽坎陽爲水天一爲水水陽也離陰爲火地二爲火火陰也水屬冬氣寒而潤下陰也火屬夏氣熱而炎上陽也以水陽火陰言之則玄上纁下爲陰陽定位天尊地卑君尊臣卑之象也以水陰火陽言之則玄上纁下爲陰陽交泰天地相交君臣相交之象也坎上離下爲既濟者以陰陽交也陰陽交合上下相濟人事無所不立故朝覲用冕服玄衣而纁裳也玄色兼黑青纁色兼黃赤所以象乾坤玄色多黑纁色多赤所以象坎離聖人一衣裳之制而易之全體大用昭焉顧先儒未之暢發謹承明問而詳陳之謂言黑多青少者謂玄色非易言天玄者特以天色青黑玄色亦兼青黑故云然耳非謂天色黑多青少正如玄衣之色也凡取象止大槪相似不必全肖不可泥看

禮說十三

五

朝覲考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云諸侯春見日朝受輦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日覲一受之

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退依秋薛氏禮圖云春夏之時王既迎諸侯訖服皮弁服當寧而立諸侯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更服衮冕入廟諸侯裨冕而人行享秋冬之時諸侯皆乘墨車天子不迎朝享悉受於廟異於朝宗陳氏禮書云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諸侯分東西面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諸侯一於北面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此皆與鄭注略同

禮說十三

萬充宗則謂行覲之日天子先立于寧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在此時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無春秋之異案二說皆非也朝宗覲遇特以時而異其名其禮必不有異均是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義邪欲以明陰陽之象而致失君臣之義古聖人必不出此凡諸侯見天子無論何時皆謂之覲書言肆覲東后於春時言之可知覲不專於秋也詩言韓侯入覲左傳言晉侯出入三覲郊特牲言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皆諸侯見天子稱覲不必在秋否則天子春夏

皆下堂而見諸侯有是禮乎覲亦通言朝如書言羣后四朝王制言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也朝亦四時之通稱不必在春也然諸侯相見亦稱朝君臣每日常見亦稱朝惟覲則專屬諸侯見天子不可混稱故儀禮覲禮一篇特名曰覲所以別於常朝也鄭氏乃謂此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誤矣夫臣之於君皆當致敬苟以秋冬來者簡省其禮不行享獻則有不臣之心矣且經文明言四享四當爲皆是也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何謂享獻不見乎賈疏云享謂朝覲行三享獻謂三享後私覲私覲後即有私獻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玉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會同既有私獻則常朝有私獻可知此說更謬私覲私獻者大夫奉君命出使行聘享之後別以己物獻他國之君故曰私獻諸侯親朝其享天子之物皆己物也又何私焉古者玉帛通謂之幣玉幣卽瑞玉也曲禮云操幣圭璧則尙左手周官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再拜授幣鄭注授當爲受賓再拜送幣皆謂玉爲幣也玉獻卽三享享與獻義同束帛加璧故曰玉獻豈別有私獻乎叔氏云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案叔氏不專指秋覲是也然以爲同姓大國之禮則亦失之經文明言同姓而面北

禮說十三

上異姓東面北上是非專為同姓禮也同異姓同見有東面而西之分先見後見之別若殊見則其禮應無以異大國小國盛世佐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亦不異也

文多不具其詳已具于朝禮故略之也五禮通考此取此說

亦不然儀禮一經最為詳悉如鄉飲酒鄉射大射三篇其禮多同文各詳載其所省者不過一二句或數字以可彼此互見故略之耳此篇首云至于郊其前必多闕

文天子待諸侯有饗有會燕此但言饗無會燕同姓大國四句敘于賜車服饗禮之間上下不相承此四句疑在舊

夫承命告諸侯觀于天子疑是篇首之文而錯簡在後為宮以下別言會同之禮當有會同字在為宮上今接

於諸侯觀于天子之下非其次也會同與觀不同考之宜分別以明之

全經未有若此者此皆闕文非以有朝禮而略之鄭謂三時禮止惟觀禮存豈其然乎他篇亦有缺凡朝聘皆文此篇更甚

必受摯于廟者謙不敢當若為先祖而來也必無受摯于朝之禮且諸侯其摯必北面而此云東面面其非受

摯甚明薛氏謂諸侯春夏棄命車天子出迎君臣皆服皮弁此本崔氏之說其謬尤甚秋冬棄墨車而春夏乃

棄命車秋冬天子不迎而春夏乃迎之何春夏諸侯之尊秋冬諸侯之卑邪總之朝觀天子必無迎賓之禮詳天

賓考諸侯亦必無不棄墨車者也皮弁每日常朝之服

禮說十三

三

乃諸侯初見天子受摯而以此服相接可乎至于東面奠玉稽首此為自造禮文此非崔氏說夫東面送幣者賓禮也諸侯觀天子敢以賓禮自居乎既居賓禮何又稽首

乎陳氏謂春夏萬物交際王宜于堂下見之此用天子不下堂說不知堂者廟之堂也當宁在路門外又何堂

之可言以欲象萬物交際而自卑以接諸侯其昧於禮甚矣說經不以理為主而傳會於天道陰陽者皆經中

之根莠也萬氏不分四時可謂卓識視鄭說為長禮記義疏

取然以觀禮考之天子負斧依以前無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面而之文所云載龍旂弧韜乃朝者朝即觀

之通稱也萬氏據此遂謂天子曲禮先言觀後言朝萬氏乃謂先朝後觀又與經不合且諸侯初見天子即當

北面奠摯稽首此一定之禮也乃先至於朝東面而面立此何說耶萬氏謂先於此通姓名不知通姓名者摯

介之事也觀禮云裔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云裔夫為末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摯以告天子通姓名

空在此時其文在天子負斧依之下可知在廟不在朝摯者告于天子可知諸侯不敢自言姓名曲禮所謂臣

某侯某者摯介之詞耳豈自稱姓名於天子者哉聘義云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聘禮

禮說十三

三

猶然況於觀乎若謂朝中用摯介傳言古無此禮入廟則不入若謂在大門外使上介通姓名天子當宁以聽之則諸侯何必序立於朝天子又何必當宁而立乎皆不可通矣竊謂諸侯既入廟行觀禮次日天子視朝諸侯又行朝禮蓋觀以正君臣之分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面面白虎通云諸侯不純臣郊特牲云臣之北面答君也是北面為臣位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此仕於王朝者也其來朝者與為臣者異故不與三公同北面以示不純臣之義也朝士掌外朝之法公侯伯子男皆東面而有賓道焉亦此意也治朝之位卿東面大夫西面此日諸侯行朝禮

禮說十三

禮

當位於卿大夫之上天子下而揖之所以親之也觀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同姓為先異姓為後本鄭親親之義也朝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尊尊之義也東面為尊之義也案諸侯有五等薛氏謂伯子男皆從諸侯則東方最多西方甚少不相稱矣竊謂此經持略言之若有伯子男則公侯東面伯子男西面詳朝位考廟所以序昭穆故必分同異姓朝所以序爵列故不分同異姓而序尊卑此皆有精義存焉不可以不審也

會同考

會同之禮有四一是王將有征討會一方之諸侯周官大宗伯云時見曰會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

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統朝親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鄭不言一方諸侯文略也賈疏亦不詳論語會同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共征之此說是也大行人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一是王不巡守四方諸侯皆會京師大宗伯云殷見曰同鄭注云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大行人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內者也一是王巡守諸侯會于方岳尚書周官篇所謂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也禹會諸侯於塗山亦是巡守會同一是王不巡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若周宣王會諸侯于東都詩言會同有繹是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外者也時見時巡所會皆止一方諸侯是會同之小者也會同二字對文則別時見日會殷見日同是也散文則通同亦可言會會亦可言同總之皆曰會同諸侯相會亦曰會同殷見殷國所會則四方六服諸侯畢至故曰殷是會同之大者也先儒會同之說其誤十有八一日小會同是諸臣相會周官小祝云凡小會同掌事焉鄭注云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司馬疏案說亦然小行人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可知人臣無會同之禮天子在上而卿大夫自相會同王綱墜矣此春秋衰世之事而謂成周有之乎必不然矣時見固是會同

之小者然周官例不言小皆但稱會同惟小祝小司馬言小會同此蓋時會中之小者故以小祝小司馬掌之歟一日殷國在畿內諸侯畢朝職方氏云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鄭注云殷猶眾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賈疏云王殷國所托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爲之夫國者侯國也若在地內何謂之殷國大行人掌客皆連言巡守殷國可知殷國與巡守略相似故職方氏亦有戒令之事其不在

禮說十三

未

殷內城外明甚如鄭賈說是殷國與殷見何異乎五禮通考

云大宗伯之殷見職方氏之殷見曰見謂諸侯皆來見殷國其禮一也沿鄭注之誤

天子也殷國曰國謂天子出至侯國諸侯盡朝也豈得

混爲一邪殷國與巡守同年其與巡守異者蓋王有故

不能遠巡故止于近畿巡行近于王畿之地大而令四方諸侯畢來朝也

天子出在侯國有似于時巡之會四

方諸侯來朝又有似于殷見之同是合二事而爲一矣

周官所言會同多是巡守及殷國之會如縣師作其眾

庶馬牛車輦稍人作其同徒輦輦廩人治軍人之糧會

掌舍設棧桓司戈盾設藩盾可知皆境外之會同也殷國

與巡守異說者一日殷國諸侯四方四時分來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鄭注云殷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案諸侯朝觀經典並無分方分時之說蓋朝觀之年有定若東方諸侯春時或有故則至夏秋皆可朝苟必拘其時將廢朝乎自鄭有此說後儒悉從之而朝觀之大典亂矣至謂殷國亦分時分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若謂久淹于外以待諸侯或既歸而復出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繁費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殷國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況殷國必不在畿內乎一日會同之壇隨時設于其方觀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鄭注云宮謂壇土爲塼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於南方秋於西方冬於北方注周官司儀亦云然案觀禮及司儀皆但言爲壇並不言隨時而設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五帝五祀四望之壇各兆于其方四時迎氣各于其方此求之以其類也會同而隨時分方于義何取乎且王必南鄉司儀明言之則壇必

禮說十三

未

在南可知若在東而方北方王將東鄉而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總之以陰陽五行說經最爲經害鄭多有此亦好引緯書之類也一日壇之上有堂鄭注觀禮云司儀職云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成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夫壇之上安得有堂經言祀方明于上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也其祭必露天豈得於屋下乎且壇三重爲三等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若以上等爲堂則公當立于中等侯伯于下等子男則于地與經不合鄭說蓋本於逸周書王會解然與經不合不足據也一日諸侯之位與

禮說十三

末

明堂位同司儀云王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云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面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面西上案明堂位所言朝位殊不足信詳朝位考而引以解會同其謬尤甚壇上無堂安得有階又安得有三階經言同姓異姓庶姓分爲三等之揖是諸侯當以姓序立不當以爵序立也若分爲五等序立則三等之揖無所施矣據觀禮同姓面面異姓東面則會同亦宜以同姓者列於壇東而面面異姓庶姓列於壇西而東面庶姓亦異姓也故同

在異姓在上庶姓在下王乃先揖同姓次揖異姓後揖庶姓此時公侯伯子男雖各有上下之差然既以姓爲序分作兩班則侯伯不必在中等子男不必在下等也下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玩及其二字可知此時序立不以爵命分三等也又安得有五等乎一日諸侯就旂而立祀方明之後鄭注司儀云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案觀禮祀方明在拜日之後會同之末節也若上介置旂諸侯就旂而立序於四傳擯之前則諸侯始入壇門事也節次甚

禮說十三

末

明乃謂在祀方明後殊不思天子既率以拜日反祀方明矣何又就旂而立待四傳擯而升乎殊不可解矣一日諸侯就旂而立王降階揖之案觀禮四傳擯在就旂而立之後則就旂而立諸侯尚未升壇王豈降至壇下而揖之乎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觀禮相似故載在觀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王南鄉見諸侯可知天子不下壇也且置旂尙左見觀禮公侯伯子男皆就旂而立是以爵爲序尊者皆在東不分同姓異姓庶姓王安得作三等揖乎鄭于引明堂位諸公中階云云顯與尙蓋諸侯入門就旂而左不合蓋公在東不得在中矣

立此時王在大次

見周官掌次

及王升壇四傳擯而後諸侯

以次而升分東西序立王乃揖之無降壇之禮但稍近

前以爲敬耳一日擯與朝覲傳命同司儀云及其擯之

各以其禮鄭注云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

也不知朝覲交擯公介九人故擯五人侯伯介七人故

擯四人子男介五人故擯三人賓主傳命禮空然也及

賓入廟之時惟上介上擯得入與傳命時異矣會同于

壇諸侯惟上介從無交擯之事則擯不與朝覲傳命同

可知也周官會同大宗伯爲上擯肆師爲承擯則必有

末擯當以耆夫爲之

本鄭氏

擯止此三人無論何等諸侯

禮說十三

三

皆以此三人相接擯有三人故曰傳擯所云各以其禮

者即謂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也豈謂擯

者之數乎一日公拜于上等鄭注覲禮四傳擯云公拜

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夫拜下禮也公豈得

拜于上乎司儀所謂公于上等云云言立之位非拜之

位也鄭又云升堂致命降拜于下等則又自相矛盾矣

拜各當降一等公于中等侯伯于下等子男于地抑或

公侯伯皆于中等子男則于下等歟經無明文未可定

也一日奠玉享幣王禮皆于壇上鄭注司儀云諸侯各

於其等奠玉既乃升堂授王玉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

裸之也皆于其等之上案周官大朝覲謂因會同而朝

覲其禮大于常朝也

本注疏

鄭注大宗伯云時會殷同既

朝覲然後爲壇于國外以命政事此說是也蓋四方諸

侯陸續而來來即當入覲其覲必在廟矣周官大宰云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注云王朝諸侯立

依前南面是鄭亦謂會同奠玉享幣王禮在廟也司几

筵云大朝覲

不言會同省文也

王位設黼依尤其明證矣乃注

司儀謂奠玉享幣王禮皆在壇又何自相矛盾邪蓋以

司儀將幣王禮文承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

等故云然耳殊不知其下文云王燕則諸侯毛豈燕亦

禮說十三

三

在壇邪燕不在壇則將幣王禮亦不在壇可知也

古者玉幣

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

夫會同必于壇者所以

祀方明發禁令讀盟約也豈于此行覲禮哉奠玉享幣

覲禮之事王禮以裸鬯覲後饗賓之事安得行于壇上

乎家語言齊侯欲享魯君夫子辭之以爲犧象不出門

嘉樂不野合齊侯乃止可知壇上必無將幣禮賓之事

也若夫巡守會同則奠玉行享于四岳明堂殷國會同

當在洛邑明堂亦不于壇也司儀所謂將幣亦如之其

禮亦如之者謂覲享之時亦以爵命差爲三等公在前

侯伯次之子男在後也及燕則諸侯毛則貴齒而不貴

爵也夫先王治天下之道有三親親也貴貴也老老也
會同之禮天揖同姓時揖異姓親親之義也公于上等
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貴貴之義也王燕則諸侯毛
老老之義也一日拜日會同以春禮日以夏禮月以冬
禮山川以秋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
龍山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云此會同以春
者也又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
邱陵于西門外注云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者也案經文
竝無春夏秋冬字面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朝日亦不
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蓋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

禮說十三

三

如鄭說是諸侯春夏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
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禮日非祀日此如鄭說辨見後
又何說邪或謂天子自舉此祭而值會同則帥諸侯以
助祭焉然祭有定時不過一日會同安能適與之值乎
況祭日以春不以夏祭月以秋不以冬祭山川亦不必
以秋則非隨時助祭可知矣既非隨時助祭是為會同
祀之也夫天神莫尊于日而月則稍卑山川邱陵則更
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邱陵何其卑視之邪
況禮日實是祀天以視山川邱陵不亦尊卑相懸乎惟
四時皆竝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一日禮日是

祭日禮月是祭月下云祭天地即祭日月鄭注觀禮云
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
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案禮祭日於東祭月於西
未有祭于南北者也蓋禮日者祭天也禮月者祭地也
故不于東西而于南北下云祭天燔柴祭山川邱陵升祭
川沈祭地瘞此釋上文之禮上言祭山川邱陵故下言
祭山川邱陵升祭川沈然則祭天燔柴即禮日也祭地瘞
即禮月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祭天
而以日為主故曰禮日祭地而以月為主故曰禮月本
充宗鄭謂祭日月則顯與祭天燔柴祭地瘞不合日月

禮說十三

三

而謂之天地是亂名實也經典豈有此稱哉一日拜日
禮日等及祀方明皆以為盟神鄭注觀禮云司盟職云
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云盟神
必云日月山川者尚著明也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
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
月者太陰之精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
其神主月與案穀梁傳云盟盟不及三王是三王盛時
無盟盟之事惟周官有之然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
則掌其盟約之載是凡會同不必皆盟也成周會同當
無盟觀禮言會同之禮竝無盟法此禮之經也周官一

書開有預防後世之變而立其制非必當時所行之禮也

周官與諸經有不合者以此

然則會同之祀方明與拜日禮日等

皆非以爲盟神可知矣朝事儀曰天子帥諸侯而朝日

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是拜日非以爲盟餘可類推竊

謂祀諸神之義有三拜日祀方明者此其神之分皆與

天子略相等

方明是五帝五神日與五帝稍尊于天子五神稍卑于天子要之皆爲同等天

子猶必拜祀之所以示天子之尊猶必有尊也

朝事儀所謂教

祭天地者先王合萬國之歡以祀先王故亦合萬

國之歡以祀天地所以明事天如事親也祭山川者國

主山川祀之所以爲諸侯祈福俾咸保宗社之靈長也

禮說十三

三

是分而言之有三義矣柰何以爲盟耶一日方明是日

月山川之神賈疏云鄭謂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即

日月之神也司盟北面詔明神鄭注云明神謂日月山

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

日月山川之神非五天帝也夫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

上下以爲日月謬亦甚矣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

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鄭注

謂所禮五帝五神是也此經云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北方黑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文與彼同則方

明之神即五帝五神明矣蓋五帝五神皆五行之精故

爲五色以象之山川非五行何爲設此方色乎周官考

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且日月配祭于天

地山川專祀于西門外若方明亦是日月山川之神不

亦瀆乎或疑上下當爲天地然禮日月是祭天地則此

上下非天地也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此

云上圭下璧尤可知非天地也

本鄭注

五帝屬天在上五

神屬地在下

五神一曰五祀用血祭是地神也詳五帝五祀考

五神之屬木火

金水者列於下之四方象其色而爲青赤白黑其中央

土神曰后土土色黃故設于中而以黃玉禮之空也至

于五帝之屬木火金水者列于上之四方亦象其色而

禮說十三

三

爲青赤白黑其中央土帝曰黃帝本空爲黃色然天玄

地黃不可倒置中央帝居天之中得天之正色故不爲

黃而爲玄而以玄玉禮之也天圓地方故蒼璧圓以禮

天黃琮方以禮地土帝非天故不用璧土神非地故不

用琮而用圭璧以別于天地也天帝尊于地神圭貴于

璧故上用圭而下用璧璋琥璜之形不周正不及圭璧

之全中央之神

此神字兼天帝地神言

貴于四方故土帝土神用

圭璧也四方以東方爲尊故亦得用圭然其圭當小于

上之圭又玄色貴于青

玄爲天色六色中之最貴者也

自不混同此方

明之義也一日祀方明在禮山川邱陵之後會同又在

其後陳氏禮書云天子既拜日禮月不言禮日陳氏蓋以禮日爲祭日與知禮日非祭日也與山川邱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

則見諸侯案觀禮拜日後卽云反祀方明既祀方明乃禮日禮月禮山川邱陵節次甚明陳氏易之蓋欲以類相從耳不知拜日四者皆大禮行之非易又分于四郊相距各十餘里又欲反祀方明此豈一日可畢邪且拜日祀方明其神相等皆所以敦尊尊則拜日後卽祀方明未嘗不以類相從也天地尊于日若拜日後祭天地失其序矣況昊天至尊祭之必須在質明之時既拜日而後祭天又遲而不敬矣竊謂拜日祀方明是一日事

禮說十三

素

祭天地山川又是一日事升壇會同在拜日之前同在一日觀經文四傳擯在設方明反祀方明之間則可見矣蓋云反則其先必自方明壇而去若升壇會同在前一日何得云反乎拜日非祭日故不必以朝于會同後行之可也必先會同而後拜日祀方明者以拜日祀方明非會同之正禮正禮未行不可及其餘也諸侯皆爲會同而來豈有未會同而先率以拜日者乎且拜日祀方明與禮日月山川爲一類若會同在禮諸神之閒殊爲參錯不倫鄭謂會同在祀方明後與經刺繆矣陳氏沿其誤而并行諸祀與鄭分四時不同然鄭分四時則

於諸侯有隆殺陳并諸祀于一日則行禮不免急遽苟且其失均矣一日宮卽方岳明堂羣神之祭于此行之諸充宗儀禮商云四岳皆有明堂此所謂宮卽方岳之明堂也天子巡守凡畿內羣神之祭皆于此舉行見天子無外之義拜日卽春分朝日禮日卽南郊祭天禮月卽北郊祭地禮山川邱陵卽望祀山川案爲宮方三百步一節載在觀禮其在國內可知以會同諸侯咸來朝與觀相似故附于觀禮周官以會同爲大朝觀亦此義也若巡狩在外則不類矣雖巡狩亦有會同然其禮當載于巡狩篇不當載于觀禮也天子巡狩禮今也周官鄭氏會引其文

禮說十三

素

司儀云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云四門壇十有二尋與周官合是此禮爲國內會同明矣古者壇壝皆謂之宮掌舍爲壇壝宮其證也壇壝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爲之若明堂宮室豈一時可爲耶況四岳明堂爲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天下者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觀而始爲之乎經所言東門南門北門西門與上四門在壇壝者不同乃國門也國門之外有祭天地日月山川等壇壝門外安得有諸壇乎且經言天子乘龍載大旆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其爲國門甚明拜日等禮在國門外又可見此爲國內會同也天子巡守在

外天地日月等祭固宜于明堂行之然與此經不同不可強合爲一也巡守二月至東岳明堂祭日五月至南岳明堂祭地八月至西岳明堂祭月十一月至北岳明堂祭天皆率諸侯以行禮然止祭其一而此經則一時徧祭者也蓋在國已有正祭故會同諸祭可徧行之巡狩在外國內正祭不行宗廟社稷不可于外祭當使太子或大宗伯攝之故必行正祭天地日月空如國內分祭于四時不可一時徧祭也巡狩望祭山川當隨時各于其方春祭東方夏祭南方秋祭西方冬祭北方豈得皆祭於西門外乎詳明此言拜日明非祭日若巡狩在外豈可不祭日乎萬氏之說殊誤而以禮日爲祭天

禮說十三

三

禮月爲祭地則不可易勝於鄭氏遠矣一日春夏先行朝禮于朝然後于國外會同大宰大朝觀會同疏云諸侯會同皆依四時常朝春夏受贊于朝受享幣于廟秋冬一受之于廟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于國外以命事焉案春夏受贊于朝受享于廟此鄭之謬誤于朝觀考已詳辨之矣會同亦有朝禮弟不在會同之前而在其後不在于朝而在明堂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而朝日還而朝諸侯是朝在會同之後也鄭謂此朝字是會同朝見諸侯非也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周公非自朝諸侯也當改作成王公侯伯子男及夷蠻戎狄畢至周書王會此大朝即會同會

同人眾治朝之地不足以容之故于明堂也明堂爲布政教之宮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當在于此時會發壇誓與盟非在壇也故既升壇會同又必朝于明堂時會發禁亦必施政則亦必朝于明堂其位宜諸公中階前北面侯伯西階前東面子男阼階前西面夷蠻門東面戎狄門西東面朝位以北面爲尊東面次之夷蠻戎狄無尊卑故從其方而爲位焉今明堂位所言多與禮不合未可信也夫會同天子之大典也而先儒所言其誤如此不可以不正也其禮之次第先入廟行覲禮侯諸侯畢至乃爲壇會同既畢然後帥以拜日反祀方明次祭天地山川又次朝于明堂以施政焉又次行燕禮又次行會禮又次行饗禮諸侯乃歸此皆考於經而有據者也

禮說十三

光

求古錄禮說卷十四

臨海誠齋金 鶚

井田考

王者之政莫大乎井田而先儒考之不致其精詳其說之誤十有三一曰公田百畝以二十畝爲廬舍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班固因之作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其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趙岐從其說注孟子五畝之宅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又注方百里而井一節云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何休注公羊宋均注樂緯咸與班志同按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百畝皆屬公何得以二十畝爲民之廬舍也八家同養公田何得各取十畝治之也九一爲助法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若公田僅八十畝是輕於九一矣亦與孟子不合詩甫田疏極辨班志之誤然詩甫田鄭箋云九夫爲井井稅一夫是鄭謂公田百畝非八十畝也五畝之宅皆在邑中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於田畔爲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詳邑考一曰公邑不制

禮說十四

十一

井田與采地異鄭康成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是鄭謂公邑不制井田也不知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凡言邑者皆四井爲邑也若不制井田何以名公邑乎周官小司徒云攷夫屋夫夫屋者井田之制也司馬法云夫三爲屋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皆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鄭注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不知田不井者皆五五相任未有三三相任者也鄭不知公邑亦爲井田故妄作此解耳一曰畿內用貢法無公田夫助法善于貢王畿爲首善之區豈有令邦國行助法而畿內乃用貢法乎鄭注匠人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誤更甚矣竊謂天子諸侯賦稅之法不當有異王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邦國亦宜然必無畿內用貢邦國用助之理也鄭又謂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果爾周之畿內賦法不謂之徹也豈孟子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專爲侯國言之乎周之畿內徹田爲糧自公劉時已然矣豈至成周時反不名徹乎鄭據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文故謂畿內

禮說十四

十二

賦有輕重不知此三句是莽歆增纂非周官本文也什一之法通乎天下斷無過於什一之理江慎修據國語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以爲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近遠郊甸稍縣都賦法不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不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貢爲什一助爲九一九一稍重於什一又車桑馬牛芻蕘皆征于都鄙而鄉遂無之蓋力役與師旅皆出于鄉遂詳千桑之國而都鄙不征有大役大軍乃征于都鄙然亦學出車考矣先王砥遠邇之法蓋如此安有什一之法僅行于近

禮說十四

三

郊而自遠郊以外皆重於什一且至什二乎夫什一者堯舜之道也孟子云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曾謂周公有此賦法乎且都鄙用助有公田若甸稍縣都有什二之法是都鄙亦用貢矣亦與諸經不合然則近郊什一三句爲莽歆所纂無疑也鄭氏據此因謂周畿內用貢法稅有輕重江氏亦因此而疑周無公田其亦誤矣一曰甸縣都皆以三分之一有奇治溝洫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及稅斂之事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六十

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四千九百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按鄭氏據考工記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欲合三者爲一故作此解也不知三者必不可合邑甸縣都皆以四計通成終同皆以十計本自不同考工記但言成與同而無通與終則又異矣蓋井邑甸縣都居民之法詳邑而粟米布縷之賦稅以是計焉通成終同出車之法而馬牛芻蕘之征賦以是

禮說十四

四

計焉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經畫五溝之法所以正經界除水害者鄭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是也詳溝洫考于是乎在焉通與終無關于溝洫故略而不言也三法之異如此安可合於一乎一成百井之地以三十六井治洫約去三分之一不出稅積至一同萬井以五千九百四井治洫與澮皆不出稅是百里之國出稅者不及一半何以足用乎溝洫一成不易治之者不過濬之耳百井之地何用二百八十八家治溝洫乎鄭說殊繆戴東原考工記圖從之誤矣一出賦之法以百分之六十四爲實三十六爲虛漢志云一同百

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以其言推之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爲實三十六井之地爲虛此亦欲合小司徒司馬法爲一故爲此說也又本于王制三分去一之說而小變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丘墳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漢志乃約去不知王制之書出於漢儒未盡可據王者頒祿必均天下山川不同若并山川而封爲百里七十里等國祿不均矣儻境內山川甚多何可以爲國乎蓋所謂百里之國以井計之積有萬井則爲百里之國山陵林麓川澤等皆不在內又何三分去一之有然則漢志之誤亦明矣江慎修知鄭氏之誤而不知漢志之誤亦未之思耳一日周以公田分之九夫而取其所獲之什一萬充宗云周之徹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徹之爲義取于上下相適且通乎夏殷之法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此說似是而非彼所據者小司徒九夫爲井也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夫以地言也考工記云市朝一夫其證也甫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周有公田其爲八家同井之制甚明

孟子引此詩以爲雖周亦助是周用殷之助法也夏亦兼貢助其貢亦隨年之豐凶而取其什一故禹貢九州之賦有鎔出龍子所謂貢法之不善乃後世之流弊非禹時有如此也左氏宣十五年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預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公田百畝八家同治之此注謂民耕公田亦沿漢制之誤公羊傳云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孟子云助者藉也此亦周用助之證也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武王周公當謹守其良法何以改用貢法乎必不然矣一日周之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朱子注論語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其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語類云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然孟子論耕者之所獲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以力有勤惰故獲有多少如此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安有差等乎且使勤者徒勤惰者幸安于惰何以勤乎萬充宗必不然矣周之徹法本與助法同特以鄉遂兼用貢法而名爲徹耳非以合作均收

而名徹也一日周之徹法郊內郊外通其率以爲什一
詩甫田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
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
什中稅一也按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九一是九中稅一則什一當是什中稅一非什一而
稅一也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以九一與什一
所差甚少亦可謂之什一也若必貢助通率而爲什一
則殷人不兼貢法何以爲什一乎一日授田之制大司
徒小司徒孟子不同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
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云不易之地歲
種之地美故家百
禮說十四
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二百畝小司徒上地
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鄭注一家男女七人
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以上授以上地男女
五人以下則孟子定以爲一夫百畝馬貴與以爲三說
不同不知其無不同也授田之法先視其口之多寡口
多者授以上地卽不易之地也家百畝口不多不寡授
以中地卽一易之地也家二百畝口寡者授以下地卽
再易之地也家三百畝是大司徒小司徒二說本自合
也孟子言一夫百畝則周官不易之地舉其上者言之
耳非謂皆定以百畝也左傳言井衍沃牧隰皋鄭康成
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與周官合蓋田

有肥磽授之地多寡王政所以爲公也孟子之意皆不
異於周官也馬氏以爲不同誤矣一日餘夫年十六授
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室受田百畝孟子云餘夫二十五
畝趙岐注云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尙有餘力者受
二十五畝老少安能治田此說甚謬不足辨朱子集注
引程子云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如有
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
然後更授百畝之田毛西河謂有弟餘夫有子餘夫兼
子弟言不知子弟皆不爲餘夫也小司徒所謂家七人
家六人正合子弟合計之蓋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于
禮說十四
百畝之內詩所謂侯亞侯旅是也年十六尙未弱冠何
能耕治二十五畝且一人何須二十五畝乎三十有室
無父母之養子弟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授百畝賈
公彥周官疏謂餘夫三十有室受田百畝程子從之誤
矣竊謂子弟必三十有室乃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俟
其丁眾成家方授其百畝之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
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羨卒卽餘
夫也餘夫可爲卒以田獵追胥必非幼弱所能羨卒在
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畝之田可知矣一日餘夫受田
同於正夫周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五十畝

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
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注云餘
夫亦如受一廛所以饒遠賈疏云遂人餘夫多三十壯
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
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不與正夫同鄭漁仲
云餘夫二十五畝是商制周則受百畝按聖王之治天
下遠近一體無饒遠之理六遂上地有萊者以其地在
野多閒曠之地中有萊田故以萊田給之此恐地荒不
治非饒遠也鄭注以爲饒遠誤矣至于餘夫又何有饒
遠之義鄭說殊不可通遂人之餘夫即孟子之餘夫賈

禮說十四

九

疏別而言之非也孟子所言井田止是周制漁仲以爲
商制其謬更甚總之餘夫止有一妻與正夫一家七八
口迥異百畝可食七八人餘夫止夫婦二人故受田必
授以二十五畝先王制度自不苟也受田必
無與正夫同者趙岐注孟子云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
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此說得之蓋餘
夫上地田二十五畝萊一十二畝半中地萊亦二十五
畝下地萊五十畝田皆二十五畝也一日餘夫在遂地
之中出耕公邑鄭氏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以力
出耕公邑賈疏云六鄉以九等受地鄭注云廛里也場
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宅田也士田
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

盡至于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出耕在遂地之
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竝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
按九等之田非必各有一夫賈疏曾
辨之安得謂餘夫無地
可受乎且農夫之耕必與其家相近若去家甚遠朝夕
往來田且荒蕪矣若使別居離其父兄亦非情理是六
鄉餘夫必不出耕于遂地也遂地自有田可授餘夫必
不出耕公邑也公邑亦制井田皆每夫受田百畝何待
鄉遂之餘夫來耕乎餘夫與正夫同居鄉遂公邑都鄙
隨處有之豈必在遂地之中哉近人或謂餘夫之田即
以公田給之然公田爲八家所同治安得以授餘夫況

禮說十四

十

一井八家或有七八餘夫而公田止百畝何以給之乎
即三四餘夫公田盡以給之正夫可以不治公田乎其
說亦甚謬矣竊謂古者地廣人稀田不盡井隨處皆有
閒田餘地授萊田取之於此圭田及餘夫之田亦取之
於此且生齒日增已井之田不足以給亦取於此以授
之每夫百畝不必盡爲井田之制也此無公田當用貢
法餘夫之田亦宜用貢然則周之兼用貢法不特鄉遂
爲然觀周官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可知
鄉遂之外亦有用貢者矣如盡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
稼歸公何必論年之上下乎餘夫之田與萊田鎔于井

田之閒是知井田之制不必畫方如棋局也其在平原廣野可作數井數十井或百井則爲一通一成之制畫方如棋局然若在山川險阻之地或止有九百畝但爲一井成正方形或不足九百畝其田不能成方則但以方田之法計之以九百畝爲一井公田不必正居中是皆不爲一通一成之制畫方如棋局溝洫亦隨地爲之不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此遂人交孟子詳溝洫考告畢戰潤澤必在君與子者此類之謂也一日三代授田不同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皇氏謂夏時民多殷漸少周時至稀古授田有多寡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煩畝盡稅之陳氏謂夏氏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尙少故授田止五十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民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增多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商一井十二夫受之周乃每夫一區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周人萊田在別井按井田有溝涂經界其制一定而不可易若田有增多必改易其溝涂三代聖人豈若是之紛擾乎則謂授田有多寡者非也天

禮說十四

卷一

地之閒生齒日繁豈有夏時民多殷時民少至周而更少之理殷用助法無稅何謂稅七十畝而三十畝不稅乎八家同井孟子有明文此殷之助法也周徹法亦然若殷一井十二夫受之計八百四十畝是餘六十畝矣若十三夫則又不足矣周亦有助若每夫一區是無公田也萊田必在井田之外未有與田相雜者安有一井之中半爲萊田者乎諸說皆不可通萬充宗謂三代尺度不同夏之五十畝至殷爲七十畝至周爲百畝此說得之蔡邕獨斷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三代尺度不同之證白虎通謂夏以十寸爲尺商以八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非也然則五十七十百畝非真有多寡也夫井田爲王政之首務而說者多誤有志經濟者不可不考正之矣

禮說十四

卷一

燔柴瘞埋考

古者祭天燔柴祭地瘞埋觀禮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祭法泰折祭地也案觀禮所言與祭法同是正祭天地之禮鄭注觀禮以祭天爲祭日以祭地爲祭月非也周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是祭月也鄭康成謂燔瘞皆有玉帛牲不瘞且燔柴亦非實柴也體後儒悉從之鶚案祭天地之禮燔瘞皆有玉帛牲亦無牲也古人祭用玉帛禮神猶朝覲執玉帛以爲摯帛則受而玉必還是知禮神之玉不燔瘞矣且玉亦豈可燔之物哉燔瘞取其升煙玉不受火燔之無謂徒損

一寶古之人何其愚也蒼璧黃琮與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皆貴重之寶何可數燔而數瘞之也國語云禘郊有全烝全體之牲亦非可燔燔之而臭穢上聞于天不敬大矣禮運云列祭祀瘞繒繒爲幣帛祀地而但瘞幣帛則無玉與牲可知鄭注云埋牲曰瘞幣帛曰繒而祭天之不燔牲玉更可知矣雲漢詩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其上文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別奠瘞于牲玉是奠瘞爲幣帛也牲未有言奠者玉雖可言奠然瘞爲運又見于聘禮可知此瘞爲瘞帛也祭天帛宜燔而云奠者帛必奠之而後燔于柴上也毛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其禮瘞其物未嘗有言非牲王矣大宗伯于昊天牲玉孔疏以牲玉釋之非也禮說十四

上帝言禮祀日月星辰言實柴司中司命觀師兩師言禋燎社稷五祀五嶽言血祭山林川澤言醴與埋同沈四方百物言醢辜皆類敘而別言之其禮必各異禮之言煙鄭注云禮之言煙周人又爲精意以享本國故知其向臭煙氣之臭聞者但以幣帛加柴上而燔之不貴多品又取其氣之潔清也加牲燔之則氣稍濁實柴謂以牲體加于柴上祭日月非全烝當取其體之貴者燔之體之貴者首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謂以牲體分析而布于柴上以象星辰之布列其象之布也今本無此文此皆非全體燒之自無臭穢而要若禮祀之氣清也日月星辰亦燔幣然所以異

于禮祀者在牲不在幣也禋燎則有柴有牲無幣而用柴獨多此祀天神之等殺也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疏禮祀有玉帛血祭自社稷始不言祭地者祭地與社稷同用血祭也鄭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埋與昊天禮祀對不知瘞埋可與燔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方丘亦通稱社社中肅云郊鼓人以路鼓鼓社祭大司樂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此社兼地地亦兼社地與社稷同樂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卽五嶽次于社稷而與地同圭則社稷亦與地同圭可知五祀猶天子之五帝與天同用四圭有祭用血而地與社稷同血祭從可知矣血祭蓋以血滴于地如鬱鬯之灌地也氣爲陽血爲陰故以煙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爲氣之凝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尙臭之意也血祭與禮祀正對禮祀不燔牲則血祭亦不瘞牲下言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是埋牲以祭山林地與社稷五祀五嶽皆不理牲可知矣觀禮祭法爾雅皆以祭地瘞埋與祭天燔柴對言此所埋者幣也非牲也禮祀升煙血祭下達皆所以薦神大司樂以禮祀血祭對言者此也燔幣于坎皆所以告神觀禮諸書以燔柴瘞埋對言者此也祭地

用全烝其性不埋社稷五祀五嶽牲用大牢雖非全烝亦不瘞埋祭山林川澤用少牢皆折牲體爾雅云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可縣可浮其非全體可知觀禮云祭山丘陵升瘞縣卽升也本賈而大宗伯言埋似乎不同不知祭山林者先縣之而後埋之山屬地而其高配天故縣與埋並舉觀禮大宗伯各舉其一言之耳鄭志答張逸謂爾雅之文確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非也孫炎云埋于山足曰瘞埋于川屬乎地而又就下故直沈之而爾雅言浮沈牲體折節爲物不重初浮而終沈也邵二雲謂祭川並用牲玉故或浮或沈引左傳沈玉以濟執玉而沈及史記河渠書湛美玉爲證又謂祭山亦埋玉引史記正義宋末會稽脩禹廟于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以爲證然祭地既不埋玉則祭山川亦必不埋玉沈玉周官小子凡沈辜侯禴飾其牲鄭司農注云沈謂祭川是沈以牲不以玉也左傳之沈玉皆欲報怨而邀惠于神非祭禮也史記所言是漢時祭川之禮非周制也祭山川固皆有玉然但奠之而不埋沈周官言璋邸射以祀山川未嘗言埋玉山海經言縣以吉玉亦未嘗言埋會稽之玉或漢以後祭山者埋之非周禮也孔文詳謂此卽禹會諸侯于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非也禹時諸侯所執之玉皆是命圭當爲世守豈可埋于山乎

禮說十四

主

沈與實柴正對實牲用牲故埋沈亦用牲實柴之牲折節故埋沈之牲亦折節實柴埋沈皆以形不若禋祀血祭之以氣也禋辜爲礫牲非折節其牲或用狗非必少牢則又降矣禋辜與禋燎對禋燎不燔幣故禋辜亦不埋沈此祀地示之等殺也天神地示必有等殺則禋祀血祭必不與實柴埋沈同用牲以燔瘞明矣至于玉之不可燔瘞尤其顯然者也牲玉燔瘞不見于經惟韓詩外傳有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此漢人之說自不足據羅泌極辨燔瘞用玉之非可謂卓識乃謂燔瘞兼有牲幣則仍沿注疏之誤而不覺其非也又案郭璞注爾雅謂既祭然後燒之瘞之崔氏注禮記謂初祭卽燔陳氏禮書兩解不足竊謂燔瘞以帛所以告神宜在祭之始郭璞之說非也後代祭天地者皆于祭畢燔瘞失其義矣

禮說十四

主

狐青裘服考

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褱玄綃衣以裼之鄭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孔疏皇氏云玄衣玄端也又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

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青大夫士襍以豹
裘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劉氏以此玄衣爲
玄端與皇氏同熊氏之說踰於二家江慎修云冕服之
裘旣當用玄綃衣楊狐青夫子嘗服冕助君祭何以止
有緇衣羔裘而無玄綃狐青意當時魯君之祭皆是緇
衣羔裘故夫子亦無狐青而記者廣言他國冕服有此
裘與戴東原云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故玉藻曰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綃衣以楊之綃者綺屬則天子諸
侯玄端以綃可知也案玄端以布爲之上服旣用布則
其內楊衣不得用絲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是狐青

禮說十四

卷七

楊以綃衣其非玄端甚明皇氏誤矣戴氏謂天子諸侯
玄端以綃服以燕居不知天子惟朝祭服用絲諸侯惟
祭服用絲燕居褻服安得以綃之乎天子諸侯燕居固
宜玄端狐青裘但楊以緇布衣不楊以玄綃衣也且此
經上文三言君此獨言君子可知非天子諸侯其爲大
夫士無疑矣凡禮經言君子者多指大夫士不獨此章也況羔裘豹裘爲大
夫之服詩羔羊疏云凡裘君則用全臣則褻飾爲則此異故詩云羔裘豹裘鄭云卿大夫之服也則此
狐青裘豹裘必爲士大夫之服可知戴氏以爲天子諸
侯之服不亦謬乎唐風言羔裘豹祛檜風言羔裘逍遙
是畿外諸侯亦未有不以緇衣羔裘爲朝服者皇氏謂

畿外諸侯朝服玄衣青其誤甚矣本孔祀天用羔裘是

裘以羔爲最貴劉氏謂六冕之裘皆黑羔裘此說最確

古之祭服未有不用黑羔裘者蓋羔德之獸古者卿執羔貴其德

也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注云羔

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此羔之德也

羔旣有跪乳之孝黑者又合於陰幽之象故祭服必用

黑羔裘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大夫朝服緇衣羔裘祭

亦服之則天子諸侯祭服皆必用羔裘甚明熊氏謂六

冕及爵弁皆用青裘非也青之裘不貴乃祀昊天與五

帝享先王祭社稷煌煌大祀而服此裘有是禮乎江氏

禮說十四

卷七

謂魯君祭以羔裘他國祭以青裘臆說無據與皇氏畿
內畿外之說同其謬妄矣竊思大夫士服玄冕與爵弁
助祭者固不狐青裘而玄冕爵弁別無狐青裘玄綃衣
意者士爵弁親迎大夫玄冕親迎服狐青裘玄綃衣以
楊之與玄冕爵弁大夫士服之尊者故玉藻首列之然
其用甚少故論語不記之也諸侯立朝王服爵弁蓋亦
狐青裘玄綃衣以諸侯入覲服冕用羔裘始受命不敢
服冕而服爵弁故亦不敢用羔裘而用狐青也諸侯在
天子朝皮弁服用狐白裘見玉藻疏及詩羔羊疏始立朝王爵弁
服用狐青裘又以類相從也天子燕羣臣及養老亦宜

服狐青裘玄綃衣王制云周人玄衣而蒼老鄭注云玄

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非也朝服緇衣與玄

衣別玄為黑青色且天子朝服皮弁絲衣本戴東則燕

與蒼老不立用麻衣上文云般人縞衣而蒼老縞衣是

絲衣玄衣亦絲衣可知是則天子燕與蒼老亦服狐青

裘玄綃衣也其冠則冠弁即諸侯朝服之委貌也天子諸侯用純狐大夫

士則豹褰其裼以玄綃衣一也天子田獵冠弁服用緇

衣其裘亦立狐青不用羔裘蓋羔裘最貴天子惟冕服

用之朝服用狐白燕服用狐青田獵輕于朝燕豈立最

貴之羔裘哉其裼衣用緇布不用玄綃亦降于朝燕也

田與燕居同服狐青緇布衣但燕居以玄端服田以冠弁服自有差等

黃衣狐裘考

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云黃衣大貉臘先祖之

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疏云貉後為息民之祭此息

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為臘先

祖之服也論語云黃衣狐裘邢疏云此大貉息民之祭

服也按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三者並列

其服立相當乃緇衣羔裘大夫士以為朝服而助祭于

君大夫玄冕士爵弁皆緇衣羔裘及自祭家廟大夫士朝服以祭皆服

之邢疏專指朝服說未備素衣麕裘以為視朔之服而聘問鄰國

及大貉之祭與大學始教祭菜皆服之邢疏及江慎修鄉黨圖考皆止

言朔與聘亦未備又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天子之士

亦未備鄉黨所言皆侯國禮也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

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

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古人之服冕為上弁次之冠又

次之冠皆用玄未有黃冠者惟息民之祭冠與衣皆

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

冠黃冠草服也鄭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

而草木黃落夫冠以法天故色必取乎玄黃冠乃象地

而不象天與法象相悖必為古人之所賤也此特以象

草木黃落別有取義故不為朝祭聘享諸典禮之正服

其禮行於草野之中與祭者皆田野草服之人賤可知

矣或謂臘祭先祖五祀其祭非輕其服不賤不知月令

臘先祖五祀與周異周之貉索饗先嗇司嗇等八神而

于貉之餘又作息民之祭其祭不謂之臘其神非先祖

五祀蓋四方百物之神也貉之祭天子諸侯主之而息

民則使有司行事貉以皮弁服而息民則黃衣黃冠禮詳見

貉臘辨不可見其禮之輕乎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禮

之重服類敘必不然矣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

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韐

為弁又以為衣裳黼為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緼黻鄭注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黼也士冠禮黼黻鄭注緼黻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夏官司馬掌兵以兵象火也用兵所以關土守土故又兼乎黃乾象大赤乾為純陽故大赤則弁用赤色亦可以法天非如黃冠之全象地也上服赤黃色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褐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黼章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是也然則章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章弁歸饔餼鄭注章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為衣而素裳賈疏此為賓館于大

禮說十四

夫士之廟號為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黼布為衣而素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凡裘與衣但取其相近之色不必盡同玄衣用狐青裘以玄色而兼青與青相近故也則黼衣用狐黃裘黼色赤而兼黃與黃相近亦自宜矣小雅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狐黃當為玄端服之裘本戴東原天子諸侯以玄端燕居當為狐青裘大夫士冠昏等禮服玄端當為狐黃裘大夫士齊服玄端皆宜用黑羔裘蓋狐以白為上狐青次之狐黃又次之諸禮服以玄端為卑諸裘以狐黃為下正自相稱冕弁朝服之裳皆一定冕服素裳韋弁服黼裳

惟玄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玄端禮服之下者裘可不必與上服相合而褐必與裘同色玄端服之狐黃裘亦褐以黃衣也詩言行歸于周必非黃冠而祭之時禮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貉之服也失之矣其詩箋則云冬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是以為燕居之裘矣此說亦非孔疏以此狐裘為庶人之服謂狐之黃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經文明指為士小序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當是爵為士者非庶人也孔為此說者以次章臺笠緇撮是庶人之服故也然鄭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其非庶人之服明矣未章言充耳瑇瑁此豈庶人之所得有邪孔疏此庶人無玉用石而已案說文云瑇瑁之美石次玉也衛風言衛武公充耳瑇瑁是諸侯之瑇瑁已用美石矣狐黃裘非庶人之裘庶人只服犬羊豈庶人始用石乎狐黃裘非庶人之裘庶人只服犬羊裘則必為玄端服之裘矣大夫士以淡衣燕居亦當用狐黃裘說本戴東原淡衣之裘不褐非論語玉藻所謂黃衣狐裘也檜風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鄭氏以此為黃衣狐裘箋云諸侯朝服緇衣羔裘大貉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服朝服是其好潔衣服也不知此詩之意謂以朝服燕服朝服諸侯燕居當以狐青裘大貉之餘黃衣黃冠而祭非必諸侯親之也孔疏謂知非狐

禮說十四

青者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潔必不服之不知功裘對良裘而言良裘為王之裘其裘甚美若天成者故謂之良功裘為卿大夫之裘其裘用人功多故謂之功功裘統諸裘言之羔裘亦在其中鄭注非是然以狐青與麤裘並舉麤裘為皮弁服之裘其裘自貴豈得謂狐青麤惡耶考狐青為爵弁服之裘褐以玄綃衣詳狐青裘考檜君好潔所以服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者檜君必不服之也然則狐裘以朝非黃衣狐裘明矣朝服必緇衣若用狐黃裘則與緇衣不稱矣

禮說十四

章

爵弁章弁異同解

爵弁見于尚書儀禮禮記章弁見于周官儀禮先儒皆以為二物其制大異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此說大謬詳黼黻鄭注云此與君祭之服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此說大謬詳如爵頭然其布三十升此說亦非凡過十五升而已詳賈疏爵弁制與冕大同唯無旒又為四書正義麻冕章賈疏爵弁制與冕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又前後平為異故不得冕名以其尊卑次于冕故云爵弁冕之次也周官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鄭注云章弁以黼章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黼章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聘禮云

君使卿章弁歸饗餼五年鄭注云變皮弁服章弁敬也章弁黼章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章同類取相近耳其服黼布以為衣而素裳賈疏此為賓館于大夫士之廟既為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黼布為衣而素裳此數說皆謂章弁與皮弁相似而與爵弁大異也後冠禮禮記有爵弁無章弁弁師司服章弁先于皮弁書爵弁先于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章弁而以章為敬則皮弁之上非章弁即爵弁耳疑其為一物也爵弁

禮說十四

章

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古文弁象形則其制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章其質也爵其色也江慎修謂陳說有依據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云黼黻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禪也鄢陵之戰卻至衣黼章之跗注即朱芾黼黻之謂也豈非爵弁即戎弁之證乎戴東原亦云然此數說皆謂爵弁章弁同為一物也按注疏說爵弁形制甚為紕繆陳氏駁之誠是但以爵弁章弁為一物則不然也儀禮一書士冠士昏禮皆言爵弁聘禮言章弁可知其為二物若章弁即爵弁聘禮何必別之曰章弁乎禮經凡言冕弁與冠

未有一物二名前後岐出者何獨於此岐出乎禩記云

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弁而祭于公故其服以絲為衣冠

禮爵弁服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

爵弁服用絲耳按王朝皮弁服天子諸侯亦絲衣侯國

皮弁服不衣色用玄則縹衣鄭氏謂爵弁服縹衣非也

詳見考纁裳黻與冕服同鄭氏以為冕之次是也禩

記又云成廟則贊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

衣祝宗人宰夫皆士也入君廟而服爵弁猶助祭之服

爵弁也周頌云絲衣其紆載弁俅俅此弁謂爵弁也注

疏士助王視濯省牲亦服爵弁與正祭同也是爵弁為

士之祭服與冕等重冕既以布為之則爵弁亦必以布

豈可以韋為之乎韋為熟皮與皮弁一類聘禮疏云有

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為異不知皮與革

對則皮是有毛者若散文則無毛者亦曰皮古人服裘

必裼惡其裘也豈有朝服之弁皮弁惟用以朝聘不得

以有毛之皮為之乎必不然矣皮弁惟用以朝聘不得

入廟助祭則韋弁不得為祭服明矣皮弁用以祭者惟

此二祭一在郊一在學不在廟也安得謂爵弁即韋弁乎戎事服韋弁

者以戰必穿甲甲以犀兕之皮為之故弁用韋衣裳亦

皆韋所為也左傳韎韐之跗注鄭氏襍問志以跗為幅

以注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為衣及裳等說

跗謂足跗注屬也袴古音跗幅注屬皆同鄭說自通或

而屬于跗此說非是

以跗為足跗亦謂韎韐之服自首而下屬于跗上下一

色所謂均服也韎為赤黃色兵貴猛烈有似于火故衣

裳之色皆用赤又用兵所以辟土故赤而兼黃古人制

度蓋有精意存焉祭義及孟子皆言夫人黻纁以為祭

服是祭服必用絲助祭者無不皆然若衣裳皆韋何可

以助祭乎且鬼神陰幽故齊祭之冠衣必用玄色若韎

之赤黃與陰幽之義不合何可以為祭服又安謂韋弁

即爵弁乎又爵弁為士之上服助祭服之昏禮親迎服

之冕故士親迎以爵弁冠禮三加服之天子惟哭諸侯

服素爵弁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紆衣鄭注云

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于采此言經紆字也周官司服

云及弔事弁經服鄭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紆

按弔用素爵弁則哭諸侯亦諸侯惟始立朝王服爵弁

小雅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

年之喪服士服而來韎韐祭服之韎合韋為之其服爵

弁服孔疏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

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

然皆非正服常服大夫則不服之禩記云大夫弁而祭

祭于己惟孤耳按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凡朝服大夫

委貌即冠弁也大夫弁而祭于己謂冠弁非爵弁也

若韋弁則自天子以至于士無不服之其非一物明矣

陳氏據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孔傳雀韋弁以為爵弁

即韋弁之證不知孔傳是偽書多不足據傳意以兵事

韋弁服此二人執兵故宜以韋為之異于常服然下言

冕而執兵者四人豈亦以韋為冕乎孔疏已江氏據詩

朱芾斯皇及韎韐有奭以爲爵卽戎之證不知韋弁服是赤黃之色其芾用黃朱散文則黃朱亦稱朱也韎與縕同玉藻云一命縕韍再命三命赤韍鄭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又云子男之大夫一命是縕韍與韎韐相當士之爵弁韎韐大夫之冕服縕韍也此詩言朱芾卽玉藻赤韍其非韎韐甚明又玉藻云一命再命幽衡幽動同衡與珩同三命蔥衡此詩言有瑋蔥珩是三命大夫之服則所謂朱芾斯皇非一命之韎韐又明矣江氏以朱芾爲爵弁韎韐不亦謬乎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箋謂諸侯世子服士服而來未有受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

禮說十四

志

以其賢任爲軍將此說是也安得據此而謂爵弁卽戎乎考古吉凶軍賓嘉五禮吉禮與賓嘉相近故服可通冕服以祭祀而會同朝覲亦用之爵弁以助祭而親迎亦用之冠弁以祭而擯相亦用之皮弁以祭蠅而聘禮亦用之此皆與軍凶不相近故服不通用蓋吉賓嘉禮之常者也軍凶禮之變者也禮當其變則服必異于常軍若可與吉通凶亦可通于吉乎惟賓禮與軍禮尙有相通韋弁以卽戎而聘禮亦用之然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其實仍有不同況軍賓相通惟存聘禮而聘禮又惟歸饗餼一事古人衣服之有別如此若吉與軍絕未見有相通者然則爵弁韋弁自是二物不可混同矣

三公服毳冕辨

周官內司服賈疏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毳冕孔沖遠王制疏亦云然按三公王臣之最貴者也典命云三公八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宗伯云五命賜則七命賜國八命作牧是三公尊加子男三等與外諸侯之州牧同且射人云三公北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鄭注以爲從三公位蓋在三公之後也朝位以北面爲最尊詳朝明堂位言三公中階北面侯伯位于東西階子男則位于門東西由此觀之三公之尊雖諸侯不得與之抗也豈子男所可同哉王制云三公一命卷鄭注云卷

禮說十四

志

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夫加一命卽得服衮冕則其本服鷩冕可知也三公八命服鷩冕卿六命服鷩冕降于外諸侯一等蓋王朝之臣近尊而屈與諸侯不純臣者異其證又有三禮器言韞冕之制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王朝之大夫士也侯國士不服冕故知爲王朝大夫士鄭注謂夏殷制非也詳冕服考五冕以玄冕爲下三旒則玄冕也士玄冕則下大夫絺冕上大夫毳冕上大夫鄭也三公宜服鷩冕矣一證也玉藻云王后祿衣夫人掄狄鄭注云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祿衣三夫人尊與三公同鄭本則三公之夫人亦掄狄同于侯伯夫人而三公宜與

侯伯同服鷩冕可知鄭氏玉藻注謂三夫人服綏狄是而注司服又謂三夫人服綏狄是兩解不定所以啟賈孔之誤也然司服注云三夫人其綏狄以下乎平者疑詞玉藻注用也字是決詞鄭當謂三公服二證也詩王風云大車檻檻毳衣如綈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也此大夫當是上大夫上大夫服鷩冕可知三公宜服鷩冕三證也有此三證合之王制一命衮之說三公非服鷩冕明矣三公所以不執圭而執璧者圭是封國之瑞必成國而後執圭子男五命猶未成國大宗伯云五命賜則鄭故止執璧三公雖尊而在王朝注云則未成國之名為臣未嘗賜國故亦不得執圭射人云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夫卿六命亦已尊矣而僅得執羔孤之命

禮說十四

五

數典命無文以公之孤四命卿三命推之王朝三孤當與三公同三孤三公之亞實尊于卿故射人位孤東面位次于三公北面若卿則與大夫同面矣王制以三公與六孤亦八命屬陽故命數皆奇王制公卿官為九卿非也孤亦八命屬陽故命數皆奇王制公卿孤大夫臣道故命數皆偶無七命也而僅執皮帛然則三公安得執圭乎加皮帛一等則為璧王朝惟三公獨執璧所以尊之也又案三公有二等八命者三公之常秩也若有功德加一命令為東西二伯與二王之後同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成王之初周公為大傅召公為大保三公之職也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又為東西二伯也樂記言大武樂舞五成而分

周公左召公右是二公分陝作伯始于武王時矣九命得服衮執圭金縢言武王克商二年周公禱於三王而秉圭幽風言成王時周公居東時人有衮衣之歌然則三公九命者且得服衮執圭安得以鷩冕概之乎九命陽作伯又為諸侯之長與在外為九伯者同故雖未封國亦得執圭又外諸侯入為三公者雖服鷩冕亦得執圭以其本成國之君也然則三公執璧誠不可泥看矣二伯多以三公為之是三公服衮者多服鷩冕者猶少也豈有服鷩冕者乎然則三公九命作伯服衮賈孔明知之特謂八命者服鷩冕與子男同此則大誤不可以不辨也陳祥道禮書駁鄭氏三公妻服綏狄之說而謂三公服鷩冕得之矣又云

禮說十四

五

射人三公執璧則服鷩冕蓋王饗射降而服鷩冕則公于王射降而服鷩冕矣又云執圭乃公常禮璧特射時所執此說非也古禮君臣同服者最多天子朝服君臣朝服皆朝服推鄭注司服云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助祭有不同孔沖遠王制疏云諸侯若助王祭天地及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服若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隨王所著之服此謂王小祀服玄冕諸侯亦服玄冕若王服鷩冕諸侯亦服鷩冕餘可類推然則王朝公卿大夫亦猶是矣助祭可與王同服則饗射亦豈不可與王同服乎三公本

服鷩冕從王饗射亦可服鷩冕不必降服毳冕也凡服兼下不得僭上饗射惟三公從王服鷩冕卿以下不得服也摯與服不同服可降而摯不可降諸侯助祭皆從王服則饗射亦宜從王服鷩冕子男仍服毳冕上公當降袞而服鷩矣而所執仍是桓圭不降執信圭蓋瑞圭受之天子有一無二司服云公之服王之服是公之冕服有五不止一袞衣與圭不同未聞可用兩圭者也王祭祀之服有異而所執皆尺有二寸之鎮圭饗射亦宜然君不降臣亦不降安得謂三公本執圭至饗射而降執璧乎周公秉圭乃是三公加命作伯者陳氏據此而謂三公本皆執圭抑亦誤矣

禮說十四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漢志則云太歲在子孟康注漢志謂太初之元當是甲寅愚竊以爲不然年名甲寅月當爲丙寅何云月名畢聚乎索隱謂班固用三統與太初厯不同是又不然漢書先敘太初次敘三統截然不紊何得謂班固用三統乎或又謂太歲超辰之故不知歲星有超辰太歲無超辰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所謂龍度天門者非太歲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一歲而

太歲有二名斷無是理也或又以太歲後二位爲太陰謂此以太陰紀歲不知太歲卽太陰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廣雅云太陰太歲也知太陰太歲之非二則知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太初元年本是丁丑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者此殷厯之元太初厯所用故也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僧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其說是也其云太歲在子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漢志云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其云上元泰初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可知爲厯術之元矣

禮說十四

古經典標題說

經典標題古本皆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如儀禮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鄭氏注是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也賈公彥疏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

還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其說是也但古本禮經本無儀字鄭注禮器云事禮謂今禮也可見鄭本不稱儀禮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景十三王傳曰禮禮記顏師古注禮者禮經也然則古本無儀字甚明賈疏與釋文石經皆稱儀禮非也標題必去儀字方合鄭氏本書又如尙書標題首云堯典第一次云虞書孔氏傳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也但馬融鄭康成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是虞夏同科也楊子雲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據此則馬鄭題虞書者當是古本左傳莊八年僖二十四年成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引夏書皆在虞書內可見古本題虞夏書也孔疏從僞孔非也又如毛詩鄭氏箋箋傳固卽所以注詩而實主於箋傳故序下鄭注本無箋字今本有之亦非也

告朔餼羊對

論語告朔之餼羊自漢以來無異說近劉廣文論語駢枝獨謂告朔是天子頒朔餼羊所以待王使者也鶚竊以爲不然考之左傳春秋時天子無頒朔之事諸侯皆自爲厥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與周正異又左氏言魯

厥失閏又言司厥過可見天子不頒厥也安得有頒朔之使乎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案歲年卽朔也本可云頒之于官府都鄙無告朔禮而諸侯有告朔故又用頒字蓋以官府都鄙無告朔禮而諸侯有告朔故又用頒字別爲一句頒告朔者謂頒其所當告之朔也若云告朔卽頒朔以告爲自上告下之告則頒之卽所以告之何必言頒又言告且邦國言告而官府都鄙不言告又何義邪邦國與官府都鄙無異何必又言頒告朔邪若以

禮說十四

告

告與告喪之告同必別有言語文詞此乃行人之職非太史所掌也何得于太史言之乎告朔三見于經一見于周官一見于春秋一見于論語春秋文六年經閏月不告月左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是告朔爲諸侯告廟論語文與春秋傳同不當別生異義也且諸侯待鄰國聘使飴一牢饗餼五牢上介飴一牢饗餼三牢一牢牛羊豕皆具待之之隆如此論語言餼羊明是特羊何待王使之甚薄降于列國十數倍乎必無此理明矣況春秋天子不頒朔朱子亦云然旣久無頒朔之王使何至孔子時猶有餼羊

之供乎朱子又謂有司猶取于民而供之公家是實無其事而假其名以厲民子貢欲去之最爲得宜夫子何爲止之乎先儒以爲告廟之羊此則宜用特羊凡告祭與常祭不同虞書王制皆言天子巡守反告于祖禰用特謂特牛也故天子告朔亦用特牛本鄭氏諸侯降用特羊宜也春秋時天子雖不頒朔諸侯亦行告朔之禮蓋當時侯國固自爲祿而每月之令猶有遵天子制者故仍以朔藏于祖廟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因以此日視朔列國未必皆然魯爲周公後能守周禮故尙行之也自文公始怠于禮以閏月一不告朔以疾四不視

禮說十四

羊

朔然此外皆行之可知鄭氏竟謂文公不視朔誤也子貢欲去羊之事想當哀公之時此時餼羊猶供則告朔之廢必不始于文公可知也孔子當定公九年至十三年與聞國政時告朔必行迨孔子去魯以後漸至于廢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反魯始與子貢議此事歟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是告朔禮已廢亦反魯後事也劉廣文特以餼字爲待賓之禮故創此解不知經文有正稱亦有通稱如牲本祭祀所用而周官王膳用六牲公食大夫禮言三牲之肺是常食與待賓亦可言牲聘禮有饗而周官內外饗掌祭祀之割亨是祭祀亦可言饗國

語言馬餼不過稂莠是馬食料亦可言餼安見餼必爲待賓之禮乎告朔非正祭可不言牲且言牲無以見其爲羊故必言羊以見其費少而係于禮者也言餼以見其爲生羊故可得而去也餼羊猶言生羊耳何可泥此而謂待王使之羊乎謹陳鄙見惟夫子裁之

首陽山考

首陽之說不一馬季長賈景伯杜預謂在河東蒲阪高誘阮瞻阮瑀皆謂在河南偃師水經注兩說並存許叔重謂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顏師古注漢書皆謂隴西方輿勝覽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王伯厚斷以首

禮說十四

羊

陽在蒲阪後人因于此祀之閻百詩四書釋地兩存蒲阪偃師之說而不斷其是非學者惑焉鶚竊謂諸說皆非也曾子制言云夷齊居河濟之間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夫曰北至于首陽則自河而北行若遼西當云東至隴西當云西至偃師當云南至不得言北矣遼西隴西岐西又非在河濟之間與曾子不合且夷齊之歌抗懷黃農虞夏則其所居當在堯舜禹之區偃師等處皆非其地也遼西則孤竹之地二子旣遜國而去何又歸于其鄉岐西在武王所都鎬京之西隴西更在其西二子旣與武王不合去周國而東

何又反過周國而面或以二子歌云登彼西山惟隴西
可言西山則又不然東西南北隨在皆有天下山名西
山者多矣不必在大地之西也二子蓋自南而北又稍
向面登首陽山故謂其山爲西山耳然則諸說之謬固
甚明也惟蒲阪爲舜之都又在河濟之間其說似矣然
曾子旣言居河濟之間莊子又言北至于首陽則首陽
當在蒲阪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
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阪雷
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首陽讀如東首之首言山之
字不同亦可則謂首陽在蒲阪者亦非也按詩唐風云
知其非一山

禮說十四

表

采芩采芩首陽之顛序云刺晉獻公也唐國卽晉國晉
始封在晉陽卽夏禹都詳禹都考至穆侯遷於翼在今平陽
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卽夷齊所隱之首陽
也平陽爲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
又在蒲阪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
間意二子先居於河濟間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
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
間是夷齊去周尙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間也又云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
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于首陽山也故曾

子言居河濟間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于首陽明
自河濟間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

釋葵

說文云葵菜也詩豳風七月亨葵及葅周禮醢人饋食
之豆士喪禮醢豆之實旣夕東方之饌四豆士虞禮記
豆實士冠禮再醢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
葵之爲菹者也士虞禮記鉶芼有滑夏用葵冬用葅鄭
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葅公會大夫禮鉶芼牛藿羊
苦豕藿皆有滑注云滑葅葅之類賈疏經云皆有滑不
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

禮說十四

表

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醢醢配
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醢醢配之士昏禮菹醢四豆菹謂
葵菹與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菹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
公會大夫禮上大夫八豆聘禮堂上八豆其中皆有葵
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凡鉶羹必有滑夏皆用葵非特
士虞禮公會大夫禮也然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
喪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
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
草云葅菹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灼啖
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茆薺葵

也詩曰言采其葍蕪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萐周禮朝事之豆有葍菹又爾雅齧苦萐郭注云今萐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又苡蚘郭注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芑芑一名荊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又葍戎葵郭注今蜀葵似葵萐如木槿萐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卽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碗萐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卽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格物論云葵有鴨腳之名鮑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卽葵菜之葵明矣白樂天詩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卽此秋葵歟今葵類之可食者惟萐葵古所謂萐菜今謂之紫果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亦如豆然此非衛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萐葵楚葵等同爲葵類而已

禮說十四

无

段先生說文注質疑

神祇之祇从氏祇敬之祇从氏字異而義亦迥殊敬則能安安則自適又爲語詞詩俾我祇也當訓安祇攪我心當訓適凡訓安適及語詞者皆當作祇从氏若作地

祇之祇則義不合矣說文禋安也易曰禋饒平諸家皆作祇是禋與祇通可知祇字从示非从衣从衣於義無取五經文字从衣非也段先生皆不加辨正似失之又有一說古地祇字本作示周官猶存古文示人之示本作視士昏禮尙有此字後以視爲瞻視之視以示爲示人之示因以祇敬之祇爲地示而於祇字加點从氏作祇以爲祇敬之祇其實本一字也 大夫士皆有主鄭氏謂大夫士無主許氏謂大夫以石爲主皆非也宗廟藏主於石室所以備火災故祔字从石左傳言典司宗祔又衛孔悝反祔於西園此可見大夫有主亦可知凡

禮說十四

平

主皆有石室故說文訓祔爲宗廟主段先生謂石室乃祔郊祖宗及毀廟主所藏又謂祔从石者取如石不可轉意石室別是一事春秋之末大夫僭侈作主似皆未安 說文祠字下云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祠當作祈左傳祈以幣更其證也祭祀未有用圭牲者左正之祠祀聲相近古或通用段先生疑祠字誤似非據左傳祈以幣更則鄭訓易高訓代皆是也用圭璧更皮幣猶言用圭璧皮幣更古人文法與今不同此以更字置中開闕合上下未可以今人文法議之也江氏說可刪 禮言不王不禘爾雅訓禘爲大祭可知禘

非時祭之名段先生謂禘有時禘以禘爲時祭又以王制禘禘爲夏商禮似非 禘卽周禮之肆獻裸追享祫卽周禮之饋食朝享此舊說之誤天子有禘而無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其謂天子有禘祫二祭者非也似不宜從 禘道上祭按周官注衍祭義之道中如今祭禘則禘字當是禘之或字郊特牲人禘注云禘或爲僖此別是一字蓋僖索室毆疫非道上祭也考鄭注禘字云毆強鬼也今無毆字誤疑說文本有禘字訓爲毆強鬼也傳寫脫去之禘字本从易今誤作禘段先生謂禘字从易聲自是特識但以道上祭之禘爲索室毆疫之禘似非 禘字見儀禮止是夫禘爾雅訓女子子之夫他書亦未見爲男子美稱說文云禘夫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士對女而言明是訓禘爲女夫段先生注謂夫者丈夫也然則禘爲男子之美稱似非禘从士胥聲鉉本不誤 璣珠不圓者段先生注云沂鄂謂之幾門璣謂之機故珠不圓从幾此等語似穿鑿

卷十四終

求古錄禮說卷十五

臨海誠齋金 鶚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冊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其弟子胡毋子都箸於竹帛此竹帛並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於竹也然古書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故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古詩云中有尺素書風俗通云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縑帛散爲帷囊皆可見漢書之用帛也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然帛與紙猶並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俗異書躬自錄本蓋書

之難得也其書籍制度不作冊而爲卷軸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羅璧云古人書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爲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綰田敏等詳勘宋史藝文志謂始於

禮說十五

周顯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十百千本極爲神速鏤板之地蜀最善吳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閒嘗考之古之書籍皆寫本最爲不便漢熹平始有石經唐開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後晉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然其制頗難傳亦未廣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

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寫本不易傳錄者精於讎對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譌謬日甚後學者無他本可以勘驗其弊亦不少也

緯侯不起於哀平辨

緯侯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侯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纂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其醇者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爲孔子所作其駁者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之讖則讖緯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司馬遷武帝

禮說十五

時人而史記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之事本於尙書中候契握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閭下則稱旻天本於尙書帝命驗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尙書大傳言主春者鳥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尙書考靈耀所言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本於樂緯稽耀嘉翼奉宣帝時人也元帝初上封事言詩有五際本於詩緯氾歷樞又易通卦驗云失之豪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言差若豪釐繆以千里中候摘雒戒云周公踐阼禮記

明堂位引用其文春秋漢舍藝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禮記王制引用其文由是觀之秦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秦漢既引其文故知其起於戰國也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與鄒衍大九州之說合則括地象之書或卽鄒衍之徒爲之此起於戰國之證也至若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其言最精又孝經句命決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援神契言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皆有精義又若禮元命包言天子五廟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與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合春秋含文嘉言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與鄉射禮記合禮稽命徵言天子旂九仞十二旒諸侯七仞九旒此類又足補禮經之缺故知其始於孔氏也隨書經籍志云說者謂孔旣敘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識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書洪範孔疏緯侯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然則謂緯侯起哀平孔沖遠亦不以爲然矣吾得斲之曰緯侯創始於孔氏增纂於戰國盛行於哀平

釋咎

咎古通舅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注云古文舅皆爲咎春秋傳舅犯他書亦多作咎犯咎與舅義不相涉而得段借者以聲同也咎又通皋皋陶一作咎絲皋咎聲亦相近古韻蕭肴豪尤通也故磬鼓磬字从鼓咎聲

釋庸

庸古通傭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於傭故有代義庸又通墉易同人聚其墉釋文云鄭作庸鄭氏云小城曰附墉附墉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而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通訟書堯典歸訟可乎釋文馬本作庸訟俗作頌故亦俗作庸也庸又通用說文庸用也庸从庚从用文省卽爲用庸用義同又聲之轉也庸又通閭左傳閭職史記齊世家作庸庸又通作燄書洛誥毋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作庸庸與閭燄聲相近古韻冬鹽本通左氏春秋盟于坐隴公羊穀梁作坐斂禮記左傳窆封二字通用說文熊从炎省聲皆其證也

釋祗

祇古通振禮記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書
皋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桀誓
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
無逸云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
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祇動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
凶說文引易作楷恆楷與祇聲同曲禮吟於鬼神注云
吟致也吟或為祇吟與振聲相近張揖埤蒼引作祇云
告也祇與祇聲亦相近皆祇振相通之旁證也古韻支
真通春秋齊師遷紀邢邵邵邵字音茲而从晉寅寅二
字本在真韻而亦入支韻詩祇自塵兮塵與底字為韻

禮說十五

本

夏禹襄陵操不入父子子字與民字為韻左貴嬪楊后
誅坐萬春焉春字與時字為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
與一字為韻又是非歷臟法內觀有所思思字與晨字
為韻皆支真相通之證也又真元二韻通人人所知也
艮字从目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止音相
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
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盡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為
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
亦从斤圻即垠字又通作畿字禮記車不雕幾幾斂也
班固答賓戲張良受書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

晨與旂字為韻左傳龍尾伏辰辰亦與旂字為韻然則
支元通即如支真通也微真通即如支真通也惟支真
通故祇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祇又通多春秋傳
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
祇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祇祇變也漢書敘傳
姒姒公主孟康注引作姒姒變也

封禪辨

封禪非古也其事不見於經典惟管子有云桓公欲封
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
記者十有二焉皆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虞義封泰山

禮說十五

七

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
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
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此封禪
之說所由起也後儒以管仲周人其言當可信不知管
子一書多後人所附益而封禪之說尤為誕妄梁許懋
嘗駁之云夷吾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
受命君云何而得封禪神農與炎帝是一主分為二人
妄亦甚矣史記索隱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
登封者此曲說也果是神農子孫亦當舉其名號且非受命之此足正其謬然所言猶未盡也封禪
君何得而封禪乎

之禮必一時所行會稽與泰山相去三千餘里須閱數月禪與封不同時何邪是亦謬矣之甚者也且既云七十二家皆禪梁父而十二君所禪或于云云或于亭亭或于會稽或于社首皆不于梁父晉灼云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括地志云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晉灼云社首在鉅平南十二里是皆不同處此何說邪白虎通云三皇禪于繹繹之山五帝禪于亭亭之山三王禪于梁甫之山甫與父同與管子迥異抑又何邪帝皇伏羲爲最古此時禮始制而猶甚略而前此六十代太古洪荒之世豈得已有此煌煌大典邪此其

禮說十五

八

妄誕之甚必非管仲之言也蓋戰國之時陋儒所偽造孟子言處士橫議故凡古書之荒謬不可信者大抵戰國人依託也故秦始皇聞而始行之管子未有刻石頌德之說而始皇乃刻石自頌此蓋出始皇之意也然猶未有玉牒玉檢金泥金繩之封漢武帝封禪始有玉牒光武始有玉檢玉璽金繩金泥此蓋惑於方士汨於緯書其視秦皇又有甚焉自是以後人主皆以封禪爲盛事儒者亦罕知其謬鄭康成一代大儒其注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且引孝經緯鉤命決之言以爲封禪而其他無論矣惟司馬彪袁準許愨王仲淹胡致堂蘇子由馬貴與輩能辨其非然近時講漢

學者猶據舜典至于岱宗柴柴字當依說文作崇及禮器因名山

升中之說謂古帝王受命而興必有封禪祀天祭地刻

石紀號是不可以無辨也竊謂古帝王有禪而無封其

事迥與後世異先儒說封禪者類皆以封爲報天禪爲

報地白虎通云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

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一作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張純云封于岱宗報天神禪梁

甫祀地祇服虔云封者增天之高歸功于天禪者廣土

地應劭云封爲增高禪爲祀地禮器鄭注引孝經說云

此即鉤命決之文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孔

疏云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爲壇在于泰山之上考績燔

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

讀爲暉謂除地爲暉在于梁甫以告地也唐開元中封

禪先祀昊天上帝於山上次日享皇地祇於社首此皆

以封爲祀天而增其高禪爲祭地而益其厚也漢武帝

光武唐高宗封禪皆祭天於泰山下與開元禮異宋真宗封禪祭天與而祭地則不異也不知禪非祭地史記封禪

書云始皇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從陰道

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祠雍上帝所用是秦皇

封禪惟祭天不祭地也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

立封又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說文云禪祭天也

漢書武帝

紀云望見泰一封天文禮禪古禪字是禪為祭天也此以禪為祭天獨得其解張

氏亦謂禪祭天與許氏合而言祭于泰山之上冀近神

靈非也封禪書云天好陰祠必於高山下時此說亦非

周官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

降可得而禮矣說文謂土高曰丘爾雅言丘非人為是

丘為山之小而卑者

魯有尼丘山是山亦稱丘虞翻易注云半山稱丘丘下稱陵廣雅云

小陵曰丘是圓則象天禮器謂因天事天為高必因丘

陵蓋指此也此在國祭天則然若巡狩四嶽則不必圓

丘惟于高嶽之旁小山上祭之亦如圜丘之祭也天本

高故祭于土高之丘然欲天神之下降故不祭于高山

之上且祭山必升其巔若祭天亦于其上則與祭山無

別故必祭于高山旁之小山也然則管子所謂禪梁父

者蓋古帝王巡狩至泰山祭天之禮也祭天所以告至

四嶽皆當有之舜典云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傳云燔柴

祭天告至經又云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孔疏云柴

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而岳北岳皆然則四岳莫不祭

天非獨泰山也禪之為言禪謂除地為壇郊特牲所謂

埽地而祭禮器所謂至敬不壇也古者夏正祭天于南

郊為泰壇冬至祭天于圜丘巡守祭天于四嶽下小山

禮說十五

十一

則不為壇但除地為壇故曰禪說者乃謂祭天于泰山

之上又封土為壇此誤而又誤者也且又以禪為祭地

殊不知古帝王巡守並無祭地之文即秦皇封禪亦無

祭地之事封禪書言秦皇禪梁父禮如雍祠上帝是禪

為祭天當時諸儒議古封禪埽地而祭席用菹藉亦皆

祭天禮也史記始皇本紀云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下禪梁父此祠祀當是祭泰山非祭天也觀禮云祭山

丘陵升爾雅云祭山曰廋縣

觀禮疏云升廋縣也郭注云或廋

或縣置之於山廋縣皆在山上所謂升也孫炎謂埋於

之詩般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毛傳云高山四嶽也鄭

箋云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是知始皇上泰山

祠祀者祭泰山也秦最近古故猶得古禮之遺弟登封

泰山刻石頌德非先王之禮耳至漢武帝禪肅然如祠

后土光武禪宗地于梁陰乃以禪為祭地此尤誤之甚

者也夫古聖王兢兢業業視民如傷不自滿假必無刻

石頌德之事又豈敢告成功于天禮器云因名山升中

于天中者心也謂以代天巡守之心上告于天也因名

山謂因至四嶽而祭天也

據此亦可知禪說者以升中

不徒於泰山為告成功或以為刻石紀功誤矣鄭注謂告以諸侯之

成功似乎近理然天子初至四嶽即燔柴祭天此時尚

禮說十五

十一

未考諸侯之功績何得卽以成功告乎孝經緯謂考績燔燎燔燎與考績絕不相涉連而及之何耶若謂考績既畢然後燔燎顯與舜典悖矣又云禪乎梁父刻石紀號煥炳魏魏教化顯著是紀號卽紀功故白虎通云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或謂紀號但紀易姓有國之號非自紀功以爲上古帝王所宜然不知旣已刻石則已有文字書之簡冊自可傳于後世何必至泰山而刻石紀號然後沒世不忘乎至于玉檢金繩之封尤爲無謂不待辨而明矣若夫增高益厚之說亦理之必無者夫天至高地至厚豈區區之土可增益之而以此爲報

禮說十五

十一

天地果何義耶或以祭天地爲報其德說固近理然巡守實不祭地而祭天祇以告至非郊祭大報本之義安得以名山燔燎爲報天報地乎由是言之古有禪而無封禪祭天而不祭地與後世封禪之說大相懸殊然禪之名亦非古所有古但謂之柴而已學者不可不察也

蠡臘辨

蠡臘之祭說者不一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或曰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是謂周有蠡有臘臘亦蠡祭也孔疏此等之祭總謂

之蠡若細別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蠡其祭則皮弁素服黃冠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黃衣大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疏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祭謂旣蠡臘先祖五祀也於

是勞農以休息之孔疏息民爲臘與蠡異不知臘與蠡祭相去幾日唯隨禮及今禮皆蠡之後日是以息民之祭爲臘在蠡之後也蔡邕獨斷云夏日嘉平殷曰清祀

周曰大蠡漢曰臘風俗通說與此同廣雅云夏日清祀殷曰嘉

平周曰大蠡亦曰臘此說與蔡少異是蠡臘一祭而二名蠡卽

禮說十五

十一

臘也陳氏祥道謂王蠡祭服玄冕皮弁素服黃衣黃冠皆執事者之服方氏慤謂皮弁素服是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是助祭者之服郝京山謂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蠡祭之服黃衣黃冠民間蠡祭之服是皆以黃衣而祭爲蠡祭中之事不謂之臘也案周官禮記皆言蠡而不言臘是周祭有蠡無臘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乃秦國之禮非周禮也月令爲秦呂不韋所撰多櫟入秦制季秋爲來歲受朔日秦用亥正也太尉爲秦官名秦無蠡又九門亦當爲秦之城門餘不合周禮者尙多秦無蠡祭而于孟冬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凡三祭合享百神遂勞農休息以倣周之大蠡秦初奉周正朔故此三祭在亥

月以歲終合享百神也後改用
亥正則此等祭于戌月行之 而不以蟄名之史記秦

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可知周本無臘臘始于秦惠

文君時其後呂不韋撰月令遂以為天子之制後儒不

察而以為周禮誤矣周禮孟春祈穀于上帝仲春祭社

稷亦所以祈年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皆于本年

之春行之未有預祈于年前者也歲終之祭當報而不

當祈且祈年不當但祈日月星辰而不及上帝日月從

祀于圓丘南郊又特祀于二分六宗當祀於孟春詳四類考

未聞祀於孟冬者也社已祀于春秋先祖已祭于四時

此時適已烝祭五祀已分祭于四時乃復祭之不病其

數乎萬充宗禮說十五

祖祭于廟五祀祭于宮而勞農休息則在于郊其地隔

遠皆不合於禮禮運云管仲與於蟄賓事畢出游

於觀之上鄭注云謂蟄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

之中不知蟄祭畢必行燕禮考工記梓人張獸侯則王

以息燕息燕者因蟄祭息老物而燕也凡燕皆用獸侯

以概其餘也鄭注息者休農息老物也此言息燕舉一

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非是燕禮以大夫為

賓孔子為大夫故為蟄賓燕于寢故事畢而出游於觀

若祭宗廟而助祭孔子安得為賓乎不得據此而謂蟄

亦祭宗廟也然則祈年于天宗以下三祭非周禮明矣

鄭注皆指為周之蟄祭殊不知郊特牲明著八蟄之神

詳八蟄考若蟄祭亦祭天宗公社等神經文何以不著乎且

經云蟄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以八

神有功於民而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若日月

星辰社稷宗廟何待索耶其繆甚矣萬充宗蔡氏德晉

秦氏惠田皆辨之黃衣黃冠而祭郊特牲統載于蟄祭章中是其祭亦名

為蟄不得指為臘凡以息民之祭為臘者皆誤也周本

無臘祭左氏僖公五年傳有虞不臘之言蓋左氏是戰

國時人見秦行臘祭于亥月因為此說朱子云左傳是

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非虞公時已有臘祭也萬充宗

謂周有蟄無臘為秦禮足正舊說之誤但云周以亥月

為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

及臘祭也考爾雅十月為陽無亥月名臘之說鄭注月

令云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是秦之臘祭非因臘月

而名之也周獵以夏正仲冬亥月不獵何名為臘乎萬

氏謂周以亥月為臘月亦誤矣蔡邕合蟄臘為一其說

實勝於諸儒但謂周曰蟄漢曰臘不言所祭之異亦何

未合又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其名不見於經其義亦

無可取殊不足信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蟄可知蟄之

名唐虞三代所不變也安有嘉平清祀之名哉史記秦

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是嘉平之名始于秦清祀亦猶是也蔡邕又謂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此出于緯書其繆更不足辨矣魏高堂隆議臘用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博士秦靜議古禮出行有祖歲終有蜡無正月必祖之禮此說是也皮弁素服黃衣黃冠其服各異當是二祭陳氏謂天子玄冕執事者或皮弁素服或黃衣黃冠不知天子玄冕則助祭執事者似當冕服或爵弁不得服皮弁也黃衣黃冠非禮服之常其服最賤何可執事於玄冕之側乎方氏謂主祭者皮弁素服助祭者黃衣黃冠不知主祭者皮弁助祭者亦當皮弁安得服黃衣黃冠乎郝京山謂民間蜡祭服黃衣黃冠不知小民不得祭蜡鄉遂都鄙雖各有此祭亦必官吏行之其官或為大夫或為士皆可服皮弁也何必黃衣黃冠乎經云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壻殺也蜡以息老物見周官故為素服送終以葛為帶以榛為杖與常禮服不同則豈必服玄冕乎言皮弁素服而祭自是主祭者之服安得謂助祭者之服乎言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明別是一祭非正蜡之禮也注疏以此為蜡後之祭此說近是但不宜以月令臘先祖五祀當之耳息民之祭雖在蜡後卻當與蜡同日何

以知之周官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老物兼田夫萬物而言本注是息民之祭亦蜡祭也蓋別而言之息民自為一祭通而言之息民在蜡祭中可知當與蜡同日不然安得統名為蜡乎禮記云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鄭注引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也息田夫必燕飲而謂之一日之澤其與蜡同日可知矣孔疏以為在蜡之後日非也息民之祭其禮與蜡別者先儒多未詳考蜡之祭天子諸侯親之息民之祭則使有司行事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服草服而與野夫相接非至尊所宜矣蜡祭先嗇等八神而息民之祭亦必有其神蓋四方百物為八蜡臣燕于寢焉野人飲酒皆在鄉學中而天子諸侯亦與羣臣燕于寢焉豳風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即蜡祭畢勞農休息而飲酒于序也玉藻云唯饗野人皆酒所謂朋酒也毛傳云兩尊曰朋野人不得升君之堂毛傳以公堂為學校是也鄭箋謂國君饗羣臣非也祭蜡吹豳頌其以此與麻冕黼裳蟻裳形裳解書顧命云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師

大宗皆麻冕形裳爲孔傳云王及羣臣皆吉服蟻裳色
玄孔疏績麻三十升爲冕故稱麻冕王麻冕者蓋袞冕
也袞之衣五章裳四章裳非獨有黼以袞之章色黼黼
有文故特言之鄭玄于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按康王居嚳不可純吉受先王之命不可純凶故特制
吉凶參半之服羣臣亦然麻冕與論語異論語對今也
純而言故特言麻以明其不用絲古之冕未有不麻者
何必言麻故禮皆止言冕或曰袞冕或曰裨冕或曰玄
冕未有言麻冕者此獨曰麻可知其爲變服矣蓋卽用
麻之本色不染爲玄如嚳禮所謂麻衣者也天子裳有

禮說十五

卷一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鄭謂周天子何獨言黼詩言服九章非也黻衣繡裳衣繡裳未有言黼裳者此特言黼又可知
其爲變服矣考工記云黑與白謂之黼此裳黑白相間
故謂之黼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謂以狐黑
白相間爲黼裘黼裳之制亦然非刺繡斧文之黼也蟻
裳卽玄裳玄裳爲上士玄端服之裳見士冠禮注不繡黼黻
其衣亦無文可知形裳卽纁裳纁爲赤色禮器云天子
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是纁裳之衣裳無文
玄裳衣裳無文形裳衣裳亦無文王爲嚳主其服視羣
臣爲尤重豈有臣服無文而王反服文繡乎其皆爲吉

凶參半之服甚明注疏及蔡傳惟以蟻裳爲吉凶參半
之服餘皆爲純吉之服失之矣

軍制車乘士卒考

古者軍制車乘士卒先儒多謂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車上三人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
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用之於
戰江慎修周禮疑義案此說考之於經皆不合詩采芑
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箋云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
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夫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

禮說十五

卷一

耳今用一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古者用兵未有如
此之多況以方叔克壯其猶征伐蠶爾之變荆是時蠻
非如春秋安用士卒之眾若此乎王者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而謂羨卒盡起宣王之賢必不忍爲也此其不合
者一也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夫一乘七十
五人是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言三萬此詩盛誇魯
之彊豈反少言之乎鄭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
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不知以三軍言每乘七十五
人止須五百乘與公車千乘不合經于公車千乘之下
言朱英綠滕二矛重弓是謂征伐時車且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
乘非制國乘數也

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應遽減其數而言三萬也孔本
疏其不合者二也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
三千人虎賁甲士也虎賁是有勇者若每兩甲士三人
一車兩輪故曰兩兩即兩也則三百兩當止九百人若
兩以車言蔡以駕四馬言則三百兩當止九百人若
統士卒言之當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何止三千其不合
者三也周官大司馬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有
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五
人為伍此戰陳不易之法春秋時猶然甲士當與甲士
為伍不當與步卒為伍今以一甲士與四步卒為伍非
法也四兩為卒二兩則為卒之半配偶均齊今以三兩
為一乘則不得以四兩為卒推而上之旅與師軍之法
皆亂矣其不合者四也然則一乘七十五人必不可用
之戰明矣七十五人之制出於司馬法然司馬法本有
二說鄭氏詩箋及論語注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而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革車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鄭不詳其所以異賈疏及春秋孔疏
皆以七十五人為畿外邦國法三十人為畿內采地法
不知王者軍制自畿內達之天下安得有異且士卒出
于鄉遂非出于采地也江慎修謂七十五人者上甸之
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此說得之然其解周官亦

謂戰車七十五人則亦誤也夫車乘士卒經典有明文
讀者不察耳周官言五伍為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
二十五人為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
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襍也凡用兵選其強
壯有勇者為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
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
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
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
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
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廢耆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
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
一乘也五乘凡一百五十人馬二十四匹其糗糧芻蕘宜
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重車皆在兵車之後將重車者
大抵皆老弱之人皆步卒而非甲士故不用以戰行則
將重車止則為炊爨樵汲等事也江氏謂四兩為卒以
一兩之人將重車抑又誤矣伍兩卒旅皆戰士也散文
士臣是也通孟子危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
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為
一乘則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

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闕宮詩言公徒三萬。倍公時止二軍也。鄭氏兩解不定其答。臨碩以爲魯頌二軍。二軍此說是也。孔疏亦以爲然。

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

之。每乘二十五人。則千乘適二萬五千人。是爲二軍。春秋

軍制官制皆不必如古。魯大國本當三軍。而其初止二軍。晉亦當三軍。而其初止一軍。二軍後乃有六軍。他國

可知。併將重車者。計之適三萬也。孟子言武王虎賁三千人。

書序作是。甲士三千。每乘車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

兩也。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又左

氏閔二年傳云。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云。一乘

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

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小戎。兵車。詩小戎。伐。伐。收。是也。

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卽

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或疑一乘二十五人。則大

國三軍當有一千五百乘。乃制國不過千乘。見坊記。是車

乘不足軍之用也。不知大國千乘是計。井出車之常法

蓋十井出車一乘。詳千乘之國。出車考。大國百里提封。萬井可出

車千乘。故曰千乘之國。天子畿內千里提封。百萬井可

出車十萬乘。經傳從省文。故曰萬乘之國。萬乘千乘非

必以爲軍旅之用也。古者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

車。而不出兵。詳千乘之國。出車考。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

出于三鄉。次國二軍。出于二鄉。小國一軍。出于一鄉。家

出一人爲兵也。車則八十家出一乘。其數自不能相合

如天子車有十萬乘。而兵止六軍。計用三千乘。其不用

者甚多也。如荀彧七十五人。則六軍止千乘。不用者更

多矣。大國千乘。如一乘七十五人。則三軍止用五百乘

次國四百九十乘。二軍止用三百三十三乘。有奇餘二

車而不出兵。詳千乘之國。出車考。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

出于三鄉。次國二軍。出于二鄉。小國一軍。出于一鄉。家

出一人爲兵也。車則八十家出一乘。其數自不能相合

如天子車有十萬乘。而兵止六軍。計用三千乘。其不用

者甚多也。如荀彧七十五人。則六軍止千乘。不用者更

多矣。大國千乘。如一乘七十五人。則三軍止用五百乘

次國四百九十乘。二軍止用三百三十三乘。有奇餘二

十五人。小國二百五十乘。一軍止用一百六十六乘。有

奇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是皆不合者也。夫一乘七十五

人。軍數車數。旣不合。又何疑於二十五人一乘。車有不

足乎。左傳成元年疏云。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

家所供。是千乘之車馬。不盡出於民間也。則或有不足

亦官自作之焉耳。且古者用兵。甚希。卽用之。亦不必皆

三軍。如大國用二軍。則車乘固無不足矣。左成元年疏

謂對敵布陣。必用大司馬伍兩卒旅之法。非一乘車七

十五人。此足以正諸說之謬。而謂七十五人。乃徵課邦

國之兵。所徵之兵。旣至。然後以鄉遂法用之。則亦謬矣。

古天子用兵不多。豈必徵兵于諸侯。卽或徵兵。其調發

亦當與鄉遂同。兵車一乘。當用甲士十人。而今止三人

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內邦國爲二制故有此強解耳孔塢約經學危言云軍蓋五百乘蓋二十五人發前人所未發極爲精確然其所言亦多謬謂一乘二十五人唯六鄉制軍如是郊遂以外井地制賦車乘與此不同乘之人數亦非有定司馬法以七十五人爲乘小司徒注以三十人爲乘齊以五十人爲乘楚之乘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以百二十五人爲乘案六遂與六鄉同六鄉爲正卒六遂爲副卒其制軍初無異也都鄙惟有一乘七十五人之制無三十人爲乘之制也一乘三十人車出於丘甸士卒出於六鄉其將重車之人則調於六遂不得混而言之

禮說十五

西

也齊之五十人爲乘非先王之制豈得謂郊遂以外乘之人數無定歟楚廣偏兩以車言車二十五乘爲小偏百二十五乘爲大偏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偏伍亦以車言也本江慎修孔氏又云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各以士之眾寡分別名之今謂二十五人其乘近所謂輕車者歟不知此五者皆兵車其名蓋以周而殊鄭注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夫然車之所用有異而一乘二十五人必不有異否則車乘卒伍皆亂矣豈足以制

勝哉又云通率鄉皆家三人其用之戰也三番更迭役之此亦不然古者罕用兵大抵徵之於鄉而已如或用兵不足抑或連年用兵則當徵之于遂又不足當徵之都鄙本左成元年疏及小司徒疏所用皆正卒也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出師固不用之矣所以然者羨卒多子弟力未強壯又未諳練未可以戰也田與追胥自可用且羨卒或有或無或多或少豈必能家出一人又何以備伍兩卒旅師軍之數哉則謂三番更迭役之必不然矣

禮說十五

五

求古錄禮說卷十六

臨海誠齋金 鶚

鄉黨正義

孔子於鄉黨節

王注云恂恂溫恭之貌朱注以爲信實之貌案爾雅釋詁云恂信也說文云恂信心也故朱注以爲信實之貌然恂之爲信皆單言之未見有連言恂恂者且信實之貌與似不能言義不相承鄉黨宜信實豈宗廟朝廷不立信實乎於理亦未安王注以爲溫恭貌得之矣但恂恂何以訓爲溫恭竊謂恂恂當作悛悛

禮說十六

劉修碑引作遜遜祝陸碑作遜遜遜遜遜遜皆與恂恂聲近而通也前漢書李廣傳云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與遜遜通是卑遜之意故云如鄙人孔子居鄉黨之閒謙卑遜順故曰悛悛如也王注以爲溫恭此恭字如子產行己也恭之恭亦謙遜之意朱注失之語類又云恂恂訓詁宜爲信實然亦有溫恭意蓋以信實與似不能言不相承故云亦有溫恭意卻不思信實與溫恭義不相涉也

上大夫下大夫

存疑云下大夫與己平等者上大夫尊於己者是謂

孔子爲下大夫也史記云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江慎修駁史記謂魯國無大司寇諸侯下大夫五人司空之下有攝行相事是相禮之事說本毛西河亦以孔子爲下大夫也全謝山云春秋諸侯之國竝不止三卿宋晉皆六卿鄭之細亦備六卿魯初有臧氏東門氏與三桓其爲卿凡五卿後臧氏東門氏失卿則有叔氏爲卿凡四卿不止三卿也至於夾谷之相正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所重莫如相非卿不出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墮

禮說十六

三都張公室是小臣而妄豫大事必非聖人所出也案全說最確侯國以司徒爲相然臧宣叔爲司寇公羊傳云宣叔者相也是魯行相事非特司徒一人宣叔與季文子同掌國政故亦得稱相然則夫子以司寇行相事亦猶是矣史記謂之攝者蓋以司徒爲正司寇非正也史記於攝行相事之下卽云與聞國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則相爲相國而非相禮明矣夫子初爲司空小司空也旣而爲司寇則大司寇也史記大字不銘毛氏江氏執周制駁之泥矣由此言之孔子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言未知爲小司

空時爲大司寇時若枉爲小司空時上大夫尊於己一等者也若枉爲大司寇時則上大夫爲平等矣然雖平等而三卿較司寇爲稍尊族國本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命於天子則其分稍尊明矣夫子與之言得不問問如乎

君召使擯節

鄉黨一篇非皆孔子事也觀君子不以紺紕飾句可見若皆孔子之事何得稱君子乎邢疏以君子爲孔子朱注因之不知篇首旣標孔子何必於此又稱之卽欲重稱何必改爲君子此其說不可通也晁氏謂孔子仕魯時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涂

禮說十六

三

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此說足正舊說之繆誤於此節又得一解揖所與立左右手是承擯之事趨進送賓是上擯之事孔子旣爲承擯何得復爲上擯可知非孔子事也江慎修據聘禮賈疏謂孔子以下大夫攝上擯故得趨進送賓而左右手時仍是以大夫爲承擯也不知孔子旣攝上擯何不於大門外傳辭之時卽令攝之而必先使爲承擯乎入大門後卽須入廟豈能於此時遽易其擯乎

揖所與立左右手

周官司儀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此言揖所與立

左右手是交擯非旅擯又周官諸侯朝曰賓大夫聘曰客此言賓不言客當如兩君相朝之禮鄭注君召使擯云有賓客使迎之統君朝臣聘而言其說未確朱注亦未分明江慎修因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卿來聘之事乃謂此他國大夫來行小聘故不書於春秋不知小聘禮輕必不用交擯煌煌大典而以小聘目之其繆甚矣總是必以此爲孔子事故不免曲爲之說耳

中門

人臣出入君門皆由闕東曲禮所謂大夫士出入君

禮說十六

四

門由闕右也

孔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臣出入君門恆從闕東也

聘禮公事

自闕西私事自闕東玉藻所謂賓入不中門也以該

出不言出者省文

饒雙峰謂臣入由闕東出由闕西其說最

繆陳氏云闕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

此說得明確閭百詩駁之謂左右無定出而向南則

闕右在門之西扉非也

何義門讀書記誤與闕氏同

此節言聘賓之禮入公門謂庫門也立不中門此門

亦是庫門以未入之時言也行不履闕以方入之時

言也雉門君與賓同入

廟在雉門內

賓無獨立之理廟門

內君立于中庭賓無中門而立之理惟庫門之外君

未迎賓時賓立門外以俟或有中門而立之理故君子必謹之也過位之位在中門非廟門明矣

過位

鄭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不指聘禮言與聘禮注不合蓋鄭兩解不定也包注云過君之空位是以朝位言故皇邢二疏皆謂門屏之間亦不指聘禮言總與本旨乖刺劉端臨以聘禮言得之矣而謂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鶚竊以爲不然中庭者東西之中也賓與君入廟分而左右君由右唐以就東階賓由左唐以就西階詩中唐有贊爾雅釋宮云

禮說十六

五

廟中路唐與階相直不在中庭則中庭之位賓何由過之乎位字仍當指朝位蓋外朝之位也外朝位在雉門外舊說謂在庫門外者非也廟在雉門內舊說謂在庫門內亦非故入廟必過之此時賓隨君而行故或有應對之言若在廟庭賓與君分左右行不得有言矣古注有以位爲臣之朝位者見曲禮下卿位孔疏此說非也果是卿位當明著卿字且卿位何須色勃足躩固不待辨而明矣

復其位

過位不言其明爲君之位也復位曰其明爲聘賓之

位也孔注云來時所過位此可以解復字而不可以解其位矣劉端臨謂廟門外接西塾之位本之聘禮此說最確

執圭節

孔子仕魯時未嘗聘於鄰國晁氏謂此非孔子事是也江慎修謂孔子爲大夫使於他國行小聘禮不書於春秋故記執圭一條然小聘曰問必無享禮私覲此節有之明是大聘非小聘也

享禮

鄭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朱注因之案享用圭者惟

禮說十六

六

二王後享天子諸侯相享皆用璧琮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鄭

注偶誤江慎修辨之

孔搗約經學厄言云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禮禮賓時也聘禮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覲案享者賓所以享主人禮者主人所以禮賓二字不得連稱然此節皆言聘使之容儀不得以禮字獨爲主人之事若亦屬聘使當言受禮矣享爲公事受禮爲私事享有容色空特言不得以受禮與享併言有容色也聘禮記云及享發氣鬻盈容卽此所謂有容色也而受禮之容色則無文可知享禮止是享也聘

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其明證矣

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此二句皆淡衣之制自來未經人拈出案曲禮云父

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淡衣篇云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

純以素績與青所謂采也未有純以紺緇者也朝祭

之服皆無飾惟淡衣有之淡衣連衣裳皆有緣緣廣

寸半不但領袖也孔注以飾爲領袖緣朱注沿其誤淡衣爲大夫士

燕居之服故謂之褻服觀下褻裘可見王注云褻服

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此說是也江慎修以爲在內親

膚之衣又名澤又曰袒服誤矣君子不以紅紫爲褻

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爲之者紅紫色豔必服於外若

袒服何貴於紅紫乎則褻服卽淡衣可知也淡衣之

類有衿有褶有袍玉藻云績爲繡繡爲袍褻爲綱帛爲褶鄭注云繡袍衣之有箸之異

名也綱有衣裳而無著皆連衣裳故宜於私居也淡衣

以白布爲之詩所謂麻衣如雪是也未世尙紅紫然

不敢以爲朝祭之服春秋人君有服紫衣者人臣不

罪見惟淡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故雖褻服亦不

用也時人尙紅紫亦尙紺緇紺緇皆赤黑閒色孔注

爲齊服是誤以紺爲玄以緇爲飾練紫之類也紺緇

服是誤以緇爲縹江慎修辨之是也

赤少黑多緇又黑於紺紫亦多黑少其色最豔故能

奪朱而與紅並列也時人或以紅紫爲淡衣因以紺

緇爲飾卽以白布爲淡衣亦或以紺緇爲飾皆非先

王之法服君子所不爲也

朝祭服之中衣制與淡衣同亦淡衣類也中衣或用

布或用素上服布中衣亦布皆以采緣諸侯丹朱爲

緣大夫不得丹朱或慕丹朱之色因取朱而兼黑之

紺緇飾之然亦不正矣是則紺緇飾兼淡衣與中衣

紅紫爲褻服則專指淡衣也

君子不服紅紫王注但謂其不正朱注兼言近於婦

人女子之服不知婦人女子服紅紫後世有之古無

是也然則不服紅紫但當主閒色不正說矣閒色有

二一爲五行相生閒色一爲五行相克閒色相克閒

色古人絕不用相生閒色惟用青黑黃赤二色既取

其相生又貴其象天地也天色青黑古人象之爲玄

玄是黑而兼青舊說謂黑中有赤是水火爲綦爲黝

相克閒色褻衣且不用況可爲祭服乎爲綦爲黝

作幽地色黃赤古人象之爲纁爲緇爲縹皆以爲正

服今人但知閒色不用未知古人制作之精意也

必表而出之

孔注云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曲

禮云衿絺綌不入公門鄭注云衿單也孔子曰當暑
衿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案漢儒說皆以表衣
爲在絺綌外出爲出門但出之二字文義未安皇疏
本必表而出無之字孔鄭本亦當如是今本有之字
蓋衍文也朱注以爲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
當云必有裏衣乃言必表而出其義不明矣且衿絺
綌而著裏衣常人亦多有之豈必君子乎朱注又引
詩蒙彼絺綌爲證不知蒙彼絺綌是言展衣蒙于絺
綌之外非言絺綌有裏衣也玉藻云振絺綌不入公
門表裘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衿二句連文皆惡其褻裘外

禮說十六

九

當加上衣與絺綌外當加上衣正同又可與此經相
證明朱注殊失經意江慎修乃從朱說誤矣
絺綌內有裏衣卽袒服也袒服冬夏皆有之字从日
謂日日服之也邢疏云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
中衣冬則加裘夏則不用裘而用葛葛上加朝服此
以親身之衣爲明衣然明衣爲齊服祭亦宜用朝服
不必著明衣也

孔注及鄭氏禮記注皆云必表而出謂其形褻蓋言
絺綌爲居家褻服且其形稀疏故必加表衣也絺綌
內有裏衣何至見肉邢疏云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

不敬失之

表衣有二聘禮疏云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
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是表衣凡兩重然此乃朝祭
之服若便服出門不加上服則絺綌外止有淡衣猶
朝祭服之中衣也在家絺綌上可不加表衣則絺綌
亦爲淡衣之制上二句皆言淡衣故以類記之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邢疏謂緇衣羔裘朝服素衣麕裘朔服亦聘服黃衣
狐裘大蟠息民祭服江慎修謂緇衣羔裘亦大夫士
之祭服然其說猶未備也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緇

禮說十六

十

衣羔裘裘以羔爲貴玉藻疏劉氏云六冕之裘皆黑
羔裘此說是也大夫助祭服玄冕士助祭服爵弁皆
緇衣羔裘也然則緇衣羔裘玄冕爵弁冠弁冠弁卽朝服大夫以上冠弁士玄冠舊說謂大夫亦玄冠非也玄冠等服皆用之其用
廣矣素衣麕裘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
服之玉藻疏云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
之朝狐白裘素衣爲禘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
子之朝不衣狐白用麕裘素禘也又大學始教皮弁
祭菜大蟠之服皮弁素服大夫士皆素衣麕裘其用
亦廣矣黃衣狐裘韋弁及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

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
韎是赤黃色豎服黃狐裘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
則用黃衣狐裘左傳臧紇敗於邾國人有臧之狐裘
之歌此兵事服狐裘之證黃狐裘以黃衣而上服則
韎猶黑羊裘以緇衣而上服或玄與緇稍有別韎
與黃亦稍有別也韎黃而兼赤玄黑而兼青天子諸侯玄端以居
服狐青裘士相見及冠昏禮服玄端則用狐黃狐以白爲貴青次之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玄端之裘也說本戴東原玄端之
裳不一士玄端可用黃裳襍裳故裘亦不一狐黃自

禮說十六

十一

可用也士不衣狐白狐青狐黃皆可用夫緇衣羔裘素衣麕裘之用
不一而黃衣狐裘何獨用於息民之祭乎且息民之
祭黃衣黃冠不在冕弁玄冠等照之列其服甚輕得
下通於野夫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何可與緇衣素衣等
服類敘乎然則黃衣狐裘當以韋弁玄端服爲正而
黃冠服則兼及之說者乃專指黃冠之服而遺韋弁
玄端誤矣

玉藻云麕裘青紵褻絞衣以裼之鄭氏儀禮注謂麕
裘之裼或絞或素無一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
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陳氏禮書云絞衣素

衣也鄭氏以絞衣爲蒼黃之色其說無據案麕裘爲
皮弁服裼必以素衣如鄭說何他裘之裼有定而麕
裘獨無定邪熊氏謂君臣異裼則鄉黨所言正是臣
禮何裼以素衣邪陳氏謂絞衣卽素衣此說得之但
素何以謂之絞絞與縞聲相近疑絞當爲縞之譌縞
衣素衣也

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謂旣蠶
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
裘是鄭以息民之祭爲臘所祭先祖五祀之神也故
此章皇疏云黃衣狐裘此服謂蠶祭宗廟五祀也息民

禮說十六

十一

祭在蠶後此歲終大蠶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
黃冠孔子助蠶祭亦隨君著之邢疏云大蠶後又臘
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謂之息民案臘先祖五
祀自是秦禮非周禮息民之祭也息民之祭在野農
夫得與其事祭者與農夫皆黃衣黃冠祭畢令民飲
酒所以息田夫也此祭甚輕當使有司行之君不親
也若祭先祖五祀則在宮廟與田夫何與君與羣臣
當冕服士亦爵弁何得黃衣黃冠乎然則息民非臘
明矣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注云今之被也程子謂此鎔簡當在必有明衣之下朱注從之以爲齊時所用案齊戒或遇寒時寢豈可無被葛生詩傳云齊則角枕錦衾毛公此語必有所本齊設錦衾不必別有寢衣矣況衣長一身有半如何可著以事理揆之更可知其不然也周官玉府掌王燕衣服鄭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襪之屬夫燕衣服卽褻衣也寢衣爲燕衣服則非齊所用可知巾絮非衣則寢衣亦非衣可知是鄭意當與孔同孔說確不可易被謂之衣者被字从衣衣大名也被亦人所同有而稱必有者毛西河云被固人同長一

禮說十六

十三

身有半則子所獨也果爾當云寢衣必長一身有半今以必有冠於寢衣之上與必表而出之必朝服而朝必有明衣等句文法相同是君子異于人者卽在寢衣不徒在長也竊疑此二句當在必表而出之下皆當暑之事也常人當暑寢多不用被亦非謹疾之道惟君子必有寢衣其長一身有半又云衾大被也則寢衣當爲小被小星詩云抱衾與裯毛傳云裯裯被也裯爲裯被則衾爲複被可知蓋裯而小者曰被曰寢衣其複而大者曰衾內則止言衾惟爲當蓋微文通也暑所用故不言衾而言寢衣也若非言當暑之事則

被者人人所有也而曰君子必有之不可通矣鄉黨一篇敘事皆有次第各從其類而不紊今於褻裘長狐貉之厚中閒忽插入寢衣殊爲不倫若移此二句於當暑三句之下則絺綌寢衣皆爲當暑所用旣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皆爲私居之服厚與長義又相承各得其序而不亂矣程朱以爲鎔簡未嘗不是惜所移置者未當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注云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邢疏云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于月朔必衣此視

禮說十六

十四

朔之服而朝于君所謂我愛其禮也范氏云旣告老猶月朝于君也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朱子用其說注云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案二說皆非也考之禮經未有以皮弁服爲朝服者侯國君臣皮弁視朝不以皮弁朝也若皮弁服以朝是僭王朝之制失禮甚矣欲存告朔之禮而自蹈僭禮之罪豈君子之所爲乎若謂致仕後月朔朝君當明著致仕之文但言吉月何知爲致仕之吉月乎且致仕朝君當記於君命召之下方爲以類相從今乃與衣服之制連敘不以類矣況謂致仕後月朔必朝君是意重在朝朝未

有不朝服者何必言朝服而朝乎故曰二說皆非也
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
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
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即服皮弁而朝是僭
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編也自季康子始
也可以爲證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不敢服皮弁也
此爲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敘焉

居必遷坐

孔注云易常處不言所居之地范甯云遷居齊室亦
不言齊室在何處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

禮說十六

五

寢沐浴則祭祀齊戒亦居外寢可知大夫有二寢一
正寢一小寢正寢在外故曰外寢國語云王即齊宮
謂路寢也皇疏云祭前先徹齊于路寢門外七日又
致齊于路寢中三日不知路寢門外無可居之地也
此誤解祭義而云然祭義云致齊於內徹齊於外外
謂堂內謂室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扃其內謂之家
漢書云家有一堂二內皆謂內爲室也
檀弓云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
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
不晝夜居於內鄭注云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夫
疾必居於室致齊與疾同晝夜居內是內爲室明矣

喪憂居於中門外故夜居外則弔之此外與祭
義不同是徹
齊不居門外外之爲堂明矣徹齊猶得接賓故夜寢
雖在室而晝則或居于
堂故曰徹齊于外致齊不接賓客
晝則恆居室中故曰致齊于內也總之徹齊致齊皆
在正寢所謂居必遷坐也疾居小寢危篤乃在正寢
齊戒則恆在正寢然則晝夜居內內字兼正寢小寢
言之與祭義專指正寢者不同鄭注簡略未及細別
耳

會饔而餽

孔注云饔餽臭味變也饔餽二字不分朱注云饔飯
傷熱溼也餽味變也饔餽二字有別案爾雅云會饔

禮說十六

六

謂之餽是饔餽義同孔注所本也釋文引蒼頡篇云
饔會臭敗也葛洪字苑云饔餽臭也與爾雅合字林
訓饔爲飯傷熱溼說文訓饔爲飯傷溼皆非也會饔
而餽至色惡臭惡皆言物之臭敗失飪句乃言失生
熟之節若以饔爲飯傷熱溼是亦失飪之類矣經文
不當如是參錯也當從孔注但饔餽二字中著一而
字其義須稍有別皇疏云饔謂飲會經久而腐臭也
餽謂經久而味惡也是饔爲臭變餽爲味變義稍有
別故云會饔而餽然其義相類故爾雅云會饔謂之
餽也

沽酒

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箋訓酤爲榷酤之酤朱注云沽買也與鄭箋合聽雨紀談云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方有榷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案榷酤始于漢而沽酒則三代已有之蓋沽之在民也周官司醴禁市飲飲而于市則有沽酒可知漢書食貨志云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會朱注本此

邢疏云沽賣也與朱注異案美玉章言求善價而沽諸沽自是賣此沽字不當異解沽爲賣則市亦爲賣

禮說十六

七

矣易說卦傳云爲近利市三倍市當爲賣與此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注云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朱注云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案朱注後說卽孔注之意而列之於後是不以孔注爲正不知孔說是也郊特牲云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禘當作禘逐強鬼本說文但說文無逐字當有脫字卽儺也經典明明可據何必又生異說但孔注亦未確儺索室驅疫于寢不于廟以寢

是生人所居恐有疫鬼故毆之也廟是鬼神所依何必于此毆疫經言室神明是五祀之神若先祖不得謂室神矣孔注先祖二字當易爲五祀廟字當易爲寢朱注後說先祖二字空刪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此君以客禮待夫子故代宰夫嘗食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卽此所謂君祭先飯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此君不客之故有宰夫嘗食臣不得先飯矣君客之則臣當祭此但言君祭而不言臣祭記者略之耳

禮說十六

六

邢疏謂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故不祭而先飯誤矣朱注不祭二字亦沿邢疏之誤

敵客得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會君祭臣不敢輒從而祭于是先飯若爲君嘗食然君命之祭然後祭也君既客之未有不命之祭者以既言先飯則命祭乃祭不言可知故略之江慎修謂或君不命之祭非也

聖人事君盡禮未有加于常禮者王已山謂君未嘗命夫子祭而夫子猶自先飯蓋以臣之侍君本當致敬不必待以客禮而始然其視常禮益加謹非也且

君既不客夫子自有宰夫嘗羞而夫子猶先飯轉似以客禮自居不得謂敬君矣何謂益謹乎何義門謂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敢當其說亦繆

不內顧

包注云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騎轂案曲禮云立視五嶺鄭注云立平視也嶺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孔疏謂輪高六尺六寸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此以徑一周三算然徑一則周五規爲九丈九尺據此豈得謂前視不過衡軛乎邢疏以爲禮言中人

禮說十六

九

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不過衡軛此曲說也且內顧爲迴視不得以前視言朱注止引顧不過轂得之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何注云子路以其時會故供具之非本意不苟會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皇邢二疏皆云嗅謂鼻歆其氣也顧歡云若卽響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見皇疏與何注合晁氏云石經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臭張兩翅也見爾雅案三嗅而作正與色斯舉矣相應晁說爲是其當訓

爲向本董氏說若謂孔子不會何必三嗅其氣乎顧氏謂似子路有失曲爲之說耳顧野王玉篇有嗅字音五教反與叫字音相近是不必改作憂憂不得訓鳴劉氏作臭亦通

禮說十六

三

金先生名鶚字誠齋浙江台州臨海人也嘉慶戊寅以優貢入都余偶宿內城張博士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旦正衣冠往拜之拒而不納排闥入意不悅亦以我爲與試士也彊請其所業乃擲藁於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余加敬而受讀之讀至大夫三門欲與語爲改容因予亦喻於此道者乎挽之坐悵相見晚不兩月而卒藁本畱臧汪瑟菴相國先生固相國考優門生也生館外殯旣而斂資助紼輿輓以歸臨海皆相國力也相國歿余致書王伯申尙書報云其藁阮小

書後

芸攜至粵東經解局矣及檢經解目錄於無有小芸已卒伯申又夢于是遂不可得跡矣及余在涇川校刻胡墨莊觀察後箋箋中往往引用其說墨莊摘鈔二卷及鄉黨一篇悉從錄其副復於經解叢書鈔寫其詁經之文得幾篇合鄉黨爲一卷共三卷此是吉光片羽而全藁粹不可得弟輝知黃巖縣事黃巖與臨海鄰封求之亦不得余寓居杭州汪氏水北樓屢訪諸浙闈與試者始獲見令嗣名城字子完縣學生謹守先人藁珍重倍至編成求古錄禮說十二卷仍先人手定本也末二卷無清本與汪相國析問疑難

往夏辯論皆子完所輯存而與涇川所鈔本有不同又無鄉黨一篇子完持全藁送至杭州未幾子完不祿僅有遺孤半齡耳子完館會稽陳廣文家余謂廣文曰寡若孤子繫同邑之戚其加意而撫綏之遺書則在與與必誓謀以雕之以報之不敢忘金先生也余後有大梁之役閩人王懷佩捷南將書去錄其副懷佩歸閩而子完輯存之卷逸一卷惜哉嗚呼先生淡明乎禮咀嚙白文鎔鑄故訓眞爲一代大作手生旣坎填以老而遺墨流離幾無所薄與雖有諾之責終不得報金以引悵遲至道光庚戌之春沔陽陸公

書後

總制兩江敷政優閒爰慕其遺書因得入辭登思遂授梓人屬任校讎訂十六卷公固好古爲心發潛振滯獎美闡揚俾金先生之學不遂泯滅一旦幽光發越道氣流行可以徵會合之有期矣抑又聞懷佩之子某守台州詳請入祀鄉賢祠其孤孫肄業講院亦彬彬有聲陳頌南侍御由閩上京過余廬訪知此事逸卷猶存異日者且攄而補鐫焉不禁爲之狂喜而忘寐者也長洲陳與書後

臨海金誠齋明經博聞彊識邃精三禮之學受知于山陽汪文端同時若儀徵阮文達高郵王文簡及棲霞郝戶部懿行涇胡觀察承珙績溪胡戶部培翬吾鄉陳徵君奐交相推服無異詞所著求古錄禮說徵君爲校桀于江甯節署非足本也會稽趙搗叔至台州求其遺書獲佚文七篇搗叔入都攜以示余其中如論祔釋之非一正日祭月祀之非制釋八音次序之異駁祝始故終之誤以經解經確有依據惜夫閒編脫簡徒按索于灰燼之餘而所得僅止此也搗叔述明經子早卒孫歿于兵遺書散亡惟一二故老略能舉其姓氏殘廢至斯懼

序

終湮沒將謀雕板以冀有傳經生厄運聞之心惻微搗叔言猶當勉而爲之烏乎乾嘉之間經學大師半在東南其著述等身不求聞達者自遭寇難已與幽燐劫火忽焉同盡搗叔方簞

國朝漢學師承續記綱羅舊聞不遺餘力蓋一一最錄得之爲千載下感不遇諸君慰彼耗頽也哉同治丁卯十一月吳縣潘祖蔭

求古錄禮說補遺

臨海誠齋金 鶚

郊祭大路解

郊祭棄大路禮記郊特性以爲棄素車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鄭以此爲魯禮與周禮不同方氏慤周氏諤楊氏復以此爲殷禮二說皆據周禮玉路以祀玉路非素車故以素車爲魯禮殷禮也陸氏佃謂祭天有兩車玉路卽道之車也素車卽事之車也陳氏祥道禮書謂自國至大次祭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棄素車五禮通考以陸氏陳氏說爲是鶚案二說皆

禮說補遺

十一

非也郊特性明言王被袞以象天是爲周禮可知魯侯國安得僭王邪皇氏云魯用王禮故僭王不知魯雖僭用王禮君子必不以王僭之明堂位語多夸大其僭魯行郊禮亦曰魯君不僭王也然則郊特性僭王必非魯禮矣三禮皆周人所作所言皆周禮也以周人言周禮故概不僭周閒有僭周者必與夏殷並言也若言夏殷禮必明標夏殷字以別于周郊特性無殷字安得指爲殷禮邪鄭注禮記每見與周禮不合郊有兩車經典並無此文一日之閒同此一事而更易其車又于義無取聖人制禮何爲如此紛擾乎陳氏謂猶之聽祭報以皮

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不知聽祭報與祭是二事而自國
至次自次至壇不得分為二事曷可按以爲例乎故曰
三說皆非也周官巾車云一日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
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經文弟言祀未嘗言祀天竊謂
周天子祭祀皆乘玉路惟祭天別取貴質之義而乘素
車素車則木路也鄭注禮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孔
祭天謂之周官從其多者而言故云玉路以祀此省文
也周官一書從省文而不別白言之者甚多如禮記祀
昊天而不言五帝路鼓鼓社祭而不言地而祭社稷
而不言地司服不言祭地與日月之服皆是也先儒泥

禮說補遺

其文以爲玉路以祀凡祀皆然遂謂周祭天乘玉路誤
矣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此以素爲貴也郊特牲云乘
素車貴其質也又云素車之乘尊其樸也左氏桓二年
傳云大路越席服虔注云大路木路是也杜昭其儉也
是則周雖尙文而祭天則乘木路經文甚明奈何專泥
巾車之文而槩指諸書爲殷禮乎又案殷周所傳大路
不同殷以木路爲大路朝祀與賓俱乘之殷尙質無金
玉象等路惟
革路木路而已革路以
即戎餘禮皆乘木路也大路止有一無二也周大路有
二有以玉路爲大路者書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傳云
大路玉鄭注亦以爲玉路以玉路爲五路之尊故傳大

也有以木路爲大路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又云魯
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皆指
木路此仍殷時之名又以祀天而大之也是周大路有
二杜預左傳注以大路爲玉路則提二大路而一之矣
又案郊乘木路與田乘木路異巾車云木路前樊錫纓
建大麾以田鄭注云不言就數與革路同是木路樊纓
五就也田之木路五就而郊之木路則一就此以少爲
貴猶特牲之義也田載大麾而郊則載大常十有二旂
龍章而設日月象天明而則天數猶被衮十二章之義
也本郊特牲文但彼不言大常案周官司常云日月爲
常郊之旗有日月可知爲大常也日月象天明十二

禮說補遺

旂則天數又案周官大司馬王田載大常不建大麾者
蓋彼是三年治兵大田獵與四時常田不同也詳田獵
考建旗閒審考之古禮有並行不悖者郊祭乘木路器用
陶匏席用藻藉此固以素爲貴也而旗載大常服用龍
衮則又以文爲貴牲止一牛樊纓一就此以少爲貴也
而旗十二旂服十二章酒備五齊禮行七獻則又以多
爲貴所謂並行不悖者殷周皆然也先儒惟泥于郊必
貴質因謂大裘冕無旒服無章泥于周必尙文因謂郊
乘玉路皆失之矣又案論語云乘殷之輅殷輅周人非
絕不乘然田乘木路田車非乘車也明堂位云乘路周
爲樂路可知田車乘車樂車所乘惟祭天一事則乘之
不同論語指樂車言

亦甚卑矣故夫子欲棄殷之輅楊氏復云使周郊亦棄素車則孔子不曰棄殷之輅矣因以棄素車爲殷禮是亦泥論語之文而失之也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鴟謂不特說詩爲然凡說經皆宜爾學者勿泥于辭斯經義無不通矣

祈禱辨

祈之祭一而已矣惟在正祭之日釋祭無之祈與釋不同鄭氏乃提祈于釋注禮器爲祈乎外云祈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祈者于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季子求神非一處也注郊特性祈

禮說補遺

四

之于東方云祈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釋又于其堂神位于面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注索祭祝于祈云索求神也廟門曰祈謂之祈者以于釋祭名也孔疏云凡祈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一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面室亦謂之祈此索祭于祈當是正祭日之祈應俾廟而謂之祈者以明日釋祭俾祈雖今日之正祭段以明日釋祭祈名同僞之曰祈也案經典言祈皆在正祭之時詩楚茨云祝祭于祈次于或剝或亨或肆或將之下其在正祭時甚明郊特性云直祭祝于

主索祭祝于祈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祈尙曰求諸遠者與此亦可見在正祭時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祈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此文與郊特性相似皆言求神非一處亦可知在正祭時也皆與釋祭無涉春秋宣八年經壬午猶釋三傳皆不言祈

周頌序云絲衣繹賓尸也亦不言祈爾雅云繹又祭也

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昨詩鄭箋公羊何休注引爾雅

雅悉無此言惟郭本有之案郭注云未見義所出蓋

經傳悉無復昨之說也疑此句後人所增非古本也亦

不言祈是祈與繹判然各異矣郊特性孔子曰繹之于

庫門內祈之于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此言三事

禮說補遺

五

皆失釋與祈各爲一事也若以祈繹爲一事統謂之繹豈朝市亦得爲繹乎鄭孔于楚茨祝祭于祈及郊特性索祭祝于祈指爲正祭之祈而以祈之于東方及禮器爲祈乎外則指爲繹祭之祈且以繹祭之祈爲正而謂正祭之祈假繹祭而名其亦僞矣祈祭當在廟門外之而室繹則于廟門內之西室禮器爲祈乎外對設祭于堂言可知祈在門外門內與堂不可分內外也祭統言出于祈出者出門也郊特性言祈求諸遠亦可知爲門外也蓋必于門外求之斯遠之至矣郊特性以繹于庫門內爲失言庫門不言廟門是失在于庫門不在于門

內可知繹祭當在廟門內也繹爲又祭當與正祭相似而殺其禮與祔祭迥異繹祭有牲絲衣詩可證鄭注周云求終也終事之牛所以釋此解而祔俾祝祭禮器別求牛雖未必是而謂繹有牛得之之于設祭郊特牲以索祭祝于祔與直祭祝于主連文其禮當相類直祭祝于主是陰厭之禮卽特牲少牢祝酌奠也此時尸未入故曰祝于主鄭注謂在薦此在未迎牲之前但以酒酌奠無牲俎祔祭亦宜然也繹祭主人必親書高宗彤日是祖庚祭高而祔言祝祭蓋弟使大祝爲之楚茨鄭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言門內固非而謂主人不親也祔所以求神于遠而繹使祝求之是也

禮說補遺

木

則尋繹正祭無求神于遠之義也然則祔宜在門外繹宜在門內矣繹與正祭相似本當在廟堂中然禮不可全同于正祭同則享祀繁驥又賓尸在堂少牢禮賓尸在堂則天子諸侯亦必在堂可知門堂廡陲天子賓尸何能容之且降于大夫尤無此理鄭注禮器謂事尸于廟門旁之堂絲衣箋以堂爲門堂皆非也經言自堂徂基其爲廟堂甚明毛傳釋基字不釋堂字蓋不以堂爲門堂也若繹祭亦于堂中則人神捉敵賓尸以人道接之故曰賓故繹于廟門內也祭于門堂所以別于正祭而在門內則猶與正祭相仿若祔在門外則絕不類矣故知繹宜在廟門內也祔祭但令祝酌奠與正祭迥殊而謂之索祭故知宜在廟門外也爾雅釋宮云廟門謂之祔鄭注郊特牲云廟門曰祔本雅訓也禮器

疏引爾雅作廟門謂之祔今本作開謂之門誤也開是俗字本當作祔祔字从示說文作紼是祔爲祭名其祭于廟門故廟門謂之祔祔門因祔而名非祔因廟門而名也禮器爲祔乎外郊特牲祔之于東方此祔爲祭名也詩祝祭于祔郊特牲索祭祝于祔此祔爲廟門也義雖殊而字皆作祔爾雅所以釋詩古本必作祔不作開也楚茨毛傳云祔廟門也皆不言內說文云紼門內祭先祖所以徇徯失

禮說補遺

七

之天子諸侯迎賓皆于大門外與賓同入廟門並無廟門內待賓客之禮安見祔必在廟門內乎鄭孔謂繹在門外祔在門內抑又慎矣祔與繹別繹又與賓尸別蓋繹所以事神賓尸所以事尸與正祭日尸以象神者殊也大夫士無繹祭故賓尸在當日天子諸侯有繹祭故賓尸在明日絲衣序所謂繹賓尸者既繹而又賓尸也繹非求神賓尸更不可言求神鄭謂繹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提祔于繹又提繹于賓尸其義殊不可通矣祔不特不在繹祭之日亦不在正祭之末蓋祔所以求神求神當于祭之始不當于祭之終也郊特牲言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祔二祭同爲求神當相近禮器言設祭于堂是朝踐時事繼之曰爲祔乎外則祔亦在朝踐之時矣詩輶褭踏踏以下方言饋食之事而上章言祝祭于祔亦可見祔當朝踐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祔祭劄于既徹之後陸氏仙方氏慤亦皆謂祔在尸出祭畢時誤矣夫祭既畢

何爲求神于祔乎此皆悖乎經者也

八音次序說

八音次序有二周官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語伶州鳩所言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二說次序不同各有精義存焉周官次序原于八卦以天所生者言也周語次序秩其輕重以人所用者言也左氏隱五傳八音疏云服虔以爲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此八音配八卦也八卦兌正而乾西北坤西南三卦皆位于西金石土配兌乾坤故以類序之坤爲地地土也焦京以石與坤爲土金石皆生于土先金而後土者西方爲陰陰逆推其所始也先金後石者兌位正而以正者爲首也蠶爲火精成于夏與馬同氣周官畜馬之灋禁原蠶益以此也 午屬馬故離音絲周官掌皮冬斂革革成于冬詩言鼉鼓逢逢夏小正二月利鼉以鼉爲水爲鼓也鼉與鼉同 鼉爲水物故坎音革坎離居南北之正正兌乾坤之東八音以革絲次金石土者右旋之義也蓋聲本于虛而屬陽故其數奇而爲五音麗于器而屬陰故其數偶而爲八惟其屬陰故其序右旋也右旋者自西而東亦自北而南故先金石土而後革絲先金石而後土先革而後絲也

禮說補遺

八

禮說補遺

九

與東南艮東北震正東三卦皆位于東木匏竹配巽艮震故亦以類次之說卦與爲木故其音木震爲竹故其音竹艮爲果蓏故其音匏匏竹皆木之類先木而後匏竹者東方爲陽陽順序其所生也先匏後竹者震位正東以正始亦以正終也且始而終東者又有說焉樂者陽也樂記云樂由陽來陽必相乎陰故自西而東也考古之奏樂必先西而大射儀樂縣應鼗在阼階而朔鼗在而階而鄭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而鼗樂爲賓所由來也先擊朔鼗應鼗應之是奏樂先西也鄭謂樂爲賓所由來則失其義案朔鼗即鼗本陳氏禮書律呂正義詳周縣鼓兼鼗鼓考周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鼗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鼗是祭祀亦先擊而鼗非特賓客也奏樂先而者豈爲賓在西乎故知取陽相乎陰之義也李安谿云成于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于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于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此亦得爲一義然其說淺矣周語之說以金石絲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草木爲一類所以爲樂之節奏者也本律呂正義且以輕重序之皆金石次絲竹次匏土次草木其序秩然不紊孟子云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左傳言魏絳于是有金

石之樂后夔贊樂首言夏擊鳴球又云擊石拊石商頌
言依我磬聲周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
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先擊鍾次擊鼓九夏樂之大
歌可知金石爲樂之綱八音以金石爲重也次則絲竹
亦爲樂之要領書于鳴球之下卽云搏拊琴瑟小雅言
鼓瑟鼓琴商頌言嘒嘒管聲禮記言下管象武夏簫序
興絲竹之重可知蓋堂上之樂貴人聲絲音主之堂下
之樂貴人氣竹音主之本律呂正義此絲竹所以爲樂之要
領也古聖人制律呂以竹爲管而琴瑟之絲綸巨細微
柱遠近亦可以爲律呂之準至于金石之厚薄亦皆以

禮說補遺

十一

十二律爲之度數是則金石絲竹四聲最叶于十二律
故編縣鍾磬皆必十有二枚十二枚以應十二律又有
十二辰零鍾簫有十六管琴有十三徽瑟有十三柱一
以象閏俱備十二律之數焉樂記云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音有八而獨舉四者可見四者之重也四者並重而先
金石者金石音大絲竹音小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
二司本故金石先于絲竹也匏土雖同假人氣而瓠兼
乎竹匏中是匏兼竹音也與竹相近故周語云匏竹利
制匏與竹並解小雅言鼓瑟吹笙又言笙磬同音燕禮
鄉飲酒禮閒用笙壎則罕言之是匏重于土故先匏後

土也革木雖同爲節樂周語革木以節之又云革木一
耳而革之用大虞書商頌皆先言鼗鼓後言祝故周官
三大樂皆以鼓鼗與管琴瑟並舉學記云鼓無當于五
聲五聲弗得不和言鼓而不言祝故是革重于木故先
革後木也要之八音之中金石絲竹之外革音亦重荀
子言鼓如天又云鼓爲樂之君故經典皆言鍾鼓鼓與
鍾並尊爲衆音之綱領蓋宣樂者鍾爲大節樂者鼓爲
大也且鼓亦所以先樂奏夏先擊鍾餘樂皆先擊鼓登
下管皆先擊小鼓次舞亦先擊鼓樂記所謂始奏以文
也本鄭革爲坎音亦爲震音本白虎通十二辰始于子
也注

禮說補遺

十二

四時始于春鼓所以先樂也鼓以先樂又以和樂節之
以和之爾雅云故得與鍾並尊也其與木音並列于末
者以止一聲又爲衆樂之節與金石絲竹匏土六者不
同故序于末耳是則金石絲竹革五者並重音與聲皆
五矣然音必備夫八者五聲應五行四時八音應八方
八風樂所以宣天地之氣故與天地相符也革與金並
重故周官八音始于金中于革絲終于竹此以震兌坎
離四正卦爲綱紀也周語先列金石絲竹此以乾兌離
震四卦爲綱紀兌離震亦皆正卦乾雖在西北隅而實
爲八卦之首故其音宜尊也周官重金革絲竹周語重

金石絲竹合之爲金石革絲竹五音配乎五行金爲金
革爲水絲爲火竹爲木石爲土也石者土之核也語其重則配
五行言其全則應八方而金石革絲竹之次卦位自西
而東見陽相平陰之妙又周語八音次序所配之卦皆
一陰一陽相開乾震坎兌陽卦坤巽離兌陰卦金石絲竹四音皆先陰
後陽匏土革木四音皆先陽後陰可見陰陽交錯之妙
而以先陰後陽者序于前亦見陽相陰之義皆聖人制
作之精意也八音配八卦左傳疏又引樂緯云坎樂用
兌用鍾乾用柷散孔氏謂未知孰是案坎
管坤磨乾柷散皆無義可推此說非也

柷考

禮說補遺

柷敵之制舊說誤者有五一曰柷如伏虎釋名云柷狀
如伏虎如物始見柷然也案鄭司農注小師云柷如
秦箏中有椎敵木虎也鄭康成注書益稷云敵狀如秦
箏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爾雅郭
璞注亦云然惟劉熙與諸說異蓋互易其名傳聞之誤
也一曰柷與控爲二物荀子云執柷拊控楬似萬物是
柷與控別爲二也樂記云聖人作爲鼗鼓控楬鄭注云
控楬謂柷敵也周頌有瞽篇云鼗磬柷圉毛傳云柷木
控也圉楬也是控卽柷非二物控从木从空與狀如秦
箏之說合其爲一物明矣一曰柷敵爲乾音白虎通云

柷敵乾音也柷敵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不知柷
敵以木爲之木安得屬乾乾爲萬物資始非終也柷敵
皆所以止樂有終之義其非乾音明矣服虔注左傳八
音以石爲乾音吳爲木音此說得之陽生于子終于巳
巳屬巽卦樂爲陽聲柷敵節樂之終也說卦巽爲木柷
敵木音也巽又爲風風從虎敵爲伏虎形亦宜屬巽也
一曰柷以作樂于始敵以止樂于終書益稷云合止柷
敵鄭注云合樂用柷敵以止樂僞孔傳云柷敵所以作
止樂孔疏云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敵以止
之案白虎通云柷始也敵終也釋名云柷訓爲始以作
樂敵術也術止也所以止樂也顏師古漢書注云柷與
倅同倅始也樂將作先鼓之皆與鄭合後儒悉從之謂
竊以爲不然周語云革木以節之爾雅云和樂謂之節
鄭注王制云柷執皆所以節樂爾雅和樂謂之節蓋卽
承柷敵與鼗而言非別有樂器名節也邢疏以節爲拊
失之是節樂卽所以和樂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
弗得不和柷敵與鼓同也夫柷敵以節樂和樂當如後
世之拍版然或二句一節或一句一節或一句二節詳
考若始終止一用何以節樂和樂乎且節有止義必節
于終未有節于始者爾雅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是柷亦
所以止樂也說文云柷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風俗

通引禮樂記云祝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郭注云祝方

一尺八寸與風俗通中有椎止音為節據此祝敵皆所

不同後世多從郭說以節止樂不可謂祝以作樂于始也書言合止祝敵謂

合其句而止之合有和之義焉止有節之義焉合止皆

兼祝敵非祝合而敵止也鄭以為合樂于始偽孔傳因

以作字易合字然作與合文義迥殊豈可訓合為作乎

又止者暫止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為終止既與節字之

義不合而虞書此句亦不當敘于笙鏞以閒之先矣歌

下管合樂皆必以祝敵節之故敘于下管之後發鼓亦

節樂故與祝敵連文舊唐書言播鼓祝敵樂記言鼓鼓

楊王制言祝將發將爾雅鼓次于祝敵皆此意也然鼓

所以節樂亦所以先樂祝敵但主于節樂而不以先樂

故合止二字禮說補遺唐六典舉應鼓祝而後樂作偃應夏敵而

後樂止大常沿襲相傳皆為先儒所誤也通雅及江慎

會辨考之經典絕未有作樂先鼓祝之說周語云金石

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是金石先于絲竹動之者謂先作

而發動之也大樂以金奏為先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

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虞書言升歌首夏擊鳴球

鳴球特磬也則金奏之鍾亦特磬也大師登歌先擊拊拊亦鼓屬也是升

歌先擊特磬次擊拊虞書言夏擊鳴球大師下管先

鼓棘棘者小鼓也然則鍾磬鼓皆以先樂經有明文柰

何以祝先樂乎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云文

謂鼓也武謂金也夫亂為樂之終而擊金以止之孔疏

欲退之時擊金鑾而退案上文言絃匏笙簧又言始奏

以文下言治亂以相訊疾以雅皆言樂不言舞疏專指

舞言非也金鑾止鼓是田獵則止樂亦以特鍾以此始

軍旅所用樂器未見有鑾也則止樂亦以特鍾以此始

亦以此終也八音惟金最洪為眾音之綱故始終用之

若謂樂終夏敵其音甚輕何足以收眾音乎一日堂上

有祝敵益稷偽孔傳以夏擊為祝敵謂上下各有之案

經典未有以夏擊為樂器者夏擊雙聲字夏亦擊也謂

夏擊以鳴玉磬也本鄭注明堂位夏作指以玉磬指擊

皆為樂器此漢儒之繆說也偽孔傳襲用其說殊不恩

祝敵既在堂下堂上安得又有祝敵乎夫祝敵為樂之

德音見樂記而說者多誤不可以不正也

敦考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

之八簋是敦為有虞氏之器也然儀禮為周制而多言

敦特牲饋食初云兩敦在而堂末云佐食分簋鏞鄭注

云敦有虞士之器也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

耳陳氏祥道楊氏復皆從鄭說謂竊以為非也禮經分

別同姓異姓惟在朝之內外階之東西盟之先後掛之

高下昏姻之通不通祭畢之燕不燕而已若宮室衣服

飲食器物等制皆無同異姓之別惟周官巾車言金路

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然象路亦周時之車非先代器也諸侯得用先代器者祇有二王之後修其祖宗之禮物以作賓王家其餘諸侯皆不得用而大夫士可知矣今謂大夫士同姓者用當代之器鄭注專言士文不具也故賈疏兼言夫異姓者用先代之器殊與經不合問膏考之周公監于虞夏殷而損益之以為周禮其自成一代之制者固多而沿襲先代之制者亦不少如木路殷車也周用以祭天大麾夏旗也周用以田獵楹鼓為殷制周亦兼用建鼓建鼓即楹鼓詳周禮縣鼓兼楹鼓考明水為夏物周亦兼用玄酒明位云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酒周尚酒鄭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是夏用明水周用酒也然禮運云玄酒在堂士冠禮亦有玄酒禮說補遺先儒謂周人設酒瓦豆一尊必以玄酒配之示不忘古是周亦用明水矣瓦豆瓦簋虞器也周用以郊而大夫士祭亦用瓦豆見少牢大夫用瓦豆士請如此類皆沿用先代器物自天子以至至于士皆有之無論同姓異姓也敦為虞器在虞時上下通用明堂位以兩敦與八簋並言八簋是天子之禮兩敦也鄭謂敦亦當為天子之制蓋有虞氏簡質故止兩敦也鄭謂敦亦當為天子之制蓋有虞氏簡質故止虞上之器非是周用簋簠簠盛稻梁簋盛黍稷入簋多專言簋者簋簠亦兼用敦然簠簋為天子諸侯之器同類以簋該簠也而敦則大夫士用之玉藻云諸侯朔月四簋疏云天子當六簋是常食用簋也四簋者稻梁二簋黍稷二簋也稻梁本盛以簋通稱為簋耳皇氏謂四簋當作四簠孔氏謂周官宰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

六簋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簋也禮運言陳其簠簋祭統言八簋之實曾子問言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是祭祀用簋也皆未有言用敦者可知敦非天子諸侯之器也內則言父母之敦非餽莫敢用是大夫士常食用敦也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士兩敦敦此四敦者是昏禮用敦也少牢饋食禮主婦執一金敦黍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由此推之諸侯祭當六簋六簋天子當八簋見祭統注疏是祭祀用敦也士喪禮朔月奠有黍稷用瓦敦常用之敦以木為之士虞禮贊設兩敦于俎南是喪禮用敦也皆未有言用簋者可知簋非大夫士之器也聘禮堂上八簋兩簠東西夾各六簋兩簋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賓雖大夫而主人為諸侯故以諸侯之禮用簋不用敦且其數最多也秦風言于我乎每食四簋此諸侯食其臣之禮雖殺于聘賓亦從諸侯制而用簋也或謂賢臣家食四簋非也管仲鑊簋朱紘禮譏其僭蓋大夫用簋已非法而鑊之則尤甚也然則大夫上惟用敦而不用簋特性禮自兩敦在而堂以下凡六言敦云盛兩敦陳于兩堂又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又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又祝命爾敦又主婦設兩簋于敦南又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皆言敦不言簋惟一言

佐食分簋錡此蓋以敦亦簋之類通解爲簋猶鄉飲酒
禮解亦何厭也名雖爲簋其實爲敦鄭氏不達此悞乃
謂同姓之士可用簋誤矣果如鄭說是少牢特牲皆異
姓大夫士之禮不知此經何以徒言異姓而不及同姓
且經與記並無異姓同姓之說又何以見其爲異姓之
制明示天下後世乎又周官九嬪凡祭祀贊玉齋鄭注
玉齋玉敦賈疏云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
堂位賜魯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
此說亦誤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其簋簠實之陳之則知
此玉齋者玉簋也經典並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云
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珠槃盛牛耳玉敦以盛血此
會盟所用非祭器也天子之祭既以簋盛稻粱簋盛黍
稷雖有敦將坊用之天子諸侯有簋簠而無敦大夫士
有敦而無簋簠此一定之制也魯兼用四代之禮乃明
堂位夸大之文並非事實不可據也夫周天子諸侯所
以用簋簠不用敦而以敦爲大夫士用者蓋周禮尙文
簋外方內圓簠外圓內方法象天地又彫鏤而飾以玉
俱本致其華美而敦爲虛物其制樸而簡故用簋簠而
不用敦大夫士降殺于天子諸侯故用敦也又天子諸
侯祭備黍稷稻粱故用簋簠兩物大夫士有黍稷而無

禮說補遺

上

稻粱故止用敦一物也大夫敦飾以金而士則否可知
簋盛之器以文爲貴天子諸侯之豆皆以木爲之天子
又飾以玉明堂位云殷玉豆周獻豆蓋周既疏刻而又
以玉飾物惟天子非但獻之也諸侯但獻之而不飾玉凡
無玉飾可知以大夫金敦推之諸侯簠當以金飾大夫
士則瓦豆用有虞樸素之物可知虞氏尙陶以此比例更
可知大夫士用敦而不用簋簠矣爾雅瓦豆謂之登天
盛大羹蓋大羹不和以法上古
故用古瓦豆盛之此別是一義

射耦考

古者射以觀德必有耦者所以明揖讓也周官射人云
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孤卿大夫以三
耦射一侯士以二耦射射侯賈公彥謂畿內諸侯二侯
四耦畿外諸侯三侯三耦各有一申一屈見大射儀疏孔冲
遠謂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
故降之見詩賓筵疏案射人言士射侯明是大射孔氏從後
鄭說以爲賓射非也詳正大射賓射耦數皆同左傳言
魯君享范獻子公臣不足三耦可知諸侯賓射亦無四
耦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其熊
侯豹侯司裘是王朝之官所共諸侯則畿內之諸侯也
熊侯豹侯是二侯也大射儀有諸公卿百官之俎明是
畿外諸侯之禮儀禮一經皆然而有大夫參侯于侯是三侯也

禮說補遺

上

諸侯雖用三侯與天子然則四耦二侯必爲畿內諸侯之制矣蓋射人亦王朝之官故但言畿內諸侯之制與司裘同也賈說視孔爲長賈又謂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此則不然射人但言以射法治射儀不言何射雖主大射說亦統賓射燕射而言然則三射耦數皆無異也周官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鄭注云王射以諸侯爲六耦賈疏云王大射之時有諸侯來朝在京師者大司馬令之爲六耦諸侯大射以大夫爲三耦大射儀司射選三耦告于君曰大夫與大夫是也大夫不足以士充之大射儀所謂士御于大夫也注鄭云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據此推之天子大射若諸侯則士侍于大夫與爲耦也

禮說補遺

云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據此推之天子大射若諸侯則士侍于大夫與爲耦也

不足當以大夫充之也大射疏云國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爲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容其不足使士備耦也賈此說其誤有四經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此在比眾耦時注云眾耦士也眾耦射在三耦之後類皆士與士爲耦也比眾耦在比大夫耦之後上文云司射于大夫之面比耦大夫與大夫是大夫皆與大夫爲耦也此大夫相爲耦在三耦之外大國大夫五人又有鄉大夫三人凡八人除一人爲賓大射必先有賓禮以大夫爲賓猶有七人次國亦有六人

三耦只六人耳而云或有不足者蓋三耦爲正耦本詩疏必選德行優者爲之注本鄭故或不足六人也其餘大夫不爲三耦者乃于比眾耦時比之大夫皆與大夫爲耦或有不足則與上爲耦也賈于比眾耦之時而以三耦釋之是提三耦于眾耦其誤一也鄉大夫亦當與射考之經文大夫爲三耦之外又有大夫之而云國止五耦則必不止五人故知鄉大夫亦與也

禮說補遺

大夫其誤二也三耦之外猶有大夫相爲耦則所謂三耦不足者豈大夫或有故或出使乎其誤三也經文于比三耦時言大夫士而不言卿是卿明不爲三耦後大夫比耦之時大夫皆降立于三耦之南諸公卿皆不降及射時大夫繼公卿而射是卿不與大夫爲耦又安得三耦中有卿乎大國有孤一人鄭注云諸卿三人孤與卿爲耦又卿與卿爲耦若無孤之國只有三卿則一卿與大夫爲耦經所謂以耦告于上止也然耦亦大夫非士士與卿尊卑相懸豈有相爲耦者乎賈謂三耦有卿又以卿與士爲耦其誤四也賈亦未之思耳鄭注云大夫若與士耦士爲上射賓與公耦公爲下射此據鄉射禮而云然也不知鄉射賓與賢能義主尚賢故主人雖尊于賓必爲下射以尊賓也大夫雖尊于士然但來觀禮名謂之遵其入在獻眾賓之後士雖卑于大夫而謂之

眾賓堂上三賓及堂下則宜尊之故士爲上射也大射之士通謂之眾賓非所以興賢當正名分安得以士爲上射乎君最尊故以宰夫爲獻主不與賓酬酢射雖與賓耦而與鄉射禮迴殊鄉射有士爲主人賓主敵也即大夫爲主士爲鄉賓亦不縣殊非若君與大夫有君臣之分也鄉射主人于堂東執弓楮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主人與賓揖讓而升大射公將射賓降適堂西執弓楮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公就物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賓不敢與君竝取弓矢而同升也鄉射賓與主人竝射揖讓而降大射公既射大射正受弓而俟公還而后賓降賓不敢與君竝射而同降也且鄉射主人爲下射不言先發以三耦上射先發推之知主人後發也大射君乃先發君爲上射明矣鄉射言大夫爲下射主人爲下射而大射無此文蓋大射君爲上射賓爲下射大夫爲上射士爲下射此禮之常故不著也鄉射士爲上射大夫爲下射賓以士爲上射主人以大夫爲下射此禮之變故特著之也大射禮有與鄉射異者有與鄉射同者皆詳著其文是知大射君與大夫實不爲下射非以與鄉射同而略之也夫大射君臣習禮而大夫爲賓又非異國之臣若以君爲下射冠履倒置矣君與賓爲耦自謙而尊賓之義也君必爲上射先賓而發尊

禮說補遺

三

君而卑臣之義也蓋有竝行而不悖者君不爲下射而大夫不爲下射亦可知矣又大射司射比三耦鄭注云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案鄭所言面位見上文乃入門時之面位也至燕時其位已殊及將射比三耦又宜與燕時殊豈猶與入門時同乎夫比必相近且宜同面若大夫在門右北面士在西方東面相去頗遠又不同面而士有與大夫爲耦者何以比之乎經文下句云三耦俟于次北面北上此即比耦時面位俟者俟比也何謂不言面乎既比即入于次此言俟于次北故知方比時面也觀後比眾耦時大夫立于三耦之南面面北上眾耦立于大夫之南面面北上可知三耦俟于次北面面北上爲比耦時面位也又上耦出次面面揖進上射在左鄭注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然射位在堂上南面上射卻在右則安得以在左爲便射位乎鄉射三耦位于堂西東面揖進上射亦在左東面面不同而同左上射者皆便其北面時在西也蓋地道尚右故賓位在西方一耦北面而進上射在左則居西至升堂南面而射上射雖在右而仍位于西也鄉射東面而進上射若在右則旋轉北面必在東故皆必在左而後北向必在西也大

禮說補遺

三

射鄉射義無不同賈疏謂大射義與鄉射異失之矣天子大射公卿相與爲耦王與賓爲耦王爲上射諸侯在六耦外者亦自相耦或與公卿爲耦皆可推而知也賓射以諸侯爲賓則不以諸侯爲六耦當以羣臣爲之燕射亦然鄉射三耦記云使弟子鄭注弟子賓黨之少者鄭氏謂選弟子德行道邇之高者以爲三耦蓋鄉射之禮學校所以造士以弟子爲三耦所以教之故與大射賓射燕射異也

日祭月祀辨

日祭月祀之說經所無也惟國語及祭法有之周語云

禮說補遺

去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云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玄成韋昭皆謂天子日祭于祖考月祭于高曾時享于二祧歲貢于壇墠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先王之制祀典一年四祭而已月祭則數日祭則煩顯尤甚必無此禮也國語此言皆爲不經周官言侯服歲一見甸服

二歲一見安能與于日祭月祀四時之祭何以謂之類周官有四類兆于四郊鄭氏注以爲日月星辰之屬非廟祭也鄭又云凡天地之大職類社稷宗廟爲位類于宗廟者無常既有四時常祀所謂歲祀者又何祭邪貢時非時祭也

者諸侯貢物于天子也祭祀先王何得謂之貢乎韋注謂歲貢于壇墠通壇見于金縢此有禱而爲之非祭也祭祖宗未有于壇墠者祭法之言殊繆然亦謂有禱祭之非常祭也韋氏王制云庶人春薦非夏薦麥秋薦黍冬薦

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是庶人薦以四時人薦而不祭祭必殺牲薦不殺牲士祭以特豕不得謂庶則庶人不得以特豚謂黍以豚非也詳薦考

人舍時也庶人但薦而不祭若隄以每歲一舉毋乃大疏乎孟子言士三月無君則弔以不祭也又豈得謂士舍時乎祭法一篇出于漢儒傳會壇墠七祀之說先儒駁其繆者多矣而月祭之說罕有正其繆者夫七廟五廟雖有遠近而同列昭穆皆祖宗也近者月祭而遠者不月祭是于祖宗有所隆殺也有是理乎且大祖廟之最尊百世不遷者也諸侯月祭乃不及之其悖理更甚矣是則日祭月祀之說殊不可信然其說亦非無因也

禮說補遺

去

既夕禮云燕卷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鄭注云燕卷平時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湯沐所以去汙垢卒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于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此日祭之說所自起與然親在寢猶以人道事之故朝夕饋

食而不嫌其數若祖考在廟則以神道事之不得有日祭矣朱子云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鄭氏謂廟後主復寢非也考猶日上食此朱子以國語日祭為卽下室之饋食

也然饋不得謂之祭下室之饋不得與宗廟祭祀連文且此為喪禮自天子達于庶人莫不皆然安得云諸侯舍日乎可知國語日祭祭于宗廟者也月祭之說因于朝廟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云猶者可止之辭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譏之也是朝廟為禮之小者謂之朝廟則不得為祭祀矣乃鄭氏注論語云人君每月告朔

禮說補遺

上

有祭謂之朝享注周官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謂朝享月朔朝廟不知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祿用虎彝雖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閒祀也先鄭以朝享為祿其說亦非詳朝享考蓋諸侯會同天子率之以祀先王此之謂朝享詳朝享考豈朝廟之謂乎朝廟所供當與薦新相似薦而不祭也其禮與時祭迥殊視告朔亦殺豈得謂之月祀乎月朔朝廟仿于喪禮朔奠然朔奠士用三俎則大夫五俎諸侯七俎天子九俎其禮隆而朝廟則殺者蓋在寢有朝夕之奠故朔奠宜加隆在

廟無每日之薦故朔薦不必從隆也士朔奠用三俎此卽時祭禮始於猶以生禮事之事生不嫌于數故不時祭而月祭大夫以上有朔望奠不止朔奠也大祥以後則四時祭而不月祭事之以神道矣未虞以前有朝夕奠既虞以後則不朝夕奠而朔奠漸近于神道矣由是推之在廟時祭當在寢之朔奠則在廟朔薦當在寢之朝夕奠可知也朝夕奠有簋豆無鼎俎則廟之朔薦亦安然故知與薦新相似也諸侯以上宜有俎亦不過特羔特豚而已自天子至于士庶人皆四時祭則大夫亦宜有朔薦豈得謂大夫舍月乎長樂陳氏以月祭為薦新不知薦與祭

禮說補遺

上

不同且薦新無常時或一月兩薦或一月不薦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薦新之禮大夫士亦皆有之而楚語謂大夫舍月則其所謂月祭者非指薦新可知矣祭法以月祭與享嘗謂言亦非以薦新言也惟其實指祭祀之禮故病其日月舉行之煩黷不得不為之辨正也

齊必變食說

古人將祭必齊齊者致精明以交鬼神也祭統云齊者然後可以交故君子之齊沐浴以潔其身嚴肅以澄其心祭統云心不苟慮必依于不御內不聽樂山禮云齊心道于足不苟動必依于禮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則居外寢沐居必遷于外寢浴大夫士恆居內寢齊戒則居外寢

外寢正寢也然則天子諸侯之齊宮亦即路寢也曲服禮謂致齊書夜居于內此內以路寢之室言之也必明衣玄端齊服有玄端皆所以致其精明而味之濁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亦必戒之故論語云齊必變食也莊子人閒世云齊者不飲酒不茹葷葷謂葱韭酒與葷其氣味最昏濁齊者所必嚴禁故特言之而變食猶不止此周官膳夫云王齊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三牲之內羊豕牛氣味亦濁故並戒之醫經謂膏粱厚味足生大疔故藥七發謂甘脆肥醲命曰腐自王莽竄易周官經文謂王齊日一舉邦易論語疏因謂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蒙齊文朱子集注雖引莊子而家禮亦謂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至亂近朱竹垞據周官及邢疏極辨不飲酒食肉之非學者惑之鴟案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勿及也齊與喪並舉其不得飲酒食肉可知八十血氣大衰非酒肉不飽故不齊月令云仲夏之月君子齊戒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夫曰薄滋味則不飲酒食肉矣二至之齊猶且如此況祭祀之齊乎此其證也且論語經文明言變食變者必易其常若仍飲酒食肉特加厚于平時安得謂之變乎食不厭精以下皆言平時之食邢疏謂蒙上齊文其說大繆果爾是聖人平日飲酒竟及亂矣魚飯肉敗食必傷人聖人亦不謹疾矣有是理乎周官內饗辨腥

禮說補遺

美

禮說補遺

无

臊膾香之不可食所謂臭惡不食也王制云五穀未成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所謂不時不食也豈指齊時言之乎此其說不可通矣朱竹垞謂王日食一大牢遇朔當兩大牢齊則加至三大牢此沿舊說不知王日一舉者舉少牢也詳王日惟朔日則大牢若日一大牢亦已侈矣乃加至三大牢其侈不已甚乎朔為一月之首其牲體宜加于常日齊則為祭而設別是一義何必加于朔月乎先儒謂齊不食餽餘故三大牢然凡物皆可新治為饌何必大牢乎天子宗廟四時之祭每祭皆齊十日冬至圜丘祭天夏至方澤祭地寅月祭南郊申月祭北郊詳補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于明堂孟冬祀五帝亦各齊十日仲春仲秋祭社稷春秋分朝日夕月與四類五神四望山川之祭各宜齊三日又四時迎氣耕藉及羣小祀皆宜齊其中有可相并而省一年齊期約有百二十日是月三百六十大牢并日會朔會約有六百大牢抑思牛為大物見說非大祭不得用諸侯無故不敢殺而天子每年殺牛而食乃至六百之多毋乃暴殄天物乎周公制禮當不出此也天子惟朔月大牢每其為王莽竄易無疑至于齊而飲酒周官亦無此說于經無據惟周語云王即齊宮淳濯饗醴韋注謂王飲醴酒

或引以爲齊當飲酒之證不知醴爲六飲之一一宿而成非酒也況周語所言是耕藉之齊與祭祀之齊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然則齊不飲酒食肉明矣而後世之齊者必茹蔬菜則又失之竊謂動物之中其氣味之潔清者莫如魚齊者亦自可食而魚之氣腥者仍在所禁務使藏腑清虛志氣精明此聖人謹齊之道也

禮說補遺

手

趙跋

長洲陳徵君校刻求古錄別佚文篇目于後且云有別本臧閩王氏先是之謙避亂居閩一年詢王氏臧本云燬久矣同治丙寅客台州訪金君後嗣知君子城燬後存者惟一孫辛酉之變孫又歿駿案辛酉之變亂後江皖秋茂才猶見之遂無後求遺書無知者黃巖王子莊榮篤學士也曾按輯鄉先輩遺藁問及君書言尙有殘本遂假以歸紙爲水漬揭之猶見點畫悉心校錄復得佚文七篇中日祭月祀辨又陳徵君目錄所未及取校已刻諸篇亦互有同異刻本旁注開入正文子莊言君書藁凡七八易未知孰爲定本因依次寫存之別錄七篇爲補遺丁卯冬集京師言于潘伯寅侍郎侍郎忻然爲謀雕版并題卷端是書能存不可爲非幸也君坎坷終身且傾厥祀遺著傳者什千百皆賴徵君輯之於前今得侍郎護之于後雖生則當遇而歿非無聞九原有知庶幾不憾十一月初九日會稽趙之謙校畢記之

朱子禮記集說



嘗謂校書難而于近人之著述則尤有難焉者字不經見逞肌率改文義易忽襲繆仍謬自非反覆詳求率坐斯病其于近人之書或以先入爲主不復博采它本訂其同異不則漫無淺擇惟務兼收拾其所刪違失本意此其所以爲尤難也吾友王君衛雲所校求古錄一書精案不苟是書諸本互異大致原書爲長而鈔本勝處亦時有之竊意輯存諸卷不必皆爲已定之藁或有出于鈔本之前者君悉錄異文旁證他書攷其得失其用意可謂勤矣慨自兵燹以後版籍燬失近時大府蒐刻諸書延請知名之士分任校讎善本往往而出蓋亦斯文之運一大轉機而是書世鈔傳本日就湮沒今既重爲刻行又復掇拾殘編于一字一句保護不失如此經生厄運由是而昌斯則皓首窮經沈淪枯槁之儒所爲聞之而增氣也光緒丙子閏五月漱永朱詒序

序

校勘記總目

卷上 共百九十六條

百五十八條土駿據本校凡異文增多至四五
字以上者不分正文小注皆中格寫有正文小注
連及者分大小文以別之且于卷首數頁著注字
于小文上以防混亂各條之下有異文曰作如盧本
作云云增多曰有如盧本此下有云云附已見者
空一格作駁案云十條土駿據陳徵君與毛詩
疏校案近人著述引用此書者所見如胡氏承琪
後箋郝氏懿行爾雅疏引此書者所見如胡氏承琪
有異同今其書盛行恐後有據之者以改本者書略
舉數條俾覽者知之八條王莊蔡王旌甫規
楊定甫晨周叔賢鄭雨校楊周俾姓兩王則稱名
書可二十條土駿校凡舊刻謬文義顯然及有它
正文不加補削有疑義者亦如之

總目

卷中 共百八十三條

百六十一條土駿據王本校記中敘例與據盧本
校者同二條土駿據陳氏詩疏校七條楊定
甫校十三條土駿校

卷下 共百九十二條

三十六條仍據盧本校十九條仍據王本校
二十三條楊定甫校百十四條土駿校

求古錄禮說校勘記卷上

黃巖後學王士駿輯

卷首

金書

冬杪

元杪譌作
鈔蔡正

目次

闡考

元闡譌作
闡說正

卷之一

天子城方九里考

七爲五之譌

盧氏本無
此五字

則郭大

于城九倍與孟子不合

盧本作

則郭大于城約一

倍有餘

駁案是依七里計

泥下有禮儀字乎
盧本作

禮說校勘記上

大夫三門考

可在大門之內

盧本奪
可字

五官考

無有六官也

盧本無

修及熙爲玄冥
盧本

恭代

餘同古者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

盧本神民
作神明非

廟在中門內說

請列五證以申明之

盧本五證
作六證

君相入

君相元本

誤作上相

其證三也
盧本此下作
周語有

日祭之文章注謂上會于祖考蓋宗廟每日必祭

此事外如事生之禮故廟必在寢傍以示親祖之

意若在中門外則疏遠矣其證五也

無顧命言康
王卽位于廟

至下其證四也四十三字

駁案盧本上言請列
六證下言有此六證是顧命周語二條皆初纂所

有元本之無周語一條者或金易纂時刪去或鐫
時爲實甫先生所節故前後六證字皆改作五處

本之無顧命一條者係傳寫偶脫非原蔡所無觀其證三也下無四證一段可以見矣

宗廟祭祀時月考此篇盧本夏十月也有盧本夏上

月令孟冬之月有盧本月令上至于春秋所載春秋

下衍傳字駁案下文注中所周官四仲之祭四

仲本經

天子四廟辯此篇盧本則修除必重于黜陟黜陟本于

也字自武王至大王為四親廟陳氏詩清廟疏引此作大王

王季文王武王必在共王之世陳氏詩清廟疏引此作王

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王之時

陳氏詩清廟疏引此作文武世室又在懿王孝王之時

禮說校勘記上

釋谷盧本此篇說者以谷為養失之盧本此下有

淮南子曰川竭而谷虛注見說林訓若有水則谷

不空矣校元本增多大瀦固生于水者也盧本瀦

字駁案上文引采瀦此不立單言瀦當以盧本為是

卷二

諸侯四寢考 路寢居左右盧本此下有父居高寢

子居路寢校元本增多高寢非正也盧本正下詳天

子世婦女御考女御盧本

天子世婦女御考 曰備百姓盧本奪八十一御妻

兩相比擬盧本御妻下傍注御三公以下百二人

為夏制駁案百二下

明堂考 法一時之旺盧本旺則辟雍亦在明堂矣

亦字盧本奪蓋天子治祿盧本以歷字必于明堂受朝

仲達大宰大朝觀疏云會同亦有朝禮弟不在會

天子帥諸侯而朝日退而朝諸侯是朝在會同之

後也據此則金不主先朝則有澤宮又有榑盧本

衍為天子率以拜日于東門外盧本此下有有拜

日則必有拜月矣校元本增詳會同考盧本此下

有在春則率以祭日在秋則率以祭月在冬則率

以祭天在夏則率以祭地所謂四門即方明宮之

禮說校勘記上

門也注鄭注謂朝日于東郊指國門言非也校元

多大小五 非二至二分正祭也盧本作非必二至

二分正祭或值其時則率以祭之與元本意

廟寢宮室制度考 又云東西九雉南北七雉果爾

盧本又云下 則庭深五十四丈盧本庭上今天子

庭深五十四丈盧本誤作庭深十二丈盧本誤作其

地寬廣故也盧本廣可知不止兩楹矣盧本誤其

南又有奠酒盧本奠酒室北近壝盧本作室東北

室北近壝盧本二廟者奉祖廟于此故設祝席于東

東北隅盧本北隅祭于此盧本北隅祭于此盧本北隅

云室北近墻南面設獻祝席也盧本及空地約二丈餘一丈盧本作餘與祖同廟也楊云當作廟與此同故知四主分居南北也盧本分下其祭高祖及祖之廟亦猶是也盧本誤皆以面爲上元誤土今正室僅容寢食盧本寢食畫則設席以食盧本奪畫房中半爲北堂盧本北堂東房有北堂盧本亦作北室駿案儀禮士昏禮伏生尙書大庖廚在宮傳皆言北堂無言北室者盧本非是外東南誤作東南蓋方十丈記三百六十步駿案之方與三百六十步不符南連繫室盧本南連二句必有一誤讀者詳之門在廟東西北壁盧本奪皆以闔門爲小寢門也禮說校勘記上

卷三

四阿反站考 是此站非以反爵明矣盧本非下孔晁不得其解盧本解下五穀考 最重麥禾盧本奪星辰說 五星爲緯盧本此下作與日月右旋校元多五二十八宿爲經盧本此下作隨天左旋校元多四非有形容可畫盧本可畫非正義也盧本非

字可紀節次盧本可上堯典鳥火盧本虛昴元本盧本楊依經文改正

屋漏解 曾子問元誤問作

樓考 其上起屋曰榭盧本此下有周書泰誓四字

案下文所謂臺榭指此也與上文所謂四方而高日臺句文法相對上引爾雅此引大誓亦正相似元本傳鈔偶脫其形亦四方盧本奪

仍考 尋用以度廣盧本廣下小爾雅盧本誤方明壇元誤方明作方十寸爲尺元誤爲尺作

卷四 盧本此卷署名作誠齋金鸞鳳薦與他卷異

爵弁色考 況可以爲元服乎元本元服作玄服駮案冠爲

禮說校勘記上

元服盧本是也元本之作玄服者以初素玄字皆以元恭代鑑時改從如字闕筆校對偶寬并用元字本義者亦概改之卷十三玄色蒼色鮮乾四德統于元字亦作玄誤與此同今皆依盧本改正

襍裳者前玄後黃盧本此下有玉藻韞君朱大夫

素士爵韞注云此玄端服之韞也凡韞必象裳色

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玄裳黃裳

襍裳也校元本增多蓋玄韞與黃裳不合黃韞與

玄裳不合盧本黃裳上有中士二字

閒色說 金克木爲碧其色青白水克金爲紫其色

赤黑駮案孔疏引皇氏說本如此但例以上文青黑似當作黑赤盧本服蒼玉元誤蒼作倉今而入

赤汁則爲線爲線盧本誤作爲綠與紅之赤多白少相似本

與上行紺字

龍見而雩解 百穀始盡種盧本種作種下同

先種後孰也種穀之字後人亂之已

千乘之國出車考 通三十家爲匹馬案周禮鄭注作通爲匹馬

三十地與田通稱盧本皇清經解本字皆作偶

祖甲考 鄭康成以爲祖庚之子祖甲也周云案孔引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

欲廢兄立弟云云據此則祖庚當作武丁否則子

弟當作大甲在桐非廢也盧本在桐下有止是祖甲

之受誣甚矣盧本此下有餘故表而出之四字原塗去

王日一舉解 其說非也盧本此下作周官一書爲

莽歆所竄易注如莽者不葬以國服爲之息等語

皆莽歆所增竄也 王齋日三舉齋必變食斷無日

三舉之理注詳齋必變食說王氏鄧氏謂日三二

字當作則不與下一例其說甚當今云日三舉蓋

莽歆所竄易也然則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亦當是

增竄之文駁案盧本增多大小一百三字說更曉暢元本節去者以注有詳齋必變食說

句此篇陸刻所無逸日亦不載故節去以完其例

不知無此一段下文云云有似武彘非確解也

故其文承王日一舉之下也盧本此下作今本爲

莽歆所亂校元本增多七字

卷五

招搖在上解 交龍爲旂元誤旂作旗今依盧本改正斗柄在上

案今本夏小正作斗柄正在上

學制考 又謂天子立虞夏殷周又盧本作孔在國之四

郊盧本四郊作面郊無四郊今本作面郊至面爲

在四郊等句不得在四郊盧本作不得若四郊

四皆作面盧本作若五學通稱盧本此上有故知是三字

獨在面郊鄭注祭義以四郊爲四郊之學亦非也盧本

誤奪鄭注祭義以四郊爲四郊之學亦非也盧本

作鄭注祭義以四學爲四代之學則與項氏之說

同其誤矣駁案義疏存疑引鄭康成曰四學謂周

四代之學非鄭本義不于警宗而于四郊盧本作

疑初葉未考定也不于警宗而于四郊盧本作

不于警宗而別立一大學于面郊誤四郊作面郊

以別于辟雍之上庠也盧本此下作此亦謂國學

非鄉學注此當在面郭之內與辟雍同在國中故

亦爲國學專以養老不以教士謂之虞庠亦所以

別于鄉學之庠也或以虞庠爲郊學且謂四郊皆

有之此大小六十三字元本所無其元本此即

朝位考 皆可推而知矣盧本此下作朝必北面而

此無北面者非正行朝禮也諸侯初至于朝各序

立以通姓名觀禮所謂載龍旂弧韞乃朝也朝畢

乃入廟北面稽首是之謂覲此則正行朝禮矣本

萬充宗說鄭注謂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夏宗依春

冬遇依秋是春夏朝者獨無北面稽首之禮是何

義乎萬充宗曾辨之周官朝覲宗遇特四時異其

名耳非有異禮也析而詳言之有朝覲宗遇四者

約言之則曰朝覲或曰朝宗再約之或單言朝或

單言覲其義一也儀禮覲禮本通四時而言鄭必

以爲秋覲然則舜典肆覲東后亦在秋時乎郊特

牲謂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如覲必在秋則

春夏冬三時天子皆下堂乎其說不可通矣此二

禮說校勘記上

八

十一字元本所無駁案此条大意俱見此言會

同之禮爲壇以盟盧本作此言會同之禮諸侯先

朝于明堂然後爲壇以盟駁案盧本說非是辨見

受朝下本卷明堂考必于明堂

諸侯外朝在庫門外辨 衫絺綌元誤綌作宣二年

盧本誤作三年

鞠躬解 籥窮治罪人也盧本作治作理 駁案說文

則踧踖卽色勃足踖等之類矣盧本無等字義亦通

卷六

釋貫 習于足也元誤足作反今故三字並通盧本

依盧本改正

此下有鄉射禮貫字亦當如此解讀烏還反鄭注

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賈疏言不貫者以

其以布爲侯故中者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釋

文貫古亂反中也夫關者彎弓之隈也孟子所謂

穀率也張弓中關則能中正故鄭云貫猶中也賈

氏以貫穿布侯解鄭說誤矣陸氏音古亂反亦以

爲貫穿之貫均誤也古人射以觀德貴于中而不

貴于貫侯若以貫侯爲貴是尙力也記曰禮射不

主皮鄭注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于

禮說校勘記上

九

獲也先王別有主皮之射於蒐狩之餘習之見尙

書大傳 論語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蓋人之力

有其弱者不能至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

取之不主于中皮也然則射雖貴中而猶有不待

中爲雋者況貫侯乎朱子論語注以主皮爲貫革

大誤先儒已辯之惟解爲中關而止之關則不失

其穀率卽所謂比於禮樂者也雖不中猶中也鄭

氏注猶中猶字最有渙意而賈氏不能知也詩國

風射則貫兮此在春秋尙力之時或可解爲貫穿

之貫與禮經不同以上三百六十五

字係元本所無

正鵠考 畿內諸侯正方一尺五寸少半寸駁案以

三分之一計之少半寸當作大半寸

宗廟會同解 詳會同考盧本作詳成周會同考

此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等禮統煌煌大典煌煌見卷十三會同考成周二字疑衍煌煌大典煌煌上有如其及之各以其禮字駁案周官司儀無各以等之文盧本蓋解兩君相見作爲君至蒙經文上等等而謂

于十餘君聚會盧本作至于數君十餘君聚會駁案

盧本加數君二諸國會同亦有大小盧本此下作字義更該括

但王朝小會同非王與諸侯相見此十三字元本所無下詳會同

考句盧本亦衍成周二字

禮說校勘記上

七十曰耄說 王氏伯升盧本伯升作引之駁案

字孫氏淵如孔氏揭約例皆稱字何獨于高懷祖郵稱名盧本疑一時筆誤元本則經改正者懷祖先生盧本無先或後人據他書改之也盧本此下生二字

有鄭君注易大耋之嗟以爲年踰七十與馬注略

同疑鄭所見曲禮亦作七十曰耋不然何不云年

踰八十乎其注射義引八十九十曰旄是鄭所見

之本八十下無曰耋二字既以八十爲耄豈復以

八十爲耋乎秦風箋以樂爲仕于此君之朝以逝

爲去之他國案曲禮大夫七十致事鄭爲此解亦

可知其以七十爲耋也詩言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逝者當與日月逝矣之逝同言今日不仕則日月

之往迅速未幾而耋至耋爲七十當致事之時非

可仕進矣鄭解逝字雖未確而既以仕爲言則亦

必以七十爲致事之時故云徒自使老將後寵祿

意謂年歲晚莫不堪仕進在寵祿之後也孔疏謂

仕者七十致事得之矣又云仕者慮己之耋欲得

早致事故以爲八十也則與詩意不合矣又注射

義云耆耋皆老也注曲禮云艾老也艾耆耋皆訓

爲老則老不專屬七十亦可知鄭所見之本作七

十曰耋也以上三百七字王氏引之此下有

禮說校勘記上

榮祭考 設縣絕爲營元誤縣作錦今正

夾室考 孔揭約禮學危言盧本無此七字士喪禮云襲經

于序東鄭注云序東東夾前則夾在序外亦甚明

盧本無此二十五字尊與主人相直盧本作尊在賓主之東

卷七

禘祭考 孔揭約盧本無此三字孔惠諸君盧本作定字淵

如駁案凡本書所引孔說皆盧夏后氏禘黃帝本

禘上有所無疑初時未見其書也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盧本禘禮下

亦字馬祖房星盧本作禘與伯俱祭馬祖房星詳禘祭

考此大小十三以稷配之元本盧本俱譌祖爲大

父盧本父下其尊實與父同盧本無裕于皇天盧本
裕作格元本疑以形近為可知祖之所自出為天矣盧本
陳氏詩思文疏引此奪此以其祖配之注腳也
可知祖之所自出七字案周官大司樂冬日至
之下重況圜丘祭以冬至
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文作日
至盧本互易當為傳寫之謬
故大宰祀五帝卜日下云祀大神亦如之大元
謂祭地則北郊必卜日可知陳氏詩思文疏引此
大元謂祭地二語作大神謂天大元謂地則南北
郊皆必卜日矣駿案陳詩所引諸書只約舉其
文非必字字原本每淮南天文訓
有異同未可據盧本此下有
皆從之在夏秋冬三時行之
禮說校勘記上
何也四時之祭惟春禘祭夏秋冬皆禘吉禘皆禘
祭故必行于夏秋冬以上二十七字
主皆未遷元誤與作
一禘一祫天子大禘閒歲一行諸侯大禘亦閒歲
一行其祭于夏故夏祭一禘一祫也以上三十六
祫即禘也盧本此下有
言祫一禘一祫故從天子之祭名而言禘也此特
作王制者名之為禘耳古之諸侯不自名為禘也
以上大小四十此又禘閒歲一行之證也盧本此
八字元本所無
下有公羊謂五年而再殷祭蓋閒歲一行則五年

得二此又一證也以上校元本增此又一證也盧本
此下作祭法謂四親廟月祭二祧四時祭周禮亦
有月祀時享之說此親疏之等殺也以此推之上
三十四字元本所無其元本四親廟二祧皆四時
祭則九字亦盧本所無駿案本書日祭月祀皆
極駁國語祭法月祭之說又以鄭氏注論語周官
指月朔告廟為廟享大失經意則四親廟月祭之
說金氏必非所安盧本祭法又高堂隆及通典亦
云云疑為傳寫人所竄入
有閒歲奇偶之說其說勝于諸家然言祫不言禘
通典又以為此虞夏殷之禮亦非也匡衡告謝毀
廟云天子閒歲而祫此五十四字
祫之下疑詳宗廟祭祀時月考
禮說校勘記上
四類四望考 辰當兆于北郊盧本辰下司命主人
之形盧本形下蓋歲者天之所生盧本所生作所
歲從戌者木星之精生于亥亥自亥而行至戌而周
天亥為十月十月為陽乾位于此故曰歲者天之
所生盧本作主于義無取南郊之主配日月
恐傳寫者以形近致譌元誤臘作
月然後行蜡臘之祭
辰則司中等可知血祭祀五嶽則四鎮四瀆亦可
知矣此二十七字
卷八
桀都安邑辨 聆隧在河南可知也桀都在今河南
洛陽甚明駿案也

冕服考 裳則有黼無黻也盧本奪禮器云天子龍

衣盧本此下有書顧命王黼裳六字元本所無

更完亦自相稱也盧本此下有敝膝之鞞畫以山

火龍蓋亦取其文之箸者耳敝在衣裳之間故取

衣之二章裳之一章合而為飾觀視衣裳為小故

半衣裳之文為三章也大小五十四字元本所無

與裳之黼黻異盧本此下有考工記畫績之事青

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此連上文通為畫績則黼黻文章非刺

繡于裳矣五十字校元本增多以祀先王先公

禮說校勘記上

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采黼黻文章必以汰故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夫祭祀豈獨言裳而不言衣

哉而祭義月令未嘗明言刺繡考工記且明言畫

績五十八字元本所無其元本朱綠玄黃以下至

本云云義主畫績元本云云義主織帛然畫績之

說可以解義考工記而不可以解義義織帛之說可

以解義義織帛之說不可解義義織帛之說可

章用織盧本織作績下有織以為黼黻文章元以

字上下互易今考工記言畫績之事盧本無言畫

固是泛說即指冕服華蟲言亦可盧本作即指華

蟲也與元本非畫工所可兼也

文章在衣則繡亦在衣黼黻文章列四旁則繡居

中故知指華蟲也二十九字注如論語所云

字疑而章在左黼在右盧本作畫章於左畫黻于

右仍以畫績衣亦有黻作畫

此下有義冕無華蟲亦當有五采會合之繡居中

以成六采五章校元本增多下達于大夫士

此下有故舉此以該其餘七字校元

棺椁考 孔疏謂五重六席盧本奪孔

作崔中四爻棟之象元誤棟作

釋民 毗字本皆作岷盧本作

禮說校勘記上

毗民田也不訓為民與元本岷萌字異又增多說

制當以元本作岷為是

卷九

孔子弟子考 索隱引作名產誤元本作下重產字

今據索隱案明南監本史記毛氏

語作公肩定字仲駁案毛氏本索隱

相駁案索隱言家語無此人索隱作縣豐駁案索

此索隱引家語作不茲駁案今索隱

作里之也元本盧本里之二字

語作子顏也索隱字謀

屏考

在門內甚明

盧本在上屏字駁案盧本是在元本以重字誤查 天皇

會通

盧本天皇作天星駁案兩書均不載四庫亦未經見故兩仍之

坊考

云近南

盧本云上有此字

邑考

井通成終同者

盧本井上有蓋字

而與鄉遂不同

社稷考

誤作卿下文與鄉遂同鄉字亦譌作卿今並正

而祭

盧本無此五字

后土即句龍

盧本此下有田正則稷

之神

六字元本所無

卷十

周代書冊制度考

王氏伯升

盧本伯升作引之

禮說校勘記上

去

諸侯祭服考

衮冕

元誤衮作衮冕今正

輕者不嫌與天子同

也者二字

而祭服亦不得與天子同也

盧本此下有

魯之

同于天子者乃後世之僭禮非周公之

制也

十九字元本所無其元本同下也字此奪鄭謂諸侯祭用一章玄

冕

盧本白此句至下不得冕而祭于公矣三十六字分注不作正文

祭祀等筮說

以而祭祭社稷

盧本奪重祭字

命有司祭先

聖先師

盧本先聖先師四字上下互易

在四望于山川之上

駁案四望

四字衍盧

以文莫大于天

盧本文下衍章字

上卷終

求古錄禮說校勘記卷中

黃巖後學王士駿輯

卷十一

天子食三老五更考

既歌而語

元誤而作論今正

主人位

於阼階上而面

元誤面作東今正

此用食禮

元誤禮作樂楊正

薦考

月令禘泰禮

元誤禘作集楊正

古樂節次等差考

賓出奏陔

元誤出作主楊正

金奏下管

樂之大者

陳氏詩有贊疏引此条自金奏以下皆據元本自而無閒歌以下只約舉其文與元本敘次互易

文亦閒有同異

編考諸經皆無天子諸侯樂用

笙閒之說

陳氏詩疏引此二語在各三終元誤各非諸侯之正樂也句下

作合楊

禮說校勘記中

二

射奏騶虞狸首解

王子莊孝廉案所藏鈔本此篇在卷十四第一

九夏

樂曲名

王本無名字

未有止歌一篇者

王本此下有射

雖略于樂然亦必全節略之如鄉射不歌不笙不

閒大射不笙不閒不合樂是也若一節之中公其

詩之二篇未之有也鄉射合樂之詩與鄉飲酒燕

禮同則大射升歌之詩亦當與鄉飲酒燕禮同可

知元本增多

騶虞三詩三詩王本作劉敞王本

劉敞王本

原以為鶴巢皆非

王本此下有

江慎修謂即檀弓

原壤所歌更謬

十三字校鄉射禮云

王本奪樂正

北面立於其南此八字王本所無是天子亦可用狸首也

王本此下有

鄭注經文騶虞云此天子之射節而

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它賓客卿大

夫則歌采蘋賈疏云其它謂賓射與燕射案記云

若采蘋載于鄉射禮是鄉射亦可用采蘋非獨賓

射燕射也竊謂鄉射之禮有二有賓與賢能者有

以禮會民者經主賓與賢能言故奏騶虞喻得賢

之多也若以禮會民而射所以正齒伏宜歌采蘋

州長宜歌采蘋注疏之說失之百四十字校元本

能句誤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

禮說校勘記中

此十六字王本作以平人心也故必升歌于

堂上所以侑賓也王本作故必而射節不參也

本此下有奏不皆三終而有九終七終五終之參

者每一節一終天子九節則九終諸侯七節則七

終大夫士五節則五終優尊者欲其聽之審也

夫士五節其一節先以聽諸侯七節其三節先以

聽天子九節其五節先以聽詩止一篇不用三篇

者射節之詩必取短者一節之閒上下射拾發以

將棄矢故詩不可長也天子有九終若連用九篇

安得皆短者乎故止用短者一篇也百四十三字

卷十二

廟制變通說後儒多莫知之元儒誤作

天子迎賓考王本此篇在卷十四第二至文王廟外王本此下

有觀當在大祖后稷廟不得于文王廟校元本增

多諸說皆非也王本無而秋冬不迎者誤矣王本

此下有鄭注未嘗言春夏當謂四時皆迎疏家因

曲禮注而誤會之也元本增多郊特性云觀禮

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王本此十五字此所謂不下堂

而見諸侯也王本此字下有受摯受享駭案此篇

今于引經及鄭注者字俱改从手引孔賈二疏者

字俱改从貝以還其舊其間自爲論說者則皆據

經作摯本聘禮觀禮皆然此六字王本分崔氏謂

王迎諸侯諸侯入至文王廟外還服朝服大于路

門之外以廟門外有次諸侯于次易服也果爾此

十字王本所無駭案上駭鄭氏先敘鄭說下駭

辭氏先敘辭說則此駭崔一條亦宜將崔說復敘

使上下不致混亂王本辭氏謂三等皆迎王本作

無此數語于例非是等皆迎駭案三等據迎賓節次言於經無據

本此下有揆之于理又不合本增多侯氏亦于

中庭再拜稽首王本復再朝待以不純臣王本此

朝觀考然後于廟請賓主之禮王本此下作豈其

然乎故曰諸說皆非也十五字燕禮輕故不迎

之王本此七字分列國大夫王本作侯及出車送

王本此下有不知大行人賓主九十步等文與此

不合此所言送逆爲饗食之禮大行人所言非饗

食之禮也詳後大小三十七字元本敘後鄭引以爲證以諸侯

相朝例朝觀之禮欲見受饗時天子亦迎賓此賈

說所由誤也王本無此三十二字豈可以兩君敵體爲例乎

王本此下作古者王亦曰幣詳朝觀考將幣即授

玉鄭引此比例是謂秋冬觀者天子迎至于廟而

行觀也然經備言朝宗觀遇知非但秋冬之禮故

并引大行人賓主之間解之其注大行人謂大門

外交擯三辭禮說校勘記中交擯三辭此兩君相朝禮天子之于

諸侯不當有三辭也鄭謂引矣江慎修曾正之是

謂四時皆迎其迎在初來朝觀時與陳氏禮書同

蓋謂春夏迎至于朝秋冬迎至于廟也非受享時

也賈謂朝無迎法惟受享則迎失鄭之愆矣夫鄭

謂四時皆迎是也而以爲在朝觀時則非賈謂迎

在饗食時是也而以爲秋冬不迎春夏迎于受享

時則非皆未合于禮也此大小二百十三字元本

以下五十七字亦王本所無駁案元本大行人

賓主九十步等文數語王本逐置及出車送句下

似校鄭注亦云王本鄭注下亦宜然矣王本此下

作大行人公執桓圭以下及廟中三享王禮再裸

等句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下其君二等者

擯介與賓主之間也公之臣介七人則擯三人侯

伯介五人則擯二人子男介三人則擯一人是擯

亦降其君二等也鄭不言擯失之此八十八字與

人所言以下大小六十六字子男一十步元誤作大行

字或同或異敘次各別王本作與諸侯相特虛擬其

諸侯相去之步明矣王本此下作實則賓與大門相去之閒也本江

慎修周禮疑義舉要以聘禮觀之大門外旅擯當

有賓主相去步數此時君未迎賓也則賓主之閒

亦擬度言之耳及君至大門內迎賓賓必進而近

君無復七十五等步矣聘禮如此則觀禮要可

知鄭解賓主之閒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

所大處其誤甚矣王不當迎而謂迎賓誤也聘禮

公迎賓在大門內則王即迎賓亦止當在大門內

乃謂出大門又誤又考之此百五十六字元本所

以下二十六字亦王本所無無其元本以廟門爲

亦王本所無嵩夫承命告于天子王本此下作

嵩夫官卑宜爲末擯本鄭注末擯承命于侯氏而

告于天子則上擯事也有上擯有末擯必有承擯

周官朝觀會同皆大宗伯爲上擯會同肆師爲承

承攢朝觀小行人爲承攢案上公五攢侯伯四攢
疑朝觀會同大行人皆當爲承攢也 其爲交攢可

知云告于天子則天子不迎賓可知 觀禮者夫承

命告于天子天子即令侯氏入廟賈疏謂此交攢
在廟門外是也然大門外必先交攢大行人所謂

朝佐賓主之間也賈疏謂在大門外亦是蓋本有

兩番交攢觀禮篇文缺耳 此一說也 以上云云與

異 驗案王本兼取賈疏大門外交 正可言賓主

之閒 王本此下有 此主字實有主人其佐在大門

外 天子與諸侯本不可稱賓主然諸侯之來天子

以賓禮待之則亦有主道故亦稱賓主但所謂賓

主之間非實有主人在耳大小六十字 又行燕禮

王本無此句及下注中 詳饗禮考 本無此篇相

天子禮諸侯至末云云 王本作頻 公不得有九十步 王本作不得

見數矣 相見矣 有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矣 文較元以聘禮知之

王本無此 南面旅揖之 王本無旅字又此下有先

七字注 天揖同姓次時揖異姓次土揖庶姓 見周官司儀

口會同禮也然饗食時諸侯同異姓皆至亦宜與

會同無異觀觀禮分別同異姓面位可知矣周道

親親凡會盟同姓爲先異姓爲後觀禮亦宜然則

饗會時天子迎賓亦當先揖同姓次揖異姓也庶姓

亦異姓故觀禮但言異姓其實當分爲三等蓋面

位止分爲二而接待之禮則分爲三也若饗會時或

止有同姓或止有異姓則但當以爵命爲等筮先

後公天揖侯伯時揖子男士揖也大小一百六十

多 驗案王本謂天子迎賓亦分天揖時揖士揖

與會同禮無異雖于經無據事或有之若謂饗會

之時公天揖侯伯時揖子男士揖非惟傳注家未

經道及于理亦覺難信元本節去固非無見也

北面拜稽首 王本此下有 惟止介從 駁案二本俱

作拜稽首據禮經 不敢當客禮也 王本作 皆異于

尋常賓主之禮也 校元本 天子宜荅一拜 王本宜

字 一拜荅臣下 王本此下有 及出天子送之亦然

送逆皆立于大門內當無遠近之筮蓋若一一送

逆則不勝其煩既同時送逆則不得分爲遠近等

筮矣齊僕所謂各以等爲送逆之節者謂一人特

饗會者也實是公當最近大門若侯伯則稍遠于

門幾步若子男則又遠幾步此之謂各以其等也

王饗會禮止其送逆步數不可知矣以理度之總

三等當不得過十步則非依命數爲筮可知也其

步數與大行人迥殊故知賓主之間步數必在入

觀之初也 大小一百六十四字元本所無其元偏

本故知賓主朝佐三句亦王本所無偏

駕不入王門偏駕謂金路象路之類此大小十五字王本所無

出入五積王本五積作三積蓋蒙三問三勞而謂

玄端服考 陳祥道嘗辨之元謂嘗作常今正

笙詩有聲無辭解 樂崩從而以逸元誤逸作逃場正雖無

詩而未嘗無節奏無節元謂作爲節今正亦不害其有義也

元譌亦作非今正

特磬考王本此篇在卷十三第四非止一鐘也王本此下有亦

詳特鐘考五字注何謂特磬乎王本何下增得字謂下增之字是

鄭謂鳴球在堂下矣王本此下有請列五證以明

之七字元夫依者最相近之謂王本作夫依訓爲

倚最相近者也與元本鏞縣在庭王本此下有天

子十二辰零鐘亦在庭此皆特鐘也十五字校元本增多

竹之聲輕清悠揚似宜在上王本作匏竹假人氣

以出似宜在上與元本文此說恐非王本作磬大

小雖殊形制則一郭說非也駿案程氏通雅及

郭注而爲之解曰如犁鎗者謂如未底相貫處之

折也車人爲未其中地之底倨句磬折是也如其

別有形制也王本說非故元本不取小石磬即

編磬也王本無夏擊義同俗解輕夏重擊失之此

二字王本所無又其音難和王本無乃偽孔傳云球玉

王本無球語多荒謬王本無皆以爲樂器王本

拊形如鼓王本此下有以韋爲之四字校元見鄉

飲酒禮此五字王則拊亦在堂下矣王本此下有

樂記言會守拊鼓拊與鼓連文可知皆爲堂下之

樂也元本增多且非杜虞之物亦不礙于行禮

也王本作且不必懸于虞工降亦降初不礙于行

禮也文與元必先擊球搏拊王本搏拊上有次字皆在下管

間歌之先王本無間歌二字又此下作故連言之

非謂四器俱在堂上也特磬在堂上之說惟江慎

修曾辯之然其說未詳也此大小三十四字元本

與琴瑟相應以下大小是磬與鐘皆先奏王本鐘

四十五字亦王本所無是磬與鐘皆先奏王本鐘

有特禮說校勘記中

筭瑱考 后織玄統元譌統作織今正

卷十三

天子宗廟九獻辨 知宗廟則祭天當一獻矣楊云

廟三字衍駿案此象下放知

五帝五祀考 詳四望解案解當

禹貢九等賦解 人民未嘗無多寡元寡譌作

門人解此篇王本在問一貫于曾子王本無古人

著書自有體例王本無此句以宜乎有所疑而問

也王本此下作夫子非告諸子故不問于夫子在

師長前不可問于朋友故俟夫子出而問于曾子
豈必爲曾子之門人乎此四十一字元本所無其元本注中顏子卒後云云
及正文豈必曾子元本注中顏子卒後云云
二語亦王本所無故門人聞夫子之言王本作諸
子同莊門故聞夫子之言校元本增三字夫子若對子
路之門人言王本無此句以而必取于子路之門
人乎王本作而必用已之門人乎又此下有父子
君臣師弟比例相等則爲夫子之臣正當用夫子
之門人何乃降等而以已門人爲之乎三十七字校元本增
多此朋友之至情王本至情皆是本作皆謂彼
爲夫俗解以夫爲發語詞失之矣校元本增無夫多十五字
字王本此下有夫子偁門人皆曰二三子若此夫
字指顏子當云夫弟子或云夫門人不當亦偁二
三子此又皆可見爲夫子之門人也四十六字元本或夫字爲發語詞以下大不然何以別乎王本
小五十九字亦王本所無
此下有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書子夏固宜卽
或問于子夏亦必云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夏三
四字注校疑誤後世者哉王本此下有門人亦偁
元本增多
門弟子曾子有疾及達巷黨人兩章皆有門弟子
似乎無別然曾子章不涉夫子事自可知爲曾子
弟子達巷章偁子謂自可知爲夫子弟子他章門

人皆涉夫子事則所偁門人必夫子之門人矣七
九字校元又弟子爲年少者之偁王本此下作鄉
本增多
射三耦使弟子鄭注云弟子賓黨年少者此十七
本所無其元本論語入則故曰弟子也王本此下
孝以下諸注亦王本所無
有或偁門弟子加一門字可知弟子非正偁矣七
字校元從夫子而行宜偁從者王本此下有顏淵
本增多
外章偁從者時夫子出弔于顏氏家門人從行不
在夫子之門故亦用在道之例也卽此可知參乎
章曾子與門人皆必在夫子門非夫子至曾子家
而語之也子疾病章由之瑟章亦皆在夫子門可
知門人欲厚葬門人厚葬之此門人在顏氏家爲
治喪事非從夫子者也不得偁從者故亦偁門人
百十六字校故如其言書之王本無此句及後世
元本增多
作殊無省文而直偁門人耳王本無此句及後世
有座主門生之偁王本無此句于訓詁名物王本
五且又無注元本且又二字上下孔子五十六歲
去魯王本此下有哀公十三年春孔子去魯或以
爲十二年非也十八字校元本增多駭案孔子
公十一年王本云云然曾子傳道王本此下有有
哀當爲定字之譌
子似聖人五字校元是從夫子止五年耳王本此
本增多

下作

檀弓記曾子自言事夫子于洙泗閒言事則

在門可知惟常在夫子之門承其訓誨篤信好學

故能數年而即聞一貫苟或居家教授用志不專

何能及此此數語與元本上下互易又諸經傳記孔子門人

本此下作唯曾子子夏子木有傳于世檀弓曾子

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

面河之上使面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案

史記子夏少夫子四十四歲是夫子卒時子夏年

方三十前此夏安得言老即或四十為三十之謬

史記子夏之年未可據信詳孔子弟子考亦未可

禮說校勘記中

主

偶老也面河暫地史偶魏文侯敬禮子夏設教當

在此時公夫子卒時已數十年故偶老也然則論

語子夏之有門人在夫子卒後明矣子夏自少即

從夫子周流及反魯事夫子于洙泗又為昔父宰

是時未設教也

知蓋夫子在時聖德感動天下凡有志于道者莫

不願親炙聖人豈肯受業于其門人而門人亦以

有夫子在亦不敢儼然為之師必引而致之夫子

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可知當時儒者皆為聖人

之徒故諸弟子無門人也惟夫子卒後始有教授

者耳子路顏子皆從夫子周流四方其後子路仕

于衛顏子隨夫子反魯杜夫子門二子皆先夫子

卒亦未必有門人故經傳皆無之夫子杜時門人

歸而事親可也出而事君可也而為師教授則不

可嫌于以夫子自居又自足而不求進也其杜它

國與夫子相去甚遠者猶或可說而曾子顏子子

路皆與夫子同國使儼然杜家授徒則不可解說

□□是言之論語門人必為夫子之門人斷斷無

疑也以上云云或為元本所有而上下互易者或

案此篇敘次王本與元本異者皆似王本較順據

禮說校勘記中

主

陳跋言末二卷無清本皆子完所輯存與胡墨莊

攷鈔本多有不同疑此篇亦在末清之內元本敘

完以意接拾者歟

玄色蒼色辨 乾四德統于元天主于生物也元本

作玄今正 駁案元亨之元經傳無通作玄者元

本譌改辯見卷上元服條又案六書精蘊篆作行

云天地之大德所以生生者也與其色多赤元多

此正同非以論玄色而彊通之也

名今

朝觀考 諸公東面諸侯而而伯子男從侯而朝東

面王本無此異于朝宗王本無此先大于宁王本作

而均是諸侯王本此下作何所分別而待之殊邪

九字元本所無其元本乃春夏來朝亦四時通併

不必杜春王本此十字分 故略之也王本此下有

此亦以爲秋觀元本六字注校 有饗有食有燕王本此

下有不止一次元本五字校元 但言饗無食燕王本

此下有又聘禮有致飧致饗饗禮禮皆致于館 而此無之又無還玉禮校元本三十字

此四句疑在齋夫承命告于天子下王本作記文

甚略當有鈐文此四句疑是記文譌入元本十七字與

宜分別以明之王本無此 它篇亦有鈐文此篇更

甚王本此十字注非 若爲先祖而來也王本此

下有廟以大祖爲尊觀當在大祖廟鄭氏謂在文

禮說校勘記中

王廟非也校元本增多 且諸侯奠摯必北面王本

此下有執瑞玉必冕服天子亦必冕服今云公侯

東面而則不北面矣天子當宁杜治朝許字考朝

必朝服天子朝服皮弁 不冕服矣元本大小四十八字

本而此云東面五字亦王本所無 春夏乃棄命車王本此下有命

車金象等輅元本六字注元 秋冬棄墨車王本此下有

大夫之車元本四字注元 初見天子受贊王本受贊作

有其禮至重元本四字 此非崔氏說王本此作并又此

用天子不下堂說元本八字 又何堂之可言王本此

下有且萬物交際亦何必下堂而見諸侯校元本十四字

多以欲象萬物交際王本作以欲象會易之交義

稍齋夫爲末摯承命于侯氏王本無此二語故不與三公

同北面王本無與 朝士掌外朝之禮王本無此句

字本鄭注王本本左傳 駁案觀禮鄭注引春

會同考 此說是也王本此下有 但論語會同乃諸

侯自相會同非會同于天子也元本十九字注校 諸侯

相會亦曰會同王本無此 而謂成周有之乎必不

然矣王本無必不 一曰殷國在畿內諸侯畢朝王

畿內下有國城外三字無諸侯畢朝句 治鄭注之誤王本鄭注謂天

禮說校勘記中

子出至侯國諸侯盡朝也王本作謂天子出巡于

侯國也駁案王本云云與 近于王畿之地王本無

下諸故有殷名元本無異非是 有是禮乎王本作必 若

謂殷國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王本作若謂天

子安居國中而諸侯四方四時紛來與元本意同

國句畿內觀禮及司儀皆但言爲壇不言隨時

而設于其方此二十字 然與經不合王本作然此

篇多不足信與元本 又安得有三階王本此下有

壇墼宮固有四門而太壇頗遠壇太門計一百四

十二步子男豈得伋于此乎校元本增多 度

姓在下王本此下有分爲二等四字校元殊不可

解矣王本作其亦譌矣惟上介上擯得入王本

此下有見周官司儀五字注無交擯之事王本此

下有會同必先入廟行觀禮已交擯矣故會同不

交擯也升壇見王與入廟相似故惟上介從之耳

且會同諸侯甚多若羣介悉從不能容矣五十二

元本則必有末擯當以當夫爲之王本作末擯蓋

以當夫爲之文校元無論何等諸侯王本作五家

語言齊侯欲享魯君王本言下增多股國會同王

本此下亦有奠玉行享四當在洛邑明堂王本此

下有洛邑亦在畿內蓋王先巡行近畿侯國後乃

反至洛邑明堂也二十四字注謂觀享之時王本

廟時揖異姓親親之義也王本異姓下增多土揖

止言同異姓面位不言庶姓庶姓四字駁案觀禮

異姓也會同儀在觀禮篇庶姓句非是以視山川

丘陵王本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王本

句以下五此禮之經也王本無此句以禘謂祀諸

神之義有三元本三謂作五是分而言之有三義

矣王本無天帝尊于地神王本此下有天帝地神

指上帝土神言十字注校兼天帝地神言王本作

言以東方爲尊王本此下有震爲長子泰山爲岱

宗春爲四時首可見東方之尊二十字注校此方

明之義也王本此下有方明商時已有之漢書律

厯志引伊訓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

于先王誕賁有牧方明此真古文也方明即觀禮

方明二句各爲一事祀于先王者祀于廟也喪三

年不祭大甲居喪故伊尹攝之誕賁有牧方明謂

會同之事有牧謂諸侯也賁與咨通誕大也謂大

誥命之也方明謂祀方明之壇也竹書紀年大甲

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亦上下各爲一事可

相證明說者謂伊尹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非

也古者人君居喪惟祭天地越紼行事則伊尹安

得攝之乎祭天之壇安得謂方明乎且祭天以先

王配不得謂祀于先王誕賁有牧亦不可解朱子

謂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亦誤百

三十七字注則拜日後即祀方明王本無此禮爲

校元本增多則拜日後即祀方明此八字此禮爲

國內會同明矣王本此下有此國內謂畿內非國

城內也十一字注校諸侯畢觀王本觀皆率諸侯

以行禮王本此下有明堂中有壇祭各于其壇非

祭于堂中也十六字注校宗廟社稷不可于外祭

當使太子或大宗伯攝之此十九字王本全故必

行正祭

王本無此五字

春祭東方夏南秋而冬北

詳明堂考

王本無此四字

而以禮日爲祭天禮月爲祭地

則不可易勝于鄭氏遠矣

此二十二字

王本所無

同之後也

王本此下有

諸侯入覲先覲後朝義與

此同詳朝覲考

元本增多

是會同朝見諸侯非

也

王本此下有

會同在壇豈得謂之朝乎

增時會發禁當于壇誓與盟一類也

此十三字

王本非在

壇也

王本此四字在從

其方而爲位焉下

禮說校勘記中

六

卷中終

求古錄禮說校勘記卷下

黃巖後學王士駿輯

卷十四

井田考

井竈蔥韭盡取焉

元本非譌作其今正通其率以什

一爲正

元本其譌作具今正

而砥其遠邇作其今正此亦欲

合小司徒司馬恣爲一

元本恣譌作其今正此亦欲

二字上下

若并山川而封作并今正此注謂民耕

互易今乙

公田補十畝二字小司徒所謂家七人譌作者

今又何有饒遠之義

元本有譌作以今正故授田止五十本

止譌作

故田不得不增多作皆今正豈若是之紛

擾乎

元本紛譌作

未有與田相襍者元本未譌作夫今正

燔柴瘞埋考

帛必奠之元本奠譌作尊今正

作風

燔燎則有柴有牲無幣作不牲今正五祀猶

天子之五帝

字疑衍大司樂以禮祀血祭對言案

大司樂無

禮祀血祭等鄭志荅張逸元本志譌作未今正

文當爲大宗伯之譌

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元本性亦譌作柴今正

狐青裘服考

安得以緇之乎

外諸侯朝服玄衣青

楊云衣下青誤奪狐字

黃衣狐裘考

以玄色而兼青疑奪黑字

爵弁章弁異同解

其制當上銳元本當譌作尚今正本注疏

元本注疏二字諸侯惟始太朝王服爵弁元本服上下互易今乙楊以爲爵卽戎之證楊云爵下孔傳雀章弁傳謂作疏未有受爵命之時楊云案鄭箋作未遇今正元本以祭二字三衣服冕冕辨禮器以祭元本上下互易今乙言舞冕之制元本釋作在外爲九伯者同元本九今不必降服冕冕也元本降服二字不得僭上楊正補下字

古經典標題說 則馬鄭題虞書者駁案虞下奪夏字

告朔餼羊邦國與官府都鄙無異元本與謂作其今改正

朱子亦云然元本朱子謂作夫子下朱子劉廣文謂有司句亦然今俱改正

禮說校勘記下

元本劉謂作鄭楊正

首陽山考 曾子制言篇陳詩采芣疏引此制故謂

其山爲西山耳元本謂謂言下有中篇二字

段先生說文注質疑 用圭璧受皮幣案各本說文更皆作及

卷十五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公羊壽乃其弟子胡母子

都元本其謂作其今正故往有善本案往下奪

封禪辨 封禪書言秦王禪梁父元本言謂毛傳云

高山四嶽也元本云謂作于今正

蟠臘辨 葛帶榛杖元本帶謂周曰大蟠亦曰臘元本

日謂作亦今正楊云蟠廣雅本作蟠亦各本皆作秦駿案各本秦非也史記始皇本紀索隱引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蟠亦曰臘秦更曰嘉平是小司馬所見廣雅本原作亦其作秦者後人未有預祈于年前者也案年前似無臘爲秦禮案臘下當重臘則助祭者似當冕服

卷十六

孔子於鄉黨 竊謂恂恂當作悛悛駁案史記孔子世家引此句索

禮說校勘記下

隱曰恂恂有本作悛悛七旬反據此則唐以前論語本已有作悛悛者無埃旁通訓修視睦諸碑

也祝睦碑作悛悛駁案祝睦碑當

君子不以紺緌飾 褻衣且不用元本且謂

必表而出之 是言展衣蒙于絢絢之外元本絢謂

絢絢內有裏衣元本有謂則絢絢外止有淡衣元本

綌綌謂重絢止綌作正楊正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而遺韋弁玄端誤

矣元本章謂作皮今正

居必遷坐 故曰檟齋于外元本散謂然則晝夜居

內內字元本章謂作寢今正

補遺 此卷敘次均依潘伯寅侍郎本

臨海誠齋金鶚 今依全書例補入

郊樂大路解 卷十三弟一 禮器云 王本潘本均誤 大

路在賓階面 楊依王本校正 詳田獵建旗考案

本書無此篇附闕亦

不載今補入佚目

疏改 爲祊乎外 王本潘本平皆作 而謂正祭之祊

假繹祭而名 潘本謂繹作爲 但以酒酌奠無牲俎

潘本雙酌字 楊若 在門外則絕不類矣 潘本不下

依王本 刪本 祭門內祭先祖所以飭俎 奪以字又衍俎

字作徧禮今皆 楚茨毛傳云祊廟門也 楊云楚茨

據說文補正 內祭蓋本于此 駁案今毛阮本注

疏皆作門內金云廟門不言內 未見何本

天子諸侯迎賓皆于大門外 駁案本朝觀必無迎賓

之恣其後行饗會于廟乃有迎賓之恣又云郊牲

性言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且不可況可出

大門而迎之乎 據此則大門外爲廟門外之說金氏

所不取此篇云云或大門外爲廟門外之說金氏

八音次序說 卷十三弟三 下管象武 王本潘本武皆

文改 革木雖同爲節樂 今依王本改作土 又周語八

音次序所配之卦 潘本八音作八者雖于義可

祝啟考 卷十三弟五 敵狀如泰筭 王本潘本泰皆

非乾音明矣 今依王本補入 服虔注左傳八音

潘本雙入音二字 詳樂節考 本書無此篇附錄亦

今依王本補入 然作與合文義迴殊 潘本迴調

字今依王 故合止二字 潘本合止調作合

本補入 言弦匏笙簧 潘本每絃字楊 亦以此終也 潘本奪

依王本 敦考 卷十三弟六 大夫士有敦而無簋簠 王本簋亦

簋簠互易 諸侯簋當以金飾 疑奪簋字 瓦豆謂之

登 今依王本正 登 今依王本正 登

射耦考 卷十三弟七 此言埃于次 王本潘本埃皆

日祭月祀辨 卷十四弟四 章注謂歲貢于壇墀壇墀

見于金滕 潘本奪重壇墀字 祭法之言殊謬 王本

字潘本作空格楊云有禱祭之係祭法篇

文王本錢處尙還夕形宜補入今從之

齊必變食說 卷十四弟七

續校勘記 初校諸本得異文訂誤若干条已列如左梓

緯而附 之卷末

卷一 天子城方九里考 今郭方七十里大于城九倍

許幼幾茂才云九倍之九當爲七字之訛蓋郭方

七十里大于九里之城七倍又九分城之七今言

七者舉成數也駁案凡經傳舉成數皆舉其所近

者今七十里之郭大于九里之城七倍又十分城

之八有奇則舉成數當云大于城八倍 廟在中

不當云七倍郭意九當作八末知是否

門內說 諸侯之臣相爲國客 諸公案周禮作諸侯

今據之及廟唯君相入元本君相作上相蓋涉上

五嶽考盧本此篇在釋谷古文開與干通元

間作潤駁案開與干音同故古文互相段借謂居
晏切考案以外無作平讀者不得與干通也盧本
作開與干通說釋億盧本此篇在

卷二 天子世婦女御考盧本此篇在明堂考

此篇在卷二總之皆明堂之禮其目十有三盧本此篇在

也若老也大射也視學也合樂也朝覲也尊師
講武也訊馘也皆二文為一事然史記望氣載于天官
望氣治麻似可合為一事然史記望氣載于天官
書治麻載于麻書兩不相涉當以盧本作十四為是
此篇在卷二路寢可陳遷豆數十矣盧本此下增多

禮說校勘記下六

六字 士無大祖盧本大祖下有廟字駁案廣亦

三丈四時之薦東西可各別二席盧本三丈下有
言廣四丈五尺則視四丈之廣多五尺除室廣
淡各一丈是堂淡三丈廣三丈五尺矣盧本三丈
下增彊字較得但二則西北壁亦宜有之也盧本
本亦字疑皆衍文盧本小寢

卷三 古尺考 築宮八尺八寸彊案八寸彊當作九寸

卷四 禹都考 本于漢志其說自確駁案下文有亦本

漢志句亦字蒙此龍見而零解詳啟蟄而郊解
可知盧本誤也案本書無此篇附錄亦王日一舉解國亡君不
不載今補入佚目舉此言國亡大縣邑之禮孔疏云國既失地是諸
舉侯無德所招故君亦三日不舉此解舉字雖未

的然言為失地致憂則義固不易鄭注亦云然經
非直謂諸侯亡國也國亡下宜補大縣邑三字盧
本誤與其亦未之思耳元本之誤作知

卷五 學制考 豈可入而郊之小學乎駁案此而郊亦

之未盡改也下祭義謂而學而郊之學亦當作
四蓋初葉本作非是遂皆改從朝位考鄭注以羣
見作而之說非是遂皆改從朝位考鄭注以羣
四難對偶疏尚有遺脫也

臣為卿大夫盧本大夫下有士字駁案王宮內

九室考駁案本書無此篇附錄此皆三朝之前本

三朝作王朝非是

卷六 釋貫 貫習也亦作貫駁案作貫貫字當作串

串古文作貫也金說蓋本于此後人因貫串音異疑
串心之習也禮說校勘記下七
串為母之誤展轉傳鈔正鵠考而大射儀有豸
遂并母而亦作貫也宗廟會同解大夫爵弁而祭
五十豸當作干案注疏作爵弁自祭家廟此云爵弁
于已唯孤耳而祭于已蓋約舉其文也盧本與此
同案祭考天子并祭星辰多日月二字夾室

考公揖退于箱盧本退作

卷七 禘祭考 此條孔氏孫氏已引盧本無孔

一書無禘祭乎盧本一書序言郊而不言圜丘圜
丘通于郊也盧本兩圜丘皆單言丘無圜字駁
方丘元本徑指圜丘是遺方有謂禘以春祫以秋
丘也非是當以盧本為正案本上郊字兼南郊字
者毛氏魯頌傳也盧本魯頌作周頌駁案毛于

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禘唯天子兼之據此則毛亦無禘行于春之說盧本以魯頌為周頌固非元本謂禘四類四望考詳星辰解案以春亦未免誤引矣

說當作常皆是天神互易今依盧本乙正

卷八 冕服考 然則以日月星辰畫衣為無據者非也

盧本日月星而織以為黼黻文章盧本織 棺槨考下無辰字

君殯用棺槨至于上畢塗屋元本上譌作土統

計之凡一丈二尺也必其棺槨之閒容席容祝者

容之如天子容席左三尺右三尺前後各三尺

諸侯以下容祝容壺仿此必非設棺于偏左偏右

僅餘一面以容席祝也此云統計一丈二尺則除

太公棺七尺梓材二尺止餘三尺之廣僅容一面

設席棺非偏左即偏右矣恐未必然下言諸侯大

夫士庶人亦如之疑金氏一時誤會謹附管見以

質通 禮說校勘記下

卷九 孔子弟子考 詳四書正義巧言令色章

見鄉黨正義一卷係論語末篇吉光片羽略見一

斑全葉散佚未知何時據郭石齋所作先生傳言

所著有四書正義藏于家不著卷數臨海黃子珍

茂才言今存魯論六卷恐亦得之傳聞非其目驗

頃以書往索得當付梓所佚大學中庸冉有與其

孟子若干卷尚希同志諸君留意採之冉有與其

母粟盧本冉有冉子元本一時筆誤 屏若枉門外稍遠于門下必有字 坊考亦可見其築土

有然字 社稷考 鄭駁五經異義亦云二千五

百家為社此十五字 五百十二家 盧本句晉賈逵

杜預注皆云二十五家為一社 盧本作杜注二

十五家為一社

卷十 周代書冊制度考 詳筆考 本書無此篇附錄亦

碑考 若碑設中庭與三分庭一在北分庭一在北

北字 天子登車于路寢階前考 詳廟寢制度考

元本廟寢作路寢 駁案本書無路寢制度篇此

所言中門路門內皆有屏係廟寢制度篇文路寢

定為廟寢之譌盧 祭祀等說 彼此互見 盧本

本誤與此同今正 增多其義 四望卑于社稷可知 證四也句 增多其

一也四望卑于社稷可知 證四也句 增多其

此四字衍蓋社稷尊于四望 門為宮室之要 盧本

句下盧本仍有此四字也 門為宮室之要 盧本

下增所字 駁案元本作門為宮室之要 盧本

似未了但要所二字亦不經見因各仍之

卷十一 天子食三老五更考 虞庠在國之西郊亦是

大學非小學詳學制考 案本書學制考西郊作四

之未盡 合樂三終解 笙吹采繁合之 元本繁譌

改也 古樂節次等笙考 鄉飲酒禮有庶中之文 駁案

疑為庶 鳴之譌 射奏騶虞舞解 卿大夫以采蘋 王本夔大

卷十二 射奏騶虞舞解 卿大夫以采蘋 王本夔大

師工之長也 王本無此 大射奏騶舞亦然 王本夔

三字 亦可為奏在堂下之證 騶虞舞晉四字 增多

非是 天子迎賓考 其下文云凡諸侯之卿 王本此句之

謂賓主之閒而亦云賓主之閒若干步 王本無若

者何也十字 而亦云賓主之閒者 擯者五人等句 王

朝觀所言賓主步數 王本步數 擯者五人等句 王

無等句 及凡諸侯之卿以下三句 王本無以而待

二字

其賓客王本此下作云同邦國之禮可知不專在

王朝其通言侯國之禮明矣中庸云非天子不議

禮是諸侯邦交之禮皆天子所定大行人掌之者

也大小五十字元本所無其元本可特磨考球

知通侯國之禮也入字盧本所無

字从玉明是玉磬王本作球襲衣斂衣考喪大

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喪案此禮記文

本誤引下文鄭于喪大記句亦當作鄭于禮記

卷十三五帝五祀考鄭注以天宗爲日月星喪案毛

本鄭注作日月星辰其門人解不得率其門人

同侍王本同侍下增又云孔子于門人之喪王本

多夫子二字禮說校勘記下

子二字喪案檀朝覲考君臣皆服皮弁王本

弓本無此二字下增多六而自卑以接諸侯王本接諸侯會同

于朝三字考諸侯各朝于方嶽也王本此下有此雖梅氏偽

古文然其說自有所本伏生尚書大傳有此意但

未詳耳元本增多亦是巡狩會同王本此下有

不于東嶽者蓋別有其故非正也禮當會于東嶽

舜典岱宗觀后卽會同也二十字注校朝事儀所

謂敦尊尊也王本無此節次甚明王本作經

卷十四井田考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元本十六

今依孟子然後受授百畝之田案孟子集注古授

田有多寡案古禮齊弁韋弁異同解詳四書正

義麻冕章說已又安謂韋弁卽齊弁乎案安下

獲得三公服冕冕辨王朝公卿孤大夫案卿孤

卿孤字

卷十五封禪考其禮頗采大祝之祠雍上帝所用案

雍之祠本史記祠天好陰祠必于高山下時今封禪

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齊金

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引小顏云下天齊

最下也楊慎曰南郊山下當作南郊下此天好

陰云云卽指天齊之祭顏云最下楊云下天齊

命曰時小山之上且此文徐廣注曰一云之下可知

帝封禪亦云一本亦無小山之上云云漢因秦制武

禮說校勘記下禮說校勘記下

高山上時之本已不可見其說似較可據禮如

祠雍上帝元本祠雍二字麻冕衾裳衾裳

解鄭玄于此注云元本謂云故禮皆止言冕元本

作麻軍制車乘士卒考三百人則三百乘也案

三百乘當作一百乘詳于乘之國出車考元本于

今二軍止用三百三十三乘元本三十三誤小國

二百五十乘元本論作二千餘六十二人十之五

職案此句誤當唯六鄉制軍如是元本鄉講

作餘五十人必表而出之珍綈綌不入公門元本綈重

且珍綈綌而著裏衣元本綈重

補遺初釋辨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潘本无此字前据桂氏本

說文補案段本說文無此字蓋金氏所据漢梅前補失考附見于此以志吾過

求古錄禮說臨海金誠齋先生所著也先生事實

具郭傳此傳舊刻所無臨海黃子珍瑞由石齋文鈔錄寄所著書二一曰

四書正義先生亡藁與俱佚一即禮說陳實甫徵

君校定而沔陽陸氏刻于江甯節署者也雕本十

六卷前十卷先生自訂定後五卷陳徵君編定最

後鄉黨一卷則四書正義之存藁附之以傳非本

書也梓行未久版燬于火潘伯寅侍郎得遺文七

篇刻之風行海內讀者悵未見全書孫懽伯師思

禮說校勘記下

主

有以譽學者之意段吾鄉王子莊萊臧本附以補

遺而重梓焉王書楊定甫晨校此本無陸慶二序及陳故今所刻者

王旌甫覬由陳均謬訂正過半駁承命夏勘購

求遺藁得何氏鈔本于盧蘋洲鴻年互校一過卷

二增多齋必變倉篇附入異文所在多有然非足

本十一卷以下文不備子莊別臧殘本更段得之

二卷爲一冊其卷爲十編次與陸刻殊郊藥大路

諸篇即潘氏補遺所本餘七篇中多點竄有始義

與陸刻同而改从它說者有初用它義而改與陸

刻同者采其字出一手疑即金氏原藁未可定也

聞先生此書藁凡數易由今所見何氏鈔本未定

之藁也王本則經改正矣十一卷以下藁存之藁

也十卷則精選擇矣先生之學與年俱進後人即

其不同之處參攷失得亦可以見先進日新之功

爰据舊刻參以二本異文悉錄出之閒亦斷以已

意舊刻謬二本可据者依以更正當篇無本可

校十一卷以下王本有者僅七篇或有之而誤同者以意訂正疑

則仍之各條標出并爲校勘記三卷附舊刻補遺

以存湮知譴陋不能有所發明獨念先生于駁爲

鄉先輩重以吾師表章之力諸君子前後接緝之

禮說校勘記下

主

勤受命卒業後生小子事也不敢以庸庸辭校數

敬述所見望海內諸君子鑒其愚而教正焉光緒

丙子閏五月黃巖後學王士駿記

禮說

江都凌明經 著

喪服齊衰期章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于曾祖

論曰易禮春秋此皆以例言者也其中有正例有變例且有變例中之正例有正例中之變例更有變例中之變例也參伍錯綜非比而同之不能知也卽如斬衰章子爲父臣爲君此正例也設有祖爲君祖死而父應繼立或以廢疾不立或以早死不立是祖死父不得立而孫立則今君受國于祖不受國于父將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六

禮說

十

以常例服祖期乎抑不服祖期也受宗廟社稷之重不得以輕服服之恐人致疑焉故傳以爲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變例也然凡父卒傳重于祖者莫不服斬是變例中之正例也此指祖爲君父卒而孫爲君則今君之臣祖之臣也孫爲祖服斬臣爲君服斬固也乃有始封之君其父與祖未嘗爲君是今君之臣于君之父祖無君臣之分此不可從服斬也故君爲父祖斬而臣從服期也此變例中之變例也不獨始封之君爲然也繼體之君亦有之曾祖爲君曾祖卒祖應受國祖或以廢疾不立則父當立父又以早卒不立則今君之立爲受國于曾祖也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注言曾祖何也若是受國于

祖則祖薨羣臣爲之從服斬不當期也言君受國于曾祖則是祖未嘗立也祖未嘗立則今君之祖于羣臣無君臣之分不當服斬故孫爲祖斬而羣臣爲君祖期也觀鄭志答趙商之問而趙未且引以定一代大禮則鄭注之爲功偉矣

喪服齊衰期章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耳傳唯據女子子似失之矣

論曰傳專據上經女子子無主者而言也注則推廣經例而言之者也注說爲詳矣報者無降殺之差兩相爲服也不報者有降殺之差一重一輕也然亦有兩相爲服有似于報而其實非報者此經傳所以著不報之例也女子子出適大功今以無主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六

禮說

二

而加至期女子子反爲父母期其服相當有似于報而不知女子子反本爲父母期不因父母爲之期而始爲父母服期此不得云報者一也父因女子子無主加一等爲之服期女子子不得因父母加己一等已亦加父母一等爲之服三年此不得云報者二也按傳曰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推尋此意則必加父母三年而後得云報耳故戴聖石渠禮論亦云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伸其服也據此知伸之云者伸其在室本服之三年也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不得伸尙安得而言報哉唯之爲言猶也經但言子未嘗專指女子子若如傳言但就女子子而言恐後人致疑焉以爲唯女子子不報然則男子報矣鄭故云子中兼有男女其例乃通耳疏言父母唯爲長子斷其餘降

爲期何得言報按賈疏誤矣父母爲衆子期子爲父母三年此而不報又何待言推鄭之意唯據長子父爲長子斬長子亦爲父斬其服相當有似于報然子爲父母本服三年亦不因父母爲之斬而始服斬以報之耳不關餘子也据此卽男子亦何嘗報耶注故以爲失之矣

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疏此傳雖文承大夫下亦兼解公之昆弟未悉公爲何人不降弟公不降子亦不降與大夫同也

論曰昆弟服期見于不杖章今昆弟服大功何也記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疏昆弟以旁尊降今是公之庶昆弟並無旁尊可以降其昆弟之埋然則公之庶昆弟爲庶昆弟服在大功者此非以旁尊降直以厭降也賈氏誤引公不降子亦不降之例矣且傳明言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則其爲厭降可知雷次宗曰公羊傳國君以國爲體是以其人雖亡其國猶存故許有餘尊以厭降之据此知大夫無餘尊之厭則所謂公之庶昆弟非指國君而何故馬融亦曰言庶者謂諸侯異母兄弟也國君絕旁期于庶昆弟無服庶昆弟亦不得相爲服若父卒之後庶昆弟爲其昆弟服大功而猶不敢伸服期故傳以爲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知爲餘尊之所厭不過大功則公舍國君而別無所屬若大夫之嫡子爲庶昆弟大功父子俱降庶庶又自相降如大夫爲之皆大功則此公之庶昆弟爲昆弟大功並非從期服以尊降一等而爲大功此直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三

從厭降而伸至大功耳至于大夫之庶子爲嫡昆弟期故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大夫爲庶子大功庶子爲庶昆弟亦大功故傳曰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也難者曰公之庶昆弟于昆弟父在可以無服乎曰傳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注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疏公子亦厭降不敢私服母與妻據此知母妻無服而于昆弟反有服乎且鄭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推此知父未卒並不得在大功之例矣

儀禮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

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

女君同以上馬氏書讀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目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四

服其私親也按得與女君同下今傳文有此二十一字實疏以爲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誰

鄭君置之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

得與女君同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

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以上鄭氏讀

論曰自鄭氏破舊讀以來議者紛呶不已今列舊讀于前鄭讀于後合經例以申其說焉舊讀謂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三人服仍有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是妾之私親夫妾之私親而可繫之于爲君之下耶繫之於爲君之下可以謂自服其私親耶凡經在前傳在後絕然不紊今如舊讀大

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云云則傳何以不依序次先釋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反退其傳于嫁者未嫁者之下也是謂後先顛倒矣通經有此例乎且禮決嫌疑經傳于妾之私規則曰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見于齊衰期章矣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皆加其字以別之今繫于為君之下無其字以別之亦何由知其自為私親也記曰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妾之兄弟加一私字辭嚴義正而可繫于為君之條之下耶況女子適人者為父母及昆弟之為父後者已見于齊衰期章為眾昆弟又見于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豈非為女子子

皇清經解 卷五 禮說

五

發例而非為妾之私親而設也且其文亦與齊衰三月章同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是其例已又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注此者不降明有所降推尋傳注之意其不敢降者正統之親如齊衰三月章不敢降其曾祖不杖齊衰章不降降其祖是也其可降者旁親也即此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云云也已嫁降一等若未嫁而降一等此逆降之說所由來也下言二十一字若云傳文通經無此文法確是鄭氏之言加此二十一字于篇所以指舊讀之誤若曰誠如舊讀必以為為世父母云云謂妾自服其私親而後可也夫謂妾自服其私親而繫於此可乎所以推原其誤而斥言之者也後人誤人傳

文斷斷然已至于逆降之說疏已詳言之旁統之親若不逆降而阻其于歸之期不亦失輕重之宜哉

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論曰自來多不解此以致成祭之徒刪去記文之所二字以為嫂叔有服之証夫嫂叔無服傳已大書特書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可謂彰明較著者矣是豈不足以徵乎然而揚成祭之餘波者尚紛紛不已何也此節兄弟二字蒙上文小功以下為兄弟之例此節賈疏妻從夫服其族親蒙上鄭注兄弟猶言族親之例據鄭注兄弟指族親所容廣矣故賈氏以從母之類當之不然豈有經言兄弟而注言族親經言兄弟而疏言從母之類者乎可謂疑不于倫矣鄭賈以喪服名家夫豈若是之舛哉鄭

皇清經解 卷五 禮說

六

氏于此節無注上文已發凡起例凡不見者以此求之其不解者非不能解上例已明固無須于再解耳且鄭于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注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此正是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之切証也賈亦習聞其說故以從母之類當之矣或曰外戚亦有兄弟之目于他經有徵乎曰爾雅母與妻之黨為兄弟非其証乎若夫小功以下為兄弟後人不解以下二字之義以為小功以下則總麻也夫由總麻而降一等是無服矣無服而可謂之等乎故知夫之諸祖父母見于總麻章夫之姑姊妹見于小功章夫之世叔見于大功章此皆從夫服降一等者則其不指總麻也明矣夫之所為兄弟服猶言夫之所為小功服也必從小功

紀例者服之數窮于總夫服小功者妻降一等而為總下此則無服無服則不必著論矣或曰兄弟中可包從母之類乎曰其中尚含有高曾之服高曾之服且該于兄弟之中又何論于從母之類耶以下者小功章自從祖祖父母至從母之類皆所謂以下也問者曰小功何以有兄弟之目也曰從祖祖父母者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者父之從父兄弟也從祖昆弟者己之再從兄弟也從母者母之女兄弟也凡此之服皆由兄弟而生故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且喪服條例親者言昆弟疎者言兄弟自斬至總經傳中無言兄弟者唯記乃有之耳夫為昆弟本服期設使妻為之服當服大功今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也又云小功以下為兄弟又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妻由小功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七

降為總麻總麻不可以服夫之昆弟也明矣而況兄弟又非昆弟之可比也服制不同稱名亦異乃欲比而同之以為有服之証不亦誣于禮也乎且無服之例一見于檀弓又見于奔喪經傳如是別無異義而說經者欲逸出于經傳之外以求勝于古人吾誠不得而知之矣

喪服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
論曰經傳之所不足者記以明之此節記宗子為殤而無為殤後者之服也殤無為人父之道故列其服制如此宗子統理族人故雖與宗子絕屬者宗子死為之齊衰三月已見齊衰三月章矣設使宗子為殤而死將以齊衰三月服之乎是與成人無

異也若從三月降一等則是無服矣于是記以明之曰凡宗子殤而死絕屬者不服齊衰所以異于成人也為之大功衰小功衰三月可也大功小功並言者不定有長中下殤也記云皆者大功衰三月小功衰亦三月故云皆也但降其衰不降其本服三月也祇服三月而不依大功九月小功五月者恐同于殤大功殤小功也此指絕屬者而言若其親者還依本服服之即喪服小記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也注以本親之服服之是也又曾子問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疏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是也故曰親則月筭如邦人也

三年問然則何以至期也注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于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孔疏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意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為人後及父在為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義但既祖尊學今因而釋之

論曰凡經傳諸所疑問皆有所據未有無據而問者此經何以至期據三年以難期也孔云父母本意三年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試問子之為父與父歿為母亦有一期應除之制否無此制則必承上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問既云三年而何以父在為母期出繼為本生父期也故下文答云至親以期斷

至三年加隆焉爾本生父以出降父在爲母以尊降雖已抑屈然但去其加隆仍行其期服耳孔又云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据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然三年之喪至期雖有變除之節而未曾以期爲斷下文以期爲斷是只服期而不服三年也不服三年故知何以至期也必當如鄭注矣總之三年之喪無一期應除之節知此則孔疏之說不可從矣此問何以至期者因上文有三年之服也又云何以三年者既至親以期爲斷又有三年何也故答以加隆鄭氏未誤疏固無庸侈違其說也

後漢書禮儀志注丁字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于殺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九

天子舉哀

論曰此漢世之失禮也後沿于魏于是將葬設吉凶兩簿皆有鼓吹矣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非漢有以敬之與春秋曰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籥卒事壬午猶經萬入去籥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也君之于臣且有因喪廢樂之事而奈何值父母之喪而有鼓吹鳴鐘送終之事乎是父母之喪比臣子之不若也說者曰鼓吹非金石之樂也然按之古今樂錄漢有鼓吹饒歌十八曲鼓吹有龍頭大桐中鼓獨揭小鼓皆有品秩天子以賜臣下及軍旅用也古無此樂有之自漢始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用之于大喪尤非其所矣且詩不云乎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以此

驗之得非樂乎故太常王彪之以爲鼓吹亦樂之總名也攷之釋樂徒吹謂之和月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李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吹已爲樂況鐘鼓乎而可云非樂乎

晉書禮志閭邱冲懷帝服楊悼后議楊后母養聖上茲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于是從之

論曰黃帝正名百物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禮制一失致令前後抵牾都不可解矣楊悼后者武元楊皇后之從妹楊駿之女也元后臨終以叔父楊駿之女有德色願備六官帝泣許之乃以賈后誣譖絕膳而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神廟不配武帝後又從虞潭之議配食武帝當后母養懷帝遇難帝尙幼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十

及卽位后當祖載羣官議帝應追服或以庶母慈母小功五月或以慈母如母服齊衰閭邱冲議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愚按皆非也白虎通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也今悼后以元后崩而再娶非古制也古者一帝一后元后既配武帝而悼后又配是一帝二后矣二后匹敵有是禮乎悼后別廟立神不配武帝准春秋收仲子之宮是也而惜其不入廟者乃以非罪廢也然而國語帝諱已成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故當時皆以爲非于是復配武帝夫既諡曰武悼皇后入廟配食是待之以嫡而非庶矣及其母養懷帝而羣公之議引妾母慈母之服何也喪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今悼后

生稱皇后死配武帝而乃引妾母慈母何耶何以不引繼母如母也天子雖無再娶之文然業已再娶則以繼母之服服之可也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此何說耶而又從之是謂過矣且惠帝元后之子也繼母如母惠帝事悼后當如母也羣臣希買后之旨黜其太后尊號不知春秋之義誅不加上悼后果有殺父之仇耶而妄引文姜之例也故張華以爲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惠帝之失不待問而可知懷帝繼惠帝而立者也以公羊之說証之僖之繼閔臣子一例懷帝當以太后之禮事孝惠羊皇后而以太皇太后之禮事武悼后以帝統論之不計私親則于羊皇后有何嫂叔之嫌耶乃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爲皇太后豈不知爲人後者爲之子當絕其私親所以尊統而重宗耶崇皇清經解卷五十六 凌明經禮說

私親而虧國典未有若斯之甚者矣君子知晉禮之不可問矣宋書禮志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以尙書何禎奏始依古典

論曰後世以意改更禮制而先王之精義亡矣如致仕之臣爲舊君服三年此似合于義不知致仕之臣所以不欲令其持服二年者厲在位之臣而抑致仕之臣也一致仕便同于民始知在朝之臣所以高爵厚祿者爲其共襄治道也反是則不異于齊民矣況君臣本以義合故斬衰之章有正有義今已致仕是君臣之義已睽于其反初服之時一其制而同于民民者無位之稱今已無位而不得上同于卿大夫矣然又不能與民盡同者故爲小君有服是恩深于民也在舊臣亦甘心服此者示其

謙遠之情不敢與廷臣抗行耳昔晉穆帝崩尙書郎曹耽等奔赴省服齊衰治書侍御史喻希表彈其失禮曹耽自理曰國喪儀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今去官者服在官之服固爲過制非聖詔所許此後世爲舊君不服三年之証是以喪服傳曰爲舊君孰爲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古典固如是矣奈何至魏而易之晉人猶有持此議者虞喜曰廢疾沈淪罔同人伍不淪臣道齊衰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此亦承魏世之誤而發此議揆之喪服禮意乖矣

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奏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有主矣故王肅云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

有主明矣孔悝反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問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問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歛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問臣喪尙爲之不釋況臣問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乎

論曰此駁許鄭之說也吳義謂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菴鄭注儀禮然則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菴無主則反席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于是鄭學之徒若崔靈恩賈公彥皆從之厥後司馬書儀朱子家禮咸用結帛依神矣鄭志答張逸之問以爲孔悝有主或末代之君賜之使祭不得引以難

此也以爲宗廟之中大夫士皆有主者徐邈與清河王懌之說也懌說具如前矣徐氏同之其皆引公羊以爲有主之証斯不然矣何注云主謂己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者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爲今君臣也据此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義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姓之恩恩義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据此知有攝祭之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爲木主然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爲攝木主皇清經解卷五東主 陵明經禮說

而行可乎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疏于時家宰攝主然則亦以爲攝木主而行事可乎是不得以經傳之有攝主遂爲木主證也雖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罔俎既陳邊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而君薨夫人喪在內今公羊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鄭注亦謂風興陳饌牲器時審此云廢者指風興之時而言也若接祭之後當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說所由來歟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爲今君之臣恩所不及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春秋以來譏世卿

矣世爲大夫或不得終祭而往未可知也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証也此懌等傳會之辭非公羊之義也

唐書三宗諸子傳高宗太子宏上元二年薨詔諡爲孝敬皇帝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釋服

論曰禮制至唐其乖違不可問矣兩漢以來高祖光武皆爲開創之君一則尊父爲太上皇一則尊父南頓令曰皇考有以旁支入承大統者于本生之父其上尊號稱曰皇而不以帝蔡邕獨斷詳言之矣豈有皇帝之尊號而加諡太子者乎魏明帝之詔以爲由諸侯入承大統其有稱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是重皇之稱而不可得前代立制若是其嚴也今高宗例置至此豈在朝無一諍臣乎百官從制三十六日釋服皇清經解卷五東主 陵明經禮說

是直以臣爲君之服服之矣傳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知當日何以肆行無忌也春秋公會王世子何邵公注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斬衰曰公上大夫之家臣也疏何氏引喪服者欲言三公臣有爲之斬衰世子則無是卑于三公之義據此廷臣安得以君服服太子乎背春秋之義矣晉惠帝爲愍懷太子服長子三年已非正禮愍懷本庶子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齊武帝爲文惠太子服期已非爲適子三年之制羣臣服齊衰三月而已今唐臣從漢制以君之服服之不已過乎其三十六日者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也蓋武后欲謀篡國酖太子高宗不知而加之尊名以掩其跡是時政出于后高宗尸位而已故范祖禹以爲不正之禮不可以爲後世

法也

宋史禮志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元三年崩時光宗以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期

論曰寧宗于吳皇后曾孫也為曾祖母本宜服齊衰三月今服齊衰期過矣喪服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喪服小記為祖後者為祖母三年光宗為吳皇后服齊衰三年禮也後漢吳商答劉寶議曰按禮貴嫡重正所以尊祖祧繼代之正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之是以孫及曾元其為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吾固曰光宗為之服齊衰三年是也至于寧宗不得以為升降也當服其本親之服而已晉徐農人問殷仲堪以父為高祖持重子當何服殷答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亡後重子當何服殷答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亡後

皇清經解

卷五

禮記

喪服

五

則父服三年而孫之服一定無變是知孫之于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為升降先儒具有明文惜宋之禮臣未有據此以爭者蓋光宗本以傳重而加至齊衰三年故其子不應從加或以父服未終而子已釋服為嫌答曰此固無妨也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此豈非父服未除而子服已除之証乎若齊衰期是以服祖之服服曾祖母矣可乎此由不知曾孫之服不得與孫之承重者同升降也然則禮制可以不素講乎

唐會要惠昭太子廟樂六章

論曰此謂一舉而三失也太子不得有諡白虎通太子夫人無諡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諡其夫人不得有諡天子太子元士

也士無諡知太子亦無諡晉太常賀循曰諡者所以表功行之目故古人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諡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無由作諡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諡名未成也未成為君無君諡時見稱子復無子諡明俱未得今按惠昭太子立方踰年而薨年十九歲夫以春秋之例言之即位未踰年無諡況立為太子未踰年乎無諡明矣太子不得立廟莊公二十八年子般卒注未踰年之君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鄭駁五經異義曰未踰年君者如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卒弗諡不成于君廟者當序于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于

皇清經解

卷五

禮記

祭義

五

陵孫毓五禮駁亦云其冲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于宗廟四時祭祀于寢而已是太子立廟于經無徵晉惠帝世愍懷太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耐廟元帝世懷帝太子又附廟號為陰室四殤公然立廟之議制自江熙東晉之失未足据為典要太子不得有樂傳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又曰樂以象功太子何功而有何樂之可作乎吾固以為一舉而三失者此也而况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即準恭世子戾太子之例亦不必復諡古有以兩言為諡者成湯是也白虎通曰湯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為諡也按周書諡法解不悔前過曰戾漢人制諡猶為近古而惠昭則徒為美諡無所謂明別善惡也豈一字尚不足以盡之耶漢雖祀戾太子后然稱園而不稱廟即使立

廟亦當使太子子孫主其祀不必爲之分署官寮八處營修四時祭享物須公給人必公差也難者曰祭法王下祭廟五適于在其中無廟則祭于何所曰曾子問曰凡廟與無後者祭于宗子家官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疏宗子殤死祭于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爲陰厭凡殤則祭于宗子父廟當室之白是爲陽厭經雖有祭殤之文而無立廟之制夫唯祭于父廟祭于祖廟則太子死其不別爲之立廟審矣今惠昭太子年十九雖男子冠而不爲殤然殤不立廟則惠昭不應有廟準未踰年之君不立廟則惠昭未立爲君更不宜立廟其時裴子餘議曰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此言何其謬也夫經例有之傳曰立者不宜立也經術不明妄發論議而謂經傳更無異說可皇清經解卷五十七

乎唐之失禮羣臣不能辭其過焉

唐會要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江右虞潭殷仲堪並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除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春秋之義也

論曰公除者庾蔚之所謂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也此衰世之事當時禮官不通春秋之旨而誤引以斷禮者也公羊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非此之謂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時公子遂問父母之喪徐行不返非君命不返者蓋重君此指人臣受命出疆而聞喪故不急行以葬君使人代之非平居無事時可比傳曰古者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門尚不呼有何行公祭之事耶傳又曰已練可以升屋金革之事君使之非

也臣行之禮也公祭非金革之比且公使之非也金革不可使況行公祭乎傳又曰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方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今服制未終葬即公除而行公祭是吉凶而相干也衰麻甫脫而與弁冕相接可乎魯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何邵公曰都未可以吉祭其時閔公服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而除喪鄭元曰公心懼于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先儒猶或非之事其經典可覆按也而乃妄引春秋緣飾經義以文邪說不亦誣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不待葬而公除宜爲爵之所斥矣

通典喪服小功五月章馬融曰在室者齊衰周適人者大功以爲大宗後疎之降二等故小功也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

皇清經解卷五十七

本

論曰此與鄭氏異也喪服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是與馬不降姑之說不同按期服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賈公彥曰姑對姪姊妹對兄弟提出適人本降在大功以無主之故故爲之服期而姑姊妹亦以期報之是姑與姊妹同稱無一體之別也此出適無主不降姑姊妹之例同也大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此出適人有主而降姑姊妹之例同也以在室本服周出適降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故姑姊妹從大功降一等而爲小功鄭氏同降之說是也馬氏明降一體而不降姑之說非也通經之例姑姊妹降則俱降又何有于姑而不

降之說即經傳不言姑舉親以見疎從偶省文也

通典總麻三月章庶孫之中殤馬融曰祖為孫成人大功

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總也言中則有下文不

備疏者畧耳

論曰鄭以中為字之誤馬以言中則有下二說不同以經例推之鄭說是也經有言長殤者矣有言下殤者矣有言長殤中殤者矣有言中殤下殤者矣或長中連文或中下連文無單言中殤者故喪服傳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若總麻章有中殤則傳中不必發此問矣故鄭以為字之誤耳其言中不能有下者以中連上下也中字不獨從下並可從上故馬氏從一偏之說為不可從且以喪服篇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元

攷之長中殤皆入小功而此入總麻則其為下殤無疑王肅又云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亦不知中可連上下也亦一偏之見與馬言中以見下同一弊耳

杭州姚禮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六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七

學海堂

禮說

江都凌明經曙著

通典晉袁準云為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無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衰許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

論曰嫁母之服於經無文鄭氏以為齊衰期蓋據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況母親乎故譙周以為據繼母嫁猶服周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皆不言為後不為後之別蕭太傅云當服周為父後不服此議是也今且以出母之例例之喪服小記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據此適子不為出母若服蓋父在雖適子為出母有服父卒則適子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一

一人不為出母服經有明文然則袁準云為父後猶服嫁母之說不確矣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是夫子尚在斯時伯魚未嘗為後父在為出母期禮也所以父在得為出母服者以宗廟之祭祀父主之父不在不得為出母服者以宗廟之祭祀子主之為後之名指父死不指父在說者不得以伯魚為出母服引為後以例之也宋庠蔚之云繼母嫁則與宗廟絕為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袁準廢祭之說誠不可以為訓也

通典庶子為後其妻為本舅姑服議晉賀循云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總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所不降也自

天子達於大夫皆然

論曰賀氏號爲儒宗而此議則有所未當賀義未明所據然其說本之服問也按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注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小君同舅不厭婦也疏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據此知賀所云庶子之妻尊所不降昉于此矣而不知庶子有爲後不爲後之別如其不爲後諸侯于妾母無服故庶子厭于父而不得伸爲其母練冠麻衣而已傳所謂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爲後而父卒爲其母大功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大功章所謂公之庶昆弟爲其母是也庶子之妻舅不厭婦不辨舅之存亡而爲姑齊

皇清經解

卷五

凌明經禮說

二

衰服問所云是也若夫庶子爲後而承重則爲其母總傳所謂與尊者一體而不得服其私親也賀云自天子達于大夫其中包有諸侯矣設使庶子爲諸侯之後則庶子之妻爲君夫人也將因妾母之喪而廢祭乎抑不廢祭乎君無服而夫人可以有服乎祭統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今夫人齊衰可以與于祭乎夫吉凶不相干衰麻不接冕弁以此推之賀說固不可行耳然則庶子爲後其妻安得服其本服耶且向來經傳所云都據大夫士之庶子若天子之庶子爲後則又不同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據此天王無服然則王后不當有服也明矣賀云自天子達之之說又不可通也通典並載孔瑚虞喜恭母遂論說賀虞之說

皆非也孔與恭母言之而不詳故爲廣其義而論說之俾後君子有攷焉

通典宋庾蔚之謂舅及則姑老是授祭祀于子婦至祖服自以姑爲適所謂有適婦無適孫婦也祖以適統唯一故子婦尙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爲適猶以庶婦服之

論曰庾氏之說從喪服傳注而推之者也喪服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注嫡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庾故準嫡子之例有嫡婦無嫡孫婦矣庾知此者以嫡不可以有二也喪服期章專論祖爲嫡孫之服制指祖在而言之嫡子死而後立嫡孫故祖爲之期祖爲嫡孫期則孫婦亦當爲嫡孫婦乎似嫡可以在孫婦矣而不然也嫡婦在而嫡孫之婦亦同于庶婦者何也嫡婦之名不得以夫之存亡易也既爲嫡婦嫡子雖死祖自以婦爲嫡不以孫婦爲嫡周制則然也然則嫡子既亡嫡婦之名不可解嫡婦之服不可降而喪服小記云嫡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何也曰此指嫡婦之無子而言故鄭注謂夫有廢疾及死而無子不受重者蓋嫡婦無子而不受重必將取支子以入繼大宗是嫡婦不爲舅後矣故姑爲之小功小功者庶婦之服也喪服之例鄭氏言之詳矣凡父母于子舅姑于婦將不傳重于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據此則知嫡婦有子可以傳重祖安得不以嫡婦視之耶越婦而服孫婦之嫡皆後儒之謬古無此說也

皇清經解

卷五

凌明經禮說

三

通典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

服紀有殊理未有得習學者詳議于是侍中魏徵等議曰
謹按舅服總麻與從母同小功制可

論曰服之制有五由斬而至總傳曰外戚之服皆總舅與從母
皆當服總而不同者抑有由焉小功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
名加也疏以名者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而舅獨不可以父名
者異姓之人不可謂之父猶之同姓之人不可謂之母故父之
姊妹謂之姑而不得以母名必同姓而後稱父異姓而後稱母
曲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知異姓不得有父稱
大傳服術有六三日名注世母叔母之屬知同姓不得有母名
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期與尊者一體而姪之爲
姑則服在大功雖同爲父之一體而男女義殊服亦有別姪不
皇清經解 卷五 凌明經禮說

能伸其服與世父母叔父母同猶舅與從母同爲母之一體而
不得同服也序父黨之服凡有父名者則尊之此方父而推之
而姑無與也恩義各有所施無由強爲之同雷次宗曰舅情同
一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又云姪字有女明不及
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
名唐人見不及此舅與從母同服似協人情而不知于先王制
服之精義亡矣外戚不過總雖以母之父母之尊從母之親加
之不過小功而止此亦強幹弱枝之義歟

御覽賀述禮統嫡夫人爲八妾服三月

論曰此凡說也不杖期章妾爲女君注女君君嫡妻也女君于
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雷次宗喪服略注今抑妾使同婦

女君使同姑女君于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
不報者欲伸聖人抑妾之旨若報之則並后之誠意無所徵故
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都無服無量嫌
之責按女君於妾無服諸經傳亦無服妾之文賀以爲八妾三
月果何據而云然耶公妾賈疏公謂五等諸侯皆有八妾注天
子諸侯降其臣妾故知公與夫人于此俱無服也或曰有死于
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何也曰官中死者謂臣僕不指妾也

冊府元龜太常賀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
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廢
廟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承繼之著義也

論曰賀說非也不能舉經義以定國制乃以光武爲辭謬矣漢
皇清經解 卷五 凌明經禮說

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
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帝于光武爲父故
上繼兄弟而爲九代接此制非是吾于春秋徵之而知其誤矣
春秋紀織芥之惡采毫末之善未有事關巨典而失禮無譏文
者僖之於閔本以兄而繼弟公羊恐後人之致疑焉故發傳曰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注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春秋
別嫌明微故太史公以爲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若以光
武不繼成帝爲是則僖之繼閔爲非也今傳言臣子一例是以
僖而繼閔矣爲人後者爲之子故云臣子一例文公升僖公于
閔公之上春秋譏其逆祀逆祀且不可而不上繼閔公可乎若
使僖公當別立廟以祀閔公則經必大書而特書矣夫築臺塗

洙事力小者尙記之况于廟乎立煬宮攷仲子之宮則書之設使僖爲閔廟未有不書者今經無文可知當日必無其事矣且使臣下祭之之說尤爲不經是以人主行之而未安晉元帝大興三年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于懷閔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理不安可依禮更處亦知賀循之議不足爲據晉哀帝欲上嗣顯宗以修本紀帝于穆帝爲從父昆弟詔下議僕射江彪曰閔僖兄弟也爲父子則帝應爲穆帝嗣此論甚正然晉臣無有知之者卒繼成帝賀循之議遠不及江彪矣不以承代爲世而別立廟古豈有其制耶若夫光武之世于戈甫定戎馬生郊國典朝章約略粗定後之儒臣安得舍經義而師漢法哉

皇清經解卷七 禮明經禮說

木

陳氏禮書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至文公二年冬適二十六月左氏曰納幣禮也而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亦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與鄭氏之說合矣

論曰陳祥道之說經多不可據其率凡而言者如謂公羊亦以二十七月而除是也公羊傳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而畢並未言及祥禮之制不知陳氏何以知其與鄭合也且云僖公之喪至文二年冬適二十六月今按何注僖公以十二月而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蓋自僖公十二月而薨至此冬十二月僅得二十四月故何云未滿二十五月也又不知陳氏何以云適二十六月也依杜氏長歷推之乙巳公薨于小寢杜以爲乙巳十

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無論儒者不信經而信注已非況又以杜預之注以例公羊是全不知經師之家謬矣且公羊文二年傳云三年之內不圖昏若適二十六月是已在三年之外矣安得云三年之內耶

陳氏禮書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蓋雞斯云者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爲舂纚恐不然也纚亦作繼

論曰陳氏禮書論括髮云雞斯之喪不可以考此論纚制云雞斯爲哭聲以無經傳可証故言蓋以疑之然鄭氏之破雞斯爲舂纚夫有所授之也高堂生之禮以次傳于后蒼蒼授戴德孔冲遠多取戴氏之喪服變除以疏注鄭氏之說蓋本之於大戴按喪服變除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舂纚徒跣可見禮記

皇清經解卷七 禮明經禮說

經禮說

七

經師所見之本本作舂纚也又云父爲長子不舂纚不徒跣妻爲夫妾爲君舂纚不徒跣齊衰三年者父歿始有母之喪舂纚徒跣爲人後者所後之祖母妻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繼母爲長子皆不舂纚徒跣戴氏言之鑿鑿並不作啼聲然也纚亦作繼者攷之盧植小戴禮記注櫛繼繼所以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按賈疏云斬衰用笄齊衰用櫛盧以櫛繼連文亦非啼聲可知繼爲婦髮之綰髮始死孝子去冠唯留舂纚至二日乃去知始死去冠者櫛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是去冠也知二日乃去舂纚者士喪禮小斂結髮故去之也賈疏又云男子斬衰名括髮齊衰名免齊斬婦人同名髻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舂纚而繼將齊衰者必舂纚而繼必如此者夫飾之漸也

陳氏于喪服變除之節未詳何爲而駁先儒耶

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張子曰此是嫡幼居于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推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如何得此稱旣言從母與舅故知是甥爲二夫人者爲之服也

論曰宋以來說經之儒往往改經文義而獨中己說如檀弓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而張以爲非是何也蓋古者重男女之防雖叔嫂無服若推而遠之況母黨之親自從母舅而至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也夫舅之子於從母之夫無服從母之夫爲舅之妻服從母之子於舅無服舅之妻爲從母之妻清經解卷五章七 凌明經禮說 八

夫服此外甥所不得不非之者也其非之是也禮緣義起義之所不能推者卽服之所不能制也不爲無義制服故君子未之言也今二夫人相服或人求其故而不得以爲同爨有總麻之親今此二人同居或按同爨之誼故權制此服耳張云甥爲二夫人者爲之服說似近情果如是則檀弓當云爲二夫人服不當云二夫人相爲服相爲服云者是彼此互相服非一人服二人也屈經中已豈不說哉

雜記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者嚴也陳澧曰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皆居堊室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也

論曰陳氏之說不盡然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爾

亦有斬衰不居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之父不爲衆子次子外注云于庶子略自若居寢喪服疏譙周齊衰三月不居堊室是也亦有齊衰居廬喪大記云期居廬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射慈客徐整問出妻之子亦有廬變除堊室及禮如親子是也問者曰爲妻廬不已重乎曰喪服傳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故服制同于母況仲其恩于廬杖而抑其哀容居處不能盡同也雜記妻視叔父母疏妻皆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據此無所謂嫌矣亦有始居廬而終居堊室者此變除之節也父母之喪既虞剪屏期而小祥居堊室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是也雜記所云齊衰當指爲祖父母世父母

皇清經解卷五章七 凌明經禮說 九

之類不得指子爲母夫爲妻也晉劉寶廬欽喪妻皆爲廬杖之制其時輕薄者笑之不亦過乎

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集說繼公謂室老家臣之長者也士凡士之爲家臣者皆是也經惟言公卿大夫耳而傳以有地者釋之則無地者其服不如是乎似失于固矣

論曰凡經所不見者當以意求之傳注所以與經相表裏者以能足成其義耳經不具故待傳注以補之也若經所不言傳亦不言尙何需于傳注耶如經但言衆臣則必有不在衆臣之列者矣故補之曰室老與士皆貴臣其餘衆臣也不然則不知經之所謂衆臣何所指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

君鄰知此者以傳云君謂有地者也傳必以爲有地者以貴臣之中有士也有采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而已今既有士則其爲有地之君可知矣士不得以凡士之爲家臣目之者以其貴于眾臣也貴于眾臣故鄭以士爲邑宰也必邑宰而後可以爲貴臣而不同于眾臣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知異于眾臣也室老得爲貴臣者賈疏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按賈疏兩引皆作大夫不名家相長妾與今曲禮異賈必知大夫者以大夫稱家也故知其貴也如魯三家皆有地則公山弗狃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成宰冉有季路之爲季氏家相皆是也且有地與無地之君其禮不同無地公卿大夫與家臣皆以杖與嗣君同卽階下朝夕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凌明經禮說

十

哭位若有地公卿大夫共君尊眾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卽階下朝夕哭位下君故也必分別貴臣眾臣者公卿大夫厭于天子諸侯故降眾臣布帶繩屨貴得伸不奪其正也且經亦有爲貴臣服總者馬融曰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也鄭氏曰貴臣室老士也若敖氏乃漫無分別然則君亦爲眾臣服總耶何其舛也貴臣之制至戰國而後亡矣譙周曰大夫受畿內之采邑有家臣雖又別典鄉遂之事其下屬皆止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復采邑之家臣郡縣吏權假斬衰代至則除之按秦并天下而爲郡縣不復有貴臣之服其禮殆與封建相終始者矣

喪服傳齊衰不杖期章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

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集說繼公謂婦人雖在成然終不可忘其所由生故以本宗爲歸宗也歸云者若曰婦人或不安于夫家必以此爲歸也其於爲父後者特重以其爲宗子也以私親言之故曰小宗其昆弟雖繼別猶謂之小所以別於夫家之宗也

論曰繼別者爲大宗婦人出嫁而可以大宗爲小宗以別於夫家之宗耶此真妄說之可怪者已馬融曰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王肅曰嫌所宗者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爲父後者也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婦人出嫁猶爲宗人服齊衰三月而能以大宗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凌明經禮說

十一

爲小宗耶宗之大小有一定而可以私親爲降殺耶期服章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注小宗明非一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經傳明文大宗與小宗別齊衰與期又別故乃以繼別之宗爲小以別於夫家之宗尤聞所未聞白虎通宗者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夫家之宗更非婦人之所得而主也且以繼別之宗爲小乃以大宗屬之夫家耶此不通之尤者也經言宗子直言之至於宗子之母宗子之妻皆加之字以別之此不以宗與婦人共之之証春秋考仲子之官注加之者官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喪服經傳宗子母妻加之卽其例馬王旣分別言之見不必大宗兼有

小宗鄭氏亦然不言兄弟言昆弟者大功以上為昆弟小功已下為兄弟婦人無父可歸則歸於大功以上之昆弟可也

喪服齊衰三月章庶人為國君集說繼公謂庶人此服夫妻同之非當家者則不服也

論曰庶人為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此指府史胥徒而言不言民者民不盡在官故不足以包之若天子畿內諸侯境內亦無不服齊衰三月者且喪禮互相發明故上文云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則民為齊衰三月不嫌不明復發傳者恐庶人與民有異故曰庶人為國君不言天子以此推之皆同也檀弓天子崩七日國中男女服注庶人據此庶人為天子服可知又白虎通禮庶人為國君服齊衰三月皇清經解卷五

王者崩京師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三月而已又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有非當家者不服之理敖氏說經最為害義不經之談何其多哉

喪服小功五月章為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集說繼公謂尊云者為其為母之父母也子之從其母而服母黨者當降於其母二等母為父母期子為外祖父母小功宜也非以尊加也

論曰馬融曰母之父母也本服繼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馬所以知此者以喪服記云外親無過總麻母之父母雖尊其為

親一也皆當以總為斷今以母之所尊故加服小功若如敖說本宜小功非加服也則外親以總斷之說為不足據也馬氏又曰外祖從母其親皆總以尊名故加小功敖氏曰母為姊妹大功子從服當總以有母名故加一等而在此章云外親皆總見此為加矣按外祖父母從母本氏一例從加於外祖父母則以為本服小功非從加於從母小功則云從如同一外親之服以總為斷而一從一違究不知其何意夫五服遞降之例唯施之於本宗如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強幹而弱枝至於外親則無論親疎一例總麻聖人之義至精至密而乃以遞降之說施之於外姓非制禮之本意矣敖於全經之中或疑傳注之明文或破先儒之舊說無所發明賈疏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與馬皇清經解卷五

少異而所謂加至小功則一也先儒注疏可妄非乎

喪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集說繼公謂先娣後姒則娣長姒稱明矣

論曰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敖氏不知此文義致令長稱顛倒其說傳以娣稱姒長恐人疑其尊卑有異而服制有別也欲明其例故變文書此娣在姒上明稱可加於長上以見其尊卑之無異馬融曰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長稱自相為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為長幼不自以年齒妻雖小猶隨夫為長也先娣後姒明其尊敵也鄭注長婦謂娣婦為娣娣婦謂長婦為姒婦此注本之于爾雅王肅曰按左傳云魯人之穆姜晉子容之母皆謂娣婦為娣婦長婦為姒婦此婦二義之不同者

今據傳文與左氏正合宜而按之按下傳云姊姊婦者弟長也弟釋姊以長釋姊公羊曰姊者何弟也左傳曰長叔姊生男可證已放既以姊長而姊據遠先儒之義又改傳文以從己說曰姊長也今傳作弟長也並不作姊長可知其謬妄故又云姊長也下有脫文說經往往不得其解遂指為有脫文不文誣乎

喪服記為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集說繼公謂之子二字當為衍文

論曰敖氏絕不紬繹經傳闕穿全書往往不得其解而妄以為衍文如記云為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敖以之子二字為衍文是也三年章與此記互相發明

皇清經解卷五十三 凌明經禮說

禮

傳曰所為後者之祖父母妻此非己之妻故疏云妻謂死者之妻即為後者之母然則此所云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亦非己之兄弟是死者之兄弟于己為世父叔父兄弟之子于己為兄弟此章言降本親之兄弟一等於所為後之兄弟不降服之如親兄弟所為後謂父也所為後之兄弟謂世父叔父也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謂兄弟也降者本親之兄弟不降者所為後之兄弟一言而決矣如敖說之子二字衍文不知所為後之兄弟當指世父叔父而不得指為兄弟兄弟之子乃指兄弟耳敖氏於此例尚不能明而妄意疑經何其謬耶

喪服記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集說繼公謂謂之二字似誤亦當作為為兄弟者為兄弟

服也

論曰敖氏不通傳例故作此解儀禮有昆弟又有兄弟者一字之別聖人正名之義寓焉傳曰昆弟一體又曰昆弟四體不言兄弟言昆弟者此指親兄弟而言故在期服章而有一體四體之喻也至于小功章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此伸明昆弟兄弟稱名之異凡稱兄弟者指小功以下稱昆弟者指自期以下也並非謂之二字之誤廣韻兄况也又謂之昆散文亦有相通者則又不在此例矣且鄭于此章注云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故知此云兄弟指小功以下不得與親者比若果昆弟又何待于加一等耶此因疎而加之並非因親而又加之也明矣敖氏以

皇清經解卷五十三 凌明經禮說

禮

禮

禮服者名而齒莽如此抑又何歟

喪服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集說繼公謂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有似以傳寫而誤也

論曰若傳文有錫本作滑易則鄭注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豈非贅辭乎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也敖云鄭司農據此記未誤之文非也先鄭亦以滑易釋錫字并非據此記未誤之文而作滑易也先後鄭相去不甚遠未必先鄭所見之喪服傳作滑易後鄭所見之喪服傳作有錫也且經傳之言錫者多矣注疏皆以滑易解之從無經傳之文有作滑易者敖氏可謂無稽矣儀禮大射儀幕用錫若緇注錫細布也緇細葛也疏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

子而緹加灰錫也疏取緹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
滑易也釋名錫衰錫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說文有緹字緹細
布也或作緹按卽經典之錫字也儀禮燕禮注今文錫作緹蓋
通用耳麻未有滑易者惟錫之乃滑易耳故玉篇錫治麻布也
凡此皆可證敖氏之謬

儀禮集說繼公謂先儒以傳爲子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
以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顏師古以爲七十子後
學者所記是也

論曰敖氏謂傳記非子夏所作何其妄也古未有以禮經之記
爲儀禮者昔韓昌黎於學無所不窺猶苦儀禮難讀歐陽修自
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爲言者所詆儀禮之廢由來久矣
皇清經解卷五十七 凌明經禮說

習之者少師法無傳敖氏奮其私智輒改傳注以從己說而不
知邪說害人有甚于水火盜賊者孔冲遠曰周禮見于經籍而
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
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
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
周官經六篇七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
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
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
禮經據此儀禮未有作禮經之記者矣孔冲遠又云其禮記出
自孔氏至孔子歿後七十二子之共撰所闕以爲此記据七十
子後學者所記是禮記而非儀禮也況漢書以來之注儀禮者與

注喪服者皆分別言之如鄭康成注儀禮全經十七篇方謂之
儀禮注若單注喪服如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
超田儵劉道援周續之之輩陸德明曰自馬已下皆注喪服者
漢書蕭望之傳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從未有喪服一門謂之禮經之記者但目之爲喪服而不總目
之曰儀禮者以儀禮中不獨喪服言喪服者見其于他禮不講
而獨擅此也且漢書藝文志云記百三十一篇並未云禮經之
記亦不得以上有禮古經五十六篇經七十篇牽扯合而爲一
改禮古經爲禮經刪去古字又合下記爲一名之曰禮經之記
此真妄誕不經之談矣喪服一卷不獨儒者言之釋氏有精于
此者沙門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六朝之
皇清經解卷五十七 凌明經禮說

際師說未亡於此可證後人以爲不急之務幾不措懷亦與三
傳同束之高閣而已間有性嗜樸學篤好禮經者又爲俗說所
湮如敖氏謂傳記非子夏所作是已
齊衰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郝敬儀禮節解
曰按鄭爲父母期雖女君不得降以傳體君之說爲誤非
矣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若同凡人
妾自爲重服違君自遂似乎不可耳今以國君之貴尙不
厭妾凡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其引春秋季姜義
皆後儒強作春秋未可如此讀也

論曰郝氏之言不然也喪服傳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
父母遂也注然則女君有尊降其父母者歟春秋之義難爲天

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夫傳雖未明言謂女君可降其父母然妾不得體君體君者為女君也妾不得體君為其父母遂然則女君體君而不得為父母遂也此鄭氏反覆傳意而得之以為傳誤鄭深有功子經學也如此郝氏未解文義耳且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妾之父母與凡人同不待分別而始明況服制有定妾亦無從自為重服之理為父母期亦不得謂之違君自遂種種不明而置其狂悖何耶至謂春秋為後儒強作不知公羊春秋亦子夏所傳與喪服經傳同出一人之手不得云後儒強作子尊不加於父母仁至義盡之言何可厚非鄭氏曾以此義為伏后議後代從之未有改也郝氏雖欲斥之又安得而斥之哉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喪

喪服小功五月章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郝敬儀禮節解曰君子謂君與女君子是大夫公子嫡妻之子重言子明異於士庶人與妾子之為子也

論曰鄭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嫡妻子疏云禮之通例君子與貴人皆據大夫已上公子尊卑比大夫合下傳觀之君子中自統貴人不必分君子二字為文若一君字屬君與女君一子字屬君與女君之子下又有一子字無可伸說故云重言子字明異于士庶人與妾子之為子夫重言子字唯有女子子以別于男子從無子子二字而屬之男子者況士庶人與妾子不必重言以為異通經從無稱士庶人為君子者亦無稱妾子為君子者何須加一子字而始稱士庶人妾子有別耶石渠

禮論鄭聖曰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馬融曰貴人者嫡夫人也雷次宗曰蓋大夫已上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然則君子二字唯大夫公子有之其他無有更可知矣此章論庶母之服庶人無妾亦無疑之可避不待加一子字而始知其非庶人何故橫生異義而割裂如是耶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五禮通考盛世佐曰為長子三年五宗皆得行之矣雖繼嗣之宗亦得為長子三年者以身既繼嗣即得主嗣庶之祭是亦有傳重之道故也小記所謂不繼祖與嗣者亦謂庶子不繼嗣而庶子之長不繼祖先儒攷之弗審因謂嫡嫡相承必至四世乃得三年失其義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孝

論曰子為父服三年禮也父乃為子三年不重乎故傳發問反覆以申明之曰正體于上又將以傳重也見二者闕一不可則父為子服三年方是天理當而人情安也馬融曰體者嫡嫡相承正謂體在長子之上上正于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賈公彥曰承重不得三年者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為後是也孔冲遠之說與此同雷次宗曰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立故曰體既為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隆豈有凌天地混尊親者哉此亦知父之為子三年非同泛泛傳又明之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馬融曰庶子賤

為子服其服不得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喪服小記疏引馬注云此謂五世之嫡父乃為之服斬也其說本之于戴聖問人通漢鄭康成小記注云不必五世殆以為四世可耳不欲明破先師也鄭云不必五世者蓋以義推之不繼祖則不三年然則繼祖與祖則為之二年祖繼與己身為三及長子而四謂四世可矣不待五世知馬五世之說非者若如馬義當指繼曾祖而言經明言不繼祖而馬可以為不繼曾祖乎曾祖與祖有異矣故其說不可從耳如鄭四世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服長子三年惟指大宗言之若夫繼祖者為小宗小宗非繼祖則不三年然則盛氏五宗之說妄矣蓋傳明言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然則繼祖者乃得為長子三年若繼祖者可以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三年則傳不必云繼祖當云繼祖也盛氏知其說之不可通故以繼祖者專指長子如此父繼祖長子繼祖僅三世耳而即為之服三年恐先王制禮不如是之濫也此惑于譙周之說五經然否曰庶子身不繼祖故其長子不繼祖合而言之也此僅三世耳宜為虞喜廣蔚之所駁正矣蓋不繼祖與祖者此指長子之父非據長子之身賀氏要記亦云己身繼祖乃得為長子斬也小記疏廣氏發明鄭氏其義至精四世之說為至富不易之論後儒紛更反失經義耳

所生故為舊君反服若生于去國之後則無服矣後人錯會其意乃以未去為留在國者

論曰盛氏之談經義殊不爾也石渠禮論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為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大夫既已去國而長子猶留者公羊傳曰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此三年尚未仕于他國故長子在國主其宗廟祭祀白虎通曰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經云大夫在外傳云長子言未去也並非後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人錯會其意今乃分別在國所生在外所生不足據也

讀禮通考大功九月章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程迥曰禮於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繼小功耳今以世讎而厚其喪非禮也不然外夫人卒不書

論曰喪禮當如此非于齊而獨厚之也禮當服大功者鄭注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于王者之後乃服之喪服大功章君為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若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此說是也此禮不獨莊公為然也凡由內嫁者皆如此他不見者文不具耳非獨厚于齊也薛季宜曰主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

此不知禮者也與程同誤矣王姬必由魯嫁者公羊傳天子嫁女于諸侯必同姓諸侯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曰虎通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子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今王姬既由魯嫁有兄弟之恩則非外女可比于其卒也書之同于內女此春秋之例也非由厚其喪而書之矣吳澄亦疑古無此禮故春秋書齊王姬卒以譏焉豈知春秋者哉魯不當爲齊主昏固也然重以天王之命安得而辭之哉故主昏僅爲小惡已于秋築王姬之館一譏而已不再譏也又何必于王姬之卒而再譏之耶書王姬卒比之內女三傳皆然諸儒說經更有出于三傳之外者不知何所師承也若云爲公禮而書禮固如此未嘗失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七終

幸

杭州姚禮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七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八

學海堂

禮說

江都凌明經 著

喪服不杖期章傳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注嫡婦在亦爲庶孫之婦萬斯大儀禮商曰蓋夫庶亦庶夫嫡亦嫡婦人從夫之義也鄭氏謂嫡婦在則亦爲庶孫之婦是不夫之從而以姑爲王豈禮也哉

論曰鄭注以傳言孫婦亦如之故知有嫡婦無嫡孫婦矣設有嫡婦在則亦同于庶孫婦耳萬駁注直同駁傳矣而未可駁也此章專爲祖在而服嫡孫也山嫡子而推之于嫡婦嫡婦者嫡子之妻也然不謂之嫡妻而謂之嫡婦是對舅姑之稱也嫡子雖亡嫡婦尚在舅安得不以嫡婦視之且嫡婦之名不得以存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八

幸

亡易也嫡婦亡舅不得不以嫡婦之服服之也設使孫婦亡舅將服其姑之嫡不應復服其婦之嫡矣故曰有嫡婦亦爲庶孫之婦者對祖而言之也不然誰嫡之而誰庶之乎若祖不在則傳重在嫡孫矣嫡孫者嫡婦之子也舅以爲嫡婦而子可不以爲嫡母乎是必嫡母亡而後孫婦乃爲嫡孫婦此至當不易之論也果如萬說既嫡婦而兼嫡孫婦乎抑不嫡婦而唯嫡孫婦也唯嫡孫婦是姑之嫡孫可奪之也母之嫡子可降之也使既嫡婦而兼嫡孫婦是嫡可以有二也日如是則小記何以爲嫡婦小功也小功庶婦之服日此指嫡婦之無子者而言不爲有子之嫡婦言也內則舅後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

于姑據此可知婦雖傳重有冢婦之名而無嫡婦之稱豈非以嫡不可以有二而婦厭于姑之一証耶且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亦豈非姑在而婦不得伸之一証耶然則爲夫之從其說不足據也

萬斯同羣書疑辨既夕禮諸家解燕養饋羞湯沐之饌謂正寢朝夕奠之外別有燕寢朝夕之奠若是則一時而兩處設奠矣愚竊以爲不然正寢之奠本以棲神也謂神不在正寢朝夕亦不必設奠矣謂神既在正寢乎又何爲於燕寢而奠之也揆之于禮既不合考之于經又無文儒者乃端舉其說以制禮吾誠不知其何解也後世惟溫公疑之謂兩處饋甚無謂故書儀至設奠於靈座前可謂得禮

皇清經解 卷五 禮記 既夕禮 說

十二

之正矣然注疏之謬公實未之覺也或曰番如子言下文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當作何解乎曰下室卽正寢之室也謂既有朔月薦新之奠則不必有朝夕室中之奠故記又明之奈何以下室爲燕寢爲正寢之外復有燕寢之奠也况燕寢之說不但儀禮無之卽小戴禮亦無之可知爲鄭賈之臆說矣

論曰萬云謂神既不在正寢朝夕亦不必設奠既在正寢又何爲于燕寢而奠之一時不當有兩奠也此臆說也郊特牲曰索祭視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蓋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正祭之時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不知神之所在爲于彼室乎爲于彼堂乎

故兩處設祭者有之古者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神始已未葬之前猶生事也故當以醴酒脯醢朝夕奠殯又于下室饋設黍稷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此孝子不忍一日死其親之意耳于下室設之如生存也檀弓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或倍也萬氏之說奈何其欲倍之也而竟以兩處設饌爲疑耶既奠殯官又奠下室者亦莫必神之所在卽于彼乎于此乎之義也至于下室卽正寢之室其說大謬不然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公薨于路寢公羊傳曰路寢正寢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然則下室

皇清經解 卷五 禮記 既夕禮 說

十三

卽內寢之室其然乎其不然乎又謂燕寢之說無據而本記之言燕養其燕字將何以解釋乎
萬斯同羣書疑辨士虞禮按此經初言祝享中言祝祝卒末復言祝祝注疏謂三者皆有詞因以記文哀子某哀顯相云云爲初饗詞哀子某主爲云云爲末祝詞而取少牢迎尸祝祠爲中次祝詞愚竊以爲不然使三者果皆有詞則記文必備詳之矣胡爲列其二而遺其一夫經旣言祝祝必有詞無疑若上所言祝享則享未必有詞也何以言之尸未入而告神止一事耳胡爲旣有享詞而又有祝詞饗祠已有潔牲剛鬣薦薦普淖之語祝祠復有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之語何詞之重而意之複也古人必無是禮也

文多不
全載

論曰萬氏之說不足信也彼以鄭賈爲妄吾執經以証之可乎
萬謂若上所言祝饗則饗未必有詞也按士虞記饗辭曰饗辭
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是饗辭二字已見于本經之記而萬謂饗
未必有辭是與記相背矣可乎萬云饗辭已有嘉薦普淖之語
祝辭復有此語何詞之重而意之複也古人必無是禮也然據
士虞禮始死用柔曰曰哀子云云至哀薦祔事適爾祖某甫饗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曰亦如初曰哀薦
成事是三辭之異者唯祔虞成僅僅乎一字之不同耳記又明
之曰其他辭一也是儀禮不嫌其重複而萬以爲重複直斷古
無此禮不亦怪乎吾于是知萬氏于儀禮之例未諳也凡尸未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入室之前設饌于與謂之陰厭鄭賈必以祝饗有詞祝祝有詞
者一則徵之于記所謂哀子某云云是也一則徵之于少牢以
其同爲陰厭之祭少牢有祝詞則士虞亦應有祝詞可知也記
不言者文不具也且已具少牢後省文可知例也士虞記曰其
他如饋食而饋食于陰厭之祭亦有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之
文故知經文可以互証也萬云今定以夙興云云爲告神之詞
以圭爲云云爲告尸之詞不知萬之所定者卽鄭氏之注無以
異也萬特不欲會通少牢增其一詞耳故以列其二失其一爲
疑夫不旁通全經此陋儒之習見而萬氏亦坐此失何哉

萬斯同羣書疑辨世之論喪禮者皆謂三虞之後別有卒
哭之祭唯敖氏謂三虞卽卒哭蓋于三虞之日卽卒無時

之哭故三虞亦名爲卒哭引士虞記曰三虞卒哭曰哀薦
成事爲據愚始見其說而駭之既而思之知其言之合於
禮而不背也

論曰謂三虞卽卒哭不分爲二此敖氏之誤萬氏反推而崇之
謹按命名之義虞安也謂安神也白虎通所以虞而立主何孝
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
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釋名既葬還祭于
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卒哭云者謂三虞之後祭名
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釋名又祭曰
卒哭卒止也止孝子無時之哭朝夕而已卒哭非安神之比其
名不同其義安得不異故釋名承虞祭而言又祭以別之不作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三虞卽卒哭之祭其謬一也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
孫孔冲遠曰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此稱謂之不
同也賈公彥曰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此受服之
不同也而謂三虞卽卒哭之祭乎其謬二也雜記上大夫之虞
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夫下大夫之虞也獵牲卒哭成事附
皆少牢注卒哭成事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此牲之不
同也而謂與虞爲一事乎其謬三也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
期之喪卒哭而從政檀弓曰殷練而耐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
練士卒哭而歸而謂卒哭非祭名乎其謬四也雜記士三月而
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
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葬而卽虞虞與卒哭相接

其誤猶可說也大夫以上卒哭皆去虞榘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而可謂之一祭乎其謬五也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如其一祭易不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而諱乎未為不辭也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不以虞為卒哭也今皆分言之則其為二事明矣其謬六也喪服小記報葬者服虞三月而後卒哭孔冲遠曰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猶待三月報葬虞與卒哭不同而謂卒哭即虞祭乎其謬七也前人亦有以三虞與卒哭為一事鄭已破前人之說非敖氏之創也敖萬皆號稱知禮者今按其說顯背經傳其謬如此學者毋輕議禮旨哉言乎後儒當知所警矣

萬斯同羣書疑辨吉祭猶未配諸家皆以為祭羣廟之祖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七

不以祖妣配引少牢祝辭以某妃配某氏而特牲禮無之為証愚獨以為不然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廟耳當禘之月而行宗廟吉祭則但始祭祖廟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是之謂吉祭猶未配

論曰以詩與春秋之說証之而知其非也詩序元鳥祀高宗也箋記當為禘祫合也高宗崩而始同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箋云同祭並不云新死之主不配也若不合祭而詩何以言天命元鳥而下及武丁孫子也就詩言同祭明矣然猶曰殷禮也至于春秋則留禮矣僖公三十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乎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祖也

若非祭新死者傳何云逆祀乎僖特非文之禘乎此經與之明文于此不講而專立異說欺人乎抑自欺也難者曰萬氏曰從來祭祖無有不配以妣者豈有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曰此萬氏之強辭也喪三年不祭祖且不祭何論于妣至此始復其舊然尚祭其祖而不及其妣不但祭事有漸亦以餘哀未忘耳雜記男子附于王父則配女子附于王母則不配注配謂並祭是禮有明文不定于祭則夫婦偕也而又何疑焉萬氏又云特牲固為祥禴通用之禮其實即四時常祭之禮倘專指為禘祭之禮則於此說猶可通若此禮而常祭皆用之也則祭祖何為不及其妣乎然按特牲饋食禮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注明云不言配者容大祥之後禘月之吉祭據此豈非專指祥禴之祭乎萬以為禘可通又何至于駁鄭也是知鄭注精審如此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七

萬斯同羣書疑辨雜記附于大夫之昆弟則是從孫而上附于從祖矣從孫恐無配食從祖之禮若果有之將其子如何行事且從祖他日不有己之孫來附于十席之中而孫附之從孫又附之恐無此雜亂之禮也倘使其土而本宗子則固當附于宗子之家今附于從祖則是宗子而入支庶之席矣士附于大夫為失貴賤之倫宗子附于支庶不幾亂本支之義乎凡禘記所言多論貴賤而不論親親大要末世之禮而未必本先王之禮也况喪服小記言士附于大夫則易性則士固有上附大夫之禮矣胡為而附

于從祖乎

論曰耐非一例之可盡也凡耐必以其昭穆父爲昭子爲穆孫不耐祖將何所耐乎且經言以孫耐祖者非一如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耐于王父也此王父雖耐未練無庸孫得耐于祖其孫就王父所耐祖席之中而耐祭王父焉此豈非孫從祖食乎此一例也且有殤與無後者二者亦當從死者之祖而耐食祖席在宗子之家庶子不得祭故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祭如喪服小記所謂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是又一例也矣若夫小記之士不耐于諸侯耐于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與雜記之文其例一也士大夫不得耐于諸侯猶之士不耐于大夫也耐于諸祖父之爲大夫者猶之平耐于大夫之

皇清經解

卷三

禮記

人

昆弟之爲士者也言諸祖父則非本生之祖父可知是從孫而耐從祖之証也萬可以爲從孫無配食從祖之禮乎且雜記小記之文從儀禮喪服傳而推之者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耐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耐諸侯不得耐之而可以耐之乎此士大夫不得耐于諸侯之說所由來也萬又引小記爲証以爲士耐子大夫則易牲爲士可以耐大夫之証不知此變例也賤不可耐貴此常例也亦有時無可耐則將何以處之乎不得不耐于大夫矣然猶不敢以卑牲祭奠故曰則易牲易牲者士用特豚而大夫則少牢豈可據小記而駁雜記耶孫耐之從孫又耐之不足以爲嫌矣且喪服之言宗子之制自異于他人又不得以此而例宗子宗子者尊之統也惡能同也

汪純純翁類纂曰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更適者也或爲大宗之世適與支子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爲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于更築在禮無庸則與祖同廟爲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哉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顯連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

文多不載

皇清經解

卷三

禮記

九

國乃以廟從自非宗子不得以廟從也且古之大夫不外娶而後世大夫亦不能守不外娶之義如晉慶來逆叔姬是也固無論于士庶矣故孔氏之母有嫁于衛庶氏者則列國之互相婚姻者不知凡幾安知隨母而嫁者不遠適異國乎傳云爲之築宮廟則斷無爲宗子之理汪氏云廟無庸則與祖同廟不知始仕于他國者並無祖廟喪服小記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耐于其妻故鄭注以爲此來始仕無庸者使有祖可耐何以耐于妻耶今子隨母則其父已亡所築之宮廟必非正庶如庶人祭于寢而已此亦事之所必有者汪氏不必以爲疑遂謂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繼父同居之說前論已詳言之此第就汪氏之論而推廣之也

汪純翁類纂曰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差等也

論曰汪氏之說誤矣其差等不可以道里計也繼母者以親母或出或亡而後有繼母也繼之云者自其夫言之繼乎前妻也自其子言之繼乎前母也本自同于妻道也慈母者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以爲母子其由來本妾也妾雖貴不可以爲妻而謂無等可乎且也繼母世祭而慈母不世祭生則養之死則喪之而已豈得盡同于繼母且父命之而後如是也若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爲之小功父卒不服安得喪之三年若繼母則不待父命而事如因母矣禮爲繼母之黨服爲慈母之父母則不服本非骨肉恩不能及于外家鄭志趙商問鄭

皇清經解 卷之六 禮明經禮說

元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鄭元答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據此知雖云如母而有不能盡同者矣汪氏著名禮經而其說如此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

喪服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顧炎武曰知錄曰所後者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

論曰終當以疏說爲長也傳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疏妻卽所后者之母也不復言世父叔父者皆可以爲所後者之祖

皇清經解 卷之六 禮明經禮說

也如顧此言是一誤而再誤矣夫世叔父一世也從父昆弟二世也昆弟之子三世也傳祇言昆弟之子並未言昆弟之孫顧于傳文爲添設矣可乎吾故以賈疏爲長矣

問若據潛邱雜記或問古者父妾不論有子無子皆得謂之母唐開元禮則云庶母父妾之有子者始爲之總此子字男耶女耶余曰開元禮不可知若今律文與此同則指男子而非女也何以驗之子卽杖期條之嫡子庶子斬衰三年條之所生子之子也或曰安知其非女女無杖則有杖故知指男子也

論曰閻氏之答或問也其問開元禮爲妾之有子者服總而不引喪服小記以告之及子字專指男子亦未引鄭注以明之胥

誤矣聞後檢注疏喪服小記脫落士妻有子而爲之總一張亦
自知其非是矣而于女無杖之說猶未知其誤也夫子字中自
該男女而男女之說不在于杖之有無也而凡女亦有杖乎閭
固未之深考耳按喪服小記女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
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兄弟使同姓爲
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爲長女也同在小記之中而闕不及知
遂以女子無杖也可乎又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疏熊
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者喪大記又云士之喪二日而
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注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
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傳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賈疏云此
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此喪服上陳其服下陳

皇清經解卷之五

中

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人同有直杖又喪大記
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
成人婦人正杖也喪服四制婦人童女不杖不能病也婦人謂
未成人之婦人經注言女子杖者甚多而闕何以云無杖也
吳廷華儀禮章句斬衰章管屨者注按諸經皆云三年之
喪惟小戴記乃有二十五月而畢之說至今並從之唐王
元感主三年非二十五月之說張東之據春秋駁之但春
秋多變制恐亦非古法蕭山毛氏曰以二十七月之服而
謂之三年是欺父母也愚亦謂人子之事父母以實不以
名據喪服自期至緦皆月之實數獨三年則以二十五月
畢之本自可疑又知漢文帝作短喪之俑其以日易月也

則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漢時古制未亡其三十
有六之數必有所自來惜大紅小紅及緦之制其詳無可
攷爾特存此以俟來者

論曰韋人鳳從沈堯中之說于前吳氏從毛氏之說于後皆以
三年之喪當服三十六月爲是何其後先一轍耶昔王元感初
爲三十六月之說張東之反覆闢之當時知禮者悉以束之之
說爲然吳氏曾著三禮疑義百餘卷今又爲儀禮章句之注而
乃以爲據春秋駁之恐非古法不知三年問明云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此又見于荀子禮論要非無稽之言也且不獨此
也攷公羊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文二年何邵甫
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之制欲服喪三十六月

皇清經解卷之五

中

董仲舒爲西漢儒宗繁露亦云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亦
指文公而言以爲亂制也班固白虎通引仲其義曰聖人因天
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
以盡孝子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于
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據此可以知先王立制之
精且善也援神契亦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培五五二十五月
以義斷仁示民有終古昔之說具在毋庸致疑于以實不以名
也且張東之並引尙書伊訓顧命儀禮以駁之此是殷周之舊
制非春秋以來之變制何以憤憤如此也且以漢文短喪以日
易月言三十六日不言二十五日不知漢制三十六日指既葬
已後劉貢父言之詳矣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

有自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且漢儒之言禮者蓋德爲最其喪服變除以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使其君據三十六月而改三十六日之制不與時王之法相背乎且後漢陳忠疏曰先聖緣人情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月可見其時並無三十六月之說況棠邑今費鳳碑曰非五五衰杖其未除已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皆指五五二十五月而言然則漢制不以木三十六月而易制也明矣

吳廷華儀禮章句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注庶子木期大夫降而大功女子未嫁亦如之嫁則又當降而小功此嫁于大夫尊同不降故第以嫁降而大功妾隨女君服故亦大功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凌明經禮說

古

論曰後儒不信逆降之說然于女子子未嫁者終不可解矣女子子之降有以出降者在室本期出適大功即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是已有以尊降者即小功章女子子適士者是已在室本期出嫁而降爲大功適士又降而爲小功也又有但有出降而無尊降者以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依本服大功即大功章女子子嫁于大夫者是已若女子子未嫁亦如之吾不知吳氏之說何所據也在室已降大功嫁則又當降而爲小功今喪服經傳具在女子子出降在大功章不在小功也吾推尋其說而知其致誤之由矣按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注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于大夫亦大功吳氏之所據蓋在此矣夫經但言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雖不言嫡庶然經例女子子不指庶子若是庶女子子當言庶子以別之吳不得引妾爲庶子在室大功之例也賈疏此云適人者謂士是以木在室大功出嫁故小功鄭云嫁于大夫亦大功者直有出降無尊降也以經注疏三者証之其所引說是吳儼然以君之庶子當之矣可乎若果是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則大功章已具有明文何必復于小功章又爲之起例乎總之于女子子未嫁者當服期而繫之于大功章終不得其解又欲破逆降之說未可也

父卒則爲母請禮通考徐乾學按賈氏之疏謂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引內則有故二十三而嫁之說曲爲之解愚竊以爲不然經不曰父卒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凌明經禮說

註

正見父卒之後而遭母喪即服三年也豈必父服除而母卒然後行三年之服乎且子之所以不得遂其三年者以有父在爾父既先沒矣復何所屈而不三年乎此禮之必不然而賈氏之妄無待論者陳用之輩復從而附和之不但解經之謬亦可見其薄于天性之愛矣

論曰賈氏謂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故云則以差其義也又云諸解者全不得思此義妄解則文說義多違皆爲謬也按據此是賈疏之前已有疑父喪除乃得爲母三年者故作三駁以証之而後儒卒不信也但賈氏之說有本吾據傳記鄭注之言以引而申之至于父卒即得爲母三年此直以凡斷耳以禮無正文今據變除之節以衰冠之升數

定之喪服記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注此
爲母服也疏此據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言也賈知此者以
降服齊衰四升也又鄭注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此父在爲
母與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也父在父卒齊衰升數之不
同如此設使父卒不待服除卽得爲母三年則服問三年之喪
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注
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據此則變除之衰當七升不
當八升也何也蓋問傳既虞卒哭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
升冠八升蓋初死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今
服問注母既葬衰八升仍是父在爲母服期之制而非父卒爲
母三年之制也又雜記鄭氏于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下注云
皇清經解卷三

其爲母五升纓而四升爲兄第六升纓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
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
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孔疏纓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
爲母言之也纓如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爲母言之然則孔
賈之說如一並非賈氏一人之私言也徐氏以爲賈氏之妄無
待論者陳川之輩復從而附和之不但解經之謬亦可見其薄
于天性之愛矣徐欲以空言箱後儒之口耶難矣問者曰父在
爲母何以五升父卒何以四升也曰以母爲父屈厭不得三年
既減其年月不得不增其升數稍細于四升喪服以粗者爲重
也至于父沒爲母既得伸三年故減其升數爲父三升爲母四
升降父一等其義然也圓升者降服也五升者正服也六升者

喪服也故問傳所以齊衰有四升五升六升之別耳又喪服小
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假令父
死在前月而同月葬齊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
則虞耐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言卒事反重服疏言父母俱喪
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
變服也今設使父卒未葬之前而母死卽得爲母三年若據小
記推之齊衰之服且不得變斬衰而況可以伸三年乎故父在
爲母之制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喪期至祥
禮而止矣據鄭注爲母虞耐練祥皆服齊衰卒事反重服則知卒
事者卒母虞耐練祥之事也反重服者反爲父三年未竟之重
服也是母已除而父喪未除不得爲母三年之一証也不然則
皇清經解卷三

母服之滿當在父服既除之後矣安得有爲母卒事而爲父反
重服之事乎然則賈氏父服除而後爲母三年之說未可厚非
也

讀禮通考齊衰不杖期章檀弓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
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馬融孟曰滕伯文乃二孟之
叔父也吳澄曰二句文同不應異義注疏以上其字爲滕
伯下其字爲孟皮不若馬氏以二其爲二孟者是徐乾學
按若依馬說則是爲孔子服非爲叔父服矣

論曰馬氏之說誤矣吳澄從而和之反以注疏爲非其亦不察
之甚矣徐氏駁之是也上節言不降上下下節引事實以証之
曰其不降上者滕伯文爲叔父孟虎齊衰是也其不降下者滕

伯文爲兄弟之子孟皮齊衰是也如是豈非各以其親乎注疏有何誤耶如依馬氏之說則引一孟虎足矣不必又引孟皮爲二昆弟之子服齊衰始知其不降下也卽如其不降下之說明矣而不降上又有何證據耶豈非檀弓之文不備耶固知其說不可通也吳澄以爲文同不應異義而抑知孟虎孟皮爲兩人文固未嘗同耶怪哉人之好異也豈非不察之甚哉

劉結三禮圖說君之父祖雖曾爲君既老而傳嗣君在位猶臣致仕無二斬但從君而已先儒說皆非讀禮通考徐乾學按注疏之說善矣今觀劉說更勝于注疏蓋前皇既禪位於嗣皇則其崩也嗣皇自行三年之服而羣臣從君降一等服期可也豈必執君服皆斬之說乎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太

論曰徐氏說禮其可議者多如臣爲君斬此一定不移之制而喪服不杖期又有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何也鄭氏以爲始封之君如虞舜漢高是其父未嘗爲君今君之臣與君之父本無君臣之分故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凡從服降一等君服斬而臣服期亦有繼體之君父若祖有廢疾不立是今君之臣與君之祖父亦無君臣之分君服斬而臣服期君之祖父不立是今君受國于曾祖曾祖會爲君矣是與今君之臣有君臣之分矣君之曾祖薨君臣皆斬無所謂服期之說從服者于亡人本無服制從人而服如臣服君之祖父之未爲君者妾服女君之黨子服母之黨之類所謂從服有六是也今臣于君之祖父本有君臣之分自宜申其正服而乃以從服云乎哉今劉續妄

言雖曾爲君既老而傳猶臣致仕無論優不予倫而違經害義致非先儒其妄有不可勝言者但前皇禪位之事于經無徵今且以未事徵之後世雖有以日易月之制而一時諸臣因陋就簡大儒猶或非之故朱子以爲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襪著青布衫遵行古禮上正千載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臣子不當如是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與西山曰本朝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官中實行三年之服逮至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而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以下蓋未之有惜時臣不時并定臣下執喪儀遂使人主衰服三年于上而羣臣易月公除于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徐氏豈宿昔未聞此議而以劉續爲然乎疏明言以新君受國曾祖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太

若然曾祖爲君薨羣臣自當服斬未嘗有父祖雖曾爲君無二斬但從君而已之說也且是非不能並立劉說顯與注疏相背又有何注疏善矣而劉說更甚之說耶是可謂調停中立毫無定見者矣或曰喪不二斬奚不可也曰非此之謂也爲父斬不爲母斬爲夫斬不爲父斬耳若使一身不二斬則女子子在室爲父斬矣後爲夫將不復斬乎無是禮也要而言之制服之義但論受國不受國不論禪位不禪位名分既定不得以君之存亡爲服制之升降明矣

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讀禮通考除乾學按今雖從注疏之本不敢擅易決當以舊讀爲正又按或謂若依舊本則昆弟宜何服曰經不有大夫

爲昆弟爲士者之文乎公之庶昆弟大約仕爲大夫者居多同爲大夫則服期一爲大夫而一爲士則服大功前既言之矣何必重出乎此是爲士者之昆弟服爲大夫者之昆弟服也

論曰徐氏不解經例而言之者也大夫爲昆弟不得與公之庶昆弟比例大夫爲昆弟之爲大夫者期尊同則不降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大功尊不同而降其一等至于公之庶昆弟于其昆弟父在無服天子諸侯不服庶子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乃爲其昆弟大功不得申期者以先君餘尊之所服不得過大功徐以爲此是爲士者之昆弟服爲大夫者之昆弟服也卽如其說經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互相

皇清經解

卷五

凌明經禮說

丰

爲服尊同則不相降今士爲大夫大功可也大夫亦爲其大功而不降其爲士者一等抑又何也于本經之皆字不通矣卽使不依鄭注以皆爲有俱義然昆弟屬下皆爲云云昆弟祇一人亦無須云皆也服之降者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以厭降此正是厭降其昆弟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並舉公子有厭降則公之庶昆弟亦有厭降可知雖同一降服而與尊降者截然不同徐云同爲大夫則服期不知庶昆弟雖同爲大夫而不得服期耶爲昆弟大功是庶昆弟之本服以其爲大夫故不降還依本服大功耳徐並不知公之庶昆弟爲其昆弟從無服期之事而傳會其說又何足爲訓乎

讀禮通考小功五月章君母之父母從母徐乾學按賈疏

兼服之良是若馬氏云君母亡無所復厭母不厭子女君不厭妾

論曰兼服之說于經無據馬氏融曰君母者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總麻外無二統者賈疏云君母在旣爲君母服其己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申矣按馬氏之說以例推之是也妾子服外祖父母其例有二喪服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其所以無服者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不爲後乃爲外祖父母小功然則庶子於外祖父母亦有不能伸者矣服問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注雖外

皇清經解

卷五

凌明經禮說

丰

親亦無二統然則馬云外無二統之說信而有徵矣若云兼服是有二統而經傳之說不爾也鄭志趙商問鄭元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有二也六朝諸儒猶持此議賈氏兼服不知何據徐氏是之抑又何耶

讀禮通考徐乾學按三殤之制爲常人設爾豈有旣立爲太孫而可以殤論乎謝衡謂已誓不殤是已卞粹所駁已誓未誓之論大謬不然蓋未誓則猶然庶孫爾天子豈有服庶孫之理若夫旣誓則將代已爲宗廟主雖無服之殤禮當與成人同可不爲之制服乎卽就太孫尙而論始得爲正統之嫡而行期年之服謝衡之言深爲知禮卞粹高齊蔡克紛紛之論何爲者乎

論曰徐氏謂三殤之制爲常人而設豈有既爲太孫而可以殤論乎按喪服傳公爲嫡子之長殤注公若也諸侯大夫不降殤殤者重嫡也天子亦如之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嫡子不得謂之常人矣而何以在殤大功章也太孫不可以殤論諸侯大夫無論矣而天子之嫡子反可以殤論何也下殤謂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其論甚正而徐非之全無禮據矣又云既誓則將代己爲宗廟主雖無服之殤禮當與成人同然則天子之嫡子正體于上又將以所傳重也亦皆有代主宗廟之事其死也何以服制仍歸三殤不聞其與成人同也又云尙原非嫡孫必待既誓始得爲正統之嫡而行期年之服考之殤服無在齊衰期者不知徐何據而云然也至于既誓始爲正統之嫡尤爲皇清經解卷之六 禮明經禮說

不經賈公彥云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此例不明尙妄發橫議何也下又云況以天子之尊而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耶尋求下義真知其不可耳而徐乃以爲不然與謝衡可謂同途而共謬者矣

喪服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九月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讀禮通考徐乾學按鄭注謂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若是則期年之服矣本服止當九月而服以期年可乎又謂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若是則八月之服矣本服止當五月而服以八月可乎且古無八月之服此果出于何典乎愚謂此條原論殤服不必及于成

人卽欲爲成人解則有大功親者止當九月有小功親者止當五月或者于九月五月之中而服齊衰三月餘則受以本服可也豈有大功而加至期年小功而加至八月之理乎

論曰徐氏于注未免粗率也使果如徐說則本當服九月者何以服期本當服五月者何以五月也則鄭注之誤又何待言耶今按鄭注于徐氏所引之上尙有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據此注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以齊衰期若其長殤則降在九月中殤降在七月下殤降在五月其下注言有大功之親者受以大功衰九月言有小功之親者受以小功衰五月皆指正大

皇清經解卷之六 禮明經禮說

功正小功而言言卒哭乃受者此指變除之節也其長殤云云其殤與絕屬同者云云此乃因殤而降服其一正服一殤服本不悞也注中兩其字另起乃申明三殤之降服耳徐氏所以誤會鄭注者以注云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以爲齊衰三月之後受以大功九月豈非十二月乎故徐以爲期也又以爲齊衰三月之後受以小功五月豈非八月乎故徐以爲八月也不知合齊衰三月而數之爲大功九月小功五月非齊衰之外而又加九月五月之期也鄭必言齊衰者以絕屬者爲宗子皆齊衰三月明親者無間大功小功總皆齊衰也此明齊衰不明月數也月數有多少之殊而齊衰一也鄭必言成人者先明其本服而後因殤而降者乃明也不

然惡知三殤之從何服而爲之遞降耶凡服齊衰者至三月卒
哭受以大功布衰裳凡服大功衰者至三月卒哭脫布衰裳而
以小功布衰受之也若小功至卒哭唯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
受服之法况于殤乎徐氏矢口以攻鄭注夫先儒之注辭深義
奧非悉心反覆不能明也

杭州姚禮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八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八終

禮說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九

學海堂

禮說

江都凌明經 著

郊特牲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注古殷以前也讀禮通考徐
乾學按諡起自周公鄭注以殷有諡未聞

論曰鄭云殷以前則不獨殷也雖虞夏以前亦有之矣徐云殷
有諡未聞今按白虎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質
者以兩言爲諡故尚書云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
言爲諡也據此是殷有諡矣而夏亦有諡蔡邕獨斷殘人多墨
曰桀徐云諡起自周公今據周書諡法解周公肇制文王之諡
義以垂於後作諡法按此周公遵文王之法而制諡故公羊何
氏解詁有文諡例今不傳蓋謂周之諡法始於周公不謂周以
前無諡也如其無諡則蔡邕獨斷何以云翼聖傳賢曰堯仁聖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九

禮說

盛明日舜也馬融亦曰堯舜諡也此非唐虞以來亦有諡乎推
而上之董子春秋繁露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
必存五帝代百天之名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曰天黃
號故曰黃帝云帝號會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白虎通美者在
上黃帝始制法度得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
莫能與同也風俗通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氣德四季與天地
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獨斷靖民則法曰黃據此則諡法當始
於黃帝矣董子爲西漢儒者之宗班固稱之故白虎通從其說
而後漢之蔡氏應氏皆沿其舊豈無所據而云然乎以公未聞

謂陋矣況由後世以徵往古諡法隨時代爲變易者也宋於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諡法五十五字美諡七十一字爲一百字平諡七字爲二十字惡諡十七字爲三十其沈約賀琛續廣諡盡廢於此可見周公之諡法既行而黃帝以來之諡法不可得而概見矣若云堯舜禹湯是名而非諡此鄭樵之偏見也

讀禮通考斬衰二年章喪服小記爲殯後者以其服服之徐乾學按鄭孔之說皆非也若從其說則是後殯者之父非後殯也經何以云爲後殯乎況年十六至十九爲長殯世多有年在中殯而娶妻生子者豈不可以立後乎既立後豈得不以父服服之乎上文固曰男子冠而不爲殯此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所謂殯蓋指既冠昏者本不得名之爲殯特以年在殯中恐人疑其不得立後故記禮者特發明之以見殯者有爲人父之道也豈有實後殯者之父而文可云爲殯後乎論曰正是後殯者之父而非後殯也夫大宗不可絕若以繼代言之則當後殯矣然殯無爲人父之道故曾子問孔子曰宗子爲殯而死庶子不爲後是也若爲殯後則當以父服服之公羊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然則喪服小記何以云爲殯後者以其服服之乎其服者以本親之服服之而非服爲後者之服矣鄭推尋文義經云以其服服之故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承之故以兄弟之服服殯不以父服服殯猶得謂爲殯者後乎若夫男子冠而不爲殯既冠則無殯之名聖人治國正名爲先安有

已冠昏而以爲殯者乎至於殯有爲人父之道顯與經背矣徐於小記爲殯後者則指已冠昏者而言於曾子問又指殯爲未冠昏者而言進退失據吾恐鄭孔之說未可非而徐氏之說不足信矣

讀禮通考徐乾學按徐邈所引公子爲母條乃禮記言諸侯之庶子非指爲後者言也若主爲後者立論當以仲堪之說爲長且禮言庶子爲後者爲其母自必存亡同之豈可專謂父亡之後乎

論曰徐氏存亡同之之說可謂乖於禮矣孝武皇帝在位皇太子爲所生淑媛陳氏服此事自以徐邈之說爲是徐以爲宜依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又曰適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爲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尊雖登位儲官而上厭所天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爲後者服其母總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邪殷仲堪以爲當依庶子爲後服所生母總皇太子服乃練冠耳按所以謂之爲後者指父歿而言若父在何以有爲後之名乎且賈疏具在可復視也賈云此爲無家嫡惟有妾子父死庶子承後爲其母總也又云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隸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惟君所服伸君也會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之

服也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為得仲夫小君之存沒尚
有分別安得謂存亡同之也況事載禮經先儒具有明文父在
則記所謂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是也父沒則經所謂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也豈不專指父亡之後乎且禮經之
例父在為母期父沒為母三年存沒之所關屈伸之所繫也存
亡同之之說不大可怪邪

五禮通考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秦蕙田按妾
母與慈母皆非已身之母疏以為妾母謂庶子自為其母
非也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即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此
蓋嫡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為君者言穀
梁氏誤引耳

皇清經解卷五 凌明經禮說 四

論曰此說非也穀梁傳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官使公子主其
祭於子祭於孫止注公子奉宗廟故不得自主按主祭之公子
長子之弟及妾子也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傳
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注公子
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
夫公子於妾母無服而為之立廟者以其子為君也如隱為桓
母立廟經書攷考仲子之宮是也若嫡子與尊者一體而為庶
母立廟可乎將謂於子祭於孫止則不當有妾祖姑之廟而不
然也妾祖姑之有廟者此妾之有子者於子雖止而其廟不毀
有以後死耐於先死者之廟仍是子祭其母並非孫之祭妾祖
姑其廟之所以不毀以繼起者之有所耐入若妾祖姑之廟已

毀所謂親盡則遷公妾無所耐則為壇以祭之耳夫妾有子則
無子則不廟此先儒之成說焉有嫡子為無子之妾而立廟
者乎誠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韋元成曰古者制禮別尊卑
貴賤國君之母非嫡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匡衡曰故
父之所尊子不可不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可同禮公子不得為
父伸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無子之妾可以謂父之所尊者乎
妾母無服可不謂父之所異者乎秦氏之說為不可通已嫡子
奉大宗後不得復顧其私親今為無子之妾立廟恐先王制禮
不應爾也

金坡禮箋小功章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
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士為庶母
皇清經解卷五 凌明經禮說 五

總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已加明其本為庶母
總此君子子為士之子明矣馬季長云大夫之子於庶母
慈已者宜服總若為父之貴妾父為服總已當從服庶母
之服加慈已者小功父卒則與士子同貴賤無殊此又推
廣經意而言之也言失之 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
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
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
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為母子則
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已小功與適妻子
同經言君子子文屬於父開適庶之辭 注主適妻子而言
已者謂漏不著與上齊緣庶母慈已者不得子其子故謂
喪三年章注自相違失

之爲君子子謂之爲貴人之子豈以父之存沒異服哉注
父沒則不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官中釋於諸母與可者使
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三母諸侯養子之禮
不得下通於大夫士大夫之子有食母又於禮無服士之
妻自養其子其或有他故使賤者代之食子則爲乳母下
總麻章爲乳母是也鄭君援內則慈母食母以與此庶母
慈已相比附皆失經意

論曰金氏於慈母未能別白故遂以鄭注爲失不知慈母非一
也齊衰章之慈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
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
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一慈母也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木

注云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此以
妾子爲庶母慈已者而服也若夫小功章大夫嫡妻之子備三
母其中亦有慈母名同而義殊矣天下斷無嫡妻之子命妾爲
子者則其不同於齊衰章之慈母可知矣是以小功章之慈母
但知其嗜欲而已此於已恩輕故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
沒則不服之矣此謂嫡子爲庶母慈已而服也慈母本殊故鄭
注不同金氏未能解此於是謂鄭注自相違失矣其實非也父
沒則不服者不服慈已之服但服庶母總耳齊衰章不命則不
服齊衰三年但服庶母慈已之服小功耳蓋妾子既命則在齊
衰章不命則在小功章不慈已則在總麻章難者曰小功章不
見妾子不命之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此章指嫡子

而言則妾子亦服庶母慈已之小功可知也其禮不嫌不明
非關漏不著也金氏云君子子開嫡庶按鄭必以爲嫡妻子者
妾子賤亦不合有三母故也且金氏未會馬季長之義也馬云
若爲父之貴妾父爲服總已當從服庶母之服加慈已者小功
父卒則與士子同據此知父沒則不服小功之說精矣從服者
所從亡則已故去其所加之小功而仍服本服之總麻也豈不
以父之存沒異服哉內則疏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不具
三母耳據此知鄭必以爲大夫者諸侯之子於三母無服士又
三母不具然則喪服所謂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非大夫而奚
屬邪石渠禮議載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大夫之嫡妻
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已則總服也其不言大夫而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木

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馬季長喪服經傳亦謂貴人者嫡
夫人也非關嫡庶之辭金氏既昧大夫而爲士又以貴人之子
關嫡庶不以父之存沒而異服諸侯養子之禮不通於大夫凡
此諸說愈見其非矣

金榜禮箋案記云是爲陰厭是爲陽厭明陰厭陽厭爲祭
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不得通於成喪之祭雜記有父母之
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傳陽童某市注
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是陰厭陽厭以陰童陽
童得名不繫於所祭之地謂祭於與爲陰祭於西北隅爲
陽非禮意也古者尸未入之前視廟奠之祝於主前謂之
直祭郊特牲直祭祝於主是也注云謂爲奠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修祭

以辨爲正案祭統云尸亦倣鬼尸設之後祝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尸設後則與陰厭陽厭絕不相涉不辨自明文多不

論曰此金氏所區別也陰厭陽厭豈以陰童陽童得名乎童者未成人之稱而抑知加以陰陽者何所取義乎豈不以祭於當室之白爲陽厭祭於奧爲陰厭乎庶殤祭於戶明故曰陽童宗子殤祭於陰闇故曰陰童然則陰陽之名焉得不繫於所祭之地不然抑何取此名乎宗子有陰厭無陽厭凡殤有陽厭無陰厭故殤不備祭若然則成人之備祭明矣備祭特非陰厭陽厭乎金氏之說何以言祭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也所以成人必備皇清經解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陰厭陽厭者厭是厭飲凡厭無尸直厭飲神之飲饗有陰厭復有陽厭者孝子求神非一處不知於彼乎於此乎故兩設之也特牲饋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凡在南廂用筵納一尊佐食闔闔戶降故鄭注以爲尸設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飲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據注知士虞禮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是陰厭也金氏不取孔賈申明鄭氏之義乃從陸佃之說陋矣陸以爲成人無陰厭陽厭非也卽如賓尸釋祭者非祭殤也上大夫當日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天子諸侯明日乃爲釋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室西北隅謂之屋漏故知特牲饋食

俎敦設於西北隅者爲陽厭也合觀詩禮其說果可通乎陳氏禮書曰夫尸以象神也厭以飲神也殤之有厭爲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尸不存也陰厭尊有元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個而已嫡殤陰厭其禮詳庶殤陽厭其禮略也據此而可謂厭不施於正祭乎若云攝主不厭祭所以然者避正主也然則正主祭必厭祭明矣厭祭不指陰厭陽厭將何指乎

金榜禮箋喪服小記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姓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姓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庸者無庸者不耐正義云夫死耐於其皇清經解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妻故知是無庸者榜謂喪之耐祭也使鬼有所歸也禮弓不未有所故雖朋友主喪亦必爲之虞耐小記云朋友不繫於有庸無庸難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耐於王父父也古者三年喪畢然後祭於廟此未練祥而耐於王父則於殯宮耐疏云就王父所耐祖廟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此耐於高祖之妾則爲壇耐主妾之妾則耐從氏云於廟中爲壇耐之此謂耐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不在廟中而子耐之義此經承上婦耐於祖姑言之耐於其妻卽此耐於祖姑是也變言其妻者緣上其妻爲大夫而卒立文皆對夫之辭難記曰男子耐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女子耐於

王母則不配注不配明此嫌不配者用牲自從其生前之
爵曰不易牲曰以大夫牲明妻從夫之爵不以存沒異也
論曰金氏川陸佃之說可謂擇焉而不精矣陸佃謂耐於其妻
即是耐於其祖蓋妻未有不耐於祖姑者也鄭氏謂始來仕無
廟誤矣按未有經言耐於其妻而說經者以爲耐於其祖姑也
如此謬解而金氏從之何也按喪服小記妻無妾祖姑者易姓
而耐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也適祖姑有廟可耐未見其
爲壇耐也若妾死而女君尙在又無妾祖姑可耐亦無高祖之
妾可耐始爲壇以耐妾耳妾可以爲壇耐之而大夫不可以爲
壇耐之者妾祭僅一世所處者暫也若大夫始仕他國此時雖
無祖廟之廟而異時爲不祧之祖此不可以壇耐也故耐於其
皇清經解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十
妻而不得以昭穆耐此變禮也豈可與不世祭之妾而並論乎
卽如別子爲祖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別子無廟至繼別爲宗宗
子乃爲別子立廟此時別子死既無祖廟又無祖之兄弟公子
之廟可耐然則別子當耐於何所乎不耐於其妻將誰耐乎若
夫小記朋友虞耐而已此朋友與虞耐之祭並非死者無廟可
耐而朋友虞耐之也上文明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則必
爲之再祭朋友虞耐而已謂朋友主其虞耐可也安見死者之
無廟可耐乎設使死者無廟吾不知朋友爲其耐於何所也則
耐安得不繫於廟之有無乎若夫王父死未練祥而耐於殯宮
又非也檀弓周卒哭而耐蓋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祥去耐
廟之日甚遠也未練雖無廟孫得耐於祖其孫可就王父所耐

祖廟之中亦無尙在殯宮之理矣金氏不解雜記未練祥之義
也未練則不遷廟未祥則不祫祭練始遷廟始序昭穆然則
未練祥之前其孫又死祖未有廟將何耐乎故示人以變禮曰
祖雖無廟祖有祖廟可耐孫卽從祖而耐也喪事有進無退喪
禮每加以遠豈有耐於殯宮者乎金氏誤矣通詳經傳無耐於
殯宮之文檀弓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祖父不
在殯宮故鄭注祭告於其祖之廟殯宮雖可以稱席然與祖父
連文則指祖廟而不指殯宮故說文耐合後死者合食於先祖
此豈謂殯宮乎總之虞於寢耐於廟此先儒之成說金不得而
議之也夫據喪服小記之文耐必以其昭穆殯宮有何昭穆之
可序耶是又可以證其誤矣
皇清經解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十一
程瑤田喪服足徵記喪服經傳無失誤述總麻章庶孫之
中殯鄭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大功其殯中從上此當爲下殯
言中殯者字之誤爾瑤田案經不誤注大誤也經曰齊衰
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此經文今誤爲傳余曾辨正之此以成人
之服名殯服殯服傳曰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
下此卽以殯名其服其名不同其服則一余有文辨之詳
矣文多不載
論曰鄭君疑傳誤者凡六條程氏以爲喪服經無失誤矣及其
論總麻章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齊衰之殯中從上大
功之殯中從下此四語傳文也程以爲經誤人疑傳則非之已
疑經則是之何其果於自信乎將謂喪服經之微邪長殯云云

汗傳而不在經抑謂喪服文不足徵而改傳爲經以伸已說邪則與已書命名之意相左矣果如鄭誤則三殯之注皆妄矣如其程誤則喪服足徵之書可廢也儒者治經門戶之見不可有豈是非之心亦不可有邪實事求是據經傳以證之可乎謹按殯小功章傳曰問者曰中殯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注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則齊衰之殯亦中從上也程氏以爲此卽以殯名其服與鄭君成人之說異竊以爲程氏之說爲不然按殯小功章喪服經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殯又按大功章喪服經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據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本服大功長殯降一等入小功從父昆弟本服亦在大功章長殯降一等入小功傳故曰大功之殯中從上也大功指成人本服非指殯服也又按總麻三月章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殯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殯中從上此當爲下殯言中殯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鄭以喪服之例或言長中或言中下無單言中字者故以中爲下之誤也然則成人大功下殯降二等入總麻也小功章傳故曰小功之殯中從下也而不但此也總麻章言殯者皆本服小功因殯而降入總麻者或本服大功因殯而降二等而入總麻章者按經云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殯按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本服大功小功章因長殯降一等入總麻也又按總麻章經曰從父昆弟之長殯夫之叔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主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主

之中殯下殯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殯在小功下殯降二等故八總麻也姪爲姑之出降大功長中殯小功下殯故入總麻也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殯在小功中下殯入總麻也又按總麻章經曰從母之長殯報從母本服在小功章因長殯降一等入總麻也又按總麻章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殯昆弟之孫之長殯此二人本皆小功因長殯降一等入總麻也合觀經傳知鄭據大功小功爲成人之服未嘗誤也凡殯若不就本服言之知其從何服而降邪若殯服已分見各章不待言矣傳何爲發此例邪難者曰既云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又云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兩文不相反乎曰否小功章傳發於從父昆弟之下總麻章傳發於婦人爲夫之族類之下故鄭注小功章此主謂丈夫之爲殯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鄭注總麻章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妻從夫降一等故一則據大功小功一則據齊衰大功也義有分屬故不同也而豈誤邪是以杜佑曰上文謂丈夫之爲殯者服此謂婦人爲夫之親服五服之中親者上附疏者下附也以大功小功爲殯服此說自郝敬啓之而程氏誤從其說耳程瑤田喪服足徵記喪服不制高祖元孫服述子夏爲曾祖父母立傳之言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故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明於此條中容五月之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之者要見得稱情立文上殺之服限實窮於此自吾反復言之其旨昭然若揭矣鄭

君之注曰高祖會祖皆有文多不小功之差則會孫元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

論曰不爲高祖制服其說紛紛漢儒以體服著名馬融其最也於總麻章云族祖父祖之從父見弟也族父從祖見弟之親也族祖父亦高祖之孫馬云亦者已祖爲高祖之孫此族祖亦爲高祖之孫也馬云然者欲推出高祖有服之意也何也總麻章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此四總麻與已同出高祖已上至高祖爲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馬鄭之說同也戴德亦然可見漢儒舊說皆以爲高祖元孫之有服也又孔疏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總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爲尊重而言也據此又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集說

卷一百一十五

可以證高祖之有服又從旁殺而推之族昆弟於已爲三從兄弟親兄弟服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者也所謂四世而總服之窮也若由已以上至高祖爲五世由已以下至元孫亦五世所以宗有五宗廟有五廟服有五服宗至五而還廟至五而毀服至五而窮也設高祖無服服僅四世可乎然則高祖之有服又可知且五服始於斬終於總已爲父三年爲祖期爲曾祖大功爲高祖小功據服三年而推之此以加隆而言之者也若據三年間至親以期爲斷則已爲父期爲祖大功爲曾祖小功爲高祖宜總麻此據本服而言之者也若據服三年者而推之則曾祖父母之下傳當云服大功而不當云服小功言大功則高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集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祖不見言小功則高曾並見矣何也高祖會祖皆有文多不小功之差也此聖人立言之旨至精至微不可以躁率遇之者也而鄭注之善會傳意亦千古無匹也知此則聖人不言爲曾祖大功而言小功正見高曾共服之同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而自得也夫爲曾祖小功苟無服兄弟之嫌則高祖可以總麻矣今曾祖不以小功之服服之也蓋曾祖若仍以小功之月數而加以齊衰則大重故月數則準總麻而小功之衰則易之以齊衰曾祖如此則高祖不得以總麻服之何也由三年推之高祖固宜小功既不可以兄弟之服服曾祖而可以兄弟之服服高祖乎然則將何以處此與曾祖同服齊衰三月高曾與已非同體故服可以不依次序減殺禮窮則同此聖人之權制也夫由已而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此鄭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也據此以會祖親高祖以會孫親元孫安得無服有何未諦乎程又以爲若元孫得備禮於高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此真拘泥矣祭法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嫡會孫嫡元孫嫡來孫祭不止於元孫而元孫不爲高祖制服何也左傳曰及爾元孫無有老幼如其不見經傳何以有元孫之文乎戴德變除云斬衰三年孫爲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若元孫皆不及見高祖戴德何爲發此例邪且吾目見今世之五世同堂者不一其人其高祖之年未及百歲又何以定於百四十歲而始見元孫之備禮乎

程瑤田表服足徵記殯服中從上中從下辨殯服有長殯中殯服大功而下殯服小功者下治起於子子與昆弟之子成人服同殯服亦同也經於子見長中殯之大功而不見下殯之小功於昆弟之子見下殯之小功而不見長中殯之大功蓋經之有互文也非文有所脫也有長殯服小功而中殯下殯服總麻者下治起於庶孫見長殯之小功與昆弟成人服同殯服亦同也經於庶孫見長殯之小功與中殯之總麻而不見下殯之總麻於從父見弟見長殯之小功與下殯之總麻而不見中殯之總麻亦經之互文也非字有所誤也是知傳於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之長殯發問曰中殯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所謂大功小功並指殯服蓋言此是小功之殯中從下者與大功之長殯必連言中殯者有異故不見中殯也而鄭氏乃以為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誤以從父昆弟之殯為中從上意蓋以經為省文以傳為補義故於庶孫中殯之總麻不可通於是改經文中字為下字以就其誤解而不知其大違服制例也夫小功長殯服之發中殯傳也而必不據成人服言之者以經始見小功長殯服於此而不見中殯恐人不明其所以異於大功殯之長中並見也而於是據殯服之大功小功者以明其例勢不得以成人之服言之鄭氏不得其指又不明總麻章後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

殯中從下曰語蓋經文專為齊衰殯發例別為一章而誤以為總麻卒章之傳又疑其與前小功殯章之傳相戾而必欲求其說故於小功殯服之傳注云主謂丈夫之為殯者服於總麻章後之經誤以為傳注云主謂妻為夫之親服既強同之以經傳為一義又強分之以一例為兩例竊嘗即其說而推之如謂小功之殯中從下為成人之小功其長殯總麻也若從祖父從祖昆弟皆小功之親經並見長殯之總麻服安得復有下殯之服而為中殯之所從者乎至謂此所謂齊衰大功之殯中之從上從下者為主謂妻為夫之親服綜攬服例無男子婦人之異則其說之不足據也審矣

論曰程氏以為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所謂大功小功者並指殯服余竊以為不然鄭注無論矣即如馬季長之喪服注散見各書其注殯服處處皆先言本服或因長殯降一等中下殯降二等從無但論殯服而不先從本服說起之例況馬氏於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殯之下注云成人服大功也長殯降一等故小功也然則此傳之大功小功當指成人乎抑當指殯服乎棄先儒之舊旨而橫發義例何也且又言此是小功之殯中從下者與大功之長殯必連言中殯者有異故不見中殯也而鄭氏乃以謂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誤以從父昆弟之殯為中從上蓋以經為省文以傳為補義故於庶孫之中殯之總麻不可通於是改經文中字為下字以就其

誤解云云按殤小功章為人後者爲其從父昆弟之長殤此二人以本服大功今長殤小功也若從父昆弟之下殤則在總麻也而從父昆弟之中殤不見故據此而問傳意以爲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小功今大功之中殤不見以中從上故也中從上則大功之中殤亦當在小功可知矣然則此大功豈不指成人而指殤服邪若指殤服小功章何以又論及大功之殤中從上邪試問大功之殤中從上傳發於從父昆弟之後則傳之問者是據從父昆弟而言也大功亦指殤服則必從父昆弟本當服期因長殤降一等而爲大功無論大功之服不當雜入小功章而從父昆弟之本服當服期邪不當服期邪不當服期則此小功章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非指成人之服而何此不必煩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太

言而解矣若言此是小功之殤中從下者經明言長殤而程以爲中從下者亦何其憤憤若是邪經言長殤傳以爲從父昆弟之殤中從上此經傳之明文鄭又何從而誤邪經豈非省文而傳亦豈非補義邪不足怪也程前論既謂喪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云云四語皆經文說者以其綴總麻章後遂誤以爲總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憑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以爲鄭不得其指又不明爲齊衰之殤發例也按喪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此獨非經乎下文傳曰云云正是依經立義而程乃以爲憑空立義何邪卽如程說求之全經之例有傳文之下贅以經文四語戛然而止不復發傳者乎無此例程言爲大功小功兩殤服章發例而乃附於總麻之卒章何也且殤小功章已有大功之

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不嫌不明何爲而重發例也程云又知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夫齊衰之長殤降一等已入殤大功章矣齊衰之下殤降二等已入殤小功章矣更無須復爲齊衰發例也而總麻之卒章傳又有齊衰之殤云云者一則主乎男子一則主乎婦人前後不嫌重複也況傳例一發於從父昆弟丈夫之下一發於婦人爲夫之親之服下故知其義然也並非鄭氏強分以一例爲兩例也程不知男子與婦人服殤之例不同而謂鄭氏之說不足據然注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故賈疏云婦人爲夫之親從夫服而降一等而經傳不見者以此求之也是可爲男子婦人服殤不同之一證且殤服未有不從正服相推者如喪服不杖期章爲夫之君傳曰何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九

以期也從服也蓋夫爲君斬而妻從服期是降一等也爲夫之君之正服且降一等而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有不降一等者乎經傳之不見於此可以包之矣不待再見也重服且如此而何況於輕服邪且求之於經傳如大功章叔父之長殤中殤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又小功章叔父之下殤總麻章夫之叔父之中殤此正男子婦人服殤之異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中下殤在總麻者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夫之昆弟之子成人服在齊衰期章其殤服則在大功章故殤服大功章云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程不明男女於殤服之有異而又苦於殤服之無在齊衰者故一以爲小功章據殤服而齊衰之服據成人也設有殤

服之在齊衰者則程必以其同爲殯服矣是豈足以爲訓乎程又疑如謂小功之殯中從下爲成人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殯則總麻也若從祖父從祖兄弟皆小功之親經並見長殯之總麻服安得復有下殯之服而爲中殯之所從者乎程說如此而不必疑也以成人服小功而中下之殯不見總麻遂以爲中從下之說無若矣不知中殯從下殯無服若不發中從下之例不幾於小功之殯中從上乎則小功之中殯皆當入總麻章矣總麻章無小功中殯之服故知其中從下耳其理易辨無容疑也況經只云從下而未有服字程氏如以下殯之服增一服中下殯本無服而程氏以爲有服有服又不見總麻章於其故而不得遂糾纏百出不知殯有三等而制服惟二等皇清經解卷五章九 凌明經禮說 幸

者欲使大功下殯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之下殯無服矣然大功之下殯當小功之長殯有服而中下則無服也經於中下殯絕無服字今強加一小功中下殯之服是以通體皆闕而不通矣

程瑤田喪服足徵記殯服中從上中從下辨大功之殯中從上二句指殯服之大小功非成人之大小功余卽據鄭氏所注檀弓以證之檀弓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注云成人遣車五乘長殯三乘下殯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傳曰大功之殯中從上余按君大夫之適長殯在喪服皆成人制喪降在大功殯服鄭氏引傳指大功殯服言明矣然則鄭氏於傳旨本明

至注傳時牽於互證偶然不得其解遂誤以大小功指謂成人一切謬說皆生於此甚且以經文爲有誤字而從而改易之也今以鄭氏所不誤者證鄭氏之誤其義益明矣公之庶長殯則成人之絕而無服者故喪服經中不見其長殯之服也

論曰謹按檀弓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本文不見中下殯也故鄭氏之注補其義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南成人遣車五乘長殯三乘下殯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傳曰大功之殯中從上鄭以長殯車三乘降殺以兩推之下殯車當一乘也然殯有三等長中下而殯服僅有二等中或從上或從下故中殯不見也然則殯車之數將何以處中殯邪故舉喪服傳以明之曰大功之殯中從上以見殯車亦中從上也以此比例殯車之數並非以適長當斬衰降而至大功引喪服傳以明殯服也其書具在治經者玩索而得之其是非立見矣至謂鄭於傳旨本明而注傳時牽於互證偶不得其解遂誤以大小功指成人一切謬說皆本於此鄭氏綜核全經欲以信今傳後豈有本明傳例忽然不得其解者邪程氏用郝敬之說改傳文以爲經苦於無徵於是傳會檀弓之注以爲於彼不誤於此則誤庶幾信從其說殊不知鄭注一貫皆不誤也且既議鄭氏以爲經文有誤字而從而改易之而已乃以傳文爲經文何邪

程瑤田喪服足徵記練冠易服附殯述雜記曰有三年之

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此大功易練冠之例也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此小功殤練冠而附之例也知爲小功殤者小功以下爲兄弟故謂其殤爲兄弟之殤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今日練冠附殤則是齊衰親之下殤降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鄭注乃以爲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蓋其於喪服長中下殤之說其中從上下之義先已誤解故其說謬不可從也記發例者兄弟之殤服輕嫌尙功衰者有重服在禮不爲輕殤易服亦宜不得謂輕殤然殤有必當耐者又耐於祖庶必尊者主之故雖有重服而得以練冠耐輕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主

殤也然則小功親之殤降在緦麻者不耐乎日烏在其不耐之也雖已於緦親之殤降而無服然於其所當耐者而耐之則一也耐祖庶之必主於尊者則一也烏在其不以練冠而耐於殤也夫如是則是記也實練冠耐殤之通例也言殤之當耐者不可不耐而三年之喪至於練冠則亦可以耐殤也故曰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言耐殤之禮又如是其鄭重也鄭氏既誤解殤服中從上下之說又不以兄弟爲小功以下之服名而曰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兄十九而死明年因喪而冠意蓋謂必如是乃得冠而耐其兄之殤然余以爲記人之意不如是也

文多不
全載

論曰此程氏之說經今條其說而辨之按雜記有父母之喪尙

功衰而耐兄弟之殤則練冠鄭以爲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者以其不合改練時之服故也所以練冠者服問所謂小功不易喪之練冠也由成人小功今長殤降一等爲緦麻故不變其練冠也若大功親之殤在小功緦麻猶可以變三年之葛服問所謂長中殤變三年之葛是也若程以爲齊衰親之下殤降在小功不知齊衰之降在小功則喪服小記所謂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鄭注以爲本齊衰之親記所云云者明親重也此可以練冠耐之乎雜記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注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是知齊衰下殤如是其重也程據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今日練冠耐殤則是齊衰親之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主

下殤降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夫以大功之親爲殤降在緦小功尙得變三年之葛以其正親親也況齊衰乎則齊衰下殤亦得變三年之葛孔疏言之詳矣以練冠耐齊衰之下殤於禮未之前聞也且服問但言下殤不知程何據而以爲齊衰也按齊衰下殤見於喪服殤小功章小功布衰裳深麻帶經五月者鄭注引小記下殤云云以明之小記疏謂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深麻爲輕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經無根而要經猶有根示其重故也夫齊衰之下殤降在小功者與正小功之輕重頓殊也而可以練冠耐之邪失輕重之序矣且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今殤小功章澡麻正是麻之有本者此豈不變三年之葛乎

程云練冠而耐據小功章喪服小記服問皆可證程說之非也
程亦知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爲何人而服乎經以爲叔父之
下殤嫡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嫡昆弟之下殤爲
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昆弟之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女子子
子之下殤如是而止耳皆服輕而情重者也程云鄭氏既誤解
殤服中從上下之說又不以兄弟爲小功以下之服名是不然
也雜記注謂大功以下之殤言以下則包有小功在內故疏云
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
亦可知鄭氏非不知兄弟中包有小功也程氏以鄭注冠而兄
爲殤云云爲記人之意不如是也不知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
爲長殤古者二十而冠言練冠則必冠者矣焉有冠者之兄而
卑清經解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卑清經解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妻

猶爲殤者乎男子冠而不爲殤矣然則雜記當云耐弟足矣又
何以言耐兄弟邪兄字無著故鄭注如此云云而後其說乃可
通耳傳意豈不如是邪已冠者之弟有下殤可也兄亦有下殤
邪此說之難通者也

陸瑤田喪服足徵記白虎通釋九族義同喪服說白虎通
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恩愛
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
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
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
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

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

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
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瑤田謂此釋九族與喪服
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
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總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總麻非所
謂父之姓爲一族平喪服姑之子總麻非所謂父女昆弟
適人有子爲二族平喪服甥總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
有子爲三族平喪服外孫總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
爲四族平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
族平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總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
平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總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
三族平喪服妻之父母皆總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
之母爲二族平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
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疏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
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其外而有以見其心爲隆爲殺
弗可損益嗚呼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卑清經解卷五十九 凌明經禮說

妻

論曰白虎通論九族有二說前一說族者何也至故謂之族據
通典引白虎通湊也之下有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
家聚之合而爲親二十字馬融尚書注以親九族上自高祖下
至元孫凡九族鄭康成注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主之此古
尚書之說也白虎通尚書曰以親九族至義同也此又一說也
以族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主之五經異義曰今禮載尚書歐陽

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據此是今文尙書之說與古文尙書之說截然不同程未見通典引此有二十字於是祇知白虎通爲今文尙書之說而不知前一說本古文尙書列之於前今文尙書列之於後以備一說今合而爲一也許慎從今文尙書已爲鄭君所駁云三族不當有異姓其說已詳不復辯矣今第案程氏以白虎通今文尙書之說爲合於喪服竊以爲不然謹按爾雅釋親於父爲考母爲妣以下標題宗族二字此中並無異姓也至於母之考爲外王父云云妻之父爲外舅云云此二處皆另爲標題一則曰母黨一則曰妻黨夫各以其黨名之而不在宗族之列然則爾雅之序次豈無謂乎則異姓不當在九族也明矣又按左傳士踰月外姻至外姻指母族妻族古之同姓恆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庚

聚族而居如九族之中絕無異姓故云外姻以別之也按大傳上治祖廟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大傳之說如此試問異姓中亦有昭穆可列乎禮固未嘗有異姓也又曰同姓從宗合族屬則族中惟有同姓又可知也又曰五世祖免殺同姓也據此五世之服專主同姓不詳異姓也吾猶曰禮記多出於漢儒之手今且與之論喪服之例可乎按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大宗有異姓乎大宗無異姓則所謂收族當指同姓乎抑當指異姓也又按喪服傳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蓋妻於夫家與族齒其出也與族絕然則族字屬父家而不屬夫家也以外家之服爲施服施之云者在旁而及之謂益推而遠

之也而謂喪服族中有異姓乎又按總麻章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族之中有異姓乎經傳凡三言族皆不指異姓是豈不足以徵乎要之程氏欲破鄭氏喪服小記上殺下殺旁殺之說而不及異姓故引白虎通以證成其說言九族之中有異姓而後申其上殺下殺旁殺之中有異姓不知喪服之制其例甚嚴莫不由親以及疏詳內而略外自斬至總五服皆有差等惟外戚一例斷以總麻其中雖有以尊加以名加者亦不得過小功然則聖人之意概可知矣春秋立外孫爲後經書昔人滅鄆而後人且以異姓爲亂宗今乃援異姓入宗族之中而又以喪服實之烏可以不辨哉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禮說

辛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杭州姚禮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九終

燕寢考

燕寢考序

自鄭君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注禮而後儒紛然辨難莫得其意然鄉飲酒記之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之出自東房此行於庠序不得據以難鄭也聘禮賓退賓右房而立賈疏以爲正客館按上文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下文公館賓賓辟注云君在廟門正與記卿館于大夫語合賈蓋曲爲之說且何以處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二篇之屢言東房也或謂東房西室鄭專論寢然公食大夫禮宰夫筵出自東房鄭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非明對大夫士之廟而言乎或謂士喪禮遷于柩正柩于兩閒注云象向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向其室必正中似鄭君亦以士廟爲有左右房彼公食大夫禮注特偶失檢耳按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之東東夾北鄭蓋以士廟不當有東房故以房中之東解之然則東房西室鄭意固兼廟寢也明甚且如或說以東房西室專屬之寢亦有可疑者昭四年左氏傳使貢饋于个而退注个東西廂東西廂爲左右房之制

燕寢考

序

昭子之寢既有東西廂則非東房西室可知夫三禮爲鄭學體大物博非可輕議顧考之於經而不合當別求其故是惟好學深思者能心知其意耳續溪胡竹村農部湛深經術尤篤于禮嘗謂鄭君之說當有所受必非意造讀斯干詩箋乃悟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鄭君注禮時槩諸宗廟正寢係傳聞之誤當以詩箋爲正又參之內則玉藻士昏禮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尙書大傳而知自諸侯以下其燕寢皆東房西室東房西室之制室則東向開戶以達于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于堂由燕寢考

燕寢考

序

主

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證之經傳皆合作燕寢考二卷於是東房西室之說明而注疏以下及後儒所論之是非亦各見農部爲歎儒凌次仲教授入室弟子教授著禮經釋例爲禮家斗杓農部又以賈君淺畧別撰儀禮疏猶未脫稊然其好學深思能通古人之意於此可見一斑矣歲己亥秋晤君武林傾蓋如故訂忘年交癸卯夏以學海堂刻本燕寢考篇秩錯亂郵跡原稊屬爲校訂錢雪枝通守爲編入指海中甲辰冬復貽書屬序文虎學識荒陋無以證成君義於其刊竣謹揭

君著書大旨于簡端云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日在南斗南涯張文虎識

燕寢考

序

主

燕寢考序目

古者寢室之制有正寢有燕寢自天子至士皆然前人說宮室者詳於正寢而燕寢恒略乃不自揣廣蒐羣經旁徵衆說兼及廟寢庶人寢制爲燕寢考二卷續溪胡培翬

卷首

東房西室疑問

卷上

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燕寢后夫人大夫士之妻

燕寢考 序目

亦皆有寢考

父子異官考

天子諸侯大夫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齋及疾乃居

正寢考

卷下

燕寢房室戶牖堂階考

附考注疏東房西室誤說

廟寢考

庶人寢室考

燕寢考卷首

東房西室疑問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說始鄭氏而孔賈疏義成之宋以後學者多決其非如陳氏禮書李氏儀禮釋宮敖氏儀禮集說萬氏儀禮商江氏釋宮增注駁正舊說皆致確無以易矣培翬按鄭君注禮時以人君左右房釋正寢見儀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記禮器喪大記注疑出傳聞之誤未及審定其實東房西室是燕寢之制鄭詩箋已明言之當以此爲定說鄭先注禮而後箋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詩多爲定論斯于築室

燕寢考 卷首

二

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今由其說申之蓋鄭義以天子正寢如明堂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詩君子陽陽疏云斯于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又云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按鄭以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與願命親禮不合據斯于疏引鄭志申之謂周公攝政制禮以洛邑爲正都明堂廟寢皆爲天子制度其西都宗廟路寢仍先王制不復改作至宣王承厲王之亂宮室毀壞乃更修造西都廟寢亦爲天子制度如明堂其說甚確洛誥王入大室祿是卽諸侯以下之正寢亦爲左右廟寢與明堂同制之證

房與天子燕燕寢則爲東房西室箋云西其戶者異於

燕同制

一房者之室戶也者謂諸侯大夫士燕寢止一房房在

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

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天子燕寢

之室在中有左右房室南向開戶比之一房者之室亦

向開戶者爲在南而較西故云西南其戶箋又云是室

一南戶爾者謂室與左右房無戶以相通也何以見之

儀禮士昏禮自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至尊於房戶

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香皆陳設於燕寢之禮

燕寢考 卷首 三

自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牀侍於戶外呼

則聞皆成昏於燕寢之禮經云尊於房戶之東儀禮凡

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經設尊於此蓋正寢

有左右房房與室皆向堂開戶房戶以東逼近序牆爲

地無多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東房西室房之西地直

至堂東西之中故房戶之東得有餘地以容尊卽此可

爲東房西室之明證也又經云主人出下云主人說服

於房又云主人入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按經云主人

出卽云主人說服於房無入房之文又云主人入無出

房之文是知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出者由室出房入

者從房入室則室爲向東開戶明矣玉藻云君子之居

恒當戶下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明此所居爲燕

寢也古者居室之制尊者常居奧曲禮云爲人子者居

不主奧則父常居在奧矣居奧而當戶凡居奧必東面

奧東面鄭注解當戶爲嚮明江氏淵堂是亦室戶在東

之明證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於側室經云夫入門

升自阼階立於阼西嚮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疏

云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

燕寢考 卷首 四

在燕寢之旁按妻當處於室內經不云出室而云出房

又與燕寢同制又云自房出而云出自房明出室必由

至堂故云出自房是室與房有戶以相通而室之南無

戶審矣燕寢東房西室堂上唯房有戶室則內則天子

無戶而有屬故戶屬之間亦爲正中之問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江氏釋宮增注

謂此經爲燕寢之制見釋宮增注單行本以玉藻諸

侯退適小寢後乃云朝服以食考之其說自確天子燕

寢有左右達則有左右房可知公侯伯但云於房中五

而不言左右是諸侯之燕寢止一房與大夫士同制又

可知也

燕寢之制疑諸侯以下皆無夾室左傳宣公於个而退社注个東西箱此正寢之制蓋是時叔

孫疾病居

向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按此傳

正寢故也

侯之制后是連文觀下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

單言夫人及言君可證

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

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據此文至於房中然後入御於

君是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入室必由於房

秋仲冬謹房室必重閉月令同開而日重則由房之戶

後進御於君云云與書諸侯之燕寢亦與大夫士同也

周禮女御掌御於王之燕寢漢書霍光傳言居民之

是知夫人入御在君之燕寢也

法家有一堂二內按古者宮室之制外為堂內為房室

正寢則左右房與室而為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為二

故云二內此亦可證東房西室之制至漢猶有存者鄭

氏之說終有所受必非憑臆釋經特其注禮時以解正

寢向是未定之論未及追改

正義所晦鄭箋詩明以一房者為燕寢之制孔氏穎達

庠制者亂之致鄭義故後人徒知其非而不知其是於

鄭氏箋詩明言一房為燕寢者亦忽不加察以致燕寢

之制千餘年而不明可悼也或疑士昏禮成昏為燕寢

之制經無明文按士喪禮士死於適室而記云適寢適

寢正寢也記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下室燕

寢也是士有正寢燕寢矣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

宮喪服傳云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

財則是父子異宮各有燕寢矣

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云寢堦之室也又注禮記昏

義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云降者各還其燕寢

言婦見及饋饗則成昏在燕寢明矣既夕記云士處適

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

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注云內

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

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

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唯齊及疾乃居

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者以此

不可易蓋常處在燕寢至齊乃遷居於正寢故云易常

處鄉黨圖考謂孔子齊必遷坐平時坐於與齊將祭似

有不敬居尊位

之意似向未的

非齊非疾不居正寢則斷不以枕席相

連之禮行之於正寢中又明矣

此篇是初爲燕寢考時撮其大略以請正於山陽汪文端師高郵王文簡師蒙皆許可爰錄存焉培翬并識

燕寢考卷上

續溪胡培翬竹邨

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燕寢后夫人大夫士之妻亦皆有寢考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

按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則正寢小寢則燕

燕寢考

卷首

七

燕寢考

卷上

一

寢也正寢之一天子至士所不殊惟燕寢有隆殺耳天子燕寢五則諸侯當有三疏謂燕寢一側室一恐非詳後

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正內路寢疏謂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內室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疏天子謂之六寢宮人所

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宮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
爲之南北相當耳

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廷北宮后之六宮謂之
北宮者繫於王言之

丙小臣疏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
云北宮也

安史逆內宮疏言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爲內宮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
後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

燕寢考

卷上

二

寢一小寢五

曲禮疏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
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
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
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

按孔氏釋燕寢以爲一在中央而四居四隅考月令
天子所居每月各異其方此五寢皆王燕處之地當
亦隨時而異孔義蓋有所傳陳氏禮書本此謂后之
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據內

宰賈疏謂后不專居一宮陳說或然今從之

內室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
于王注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
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
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注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
宮息也

按王六寢其一爲正寢治事之處而所居恒在於燕
寢后夫人以下分居六宮其有當御者則就於王之

燕寢考

卷上

三

燕寢此古者王后居宮寢之制也

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注內路寢之裏也疏
按內宰王有六宮九嬪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
九室矣此九嬪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
九室是治事之處則九嬪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
宮不同

按據左傳諸侯夫人有內宮之朝則后正宮之前當
亦有朝故昏義云后聽內治九卿之九室在正朝之
左右本賈疏則九嬪之九室當亦在后朝之左右也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經公薨於小寢注小寢內寢也

左傳薨於小寢卽安也注小寢夫人寢也

按此小寢當爲君之燕寢杜氏以爲夫人寢非也玉藻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燕寢對路寢爲小寢明矣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范注云非路寢可證

定公十有五年經公薨於高寢注高寢官名不於露與路寢失其所

公羊傳莊公三十有二年公薨於路寢路寢者何正寢

燕寢考

卷上

四

也注公之正寢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按何氏之說典禮不合未足爲據孔穎達禮記正義已辨之見後

禮記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下室燕寢

內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外寢君燕寢也燕寢當

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寢也

按燕寢當對夫人內寢爲外寢不對側室爲外疏說非是

公庶子生就側室

按孔氏正義云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又云側室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側室亦燕寢也天子燕寢有五則諸侯當有三是其差等對路寢言均謂之燕寢對燕寢之在中者言則在旁者又謂之側室側旁也以諸侯左右兩旁皆有側室大在旁故名夫則側室止一是又其差也

燕寢考

卷上

五

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注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案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

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

按諸侯路寢一小寢三夫人亦正寢一小寢三孔疏謂諸侯夫人三寢兼正寢言之非是詳後

左傳成公十八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注內宮夫人宮疏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

按內宮卽夫人正寢詩碩人毛傳云夫人聽內事於正寢是夫人有聽事之朝也

燕寢考

卷上

本

公羊傳僖公二十年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

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

于蠶室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疏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

按諸侯夫人止一此所卜者爲世婦故下云世婦卒蠶諸侯世婦分處三宮而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以三宮統於夫人故繫夫人言之鄭注謂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亦大較之辭其實三宮謂夫人小寢三不兼正宮在內蓋正寢自天子以至於士皆止於一無所增也燕寢天子則五諸侯則三所以昭隆殺示等差也王后小寢有五則諸侯夫人小寢當有

燕寢考

卷上

七

三亦降殺以兩也孔穎達謂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賁公彥謂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考之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疏解此經爲大夫之制謂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大夫有燕寢有側室矣旣夕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賈疏以下室爲燕寢則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矣若諸侯小寢二與大夫士同爲燕寢一側室一不幾上下亡等乎然諸侯小寢

三大夫以次差之當小寢一而得有側室者以側室是生子及月辰所居故大夫士亦得立之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陳氏禮書因之謂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其說無所據順時易居惟王者則然諸侯不問有此

唯江氏鄉黨圖考所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寢三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三爲得其制江圖又於夫人寢旁列世婦及諸嬪御所居寢恐非據內宰注天子三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則諸侯世

燕寢考

卷上

八

婦以下亦分居夫人宮也曲禮下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又按諸侯小寢雖三而所居常在中之燕寢其在旁側室則夫人及妾生子月辰居焉內則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孔疏云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在側室也又生子不於正寢者以其尊不於夫人小寢者以世婦以下分居焉故也又按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側室謂夫之室案注夫字

今本誤作夾依宋本及通典改正古無訓側爲夾者據正義亦作夫爲是次燕寢也疏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按正義以此節爲明大夫以下之法是大夫有側室矣蓋諸侯燕寢三而左右在旁者謂之側室大夫則燕寢一而復於其旁立側室以爲妻生子月辰所居諸侯之側室有二大夫則側室止一是亦其差也

燕寢考

卷上

九

又按春秋傳側室是對適子爲正室言非以居側室得名蓋以妻生子亦居側室故也正義殊牽混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注內寢適妻寢也疏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

檀弓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

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疏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

按疏以無側室為庶人則上所云蓋士制也

儀禮既夕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疏下室如今之內堂者下室既為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云正寢聽朝事者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按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亦在正寢也

按士喪禮經曰士死于適室記云士處適寢適室與

燕寢考

卷上

適寢同謂正寢也士有私臣故鄭云正寢聽朝事是士亦有朝矣此下室為燕寢是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與大夫同矣喪大記云內子未命死于下室注云下室其燕處則大夫之妻有正寢燕寢矣檀弓云父在哭於妻之室則士之妻別有室矣喪大記云士之妻皆死於寢孔穎達謂士與妻各死其正室賈公彥謂妻與夫同處卒皆於夫之正寢禮記疏引據既夕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不別言卒所則皆于士之正寢可知以此考之似

士妻唯有一室不必別有正室也陳氏禮書謂卿大夫士之妻皆有二

寢說無所據

又按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亦曰大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燕寢天子諸侯謂之小寢諸侯又謂之少寢見左傳又謂之外寢見內則又謂之下室又謂之側室大夫士亦曰下室曰側室自其宴息之義謂之寢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釋名云寢寢也室實也

父子異宮考

燕寢考

卷上

士

禮記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注異宮崇敬也儀禮喪服傳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疏案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為四方之宮也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疏命士以上之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故經總云寢門外也

左傳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注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疏四
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
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
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按宮室之制前有正寢次有燕寢次夫人正寢及燕
寢皆南北相直爲之子所居當在其旁故云東宮又
或子衆多則各立一宮故有東西列者有南北列者
儀禮所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是也太子是長子故

燕寢考

卷上

主

處於東宮非以對君在西宮而名東宮也疏韋合易
義近鑒

公羊傳莊公元年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
舍則以卑矣注羣公子之舍謂女公子也

禮記曲禮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
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
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引公羊傳證
女子有別宮也

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禭疏此謂不命

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禪之

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
臣妾葬而後祭注言若同宮則是昆弟謂異宮也古者
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
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
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婦見諸父各就其寢疏諸父謂夫之伯叔也

按詩云東宮之妹禮記文王世子云雞初鳴而衣服

燕寢考

卷上

主

至於寢門外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自天
子至於命士皆父子異宮矣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
有大故不入其門公羊傳云羣公子之舍則女子亦
別宮矣鄭氏云古者昆弟異居同財雜記云婦見諸
父各就其寢則昆弟亦各異宮矣賈氏謂不命之士
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於理
宜然蓋宮者爲牆垣以周乎其外隱蔽之意異宮則
異門故云不入其門又云至於寢門外若同宮者父
子不可同居一室故亦必隔別各有居處但其外共

者以其十五成童是以鄭注喪服亦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則不隨母嫁故知十五以後乃異宮也

按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許嫁乃有別宮女子十五許嫁故鄭準此爲說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齋及疾乃居

正寢考

大戴禮盛德篇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室

周禮宮人注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

燕寢考

卷上

十

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

穀梁傳莊公三十二年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儀禮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

於正寢焉疏按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

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邊戶於寢士之妻皆

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

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卽安也是譏不得其

正

一垣牆耳

又按父子異宮者謂異燕寢耳其正寢則同檀弓云一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又云父在哭於妻之室孔正義云適室正寢也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是子與父共一正寢之證蓋燕寢各異者所以崇敬遠別正寢則一者以正寢所以行禮治事而家之事主於父故也

士昏禮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注門外壻家大門外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解爲壻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

燕寢考

卷上

五

父子同宮則大門父之大門外也

按父子異宮者唯寢門異其大門則同蓋父子雖各有寢各爲一宮而其外當復有總宮以環之共一大門自大門而入乃有正寢有燕寢又各爲異宮也鄭解爲壻家大門外者對婦家而言非謂壻別有大門也疏妄生分別非是

夙興婦沐浴纓笄宵衣以俟見注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疏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今鄭知十五爲限

既夕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若不疾則在燕寢將有疾方寢臥於適室

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疏按鄉黨孔子齊居必遷坐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皆在適寢但散齊得鄉外故云於外耳是其齋居適寢也

禮記檀弓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疏此外謂中門外也禮疏

燕寢考

卷上

七

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爲廬望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注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致齊在正寢疾則容或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爲外內耳按此經外內以中門外對正寢言之蓋大故居中門外致齊與疾居正寢若常居則在燕寢也

玉藻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按此外寢卽正寢對燕寢爲外寢也

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疏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詩采芣箋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自廟反其燕寢疏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燕寢考

卷上

七

燕寢考卷上終

燕寢考卷下

燕寢房室戶牖堂階考

詩君子陽陽傳國君有房中之樂疏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

燕寢考

卷下

十

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疏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髻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髻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髻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髻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

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

按鄭義以天子路寢如明堂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

燕寢考

卷下

二

右房之制但唯云天子燕寢有左右房則諸侯以下之燕寢止一房明矣箋云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者謂一房之制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說詳後此左右房者之室在中南向開戶以達於堂而房與室無戶以相通較之一房者之室東其戶者爲在南而稍西故云西南其戶箋又言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者解天子燕寢之室戶與路寢異宗廟路寢明

堂同制別有考一篇並不具說是箋說燕寢最爲明晰與內則士昏禮合孔正義不達其旨乃援引士喪禮之言正寢者以亂之謂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不分別正寢燕寢故後儒起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正寢之制爲左右房諸侯至士所不殊燕寢之制唯天子有左右房諸侯以下東房西室見鄭箋已明言之孔何不爲申及乎

又按鄭此箋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而注禮釋正寢亦每云天子諸侯左右房者蓋鄭先注禮而後箋

燕寢考

卷下

三

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詩爲定說而注禮尙涉牽混也

禮記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關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注閣以板爲之度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疏翟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按堂上之牆謂之序夾室在堂序之東西不在房之東西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可爲確證楊氏復儀禮圖列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蓋緣崔說致誤別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考一篇詳之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

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減殺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坵度食也

按婺源江氏謂此經爲燕寢之制其說甚確江氏儀禮釋宮增注云按左右達天子於此置閣以度食物則燕寢有夾與箱矣此數語見釋宮增注單行本爲黨圖考所載據玉藻云諸侯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

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下卽云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每日常食在燕寢也諸侯退食在燕寢則天子亦然故有閣以度

燕寢考

卷下

四

食也天子燕寢如諸侯路寢有左右房左右夾室諸侯燕寢東房西室唯有一房無左右夾室故閣但於房中設之此亦可證諸侯燕寢與天子異制也

又按度食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同用閣士用坵閣與坵有異經云大夫七十而有關則其設之天子於夾室未七十者與士同用坵可知諸侯大夫士於房中以經云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

士不言所在明與公侯伯同可知經云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注云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謂大夫以上與天子同度食於閣對士別爲坵以度食不得用

閣言之非謂亦於夾室也燕寢之制自諸侯以下皆

無夾室孔正義云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

三蓋誤釋注意爾雅釋宮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言寢制也廟寢如是則燕寢亦然

又按大夫燕寢無夾室而左傳豎牛實饋于个而退

杜氏云个東西箱者彼是疾病處正寢故有箱此內

則所陳是每日燕食之制在燕寢故也

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

東面注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

疏知入側室之門也者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

燕寢考 卷下 五

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知恒在側室此云夫入門

謂入側室之門但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鄉故有阼階

西階夫立于阼西嚮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

出自房者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

按側室燕寢之一名與燕寢同制正義謂唯有東房

甚是列女傳云子在內中內中即室中是妻與子當

居在室也妻居在室而云抱子出自房則知室與房

有戶以相通矣由室至堂必自房而出則知室之南

無戶以達於堂矣若謂妻本居在房則經云云妻抱

子出房不必云出自房出自云者正謂室與堂無戶

以相通而出室必由房乃得至堂也自由此足證一

房者之室戶與左右房者異而鄭氏詩箋之說於經

為有據矣

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

按據下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則此所居為燕

寢明矣曲禮云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室中之位以奧

為尊為人子者不主奧則父所居常在奧可知矣奧

是室中西南隅凡居奧者必東面儀禮每言席于奧東面東面

燕寢考 卷下 六

而當戶則室之戶在東而達於房又可知矣然則居

恒當戶者即謂居恒在奧也注釋當戶為鄉明鄉黨

圖考辨之云居室則戶當闔室有牖所以為明非以

戶為明如開戶則有風寒豈可常當戶而坐乎檀弓

孔子蚤作章因感兩楹間之夢有泰山梁木之歌既

歌而入當戶而坐謂坐於堂而當戶爾日偶然如此

記禮者因此遂謂君子之居恒當戶恐不然矣堂上

以戶牖之間為尊位當戶非尊室中以奧為尊位如

與弟子同坐豈長者當戶而弟子居奧乎無是理也

按江氏謂室中以奧爲尊位甚是而疑居恒當戶之說恐不然由未明燕寢之室戶在東而此經所居爲燕寢故也

又按經云寢恒東首與士昏禮異者昏禮寢于奧北止北止則南首

彼是成昏之禮此是平日常居之禮故不同也既夕記云寢東首于北墻下彼疾病居正寢亦云東首者蓋居則主與寢則東首無問正寢燕寢皆然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室戶在東故以當戶明所居之在奧也

儀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

燕寢考

卷下

七

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

按昏禮六禮皆行於廟成昏則在寢注云寢壻之室則此寢爲燕寢明矣

設洗于阼階東南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

尊于室中北墻下注墻牆也

尊于房戶之東注夫婦酌于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尊者爲內尊尊于房戶之東者爲外尊

按自上陳三鼎至此皆親迎之期壻家陳設器饌於

燕寢之事據經云尊于房戶之東足證燕寢爲東房西室之制而房之南無夾室明矣蓋正寢有左右房堂之東西序外又有夾室故房戶逼近序內而房戶之東爲地無多燕寢唯有一房房在東室在西房之東得有餘地以設尊儀禮一經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云尊於房戶之東亦足爲燕寢東房西室之明證也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腓布席于

燕寢考

卷下

八

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腓御沃盥交注腓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

按自此至腓侍于戶外呼則聞皆論成昏於燕寢之事經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者謂入大門也及寢門揖入者謂燕寢之門也上云設洗于阼階東南此云升自西階則燕寢有東西階矣注云御沃婦盥于北洗據下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所謂北洗則燕寢亦房中半以北爲北堂矣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此詩爲婦人思其君子而作當卽指寢與之地經云夫入于室卽席言之是燕寢有北堂之明證

不言由房入室者省文猶之下經婦廟見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室注入由門外而入必先入門乃入室經總言入者亦爲省文也

贊者徹尊籌舉者盥出除鼎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

杞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贊洗爵酌酌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

按上經云尊于房戶之東則此云戶外尊謂房戶也

燕寢考

卷下

本

下云入戶亦謂房戶不別言房者兼室戶在內謂先入房

戶乃入室戶上云贊戶內北面荅拜是室戶內

主人出婦復位疏直云主人出不云處所案下文云主人說服于房矣則此時亦東房矣

按主人出者謂從室出房故下直云主人說服於房

明此時出在房也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主人說服于房賡受婦說服于室御受

御枉于輿賡在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入者從房還入室也疏知從房還入室者夫前出說服於房今言入明從房入室也

按據此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則是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室之南無戶審矣或疑經云主人出者謂室向堂開戶從室出堂從堂而入于房主人入者亦謂從房出堂復由堂而還入于室然經何以但云主人出不云入房但云主人說服於房主人入不云出房入室儀禮經文最爲詳悉不應此節于房不記所入亦不記所出也惟燕寢之室向房開戶出即在房故

燕寢考

卷下

十

經直云主人出主人說服于房而無入房之文直云主人入卽知其由房入室而不必更著出房之節如果室與房不相通而出必由堂而入房入必出房而由堂以入室則經卽從略注必明之曰主人出者出室而入于房主人入者從房出入于室何以但云從房還入室也且以特牲少牢禮證之廟之制如正寢有左右房房與室皆向堂開戶而不相通故特牲主婦致爵主人在室其出也經曰主婦出反于房少牢主婦獻尸在室經曰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室西

面拜獻尸是出室必云反于房出房必云入室以此例之知經但云主人出主人說服于房主人入無出房入房之文爲室與房相通而室戶之外卽爲房明矣

燭出媵餼主人之餘御餼婦餘贊酌外尊酌之注外尊房戶外之東尊媵侍於戶外

按此戶外當爲房戶外楊氏儀禮圖圖媵侍於房戶之外甚是蓋燕寢之制東爲房西爲室堂上惟房有

燕寢考

卷下

七

戶室則無戶而有牖故戶牖之間亦爲正中若室向堂復有戶則必在牖之東而二戶一牖偏列不成制度矣詩七月云塞向墜戶下卽云入此室處則爲燕寢之制無疑據毛傳云向北出牖也正義云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是燕寢有南牖有北牖矣若正寢則有別有向牖考一篇詳之燕寢之室在旁開戶故于北復開一牖以取明經云尊于室中北墻下不云北牖下又似北唯有墻而無牖者以婦位在尊西南面設尊之處不正當中而偏於東故云北墻下也

又按或疑昏禮爲燕寢之制于經無據安知成昏非在正寢然經雖無文注已明言之矣下云夙興婦沐浴纓笄宵衣以俟見注云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則此寢爲子之寢矣禮記昏義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注云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注但言婦見及饋饗在正寢則成昏在燕寢明矣蓋正寢以行禮燕寢以燕息成昏不當在正寢故知此經爲燕寢之制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

燕寢考

卷下

七

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按此室卽燕室說文云側旁也燕室不正向堂開戶而在旁開戶故云側戶是亦室戶在東之一證也據云拊楹而歌則燕寢堂上亦有楹也

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大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

按古者進御之法皆在君之燕寢此云至于房中然後入御于君又云鳴佩玉于房中告去則燕寢之制

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由房入室爲確不可易矣此諸侯之制若天子燕寢如諸侯之路寢有左右房房與室各向堂開戶而不相通傳云后夫人者蓋連文言之其實此傳所云專爲諸侯之制觀下言君及單言夫人可見蓋天子路寢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諸侯路寢既爲左右房燕寢當降於路寢故爲東房西室也

又按家墨莊承珙云漢書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疑亦古人燕寢東房西室之制此說甚是蓋宮室之制內爲房室外爲堂正寢則室與左右房而爲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爲二故云二內此傳雖是居民之制然亦可證古者東房西室之法至漢猶有存也

附考注疏東房西室誤說

儀禮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疏以人君左右房故云左房對大夫士東房而已故云東房不言左以無右所對故也

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疏天子諸侯左右房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

有東房而已故直云在房也

禮記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以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壘於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壘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尊是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喪大記婦人壘帶麻于房中注婦人之壘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案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鄭注云釋髻髮宜於房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壘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壘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于東房故知婦人壘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燕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于中房在室之東西也

陳氏禮書云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髻髮于房婦人髻于室喪大記主人卽位于戶內婦人髻于房士禮婦人髻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髻于房爲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媵人不於此髻者尊卑之別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楊氏儀禮圖亦引其說謂鄭注未必然

燕寢考

卷下

主

李氏儀禮釋宮云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江氏增注云按堂後室居中左房西室則室戶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卽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左房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以行禮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

敖氏儀禮集說云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記曰卿館

於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

禹氏儀禮商云鄉射禮曰賓南面衆賓之席繼而西鄭謂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無右房若是則賓席偏前固當西北矣然而實逼西序席西餘地無幾何能容衆賓之席陳用之云大夫士房室與諸侯同乃得其解矣

儀禮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而立疏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

燕寢考

卷下

末

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

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容衆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茲于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明言有右房矣據此經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而曾子問有言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賈疏因謂此負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于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予謂古者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

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卽令舍聘賓于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于館堂賓不致主人不拜果公館而有主人乎若公館當稱館人不得稱主人

按大夫士宗廟與正寢同制俱有右房聘禮經已有明文鄭惟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致滋孔賈之惑子宗廟路寢爲五室之制如明堂亦不得有左右房鄭注已自相違戾熊氏謂左房爲火室右房爲金室

燕寢考

卷下

七

亦諸儒反覆辨論詳矣然東房西室之說鄭氏當有所受必非古人無此制度而鄭氏意造爲說其注禮時以解宗廟及正寢蓋出傳聞之誤未及審定至其箋詩則固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證之內則士昏禮諸經俱合鄭學至箋詩而大成惜孔穎達詩疏不能申明其義後儒又徒知大夫士無右房之說爲非而不知其爲燕寢之制於鄭氏詩箋亦弗深考也

尙書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

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爲一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

按張氏惠言儀禮圖據此傳謂人君東西房皆有堂大夫士西房爲室制有北壁故西房不得房名以此爲東房西室所由誤又謂傳或當云士無右房堂鄭不能定其脫字然此傳所言多與經不合又無大夫

燕寢考

卷下

本

之制則其爲殘闕無疑未可執此爲言西室者解也
廟寢考

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疏知周天子七廟惟祫無寢者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祫之有寢明二祫無寢也引詩云寢廟繹繹者欲見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按昭十八

年鄭災簡兵大蒐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者
彼廟不在宮中地隘故廟寢別處也賈氏聘禮記疏又云廟有寢者左傳

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是其前日廟後日寢

按自天子至士皆有廟有寢廟在前寢在後廟所以
象生人之有正寢也寢所以象生人之有燕寢也廟
之制與正寢同則寢之制宜與燕寢同故因考燕寢
而及之據鄭注以爲寢廟繹繹相連貌則寢與廟不
別處明矣

祭祀修寢注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

燕寢考

卷下

五

廟疏薦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之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
人之寢故也

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
曰大寢

禮記月令寢廟畢備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廟是接
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
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享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
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但有大室按室今本論爲寢依儀禮聘禮記疏引改
正經文室與廂對廟與寢對寢是大名室是其中之細
別據經云有室曰寢則作室爲是邢疏云但有大室者
曰寢是邢氏所見注本亦疏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
作室字後人譌爲寢耳

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大室者曰寢

按孔賈疏義引此經皆以寢爲廟之寢是廟寢無東
西廂矣廟寢無東西廂則燕寢之制自諸侯以下亦
無東西廂可知天子有左右達見內則但孔及邢又以寢無序

牆恐未必然有廂者廂在序外無廂者序當近邊與
後壁相接若無序牆恐不成制度也序有箱序無箱而儀禮於射禮

燕寢考

卷下

五

每云東序西序及序端是無東西箱亦有序牆之證

左傳昭公十八年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疏
其廟當在宅內以其居處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
也寢卽游吉所居宅也

按此傳當以孔疏之說爲是其寢其字指大叔言不指廟言李氏儀禮釋宮引此傳謂其寢賈氏疏禮引以爲廟寢之證於是後人

遂謂廟與寢中有道以隔之而廟寢之制紊矣此寢卽
爲廟寢亦是因地迫狹故於道北爲之未可爲典要也

庶人寢室考

儀禮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注館者必於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疏自士以上有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于寢是也

禮記王制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疏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按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庶人則未必有適寢但有下室而已以適寢所以行禮而禮不下庶人故也此

燕寢考

卷下

圭

祭於寢當爲廟之寢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薦在

寢庶人則但爲寢以薦其先

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

史之屬其制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但無廟爲

異據聘禮記士館于工商工商之寢以館士則其爲

廟之寢無疑蓋亦在下室之東爲之與下室別爲門

牆若適寢當卽在下室之前逼近內處出入必由于

此恐非所以爲館客之地也

內則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疏以無側室

妻在夫寢妻將生子故夫出避之

按士以上妻與夫異室庶人則或同居一室以七月

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八此室處疑同在一室大

詩云穀則異室或指士以上言之故及月辰夫出避之羣室者蓋於

其室之前隨地所宜爲之不必有一定制度故謂之

羣室也

詩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

室處傳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華戶箋云曰爲改歲

者歲終而一之日麇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

穹窒墜戶之室而居之疏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故云北

燕寢考

卷下

圭

出牖也

按庶人寢室之制經少明文據此經爲庶人之制則

是室有牖有戶與士同矣上云蟋蟀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則是屋有宇其下當宇之處亦得宇名矣禮字

西階上注宇招也說文字屋邊也宇是屋檐垂邊之處凡言宇者皆謂其地上當宇非謂在屋宇之上也

此云在宇在戶而唐風云蟋蟀在堂則是庶人亦有

堂矣丰詩云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正義云士禮受

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室則是其寢

亦有堂矣據禮器云士堂三尺以次差之庶人之堂

其一尺與丰正義又云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則是門之制與士以上異矣至士之室有房庶人則無文疑不能決也

又按庶人所居有室有廬室在邑中廬在田野詩云中田廬有其制或於檐下爲壁壁間開門而不必有堂左傳所謂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是也

燕寢考

卷下

重

終

皇清道光廿三年歲次癸卯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燕寢考跋

古今攷宮室之書往往畧於燕寢續溪胡竹村先生据詩斯千箋得古燕寢之制鉤稽羣籍爲考二卷而以舊著東房西室疑問冠於卷首闡明古義可爲高密功臣矣儀徵相國督兩粵時嘗編入

皇清經解校者失檢誤分東房西室疑問別爲一卷又以其第一第二葉與原本第一卷之第一第二葉互錯致文義不接讀者茫然夏間先生以原稿及序目郵歸爲之一快因覆校付梓綴學之士庶識廬山真面云爾

燕寢考

跋

十

癸卯秋仲金山錢熙祚雪枝氏識

禘祫問答

續漢胡培翬竹村著

問禘祫先儒賈逵劉歆以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而後鄭大宗伯先鄭司尊彝注皆分爲二祭孰爲是與荅曰分禘祫爲二祭是也周禮祠禴嘗烝別有肆獻裸饋食二禮則固不得合爲一矣禘之義詳于禮記大傳喪服小記祫之義詳于春秋公羊傳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謂祖始祖也王者立七廟祭始祖而下又推而上之以及于始祖所自出故其祭爲特大而諸侯不得干焉爾雅曰禘大祭也言宗廟之祭莫大于是也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自外來日升蓋時祭各於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一

其廟又不及毀廟祫則已毀未毀廟之主皆聚食于太祖廟故其祭特取義于合王制注說文曰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是也大傳言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之著于經而各異者也問鄭氏注喪服小記及大傳俱以禘爲郊祀天謂祖之所自出者感生帝靈威仰也今以爲宗廟之祭其義何據荅曰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又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知皆說宗廟之事與祭天無涉儀禮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祖之所自出據其文由禘由祖由太祖推而至于始祖所自出明皆一本之親非指天帝審

矣也氏昌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之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說最是如周人以稷爲始祖魯爲稷之所自出故周人禘魯虞夏禘黃帝殷禘唐亦然鄭注不可從

問鄭氏注大司樂有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禘之說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則注后稷注祭法謂禘祭昊天於圜邱又與大傳郊祭感生帝之說不合金氏禮箋引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郊不過薦栗證之謂天地之祭亦名禘其說然否荅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國語作禘而郊契祖契而宗湯周人禘舜當爲嚳字之誤也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二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節禘郊祖宗皆論祭祖之事遠近隆殺有此四者于祀天無與鄭氏見祭法禘在郊上遂以禘爲郊之大者于是以禘爲冬至祀天子圜邱以嚳配之郊爲夏至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稷配之于大司樂注又立爲三禘之說謂天地之祭亦名禘其注喪服小記及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云祀感生帝于郊夫禘一耳而分天地人爲三又于禘天之中分祭法之禘爲祀圜邱大傳之禘爲祀感生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言郊耳而于祭法則以爲郊于大傳又以爲禘紛紛轆轤莫可依據後儒趙氏匡楊氏復馬氏端臨俱辨之趙氏曰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邱哉若實圜邱

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出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楊氏曰大司樂冬至圜邱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稱圜邱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配耳而注皆指爲祀天同歸于誤其病何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于燔而禘上及乎粢黍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馬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于禘故祭法先禘于郊此皆足正鄭氏之誤禮箋引楚語郊不過薦栗烝嘗不過把握及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謂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三

不知凡祭及始祖而止禘則更及始祖之上是祭之甚大且遠者莫如禘故其禮常與郊並而諸侯不得與焉國語與烝嘗宗廟連文詩侯無郊禘故云宗廟之事是言其禮之差等如此非以祭天與祭宗廟對言也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薦栗按郊特牲祭天用犢天子適諸侯膳亦用犢則郊與禘同用薦栗之牲亦無不可經文或云郊禘皆舉祭之大者而言不可絲是謂禘亦祭天名孔子曰禘嘗之義郊社之禮尊無二上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觀吾夫子每以禘與嘗與郊社並稱對言則禘之非祭天不辨而自明矣

問禘字義諸儒訓解不一爾雅云禘大祭也鄭注云凡大祭曰禘漢張純云禘之言諦賈逵云禘者遞也近儒則謂字從示從

帝禘者享帝之義似更直截若曰享帝之訓于古無徵當以爾雅爲正蓋禘祭與時祭俱及始祖而止禘更及始祖之上故爲大祭張純何休訓諦說文云禘諦祭以其祭遠遠故有諦諦之義賈逵訓爲遞後人本其說以爲由親廟祫廟毀廟而遞及焉義亦得通若云審諦昭穆則非也

問鄭氏箋詩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禘祫志云祫備五齊三酒祫以四齊二酒祫用六代之樂祫用四代之樂賈氏云祫十有二獻祫九獻是祫大于禘矣然先儒馬融王肅孔晁皆以爲禘大祫小何也答曰禮不王不禘禘非天子不得行而祫通于諸侯以下則禘之大于祫可知矣鄭氏見春秋書祫爲大事遂謂祫大禘小不知春秋因躋僖公故變言大事以示譏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四

其實禘大祫小禘祫志及賈公彥所云于經無據陳祥道嘗辨之曰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而無禘祫隆殺之辨掌客諸侯且猶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鄭氏惟泥于祫大禘小之說故注大宗伯謂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攷之祭禮以裸爲重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則肆獻裸當爲禘也祫取合食之義則饋食當爲祫也趙氏匡曰禘主肆獻裸猶生之有饗祫主饋食猶生之有食與鄭氏說互易後儒多從之

問鄭氏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注左傳云禘三年大祭之名張橫渠云禘也祫也必歲有之豈容三年五年之說近儒據司尊彝云四時之閒祀謂閒于四時之祀之中當歲歲有之似張

子之說爲然答曰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周公制禮以祠禴
嘗烝爲時祭每歲舉行而禴則追其祖之所自出禴則大合羣
廟之主其典爲特隆故必待三年五年而後行此斟酌簡煩之
精義禮緯云三年一禴五年一禴鄭氏所據何休公羊亦同許
慎說文解字云周禮三年一禴五年一禴漢儒多依此爲說蓋
必有所受之也周禮司尊彝云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後鄭本
不釋爲禴禴謂追享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朝受
政于廟與先鄭異據大宗伯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禴禴
重祭不當在時祭下後鄭義爲精孫叔然郭璞之注爾雅云禴
五年大祭王肅最爲不信鄭氏亦以爲五年一禴杜預獨創爲
三年之說混于禴范甯因之以解穀梁楊士助疏遂謂禴爲三

皇清經解續編

禴禴問答

五

年禴爲五年又謂禴禴同三年種種臆說皆不可從
問禴禴年分鄭氏據五年再殷之文謂如第三年禴則第六年
禴八年禴徐邈則謂五年凡六十月中分之每三十月而殷祭
于是爲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禴後四十二月而禴禴後
十八月而禴據禴在四月禴爲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三
在十月推之十月而禴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亦據禴四月二說
禴十月推之雖未嘗同而總于五年之內爲此二祭是禴禴自相距各五年
無所謂三年五年之分也若三年一禴五年一禴各自計年不
相通數則又有禴禴同歲之異如三年禴五年禴六年禴九年
禴十年禴十二年禴十四年禴十六年禴十八年禴二十年禴
是爲禴禴同歲如唐太常議云今大廟禴禴各自數年或比
年類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禴之後并爲再禴或五年之內驟有

三殷求于禮經頗爲乖失然則三年五年之說窒礙難行當如
何而後可與答曰禴以三年爲率禴以五年爲率各自計年數
禴祭主合食禴祭主追所自出二祭各不相因何妨禴禴同歲
二祭各有所主何必通相計年先王以合食之祭聚已毀未毀
廟之主于太祖廟其禮比時祭爲盛故必舉以三年禴之祭上
及始祖所自出以始祖配而羣廟不與其禮比禴尤大故必舉
以五年蓋遠近隆殺義各有繫也鄭氏緣公羊傳再殷之說遂
以一禴一禴推之不知五年再殷專指禴祭而言謂三年一禴
五年再禴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耳于禴祭無與五年再
禴諸侯之制諸侯有禴而無禴故其禮與天子異也

皇清經解續編

禴禴問答

六

卑之義禴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
詩毛傳云諸侯夏禴則不禴秋禴則不禴惟天子兼之孔疏據
其說以爲禴在夏禴在秋謂鄭與毛同崔靈恩亦云禴在秋謂
鄭與毛同是也賈公彥云殷人禴于三時周惟用孟秋之月然
與答曰張純之言是也時祭在四仲月禴禴在孟月行之禴者
聚羣主合食先祖必待萬物純熟若孟秋之月物尚未備不可
以禴故不如冬十月之說爲得其正
問陸氏滄趙氏匡俱云禴于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但以祖配不
兼羣廟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孔安
國論語注云禴禴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
合食于太祖鄭氏禴禴志則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

之廟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攷逸禮禘于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與穆共祭各一半似鄭說有據答曰據大傳但云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羣廟可知矣禘之祭主于追遠不主于合食故所祭惟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孔安國以禘禮釋禘混禘祫爲一祭非也逸禮禘于太廟禮雖有祭及毀廟之文恐禮文殘闕未必卽指禘禮言之鄭禘祫志本逸禮與大傳不合未可信

問曾子問云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于祖爲無主耳又云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祫祭但迎四廟之主則不及毀廟與公羊傳云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七

異矣後漢張純傳云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祖存廟主未嘗合祭是祫祭又僅及毀廟而止何也答曰曾子問言四廟是諸侯之禮孔疏云天子祫祭則祝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諸侯以太祖廟爲祫毀廟之主俱藏于太祖廟中臨祭則出而陳之故惟迎四廟之主升于太廟于是有出廟入廟之儀曾子問所云與公羊傳若合符節矣若張純言祫僅及毀廟是漢廟之制非先王制也

問禮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鄭注云此蓋夏殷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以禴爲殷祭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祠夏祭曰禴鄭注亦云夏殷時禮而郊特牲及祭義皆云春禘秋嘗與王制祭統不合鄭于郊特牲注云禘當爲禴

字之誤于祭義又不言字誤何與答曰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詩小雅亦云禴祠烝嘗今云春祠夏禴與周禮不合故鄭推爲夏殷禮也鄭于郊特牲破禘爲禴于祭義不言者孔疏云已見郊特牲注故略之也大抵載記多成于漢儒之手王制是漢文時合博士所作禮記所記非一代之事亦非出于一人故往往不相符合今姑從鄭注

問王制天子禴礿祫禘嘗祫烝諸侯礿禴禘一禴一祫嘗祫烝祫注疏以此爲夏殷時天子諸侯之禮鄭注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又云諸侯祫歲不禴疏謂諸侯當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惟禴一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八

祫而已然則夏殷天子連祫之歲夏秋冬時俱祫鄭氏禘祫志王之法祫爲大祭祫後行禘嘗烝之時祭諸侯亦夏秋冬三時俱祫唯夏則祫而不禴又嘗烝時祭行于祫祭之前與天子爲異耳答曰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夏殷亦三年一祫矣今云夏秋冬三時俱祫是一年而三祫也當不其然疑此經當依後儒解爲時祭之祫謂春時物未成各于其廟祭之不合祭夏秋冬俱合祭于祖廟諸侯唯夏祭之禴今歲值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值與天子爲異其云祫嘗祫烝與嘗祫烝祫文同凡此皆每歲于時祭行之非時祭之外別有祫祭也

問鄭注王制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

謂之祫因以爲常又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祫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是鄭固以此經之祫爲大祫與公羊傳同矣若曰殷以前天子諸侯之禮有時祫有大祫大祫則未毀已毀之主皆聚于太祖廟時祫則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而毀廟不與所云喪畢而後祫自後因以爲常者大祫也周公制禮損時祭之祫而專爲大祫故公羊傳特辨之曰大事者何大祫也何以見之周禮言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祫也其于時祭但言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而不言祫則無時祭之祫可知矣鄭氏以大祫之禮釋王制之祫混時祫大祫而一之非也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九

問五年一禘大禘也春禴夏禘時禘也夏殷以前有時禘有大禘周則何如答曰此則陳祥道言之矣商禮春曰禴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稱大禘故詩商頌序云長發大禘也言大以別于時祭之禘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禴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焉故周頌序云雍禘大祖也是周無時禘也蓋周公制禮改夏殷之春禴夏禘爲春祠夏禴損時祭之祫而以禘祫爲殷祭故大宗伯序宗廟之祭惟有六也

問周無時祭之禘而中庸云禘嘗之義何以禘與嘗連言之朱子章句雖以禘爲大祭以嘗爲舉時祭之義何以近儒以此章上云春秋修其宗廟下云禘嘗之義明是時祭其說似亦可從答曰周禮宗廟之祭有六禘祫爲殷祭祠禴烝嘗爲時祭殷祭

禘祫問答

以禘爲大時祭以嘗爲大故平王使史角如魯諭上郊廟之事今遂以魯郊禘出于東遷後之僭禮而非成王所賜記禮者妄託之以文其過焉馬氏端臨則謂成王當日止許其以郊禘之禮樂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禘魯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窮而不戕遂至斬闕者也今以春秋詩禮諸經考之馬氏之言爲得其真據則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不言禘其祖之所自出可見當時所用者禘禮耳未嘗以配祖之祭行于周公廟也所謂禘禮者卽牲用白牡專用犧象之屬祭統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十

也康周公故以賜魯左傳亦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成王所賜者止禘禮禘樂而未嘗以配祖之大祭賜魯明矣以後王綱不振諸侯肆行僭竊魯以得用天子禮樂遂敢請郊廟之禮其時天子雖遣使諭止而其後竟于周公廟中追祭文王行禘祖之禮儼然以帝制自爲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傷之也詩頌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旅承祀以騂犧享后帝后稷以白牡享周公而春秋于僖之八年書禘于太廟孔子舉禘與嘗言之者春秋祭秋時百物成實物備禮多故禮家稱爲大嘗周于季秋大饗帝亦此義若祭統云莫重于禘嘗又云禘嘗之義大矣是據夏殷時禮言之自指時禘與此別也問周無時祭之禘而春秋書魯禘左傳言晉人云寡君之未禘

祀豈當時列國所行皆五年大禘乎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鄭注兼天子諸侯言之則諸侯似亦有禘矣答曰此春秋之僭也禮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傳及喪服小記俱云不王不禘則諸侯不得有禘明矣春秋時魯僭行禘禮其後諸國相率僭竊是以晉亦云禘祀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蓋假禘以明視學之期謂不五年不視學耳禮五年一禘天子諸侯視學通以五年爲節故兼諸侯言之孔疏解禘爲夏祭非

問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祭統云周公有勳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勳勞而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是魯之有禘實由于成王之賜而以爲僭何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七

耶荅曰魯之有禘諸儒論說紛紛不一程子以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後人據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宰角往止之與竹書載僖之三十一年書四卜郊明以著郊禘之僭實始于此然則僭禘者莊公之子僖公也于成王奚咎焉

問春秋經書禘者二書大事者一書有事者一書從祀者一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是禘始閔公不始僖公也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而傳云禘于武公是有事即禘也昭公二十五年傳云禘于襄公定公八年從祀先公而傳云禘于僖公是從祀亦禘也豈羣公之廟皆行五年一禘之

禮乎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穀梁皆以大事爲祫而杜注獨釋爲禘何與荅曰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明不得及于羣廟魯之初年但用禘禮以祀周公而後羣公之官亦僭用之故有禘于莊公武公襄公僖公之事然所僭者禘禮禘樂至追祭配祖如大傳所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則止于太廟而羣廟不及焉故夫子特書禘于太廟以著僭禮之始若閔之二年書吉禘于莊公以其未可以吉而舉吉祭故特書吉以示譏蓋僭禘禮樂于羣公其過小僭天子之禘祭其過大過小者可以不書過大者不可以不書使閔之二年非喪未畢而行禘禮則亦不書之矣故禘于武公襄公僖公皆不書禘至文二年書大事公穀並以爲祫左氏亦未明言爲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三

禘則杜注之誤也定八年傳云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又云辛卯禘于僖公自是兩事杜注以爲于僖廟行順祀亦非也宣八年書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書有事于武宮皆爲仲遂叔弓之卒而書杜注以爲略言有事者得之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而祭統云大嘗禘以嘗與禘連言者蓋魯祀周公以禘禮常于嘗祭行之故云大嘗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者著始賜禘之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然春秋嘗行之故魯頌言秋而載嘗用白牡犧尊也與天子五年一禘之禮于時祭外別爲一祭者亦略有異

問吉禘于莊公傳云烝嘗禘于廟又曰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杜注皆釋爲三年喪畢之祭後人據此謂春秋時以免喪之禘

爲吉禘又以禘爲時祭之通稱因分大禘吉禘時禘爲三果可信與答曰周無時禘前辨已明免喪之禘竊有所未曉攷之禮喪畢爲祥爲禫未聞以禘爲免喪之祭也春秋書吉禘譏其不當吉而吉時莊公新立廟閔公以禘禮祀之三年之喪未畢故特加吉字于禘上以示譏公穀之義甚明非謂此祭稱吉禘也左云烝嘗禘于廟蓋見春秋書魯祭惟烝與嘗與禘故直舉三祭而言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時晉亦僭禘祭喪中不得舉行吉祭故假以爲辭是年晉已烝于曲沃但禘祭之未行重大必待除喪其云未禘祀者只是未除喪耳非以禘爲免喪之祭也使當日果以免喪爲吉禘何以經傳一無明文他國亦未有舉行之者足見吉禘之說爲不然矣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三

問鄭注大宗伯及王制俱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後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疏家申之謂僖公以三十三年薨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是三年喪畢而祫太祖也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有事禘也爲仲遂卒略言有事是僖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魯之禘于莊公武宮襄公皆各就廟爲之故禘于羣廟云自後五年而再殷祭者謂自三禘于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祫六年祫八年禘除三年禘從四年以後四年五年六年爲三年祫七年八年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也疏謂鄭以周禮盡在魯故推魯禮以及周明天

禘祫問答

子之禮與魯同信然與答曰鄭注王制云天子諸侯三年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據曾子問老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視取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注云藏諸主于祖廟象凶事者衆也夫天子崩國君薨而聚諸主于祖廟則三年喪畢新主人廟聚羣主于祖廟而祭于禮亦宜是喪畢而祫理固可通至明年之禘則惟天子有之而諸侯不得與焉禮不王不禘魯之有禘僭也春秋經傳書禘年分本無定程鄭氏錯綜其文牽合附會作禘祫志踳駁難通林氏之奇嘗辨之曰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足爲法乎今據文公二年有祫以爲三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八年宣公八年皆有禘愈謬也宣公八年經書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

四

有事于太廟則是常制也而以爲禘何耶如謂禘經不稱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卽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宜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蓋鄭由以王禮與魯遂以魯禮推之于周不知魯之有禘出于後世之僭然或一開行之未必盡如五年之節至所云禘于羣廟者徒以春秋經傳有禘于莊公武宮之事遂約略而爲此說其所據以定三年八年之禘則又由禘于太廟之文推之是顯與羣廟之說不合且禮經所謂禘者亦止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無所謂禘于羣廟也況祫則于太祖廟禘則于羣廟以此爲一祫一禘何其謬與喪畢之祫魯固有之祫後有禘未之前閔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是再就祫言以爲

五八三

三年一禋五年再禋耳注家乃兼禘言之欲以牽合禮緯三年一禋五年一禘之說遂至前三後二前二後三紛紛異議不審斯傳終篇止論禘祭何得兼禘言乎穀梁傳曰大事者何所謂天子特祭諸侯禘則不當者或可信也

問詩商頌云元鳥祀高宗也鄭箋云祀當爲禘又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按此與王制大宗伯注不合彼注云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此云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則不特禘之明年有禘而禘前亦有禘也孔氏詩疏以此義未通箋禘于其廟文爲誤謂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王制疏則又申之云元鳥箋更有禘于其廟之文

皇清經解續編

禘禘問答

五

不同者謂練時還廟之祭周禮豈人云廟用修注云謂始禘時卽謂此禘以對喪畢明年春禘之禘爲始是一人而異其說也將奚從答曰詩疏是禮疏非也正義非成于一人之手故自相抵牾者甚多詩釋文云古者喪三年既畢禘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禘是後本據此則陸本無禘于其廟文也詩疏以此箋或云禘于其廟誤則孔穎達作正義所據本亦無此文也此必傳寫誤增但陸氏作釋文時已有兩本則其誤已久禮疏乃指爲練時還廟之祭楊氏復嘗辨之曰禘吉祭也練而還廟之時遠行吉祭尤無是理且練則喪未畢亦與此箋喪三年既畢禘于

其廟之文不合豈人注所謂始禘者當卽指禘後之禘通典謂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是蓋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天子之禮喪中不舉吉祭故俟喪畢而禘禘之明年而禘自是而三年五年之數皆從此起此禘之明年所以有禘也問喪畢之祭天子有禘有禘諸侯無禘而有禘未知大夫士得行禘祭否答曰大傳止云不王不禘則禘之祭上下通之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鄭注云于猶空也空禘謂無廟禘祭之于壇壇蓋據祭法大夫士高祖無廟禘祭不及故必待有勳勞大事善于其君而後禘祭得及之然則禘固所得行不待善于其君也據士虞祝辭有哀薦禘事之文則禘之祭通于士大夫矣

皇清經解續編

禘禘問答

六

問禮記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樂記大饗之禮鄭君兩注皆以大饗爲禘祭先王果有據與答曰此亦未見確據古者祭祀稱饗而賓客亦有饗禮鄭君注郊特牲及仲尼燕居皆以大饗爲饗諸侯儀禮親禮三享亦引禮器三牲魚腊等語注公食大夫云食禮宜熟饗有腥者賈疏引樂記大饗而俎腥魚爲證則亦不專主祭祀而言至禘稱大饗經無明文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三十八終

海甯蔣廷黻校
善化劉鉅校

研六室文鈔中與陳碩甫論禘祫書有拙著禘祫問答語其爲竹邨先生書無疑乃家無傳稿子繼廣文見金山錢氏所刻書目知此書刊入藝海珠塵王集丁亥來虞山就余訪錢氏書余按錢氏所刻珠塵王集焜於兵火余所未見此書惟吳江沈氏昭代叢書收之而以與侯國職官表同刊又誤爲樸齋先生之作禘祫久爲禮家聚訟竹邨先生有此實事求是之謙論乃以傳播未廣幾於若存若亡而錢氏沈氏之刻又互異其名傳之後來將無所傳信余故特命寫官竟錄以貽子繼承謀刊布並正其爲竹邨先生之書以告天下後世焉上元宗源瀚

皇清經解續編

禘祫問答跋

親屬記

悟蘭吟館藏版

光緒丙戌年
十二月開雕

親屬記 叙

親屬記敘

往在京師史館開例必三見名行著述於他書者乃得入
吾黔鄭先生子尹以名孝廉處荒山中 詔不起當世大
人先生作書屢及之稱為西南碩儒以是得列儒林又作
傳必舉生平著述史館前輩以余黔人也必周知余舉儀
禮私箋等書十數種以告尙未知有親屬記也家居與先
生令子伯更遊出親屬記手稿見示稱名舉類大者眉列
細者髮櫛第先生成此書不過數月句證字疏不無罅漏
家弟桀與伯更共補綴之始為完書考親屬記創見白虎
通義朱子輯儀禮經傳臚為家禮之六而以爾雅釋親補
之鄭先生此書蓋續朱子未就之緒閱七百餘年而始為
成書作者與述者固有待也然其義例微有不同朱子意
在補經僅及爾雅鄭先生意在考禮徵俗合古今名稱網
羅而綴列之上自古經旁及子史稗說詩文別集橫行斜
上無不貫串使讀者一見而知名稱所由來洵宏覽博物
之藪也篇中細注不勝引據者第舉肇端一二事以見崖
畧不求備爾鄭先生號經學專家伯更能闡家學當世所
稱大小鄭也伯更為余言先生尙有未成書十數種余促
伯更續成之使海內翹企先生著述者快觀之也貴陽後
學陳田

後序

類攷名物諸篇至今日稱大備自典禮冠裳宮室舟輿以訖食用之細凡可以會萃而條理之者近儒無不網羅殆盡各纂成書獨於倫紀之所繫屬宗族姻婭之繁悉所爲辨親疏遠邇以定名分而關禮俗教治者 國朝諸博碩則猶莫或綜覈焉溯孔子壁中書原有親屬記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嘗稱其語蓋七十子後學所撰禮記百三十一篇之一爲文詳畧未知何等自二戴刪落輒早散亡訖今所有述古而彙舉可稽如兩爾雅釋名廣雅所載釋親諸篇不過大端約具此外此般見經籍猶縷縷非一至昔三代所無後世通見稱號如舅妻曰妣之類亦足爲典要者

親屬記 後序

貴陽陳氏蔡

復不易指屈卽本親外姻之名漢晉已降隨俗增加或一人稱謂夥至十數苟其不諱於理竝學者所宜周悉是皆不能無專載爲之兼攬者也且古典傳之既久不無譌脫爾雅釋親所言較以儀禮喪服經傳卽如九族名稱凡同高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族曾祖父母已下四世例加族字同曾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從祖祖父母已下三世例加從祖字禮經條例故自明晰迺釋親於此兩行輩羣人之稱往往傳寫岐誤敬感學人以致近代瑤田程氏說喪禮於高曾子孫稱族稱從祖者時或移混而亂服制等差卽邵氏郝氏疏爾雅時且不能闡悟釋親駁文強爲之辭是尤不可不急正者也先君子生平箋釋禮經於喪服五

等隆殺先定其所主名兼糾正釋親差互禮經之謬悉有成書而猶慮其非聚觀羣倫不易顯著且諸親名稱之全今古繁難無統紀雖在一時宿學試問以親貫中夫人所當稱號及間世異同或且茫無以應然則是編誠不可少之急務不能久聽其闕如者也爰就解經餘暇綴成斯記提古爲綱博極羣書鈎稽類列其次由親及疏秩序井然令閱者瞭如指掌更無疑誤又各卽當條之下分註出處亦間有案說簡括而明脫稿於咸豐庚申凡三閱月而功竣於是不嫌僭擬題以壁中經記舊名以授 知同 第爲時過速偶或標舉正文出典尙闕亦有其名疊見數書或一二處遺忘未及 知同 後時捧讀謹畧增加而未備也愿

親屬記 後序

貴陽陳氏蔡

光緒丙戌遊幕省垣持示衡山陳子一見詫爲絕作慨任梓行且樂爲補綴益足註文數十百所迺付剞氏於是斯集不可謂非詳贍矣苟尙存罅漏或異時陳子踵爲繕完或世有同好相與續屬囊括無遺則尤善之善者已外如末世俗稱姑曰姑母姑夫曰姑父從母之夫曰姨父是類殊瀆亂不經非古聖王別嫌明微之至意故皆不登攬非失載也讀者諒之鑲版將竟陳子謂不可無言敢嚙述先君子悃趣用公諸世男知同敬書

親屬記卷第一

遵義鄭珍輯

貴陽後學陳榮補

父曰翁曰公曰安曰爸補可曰翁正者曰爹層可曰爺以

切曰尊老曰莫賀曰郎罷歿曰考曰皇考曰顯考曰先公

曰先君曰先子曰亡考曰先君子在廟曰祖

翁史記項羽紀沛公謂羽曰吾翁即若翁 廣雅翁父

也

公魏策陳軫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魏欲絕楚

齊必重迎公鄧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

公之車 淮南說山訓注雉家謂公爲阿社 廣雅

公父也 北史鄭道育常戲徐之才呼爲師公之才

親屬記

貴陽陳氏榮

答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易

林一巢九子同公共母

安廣雅爹父也

爸廣雅玉篇爸父也 集韻爸部可切又必駕切吳人

呼父也 按古讀巴如通郎父之重唇音遂作巴加

父今俗呼父或爲巴巴或爲耙耙或爲八八並此字

著廣雅玉篇著父也 廣韻著正奢切吳人呼父 按

者古讀如主俗轉父重讀因加父作著今俗猶呼父

爲老著作上聲

爹南史梁始興王憺傳詔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

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

爲爹故云 韓退之祭女孥文阿爹阿八 廣韻爹

屠可切北方人呼父陟斜切羌人呼父也 按隋書

回紇傳以父爲多唐書回紇傳阿囉可汗呼其大相

頡干迦斯曰兒愚幼惟仰食於阿多知此聲由晉宋

間夷語傳入中國本止作多後因加父多古亦讀支

所由轉爲今呼丁邪切也陟斜切似今呼

爺古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南史侯景曰

前世吾不復記惟阿爺名標 玉篇爺以遮切俗爲

父爺字 按爺本止作邪宋書王彧傳子綯六歲讀

論語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尙之戲曰可改邪邪乎文

哉以郁是其父嫌名也亦止作邪邪古讀與吳餘同

親屬記

貴陽陳氏榮

父因轉爲邪邪字緣作耶因加父作爺而以爺爲古

文

尊老南史何子平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易粟麥

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享白粲

莫賀宋書鮮卑吐谷渾傳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

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

郎罷顧况哀因詩因別郎罷郎罷別因 黃魯直詩但

使新年勝故年郎如常在郎罷前 青箱雜記聞人

謂父爲郎罷謂子爲息

考曲禮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爾雅父

爲考母爲妣 顧亭林曰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有

子考无咎書若兄考大傷厥考心聰聽祖考之羹飢履霜操考不昀其心兮聽謠言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則爲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按經傳絕無父母在而自稱之考妣者顧氏所引易書皆非自謂其父故可通言履霜操亦出後人擬作其說不足據

皇考 顯考曲禮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離騷朕皇考

曰伯庸 按古稱皇考皇妣皇祖考皇祖妣皇者大也止是祭時尊神取美大字樣號之於皇君也之義絕不相涉後世避諱日繁無禮之詔紛紛多事業石林云漢議宣帝父稱魏相以爲宜尊稱曰皇考自是皇考遂爲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其言臆擬實

親屬記

三 貴陽陳氏

無所出然可見宋時已多選用皇字矣元潘文僖金石例載元遺山記韓魏公祭式云古人書曾祖皇祖皇考魏公易皇以顯字顯曾祖顯曾祖妣顯祖顯祖妣顯考顯妣妻先亡曰顯嬪妻祭夫曰顯辟穆甫兄弟曰顯穆甫而明邱文莊家禮儀節云家禮舊本於高曾祖考妣上俱加皇字今本改作故字似俗不若用顯字蓋皇與顯其義相符觀此知朱子蓋不以皇字爲嫌故其家禮一用古稱邱氏擬以顯易故字似未見魏公祭式也元典章大德四年江西省咨萍鄉縣侯震翁告朱惠孫墓庵內供伊母魂牌刊寫皇妣字樣儒學提舉司於禮記內披究得皇妣二字經典

該載不曾奉到上司明文合與不合迴避咨請回示部議得省儒學考究雖出經典理宜迴避已追牌座當官燒毀今後徧行禁止可見以前稱皇與否民間亦各隨便著令通禁自大德四年始矣以後通易何字無明文或即用故字數家禮舊本所由改也今世高曾祖俱仍加故字惟父母稱顯考顯妣似依邱說而讀禮通考云以顯考爲父始於有元之世時以皇字爲君上尊稱遂易爲顯考其言或他有所據然則今稱殆沿元之舊歟但顯考古爲高祖之稱祭法及檀弓注甚明魏公以顯易皇已不計所謂考妣爲高祖考妣今舉世通行更難執經典易之矣

親屬記

四 貴陽陳氏

先公後漢書李愛傳姊文姬歲日先公正直爲漢忠臣

先君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日子之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辭於澤女信有之乎

先子孟子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按先君先子本諸侯大夫之子孫臣下稱其君祖父小爾雅云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是也其見經典者如左傳言所以從先君於廟禮記言昔我先君駒王孟子言魯先君滕先君楚語言二先子其皆相子建合小爾雅說其通爲上下恒稱當在其後至僞孔安國尙書序云先君孔子更

而淮南子說山訓西家子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高誘

書太子勇語衛王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亦是可恨

皆通用娘字其相混蓋久

嬰玉篇嬰齊人呼母亦作嬰 李商隱撰李賀小傳長

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綵衣人駕赤虬持一板云當召

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牀叩頭言阿嬰長吉學語時呼太夫

人老且病賀不願去

媿集韻媿吳俗呼母

負裴松之劉二牧傳注今東人呼母為負

家家北史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婦母為

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姊妹 又琅琊王儼既誅和

士開等後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謀廢至尊刺家家

頭使作阿尼臣故矯詔誅之後主見兵不解嚴太后

親屬記

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 按四朝聞見錄云宋

高宗欲以憲聖吳氏為后謂之曰俟姐姐歸當舉行

此姐姐指其母章太后姐姐家家為一音之轉

肥八按昌黎集祭季女文云阿爹阿八自來無註阿八

者退之行次十八不得為人余謂阿八是季女之母

也時俗呼父為爹呼母為八故退之云阿爹阿八遣

某祭季耳其祭周氏姪女李氏姪孫女及姪孫滂文

並稱夫婦祭之可見時以有此稱因造肥字集韻類

篇肥母也其字不見於玉篇廣韻則知肥是唐人因

八而製王給事念孫廣雅疏以集韻類篇肥字為采

廣雅謂文蓋未考此今世呼伯叔或曰八或曰八八

又與唐異又按母古讀如米又讀謨上聲嬰媿擇嫺

媿皆米音之轉嫺又由嫺而轉姐社媽肥嫺皆讀上

聲之轉各隨方音遂成別字 再按古於男子尊者

亦謂之父史記馮唐傳文帝問唐曰父知之乎是也

婦人尊者亦謂之母廉頗藺相如傳趙王謂趙括

之母曰母置之是也所以翁公交及嫺嫺之類亦以

施之他人方言倭與穿同父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

老者謂之倭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

父或謂之父老文穎注漢書高祖紀王嫺云幽州乃

漢中皆謂老嫺為嫺

尊上宋書何子平傳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 按

親屬記

宋人稱父曰尊老稱母曰尊上

妣說文妣歿母也 禮曲禮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

廣雅母教也言有養子也又為妣妣也嫺近於

父 按張揖言妣不分存歿與經典言考同

皇妣見前

顯妣王粲為潘文則思親詩庶我顯妣克保遐年

先妣士昏禮父醮子命之辭曰易帥以敬先妣之嗣

父之前妻曰先母曰前母

先母史記衛將軍驍騎傳育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

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前母晉書禮志禮為繼母服而不為前母服者前母既

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前祠
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爲母者

父之後妻曰繼母曰後母曰假母

繼母喪服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 晉書王祥性孝
喪親繼母朱氏不慈

後母史記平津侯主父傳公孫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雜說養後母孝謹 漢書薛包傳包汝南人遭後母
之變見惡於父

假母前漢衡山王賜傳人有賊傷后假母顏師古曰假
母繼母也一日父之旁妻按旁妻是妾一說非是

漢武梁祠堂畫象題云閔子騫與假母居 顏氏家
訓後娶篇其後假繼慘窮孤遺離間骨肉

父之出妻曰出母嫁者曰嫁母

出母喪服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
後者則爲出母無服 禮記檀弓門人問子思日子
之先君子喪出母乎

嫁母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傳曰當服周

禮記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子思之母嫁母也

庶母爲父命母己者曰慈母

慈母喪服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
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
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

父之命也

庶母慈養己者亦曰慈母又曰食母曰乳母保抱己者曰
保母

慈母 食母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
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
加也注而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至他人無事不
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

乳母 總麻章乳母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
大夫之子有食母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
母 荀子乳母飲食之者也而服三月

保母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
其寬裕慈惠溫良恭儉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
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注諸母衆妾也可者
傅御之屬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
母安其居處者

親屬記

貴陽陳氏

父妾有子者曰庶母

庶母喪服總麻章士爲庶母 爾雅父之妾爲庶母

朱子曰父妾之有子者禮謂之庶母總麻三月此其
名分固有所係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 俞汝言曰
爲庶母謂父有子妾也子兼男女言俗不服生女庶
母者非是 按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曰吾母多而
庶鮮是謂父妾多而不盡有子知父妾無子亦有母

稱但非喪服經所言有子之庶母耳 再按由父溯祖已上之妾其稱竝加庶字視此如禮記言祖庶母是其例後不更出

他人婦養己者亦曰乳母又曰阿母曰嫗母曰嫗婆曰阿嫗

乳母史記張蒼傳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 滑稽傳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

阿母史記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注服虔曰乳母也後漢書袁閔少時往省其父彭城相在途變姓名人

親屬記

主

賈陽陳氏

無知者既至府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之入白夫人乃召入 陳思王傳帝愛阿母王信封爲野王君

嫗母廣韻嫗奴蟹切乳也 宋書何承天傳年老始除著作諸佐郎皆年少名家荀伯之嘲之爲嫗母承天

曰卿當知鳳皇將九子何言嫗母耶 北史魏靜帝每云崔季舒是我嫗母謂政事皆與之商推也

嫗婆唐書哀帝紀二年九月詔封嫗婆楊氏爲昭儀第二嫗婆王氏已封郡夫人令准楊氏例改封 春渚

紀聞施嫗婆年六十育沈氏二子爲人織履及緝紉之事以供之

阿嫗李商隱雜纂七不稱意一云少阿嫗 因話錄云

郭汾陽王在河中禁無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告於王王明日對實僚曰諸子皆奴材也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嫗兒

他人婦保抱而不乳哺者亦曰保母又曰乾嫗婆保母史記范雎傳不離阿保之手

乾嫗婆北齊書陸令萱以乾嫗婆封郡君

庶母或他人婦爲父使教己者亦曰慈母

慈母曾子問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按鄭注內則子師云教示以善道者是曾子問所謂

親屬記

主

賈陽陳氏

君命教子之慈母卽內則所謂子師也而其大乃擇之諸母與可者可者爲傅御之屬是此慈母亦有他人婦爲之不必父之妾也

妾子謂父之妻曰君母曰適母曰民母生己者曰生母曰妾母亦止曰母

君母喪服小功章總麻章兩言之 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又爲母之君母

母卒則不服

適母喪服總麻章君母之昆弟馬融注妾子爲適母之昆弟服

民母前漢衛青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注服虔曰民母嫡母也

生母南史謝瞻傳瞻弟暕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暕晨

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

執勞

妾母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也正義妾母謂庶子自爲

其母也

母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其或

爲母謂妾子也 經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又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經緣注公子君之庶子

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 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

爲其母不禫 孟子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

親屬記

主

貴陽陳氏

數月之喪 按此諸文妾子稱其生母皆獨曰母

不對君母言其爲母自若也

子從母適人謂所適者曰繼父又曰後父

繼父喪服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稱子幼

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

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

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

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

居 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

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注見

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

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正義若母嫁而子

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

無服 按不隨母嫁者直無繼父之名孔疏千古定

論今不隨母嫁而亦稱母之後夫爲繼父可謂無羞

惡之極

後父

父母曰大人伯叔父亦曰大人

大人按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韓詩外傳說苑同史

記越世家范蠡長男曰今弟有罪大人不遺乃遺少

弟又高祖本紀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

親屬記

主

貴陽陳氏

不能治產業又霍去病傳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

此皆稱父爲大人漢書淮陽王傳張博令弟光恐王

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後漢

范滂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此皆稱其母爲大人

前漢疏廣傳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不

去懼有後悔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是伯叔父亦稱大

人也梁溪漫志及難肋編謂惟子稱父爲大人若施

之於他則只駭笑之其言未盡

父之父母曰祖父祖母曰王父王母曰大父大母曰公曰

婆歿曰王考王妣曰皇祖考皇祖妣

祖父祖母爾雅祖王父也 喪服不杖期章祖父母

王父王母爾雅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 曲禮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

大父大母禮記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 史記

張良之大父開地 賈子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賊大

母矣

公婆呂氏春秋孟冬紀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

倚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

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

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

史記外戚世家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

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 韓昌黎祭姪孫滂文維年

親屬記

主

貴陽陳氏

月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李氏

廿十九娘子文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

氏以庶羞之奠 顏氏家訓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

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者 南

史何偃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以其輕脫乃曰身非

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呼爲

公

王考王妣祭法曰王考廟

皇祖考皇祖妣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

祖父皆歿總曰先亡丈人

先亡丈人顏氏家訓書證篇今世俗呼其祖考爲先亡

丈人

祖之父母曰曾祖父曾祖母曰曾祖王父曾祖王母曰曾

大父曾大母沒曰皇考皇妣

曾祖父曾祖母喪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

曾祖王父曾祖王母爾雅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

之妣爲曾祖王母

曾大父曾大母史記夏本紀禹之曾大父昌意

皇考皇妣祭法曰皇考廟 按曾祖稱皇考與父稱同

蓋考爲父專稱加皇取大義曾祖稱皇考者以祖既

稱王考皇又高於王故以加曾祖其取義各別

曾祖之父母曰高祖父高祖母曰高祖王父高祖王母歿

親屬記

主

貴陽陳氏

曰顯考顯妣

高祖父高祖母喪服小記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

者也 大傳同 按經禮高祖名稱始見此加父母

字通見經注子史

高祖王父高祖王母爾雅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

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

顯考顯妣祭法曰顯考廟 檀弓殷主綴重焉注殷人

作主後則聯其重縣諸死者之廟去顯考乃埋之疏

顯考高祖也 按古以顯考爲高祖專稱自韓魏公

祭式易皇考皇妣爲顯考顯妣及元大德間禁稱皇

字而世稱皆同魏公至今不改古義鮮知者矣

由曾祖而上統謂之曾祖高祖由高祖而上統謂之遠祖或謂之先君連己身或不連己身上數之各視其數謂之幾世祖

曾祖高祖沈括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玄孫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顧亭林曰漢儒以曾祖之父為高祖考之於經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十七年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為高祖左傳昭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

親屬記

主 貴陽陳氏

爾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為高祖遠祖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曹子建王仲宣詠猗歟侍中遠祖稱芳顏延之家傳銘誰其來遷時聞遠祖

先君見前

幾世祖公羊傳

年遠祖者幾世平九世矣

父母以上無爵者存歿曰府君夫人

府君夫人司馬溫公書儀慰狀格式先某位奄棄榮養自注無官改先某位為先府君朱子家禮祠堂章自注無官者以生時行第稱號加於府君之上又語錄無爵而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姚翼家規通俗編達窗類記言無官者稱府君蓋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然禁無可考嘗於載籍中見湛甘泉告祖文稱曾祖處士府君此公非不知禮不考故典者邱文莊乃本朝達禮之士其輯家禮亦稱處士府君恐達窗所記誤也初來此居之祖或初得爵命者曰始祖曰太祖曰鼻祖曰祖考

親屬記

主 貴陽陳氏

始祖太祖喪服小記別子為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大傳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疏諸侯適子繼世為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謂之別子其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疏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得為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太

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 鄭志答趙商問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

鼻祖前漢楊雄傳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於汾陽

注劉德曰鼻始也

祖考祭法曰祖考廟註祖始也大夫祖考謂別子也

始祖之兄弟曰皇祖伯叔父

皇祖伯叔父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

親屬記

九 貴陽陳氏

昆吾注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楚之祖

故謂昆吾爲伯父 按依此文則遠祖亦曰皇祖又

以知歷世遠祖之昆弟皆可加伯父叔父字

妻曰家曰室曰室家曰內子曰內舍曰孺人曰細君曰鄉

里對妾言之曰適妻曰正妻曰大夫人歿曰嬪

家周官媒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家對文家

謂妻也 詩葛楚樂子之無家 左傳桓公十八年

男有家女有室母相漬也 又僖公十五年姪其從

姑六年其適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杜注家謂子圉婦

懷贏

室詩葛楚樂子之無室 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

注室猶妻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衛人使太叔遺室孔結

室家詩小序中谷有蕓閨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

饑室家相棄爾 楚辭大招室家盈庭爵祿盛只

內子國語卿之內子爲大帶 喪大記注卿之妻爲內

子 釋名卿之妃曰內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

家也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

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 左傳

僖公二十四年趙衰以叔隗爲內子

親屬記

三 貴陽陳氏

內舍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孺人江淹恨賦敬通見抵罷歸田里左對孺人顧弄稚

子 韓退之詩已呼孺人更鳴瑟更喚稚子傳清孟

按曲禮大夫曰孺人本大夫妻之稱與后夫人爲

類然經典別無所徵自漢已降卽爲妻之通號曲禮

注曰孺之言屬疏曰言其爲親屬蓋妻者至親故有

是名

細君前漢東方朔傳歸遺細君注師古曰細君朔妻之

名一說細小也

鄉里南史張彪傳呼妻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姚

寬曰鄉里猶會稽人言家里

適妻喪服不杖期章妻爲女君注女君君適妻也 小

功章君母之父母注君母父之適妻也 又君子子

爲庶母慈亡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正妻韓子刳姦弑臣篇春申君之正妻子日甲

大夫人水經河水注佛經有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

人妬之

嬪曲禮生日妻死曰嬪注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

按堯典釐降二女於澠汭嬪於虞大雅摯仲氏任

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毛傳嬪婦也古嬪婦

同義故周官冢宰云七日嬪婦化治絲枲說文嬪與

婦並訓服服事也取婦卑事人之意此嬪之本義也

親屬記

主 貴陽陳氏

至周天子有九嬪左傳言吳夫差有妃嬪御則爲

婦官之名已屬後起至妻死曰嬪當是以尊稱推重

之而康成云婦有法度則意以有德之名加於身後

要之由後起也

妾曰小妻曰少妻曰下妻曰旁妻曰庶妻曰小婦曰孀曰

小曰小夫人曰側室曰簪嬪者曰屬婦曰養

小妻後漢宗室四王三侯傳趙惠王乾居父喪私聘小

妻注小妻妾也 前漢枚乘傳乘在梁時取皋母爲

小妻

少妻後漢董卓傳卓將朝其少妻止之不從

下妻前漢王莽傳不知何一男子自稱漢氏劉子與成

帝下妻子也 後漢光武紀詔依託人爲奴婢下妻

欲去者聽之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

旁妻前漢元后傳王禁好酒色多取旁妻亦見衡山王

傳注

庶妻唐書王世充傳世充祖死其妻與霸城人王榮爲

庶妻其父收從之因冒榮姓 典畧馬超之入蜀其

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

小婦前漢元后傳小婦弟張美注師古曰小婦妾也

典畧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留之輔見馬超傳注

漢相逢行樂府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 按唐

人詩如盧家小婦鬱金香長安小婦年十五故以爲

親屬記

主 貴陽陳氏

幼婦之稱與前不同而今俗仍謂妾爲小婦

孀說文孀下妻也 易歸妹以須釋文云須荀陸作孀

陸云妾也 按廣雅妻謂之孀妻當是妾字之誤

小詩儒子羣小注小房妾也

小夫人見前 續漢志諸王條補注引漢官解詁後漢

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

十人

側室韓非子八姦篇側室公子人主所親愛也又仁微

篇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 前漢文帝

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淮南子修務訓以楚莊

之琴側室爭鼓之

箋左傳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奔孟僖子僖子使助邁氏之箋杜注箋副倅也邁氏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

屬婦書梓材至于屬婦 小爾雅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 王氏煦云屬訓逮見東京賦薛綜注逮婦者漢律臣民得罪伏法妻孥皆被逮周禮言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史記言白梟鬼薪皆被逮之類也荀子大畧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詩巷伯毛傳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按自後而及之曰逮後門嫗即逮門言被逮之門也嫗不猶言嫗伏音之轉耳逮門之女名赫春臺職司炊

親屬記

貴陽陳氏

爨視妾婦更賤當卽屬婦逮婦矣 又按初時妾之名稱卽是卑人之女說文曰妾有卑女給事之得接於君者是也厥後但非正室或賸或奔或買者通謂之妾而卑人女乃別爲屬婦逮婦之稱

養易說卦傳兌爲妾爲羊羊鄭本作陽注謂養無家女使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虞本作羔注云女使按陽系養之借字羔擬養之譌文此與屬婦爲類漢已來則爲男女通號如漢書言倪寬爲人都養後漢書言竈下養中郎將是目男子矣

妻妾通謂之內

內左傳僖公十六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 又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與盧蒲姜易內而飲酒杜注內妻妾也

元配曰初妻曰首妻曰元妻曰前妻曰前婦繼配曰繼室曰後妻曰後婦

初妻左傳哀公十一年衛太叔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犁

首妻後漢明帝紀注漢官儀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

元妻北史崔亮傳僧深元妻房氏

前妻

親屬記

貴陽陳氏

前婦張耳傳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乃封敖前婦子二人

繼室左傳隱公元年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又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娶於鑄繼室以其姪又昭三年齊侯請繼室於晉

後妻王應麟詩考曹植云尹吉甫以後妻之讒而殺伯奇 家語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

後婦漢辛延年羽林郎曲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男子曰丈夫子曰惠曰因曰孥曰姓始生子曰鼻子父死乃生曰遺腹子

丈夫子國策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

憇方言憇子也沅湘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憇若東齊

言子矣注聲如宰 水經注卅童孌女弱年憇子

玉篇廣韻憇山皆切

困顧況有哀困詩 集韻困九件切閩人呼兒也 正

字通困閩音讀若宰與憇音義通 按子音轉讀宰

因製憇字揚子雲謂憇若東齊言子郭景純云聲如

宰則子音爲宰齊語已然後人不識因閩語又製困

字與憇實同也至集語音九件切乃認爲弄字非

孥尙書甘誓予則孥戮汝傳罪竝及其子也 詩常棣

之華樂爾妻帑 左傳文公六年晉賈季奔狄宣子

親屬記

妻 貴陽陳氏

使與駢送其帑注帑妻子也又七年先蔑奔秦荀伯

盡送其帑 按詩書之帑專謂子左傳兼妻言之義

以名子爲正說文無孥字亦以作帑爲古

姓左傳昭公四年叔孫穆子卽位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問其姓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 廣雅姓子

也 按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

子因生以爲姓引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姓之

本義如是古人受姓本因其所從生後因之生子亦

謂之姓矣

鼻子說文俗以始生子曰鼻子

遺腹子淮南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 史記

當戶有遺腹子陵

妻所生第一子曰元子曰冢子曰適子曰嗣適適嗣曰家

督

元子詩閨宮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士冠禮天子之元

子猶士也冠義同

冢子內則父歿母存冢子御食

適子喪服不杖期章殤大功章經傳皆言之 冠義適

子冠於阼以著代也 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

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 按自子及孫以下凡爲適

長皆加適字視此後不再出

嗣適 適嗣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親屬記

妻 貴陽陳氏

皋落氏狐突諫曰君之嗣適不可以率師 又文公

七年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

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又襄公三

十一年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曰大子

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非適嗣何必娣之子

家督史記越世家家有長子曰家督

亦統妻所生諸子曰適子又曰正室曰門子

適子喪服賈公彥疏適妻所生皆名適子 按經典言

適子例是冢子或有統適妻所生諸子言之者如喪

服鄭注言立適以長是此適子猶云適出

正室文王世子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太廟注正室適子

也 按此適子卽統適出諸子言

門子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將

代父當門者 按此亦統適出諸子言故經文曰皆

妾所生子曰孽子曰側室曰支子曰庶子

孽子說文孽庶子也 玉藻公子曰臣孽 孟子獨孤

臣孽子 公羊傳何休注庶孽累賊子猶樹之有槩

生 漢書淮南王傳王有孽子

側室左傳桓公二年師服曰卿置側室注側室累子也

得立此一官又文公十二年趙有側室曰穿注側室

支子又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卿置側室注側室支子

之官也 漢賈誼傳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應

親屬記

韋 賈陽陳氏

劭曰禮卿大夫之庶子爲側室 漢文帝與南越王

書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按古者子以適爲正

故適子曰正室累子曰側室妻妾以妻爲正故妾亦

曰側室二者人異名同左傳賈子所云謂卿大夫之

子者就子言之漢文及後來史傳所云謂妾者就母

言之名義相因而兩通或以後世誤稱妾爲側室且

謂漢文所云指庶子卽於彼文義不通矣

支子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注支子庶子也

按此支子及杜注左傳所言並指妾子

庶子內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 喪服賈疏云庶

子者妾子之號

亦統妻妾所生諸子曰支子曰庶子又曰介子曰累子

支子喪服傳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賈疏支子

第二以下庶子也不言庶子者庶子妾子之稱嫌謂

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以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

言支支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 按支子在他

經注多指妾子而喪服傳所言則該適妻子在中

庶子喪服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注庶子者爲父後

者之弟也兄爲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庶子本

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以下是累子今同名庶子

按庶子在他經亦多指妾子而喪服經傳屢見庶

子並該適妻子在中唯大功章云大夫之庶子爲適

親屬記

韋 賈陽陳氏

昆弟仍是目妾子若馬融云除適子一人其餘皆庶

子亦就喪服經言之

介子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

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其常事注介

副也 按宗子者適長子適長之母弟第二以下皆

可爲大夫此庶子介子宜亦兼適子妾子言之

累子喪服不杖期章爲累子 注累子者長子之弟及

妾子土謂之累子大夫謂之庶子 按庶子屬大夫

之子喪服經例如是他經言庶子則不分士大夫如

燕義言卿大夫士之庶子等文可見累庶止是一義

經典或又謂之羣子諸子其名義無異累子不復別

出

妻所生第一子又曰長子或妾生子先於妻所生亦曰長子以其所生別之曰適長庶長

長子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又齊衰三年章母為長子

又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又記

妾為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喪服小記庶子不

為長子斬又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賈疏適妻

所生若第一子死則取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

按以第二為長子猶是第一子

妾生長子公羊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按貴謂適妻之

子子以母貴者也長謂妾生子有先於妻生適子者

親屬記

貴陽陳氏

適長庶長適長見喪服殯小功章賈疏

女曰女子子曰婦人子曰娘曰娘子曰媼

女子子通見禮記儀禮

子喪服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按古初男女蓋皆

曰子取別於男乃有女名

婦人子喪服大功章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

婦人子者女子子也

娘南史劉孝綽妹嫁徐憐人謂之劉三娘集韻娘少

女之號

娘子韓昌黎女挈文稱四娘子祭姪孫女文稱二十九

娘子北齊書徐讓之請祖斑老馬十歲尚號驢駒

一婦耳順強稱娘子

媼方言吳人謂女曰媼牛居切釋名青徐州呼女曰媼五故

已嫁曰嫁子

嫁子方言女謂之嫁子注往適人按當主既嫁女言

子之妻曰婦曰新婦

婦通見諸經

新婦世說先姑在日嘗以小郎屬新婦未聞以新婦屬

小郎爾雅子之妻為婦注今人言新婦焦仲卿

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

親屬記

貴陽陳氏

又子女皆曰息子亦曰子息曰兒息女亦曰息女

息趙策左師觸警見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

子息見東觀漢記

兒息李宓陳情表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息女

子婦亦曰息

息尸子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按姑息猶言姑

婦謂用妻與子婦之說因與婦對言故曰姑息此子

婦稱息之始注者解息為小兒非是俗字作媳今世

通稱

長婦曰適婦曰冢婦眾婦曰庶婦曰介婦

適婦喪服大功章適婦注適子之妻 亦見喪服小記

冢婦內則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庶婦喪服小功章庶婦注夫將不受重者

介婦內則介婦請於冢婦注介婦眾婦也

幼子曰兒曰兒子曰嬰兒曰嬰嫈曰孺子曰童子曰穀謂

己子人子皆然

兒說文兒孺子也廣雅同通見經典 孟子反其旄倪

與兒同

兒子呂覽孟冬紀今以千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

取搏黍矣注兒子小兒也

嬰嫈說文嬰嫈也 按嬰嫈當即嬰兒音畧不同釋名

親屬記

聖

貴陽陳氏栻

嬰兒或曰嬰倪孟子注倪弱小繫倪者也禮記注嬰

兒猶驚彌也文各有異蓋皆嬰嫈借字不單言嫈廣

雅嫈子也

孺子說文孺乳子也通見經典

童子亦通見諸經 按說文本作僮未冠者也其童訓

男有皐曰奴奴曰童經典例用童字

穀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穀

云孺子曰穀 廣雅穀子也穀字从孚與穀同

小男女曰吾子

吾子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房注吾子小男

小女也 按正字通言古本管子吾作童不可信倘

原是童子房氏不煩注解 史記高祖呂公曰臣有

息女願爲委箕帚妾 梁書韋放傳以息岐娶張率

女

子之子曰孫孫之子曰曾孫曾孫之子曰玄孫玄孫之子

曰來孫來孫之子曰羣孫羣孫之子曰仍孫仍孫之子曰

雲孫

孫爾雅子之子爲孫通見經典

曾孫爾雅孫之子爲曾孫亦見喪服總麻章及禮記祭

法

玄孫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亦見祭法 史記孟嘗君

傳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

親屬記

聖

貴陽陳氏栻

來孫爾雅玄孫之子爲來孫亦見祭法

羣孫爾雅來孫之子爲羣孫 按他書多作昆此名當

取昆眾義說文周人謂兄曰羣非此用假借字也若

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子

注云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彼文轉宜

作羣字

仍孫爾雅羣孫之子爲仍孫 字別作仍

雲孫爾雅仍孫之子爲雲孫

又自曾孫以下皆曰曾孫曰玄孫亦曰裔孫

曾孫沈括曰曾重也自祖而上皆曾祖也自孫而下皆

曾孫也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

無遠近皆稱曾孫 顧炎武曰詩曾孫篤之箋云曾
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
牲稱曾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自曾祖以上稱曾
孫而已信南山正義云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
孫左傳哀二年衛太子薦文王稱曾孫蒯聩晉書鍾
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義
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合平古矣

玄孫顧炎武曰禮記祭法云適玄孫左傳王子虎盟諸
侯亦曰及爾玄孫無有老幼玄孫之文見於記傳者
如此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 按漢國三老袁碑以
較清塗爲陳胡公滿之玄孫與王子虎所云玄孫皆

親屬記

貴陽陳氏孫

不指曾孫之子遠也

裔孫

曾孫又曰耳孫

耳孫前漢惠帝紀 公孫耳孫應劭曰耳孫者玄孫
之子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
孫也顏師古曰諸侯王表耳音仍耳仍聲相近蓋一
號也 王觀國學林曰按平帝紀元始五年立梁孝
王玄孫之耳孫音爲王又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元
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王玄孫之曾孫紹封在
紀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李斐以耳孫爲曾孫是
也又匈奴傳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自

烏維單于而下或立子或立弟以世次定之握衍胸
鞬單于與烏維單于之曾孫同行以知耳孫實曾孫
也 按應劭說蓋以來古音如釐與耳聲近故以耳
孫爲來孫晉灼以梁孝王表玄孫之曾孫爲平紀耳
孫不計平紀是玄孫之耳孫小顏亦未細審以耳仍
聲近成之同一誤也學林考證得之

眾子孫曰子姓

子姓禮記喪大記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子姓謂眾子
孫也 玉藻子姓之冠

雙生子曰孿 里之子切 曰孿子曰孿生

孿孺方言陳楚之間凡人乳而雙產謂之釐孿 玉

親屬記

貴陽陳氏孫

篇作孿孺後世轉字今從之

健子方言秦晉之間謂之健子 按健者連也子連生

也

孿生方言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 說文孿一

乳兩子也 廣韻孿又作孿 按孿健音相似

親屬記卷第一終

跋

親屬記二卷爲吾黔鄭子尹先生所輯博採羣書持論俱有根據可匡俗證謬上卷開雕於光緒丙戌十二月完工於丁亥九月下卷余已補綴成書矣付之鈔胥不慎於火爲熒惑下取數月心力滅沒於煙焰中惜之余將作海外游今不及矣異日歸來再錄繡梓始稱快耳陳渠跋於悟蘭吟館

親屬記跋

貴陽陳氏渠

佚禮扶微自叙

緝佚禮何仿也仿於宋之深寧王厚齋厚齋元之州廬先生也



深寧因學紀聞云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
燕嘗禮朝事儀見於三禮注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
明堂之禮見於蔡邕論雖寥々片言如斷圭碎璧猶
可寶也州廬采小戴投壺奔喪大戴公冠諸侯遷廟
諸侯釁廟及鄭注引中雷禘於太廟王居明堂禮合
為儀禮逸經八篇自叙謂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
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然朝事儀見於

厚齋

大戴記學禮亦見保傳篇非逸也而深寧逸之失矣
巡守朝貢燕嘗之禮近載鄭注是逸也而州廬不逸
之又失矣然則寶斷圭碎璧者愛玉璞而誤鼠脂收
片言隻字者倚星宿而遺羲城二公之所逸未能盡
其逸也蒙暇日溜覽群書左右采獲久之成裘乃重
加排纂系以鄙說首佚經次佚記次佚文次附錄取
東漢章帝詔書扶微學之語命之曰佚禮扶微其不
曰逸而曰佚者何也尚書無逸史記作無佚漢熹平
石經書逸字皆作佚說文不載逸字當從古文作佚

也語曰初始者難為力繼事者易為功碌碌者因人
成事良用自愧若二公者其猶大輅之有椎輪繪畫
之後素功歟

嘉慶著雍攝提格之歲陽月既生霸射陽丁晏暮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佚禮扶微目次

佚經卷上

天子巡守禮

朝貢禮

禘於太廟禮

拾於太廟

燕嘗禮

中霤禮

奔喪禮

奔喪

投壺

諸侯還廟

諸侯蒙廟

夏小正 佚文

公冠 自奔喪至此六篇有錄無書

樂經

佚記

五帝記

親屬記

王度記

王霸記

青史氏記 青史子

聘禮志

淮安山陽丁晏學



昭穆篇

瑞命篇

迎親禮

魯郊禮

禮傳

王制

曾子記

禮運記

大傳

三朝記

樂記

樂記叙錄

佚文 卷下

孟子

說苑

風俗通

漢書

文選注

本命篇

遇禮

親迎禮

禮服傳

禮弓

明堂月令 月令記

文王世子

玉藻

雜記

大戴記叙錄

樂元語

荀子

白虎通

說文

通典

公羊注

附錄

管子弟子職

賈誼容經

漢石渠禮論

劉歆士相見義

附后蒼禮記本四十九篇大小戴共傳其學非小戴

刪取大戴禮論

補

內則記

司馬法

叔孫通漢禮器制度

鄭元喪服變除

太平御覽引逸禮

皇覽逸禮

藝文類聚引逸禮



佚禮扶微

佚經

淮安山陽丁晏撰集



晏曰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今所傳者僅儀禮十七篇鄭注稱古文者即淹中孔壁之所得稱今文者即高堂生后蒼大小戴廣普別錄之所傳也十七篇之外餘三十九篇漢世謂之逸禮故班志謂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多三十九篇劉歆移書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

十九孔安國獻之賈公彥士冠禮疏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為古文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玉海卷四十二引桓譚新論古佚禮記五十六卷併逸禮與儀禮言之正合禮古經之篇數也惟投壺孔疏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又引六藝論云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較漢

志又多一篇嘗疑其篇數不合及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禮益一篇始知逸禮三十九篇宣帝世又得一篇故鄭君言有四十篇也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逸經古記儒林傳平帝時立逸禮然亡新之亂不久旋廢迨東漢其傳遂微康成伯喈諸大儒猶閒見之隋唐之代寔以亡失嗚呼漢初古學漸興好之者有獻王得之者有安國然今所傳者僅有儀禮周官及

毛詩左氏傳耳若孔壁之論語孝經已歸烏有鄭注逸書二十四篇唐孔氏妄斥為張霸偽書卒使真者亡而贗者出以古文之卓然正傳而不免摧折於流俗日銷月鏹以至於亡獨逸禮也歟哉

天子巡守禮

制幣丈八尺純四咫周禮天官內宰後鄭注引天子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又大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四二尺四寸三尺幅廣也古三四籍畫是以三誤為四為也巡正義雜問無六軍之文志稱天子巡守禮問

王者以巡守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文選西都賦李善注引禮記逸禮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岳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巡行牧民也。太平御覽禮儀部引逸禮

晏紫文選注御覽所引逸禮當即古巡守禮文故并次於後。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又曰五

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與逸禮說同孟
堅其亦依据古禮而為之歟

王居明堂禮 古大明堂之禮

出十五里迎歲 帶以弓韜禮之 謀下其子必得天
材 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 毋宿于國 仲秋
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仲秋農隙民畢入
於室曰時殺將至毋懼其災 季秋除道致梁以利
農也 孟冬之月命農畢積繫牛馬 季冬命國為
酒以合三族 君子說小人樂 以上並禮記月令鄭
注引王居明堂禮

仲秋乃命國醪禮記禮器鄭注引王居明堂之禮

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

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續漢書祭志劉昭注稱蔡邕明堂

論引禮記古大明堂之禮

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同上蔡邕論引王居明堂之禮

晏案漢藝文志禮家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自注

云古明堂之遺事又明堂陰陽說五篇隋書牛宏

傳劉向別錄乃馬宮蔡邕論所見當時有古文明

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

山通義其書皆亡今考大戴禮保傳篇引明堂之

位盛德篇載明堂月令鄭君駁異義謂盛德篇云

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惟小戴

記有月令明堂位二篇於別錄並屬明堂陰陽然

則班志所載三十三篇今其存者二篇而已鄭君

月令注所引孔疏謂逸禮之篇名蔡中郎所引其

目亦見於別錄皆逸經之僅存者也又後漢書張

純傳稱武帝太山明堂制度疑即別錄泰山通義

今亦不傳惜哉 案伏生鴻範五行傳曰季春之

月出度於郊以釅春氣仲秋之月乃令民畋醪底

此畢入於室日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季秋之月除

道成梁以農夫孟冬之月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

季冬之月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皆

据王居明堂禮文

朝貢禮

純四尺制丈八尺儀禮聘禮鄭注引朝貢禮疏云周禮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元答云古

精畫誤為四當為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

晏案朝貢制幣與巡守禮同鄭君皆謂三誤為四

說文載籀文四作三與三字形相涉鄭說是也

軍禮

無干車無自後射周禮士師鄭注引軍禮 案夏官

射曾疏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

自後射象戰陣不逐奔走然則漢律亦有此文蓋依

為說也 晏案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軍禮同邦國有大師大

均大田大役大封之禮軍禮者固與吉凶賓嘉同

為邦國之五禮也漢藝文志禮家有軍禮司馬法

百五十五篇毛詩故訓傳六月傳夏后氏曰鉤車

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孔疏謂据司馬法鄭君周禮注多引司馬法文賈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司馬法至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今僅存司馬法一卷即齊穰苴所撰而漢志所謂百五十五篇者已缺亡不能盡得更何論周之軍禮乎玉海卷三十引王禮義宗云儀禮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亡失慨自戰國之世縱橫捭闔權詐雜出而古之軍禮遂廢記曰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若無

禮軍旅武功失其制軍禮之亡豈細故哉孔叢子有問軍禮一篇考禮家多取之茲以其書僞托擴而不錄錄軍禮而僅載片語無取夸多志奢也即重禮也

禘於太廟禮禘於太廟禮

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於太廟禮

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 皆升合於其祖禮記王制正義王肅聖祖證論引禘於太廟禮

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通典卷四十九禘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漢書平帝紀應劭注

晏案禘於太廟禮亦古經之逸篇儀禮疏謂出大戴禮文檢今大戴記無之賈氏誤也張純應劭所引皆古禮之遺文故併錄之

燕嘗禮

有射不者周禮射人鄭注引燕嘗之禮

晏案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鄭君引燕嘗禮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驅劉云賈疏漢時苑中有驅劉即爾雅驅似驅劉殺也考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今天下大酺五日腰如淳曰腰音樓漢儀注立秋驅腰伏儼曰腰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腰祭名也驅虎屬嘗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腰之祭也續漢書禮儀志云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迄廵射牲獲車畢有司告

事畢劉昭注引古今注云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
令百官驅腰白幕皆霜風俗通祀典卷八云腰謹
案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腰臘而買水楚俗嘗以十
上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驅臘近
惠半農著禮說多釋漢制然於驅劉不詳故特疏
之

中雷禮

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也注同禮司亞鄭
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

設主於門左櫃
祀尸之禮南面
設主於門內之
西行在廟門外
之西轍壤厚二
尺廣五尺輪四
尺此面設主于
轍上祀之禮
在廟門外之東
先席于門與西
東設主于轍西
也雷神在室祀
中雷設主于牖
下也
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
於主北又設威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
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庭前迎尸略
於祭宗廟之儀禮記月令鄭注正祀竈之禮先席於
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
主西又設威於主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
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庭前迎尸如祀戶
之禮同上注正義皆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
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

禮同上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櫃乃制肝及肺
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威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
禮同上注正義皆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轍壤厚二寸
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轍上乃制腎
及脾為俎奠於主南又設威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
其他皆如祀戶之禮同上注正義

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轍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
主有尸用特牲注毛詩泉水正義稱鄭
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

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祈求之於遠
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
差也公羊桓八年何休注
是案古之言中雷者通典卷五十一稱禹融門戶
竈行中雷即勾芒等五官之神袁准正論以為中
雷土神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曰中雷續漢
志九劉昭注引盧植云中雷其神后土即勾龍也
既祀於社又祀中雷公羊疏卷二十七引庾蔚云
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因名中室為

中雷也月祀其祀中雷鄭注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室是以名室為雷云郊特牲家主中雷鄭注中雷亦土神也祭法中雷鄭注云中雷主堂室居處然則中雷也者取室中之名即祭勾龍之土神也白虎通五祀篇謂祀中雷以豚或曰中雷用牛余謂中央土祀中雷食稷與牛牛為土畜用牛近之矣祀以牛者亦社用太牢之義也其禮久亡僅見於康成邵公注遺文墜簡亦可識古禮之梗概云

奔喪禮

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門友於廟門外壹哭而已壹哭而已不踊凡拜吉喪皆尚左手無服祖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禮記奔喪鄭注之墓西鄉哭止白虎通喪服引禮奔喪記案禮記班氏所引小異

奔喪禮曰正義固言之矣唐孔氏云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以此為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然則奔喪之有二逸猶禮記有投壺亦逸禮正篇而大戴又有投壺其文小異實非有二投壺也嗟乎暴秦滅學六藝散亡諸儒收合於餘燼之次師傳各異故書缺簡脫乃時見於他說好古之士忍以其殘闕而遺之歟

奔喪

投壺以上小戴禮記

諸侯遷廟

諸侯饗廟

公冠

夏小正以上大戴禮記

十二月難始乳易緯乾鑿度鄭康成注引禮記

晏案幼清吳氏纂逸經八篇取之小戴者二曰奔

喪也投壺也取之大戴者三曰諸侯遷廟也諸侯

饗廟也公冠也茲悉仍其舊入夏小正一篇升附

佚經而為之說曰禮記孔疏引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竇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會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矣鄭又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竇曲禮之正篇考今禮記二篇之首特云奔喪之禮投壺之禮明為逸禮之正經矣大戴還廟釁廟二篇考禮家多用以補經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還廟主行云云雜記成

廟則釁之其禮云云疑即還廟釁廟之記也公冠因學紀聞引作公符案冠義孔疏引明作公冠厚齋誤也續漢書禮儀志梁劉昭注引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倭近於義當於財任賢使能即今大戴公冠文是先儒固直稱為冠禮矣其升入夏小正者禮運孔子曰吾得夏時焉鄭注其書存者有小正記月令注引小正者九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戴禮夏小正傳太史公曰

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唐大衍議推為羲和遺跡竊取行夏之時之意用敢錄入佚經夫秦呂不韋之月令猶且載在禮記况夏后授時之大典其當升附於經明矣至二戴禮文皆世所通行不具錄錄其篇目如右

樂經

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馮相氏疏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續漢書律志上注稱薛瑩書太常樂丞鮑都上言引樂經

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考工記磬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經晏謂賈疏所引其語不類經文疑即漢時所謂樂器記也姑錄之以俟考晏案樂經之亡久矣漢志列樂六家有樂記而無樂經沈休文云秦代滅樂樂經殘亡劉孝和云秦燔樂經然則祖龍一炬蕩然無存樂經之亡久矣考漢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然應劭言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亡疑元始所立不過制氏之鏗鐃河間之宋輯而已漢志言六國時

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近安漢李文貞秀水朱竹垞俱謂大司樂章即古樂經文然考劉向別錄樂記竇公第二十三疑即所得周官文故以題其篇目是子政已錄入記中烏在其為古之經乎證以班書言武帝時河間獻王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周官明指大司樂是獻王亦以此為樂記矣王充論衡又言陽成子長作樂經思極實冥之深非底幾之才不能成也所謂卓爾蹈

孔子之跡鴻茂參二聖之才者又言陽成子長樂經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識仲任盛稱如此疑必有可觀惜今佚不可考茲錄鄭賈公彥所引數語微文碎義亦饒罕之徒存也

佚記

淮安山陽丁晏學

晏曰漢志稱記百三十一篇即大戴之八十五篇小戴之四十六篇適得百三十一之數是古記本無佚文而何以摭其佚也曰禮家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自注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自注七十子後學者小顏引劉向別錄曰六國時人也班孟堅謂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齋后倉等推士禮而

致於天子之說然則明堂等五十四篇視高堂生等所傳士禮其品節尤為精詳今小戴僅存月令明堂位二篇即明堂陰陽之文雜記注引王度記別錄謂齊宣王時人所說疑即王史氏記與子政言六國時人合而五十四篇之原文不能具見其幸而散見他書者闕文斷簡若魯靈光之歸然獨存綴學之士不亟錄而存之恐漸傳漸微久之而其佚痛甚矣且大戴之八十五篇而夏小正本命三朝記有佚文小戴之四十六篇而禮弓王制雜

記等篇有佚文是志所謂百三十一篇者亦有脫
簡烏在古記之無佚文乎太史公謂書闕有間其
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
為淺見寡聞者道也用是網羅放失輯為佚記以
視徐生之禮頌叔孫之錦最吾知其必有異也

五帝記

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白虎通辟雍引禮五帝記案
周禮骨既亦引五帝記立庠序之學白虎通立作帝疑字形之訛作立字是

晏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後鄭注引董仲舒

云成均五帝之學是五帝時固有學矣此記所云
其即五帝設學之遺意歟

號謚記

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風俗通三王引禮號謚記就

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

之稱也白虎通號引禮記謚法

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威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

文強理勁直謚曰武白虎通謚引禮記謚法

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五帝也白虎通號引禮曰案此亦當為禮記謚法文

柔質慈民曰惠慈惠愛民曰文布義行剛曰景威強
馭德曰武聖善周聞曰宣行義悅民曰元安民立政
曰成漢書應劭注引禮謚法

晏案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此號謚之所
以有記歟書疏引馬融傳云堯舜謚也史記五帝
紀裴駰集解引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聖明曰
舜皆据逸禮文也至應仲遠所引謚法與周書謚
法解同而特稱之曰禮謚法竊以逸周書中多載

禮文若職方同於周官明堂解同於禮記然則謚
法解一篇其亦古禮之流傳者歟

親屬記

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白虎通三綱六記引禮親屬記

晏案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
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與親屬記同後之考禮
家或取釋親一篇以補親屬記之闕殆近之矣

別名記 辨名記

韓詩外傳八亦云
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司徒主天司空主地
土司徒主人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萬傑曰聖運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又禮

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十人曰聖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萬傑曰聖運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又禮

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十人曰聖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萬傑曰聖運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又禮

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十人曰聖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萬傑曰聖運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又禮

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十人曰聖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萬傑曰聖運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又禮

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十人曰聖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萬傑曰聖運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又禮

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十人曰聖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萬傑曰聖運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又禮

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十人曰聖選倍選曰俊千五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萬傑曰聖運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又禮

用孔說人疏引王
度記云天子以
侯以重大夫以
士以重大夫以
士以重大夫以

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白虎通爵
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
百里所潤雨同也白虎通封公侯
反之以珎其不待放者其亦與之物白虎通諫諍
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白虎通致仕
天子咆諸侯董大夫芭蘭士兼庶人艾白虎通考黜
天子咆諸侯董大夫芭蘭士兼庶人艾白虎通考黜
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
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

晏案別名記一稱辨名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

注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為符別杜子春讀為傳

別史記樂書其治辨者其禮具徐廣曰辨一作別

廣韻辨別也辨與別聲近義同古字通用竇一書

也月令疏稱蔡氏者詳觀疏中稱蔡氏皆指蔡邕

月令章句疑此亦謂蔡邕引記為證故稱蔡氏作

辨名記也

王度記

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雜記下鄭注

寸四五一石也伯子男俱玉三二石也白虎通文質

天子一娶九女白虎通嫁娶

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

駕一志與服者注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

侯駕四大夫三

大夫侯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珎乃去曲禮正義

禮無此文孔疏誤

晏案雜記正義稱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

于髡等所說也蓋棘下之士採集古禮為之疑王

史氏記之屬皆六國時人作也其言天子駕六與
易孟喜說同言得環乃還得玦乃去與荀子大畧
篇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同言天子純玉公侯四玉
一石與說文玉部引逸禮天子用全純玉上公用
醜四玉一石同又謂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
里後漢書光武紀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
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疑議亦據佚禮
文也

三正記

王者二社為天子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
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
子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以土地久
故而報之白虎通社稷引禮記三正記又續漢書祭志注引禮記三正記同
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
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著陽故數奇也白虎通著龜〇陳氏禮書逸禮諸侯八寸
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同上引禮記三正記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
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
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咸陽之氣也故周為
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
氣故陰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字
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質法
天文法地也白虎通三正引禮記三正記葉後漢肅
王傳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也萬物皆微物色不
著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
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陰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
月之時萬物始達字

甲而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
黑杜君卿通典五十五歷代所尚稱崔靈恩引三正
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
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
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
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風俗通卷十四瀆
謹案禮三正記
三正各以正月祭天南郊日用上辛三禮義宗引三正記
大夫著五尺故立筮士之著三尺當坐筮禮儀疏引
三正記

晏案今文甘誓急棄三正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是夏以前已有三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早且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故必以三微之月為歲之三正也公羊傳隱元年何休注云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早且為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萌色尚赤並與三正記合四清之解應助

謂書大傳亦有此文皆據逸禮為說也

王霸記

四面削其地 置之空墀之地 正殺之也 殘滅其為惡 犯令者為命也 陵政者濫不循也 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 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 周禮大司馬鄭注引王霸記

晏案賈疏謂王霸記者記王及霸事夫霸者王之衰也記魯為以霸稱也曰孫卿不云乎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伯而其所著荀子有

王霸一篇非以王與霸雜也使知粹而王駁而霸明主之所以謹擇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記稱王霸猶是意也鄭注大司馬引此記史繩祖學齋佔俾乃以為大司寇注誤矣

瞽史記

嗣續其祖如穀之源

晉語公子董引瞽史記

晏案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瞽記之有記尚已左氏襄十四年云史為書瞽為詩周語曰瞽獻典史獻書又曰瞽

史教誨楚語曰聽事有瞽史之道是以過則匡之失則更之補察盡規朝夕交戒瞽史之執簡重矣哉

青史氏記

青史子書

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

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牲以麋麋者北方之牲也五狐五分矢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狐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狐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晉書新書胎教篇引青史氏之記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風俗通雞引青史子書說

晏案漢志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自注古史官

記事也隋書經籍志梁有青史子一卷大戴禮保傳篇引青史氏之記盧辯注一曰青史子與賈生新書所引畧同惟不載懸狐之禮茲特錄之以補其闕其書多陳胎教雜事故班志入之小說家然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劉子政撰列女傳言姪子胎教之法是以青史之書錄於大戴之記設弛之禮詳於內則之書蓋承嗣繼統禮之大者也孟堅不達此義竟列諸釋官虞初之間不亦偵乎

祭典

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遵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楚語子木稱祭典有之曰

晏案祭法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余謂祀典一語反結前文題上事也猶樂記言子貢問樂文王世子言文王之為世子也故漢儒引祭法文皆稱祀典漢書郊祀志引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

章元成傳引禮記祀典曰夫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風俗通義卷八云及天之三辰昭所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故記叙神物曰祀典也又稱祭典家語廟制篇引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即今祭法文也至于木所引祭典不必定祭法脫簡要亦古祀典之遺文也

聘禮志

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荀子
大畧篇引

晏案聘禮志即聘禮記古志記通也周禮小史掌

邦國之志鄭司農曰志謂記也尚書大傳鄭注引

禮志致齋三日又引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掩羣又引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

乾豆二為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又引禮志曰小學

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又引禮志曰周公居攝踐

阼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又引禮志曰君子生則

敬養死則敬饗皆今禮記文也儀禮聘禮記云多

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與孫卿所引義同信其

為古記文也

太學志

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

太學續漢書祭志注稱蔡邕

晏案蔡中郎論曰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又引易傳太初篇太子旦入東學畫

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

也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志

即記也故蔡論引之亦稱禮記也

昭穆篇政穆篇

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

禮之處也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

續漢志八注蔡邕明

晏案毛詩靈臺正義引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

序也與蔡氏引稱昭穆異未知孰為是也

本命篇

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五乃嫁通典卷五十九男女

據逸禮

晏案大戴禮有本命易本命二篇通典卷五十九

又引逸禮本命篇云大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

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即大戴本命文

故不更錄錄其闕者志佚也又家語有本命解乃

王肅私定襲取大戴記文稍加點竄有男子三十

而有室女十五許嫁語此據逸禮增入不足深信

瑞命篇

命
篇

王者慈仁

烏云鸞鳳其雌凰是雄曰鳳雌曰凰也沈約宋書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班固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皆與瑞命記所言合也

以人為茵以幣為席以鞍為几
稱公以羊過禮相見何注

舊周埤埴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幣車覆等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

也
年公
何羊
休傳
解隱
詒四

晏案儀禮覲禮賁疏引鄭目錄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耳又曲禮諸侯未及朝相見曰遇鄭注遇禮亡今觀公羊所載猶可想見遇禮之省杜元凱注左謂遇者草次之期

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是也

迎禮

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
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
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茅號曰助天生此
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
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當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
赤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
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

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登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續漢書祭祀志

晨祭伏生書傳鴻範五行傳亦云自冬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

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禮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

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與皇覽說同皆据古禮文也

親迎禮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醴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

荀子大略篇

親迎其禮奔何曰諸侯以履三兩加珪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珪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

未諭於傅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敬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珪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官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與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敬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敬不敬拜

劉向苑

晏案親迎之禮經記言之詳矣然齊俗失禮詩之
著刺春秋書紀履綸來迎女譏不親迎禮雖存也
猶之亡也至於今而士大夫家奠雁蔑如匪特不
授綏女室復不俟車壻門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茲
錄親迎不敢遺諸子所載重慕古禮室愛而表出
之庶知禮之君子必有因而興者非徒載之空言
而已

魯郊禮

祀延帝尸曲禮疏引吳義
經按魯郊禮

魯郊禮舊從田畜從田從茲茲益也說文
田部

晏案說文鳥部鵠字注云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

鵠音赤羽去魯侯之咎風俗通祀典卷八云魯郊

祀嘗以丹雞祝曰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疑

亦據魯郊禮文也

禮服傳

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
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父往為於大宗所以
尊祖重不絕大宗也白虎通封公
侯引禮服傳

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
也明當為宗祖主也白虎通姓氏
引禮服傳
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曰子得為
父臣者不遺善之意白虎通王者不
臣引禮服傳

晏案禮服即喪服也漢書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
之以禮服授皇太子皆謂禮之喪服也儀禮喪服
子夏傳云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
支子後大宗也又云子生三月則父名之又云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

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與禮服傳畧同然
則孟堅所引亦古說喪服者之文也

禮傳

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風俗通臘
引禮傳

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靡不窮覽故祀以

為祖神祖者祖也風俗通祖
引禮傳

晏案劉孝標世說注上之上引五經要義云三代
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亦
說禮家之緒餘也

檀弓

道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於遭離之難嗚呼哀哉白虎通

禮通

孔子卒所以受魯君之璫玉葬魯城北於邑北首

三代之達禮也白虎通

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續漢書禮志注

晏案禮記有檀弓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

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

山陽有檀氏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

水經注泗水引春
秋說趙解九十年
以所受黃玉葬魯
城北

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也考記稱仲梁子

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鄭注仲梁子魯

人也孔疏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故知魯人毛

詩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

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

國時在毛公前陶淵明羣輔錄仲梁氏傳樂為道

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即檀弓所稱仲梁子

也禮記多六國時人作王史氏記王度記皆然不

獨檀弓也班蔡所引今檀弓脫此文其記孔子卒

後事亦與夢奠兩楹類也

王制

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十領白虎通

晏案禮記有王制釋文引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

諸生作此篇考史記封禪書云文帝召公孫臣拜

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又曰使博士諸生刺

六經作王制盧說本此然小司馬索隱引劉向七

錄云別錄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則

非今禮記之王制子餘之說非也賈誼新書無著

篇引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即今禮記王

制文考封禪書作王制之明年遂改十七年為元

年則博士之作當文帝之十六年也賈誼傳稱梁

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後歲餘亦死後四

歲齊文王薨諸侯王表梁懷王薨當漢文之十一

年齊文王薨當漢文之十五年則賈生之卒定在

孝文十二年至十六年始作王制新書在博士未

作之前已先引王制如此則今禮記中王制必非

漢文所作明矣毛詩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泮宮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毛公當西漢之初故訓傳已引王制文又公羊宣三年何休注引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亦出王制而邵公稱之曰禮疑王制本禮之舊文也漢書韋元成傳引禮記王制天子七廟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賈捐之傳引王制順非而澤王制疏引許慎異義禮戴詵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葵明堂論引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誠告劉向說苑臣術篇引王制別錄有王制屬制度竊謂王制本后蒼所授故漢儒徵用其文非如叔孫之草具比也禮記正義稱鄭答臨碩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又古者周尺下鄭注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記當作於六國時依鄭義為允盧君謂漢文時誤矣白

虎通多引禮王制茲引喪制一條今禮記無之殆記之脫文歟抑漢王制服制文歟

明堂月令

數將儼終說文人部儼字

舫人習水者說文舟部舫字

腐草為蠋說文虫部蠋字

掩骼埋胔說文骨部胔字注引

震而說文雨部震字

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八閭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戶皆外設而不開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通典卷四十四大享
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六二八

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續漢志八藝志明堂論引月令記

晏案禮記月令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故漢人皆稱明堂月令祭法鄭注引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風俗通義寔神引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後漢書蔡邕傳引明堂月令天

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說文艸部籬字注引明堂月令季夏燒籬虫部虹字注引明堂月令虹始見與今月令同又引掩骼藟與淮南時則訓同引腐草為螢作蠲呂氏春秋仲夏紀作腐草化為蜋高誘注馬蛇也說文亦稱馬蠲皆螢火之異名也又舫字注稱舫人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揖引月令命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今月令漁師為榜人古方與旁通用舫榜形聲相近古字亦通也又說文引霰雨月令

淫雨蚤降鄭注今月令曰衆雨衆即霽之省文許君皆據今月令也又蔡邕明堂論云堂方百四十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方蓋載九六之道也八閭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

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字文性據黃圖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也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

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水四周於外象
四海圓法陽也並與通典引明堂月令說畧同又
大戴禮威德篇引明堂月令赤緇戶也白緇牆也
云云明堂位疏異義引釋明堂月令書說連周書
亦有明令解其文今亡惟論語饋饗改火為融注
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
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周禮夏官司燹先鄭注引鄭子書與焉君
引月令文同賈疏謂鄭子書出於周書其義一也

漢書魏相傳數表易陰陽明堂月令葵之考古明
堂陰陽記本有三十三篇不止戴記所傳月令也

曾子記

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
昭穆之尸食不得為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

也白虎通喪服
引禮曾子記

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白虎通耕桑
引曾子問

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白虎通禮樂
引曾子問

立適以長不以賢白虎通封公
侯引曾子問

晏案禮記有曾子問劉向別錄屬喪服班氏所引
殆即記之佚文歟

文王世子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禮記皆義正義具
義引禮文王世子

晏案樂記正義引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發與許君引禮合然今文王世子無此文或謂是
古之既禮記者即夢帝九齡之訓解未必記之佚
文也然疑不能明姑錄之以俟考

禮運記

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白虎通性情
引禮運記

晏案今禮運無此文亦記之佚文也

玉藻

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公羊襄十
六傳何休

解詁引禮
記玉藻

晏案公羊疏云今禮記玉藻無此文唯禮記稽命

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卿大夫五卿七旒地諸侯

七卿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卿七旒齊較士三卿五

旒齊首而言玉藻誤也余謂邵公淹通古禮其言

必有所據疏家遽斥其誤恐未然也

大傳

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而居
室無餘之室 婦人不居倚廬 天子七日公諸
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赤壁下為廬
寢苦塊哭無晝夜時不脫經帶既虞寢有席蔬食飲
水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室始食菜
果及素食哭無時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
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 白虎通喪服
引禮大傳

晏案禮記有大傳一篇不詳喪制孟堅所引疑非
禮記之脫文也考喪服子夏傳云居倚廬寢苦枕
塊哭晝夜無時歎粥朝一溫米夕一溫米寢不脫
經帶既虞齋屏柱榻寢有席食蔬食水飲朝一哭
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
時與禮大傳畧同然則班氏所稱蓋禮服傳之屬
也

雜記

龜陰之老也蒼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

大戴禮天圓篇以陽動陰也必以制者取其究音也白虎通著龜
龍記凡不舉龜
龍記凡不舉龜
陽之陰也

白虎通喪服
引禮雜記

君弔臣主人待於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
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從哭 白虎通前卷
引禮雜記
晏案今禮記雜記下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
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與孟堅所引畧同
考雜記本以簡冊重多分為上下二篇意記文繁
蹟鄭君作注之時已不免有所佚脫歟

三朝記

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 文選東都賦
注引孔子三
朝記

晏案漢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
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
公故曰三朝又經義考引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
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据此則大戴具有三
朝七篇小顏但以一篇當之非也王伯厚謂千乘
四代虞戴德浩志小辨用兵少聞凡七篇周禮肆

師賈疏異義案三朝記蚩尤庶人之強者漢書高
帝紀臣瓚注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
即用兵篇文武帝紀臣瓚注引孔子三朝記曰北
發渠搜南撫交趾即少間篇文御覽百八十三引
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即虞德戴文白虎通
引虞戴德文亦曰三朝記深寧之說是也至李善
所引今大戴三朝七篇皆無之殆記之脫文歟

大戴禮記叙錄

主言第三十九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戴記哀公問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案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八佚

保傅第四十八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八小戴記案義

佚禮扶微 卷上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五帝德第六十二

帝繫第六十三

勸學第六十四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威德第六十六 明堂第六十七
衍

案大戴禮本無明堂篇禮記明堂位疏引異義今
禮戴說威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
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
書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雉上圓下方

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
三十里通典卷四十四大享明堂亦引大戴禮威
儀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蓋以
茅上圖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明堂月令說曰堂高
三大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
牖宮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毛詩靈臺正義引大
戴禮威儀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
名曰辟雍皆與今大戴明堂篇同是古以此篇合
於威儀後人析為二篇誤也又朱子引明堂篇三

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則自南宋篇題已誤今
特正之

千乘第六十八

四代第六十九

虞戴德第七十

誥志第七十一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侯爵廟第七十三

小辨第七十四

諸侯還廟第七十三經入佚諸

用兵第七十五
少閒第七十六
朝事第七十七
投壺第七十八經入佚投壺公冠第十

本命第八十

易本命第八十一

右大戴禮本八十五篇今存四十篇誤重明堂一
篇存三十九篇出小正公冠還廟爵廟四篇入佚
經又出與哀公問投壺祭義同者三篇入小戴記

寔存三十二篇以其為古記之文特釐其篇第輯
而存之其文世所通行不具錄錄其目如右而為
之說曰大戴禮者漢信都太傅戴君延君所撰也
考之班書大小戴同受禮於后蒼然大戴所傳儀
禮見賈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第三與小戴
同自茲以下則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
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
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
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與小戴篇次

不同鄭注依別錄篇次故其所傳之記亦視次君稍異又大戴傳禮經而撰喪服變除大傳鄭禮記而撰夏小正傳視次君之傳述舊文不著章句亦殊自魏晉而下小戴獨行而延君之記遂微毛詩靈臺孔正義至謂大戴遺逸之書多假托陳振孫書錄解題又謂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何其立說之謬也今考其書禮三本與荀子禮論篇同禮察篇與經解賈誼疏畧同保傳與賈誼新書保傳胎教容經同勸學與荀子勸學篇同文王官人與

逸周書官人解畧同朝事與周官大行人畧同千乘四代虞戴禮詰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即漢志論語家孔子三朝七篇也曾子立事以下十篇即漢志儒家曾子十八篇之十篇也魏王肅偽撰家語多勒取大戴記而史繩祖學齋佔俾反謂公冠之辭冗長不類家語冠頌與雅祝辭稱先帝陛下非周制當以家語為正不知成王冠辭大戴本不誤由史氏誤讀耳至家語冠頌乃王肅私加點竄而史氏反稱之可謂棄周鼎而寶康瓠矣鄭元祐

作序又疑官人篇與周書相出入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不知周書明載漢志兩漢諸儒多引之後人妄題汲冢書鄭誤據是以疑大戴陋孰甚焉其見於他書所引者漢書賈誼傳引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也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隄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

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續漢書祭祀志注稱蔡邕明堂論引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亦書大傳白虎通諫諍篇引禮保傅曰於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又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姓氏篇引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者何齊肅端綏之郊見於天嫁娶篇引禮保傅記

曰謹為子嫁娶必謹世有仁義者皆大戴保傳文也漢書昭帝紀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傳文頡曰賈誼作保傳傳在禮大戴記然則保傳一篇固漢之人主所誦習也又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與曾子疾病文畧同儀禮觀禮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楮大圭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

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禮記月令引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農率均田丁亥萬用入學姜子始蠶執養公事王翦秀五月啓灌藍蓼六月鷹始擊九月丹鳥蓋白鳥十一月王狩又引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閭蚘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與今大戴傳正同是不獨記為鄭引即延君之傳亦北海大儒所稱述也又學記鄭注引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

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樂記鄭注引五帝德說黃帝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又尚書大傳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於郊續漢書禮儀志上注引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

曰陛下綏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穢冲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與公冠篇載迎日孝昭二辭畧同毛詩駉賦疏稱異義禮戴說鸞在衡和在式與保傳篇在衡為鸞在軾為和同禮記明堂位疏異義引威德記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闢傳通典卷四十四俱引威德篇或稱泰山威德記禮記昏義疏引異義

今大戴禮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嫁合為五十應
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也與本命篇畧同
通典卷五十九亦引逸禮本命篇文漢書高帝紀
臣瓚注解大戴禮有釁廟之禮雜記疏亦引大戴
釁廟文冠義疏引公冠文月令疏引帝繫文且史
記貨殖傳良賈深藏若虛本曾子制言良賈深藏
如虛董仲舒對策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
知也本曾子疾病篇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
自知也劉歆移書綴學之士本小辨篇綴學之徒

是則大戴之文固西京名儒所通用也夫以漢唐
諸儒之徵引如是其夥而猶斥為假托非戴德之
原書其說之謬妄可知矣是以備詳其目質諸世
之信而好古者

樂記

武王伐殷為俘馘於京太室續漢志八注蔡邕

樂記以春秋古樂篇
武王伐殷為俘馘於京太室
日杓杓括蒼蔡伯
尹政已覽陰陽同
獻焉其為數次大
示通者為樂記
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
謂之管風俗通管引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然則應仲
樂器引文也

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
祝止音為節風俗通祝

笛武帝時邱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

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風俗通笛

芋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風俗通芋

籥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簫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葭

引禮樂通籥

土曰埙竹曰管皮曰鼓鞀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

鐘木曰祝歌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埙坎音也管

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歌乾音也

樂引禮通禮

黃帝樂曰咸池頌頌樂曰六莖帝嘗樂曰五英堯樂

曰大章舜樂曰蕭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

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白虎通禮

晏紫錄佚禮而及樂何也曰樂統於禮故周官戴

記皆言樂也漢志樂記有二家一王禹記二十四

琴河間與毛生等宋輯常山王禹成帝時獻入秘

府其後遂亡一樂記二十三篇劉向別錄所載今

禮記有其十一篇見於鄭三禮目錄孔氏類達張氏守節謂公孫尼子次撰是也至蔡氏所引疑即今樂記脫文班氏應氏所引疑皆樂器記之文樂記孔疏稱別錄樂記二十三篇樂器第十三樂器之有記猶禮器之有記也其言古樂度數必可徵信以視鄭君禮注僅括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不猶

樂元語

此等位級引由序通系九條曰系長也任系為物系也任系為物系也任系為物系也任系為物系也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法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

牙舞助時生也有制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也任系為物系也任系為物系也任系為物系也任系為物系也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備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東夷之樂持牙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戰舞助時熟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禮樂引

樂元

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漢書食貨志樂語有五均事臣瓚曰其大云云

晏案漢禮樂志稱河間獻王來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藝文志稱王禹獻河間樂記二十四卷後漢張純傳又稱河間古碑雍記考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注謂碑雍明堂靈臺儒家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疑即碑雍記之屬也然今皆不傳其僅傳者獨此樂元語數言而已毛詩鼓鐘傳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禁與樂元語相類毛公曾為河間博士故其詁訓亦

畧同也

樂記叙錄

樂本第一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至則王道備矣

孔氏類達疏曰此一節論樂本之事名為樂本者樂以音聲為本音聲由人心而生此章備論音聲起於人心故名樂本張氏守節史記樂書正義曰皇侃云此章有三品故名為樂本備言音聲所起故名樂本

樂論第二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至則此所以與民

同也 孔疏曰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為樂本
從此以下為樂論

樂施第三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王故先

王著其教焉 孔疏曰此一節論樂記第四章名
為樂施施者用於天下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

史記正義曰此第四章名樂施明禮樂前備後
施布天下也 案此章末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

王故先王著其教焉一節或屬下樂言章此因補
生補史記而亂也考樂書亦以此節冠樂言之首

張氏守節曰此樂施章第三段後也誤在此今從
孔疏本正之

樂言第四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 王是以君子賤

之也 孔疏曰皇氏以為自此以下至君子賤之
也是樂言之科 史記正義曰此第五章名言樂
明樂歸趣之事

樂禮第五 王者功成作樂 王故聖人曰禮樂云孔

疏曰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
王者為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 史記正

義曰此第三章名禮樂章言明王為治制禮作樂
故名禮樂章

樂情第六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王然後可以
有制於天下也 孔疏曰自此以下名為樂情史
記正義曰此第七章明樂之情與之符遠鬼神合
而不可變也

樂化第七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王先王之
道禮樂可謂盛矣 孔疏曰自此以下至可謂盛
矣名為樂化言樂能化人地至於善故名樂化

史記正義曰此第十章名為樂化此章第十以化
民故次賓牟賈成第十也其章中皆言樂陶化為
善也

樂象第八 凡音聲感人之道氣應之 王則所以贈
諸侯也 孔疏云皇氏云自此以下至贈諸侯也
為樂象之科 史記正義曰此第六章名象法也
本第八失次也明人君作樂則天地必法象應之
案此章之末樂也者一節所謂大略者一節或
謂此二節屬樂施章末此亦因諸生升降而亂也

考史記樂施章以此二節終之張氏守節曰此樂象法章第五段不以次第而亂升在此段則仍當屬樂象章與孔正義本合今從之

賓牟賈第九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孔疏曰此一經別錄是賓牟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總是賓牟賈與夫子相問答之事 史記正義曰此第九章名賓牟賈問也

師乙第十 子轅見師乙而問焉 子貢問樂 孔

疏曰子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之章

魏文侯第十一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至彼亦有所合之也 孔疏曰自此以下至有所合之也明魏文侯問古樂今樂之異并子夏之答辨明古樂今樂之殊 史記正義曰此章第八明文侯問也

奏樂第十二 以下十二篇皆亡其篇目据孔疏稱別錄餘次

樂器第十三

樂作第十四

意始第十五

樂穆第十六

說律第十七

季札第十八

樂道第十九

樂義第二十

昭本第二十一

昭頌第二十二

竇公第二十三

晏案漢志稱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其存者十一篇其十二篇亡茲悉依別錄及鄭君原目具次於右而為之說曰唐孔氏正義云別錄樂記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此即十一篇之舊次也十一篇之記荀子樂論篇畧載其文至褚少孫補史記盡取以入樂書而篇次升降頗多錯雜獨東漢北海鄭君信好古學依別錄以作注故史記正義曰以前劉向

別錄篇次與鄭目錄同而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
禮記正義亦引鄭目錄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
言第五是樂禮與別錄正同則知鄭君作注一仍
子政之舊而今正義本互異者則自唐孔氏亂之
也考孔氏作疏据南皇北熊二家正義引熊氏云
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
乙有魏文侯據熊所言次第與鄭君合是熊安生
未改鄭本也樂記正義自言依用皇本是鄭之舊
第梁皇侃臆改之故孔疏謂樂施章本為第三前

既推禮章為第二此為第四此顛倒竄易之明徵
也嗟呼二十三篇之記其幸而存者僅十一篇而
升降錯雜首亂於漢之褚生至唐初孔仲達據皇
本以撰正義則以樂本一樂論二樂禮三樂施四
樂言五樂象六樂情七魏文侯八賓牟賈九樂化
十師乙十一而樂記於是乎再亂元吳幼清作纂
言又以樂本一樂言二樂象三樂施四樂情五樂
論六樂禮七樂化八賓牟賈九魏文侯十師乙十
一而樂記於是乎三亂記經三亂之後而猶幸其

篇第未亡可以考別錄之原次還康成之舊觀焉
可不亟起而釐正之乎若末學之守株必以口耳
之誦習者為舊本而反訾倡言復古者為僭改經
文是則余所不欲與深辯者爾

佚禮扶微

淮安山陽丁晏學



用時德修和
萬歲大政
杜名曰萬
外名曰萬

佚文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下踰階而相揖也

右孟子引禮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

天子召諸侯諸侯鴈羹馬

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章弁

天子御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右荀子大略禮篇引禮

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

右說苑貴德篇引禮記

天子珪尺二寸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

方中國外曰璧半璧曰瑣圓中牙身元外曰琮引文質

曰又周禮大司馬半璧

公士大夫天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百里也公卿

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引禮

一穀不升不備難醵二穀不升不備三牲引禮

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成色戶

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引禮

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引禮

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圭九寸四玉一

石引文質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引禮六紀

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引禮

朝日上質不諱正天名也引禮

天子舟車璫諸侯車璫大夫倚塗士瘞尊卑之差也

引禮

新喪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總麻

一日不食再不食可也引禮

天子崩遣使者赴諸侯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
悲哀慟恨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
天子守蓄不可頃空也引禮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
慘恨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遠達重終之義
也同上

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無大棺三重衣衾
三十稱單棺備為一稱同上

家人奉圖先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為左右羣臣從

葬以貴賤序合葬者所以圖夫婦之道也同上

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
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
卑者所服近也鄉射引

右白虎通引禮

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

諫有五諷為上獨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
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
右風俗通四引禮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方部航字

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駢四玉一石侯用璫伯用

璫玉石半相璫也玉部璫字

佩刀天子玉璫而珣珣諸侯瑩瑩而璣珣士瑩瑩而

珣珣玉部

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艸部菹字

知天文者冠鵲鳥部鵲字

鵲也鵲也
冠也鵲也
知天文者冠鵲
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樂士楊木部樂字

天子赤墀土部墀字

右許氏說文解字引禮

晏紫毛詩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璫而珣珣諸侯

瑩瑩而璣珣大夫瑩瑩而璣珣士瑩瑩而璣珣正

義云傳因瑩瑩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

出何書也考說文所引逸禮與故訓傳合知毛公

括古禮文也爾雅釋器云黃金謂之璫其美者謂

之璫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璫又云以璫者謂

之璫疑即釋古禮之制也又說文引天子造舟云

云大雅毛傳有此文爾雅釋水亦載之何休注公

羊宣十七年傳云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
方舟士特舟與許君引禮合毛詩傳去古未遠多
述禮文唐孔氏不能盡詳所出學詩者不可不留
意也說文又稱天子用全純玉上公四玉一石與
逸禮王度記同小顏匡謬正俗亦引逸禮曰知天
文者冠鵬皆與許君引禮合近南城吳氏照輯說
文引經考異舛戾頗夥稱逸禮鉅毛牛養羊豕豕
豕考儀禮公食大夫記云鉶毛牛養羊豕豕豕豕
注今文若為羊許君據高堂生今文故作羊豕其

艸部羊字注明稱禮記即公食記文吳氏以為逸
禮誤矣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儒林傳最
驪駒服虔
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
欲去歌之文類曰其辭云
王莽傳引禮曰師
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古曰禮之祝辭

右漢書引禮

晏紫班書歌驪駒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
禮服子慎謂見大戴禮文選應休璉與滿炳書驪
駒就駕李善注亦引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

之檢今大戴禮無此文其為傳寫佚脫無疑也
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卷四十八諸載神主
及題板制引逸禮
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
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次昭之子在南
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
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卷四十九諸禮上引
云七尸者逸禮文

右通典引禮

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玉海卷三十九禪
文選注引逸禮

右文選注引禮

年二十見正而冠禮元年傳何
休注引禮

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

嫡姪嫡姪無子立右媵姪嫡右媵姪無子立

左媵姪上同

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上同

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

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

曰駒高五尺以上上同

不貽妻既善而貽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上同

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禮二年傳

禮二年傳

婦人無外事同上

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

后氏逆於庭般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同上

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同上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

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禮三年傳

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禮五年傳

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諫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

且重賓也禮六年

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

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橐穀而已禮八年

禮引

臣死君字之禮二年傳

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同上

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禮三年傳

諸侯田狩不過郊禮四年傳

佚禮扶微 卷下

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咸

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同上

七十縣車致仕禮五年傳

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

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

天子之牲角搔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禮八年傳

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十八年傳

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

誅之同上

飲酒不過三爵禮元年傳

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

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

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同上

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接婚姻同上

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

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桓鬯皆所

以勸善扶不能同上

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

同上

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莊四年傳

父母之讐不同戴天兄弟之讐不同國九族之讐不

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同上

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

士卒莊八年傳

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莊十年

傳注引禮

天子斷而誓之加密石焉諸侯斷而誓之不加密石

大夫斷之士首本莊二十三年傳注引禮

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

禮莊二十四年傳注引禮

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服脩為贄見夫

人至尊兼而用之同上

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同上

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

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莊二十七年傳注引禮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簾士帷所以防泄慢之漸

莊三十一年傳注引禮

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同上

諸侯之觀不過郊同上

未踰年之君臣下無服莊三十三年傳注引禮

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

遭祫則祫閔元年傳注引禮

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

皆斬衰傳注引禮

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僖六年傳注引禮

夫人始見廟當特祭僖八年傳注引禮

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

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

焉僖十年傳注引禮

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僖十四年傳注引禮

諸侯娶三國女僖二十年傳注引禮

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

後同上

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傳二十五年注引禮

天子不卜郊同上

卜郊不吉則為牲作元衣練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

南郊同上

祭天牲角蒲栗杜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

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

沈風磔兩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

於柴上燒之同上

平明而葬日中而虞文元年注引禮

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

同上

作練主當以十三月同上

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文六年注引禮

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

使大夫南面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

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

也同上

王於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文九年注引禮

月終於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文十六年注引禮

大夫妻歲一歸宗宣五年注引禮

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宣六年注引禮

臣拜然後君答拜同上

大夫駟乘有車右有御者同上

繹祭昨日事但不濯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

有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宣八年注引禮

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

為尸宣八年注引禮

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

事而聞之者廢繹同上

卜葬從遠日同上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宣十七年注引禮

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暮哭踊三日朝

哭踊暮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宣十八年注引禮

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

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

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

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

一廟成六年注引禮

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襄七年

禮注引

公子無去國之義襄二十九年傳注引禮

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

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襄三十年注引禮

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昭二十五年

年注引禮

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同上

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同上

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

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

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

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

其祖禰同上

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定元年注引禮

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

卿大夫二日小斂夷而經殯而成服同上

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

為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定四年注引禮

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同上

珪以朝璧以聘琯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定八年注

禮引

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

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同上

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定十三年注引禮

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十二年注引禮

婦人繫姓不繫國同上

右公羊傳何休解詁引禮

晏紫後漢書儒林傳稱何邵公精研六經世儒無

及者今考其公羊解詁淹通古禮援據詳洽足補

經記所未備今畧觀傳說之文左傳隱元年云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

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風俗通義亦

引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左氏隱元年正

義引異義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公羊疏引韓詩傳皮弁以征不義國語晉語曰天子之室斷其楅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礪之大夫斷之士首之伏生尚書大傳云天子斷其材而礪之加密石焉士首本又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皆與公羊注引禮合荀子大畧篇云天子內屏諸侯外屏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毛詩行葦傳云天子敦弓正義曰敦與彫

古今之異何休注天子彫弓云云事不經見未必然也考何注明稱禮文毛公詩學受自荀卿見吳詩疏並經與何氏所引合此真漢世經師歷有傳授之學冲遠以為事不經見不已謬歟又造舟維舟云云與爾雅毛詩傳說文引逸禮合小學大學云云與大戴禮賈誼新書書大傳漢藝文志合信其為古禮之文也或曰疏家所釋九鼎之說出春秋說文九錫之制出舍文嘉文前席與席之文周城軒城之文說並見春秋緯安知何注所引非出識

佚禮扶微 卷下

緯而竟過信為禮之佚文乎余曰不然識緯起於哀平見文心雕而九錫之文伏生毛公先有此說書大傳云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鬯鬯三賜以虎賁百人又曰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璫者得為遷以祭毛詩崧高傳云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又旱麓江漢傳並云九命賜桓宅圭璫是秦漢之際已有九錫之文撰緯者采以為說如禮記引易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大戴禮禮察太史公自序俱引易此文而通卦驗亦

有之豈得謂戴記之文必本於易緯而作乎且何注之引禮亦多矣隱元年注引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即儀禮喪服文大十二年注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即既夕禮喪大記文桓六年注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成十五年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哀十二年注禮不娶同姓賈宴不知其姓則卜之皆曲禮文隱二年注禮男之將

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
思相離也成九年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
氏之黨皆曾子問文隱元年注禮公族有罪有司
讞於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
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為之變如其倫之
喪無服親喪之宣五年注禮公朝族於內朝親親
也雖有富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云云皆
文王世子文桓六年注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
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

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於廟以名徧告之
即內則文宣三年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
乎帶即開傳文宣八年注禮夏立尸殷坐尸周旅
酬六尸即禮器文凡此諸條邵公皆同稱禮則他
所引之禮其不見於經記者亦必古禮之文而非
識緯之說可知矣愚特表而出之以為考禮之一
助洪雅博聞之士當亦有取乎此也

管子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
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
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
衣帶必飭朝盥漱習小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為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
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
如見賓客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
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

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挾坐則起若有
賓客弟子駿作對客毋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
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
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衣盥漱跪
坐而饋置饋饌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為獸魚鼈必
先菜羹羹蔬中別載在簠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
酒右漿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二汁左執虛豆右
執挾匕周旋而貳唯嚙之視同嚙以齒周則有始柄
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乃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

前敘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奉學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呴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面鄉席各徹其饋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凡拊之道實水於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其膺襟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於戶側凡拊之道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拊毋有徹拊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楪適已實帚於其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拊反立是協是稽

莫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隔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向如矩燕閒容蒸然者處下奉梳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倣社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義周則復始是為弟子之紀

晏案管子書有弟子職漢志孝經家又別載弟子職一篇應劭謂管仲所作竊以是篇禮度謹嚴文

佚禮扶微 附錄

詞雅恐非霸臣所初為疑必周代流傳小學訓誨之文管子取以入書如呂覽取月令之類故篇籍雖載在管子而自漢世已別行於世矣周禮酒正注杜子春引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嘽之視禮記檀弓夏后氏墜周鄭注引弟子職右手折墜白虎通德論衣裳引弟子職摠衣而降漢儒肄習其文用以詁經考典班氏尊之列於孝經爾雅之後而以莞子八十六篇入道家其識卓矣迨宋朱子錄入小學遂與內則少儀同為經曲之節而儀禮經

傳通解亦載其文固入學者所宜首事也嗟乎學童之年天性未鑿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乃自塾師之教弟子不過令諷習文句以為弋獲階梯之計而心術已先壞矣其便巧捷給者工於學舌則羣詡之為偽才而孝弟禮讓之行一切不講又其甚者至於凌尊長侮老成風俗之偷人材之衰其必由此矣賈生稱孔子有言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錄弟子職一篇使世之教弟子者慎所從焉

荀子禮論篇

禮起於何也曰禮史記禮書作禮由人起人生而史記無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史記求作忿忿而無度量則爭則亂亂則窮此史記無先王惡其亂也史無故制禮義以分之三字無此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必字無兩兩作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易蔡稻梁五味調香史作稻梁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史作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史作刻鏤文章所以養目

也鐘鼓管磬琴瑟史作瑟琴瑟所以養耳也疏房棊史作疏房額越席牀第几筵史作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史作別辨貴賤有等長幼史作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畢正史作畢正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史作趨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韠緣末史作末弭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史作倍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

史下有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史作出費士字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此史無字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史作勝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史作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史作喪失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史作喪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史有治辨也晏紫劉子政校荀子書輯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

余謂孫卿之學於禮尤精故大戴之禮三本小戴之三年問皆取之孫卿書漢褚先生補史記亦取禮三本議兵篇及禮論篇之首章以作禮書而加太史公曰未免攘前人之美矣今考荀卿禮論篇其九粹者二戴已入之記中茲不更錄惟首章說禮甚醇僅見於褚生所采故特著之以補禮文之闕云

賈誼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一作愉論思以和悌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潏然湛然憂以漱一作意林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一本無維志色之經也客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福福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惻然憫然若不還客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平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不垂網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意林和作一本作固朝廷之言也文官有序祭祀之言也意林作屏氣折聲意林作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譬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固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肘一作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一作側

從容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轉如驚條固復也旋如濯綵辟一作旋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毋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丘一作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穀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肱存劍之俾顧

無顧顧不過穀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跂坐而踞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晏紫賈生新書有容經一篇夫稱之曰經當即古禮經之文矣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蘇林謂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魯學之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

諸博士袒衣登堂頌禮甚嚴顏監謂頌讀曰容考
鄭君周頌譜亦云頌之言容古頌與容通頌禮即
容禮也後漢書劉昆少習容禮王莽時教授弟子
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
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
之蓋漢世古制猶存容禮未盡亡失故守禮之儒
猶有揖讓之遺風焉夫容非徒虛文也禮儀之美
不特以淑一身將以化喬野靖囂爭甄陶風俗而
臻於太和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外觀其容可以驗政治之盛衰識壽命之修短容之所繫豈不綦重矣哉陋儒不達此義反能容儀為末節又烏知夫威儀經曲古人且著之禮經乎

漢戴德喪服變除

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并纓徒跣扱上衽交手

檀弓新注疏證

哭踊無數慟慟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

白雁年餘正氣
怪我版中除札文

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紉原注屨之飾如刀速衣冠故無

孫為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

子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弇纒不徒跣

不食粥餘與子同妻為夫妾為君并饒不徒跣拔上衽

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男子同也齊釁三年

者父卒始有母之喪葬纔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

數既襲三緼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

無絢父卒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父卒為祖

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所後之

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為母同母為長子妻為君之長子繼母

為長子皆不算蠟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

死甞纏不徒跣不跽上柱既襲三稱素總其解不見者與父卒

為母
同也
齋纒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并纒徒跣扱上

社交手舞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童

甫冠吉白麻屨無紂為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

通典卷十九前妻相
探諸賦法以還陰
子子服請引孫藏
往去父年為繼母君
世意母為祖姑者
父卒為祖母上至高
祖母謂天高事子士
為人倫之所歸之祖
父祖之長子為伯君
長子繼母之長子
並曰父卒為母同

禮記集說卷之四十五

達於士父卒為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
夫為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筭纓不徒跣女子子在室
為母不徒跣不扱上社既襲三稱素總齋縗不杖周
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
屨無紼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其齋縗三月
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
無紼其餘應服女子子適人者為曾祖父母素總餘與
同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
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紼成人九月從父昆弟

通典卷之六十五
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其
為母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為從父昆
弟相為服同為人後者其昆弟大夫為伯叔父母
子昆弟之子為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並猶周也天子
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為姑姊妹女
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
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為姑姊妹
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與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
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

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之服者如有叔父下殤之喪
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紼天子諸侯大夫為
嫡子嫡孫嫡元孫以上並不為次飲食衿爾為姑姊
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為人後者
為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
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為從
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為孫以上並與叔父之下
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姪之殤與為從父昆弟
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小

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總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
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紼婦為夫曾祖父母異於男
子者以素總也唐杜祐通典卷八十四始死
總衰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之喪白布深
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紼從諸侯哭於朝張帷為次
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蔬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
既成服服總布縗裳十一升白布冠纓緣皆十一升
帶亦如之一辟廣三寸偶結於前經用象麻首經大
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右本在上五分寸之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六五四

三七月而葬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服復故通典
卷八十一諸侯大夫為天子服議引漢戴德云

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持宗廟之重者其服
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為未成人制服者為

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縗經不以制度唯
其所能勝通典卷八十一童子喪服議引漢戴德變除

君弔於卿大夫錫縗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經
疑縗君弔臣疑縗素弁加經明日主人縗經拜謝於

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縗素裳素冠諸侯會遇相弔

則錫縗皮弁加經不舉諸侯弔於寄公亦錫縗諸侯
相弔其同國大夫相弔錫縗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

經朋友弔服有經經大與總麻經同素冠素帶既葬
而除皆在佗國則袒絕同國大夫命婦相婦錫縗素

總加麻同國之士相為朝服加經其妻相為亦如之
朝服不整通典卷八十三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引漢戴德曰

女子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縗三月不分別同居異
居通典卷九十齊縗三月

以朋友有同道之忌加麻三月通典卷一百一朋友相為服議引漢戴德云

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夫臣為君
孫為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通禮卷一

臣為君弔纓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其餘與子為父
同通典卷八十一諸侯大夫公卿大夫士弔哭議引漢戴德變除

元衣黃裳禮記雜記下祥因其故服鄭注引釋
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

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禮記下孔疏案問長云童子
聞傳鄭注黑經白緯曰纖正義戴德變除禮文也

禮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禫禮記孔疏引戴
晏案隋經籍志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今又別行

釋文序錄稱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
蔡超田儵之劉道拔周續之並注喪服杜君卿通

典所引有馬王孔陳雷以等注及劉表譙周崔凱
素准劉智賀循蔡謨謝徽庾蔚之諸家之說喪服

者又引鄭元葛洪喪服變除射慈變除圖而莫古
於大戴舊唐志載喪服變除一卷漢戴德撰即其

書也考西漢之世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以禮

服模皇太子皆謂禮之喪服也石渠之論白虎之議於喪禮尤斷焉自魏晉六朝以來通儒撰述凡百餘家雖當崇尚老佛之世而送終之大事未嘗不講明而切究也迨唐從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侯臣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為凶禮非臣子所宜言而周官之五禮遂闕其一傳曰所重民食喪祭又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自凶禮寢廢而仁孝衰恩誼薄不學無術之徒且以為不祥而諱之也悲夫

漢石渠禮議

宗子孤為殯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殯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為殯亦不為孤故因殯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猶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喪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由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古冠何也對曰孝子未嘗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報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父母

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斯何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通典卷二十
禮議

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社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其姓失秦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合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順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

鄉射合樂而射不樂者諸侯之禮也
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
射之節元成曰鄉人
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
樂以同其意故鄉射
自是而後不復合樂
禮記注疏卷之六

樂者諸侯之禮也
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
射之節元成曰鄉人
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
樂以同其意故鄉射
自是而後不復合樂
禮記注疏卷之六
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
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
時公卿以乎成議是
通典卷七十七天子諸侯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何戴聖對
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常總練既葬除之以時接見
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
國君也問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

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
問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仕齒是庶人
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
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
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
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
為接見至於大夫有年見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
也侍郎臣臨待詔問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通
典卷八十一諸侯之大夫
為天子服議引石渠禮

問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
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載聖對
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
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
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
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
曰卒通典卷八十三初
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為父後則
不服韋元成以為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

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
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
人不為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卒成議是也通典卷
八十九
父卒為嫁母服
引漢石渠議
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之人子後何服韋元成對與
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為子無絕母應三年石渠禮
議
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
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

以長子為文原注嫡妻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

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

以在故言長子通典卷九十齊錄三

戴聖對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

養於貴妻大夫不販賤妻慈己則總服也其不言大

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通典卷九十

石渠禮議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

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

母通典卷九十二總麻成人

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

宗不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

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

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通典卷九

為人後議引

經曰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

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

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為父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

不得中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通典卷九

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

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

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

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

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

主喪者除不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推過期不

葬子議子不可以除通典卷一百三久喪不

葬子議子不可以除漢石渠禮議漢戴聖聞人通漢皆以為父為長子斬者以其為五

代之嫡也通典卷八十八

主人不敢自專請賓共成也亦謂人之父耻自成其

子故請賓也一引石渠禮議

偶數起於二終於二十陰數之偶也故二十而冠謂

小成也一引石渠禮議

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毛詩既解正

周以後稷文武時七廟禮記王制疏引石渠論張融

證為

元冠朝服戴聖曰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

帶素韋韞續漢書輿服志下

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議五祀則有井之說通

參五十一天

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為吉山不

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

應孔子至禮記禮運正義引

晏案漢藝文志石渠論書家議奏四十二篇春秋

家議奏三十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孝經家五經

雜議十八篇今所傳禮論之文即班志禮家石渠

議奏三十八篇隋志稱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是

也考漢之論石渠者施雠詔拜為博士甘露中與

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周堪諱官今論於

石渠歐陽地餘林尊張山拊薛廣德皆以博士論

石渠並載見儒林傳今諸儒之論皆不傳其傳者

獨有宣帝臨決及戴聖韋元成蕭太傅待詔聞人

通漢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黃門侍郎臨七人

之論漢書宣帝紀云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論

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

制臨決焉儒林傳稱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

九江太守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

中尉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

大議殿中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並論公羊

家多不見從劉向傳本名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

於石渠韋元成傳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及

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杜君卿謂黃門侍

郎臨失其名按梁邱賀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

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則臨即其名姓梁邱

杜氏失之不考耳

何休冠儀約制

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為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為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為冠者設此嚮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鐺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侍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伏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執爵辭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

拜其餘兄弟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為勸乃罷異者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

晏案通典卷五十六諸侯大夫士冠引後漢何休冠儀約制及晉惠帝時王堪冠禮儀然王堪之文不逮邵公古雅故舍彼錄此亦可與儀禮參觀云

劉敞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
天子之摯皐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也者言德
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
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
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
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其志之義而
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
臣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

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
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
以其言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苟
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
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
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
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
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簡而相親者
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

其身而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適於禍
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
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
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
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
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
誼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養之愛之故養之

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養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
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
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
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
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
迎賓於大門內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臣之禮
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
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
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

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
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
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
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
備以樂養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
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
啟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
庶羞為殷勤也賓三飯梁以濟醬以君子之厚已也
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
猶欲其加厚之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奉三牲
之俎歸於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
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
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
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
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
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
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
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

佚禮扶微 附錄

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
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
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
親之舍禮何以哉

晏案朱子稱劉原父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
論全似禮記又謂其為文多法古絕相似其文自
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故作儀禮經傳
通解取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補入鄉禮一
之下邦國禮四之下迨元吳文正公補儀禮傳十

篇亦載原父此二篇明何氏喬新跋此書稱讀原
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釋禮經投壺之義錄附草
廬逸經之後今公是集不可得投壺義未知存亡
尚竢購訪續入以補記文之闕云

后蒼禮記本四十九篇大小戴共傳其學非小戴刪
取大戴禮論

案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序云釋大序戴德刪古

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
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
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畧而行於世即
今之禮記是也隋書經籍志謂禮凡五種合二百十
四篇戴德刪繁重合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為四十
六篇馬融又益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亦承

陳節良之謬而附和之余皆以為非也漢書儒林傳
后蒼說禮數萬言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廣善
孝公田是禮有大小戴廣氏之學是二戴皆后近君
之弟子也余謂后蒼所傳禮記本有四十九篇後漢
書董鈞傳鄭元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是鄭君傳小
戴之學本四十九篇也又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
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德即大戴是橋君傳
大戴之學亦四十九篇也匪特二戴如是也曹褒傳
父充持廣氏禮衰傳禮記四十九篇廣氏學遂行於

世是廣善之受於后蒼者原有四十九篇可證后蒼
傳本篇第如是非小戴所刪馬融所益明矣陸氏釋
文引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
以鄭君目錄考之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投壺於別錄屬吉禮奔
喪於別錄屬喪服之禮樂記於別錄屬樂記十一篇
內則於別錄屬子法文王世子於別錄屬世子法月
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郊特牲祭法祭義祭
統於別錄屬祭祀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於別錄
屬制度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於別錄

屬吉事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問喪服問間
傳三年問喪服四制於別錄屬喪服檀弓禮運玉藻
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坊記中
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於別錄屬通論是子政校書
之時其所見亦四十九篇也大毛公詩傳傳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雲漢傳歲
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
曲禮文七月傳孟冬天子始裘生民傳元鳥至之日
以太牢祠于郊禘云云皆月令文東山傳公族有罪

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文王世子文
候人傳一命繼帶幽珩再命赤帶黝珩三命赤帶蕤
衡五藻文那傳夏后氏足鼓周人縣鼓明堂位文既
醉傳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云云郊特牲文抑傳為
人君止于仁云云大學文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
圃云云至蓋僅有存焉射義文瞻卽傳古者天子為
籍千畝云云至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毛
公當西漢之初故訓傳已引記文則禮記為秦漢以
前之古書矣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

古文先秦舊書而禮記居其一律志引禮記文王世
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賈捐之傳引
王制順非而澤梅福傳引禮記孔子曰某殷人也郊
祀志韋元成傳俱引禮記祀典文賈誼新書無蓄篇
引王制劉向說苑立節篇引禮記臣術篇引王制建
本篇引中庸續漢志八稱蔡邕明堂論引禮記明堂
位曰太廟天子明堂云云又引文王世子凡大合樂
則遂養老云云又引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云云
又續漢祭祀志注仲長統引禮運郊特牲祭法文後

漢書劉梁傳引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應
劭風俗通義靈神引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
于窰窰者老婦之祭也班固白虎通德論引禮王制
禮郊特牲禮中庸記曾子問祭法祭義月令禮弓記
玉藻奔喪曲禮坊記學記內則記禮雜記禮大傳許
君五經異義鄭君駁異義引禮運郊特牲祭義祭法
哀公問雜記上曲禮下服問喪服四制皆與今禮記
同然則此四十九篇之文固兩漢所盛行其自朝廷
章奏以至史官之紀錄學士之誦說莫不徵引固非

私儒所敢損益也善夫六藝論之言曰四禮正義戴
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
篇則此禮記是也據此則大小戴記各自傳述非大
戴刪取古禮亦非小戴刪取大戴鄭君之論可謂明
且確矣小戴所傳四十九篇曲禮禮弓雜記皆分為
上下竇止四十六篇大戴所傳八十五篇今本起主
言第三十九終易本命第八十一竇存三十九篇嘗
謂今大戴本無關文二戴同受自后蒼疑大戴亦傳
今禮記以大戴三十九篇合於禮記四十六篇適得

八十五篇以大戴八十五篇合於小戴四十六篇適得百三十一篇正漢藝文志稱記百三十一篇七十七子後學者所記是也竊以大戴本書既有禮記又益以記若干篇其書或分或合分之為四十九所以重師傳合之為八十五所以廣異義也後人見大戴記中亦有四十九篇文又多於小戴故疑小戴刪大戴而為之而不知后蒼之師法實原止四十九篇也或曰大戴之傳今禮記於古亦有徵乎曰有後漢橋元傳輯橋仁從戴德學禮記雖前書儒林傳謂戴聖授

梁人橋仁季卿然安知非兼從大戴學范書必非無據也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九引異義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許叔重所見大戴亦有禮器篇明與小戴記同矣總之后蒼傳授即今禮記四十九篇二戴與廢氏同為弟子小戴廢氏既傳此四十九篇不宜大戴獨屏而不學特以漢世最重師承大戴既廣為八十五篇於師法稍乖小戴墨守師傳不溢一篇故小戴之名最著其傳亦最盛考其弟子著錄大戴僅徐良一人小戴有橋仁楊榮二人沿至東

漢劉祐高誘盧植馬融之徒競傳小戴之業是以言禮記者獨推小戴而大戴遂微其實大戴受學亦傳今禮記之書也且今大戴所載哀公問投壺即小戴篇文亦畧同曾子大孝篇與小戴祭義同可證大戴之傳今禮記矣禮記傳於后蒼既以簡策重多分為上下析四十六為四十九篇正符八十五篇之目此縱橫考之而無不合者也或謂如子之說二戴皆傳禮記而漢志總稱記百三十一篇合大小戴言之是析數兩四十九篇於文不已複歟余曰唯唯否否漢

儒最重師傳不嫌複出必再數其篇次而二戴之傳述始明如論語家載孔子三朝七篇今悉在大戴禮中儒家載曾子十八篇今大戴有十篇亦猶禮記三年問出於荀卿子中庸出子思子緇衣出公孫尼子而班志又別載子思子孫卿子公孫尼子之目必如此或分或合區別始明何複出之與有由複出之例推之漢志禮家有明堂三十三篇樂家有樂記二十三篇而今禮記月令明堂位即明堂陰陽之二篇今禮記樂記即樂記之十一篇隋志不明此例見禮家

別著此目遂誤謂此三篇為馬融取以附益不知三篇之目已見於劉向別錄必非東漢人所增入矣嗟呼兩漢諸儒之傳經顯門名家恪遵師法凡簡策之分合篇籍之多寡一仍師傳之舊莫敢擅易若唐長賓褚少孫事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不肯復校孟喜詐言師田生梁邱賀證明其偽後薦於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趙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京房以焦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歆欲建立左氏學諸博士咸不肯置對漢儒之重師傳如此焉有以禮經之記而私相刪併以傳之者乎謂二戴所刪季長所並此自晉隋以降師法蕩滅之餘故有此妄說烏能誣兩漢傳經之大儒也哉

往余讀秀水朱氏經義考其卷二百六十二採輯逸禮頗有舛謬如稱禮記疏儀德記言明堂齊民要術引禮言萬官皆見今大戴盛德篇不當指為逸文又稱逸大戴禮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云云凡六十八字即大戴保傅文竹垞謂為逸尤誤嘗病其擗據不精復多漏畧思欲補綴之未暇也今觀丁子所撰佚禮扶微蒐羅賅備部居不廁淹貫羣書論辨多美不覺有積薪之嘆矣丁子英年篤學實事求是其所著有學易咫聞今文尚書訓纂今文

孝經攷證傲文毛鄭詩釋鄭箋破字辨詩攷補遺論語孔注證楚辭天問疏問疏問塘問詁問枕問經堂詩文集若干卷雅材好博卓然可傳佚禮一編特其嚆矢云爾嘉慶戊寅冬十月既望同里愚弟竹儕張珣跋

司馬法

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芥一斤一鑿一榘一鉏 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五十人而輦 昏鼓四通為大

擊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明為發駒 鼓聲不過閭閻聲聲不過閭閻聲聲不過琅 上下下謀是謂參之 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上多前虜 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 鄭注引 弓矢圍及矛守戈戰助 十人之長執鉦百人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 上同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 車九乘為小偏 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

從綏不及則難陷 杜注以上左傳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 以上論語集注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以上漢書 載獻賦 執羽以投 有虞氏誠於中國 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 飛衛斯與 師多則人讀 小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罪朕中罪則大罪頭 晨夜內鉦車 夏執黃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鉞右秉白旄 以上說文

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風俗 漢武帝詔引登車不式

上謀下闕國其三面開其一面 杜佑

謀師篇大前驅左車早大晨倅車屬焉 五十乘為

兩百二十乘為佐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

十五乘為偏 左傳疏 服虔引

案周禮疏云府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司馬法至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

於櫟苴漢志禮家卑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座
存者五篇而已茲錄諸書所引其文或不見五篇
中蓋遺佚者多矣

叔孫通漢禮器制度案叔氏是衍平津館書有禮器制
度僅八條今采茲以補其闕
弁冕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凡冕以版廣八寸
長尺結麻三十升布為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
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弁朱紱冠禮疏
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左傳桓二
年正義
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
金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禮疏
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翼二其載皆加

壁周禮注
大角牛鼎之屬長三尺小局
脚鼎之屬長二尺考工記匠人注實疏云
亦漢禮器制度知也
簋竹器如豆者禮人注實疏云
禮器制度而知也
夏等大盤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周禮
注禮記喪大記注
儀禮士喪禮疏
擊祝之椎名曰止夏敬之木名為箴音益從
正義
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典瑞注引
漢禮疏此
據禮器制度文
叔孫通所作

觚大二升解大三升禮人疏引
璧翠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奠之角上明堂位注疏
而制也禮人疏引

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禮人疏引正義曰
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禮人疏引正義曰
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禮人疏引正義曰

鄭元喪服變除禮人疏引正義曰
襲而括髮禮人疏引正義曰
者誤也禮人疏引正義曰

凡親始死將三年而皆去冠笄纓如故十五月白布
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至死之明日士則死
日襲明日小斂尸襲去纓括髮在二日不斂之前
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
素冠皆加環經禮人疏引正義曰
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為次於內通典八十四

皇覽引逸禮禮人疏引正義曰
迎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
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
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
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
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
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執此迎夏之樂也
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
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

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
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
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
鐵鑿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
樂也續漢書祭祀志所以迎四時樂養九志於西
堂冬養九勝於北堂養後三日而止天子行殿必順
天道太平御覽禮儀部引
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乘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
於東郊居明堂左啓東戶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

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居明堂正廟啓南
戶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駘載白旗以迎
秋于西郊居明堂右啓西戶冬則衣黑衣佩元玉乘
元輅駕鐵驪載元旗以迎冬於北郊居明堂後廟啓
北戶太平御覽禮儀部引
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裳弁有經下大夫為介
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總衰裳弁經異姓葛同姓麻
太平御覽禮儀部引

佚禮扶微 補

太平御覽引逸禮
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職官部
三王禪云云盛意也五帝禪云云禮部特立于身
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死子繼也禮部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民士四寸龜者
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上老者先知故
君子舉事必考之禮部初學記引逸禮同

藝文類聚引逸禮
衛史鰭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
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
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
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靈公公失容曰吾失
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
成禮而後去禮部
著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禮部

